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一五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6/03/07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五八

(大陸版) 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 5333 0580 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一五八冊目次

## 經部·四書類

重訂四書疑問十一卷

〔明〕姚舜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經堂刻本

.....一

經籍異同三卷

〔明〕陳禹謨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二八八

經言枝指九十九卷(一)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三五三

重訂四書疑問十一卷

〔明〕姚舜牧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六經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四書疑問》  
十一卷《提要》

四書疑問序

大道如日中天，聖賢會講，此義發  
之，語昭然為天下萬世訓，似可  
無疑，而又何而事問說哉？初無乞  
諱竊探，若此敢轉生疑，敢向啟  
王六之喋喋，我明大學始於此，第  
痛卒於知微，二龍極於知命，七  
篇終于見之，提擲聖賢，覺之，恐人  
不知準的，而固道於道者，教幼年  
以訓潛討，聖賢多年，每誦讀問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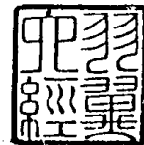
可疑則疑之心不釋也能置而不問俾  
 於賢之馬耳哉況以疑向於疑於  
 聖賢之理必物於訓詁傳注可  
 少未融于聖賢之旨者也尤疑於  
 講解諸家穿鑿附會又加一惑  
 序  
 焉而不疑見聖賢之心者必思  
 儒哲皓首窮經為訓詁為傳為  
 注為繼注再求其厥功為何能  
 此議于其間然此一說之論終與  
 衆多稍別且于慮一以易分中

不覺一以文害辭而以辭害意  
 斯亦無傷也唯若生學實物執  
 訓詁字不可破即其所以為  
 必穿鑿以求通附會以求合則其  
 必有于聖賢且於傳注大相矛盾矣  
 序  
 斯豈學之致疑者不與一向以求其  
 哉儒因斯疑斯向而得者什焉賢大  
 儒者之行正其見聖賢之本旨即  
 儒者以為是豈不終千古一大快哉  
 此收不自揣量而敢為疑可為

然其世之高明者乃自主志見輒  
 取傳註刪正焉而又或援二氏之  
 原合聖賢之經而衍會貫整頓不  
 應以爲守此豈聖賢之宜哉聖賢之  
 本本原也則諸錯解本之支原之委  
 也則諸未得講解少微而支之故焉  
 之別焉經之疑如之問也取之氏者  
 其非支非委矣附於聖賢之本原則  
 非獨有有於講解有有於和合得備  
 聖賢之經而所闕世故不小矣斯

蓋西聖世所宜有非以爲不先傳利  
 諸焉而矣聖賢利佑而老生講解  
 焉而矣矣而致疑後問起矣主  
 是者之終之裁而嘗自思曰牧之  
 疑而形亦直是也如其生也因是而  
 終之喋之真是也而必又真也反蒙  
 蔽是之牧之罪也已矣而之疑焉而  
 可句向也語之疑思問又而多少爾  
 素深非素以哉  
 萬石所歲次辛卯之端陽日烏程後

學地壽牧之於來思平中



聖朝向十王是厚作六本因分本未寫重分作五本因信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城西草堂徐氏收於明年重訂此書者為序似能恨世家多難而但同一二乘結不遠為時之幸也其後序述夢見夫子且雕一印曰受形之印則怪焉按矣封而四字作八分是刻板或是篆家補字其其上居其有法六字印丁方生後有癡人為雕此夢印耶一字此本為姓氏家系未耶不其多無既刻金重而獨字封而之理此經精向誰問之十年六月十九日時記于城南草堂

重訂四書疑問序



萬曆己丑庚寅間牧著四書疑問請正海內大方嗣著五經疑問壬寅癸卯又著四書疑問補其文可謂略備矣而有懷耿々未嘗忘諸念也乃歲

重訂序

癸丑九月十六夜忽夢見吾夫子與求玉印一觀夫子出玉五六片眎牧牧捧之駭然因視其文一一較正之遂成一印厚可五分方可三寸許因懇而請曰何不以金鑲之可垂永久



夫子莞爾而笑曰吾今正有此意因  
升一高殿中殿去地二尺許座設儼  
然牧肅拜于下夫子亦答拜於座右  
視其髮特焦黃可異焉覺因思之此  
夢何為乎來哉豈以牧嘗著經書疑  
問蚤夜以思務求印正夫子之心故  
形之夢寐若爾耶然所眎玉印何以  
五六片也意者道本一致無柰諸後  
學支分段解割裂破碎故有然耶若  
然則牧之疑問言皆求中理必歸一

或稍有見焉未可知也於是復取四  
書疑問研精極力以思之由博而反  
之約考異以求其同務期至當以見  
夫子之心中庸昔有總論大學闕如  
於是復深思著一篇以成之爰授之  
梓以正海內大方  
今茲內賢杰雲蒸霧湧豈無留心斯  
義者乎或因所疑所問為可以庶幾  
也盡黜其意見之私不過為穿鑿不  
曲加附會掇取其五六割裂者必求

其一致之理得一致之理而金相玉  
質以會見印文之全由印文之全以  
仰承今正有此意之意則夫子隱然  
在天之靈庶其可大慰乎而牧之大  
夢可以自覺也已矣斯固斯世斯文

重刊序

之大幸也牧竊日憊以致望焉

萬曆歲在丁巳孟夏之吉烏程後學

姚舜牧書於六經堂中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大學之道章

大學者大人之學也吾儒纔向學便要為聖賢為帝  
王方是大人之學道是大人之學所當盡者明德者  
天所賦於我之本體明明德者不虧其本體之謂也  
民與我同胞親民者聯之為一體之謂也然此个明  
與親有善之極至處學為大人者當求止於是而不  
遷故提說三在字其實只一事明明德耳矣明明德  
須親民乃完全須止於至善乃極妙譬如對人說須  
自成立須致君澤民須做到盡底頭好處語雖諄復  
總之教以自成立而已觀下文欲明明德於天下語  
可見纔說明明德便要親民便要止於至善是至善  
之所在大人之止也不知止何以定靜安慮而能得  
故聖人復拈出一知字以示人知止之所在志便不  
他往而有定定則心體凝一更無搖惑而能靜靜則  
心體順適更無艱危而能安安則心體精明更無周  
章而能慮慮則明與親渾全本體之至善而無不得  
矣知止是頭腦能得是究竟定靜安慮有次第無工  
夫經文云云是從中細點出妙處耳合上看來已與

民是一物然必由己以及民便有个本末明與親是一事然必自明以親民便有个終始入大學者能於此間知所先後而用功之不忒乃為明德親民止至善故與其近道此道字正應前道字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以下是舉大人之已試者以立極不曰平天下曰明明德於天下正見此个明德已與天下所共有的必親得天下之民始盡得明明德分內事而其間先後之節次又一有不可紊者故詳說平治齊脩正誠致格等件治者勿使其紊亂也齊者勿使其參差也總是明明德於國與家脩者勿使其損壞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正者勿使其回邪也誠者勿使其虛偽也致者勿使其虧欠也格則明辨之之謂總是明明德於己此數先字正上文知所先字知所先而實用其功則知至意誠心正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一以貫之故覆說一下而結局在脩身上且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見得此大人之學不獨帝王當務之急凡有家國天下之責者皆當有事焉而皆本其身以為之使一不正其本末未有能歸於治者何者其本亂則其所厚者必薄而欲望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所厚即指家國天下說要本脩身來知得

本誠在身則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斷須自格致誠正始所謂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者非虛語也此一章書夫子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帝王之所以帝王皆由於此不由此道便不是大人而不知本之在身便不能入大學之道首說明明德而歸宿於止至善後說明明德於天下而根柢於脩身真是究極要領之論

經首言大學之道則近道矣後言道學也道盛德至善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道得衆則得國道善則得之是故君子有大道生財有大道皆是此箇道字經言在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後言克明德克明峻德道盛德至善德潤身是故君子先慎乎德德者本也皆是此箇德字經言在親民後言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仁親以為寶皆是此箇親字經言物有本末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後言此謂知本德者本也外本內末皆是此箇本字要曉得

明德者何此心之靈明也明德止着一明字只復却靈明之本體不曾加上分毫也天地萬物本吾一體



親民原是明德內事所謂至善者亦不是於分外加增要好之說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心體中原有天理精微之極在止之云者知至至之適復却本體之故耳故究論之只一明明德便完了而聖經三着个在字叮寧者提醒世人語不得不致其喫緊耳

親民之親當作新是也自愚論之端的是个親字書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平章百姓協和萬邦平章協和總完得一親字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孟子曰親親而仁民小民親於下皆是此意即此篇亦云欲明明德於天下在治其國在齊其家治與齊孰非所重

重訂中庸書疑問卷之一

四

以親之哉親之則視為一體而凡所以經綸料理者無所不至故至誠能盡其性便能盡人之性後章說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就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說仁親以為寶就說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古之人視天下國家何嘗有二哉觀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尤可見得先儒但見日新作新新命數新字改親作新不知新之正所以親之也且新民章承皆自明也正解欲明明德於天下是一氣語章分句解乃後儒之大學非孔門當時之大學也

大人之學齊家治國平天下保我子孫黎民總只完

得明明德事故聖賢並不分作二項細讀傳義聯如貫珠初無分截自可見得

知止一節是徹上徹下語然此間只點醒世人令從此入門耳定靜安慮不是坐空室中不懂不擾怡然默然之謂大人明明德親民身心性情家國天下那一件不經營料理唯不知止便惑於他岐膠膠擾擾兢兢危危營營苟苟胥失其當耳一知止則於身心性情家國天下日有酬酢應感總之無他向無妄動無作輟無嘗試漫為事事皆得其止是知止能得之說也若只坐空室中便是禪家虛寂之談要分曉

重訂中庸書疑問卷之一

五

知的人然後可與言道不知的人昏昏懵懵不知身心性情為何物家國天下為何物如何可望其明親以止至善哉故此揭知止二字是聖門提醒人第一義有定有字對無字看有定者實有是定更無妄念故承一靜字較常自得故承一安字思無不通故承一慮字行無不宜故承一得字學者細玩一有字三能字則知知止之為喫緊矣

物與事離不得纔說物便有事故下文單說个格物推到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並不提事字而事之終始自在其中

物只是個事只是個物云云本末終始者正見此一物也此一事也但要於中知所先後耳知所先後不是知所先知所後只要知本與始之當先知本始而先務之末自舉終自成矣觀下文先後字面可見曰物有本末事便有箇終始曰事有終始便當知所先後矣故下緊承說欲明明德於天下數句歸到先脩其身一句而詳其所以脩身者因履說格致誠正以脩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然各就其理因總說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總只明得箇物有本末事有終始教人知所先後以近道意故後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章云此謂知本又云德者本也於此等處理會得真然後可以語大學

天下廣矣其人衆且賾矣豈無蠢而頑者如何能明明德於天下然觀二典所陳黎民於變時雍即有苗之冥頑亦自可感化得乃知此言之不虛下也孟子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人人之親長人人所可自致者便知明德可明於天下

天下原有無偏無頗的道理在故下一平字國原有整肅不亂的道理在故下一治字家原有內外斬然不勞的道理在故下一齊字身原完完全全無損無

壞纔一損壞便當脩故下一脩字心是一身之主端然天君故下一正字意是此心天理之發動處本誠無偽纔偽便非本意了故下一誠字知是此心之天聰明本自無不明徹者只緣氣拘物蔽不能推極其本體故下一致字物即物有本末之物萬物皆備於我中間條件節目甚多須一一品理而明晰故於致知特下在格物三字後章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照說此一段極明白

知者此心之靈明也此心之靈明何所不徹只緣人自蔽塞不通曉所以昏昏懵懵不能了却性分內事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聖經首提知止二字又說知所先後又說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甚喫緊

格物之物字非他即上文物有本末之物字也物該身心性情家國天下皆大人所當究心者而其中一精微處如品格然不可不一分曉也致知者不於此處討分曉顛倒錯亂不可勝言故致知工夫只在舉此物而一一品格之討求今分曉曉得此宜如何做彼宜如何做洞洞徹徹自下及上由本及末無纖微毫髮之疑則所發念處必誠而不欺所存主處

必正而無邪所踐履處必脩而不壞以刑於家必齊而不禁以施諸國必治而不亂以及於天下必平而不顯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正於此處大得力故下緊接云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云云後章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致知致字是下工夫字眼致之即至矣故下文即換箇至字

詳觀此一篇書分明是堯典一篇堯典說親睦九族平章百姓黎民於變時雍可謂至矣盡矣乃其起語云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則其本固自有在也故重訂中庸書疑問卷之一

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蓋以堯舜所已試者立萬世大學之極也

所厚者薄厚字不主家說此二句緊頂其本亂說來夫子意若曰本末猶厚薄也人必躬必厚而後可及於薄若於其所厚者薄而欲其所薄者厚其可得乎此其本必不可亂而凡入大學者必當以修身為先務也

### 康誥曰五章

纘明已德便當明明德於天下故皆自明也下接日新又新三條欲明明德於天下便當止於至善故君

子無所不用其極下接邦畿千里惟民所止數條道盛德至善便可感動斯民得故沒世不忘下接聽訟吾猶人也二條細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分明結得明明德一事而親民止至善自在其中語意極貫串血脉極聯絡斷不宜章分句解

### 康誥曰克明德章

聖經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故傳者即以古之明明德及明明德於天下者申釋之康誥太甲帝典或止言德或推言天之明命或極言峻德總只是此明德克明顧諟總只明此明德耳皆自明也自字極重訂中庸書疑問卷之一

喫緊德是自己的德明明德是自己的事自古聖帝明王皆只於自己身心上用功便一了百了中庸云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論語云脩己以安百姓孟子云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皆是此意

明命只在吾心體中念念不忘事事求合便是顧諟天之明命

### 湯之盤銘曰章

此正所謂明明德於天下者所引詩書非新民之本之事之效之說聖賢道理爛熟於胸中出入六經斷章抽取一詞頭頭是道而言自有次第如此章首引



盤銘說湯之能洗濯曰新次引康誥說武之能振作曰新又次引周詩說文之能受命曰新總之皆說是自新新民之極所以下緊承說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此个極字作至字解是活字不是死字傳者責成後之親民者若曰必如湯如文如武不可不用其至耳

苟字有介然有覺之意又字有毅然有守之意人之習染障礙非一旦頓然覺悟不能自新然不乘此自新而日日加新不能常新故首下个苟字隨下个日日字又字

重訂四書集問卷之十  
詩云邦畿千里章

邦畿節言物各有當止之處不待發揮而自明緡蠻節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引孔子說詩之詞其意始惕發穆穆節舉聖人之止無非止善者以立止善之極止仁止敬等語不是說仁敬等是至善而聖人止之也論為君此心便有个仁仁到十分滿足地位方是至善論為臣此心便有个敬敬到十分滿足地位方是至善此心體所自有者止之云者心體上本合如此聖人恰好如此無些子缺欠不到處云爾究竟皆本此心之敬來故詩稱於緡熙敬止此敬字不可

輕放過淇澳二詩聖賢但說个明明德而親民自在其中此說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下緊引前王不忘之詩末復緊收此以沒世不忘也一句分明下一節申上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之意親賢樂利非盛德至善何以有此凡讀聖賢書於其血脉流貫處正當融會其語意勿先立个主意分截取正之高明

道學自脩恂慄威儀俱二字成文決該作二字解言以道為學也解道作言也便不是

聖學始終一於敬匪敬未有能止至善者故首提敬止二字下著恂慄二字誠意章云必慎其獨平天下章云先慎乎德總是此一敬字

道學也是以道為學道盛德至善是道極其盛而德止於至善道得衆則得國是絜矩之道得衆心道善則得之是絜矩之道止至善總與前後諸道字相印證再玩君子之道聖人之道天地之道及而道自道也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道千乘之國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夫子自道也此自道二字正應道者二字無道桓文之事者亦說不行桓文之事耳即今奉聖育其部知道亦說知而行之耳豈謂知而言之哉獨恠世人不察道是行也通解道作言失當日立道字之

意耳敢細及以正諸高明

學道須斷然不惑而日進於精微故貼如切如磋自修須狠力下手而日求其細潤故貼如琢如磨心體本恂慄須嚴密武毅而常惺惺故貼瑟兮僴兮威儀本心體之發越常惺惺而無愧怍自宜著盛大而不可掩故貼赫兮喧兮一字字不苟下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親民止至善道學自修恂慄威儀於道為極感於明明德為止至善故云道盛德至善

本道盛德至善來故首云君子賢其賢而有其德者

重訂四書集問卷之一

三

必能世守其業故緊接親其親道盛德至善者其規為制度必極其詳當小人得世享其太平而且世蒙其福澤故云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語語字字接續有分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聖經說物有本末知所先後又說壹是皆以脩身為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總是教人知本意然却未有明證故傳者引聽訟無訟之語以發明之聽訟者因兩造之具備以辨是非曲直之何居初無難事無訟則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說於聽者之廷矣此何

以故唯君子秉至公至明於其上不獨畏其外而且有以畏其志不獨畏其志而且有大畏之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此一節家國天下必有个感動之機齊治均平必有个發軔之地聖經所謂物有本末而教人知所先後以端其本者正此之謂也此不當粘着訟上說但看無訟之由證說聖經知本之意見得入大學者斷以修身為本不可不知所先耳

重訂四書集問卷之一

三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程子謂上句為衍文朱子謂下句之上別有關文取程子之意補格致之義愚曰此非衍文也亦無關文也聖賢立言要在於明理理既明即轉一字一語意自豁如不煩瑣周折若後世儒者之文如此二句原綴在上文此謂知本下上此謂知本句是證前物有本末知所先後句聖賢只緣認得物有本末之物致知格物之物總是一个物故於上文此謂知本下即轉一語云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蓋家國天下皆本於身齊治均平皆本此身而出致知在格物不過

要格得此个分曉耳今既知本之所在則必誠其意必正其心必修其身以端儀刑之本而齊家治國平天下一以貫之矣格物致知之功更孰有加於是故說此謂知之至也若不知此个本即徧外物而悉周知之亦只是聞見之知何可言知之至愚故曰此謂知本句非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上無關文也敢僭論以質之高明

所謂誠其意者章

誠意是聖學極緊要關頭故首提誠意句緊接毋自欺也一句此自欺二字最喚醒人格物致知此心已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自明徹了只在自去實用其力知之而不實用其力不是欺人分明是自欺了所以當先禁止其自欺必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般如此其極真實方能到自謙地位然此个自欺此个自謙人誰知之已所獨知處最分曉於此不加檢點關防苟且徇外為人之念便萌於中從此做去無非欺已欺人之事故君子必慎其獨檢點關防常在一念初發已所獨知之地不待形著而後致其慎也小人閒居一節不是重以小人為戒君子閒然自修豈懲創於小人而後慎此說小人閒居為不善正本其一念自欺來自欺則所為皆

非故說个無所不至然良心有不終昧者一見君子不勝其厭然之狀却終不可欺人則何益之有即此看來誠於中自必形於外緊要只在獨之一字於此獨不致其慎後雖欲加修飾有不可得者故君子檢點關防不在形著之顯必於獨焉深致其慎也曾子節正證誠中形外之必然以見獨之當慎意獨之既慎徹頭徹尾皆是實落工夫便是明明德故說德潤身心廣體胖此獨不慎則偽焉而已不得謂之有德矣故君子必誠其意誠見此誠意工夫於明明德之事最為緊要不不可不實用其力也首提所謂誠其意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者一句喚醒了人中兩出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句教人狠下手末收故君子必誠其意一句打緊在人身上去令其必不輕放過此三必字是三鐵鞭真喫緊痛懇之極者當三復深思

毋自欺也四字正釋誠其意三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緊接毋自欺來若曰毋自欺也如惡惡臭之真如好好色之真此之謂自謙而意誠

意不誠病根只在自欺上故下个毋字此毋字最喫緊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這方無一毫之自欺這方是自謙而意誠即此看來一自欺即不誠毋自欺也即

意誠此欺不欺處全是已所獨知其關係誠非細細者可無慎乎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慎獨只是要毋自欺耳

自謙謙字先儒作慊字解愚謂端的是謙字謙者虛也一念之發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胸中廓然無一物是謂太虛唯虛之謂誠故特下自謙二字謙之名始於易統以誠實之心言故曰謙亨君子有終而書稱所以格有苗者亦曰謙受益滿招損終於至誠感神蓋言誠意感格一至於此也通於易書之謙字自不當作慊字解矣况曾子嘗論晉楚之富云云曰吾何重訂四書辨問卷之一

慊乎哉則孔門原認得箇慊字此謙字何強作慊字解耶此極當改正者敢問高明

厭然是自家厭惡自己一段真光景此二字狀小人極妙蓋小人雖為不善然良心終不泯滅一見君子不覺自厭其非若置身無地者然後掩其不善而著其善耳銷沮閑藏是厭然以後一段事要體認得妙此謂誠於中形於外緊頂上文說來實有於中則必形見於外一毫有不可掩覆者而本之於獨處最分曉此之不慎而將安所用其力乎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十目所視二句非昭然恍然之說亦非反觀獨照之說人要是無此念耳一有此念自必形之於動履彰灼暴露不可掩覆是十目之視十手之指雖在彰灼暴露之時而究竟只在此一念初發之際故說此一念之發毋謂莫予視也十目之所視即在此也母謂莫予指也十手之所指即在此也思及於此真个好大怕人凜凜不寒而栗故下看其嚴乎三字此一節緊證誠中之必形於外以見獨之當慎意學者但深味二所字令人惕然自生嚴畏

人若念頭的確實有是善自然心上不忙促四體亦重訂四書辨問卷之一  
安閒不特從容暇豫時為然雖履逆境如坦途臨大節如平常稍有不真實此心便虛怯瑣屑局促之態不期而見此實實可自驗者君子坦蕩蕩泰而不驕無入而不自得全由誠意之學來

### 所謂修身章

人心空然洞然原無一物如明鑒懸於空中隨所照見妍媸自別而一任其去來此本體也本體常空常明即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用亦何害其正唯是未來而將迎已往而留滯便有方所落在一邊便有染着過中失正所以不得其正不得其正者失却空明

之本體也。纔一失本體，心便走作在外，不在腔子裏。故說心不在焉。心是人的主翁，主翁不在家，誰為照管？內外大小故說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不見不聞，不知其味，要看得細，當是不能辨其是非，可否之別。一任聲色臭味而馳者，此其身不修，實繫於此，而正心之功不可不先務也。

身有之身當作心，愚謂此不必改。忿懣四者皆身之形於應感者，其主在心。纔一有所心，便不得其正了。不得其正是失却心之本體，莫認作用之所行糊塗沒分曉。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之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此心之本體端正如此。一着个有字，所字便倚於一處物而不化，故說則不得其正。此則字極緊切。

或曰：意已誠矣，何以猶說心不在焉？若是其甚，曰：聖賢發明經義，垂訓後世，必言極痛快，始可警惕人心。論誠意不說閒居一節，何以見獨之當慎？論正心不說心不在焉一節，何以見心之當正？論齊治均平，不說好惡之辟，紱紆之暴，失衆失國，財聚民散，菑害並至等語，何以警惕人心而使之奮？故各就一節而痛切言之。且大學之意，只說人用工夫有格致誠正等。

項耳究之，乃一了百了，非誠意後方去正心，正心後方去修身也。正不必泥此意見看。

心體太虛，原無忿懣恐懼等項。物來順應，與化俱徂，亦原無忿懣恐懼等項。纔一有所便失，却本體之真，故云則不得其正。此如舟中之舵，本宜一直去的，稍一東西，便失直去之正了。語意一直下，則字甚斬截。所謂齊其家章。

凡君子持身處家，親愛賤惡，畏敬哀矜，傲惰皆其所不可無者，而要在於得中。一向於辟，未有不參差錯亂者。故聖賢於此特下五个之字之往也。一往而不返，則其所親愛者，或多禽犢之愛；閨壺之昵，其所賤惡者，或視如草芥，而詬詈撻辱之不勝。其所畏敬者，或過生嚴畏，而隔絕離間之從此起。其所哀矜者，或憐憫其孤少，而姑息以養成其過惡。其所傲惰者，或惟已之為尊，而凌忽不知檢飭之為貴。此其種種在古今有不可殫述者。此格致誠正工夫當務之急，而勿令根之不刈，萌蘖之從此生也。故好而知其惡，三句緊頂上五句說。凡人好惡大抵皆易着於一偏，纔偏便不能整齊。內外大小，令斬斬截截，如一此端本善，則是齊家第一着工夫，而其身不正，未有能教家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之

者故說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看今極有意思的人處外事無不停停妥妥一觀其處家便自夢錯不齊此何以故一家之中尊長臨於上有勢不能行者卑幼狎於下有法不能施者而女子小人頑皮種種有即善其教令而不肯率者鞭朴之加亦用不得許多究竟論之只在一身之綱紀耳無私昵無痛嫉六字極為緊要而要在立誠以為之本誠無私昵家人自不敢撓誠無痛嫉家人自樂為用古來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愚謂為父為夫的必如為君的一般誠實嚴威必不假借令

重訂申書疑問卷之一

三

其反覆出入庶幾為可齊云此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又曰有孚威如終吉真是聖人之言一毫不可改易者

五辟字從心不正來有所則之其所之其所則不期辟而自辟矣

此身一生病痛在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此好惡二字對美惡二字只宜讀作如字勿作去聲讀

所謂治國章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此二句是斬釘截鐵語孝者所以事君也三

句不是孝可推之以事君弟可推之以事長慈可推

之以使眾之說孝是盡此心以事親弟是盡此心以從兄慈是盡此心以字幼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亦只是盡此心以事之使之耳更無二理更無二心故下引康誥緊剔心誠求之一句心誠求赤子之心便可中赤子之欲心誠求父兄之心豈不中父兄之欲中父兄亦子之心的道理便是中君長眾人之心的道理此理本一而非二此心至順而無強故下緊接一家仁讓一人貪戾等語挑出機之一字來此機字下得極妙書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機弩牙也

重訂申書疑問卷之一

廿

弩牙之釋在括省括于度其釋自無不中仁讓之興起是也不于度則貪戾之謂也其機如此而可無慎乎此謂一言憤事二句証足其機如此一句意而起堯舜帥天下一段堯舜帥天下以仁不是以仁去帥天下帥主帥也主帥以仁分明以仁立个樣子民皆從此樣子做桀紂以暴立樣子而却以仁去令民其誰與之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緊承上文說見得藏身必以恕而後可喻諸人總明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之意以見治國之在齊其家下所引之詩又將此齊治之理諷咏深長

令人讀之興起云爾然所引却有次第先家人次兄弟次父子兄弟足法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

君子不出家即不出門戶而下堂階之謂

說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說未有學養子而後嫁正言慈之根心真有不忍於赤子者必不忍於斯民也此正明慈者所以使衆也一句而孝弟之所以事君事長自可例見非立教之本不假強為之謂

仁即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即孝弟慈之秩然處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親遜即仁讓之意恣已徇欲曰重訂中書疑問卷之一

貪執已拂人曰戾正與仁讓相反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身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

恕者如心之謂此心字即上心誠求之之心我心要如此思得人亦要如此以我之心求之而如其心以施之人誰不從之而何待以其令迫之故恕字下接一喻字喻者默喻之之謂也正反前一令字

世責教行於國而不知興於家知興於家而不知帥於已此帥字是一章極緊要字眼前邊下三個教字後邊下兩個教字兩個法字總只一個帥字主張

此章出个恕字下章出个絜矩字總是一般上章好惡二字便有个恕字在

所謂平天下章

平天下的道理即治國的道理本皆不出於此心但論其事勢則有廣狹之分欲平天下者須多方推廣始得周徧故特下絜矩二字絜矩者同民心以出治之謂此王道也然有个天德在君子先慎乎德然後不存自利之心而可以行王道故前段論民心之得失就揭出慎德二字來後段論天命之得失本此慎德與否之所致而究極大道之得失又提掇个忠信重訂中書疑問卷之一

驕恭出來忠信者慎德之謂也而人君徃徃驕恭不能實存此心者只汨於利之一字故復揭出財有大道一段而教其以仁發身以義為利莫聽小人之誘引以撥不可救之禍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而總歸於慎德慎德則此心常公即謂之仁人慎德則實心愛民即謂之忠信慎德則不私其利即謂之以義為利而天下之平莫要於此程子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正於此慎德二字看出此先要解平之一字平者上下四方各各均足而無憾之謂有一人者欲起而占便宜知有已不知有人



便不得其平了而况居天子之位操威福之權一徇欲專利於已而可以平天下乎故釋治平者先以上老老上長長上恤孤三个上字提起極有意在若曰為人上的有父母兄弟妻子要仰事俯育民亦有父母兄弟妻子要仰事俯育專私其利於已不得為人上者全要知得此心之同推以及之故緊接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一句矩所以為方絜之則無不方心通天下而所以使民之得所者皆本於此絜之則無不得其所此道字含有許大經綸在所惡於上節分明畫出个絜矩來引民之父母之詩見此好惡決當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當

同於民引民具爾瞻之詩見此好惡決不可辟於已引峻命不易之詩見同民之好惡與否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之所繫真有不可不慎者因緊提出先慎乎德一句來此德非他即經文之明德也明明德是大入第一義此着一慎字又着一先字者見得此點靈明是人的本心緊緊先慎守此靈明便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托決不敢自專殖於已而不同好惡於民故說有人有土有財有用緊點出德者本也一句見得此德是治平的大根本君子必先務之急不當計財貨之有無多寡用心在末節上

去若一外本內末便爭利於民而先以劫奪施之民誰不起而爭奪之故緊說聚散出入之必然而歸到天命之得失天命只在民心而本之此心之感格慎德便是道善不慎德便不善善則得而不善則失此間有不爽毫髮者善非天命之至要至要者乎故下緊承此善字說有國者決當寶善人寶仁親用斷斷休休之大臣以貽子孫黎民無窮之利反是而妨賢病國之臣決當屏逐遠去而不留方能行父母子民之政故緊接唯仁人放流之一段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是成語傳者引證上文不是說能愛容賢利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當

國之人能惡妨賢病國之人細體語意當是仁人能愛此子孫黎民而思貽長久之利故能痛惡此妨賢病國之人不便貽其害以及之也見賢二節亦不是與上一節分為三項之說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仁人不簡賢不絀不肖便是仁仁之人好人之所惡一節緊頂上說來如此其不簡賢不絀不肖則其所好惡必不同民之心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所謂辟則為天下僇正謂此也即此看來治平君子誠有个大道在不過同民之好惡而已而必自忠信以得之忠信的人存實實愛民之

心故能推心以及之而得此大道反是而驕泰知有已不知有人決然不同好惡於民而失此大道得此大道得衆得國得天命皆不待言一失此大道天命民心皆從此失此其所繫誠非小小者慎德二字非君人所當亟圖者哉而或者外其本內其末只緣撇不下一个利字小人因以中之耳故復提生財大道推說到用人之不可不慎處財說个生便不是聚生財說个大道便不是外本內末則財恒足矣不專利歸於官是上下公私兼利之道此唯仁人能公之故說仁者以財發身直究上好仁則下好義有終以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其

守其財處見得為人上者以仁存心自享天下之大利不可有一毫侵奪之念存主於其中故引孟獻子之言見有家者不察雞豚不畜牛羊以侵民之利寧有盜臣不畜聚斂之臣以奪民之利有國者奈何其忍聚而奪之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以義理言而決其當然者然聚財而施奪於民大抵皆自小人導之小人導利於已雖快一時之欲而究之其禍至不可救藥則有國者亦何利焉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此又以利害言而決其有不可不然者為人上者知得以義為利則必同好惡於民不專

殖於已上下四方各得其分願而天下平矣是絜矩之極也是親民之止至善也而其本只在先慎乎德四字前章云道盛德至善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正是此意讀大學者當三復於斯言

上老老三句不是說國人之心無異於家人形出天下人之心無異於國人之說孟子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又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平天下道理原不出老老長長恤孤三事此三句總只說得个人心之同見治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其

平君子當推此心以及於民使無不得其所耳治與平本一理說治國而平天下之理自在其中故下說有國者不可以不慎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並不出天下字面但國與天下較有遠近廣狹之分必推以暨及之始得周徧故下个絜矩二字欲其本此心推之上下四旁各足其分願而無憾耳各足其分願者各足老老長長恤孤之分願也究其本原全由慎德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來

前說君子有絜矩之道後說君子有大道生財有大

道可見絜矩方是大道不度諸心而出身加民總私智小術之為決不可以平天下

絜矩是量度上下前後左右使較若畫一而極其方者也絜矩之道是體貼上下前後左右之心經之綸之使各得分願而極其平者也註各得其分願一語極佳

太君之好惡豈其一下徇乎民情惟意誠心正無作奸惡於其間其所好惡自然不拂民心矣此民之所好奸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也

章句四書疑問卷之一

朱

計慮必深遠而周到何嘗生一厭心真有樂此不為疲者而其視斯民則或稍異是矣所以詩稱民之父母不歸之顯允君子不歸之假樂君子不歸之豈弟君子必歸之樂只君子也

有治平之責者常念民之父母四字自不忍作奸作惡拂人之性矣

民具爾瞻如何一偏辟得有國者不可以不慎一語極警此慎字即慎獨之慎慄慄危懼日慎一日好惡庶幾其不偏稍一放肆便拂民心之好惡矣下文驕泰以失之正與此慎字相反

曰民之父母却何等尊親曰為天下儆却何等儆辱下云苗必逮夫身又云苗害並至雖有善者無如之何一重重一警惕讀之令人毛竦

道得衆道字即絜矩之道道字唯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即非道矣故不及道字

先慎乎德四字是一篇喫緊語惟慎德乃知民物皆吾一體念念誠懇愛民自不忍傷民之財恣已之欲故云忠信以得之又云仁者以財發身又云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忠信仁義皆本此德之慎來故能絜矩以平天下

章句四書疑問卷之一

光

因世之君專看得財利重故云德者本也財者末也以提醒之又云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以警惕之其實德字不與財字對

外本內末外內字極用得好德吾性分內而外之財是身外物而內之內便視之如性命一般忘却自己性命去做然終且至亡却其性命真是大癡

爭民施奪者爭利於民而施之以奪言不以九賦九式取而以劫奪施也不必說施之以劫奪之教

天命民心原不相離前云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便見峻命之不易後云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全本民心

之向背來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是實話

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本是一事故能慎德者即謂之道善此善字即止至善善字道盛德至善正是如此不善非道也故去一道字

楚書二節舊說是內本之意了前理財絜矩一段秦誓一節舊說大臣有此二項不同起下用人絜矩一段愚無知識嘗竊有疑焉請先辯理財用人之說而後及於此此章釋治國平天下總是要天下各得其所要天下各得其所須待公平正大之心於其上而同民之好惡決不可存自私自利之念於其中故開重訂由書疑問卷之一

辛

首就說人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而歸到慎德上慎德則必同好惡於民民所好莫大於利所惡莫大於不利故先辯德之為本財之為末而令無專殖於其上然人君之專殖自利大抵皆起於小人治平君子切不可用匪其人以取及身之禍故論天命人心之得失在善不善二端遂緊頂此善字引楚書一段因寶善必知其能仁親引舅犯一段因寶善仁親又知不獨親其親而且有以仁其民引秦誓大臣能貽子孫黎民之利者一段以見其當用其反是者貽害於子孫黎民決當屏遠而不可用此唯仁人為

能愛此子孫黎民故能屏遠此輩而不留而不然者

便好惡拂人之性若是乎用人之不可不慎者云爾觀下論生財有大道又推根到必自小人矣句可得傳者之本意矣傳者本意只教為人上者當同民心之好惡而公其利不可用匪其人而專其利非以理財用人對待立論云此是理財之絜矩此是用人之絜矩若今之說者之分截不移也且所引三書一氣說下何以截二段在上作理財看截一段在下作用人看聖賢說話文義原聯絡血脉原貫通不拘拘某段申某段某節對某節且用人理財相對說朱子原重訂由書疑問卷之一

辛

無明註自幼讀其書但說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云爾敢僭論以質高明  
仁親是仁已之親保子孫黎民則不獨親其親矣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本此寔能容之寔不能容二寔字極緊要  
既放流之又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然何等剛決見賢不能舉舉不能先見不善不能退退不能遠然何等優柔剛決的全本愛民之寔心來此之謂仁優柔不斷的由未嘗念及於民也此即是不仁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無君子而未仁一項人

命字不作慢字解君相造命見賢不能舉舉不能先是一聽於命了故下个命字過字照後彼為善之看一味優容不肖豈不是君人之過

好惡是民之心何以說拂人之性性是心之生理生理本直而無辟上之人好惡稍辟便拂却人之本性矣故下一性字

首論民心之得失在好惡之公私緊接君子先慎乎德一句次論天命之得失在善與不善究之即慎德與否云爾又次大道之得失在忠信驕泰二端分明指慎德者忠信愛民故能絜矩得父母子民之道不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然而驕泰未有能公好惡於其民者天命之去留人心之向背大道之得失總屬君人之一心乃知絜矩二字是治平之要而慎德二字又絜矩之所從出者不可不先務也

上好仁仁字是天地父母之仁下好義義字是愛戴歸往之義總之此一心相感通非有二也有終守財正見其好義用情處

好仁者不忍傷民之財不忍用民之力終於得民之力享民之財此正仁者以財發身處

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全本一念愛民之心來味

與其有聚斂之臣二語仁人之言諄如仁人之心盡如

唯仁者能以義為利唯以義為利乃謂之仁孟子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本此

以義為利如何說義者宜也上之人於理於分本宜愛育黎元不可專殖於已有國者知得此義實心去愛民能公天下之利自然激民心之義皆樂於愛戴歸往是義固所以利之也上之人全不計利而天下之利皆歸之是之謂以義為利

長國家而務財用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數語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一

既原其所以興利者由小人之從吏復究其所以致害者即正人君子亦不能申其挽回之術全照泰誓末段以申明所以殆哉之意一語一鍼芒一藥石長國家者宜大書屏几時加省覽以警心目

### 大學總論

大學係孔氏嫡傳明明德親民止至善是大學綱領故說大學之道然其要尤在明明德蓋明德是天之明命人所同得於天者只緣人以利欲之私蔽銅於中所以不能自明耳自明則能先立乎其大者矣然民與我一體而生不知親之明明德分內猶歉焉而

未盡故須視之若子真可以作民之父母始為得之然明明德親民却有介至極者在是至善所當止也能止則可為大人不則猶為未善也故緊提出知止二字來一知止則定靜安慮因之可造於能得之地蓋已與民是一物明與親是一事而本末終始分焉是不可不知者此間知所先後是謂知止可近大學之道因提古之立極者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正見明德為民所同具親民正明明德分內事非有二也乃先治其國先齊其家先修身正心誠意致知而致知却在於格物蓋格得此身心性情家國天下之

重訂四書章句卷之一

論

理洞洞徹徹毫無障蔽然後知明明德親民是一套事可以實用其力因覆說一下而曰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見得唯修身可入大學之道此知止之為極要也因引康誥太甲帝典盤銘諸詩書見明明德於天下必始於自明而推以新民然後可完得親民事故說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用極云者即止至善之謂也要止至善必如文王之緝熙敬止始得蓋道學自修恂慄威儀皆敬止中事此於道為極盛德為至善而民不能忘親賢樂利至於沒世不忘此方完得明明德親民事而要自修身始故引聽訟之言說到畏

民志可謂親民矣而修身先之故說此謂知本夫此身心性情不過明明德之始事而究其極也家國天下無不由之所以覆說一下云此謂知本此之謂知之至也蓋家國天下之理人可易知而唯身心性情最難究竟知得此个是本末自無不舉矣格物致知之功其可已哉然最難下手處是誠意一節蓋誠意關頭所係極緊提其綱在毋自欺三字毋自欺則自謙而意可誠謙虛也虛故能有誠也然自欺自謙是已所獨知處人所易忽不知有是念之發動即有是實之彰著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即在於此如之何其

重訂四書章句卷之一

論

可不慎得知慎獨而意誠則所謂明明德在是矣故曰德潤身心廣體胖然心之不正實關於身身之不知修實關於家家之不齊實關於國其理皆不可不知者故由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有所者論其不足以正心而修身由親愛賤惡畏敬哀矜赦惰之向辟者論其不足以修身而齊家由孝弟慈之仁讓者論其足以興反是而暴戾者論其足以亂而其機特從上之所好不從其所令因剔出一恕字來為下文絜矩張本蓋國與天下無大別也特其地有廣狹之分耳謂之治與平者全在上人之不專其利益上之人有

仰事俯育下之人亦有仰事俯育惟在上者一專其利下人始無所望耳故君子有絜矩之道絜矩謂何同民之好惡而已同則為民之父母辟則為天下僂必與民同而得此絜矩之道則得衆而得國否則未有不失者如此其可無慎乎慎必先自慎德始矣慎即慎獨德即明德必慎獨而明德則人土財用因之是治平之大本也而豈與財並論哉若外本而內末則爭民施奪而悖出之禍所不免矣絜矩之道豈非至善而可以得民心得天命者乎得民心得天命皆在此善善豈不是個寶且善則能仁親能保我子孫

君子斷斷乎必以義為利不以利為利也即此看來絜矩之道誠在慎德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明德其可以不明乎民其可以不親乎至善其可以不止乎是所謂大學之道也大人所當從事焉者又統而論之大學之道則近道矣道學也道盛德至善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道得衆則得國道善則得之是故君子有大道生財有大道統是此个道字在明明德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克明德顧諟天之明命克明峻德皆自明也德潤身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統是此个德字明字是謂明明德作新民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大畏民志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仁親以為寶以能保我子孫黎民統是此个民字親字是謂親民知止而后有定於緝熙敬止止於仁止於敬止於孝止於慈止於信道盛德至善道善則得之唯善以為寶統是此个止字善字是謂止至善然總之在慎獨而已慎獨則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能盡絜矩之道不然而好惡拂人之性未有可善其終者然則入道君子其先清好惡之原乎欲清其原又在格物

以致知使此心之靈明不昏於利欲之私常如睹白日而見青天則此身可修而家國天下一以貫之而無遺也此知止二字為聖學入門第一義欲入大學之道者必從事於斯而不可以朝夕懈者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天命之謂性章

此章是一部中庸本子解此章者須將此一書徹首徹尾通融討求其意義流貫會悟似少有得然後可闡發其精微不誤後學如只牽泥於舊聞而不求子思子所以立言之意支割段解破文裂義即辭華藻績之可觀究竟如不讀中庸一般愚無知識安所窺測其精微妄加僭議顧嘗反覆於斯知朱子之分章分節不得已為後學計而今之訓解者復割截分裂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於其間無問意義之深即於前後字義之同者大相抵牾而不協竊恐一書之中意義不殊字義不異思問之明者先將前後字義今訓解之大抵悟者一一訂正庶幾即字以求其義而可默會其意義之精微也敢具列於左

此云天命之謂性後面不可以不知天誠者天之道也維天之命」天之載總」是此个天字何以解不可以不知天者却認作禮字此云率性之謂道後面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性之德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總是此个性



字何以解專德性而道問學者若將存心致知析為兩端此云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後面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其唯人之所不見乎總是此个睹聞字君子之道費而隱素隱行怪夫微之顯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知微之顯不顯惟德總是此个隱微顯見字何以解費隱說用之顯體之微改素隱行怪為素隱行怪即就弗見弗聞說而此解隱微二字說是不睹不聞之初動處解尚綱章之微又作个幾字看此云中者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二

道也後面立天下之大本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天下之達道也天下之達德也總是此个大本達道字何以解達孝者認是武周之達權通變此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後面君子中庸中庸其至矣乎用其中於民擇乎中庸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君子依乎中庸或分言中和或單言个中字即該有和字在亦見此中和原自不分也而今之解致中和者必說自戒懼而約之自謹獨而精之將一事分為二事一書之中前後文義相齟齬者不止一端而所最宜亟訂者莫甚於隱

微一節此个隱微不是不睹不聞之初發處不睹不聞是心體心體秘密莫可覘識曰隱心體亦茫莫可朕兆曰微總只是个不睹不聞然而日用動靜變化云為經綸參贊皆從此出是莫有見於斯顯於斯者故君子於此不睹不聞之獨最加祇慎焉耳蓋上提个其所不睹其所不聞分明說是隱微之獨而戒慎乎恐懼乎分明是个慎字下一節不過將莫見莫顯申釋其所以不可不戒慎恐懼之意二節只是一節動靜原無端工夫原無二也纔離却不睹不聞便是者見明顯觀下文未發已發可見非又有獨之一節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三

動於其中若說此隱微是不睹不聞之初發動處則費而隱之隱將說此道之初發動處更有个不睹不聞在耶鬼神之微之顯將說鬼神之初發動處更有个不睹不聞在耶何以鬼神之微字即照不見不聞說即此是一本色證佐尚綱章之微顯二字與此正同故纔說个微字就說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又直說到不顯惟德住人所不見處正是

以認隱字微字獨字即是不睹不聞蓋通前後探討  
果見其不相悟故敢妄及耳而或者泥大學之慎獨  
是意之初發處執說此獨是不睹不聞之初動處牢  
不可拔不知心非死物不睹不聞正其動靜之合一  
處大學之慎獨發之誠意章正說此獨是其所不睹  
不聞之地故引曾子十目所視十手所指二語此之  
不睹不聞即含有欲動之幾在故說莫見乎隱莫顯  
乎微初無抵牾於其間若必說慎獨是慎意念之發  
而不睹不聞更須有戒慎恐懼工夫則所謂戒慎恐  
懼者將用之枯槁寂滅之地而所慎獨者在靜極復  
動之時動靜果有端而工夫果有二耶且大學是孔  
子口授初傳若不睹不聞與獨有別則大學工夫當  
先從不睹不聞始何但言慎獨遺却戒慎恐懼一節  
緊要工夫而必待子思發之耶凡今之支離破碎莫  
甚於此故特為僭論以正之高明尚相與虛心以訂  
沿習之謬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四

自古聖賢帝王總歸於道而世之人却不知道從何  
來道在何處所以不能存養道真以盡其分量故子  
思子推本言之天命流行物與无妄生一人即賦與  
一生生之理渾然全具而各足於此心是之謂性此

心之中完具此天命而率之以行不待勉強自中當  
然之則是之謂道道則何待於修而有拘於氣蔽於  
物者或失性命之初必加省察克治操存涵養工夫  
如下文所謂戒慎恐懼者修之一如其舊是教人以  
為道者是之謂教即此看來道在人倫日用間那一  
件不從心體中流出如何可須更離得可須更離得  
即不成人倫日用了即非是道是故君子於其所不  
睹其所不聞處特加戒慎恐懼此何以故不睹不聞  
人謂其隱且微而不知人倫日用之著見明顯者皆  
自此隱微中出則莫有見於斯也莫有顯於斯也故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五

君子於此獨最加祗慎耳不睹不聞即是獨戒慎恐  
懼即是慎初非二事然要人盡事心之功以體道須  
自心體上驗出故復指點出中和名目以示人喜怒  
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自心體之無倚着言也發而皆  
中節謂之和自心體之無乖戾言也心體無倚着則  
天地萬物本然之理森然完具於其中故曰天下之  
大本心體無乖戾則恰好與天地萬物相宜之理坦  
然利行於其外故曰天下之達道識得此个心體本  
自中和戒慎恐懼工夫存存無間而推致以盡其分  
量則財成輔相左右曲成自然昭格於上下感孚於

民物三光明四維奠羣生遂鳥獸魚鼈罔不咸若是實實的事然總之不曾於心體上加得分毫天命之初本如是率性之道本如是修道之教亦只修復此性命於心體中令無少遺憾焉耳觀後章舜文武周孔子許大道德許大經綸總只是盡性以立極總只由戒慎恐懼始故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其要只在慎獨

天命之謂性不必蕪物說書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厥有恒性子思子首提性字根天命來見此性是天所賦畀的人着實當自責成於已率性之謂道即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人之良知良能自然流出者種種皆是道唯聖人完然率性之真故曰性之性者云爾修道如何修道原是率於性的只緣人氣拘物蔽將此性之真漸漸損壞了所以要修復其舊然所謂修者事非一端總之只將原所自有的修治其損壞處故後說君子以人治人將原所自有的修治其損壞處全在人自盡戒慎恐懼工夫令此心一點性靈常存不死耳養得此性靈常存不死日用云為自無非道一失却性靈便不成个道了故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細討其不可離只是心體不可少出入耳故緊說个

戒慎恐懼教人下老實從心上做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人皆將乎其二字連讀所以說戒慎恐懼由所睹聞以及其所不睹不聞而又由不睹不聞到獨睹獨聞處尤加祗慎不知戒慎乎恐懼乎三字畧斷其所不睹其所不聞是指人所不睹不聞最隱最微最所獨知者言君子特從此地戒慎恐懼無少放逸以收斂其性靈此却為何隱微是心體凡日用云為之著見明顯者皆在此間是莫有見顯於斯者此間不用戒慎恐懼工夫心體便有出入故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戒慎恐懼工夫當無動無靜無終無始不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可有須臾之間此方是體道之學耳喜怒哀樂節指點出中和名目示人者正說此个不睹不聞處渾是中由不睹不聞發出渾是和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達道心體本是如此只緣人無戒慎恐懼工夫所以中和之未致位育之未臻耳人若能致得此中和便自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便自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所以說天地位萬物育後而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盡人物之性參贊天地之化育正是此事若只靜坐一室中致却中和便能位育恐無此理且致字亦不獨

養靜不虧其心體而已也致是推到其極至處却有經綸參贊在

首三句非釋性道教之名子思子舉性道責成於人故原性道而隨及修道之教此修道一句最重道也者三句緊頂此一句來若曰道何以要修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二句正指修道之實莫見乎隱又申明其所以當戒慎恐懼之故喜怒哀樂而下則本此性以論道以見道本如是欲盡道者必致此中和然後可成位育之極功也位天地育萬物只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八

在致中和致中和工夫只在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此通說修道之教盡性以立命者學者須細體驗

道本天地來原無損壞纔一損壞便須修治以復其故故緊說道也者三句提出戒慎乎二句以立修道之教

一部大學只說得箇修身一部中庸只說得箇修道此章云不睹不聞鬼神章云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末章云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是重重四顧語不睹不聞無動靜無終始戒慎恐懼工夫亦無動靜

無終始

其所不睹不聞於心地為至隱於事幾為極微修道便當下極致工夫故由戒慎恐懼說到致中和後篇致曲致廣大皆是此箇致字

天下之理之著見明顯者皆在於隱微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天下之理之本來恰好如此者皆根柢於未發之中故曰天下之大本

致中和不是兩項工夫即所謂戒慎恐懼者無動靜無終始無毫髮幾微之不至耳兢兢舜業業便是致中和的樣子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九

達道根本本來不睹不聞時如何不戒慎恐懼得中和是一箇心致中和是一套事

戒慎乎其所不睹二句是徹上徹下語故直說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孟子盡心知性知天語本此

仲尼曰君子中庸十章

上說君子戒慎恐懼致中和以完斯道之分量此緊承上說是中庸之道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蓋此道原於性命隨時處中本極至而無以加者而具在民心世教衰民不興行鮮能由之要其所不明不行皆起於意見之偏私欲之累而不察執中用中若

舜之大智則有我不主於中而道可行擇中守中若回之服膺則私意不問於內而道可明處人已窮達之間一主理勝若夫子告子路之強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可無不能彼素隱行怪之有述者全逞意見以高天下背叛此中庸者也不可為也遵道而行半途而廢不能精一以全性體間輟此中庸者也弗能已也唯聖人能依此中庸趣世不見知而弗悔君子而時中此其極致與要之由戒慎恐懼來戒慎恐懼則心常精明可以執中用中心常純一可以擇中守中心常強毅可自勝於人已窮達之間而其守不失即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一

十

十一

而時中纔說小人便是無戒慎恐懼工夫的其立心制行亦竊倣附君子之似而究竟其所存者是个無忌憚之心而所行者是个無忌憚之為故說小人而無忌憚也聖賢語言肯綮處不用多只就上君子小人用一而字轉下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自了然其明白矣性命在人心流行於日用通極於參贊位育皆有當然不易之中在然却隨時變易不可典要故中字上著一時字中無定在隨時而在是為中庸君子知得此時中皆從心體流出一向用戒慎恐懼工夫故其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二

十二

仲尼曰君子中庸章

道唯原於性命者是中唯中是常理故曰中庸君子中庸者此性命完全在君子身上君子即是中庸也小人則一團私欲全逞意見與天命率性大相違戾故曰反中庸君子而時中君子二字非是君子之德小人而無忌憚也小人二字非是小人之心君子小人是名稱纔說君子便是戒慎恐懼的人其存心制行自然隨時變易以從道而初無定執者故說君子

別言之要其必擇必守必以聖人為歸

愚說不睹不聞即是獨戒慎恐懼即是慎朱子已先言之矣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說戒慎恐懼不說慎獨者謂戒慎恐懼與慎獨原非二事也是一證

小人認已之所為是中庸故云小人之中庸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中庸根性命來自然然而毫無矯強至易也至簡也無為而為毫無夾雜至粹也此其極至而不可加者自聖人至於途人同是此命此性只緣世教重訂四書癸卯卷之二

三

衰民不興行所以民鮮能之而且非一日之故民鮮能久則其所趨非素隱行怪之入於僻即半途而廢之入於偷也此贊其至見君子時中之不易能而又起下文不明不行之意

此中庸只說性命本中此中本不可易所以為至

此至字即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之至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之至

子曰道之不行也章

孔子說道不行由於智之過愚之不及道不明由於賢之過不肖之不及此可見知行合一處知得明即

是行行得至即是明其過與不及本生稟來而成於意見蔽於私欲生稟可變化得一成於意見一蔽於私欲牢不可破所以終身不明不行却不知此道在日用彝倫間最簡當最真切一毫過不得一毫不及不得人日由於其中而不察所以不尚詭僻而入於過即安偷靡而淪於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二句猶風人遺意在言外之體詩曰民之質矣日用飲食日用而不知如斯道何哉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此節要味其字矣字夫字全是嗟嘆之意重訂四書癸卯卷之二

三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章

知是人心之本體本通天下為一身無我無人無障蔽無限極其大而無外者只緣人存自用之心將此心體日漸狹隘去了大舜好問好察邇言隱惡而楊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完全本來心體一無爾我障蔽限量所以獨稱大知

好問好察隱惡揚善執兩端用其中此皆自人所見而言舜未嘗不好不揚不執不用而舜皆不之知也總只是求个天理恰好處使用之所謂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者

執其兩端二句非合衆論而析之為兩端執兩端而  
要之於一理之說亦非執為過中執為不及中執而  
用之之說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問察之所及善言交  
集於廷矣顧其間是非利害不是小可咨訪商確不  
厭精詳參而酌之審而量之務求其中而後已若量  
物取中者必執其兩端者然耳由是得一中欣然與  
其民共用之所用即民之中而不知其出於民民之  
中為我用而亦不知其出於我此正是聖人之大知  
處

其斯以為舜乎猶云這個纔是舜不可講向知字上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去

此是大舜之時中

子曰人皆曰予知章

知貴辨利害審趨避趨利分明是就害而不知避可  
謂知乎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是自驅之也中庸  
之道既知擇矣守之終身可也却乃或作或輟而不  
能替月之守可謂知之真乎謂曰予知吾不信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章

此擇乎中庸視上擇乎中庸大別上只是畧有見焉  
者耳顏子深潛純粹不是外邊用功外邊決擇皇降

之衷渾然至善所謂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  
之私者所謂繼之者善成之者性者此个中庸原在  
吾心幾微毫忽少涉於私即非中庸即非至善顏子  
之擇正擇之念慮之間幾微毫忽之際一私不容纖  
欲不累渾然皇降之衷繼善之懿是不從外來非由  
勉強者故謂之得得則此善在我而終身可行故拳  
拳服膺而弗失蓋顏子一生學問在克己復禮既擇  
乎中庸即守之終身矣蓋無時而不擇無擇而不得  
無得而不拳拳曰得一善者指所擇者以為言耳要  
之此理同歸於中同歸於善擇得一善如是擇得萬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五

善亦如是不必泥定說看夫子說回之為人也擇乎  
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要見其為人  
也只有此擇此守更無他事擇乎中庸下接一得字  
得一善下接一則字拳拳服膺字而弗失之矣字直  
恁精明直恁剛果

中庸原是心體擇是求合此心體服膺弗失是保守  
此心體而勿使之失也總是心體無一毫差錯雜  
更要始終如一到底耳此是顏子之時中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章

上三句只說天下所駭以為難者却也人可能得唯

是中庸雖若易能而人不可能不必以知仁勇三字生嵌入三句內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皆須有大見識大操守大力量始可能之不分知仁勇且此三件亦儘有合於中庸者安見其倚於一偏夫子語意只是見得中庸之難能故將天下極難而人可能者形容起不是說三者定是一偏而非中庸也中庸不離於日用人人有之人人不可離顧其根於性命者原無一毫人欲之私少涉於私即非天命率性之本體且所謂私亦不必是私欲纔着意見即是私纔動意氣即是私所以說人不可能要是析之極其精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無一毫夾襍守之極其固無一毫出入乃為庶幾乎註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數語極得此條之旨

### 子路問強章

問強與問勇精粗不同強是要立定脚跟去負道者夫子恐其或陷於氣習之偏故進之於君子之強寬柔以教二條不是泛常南北之人似亦知學者但一則惟事含忍而不剛克一則惟事果敢而不柔克終不免風聲氣習之移惟君子立定脚跟處有大不同

者故一一語之閒常群處只有个和而隨波逐流便不是和擔當事體只有个中立而稍移於攻忌謗訕之口畏縮而偃仆便不是中立不流乃是和不倚乃是中和不流自中立而不倚中立不倚自和而不流有道不變塞自無道至死不變無道至死不變自有道不變塞總來只是見得此理分明守得此理堅固此方是立定脚跟負道之器故夫子特以君子別之見學者之所當強者必在此不在彼也不報無道不免有含忍意與犯而不校自別人心體只有个中和中和最強且矯任有道無道只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守着和不流中立不倚此便是不變塞至死不變處夫子語雖四平却重中和二字總是君子而時中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本自不倚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本自不流一任意見移於習俗未有不流不倚者於此處認得精明持得堅定斷然不流不倚全由學識力量矯得來故下一矯字而着強哉二字贊之世多忽此矯字倒說是矯哉強殊失本旨書曰溫恭允塞詩曰秉心塞淵塞皆訓實此不變塞焉塞字亦應作實字解

### 子曰素隱行怪章



道本大中至正與吾身相終始素隱行怪者謂明顯  
典常不足奇而過為怪異欺世以盜名後世或有稱  
述之者此全逞意見以博名高而不顧性命為何物  
背反此中庸者也吾弗為之矣是斷然不為之者當  
哉出看有君子者謂道在常行不必其行怪也遵而  
行之矣乃見之不定守之不篤半途而自廢焉此雖  
知性命在是而不能奮精力以必求間輟此中庸者  
也吾弗能已矣當必求進於是焉君子於中庸動靜  
與俱不知其所以依而即趣世不見知亦不知所為  
懷是所謂中庸以為體者非聖人之純心有不足以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太

與於斯體道者必至是為極耳此是夫子平日言不  
必嵌入過不及當強不當強等語

素隱行怪之素即質素之素質素本從隱微來却何  
等平常乃有一等人素隱而行怪真小人而無忌憚  
者夫子弗為也夫子所為是中庸是素履照下素位  
而行諸素字諸行字自見得改素作素是千古之大  
謬

隱即是大本由大本行出來是達道怪正與達道別  
素隱行怪是何等樣人陳仲子莊子是也本素貴  
却辟兄離母處于於陵豈不是怪喪妻本宜棄也却

鼓盆而歌豈不是怪然當世或以廉稱或以達稱是  
所謂後世有述焉者

素隱行怪者出常道而別為一端正與極高明而道  
中庸者別

大凡依中庸的與世必不諧在人必不知於此絕不  
介意是所謂依之終身者豈復顧後世之名譽哉  
自仲尼曰至此但說此中庸惟君子而時中與之合  
一小人則正相反蓋中庸其至民鮮能之皆起於意  
見之偏溺於私欲之累所以不明不行要行須是擇  
之精引舜一段要明須是守之一引顏子一段即擇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尤

且守又須造其極引問強一段此則總收說如彼不  
可為如此不可已須是依中庸而畧無怨悔始為極  
至此正了君子而時中一案蓋君子而時中即是聖  
人事必擇守云者為學者發耳襟引夫子之言皆斷  
章取義打成一片若論擇守即大舜一節已具之矣  
顏子一節亦具之矣何必強將智仁勇分嵌又為之  
破碎分釋耶

君子之道費而隱章

首章立修道之教提戒慎恐懼二語緊出莫見莫顯  
節以申明之此章正明其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

故君子不可不慎其獨也觀首提君子之道費而隱一語費言見顯之無不在隱言心體之隱微也愚不肖夫婦之知能正指其心體之隱微處而及其至也雖聖人天地亦有所不能盡然何如其費哉而實具在隱微內故緊接大莫能載小莫能破以形容之隨引鳶魚之詩以極上下之察結君子之道云云造端正指此知能之隱微察乎天地則著此知能之極莫有見顯於斯者此其所不睹不聞必致戒慎恐懼之功也愚細玩費字隱字察字造端字窺見其誠有然者敢僭論若此高明幸虛心一加訂焉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卅

此費字即使費用費之費極之位天地育萬物皆是也隱即隱微之隱不睹不聞是也道體發見流行隨處充滿無不用之而實涵於神明之中不可測識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

民之資矣日用飲食凡日用間之知能皆心體之自然發見處人孰能知之是為隱於事體極細小是為微然聖人天地不能盡大莫能載小莫能破察乎天地之間是何等見何等顯

天地之大也二句不與聖人並對子思子蓋以天地之不無遺憾者申明聖人之知能真有所不能盡耳

細讀數過自見

子思從夫婦之知能說到聖人有所不能盡孟子從良知良能說到達之天下故曰孟子學道於子思之門人

大莫能載二語總形容此知能之無不包含無不貫徹耳

鳶魚之飛躍即夫婦之知能上下察即聖人天地有所不能盡

上下察然何等顯見然却在鳶魚飛躍中然何等隱且微然則君子之道其造端於夫婦乎其至也則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卅

察乎天地之間矣慎獨之功信不可稍懈於須臾者首章說君子盡戒慎恐懼之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此章從夫婦知能之良說到察乎天地見位育之功化真在心體隱微中此慎獨之功斷乎其不可已

從外邊說向內曰費而隱從內邊說向外曰微之顯總是發明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二句愚謂不睹不聞即是隱微即是獨正於此等處會出若說不睹不聞外又有所謂隱微則此之費而隱隱字外猶有不見不聞者在耶

子曰道不遠人章

此要先認道與人二字明白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道與人原非二物夫子說道不遠人正說道即在人身上初非遠於人者人之為道當自吾人身上去求若遠人以為之便非人之道了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詩固謂為不遠矣自吾論之彼柯之則雖即在此柯然執此柯伐彼柯較猶二也猶以為遠豈若吾人之道即具吾人之身之合一哉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此二句不是以人之道去治人其人能改即止不治之謂人便是我我原具有人道在我一失却此道便當以此道修治之改而止是改其失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世

而止於所當止之道也然以人治人改而止則莫善於忠恕矣蓋道在人心人與己原無二者只緣私意一萌其間所以不能止其道而與道始相遠耳吾能實存个忠恕的心便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正是忠恕事忠恕只是盡已心合着人心盡已心合着人心便是道違道不遠云者從容不迫之辭耳然以上只說个以人治人忠恕違道不遠不曾指明說个道因說此道非他即子臣弟友是已所求乎子所求乎臣四句不是求諸人此四事皆人所當盡者我求全具備於己却一一未能所以說丘未

能一然所以修此道者全在實實去行故說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五到君子之慥慥此正以實實忠恕的心盡實實以人治人的事而不遠人以為道者此是一套語文義本貫串血脉本聯絡分為三項便湊泊不來失夫子論道之本意敢問之明者

道原責成於人故說道不遠人隨說以人治人無非欲人以道自治而成其所以為人後章云其人存人道敏政故為政在人不可以不知人誠之者人之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是此箇人字總是責成人之盡道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世

以人治人即以吾人所自有者治吾之所以為人耳以人治人治字即修道之謂教修字改而止止字即大學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敬止字忠恕是實心體道之名心實處便是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大學曰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又曰君子有絜矩之道也忠恕盡得夫子之道可行終身可喻諸人可平天下猶未與道為一耶聖人命辭從容不迫若曰道非外物也心所統也人不實存此心與道始有別耳以人治人者由實心做便是道安勉

馴至之說愚不敢以為然也

道即子臣弟友之道人即子臣弟友之身故說道不遠人引伐柯之詩見有物有則此道原具在人身以人治人是以子臣弟友之道修治吾人之身改是改其遠於人者止是止其具於人者忠恕只是个實心實心去事父便是子道實心去事君便是臣道忠恕外更復何道忠恕與道更何安勉之殊要認此違道不遠之不遠二字即道不遠人之不遠二字若忠恕與道猶為有間則道不遠人亦與人猶有間耶此一本色證佐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一

南

君子之道節正指言此道之在人者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四段下緊接庸德之行等語正本此忠恕之實心以自治其身處正是改而止於其道處故說君子之慥慥慥慥是篤實之稱造道之篤實處全由實心自治來着一毫虛假不得讀此章要知語意原一氣而夫子喫緊教人處在忠恕二字

君子素其位而行章

首二句是一直語不分心與事素本色也本質也本分也本分在此位則有此位所當行者君子行之而

已此外皆非吾素吾何願之此不願二字甚細觀希望之私一無所萌而夢想言念之間未嘗外及之謂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即是素行乎富貴貧賤夷狄患難即是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故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是表其心無欲而自得也在上位一段正明其無不自得意不陵下不援上不但是外邊不陵不援此中實無陵援之心蓋不自得則有求求而不得則有怨君子常自得凡已所當為的有端端正正的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一

北

在吾端端正正求盡已而已正已之外何求哉又何怨哉上之得失在天而自正已視之得與失誠非吾所能主者吾何求而怨天下之遇合在人而自正已視之合與否人亦有不能主者吾何求而尤人故究一身之所履不無順逆險易之殊而在君子皆坦途也居之終其身也而得失遇合之命吾俟之而已豈若小人行險以徼不可必之幸哉易正與險對居正與行對命正與幸對俟正與徼對君子視所履皆易居之泰如小人舍此易任意做便是行險君子於不可必之命俟其自至小人於不可必之幸徼其必得其心事迥別故復引射有似乎君子一段以發明君子心事此射有似乎句不是比射於君子當以君子

為主蓋君子闇然自修正已無求無有能似之者唯射為有似焉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射有似乎君子處君子齊順逆得喪而一無所求射處勝負屈伸而一於反求反求雖稍異於不求者而視之外求者大別矣故曰射有似乎君子即孔子之言可見君子之心只是一個正已無求只是一個素位而行不願乎外究之却本戒慎恐懼來

富而好禮達則兼善天下貧而樂窮則獨善其身言忠信行篤敬蠻貊可行內文明外柔順以蒙大難此皆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事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章

此卑近二字當只作日用常行看不必究極到不睹不聞處蓋君子之道溥之而橫乎四海置之而塞乎天地豈不甚高且遠然必有造端托始之地辟之行遠然未有不自然於邇者辟之登高然未有不自然於卑者觀詩言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是道在妻子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是道在兄弟也宜爾室家樂爾妻孥是道在室家妻孥也孔子讀而贊之曰父母其順矣乎是道在父母也家庭居室之間莫非天命率性之著是道果不遺於卑近也而溥之橫四海置之塞天

地即自此推致之耳彼舍人倫日用而勤思乎參天兩地馳騁乎兼容并包非知道者也詩及聖言宜總作卑近看

前章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遠邇高卑燦然見矣學者能通前後章虛心體會自可識書之本旨

子曰鬼神之為德章

天地間一氣流行而有動靜耳動為陽靜為陰而陰陽之屈伸往來為鬼神鬼神不外天地之氣而一種靈妙周流活動處却能幹旋出造化來故夫子贊鬼

神之德之盛蓋天下之物皆有形聲可聞見而所不可聞見者便終歸無形無聲去唯此鬼神之屈伸往

來無形也無聲也莫可容其視聽也孰從而見之聞之而即此不見不聞處却能形天下之形聲天下之聲莫非此鬼神以為之體也體則孰能遺之即祭祀一節而觀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對越之間肅蒿悽愴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此何物也不見不聞之英威靈爽體具於人心而人心之鬼神與對越之鬼神合故若此其敬惕而無斂耳詩云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正言此鬼神之無不

在也即此以觀不見不聞何其微而由所不見不聞  
體物而不遺何如此夫顯著而不可揜一誠之所為  
耳陰陽動靜莫非實理而屈伸往來之用所以體具  
乎物者莫非實理之流行一誠之外無所謂鬼神也  
舍鬼神之微之顯亦奚所窺誠之不可揜哉通章總  
明天地之功用只是一个誠故贊鬼神之德之盛  
道本於天穀於地列於鬼神此章論鬼神似不可少  
然子思子之意却只發明天命二字以示人之當慎  
其獨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易曰天命流行物與  
无妄在天之於穆在人之无妄一誠也一誠流行於  
天地間不見不聞含有許多發揚昭著之用則體具  
於人心者可知故首章說不睹不聞隱且微矣而著  
見明顯莫加於此要人必慎其獨蓋人能於不睹不  
聞時存養得此个誠中和位育自然與天地鬼神同  
其功用看到此處真見不睹不聞即是隱微隱微處  
即是中中即有和在而位育參贊皆是實理皆是實  
事

之為德正反說到源頭處  
首章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人心此章夫微之顯  
是說天命天命夫微之顯一誠不可揜其在人心可  
知矣所以要戒慎恐懼以存誠後章誠者天之道云  
云本此誠字來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首尾俱着一夫字煞  
甚咏嘆之深  
自首章至此出一德字此雖說鬼神之德鬼神天命  
之流行即是天之德後而德為聖人周公成文武之  
德天下之達德也性之德也文王之德之純苟不至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德可與入德矣不顯惟德數德字通照此德字來  
一部中庸只說得一個誠至此始發出不獨為後文  
張本亦見得以前所言統是此理之真實者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章  
庸德莫大乎孝故中庸以大孝達孝歷言之此章稱  
舜之大孝全重一德字孝聚百順而後備德為聖人  
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皆孝  
之聚順處顧尊富饗保雖極天下之至難得而一旦  
遭逢之偶者世亦或有之不足以為難唯是有聖人  
之大德聚此百順以事親乃天之肖子為父母克肖

之子是為至難得者故舉舜五事下即拈出大德二字來謂其必享祿位名壽之全謂其為天心之篤厚謂其為天命之申重一德裕天惟天眷德有必然而無疑者此天下古今所未有之孝此之謂大孝大孝亦只是庸德於性分上不加分毫

因材而篤雖兼下栽培傾覆說意却重在一好邊謂因其可厚加厚之也

論大孝先着德為聖人句乃知聖賢所責成於身者唯在立德以顯親所以達則為大舜窮則為曾參皆為無忝於所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手

後世稱舜大德受命是古今之大孝舜在當時但祇載夔夔若無以為人無以為子有天下而不與所謂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為中庸

子曰無憂者章

凡說中庸皆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如上文論舜之大孝是也在文王時有賢父聖子可以無憂武王時不得不戡定禍亂以光先業周公時不得不開飾太平制禮法以啓後王總是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是文武周公之中庸舜曰德為聖人必得其名武白身不失天下之顯名

語似有斟酌

前面只說個性字此方露个身字後面曰修身曰誠身曰明哲保身曰君子之道本諸身蓋修身體道乃所以盡其性也孟子性之身之之說實本於此

武王末受命不及制作以開太平周公身任其責凡文武之所欲事其先啓其後之德意悉從而成之如

太王王季文武之所欲追王者向稱以侯今尊以王如組紉以上至后稷之先公文武之所欲追王而不

能加者仍襲侯爵上祀以天子之禮蓋禮以義起子孫王父祖義得王嗣孫為天子先公義得享天子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三

禮斯禮協諸義而協無非體文武承先之意為之者由是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義得追法今追義得祀法令祀亦莫非體文武之意之逮下者而為之故以葬祭言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葬用死者之爵以安其靈即文武之所為未嘗改葬意也祭用生者之祿以致其享即文武之所為據今上祀意也觀大夫與士則上而諸侯下而庶人其禮之悉協於義又可知矣論喪服則期之喪達乎大夫而諸侯絕親不敵貴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此其

服之以義而制亦文武之意之所欲詳定者時當然

而其事不得不然是周公之時中處  
文王之無憂非其優游以自娛也以王季為父有所  
以仰承者以武王為子有所以啓佑者便大異於處  
父子間之不肖者矣此夫子慶幸其所遭有合于中  
庸之道也

子曰武王周公章

此達孝即承上達字來孝是人的庸德人人所欲盡  
者武王周公續緒成德不特身盡其孝而達乎諸侯  
大夫及士庶人使皆得因分以自盡則其孝是達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三

家國天下者故夫子以達孝歸之夫孝者一段陳申  
此達孝二字凡孝承先人之志事孰不知之而莫有  
繼述之善者武周之繼述不特承先人之所欲為所  
已為者雖其不及為所不得為者亦皆為之承之  
不特所不及為所不得為者為之承之雖其所已為  
有未盡於今者亦皆為之變通之斟酌損益務得其  
理推衍擴充務使人人得自盡而莫非所以仰體先  
人之意是繼述之善乃武周之所謂達孝也春秋而  
下正舉祭祀之禮達乎上下者言故祖廟註有天子  
而下皆有祖廟皆有時祭大祭序昭穆序爵序事旅

酬燕毛皆得各因其分以行之踐其位等語亦不專

主天子達乎諸侯大夫皆得各踐其位行其禮奏其  
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而事之如生如存所以為孝  
之至郊社之禮節又備舉禮制之達於上下者言而  
謂能明其義者之通於治益郊禘唯天子得行社便  
達於諸侯嘗便達於諸侯大夫士於此等大禮制能  
明通其義便知天子之分如何諸侯之分如何大夫  
之分如何士庶人之分如何且其中如何序昭穆如  
何辨貴賤如何辨賢如何逮賤如何序齒如何敬所  
尊如何愛所親則達之天下國家尊尊親親賢賢老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三

老幼幼貴貴賤賤然秩然經之綸之各歸其理固  
昭然其易見者所以說治國如示諸掌時說不明於  
達之義只說精神仁孝直通極於武周之心故可以  
復見武周之治語非不遽而於本文達孝意前後不  
相照應似為未快孝經云昔者先王之以孝治天下  
也此句最得此章之旨請即斯語而深繹之

本吾心之孝達之家國天下曰達孝非通謂之孝之  
說首云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孝是天下之達道

序昭穆序齒主同姓序爵序事旅酬兼異姓

記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曰自仁率親等而上



之至於祖自義率祖等而下之至於親親是吾親便有愛的意思在尊是祖宗便有敬的意思在故下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句敬所尊愛所親便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處故着孝之至也一句以贊之此是達乎上下之禮故踐位行禮奏樂五句皆下个其字達乎諸侯大夫各各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各各敬其所尊愛其所親各各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以盡其孝故云孝之至也以贊武周之孝是達之家國天下之孝

魯之禘季氏之八佾三家之雍徹便不是踐其位行禮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 哀公問政章

此章要重着其人存三字人雖兼臣說而專重在君君一人主張於其上臣工自然夾輔於其下而政可舉故首說其人存則其政舉隨說人道敏政為政在人取人以身然人身不是个空殼子必須修道然後可以立極於天下而修道又不是个虛套子必須本此心之惻怛慈愛來方成个道故說修身以道修道以仁然此个仁非是外鑠我者天生人必與以一點生生之心有此點生生之心方成其為人是仁即人

也所謂其人存者正謂其有此點仁心耳故論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直推到不可以不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知人是知此仁者人也之人知天是知此天生此人與以此仁之天知得此天之所以與人者便知天命之性具在人心而率之斯為達道措之則為九經有不可一毫虛假為者然哀公一向昏懦一朝要他做个文武之人能無畏縮而不振故就達德達道下拈出知行二字來見得生稟雖殊能盡力去求知求行却亦可造於聖人地位故說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及論九經又首舉修身二字要他從此身著實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做以舉行文武之政然要着實做必須知得个原頭方可豫為之力故又推到明善誠身上說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一節見得此一點生生之心是上天所賦於人之實理聖人得之為聖人者吾人失却此點實心便須着實求而復之此是吾人所以求至於聖人的事故論擇善固執若斯之詳要必至於明強而後已前說及其知之成功則一後說雖愚必明雖柔必強無非勉其君盡力去做修其身為文武之人舉其政為文武之政完繳其人存則其政舉之意

哀公素昏懦無志於治一旦問政於孔子雖其能舉與否未可知而夫子夢寐周公欲一見文武之盛於此不勝其喜乃肅而對曰論政於今莫善於文武矣文武本關雕麟趾之心行周官之法度班班布在方策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其人心文武之心必興道以致治則一整飭修理間布在方策者可即舉行於天下國家矣其人亡則其政熄始無望其萬一耳蓋政之賴於人若斯其亟也人盡人道而修明其法制不崇朝而政可舉猶地道之斂樹也何者夫政也者由聖心以化裁各各有理若蒲盧之含有生意在一着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五

地而即生者故為政全在得文武之人欲取法乎上而成文武之人則在其身求之耳然身易以修有此人即有此道人倫日用之間範圍而不過則身之所以修也道易以修有此仁方成此道惻怛慈愛之真流浹而無間則道之所以修也此仁何為者天以生理生人人各具有生理是仁即人也人所自出者親故親親為大此仁之裁制曰義義何為者裁制根於生理本無不宜而唯尊賢可成其為人故尊賢為大然親親尊賢其中又各有等殺焉此何為者人生而一本而親疎之漸以分聖賢之區以別皆此禮之

自然生出而雖欲其不然有不可得者總之此生理之秩叙也是修道以仁者之所宜講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是政之本也修身之道在仁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仁者人也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人者天所生也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命之性具在人心而率之為道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曰父子曰夫婦曰昆弟曰朋友之交此五者人有之而達之天下者是為達道知言乎此心之明覺仁言乎此心之純粹勇言乎此心之激昂此三者人具之而達之天下者是為達德所以行之者一皆以此德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五

行之無有二焉者何者論人之知有或生而知之者矣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其用力雖異於生知及其知之一也論人之行有或安而行之者矣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其用力雖異於安行及其成功一也人患不學耳不行耳不知恥耳誠學而好也聰明日以啓而知斯近焉行而力也私欲日以祛而仁斯近焉知恥而自奮也精神日以強而勇斯近焉所謂知之成功則一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未有以德行道而身不修者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固未未有修德行道

而不通於治者蓋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是常道也文武之所為規畫以貽世者一曰修身其本也二曰尊賢三曰親親其大也四曰敬大臣五曰體羣臣六曰子庶民七曰來百工八曰柔遠人九曰懷諸侯皆朝廷國家之要務皆尊賢親親之所推而修身以立本者故一修身則惟皇建極而道立於上萬化從此端焉一尊賢則啓沃而君德清可不惑也一親親則時庸而九族睦可不怨也一敬大臣則廟堂謀斷之資總歸元老而不眩一體羣臣則手足腹心之誼報效朝廷而甚殷一子庶民則元元誰不繫心百姓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天

勸競如一來百工則彼此率作以成財用之出裕如一柔遠人則賓至如歸四方興出塗之願一懷諸侯則德威惟畏天下切嚮附之心是皆效之所可必者而各有所以致焉齊明以致肅盛服以致恭非禮不動以致慎總之皆敬修事所以修身也去其讒遠其色賤其貨而一此心以貴德賢者思贊於密勿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而推此心以敦庸親者思靖於藩屏所以勸親親也官盛而任其使令細事弗煩謀斷從此定焉所以勸大臣也忠信而加以厚祿恩禮特至報效從此奮焉所以勸士也時使

厚其力薄歛節其用父母孔邇誰不懷之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呈其能既稟稱事愜其望率作興事誰敢惰焉所以勸百工也往授之節來豐其積不愆於儀不辱於辭之善者固為之深嘉而不能者亦矜之使得成其命四方之賓客誰不思歸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而俾有後舉廢國而俾有封治亂持危而俾之治且安朝聘以時不煩於徵求厚往薄來曲示其優恤屏翰之侯封孰不思感而內嚮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不可不行者所以行之者一皆以此德行之無有二焉者然是豈可卒辦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天

漫為之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甚哉其不可不豫者如言發乎邇事著於為行出乎身道達之天下皆唯豫而前定則可以不跲不困不疚不窮不然未有能立者故在下位者先獲上矣獲上者先信友矣信友者先順親矣而順親必先於誠身反諸身不誠親不可得而順也乃誠身又先於明善焉明得繼善之理然後可誠其身不明決不能誠者蓋誠者渾全天命之本體此天之道也誠之者求復天命之本體此入之道也誠者不思不勉而從容以中道是聖之純乎天也誠之者必擇善而固執之始全其為人是人

之所以希乎聖也而擇執之事何如先明乎善在事  
事而求其真是學貴博也其有未知在事而詢其  
實是問貴審也真妄要定其從違思而慎焉勿蕩於  
玄遠之歸天人要別其界限辨而明焉勿安於疑似  
之見實理要體諸躬行行而篤焉勿懈其操存之力  
是亦可以已矣乎未也有弗學學必求其能焉有弗  
問問必求其知焉有弗思思必求其得焉有弗辨辨  
必求其明焉有弗行行必求其篤焉人以一而能吾  
寧倍而百人以十而能吾寧倍而千是之謂擇善固  
執以誠其身是之謂盡人之道以合天之道者人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早

弗果耳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未有知之不可至者  
雖柔必強未有行之不可到者所謂及其知之成功  
則一也若是而達道九經實體諸身其人即文武之  
人其政即文武之政是文武在天之靈深注望於吾  
君而吾君所當朝夕亟圖親見東周之治者  
其人存其人亡人豈有存亡生理存則存生理亡則  
亡故下繫着仁者人也一句  
文武發政施仁全由此心之惻怛來舉凡有生之類  
隨其生理處之各得其所是政之所在即仁之所在  
如蒲盧含有生意一般要在君心為之地耳君心一

仁滿腔子皆惻怛之流自然發生出來如蒲盧一着  
於地其生生之機有不可遏者故曰夫政也者蒲盧  
也

其人存其人亡人道敏政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數  
人字俱專指君言此箇取字是狂者進取之取於已  
取之之取取法乎上之取也取法文武之人全在以  
其身為之故曰取人以身下文云不可以不知人曰  
誠之者人之道總是責成已身之辭

道與仁原非二物仁之自然流出便是道道之日用  
常行通是仁下文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四

是申明此意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全  
出於此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緊就人所自出而言義者宜也  
尊賢為大緊就身所自修而言禮所生也說此等與  
殺乃天理在人自然生出而非勉強者

說仁足矣如何又添箇義字又出箇禮字易曰立人  
之道曰仁與義義節仁之裁制是心體所自有者親  
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心體所自出者故曰禮所生也  
禮是心體心體即是仁兼說義又說禮方完得一箇  
仁字耳

就仁者人也說个親親說个尊賢又說个親親之殺尊賢之等便舍下親親尊賢敬禮子來柔懷在

舜文武周公皆盡中庸之道者乃所盡道只在大孝上無憂上續緒成德上善繼善述上孔子告哀公亦首揭親親為大一語道只在人倫日用間所以君子之道只消求端于卑近之地庸德之行庸言之謹信非虛語也舜夔夔齊慄文緝熙敬止武敬勝義勝周公赤舄几几皆慎獨以存此誠者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真徹上徹下工夫

不可以不知人人字端的是仁者人也人字不可以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不知天天字端的是天命之謂性天字知得吾所以為人者自必盡仁以事親知得天所賦畀責成於我者自必盡仁以合天故下文緊接達道達德語後復提掇云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語

論達德一仁足矣何以復着箇知字復着箇勇字仁是此心之本體極明瑩極剛健明瑩處是知剛健處是勇究竟只一箇仁故說三達德緊收說所以行之者一也說九經又緊收所以行之者一也蓋孔子因哀公昏懦之甚要其必盡困知勉行之功故立此名目以引進之耳觀末云雖愚必明雖柔必強語便自

見得到明與強處總完得一箇仁字

說天下之達道由天下之達德正照應首章大本達道語

兩箇所以行之者一也一字不即是誠字大意云五達道由於三達德然所以行之者只是這一箇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然所以行之者亦只是這一箇即此看來這一箇在吾身關係極緊要有不可不豫立焉方推說到明善以誠身

這一箇是心體即是仁仁須實體諸身是謂誠

此章當認仁字誠字明白仁者人也是天之所命於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我者仁本無不誠其有不誠即失天命之故即失其所以為人故兩說所以行之者一也緊緊說到誠身上去若說所以行之者一也即是誠則下文所言便緩散不緊切而無收拾矣學者細讀數過自見

要認仁字誠字明白須看孟子萬物皆備於我章達道九經皆具於我豈不是萬物皆備不勉不思是反身而誠擇善而固執之者是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者也孟子萬物皆備章分明是此章之註脚

先有所以行之者曰豫先無所以行之者曰不豫豫方前定前定即是豫此一節統是泛論其所當豫耳

未可即入誠字講

獲上治民信友悅親緊緊說到誠身上去誠身只在先明乎善易曰繼之者善也善是天命之本體明得此善自不敢污壞以戕此身故誠身莫先於明善耳孟子道性善全於此處見得

誠者天之道也一節不是論誠有天人之別正應前不可以不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意若曰誠者是天道是聖人的事誠之者是人道是學為聖人的事知得此是天所賦畀的此是人所當為的則汲汲明善以誠身自有不容已者故下緊說擇執事而進之明與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誠

明善不專是知擇善而固執之是謂明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到弗得弗措處是謂明知得行不得不謂之明工夫有一毫之缺欠不謂之明故束語云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到明且強處方謂之明

就人身上推出箇誠者來即自誠者推出箇誠之者來故就誠者言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是聖人事是之謂天道若誠之者必擇善而固執是人之學為聖人者事是之謂人道

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可分學利困勉有弗學節亦不可分志與功夫子前說知之成功則一未曾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備悉言之見好學力行知耻者必當如此去做到愚必明柔必強處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曲引處

學問思辨行必求其至而後已自然笑不得工夫貪不得懶惰所以百倍其功

明是真知此達道九經即是知強是實行此達道九經即是勇知且勇方全是仁方成其所以為人方人存而政舉然其實却在明善誠身上故愚斷謂此章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之喫緊在一仁字而求仁之喫緊在一誠字

哀公一章凡數百言總歸到一箇誠字自後論誠明以極於參贊經綸之大總不出此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自誠明謂之性章

此本上誠與明二字來見天下有此二項人其初不同而其致則一所以責成明善誠身者

謂之與之謂亦有別之謂云者原其所由名謂之云者加之名者也誠則明矣二句要重者二則字二矣字二句一串下歸重明則能誠上

首章天命之謂性修道之謂教是推本說此却直指其在人者言見人人皆可以盡性皆可以合天皆做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得中和位育事

看自誠明謂之教句見修道之教自明誠而已矣此外更無他法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章

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此性之所自來也曾有一毫虛偽否一有虛偽即非性之本體矣如何可盡得蓋性之本體至微至隱不可睹聞而極其分量天地人物無所不備財成輔相無所不周故於心曲隱微日用常行處纖毫少憾不可謂盡即於一民一物不得其所三光不明四維不奠要是此性猶有遺歉也亦不

可謂盡惟此心完全一太極無毫髮障蔽無毫髮欠缺渾然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之本體始為盡性盡性則天地人物一以貫之矣必舉人物參贊云者論盡性之極必至於此乃為完足而無遺歉耳故一言

論盡人物之性參贊化育先要求討个原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而流行於兩間人物物無不完具此天命者至誠亦與人物並生於天地中顧天地能化育人物而不能保人物之不自戕人物自戕其生干天地之和即天地亦不能主張全賴聖人之維持至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誠全天命之本體厚生正德利用使人同此天命者無一失所樽節愛養使物同此天命者無一失所如此其左右曲成即是財成輔相之事天地之化育始各各周到而無憾故云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天地生天地有天地事施生所不及者聖人贊之聖人有聖人事並立為三少一个不得故曰可以與天地參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得天下之理盡聖人之事乃成位與天地參不然那一人不在天地中皆可云參天地耶至誠到參天地處總只完得个天命之性

其次致曲章

此曲字是心曲之曲即首章之所謂隱微也戒慎乎其  
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直到致中和處是之謂  
致曲曲何以能有誠誠原是我所自有的只緣氣拘  
物蔽此誠日以亡失了致曲則此誠復全於我故下  
个能字到誠處則實德已具自然不能掩藏而形惟  
不能掩藏便自然宣暢於外而著著則暢於四支發  
於事業者便自有許多精神光彩生出來日新月盛  
而明明則為龍為光彪炳於中外便起人遷善敘德  
之心而動動則隨所觀感而一新不覺其風之移俗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之易也而變變則民日遷善不知其誰之所為所謂  
久道化成者其選也所存者神所過者化是至誠事  
致曲者至此便盡性而參贊篤恭而天下平與至誠  
一般則性與教何異哉此自明而誠者之不可自懈  
其力也

形著明動變化工夫有生熟施為有次第

至誠之道章

上章云參贊化育形著動變下章云成已成物配天  
配地此何以着前知一節聖人天地之用斡旋造化  
之幾挽回人事之失全賴聖人之前知可以使天地

之常清寧而民物之常安阜此是參贊經綸中一大  
緊要事故子思特揭出言之不獨曰至誠前知而加  
之道二字可以二字大有意在蓋曰唯至誠之所為  
可以前知得能斡旋挽回之也云爾

國家將興之有禎祥將亡之有妖孽見乎蓍龜之有  
吉凶動乎四體之有得失此皆是禍福之幾皆起於  
善不善之介此實理也衆人見其著必待於禍福之  
既形至誠見其微先知於禍福之將至故至誠之知  
幾如神惟神無私福善禍不善特鑒於人之所不睹  
惟至誠無私知福知福明炳於人之所未知是至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一神也不可泥着如字說

易泰之復隍萃之除戎詩未雨之綢繆書洪範之休  
徵皆是此道此前知如神有功於天地人物不然山  
中習靜道人皆能之前知他做甚麼

誠者自成也章

此章曰誠曰道曰仁曰知曰性之德曰合內外之道  
最為錯雜要一一理會天命之實理曰誠由實理而  
之焉曰道仁言乎實理之純粹知言乎實理之昭明  
此皆天命无妄之本體故曰性之德根於性者率之  
斯為道故曰合内外之道總之只一誠字包盡了誠



自成道自道二自字極喫緊提醒人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所以成物也成物知也四物字該得極廣天地人物皆在其中無分別天地之覆載人物之生成皆此誠之樞紐貫徹終始而無間一不誠便無物故君子誠之為貴誠之為貴者定要完此天地人物之實理於已也完得此个實理於已便能財成輔相以左右民便能範圍曲成故說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成已成物非二事仁知非二理總皆天命之性天地人物得之以有生者原無已與物之別外與內之分只一个自成天下之能事畢矣所以說時措之宜此章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五

一章正是曲能有誠同歸於至誠之盡性者

章內三个誠者一樣看皆是提起之辭

誠者自成也成字即成人不成人成字道者自道也道字即行字誠自成語渾成而道自道語着緊要味一而字

誠者物之終始不是物不自始誠為之始物不自終誠為之終之說天下止有此實理此實理在天地則終始天地在人物則終始人物徹首徹尾無一夾雜間斷乎其中緣一夾雜間斷便不成天地人物了故君子誠之為貴必致曲以存誠盡其性盡人盡物之

性參贊天地之化育

誠者非自成已二句正說此个誠不是我所獨有的天地人物皆有之者纔一成已便能財成輔相左右曲成所以成物也所以二字要看得渾成

成已仁也二句不必推原說實理在吾心原潔淨原瑩徹成已則絕無私意潔淨淨渾然此誠之本體即是仁成物則絕無間隔瑩瑩徹徹昭然此誠之作

用即是知仁知是盡性名目而不出乎性仁知若有

內外實渾合而無間故曰性之德合內外之道性即天命之性天命之性一誠而已誠在吾心而通

六

章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於天地萬物原無內外之間內外合一方是道內而不外非道也外而不內非道也此道字正應首節道字

故時措之宜也故字緊頂上說上論成已成物歸到

性之德合內外之道則取之性中真有時出而不窮者故說時措之宜時措之宜方是君子而時中

子思意若曰其次何以要致曲這個誠原是人所自

成的而由是而之焉皆人之所當自道者何也此誠

原終始天地人物未有能離焉者一不誠便不成天地人物了天地人物皆繫在吾身而不誠無物可乎

哉故君子誠之為貴務盡自道之功完此自成之理  
蓋此誠原不獨自成天地人物皆有之者自道自成  
物物而求其實經綸參贊即在於此所以成物也成  
已實理無損壞即是仁成物實理無障礙即是知此  
非外鑠我也天命流行物與无妄性之德本若是其  
潔淨明徹而由此道成已自通於其物由此道成物  
始全其為已本合內外而一之者故率性之用莫非  
經綸達道之行莫非參贊而時措之無不宜也究其  
初所自成而要其極無不成則誠之功信其所不  
可已哉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七

誠者自成也二句中前誠之者人之道也一句若曰  
誠之何以為人道誠者原是自成也而道原是自道  
也自成便不宜自毀自道便不宜自舍舍却自成者  
而不由便失其所以為人而天地萬物皆莫為之主  
持矣是故君子誠之為貴此誠之二字正照前誠之  
者三字

我與天地萬物一物也不誠則無我無我則天地萬  
物誰為張主而位育故云不誠無物

時字中庸凡三見一曰時中一曰時措一曰時出時  
中是本體時措之宜由此本體而時措之也而時出

之由此本體而時出之也總之完得君子而時中  
故至誠無息章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天命流行何嘗止息  
此天命在人心與天地萬物同其終始亦何嘗止息  
只緣人心之私一間於中便有作有輟不能常久惟  
誠之至者渾然太極之全體而無一錯雜於其內無  
一間歇於其間則無常無暫無終無始皆此德性之  
用事故說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實理渾淪鬱積  
於其中自然微驗於其外如形之有影然實理鬱積  
而徵則從天理中流出的意思自從容而不遽長永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八

而不促故著悠遠二字悠遠則無急迫之態湛思藏  
澤自然廣被於無外深入而不窮故著博厚二字博  
厚則非淺小之規成功文章自然昭格於上下光被  
於四方故著高明二字夫此兩間之人物原具在吾  
心體中非有二者今有此博厚高明悠久則蓋兩間  
之所有無一不在其甄陶不歸於化育而無不各底  
於康寧所以載物覆物成物者不在天地在至誠也  
載物覆物成物不在天地在至誠則其博厚分明是  
个地其高明分明是个天其悠久分明是个天地之  
無疆故下个配字如此者緊承上說來至誠之德業

如此其與天地配則其所被及於物者章矣變矣而  
且成矣而實無所事事焉所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者  
至誠得之矣此三句統是贊辭不必一一分配論至  
誠至此至矣盡矣無復可言除非實說个天地然後  
可以形容得故將天地之道一一細說天地之道可  
一言而盡此一言便是誠誠是天地生生之實理天  
地止此生生之實理其為物也靜焉由是動焉由是  
常主此生意於其中而不貳則其大生廣生自有不  
可測者故由此觀天地之道無不漸被無不深入傳  
且厚也無不丕冒無不照臨高且明也博厚高明優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游而貞永悠且久也此皆其為物不貳處故觀天於  
昭昭而及其無窮則日月星辰之無不繫也萬物之  
無不覆也此天之生物不測也此誠之上際為之也  
觀地於撮土而及其廣厚則華嶽之載而不重也河  
海之振而不洩也萬物之無不載也此地之生物不  
測也此誠之下蟠為之也觀山川於卷石一勺之多  
而及其廣大不測則草木禽獸之生且居也寶藏之  
興也鼃鼃蛟龍魚鼈之生也貨財之殖也此大生廣  
生之不測也此誠之流峙為之也所謂不見而章不  
動而變無為而成者蓋如此故引周頌之詩究出天

人之本體來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天之所以為天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言文王之所以為文知得  
天之所以為天文王之所以為文則知天之命只是  
一个不已所以能生萬物文王之所以為文只是一個  
純所以能光四方純則聖心之天與不已者同運  
並行初無間然矣然則至誠之配天地全本此不息  
則久來因至誠之本體合着天命之本體故至誠之  
功用合着天地之功用  
故至誠無息說到博厚高明揔來是箇德性故下引  
維天之命文王之德之純之詩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至誠無息到悠久無疆一遞遞相承說以著其功用  
之盛故著如此者一節以贊之天地之道三節是形  
容至誠之與天為一處維天之命一節是究至誠之  
所以與天為一處  
看後邊天地之道可見此誠是天地生生之理生理  
在人心最真實最耐久最活潑靈妙故其體常不息  
而常徵驗於其外舒徐長永畧無一毫拘急迫促之  
態其所施及雖深山窮谷中無不周到而且浸潤滲  
漉浹洽於人之心髓此其氣象掀揭於天壤間豈尋  
常卑瑣暗昧者之所可比故從悠遠說到博厚由博

厚說到高明細漸形容其功用之妙若有次第者然而實無先後於其間者

自首至如此者數節原是一氣說話因說他心體之不息而久便說个徵因說他功用悠遠博厚高明便說个載物覆物成物因說載物覆物成物便說个配地配天無疆又着不見而章三句贊其無心無為之妙非必其施為之有次第非必有个博厚去載有个高明去覆又有个悠久去成非必博厚只配地高明只配天而悠久配天地之無疆非必不見而章三句逐一分承天地無疆而言若此其拘泥也總數節不過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耳

前云不息則久後云悠久所以成物也悠久無疆總只是此个久德業原不少

如此者三字指至誠德業如此其盛而言不見而章三句總是贊辭至誠從心體中流出不假一毫聲色自然章著不費一毫力氣自然變革不用一毫作為自然成就此所謂誠則無事者即夫焉有所倚之意

一一分配便不爽  
可一言而盡也句不虛言天地之道可以誠之一言

盡也道盡於一誠其為物也專主此生意於其中而不貳故其生物也廣大不可測耳不貳者一而不他之謂不貳根誠來非不貳是个誠也註不貳所以誠也所以二字欠着落欠分曉

說天地處本意只是說至誠故一一與前段相配合而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之妙自在其中天地流行物與无妄至誠只是全天之命耳故引維天之命來

至誠之博厚高明悠久通是文而不息則久處是文之所以為文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上

此不顯二字即首章莫顯乎微顯微字文王不顯亦臨故能完之德之純後儒解作豈不顯哉誤

說到純亦不已即是天命之性是回龍顧祖語

盡性章說贊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是虛語前知章說至誠如神是著其所以為參贊者無息章推說到純亦不已是究其所以為參贊者一節深一節

大哉聖人之道章

開口說大哉聖人之道便見此道屬之聖人發育峻極云者承上覆載生成萬物直到配天配地處言禮儀威儀即其中之條理精密處此皆吾性所固有者

必能盡其性然後能體此道而無虧故說待其人而後行待其人者待此盡性之聖人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此凝字下得極妙水凝而為冰冰只是水合而一者也通具於人之性全性之德率之斯為道亦合而一者也疑道君子只在尊德性而道問學德性何以下个尊字問學何以下个道字君子尊德性足矣何以又加个道問學三字蓋德性是天之明命天賦我一點靈明為天地萬物之主宰禮儀威儀之統宗本至尊而無上者一棄且褻天命之謂何須着兢業畏慎奉持如神明然後成其所以為人而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主

夫只在道問學上道由也問學者即前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之總名由是問學知得天地如何吾如何去參贊萬物如何吾如何去發育禮儀威儀如何吾如何去經制一一理會如下文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此方是尊德性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學為聖人大綱領而下文細細言之者正教其必道此問學以尊德性耳全得此德性與道凝而為一便可以盡盡人盡物參天兩地的事業而時措之皆宜故說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

以容而引詩之明哲保身者一証之此身字來得極警身即是體道之身此身在天地間原該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立禮儀威儀之極其所繫不小此道不凝上下治亂之間少有蹉跌世將安賴詩所云正謂道屬吾身不可不明晰不可不善保以擔當吾性分事也首稱大哉聖人之道望人為聖人之人後引明哲保身說人修得是个聖人之人方能行得聖人之道

洋洋二節不對從發育峻極直說到禮儀威儀方足以盡道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興焉道體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古

是如此曰洋洋曰優優通是贊道之大觀優優大哉句可見

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對言此道發育乎萬物其峻直通極於天也峻高大之意

待其人而後行一句極重至德凝至道方可稱其人行與疑稍別疑者合而疑也行者體而行也疑之斯

謂之行

此至道即率性之道要全率性之道却根天命之性來故下詳說尊德性而道問學

德性無所不包無所不備自古聖賢極大參贊極大經綸纖悉備具咸正罔缺總來只完得一个性人若能善反而全之經綸參贊之事業即在於此故尊德性而道問學極為緊要

性分中不墮形體不落方所直恁廣大而其理却至纖至悉又其精微原非空踈浪蕩的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而洞然八荒且又各各分理令無纖悉之遺是之謂致而盡性分中不加毫末不染塵垢直恁高明而其事却至易至簡又其中庸原非怪誕放曠的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而超然物表且又事事率循皆由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五

經常之則是之謂極而道性分中那一件不是我所固有的而含有生意在故與新非有二也燭繹其原所有者不令其放失而時措之宜却有許多新意出來是之謂溫而知凡若此者即書所謂惟民生厚前章所謂禮所生也具是德性此不自道於問學德性具矣以尊哉是故自道問學者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總來敦厚以崇禮是尊德性之全功也蓋三百三千之禮原自德性所派出敦厚以崇禮正所以尊德性也學者但看此節四而字有轉摺一以字是直截又看一尊字一崇字相照

應則章旨了了矣

性之德即是禮禮所生即是德性看天秩有禮五禮五庸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何嘗不厚人惟自趨于薄褻禮斯甚耳君子於親義序別信處實實從厚而加敦焉禮不期崇而自崇矣是之謂敦厚以崇禮

尊德性全在道問學德性是天命之性尊之云者戒慎恐懼恭敬奉持惟恐其棄且褻也然所謂恭敬奉持者不只是懸空守着凡事凡物皆吾德性中所有須一一理會分曉得身體而力行之務完其所謂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六

發育峻極禮儀威儀之本體此方是實實問學事此皆君子所自道以尊德性者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廣大精微高明中庸故與新皆德性所自有者致之盡之極之道之溫之知之皆敦厚以崇禮皆道問學以全此德性事

可上可下可治可亂正是時措之宜處

看下文裁及其身君子之道本諸身此身之繫於斯道原不小

其次章只渾說得箇致曲自成章申說其所以要致

曲大哉章備論致廣大而盡精微云云是正說致曲之實事

子曰愚而好自用章

凡人要度德要安分要識時况制作非同小可愚者可自用賤者可自專生今之世可反古之道為哉此皆由不尊德性而道問學來全戾明哲保身之道所以說裁及其身蓋議禮制度考文是天下極大的事惟天子明聖乘六龍以御天乃敢任此今天下承文武開創來所以同軌同文同倫道德一風俗同其禮其樂尚在人心而未改雖有其位苟無其德誰敢論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及此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論及此孔子云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則禮樂之事誠有毫不可妄擬焉者彼自用自專而生今反古者真無忌憚之尤而自取其裁者也

一部中庸只發揮得君子而時中小人而無忌憚二句尊德性道問學全是求體此時中之理居上不驕一節正言君子而時中處反是者便是小人而無忌憚故說裁及其身下文說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

以三事言曰議禮制度考文以二字言曰禮樂以一字言曰禮

王天下有三重焉章

此章緊要在君子之道本諸身句前是剔出此一句後是發明此一句

議禮制度考文所關於天下者極重今人却將輕忽看所以蒙世之指議而訾尤王天下者有此三重焉毋敢乘之以輕忽之心庶幾哉可立於寡過之地此寡過照上裁及其身照下蚤有譽於天下端的主上邊人說故緊承上焉者下焉者一段見無微不尊者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不足取信於天下要取信於天下全在本諸身而徵諸庶民此本諸身本字下得極妙天下之道那一件不根柢於吾身吾實有至德凝至道而三重之經綸皆由吾性中出則乘時御位孰不信且從之徵諸庶民即本諸身徵之也考謂以本諸身者考信於其古建謂以本諸身者建立於其中質是體質鬼神無質以本諸身者為質而驗其符否俟則以本諸身者待其行而已不謬謂此道合看差不謬謂此道參着不悖戾無疑謂此道體着無疑異不惑謂此道等着不猜惑本諸身是大綱領徵諸庶民根本諸身來

考諸三王等句又根本諸身徵諸庶民來不是六事  
本諸身即有知天知人在但未明說出故於質鬼神  
侯後聖下指出示人天命之不已人心之同然原在  
吾德性中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天命人心之精微  
與吾心凝合而為一而率之即是道更無差別是謂  
知天知人非直通曉之而已也知天知人逐句有而  
必發於鬼神後聖之下者天地顯明易見三王制作  
亦昭然紀載中惟是鬼神至幽後聖至遠未易出入  
脗合焉者而於此且無疑不惑非知天人者不能故  
於此明發之耳此天此人天下人心所共有而遠近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先

之無間者故一動世為天下道一行世為天下法一  
言世為天下則遠之四海瞻仰其明聖近之華夏相  
忘於德教此其無惡無射庶幾終譽正君子之寡過  
處而全由知天知人來若非尊德性而如此其知天  
人則動與天違與人拂民且指議訾尤之矣安能參  
有譽於天下哉如此指知天知人言知天知人正所  
謂本諸身者斷不可指本諸身以下六事說

王天下有三重焉有字宜重看

孟子曰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正本此寡過  
來

上焉者一段只作過文挑出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  
庶民二句來本諸身徵諸庶民若曰有此本實纔  
有此徵驗云爾

君子之道即率性之道議禮制度考文總是率性事  
此本諸身本字有來歷首章云中也者天下之大本  
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原從大本出故下字  
若此

君子尊德性道問學此心即天命人心之本體經綸  
制作即天命人心之作用所以一動一行一言皆與  
人心之天合而遠近感孚之無間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并

動而世為天下道三句本知天知人來見得此个經  
綸真是世為天下之模楷者所以遠則有望近則不  
厭而無不信從之也不作天下後世對

遠近就華夷說有望即有聞望之謂中國有聖人是  
有望心醉於聖人之化而不知是不厭

君子不重名譽上有譽纔見其寡過耳苟未盡善人  
共譽之矣寡過云乎哉

仲尼祖述堯舜章

此章首說仲尼集帝王天地之道中擬其大而無外  
大而不窮後舉天地之所以為大形容其與天地而



為一此相仍之說愚何敢喙顧愚於並育並行節不能無疑焉並者齊並不參差之謂也飛潛動植之類並齊發育於大造之中理有固然若四時日月一往一來迭相推運何以下个並字子思說四時日月宜即出四時日月字何以下个道字即上說四時日月一邊說个錯行一邊說个代明極其分曉何以此獨暗指四時日月又渾下个並行字且此節若說天地當如至誠無息章明提出天地之道句此何以渾渾淪淪不分明指天地之道且並育而不害並行而不悖是聯絡語何以截下不害不悖一段說是小德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世

川流截上並育並行一段說是大德之敦化思之再三不解所謂敢效一得以質之高明中庸一書本天命率性來約到君子而時中中間窮天地極鬼神稱大舜文武周公舉道德九經三重之經綸列日月星辰山川之流峙以及於草木昆蟲之微禮儀威儀之纖悉曲折可謂至矣盡矣而一以貫之者微仲尼其誰與歸故子思子着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四語見亘古亘今上天下地之理唯吾夫子為能會其全即其心體之渾淪無外就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一般無一物之不備也即其心

體之純一不已就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一般無一息之有間也天地間只有个萬物只有个道萬物發育於兩間仲尼盡天下之物與之並育却相成而不相害道流行於兩間仲尼盡天下之道與之並行却相合而不相悖析物與道皆德性之森布而聖心之條理派如小德之川流也統物與道皆德性之本體而聖心之化育完具大德之敦化也則其功用之大豈尋常之所可比擬哉混兮闢兮其無窮兮物賴以常育道賴以常行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蓋天地之所以為大在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仲尼與流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世

者並行而不悖與物與者並育而不害分明一天地之神化故着此一句以贊之非以天地之所以為大形容仲尼之所以為大也妄見如此幸高明者一為裁焉

一中分造化心上起經綸是小德川流註疏而造化會一中經綸歸心上是大德敦化註疏

仲尼舉古今上下之道統會於心體中則其心體便與天地合而四時日月同故說其盡物盡道皆此心體中自然之彌綸而天地之所以為大在仲尼之一身

究竟仲尼只是個盡性性道原通於古今極於上下故著如此說

堯舜之精一執中此天命之性也文武之道德九經此天命之性也天時之運行水土之流行艮止此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祖述憲章上律下襲是子思子形容語仲尼渾全一天命之性耳非一一去理會

天命之性渾然統體原無一理之不備流動活潑原無一息之或間仲尼完全一天命之性其統體不遺處便如天地之覆載其流動不窮處便如四時之錯行日月之代明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道生萬物萬物同歸於道故舉萬物與道言

盈天地之間唯萬物仲尼出而左右曲成與之並育正所以相成不相害盈天下之物莫非道仲尼出而經綸昭示與之並行正所以相合不相悖

德是一個德因物與道之分合別為大小耳

川流是流其所敦者敦化是敦其所流者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分明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分明是盡性贊化育的事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分明是與天地參

地參

首章從天命之謂性說到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章從仲尼祖述憲章上律下襲說到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直究其所以為大處分明仲尼完天命之性盡位育之能事此章可盡得中庸一書

祖述者尊為祖宗而傳述之也憲章者奉為成憲而章明之也

唯天下至聖章

聰明睿知五段皆主心體言子思原不分質與德二項聖通明也人心本通明一為私欲所累便不通明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苗

不能全此心之本體唯天下至聖一私不累常通常明故於此五者總下為能二字五足以句緊頂上文

非二層各句着一有字者聖人為華民物之主臨容執敬別皆所不可少者唯聰明睿知足以有臨寬

裕溫柔足以有容發強剛毅足以有執齊莊中正足以有敬文理密察足以有別心體中完完全全一天

命之本體自可發見於經綸政治之間故緊承說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淵泉不分頂聰明睿知五段

而時出之不分頂足以有臨五段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等句原作一句讀不分截總五者完具於此心

臨也等句原作一句讀不分截總五者完具於此心

渾涵處極周徧極廣闊含蓄處極靜極深而由是觸  
機以動靈明活潑天機呈露有莫知其所以然而各  
極其妙者故即溥博之無限量便如天一般即淵泉  
之無紀極便如淵一般而出之為見為言為行民便  
莫不敬信悅之此通形容至聖之心體合着人之心  
體以見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妙非有二層至聖之心  
體如此其合着人心則聲名之所暨及處皆其至德  
之所感通處凡有血氣之屬莫不尊之為元后親之  
為父母而至聖一天之廣運矣故曰配天說到配天  
處亦只是至聖本分事益至聖之心體通明無障隔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並

本與天同其大至此始為無遺歎焉耳

聰明睿知五段下各着足以二字者臨容執敬別各  
件內條目儘多必纖毫各足而無欠可也聰明睿知  
足以有臨也作一句讀足以有臨方是聰明睿知要  
認分曉下倣此

聰明睿知寬裕溫柔發強剛毅齊莊中正文理密察  
各一字為一義合四字為一事統五事為一心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只形容聖人心體中無一私夾  
雜於其間廣大靜深而極員融活潑之妙溥博如天  
一節又形容其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非有兩

層

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全由人心之同然處見得  
聖心之無私原與天一般故聖德之廣運亦與天一  
般  
史稱堯仁如天帝德廣運此至聖能全心體配天之  
一驗也

唯天下至誠章

天常人紀是人之所以為人者所關於天下不小千  
變萬化根心而出是主持人之所以為人者所關於  
天下尤不小化育流行立乾坤之大義生人物之萬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共

殊其所關於世道尤不小此等處不經之綸之立之  
知之成何世界乃至誠何以能經綸之立之知之大  
經生理之著見大本生理之根柢化育生理之流行  
皆心體中所自有者只緣私偽一萌於中失却本來  
之體所以混淆顛倒乖盪而不相合至誠心體無累  
完全一天命之本體其於大經實能身體有分辨而  
經之綸之可為倫物之綱紀其於大本實能完具不  
損壞而立之可為變化之統宗其於化育實能動靜  
與俱而知之可為參贊之事業此皆由心體中出自  
然而然不着一毫心思意見為之者故云夫焉有所

倚即是大經之經綸見聖心之生理周浹於倫紀之間  
肫肫其即是个仁即是大本之立見聖心之生理  
涵蓄於神明之中淵淵其即是个淵即是化育之知  
見聖心之生理流行於覆載之內浩浩其即是个天  
此其功用極盛於天壤間者此唯實有聰明聖智達  
天德者方知此等功用為天下立極為天地立心是  
天地間所不可少者苟非其人心體上全沒分曉安  
能知其神化之妙有功於天地民物之若此哉此要  
識得天地間不可無經綸參贊之功不可無至誠一  
等人故前備舉其功用而末說非至聖不能知非只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世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又

大經是道大本是性化育是命此語極有次第  
大經是聯絡於吾身者故用經綸二字易解經綸曰  
經引之綸理之却勝於此解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大本是心體一私不累原是  
一个中便立着不顛倒  
知有主宰意所謂參贊化育者  
心體中原空空洞洞不着一物至誠一點神靈從至  
虛中出亦不着一物故曰夫焉有所倚非倚着於物  
而後能之說

唯仁肫肫唯淵淵唯天浩浩故贊至誠之肫肫淵  
淵浩浩其即是个仁其即是个淵其即是个天非曰  
聖心之仁極其懇至而肫肫也不肫肫者可謂之仁  
耶下倣此

其仁仁字即仁者人也仁字

固完固也聰明聖知人本來皆有而皆自損失保而  
完之更無損壞便上達天德矣天德即不顯惟德之  
德德原是天命之性達天德者與天為一之謂也  
孟子曰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正  
此箇固字必完其所固有者始可謂之固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又

天德即天命之性具在心體中心體至神無所不聞  
見無所不通曉洞然朗然一天命之本體是謂聰明  
聖智達天德者

至誠至聖何以分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  
道聖人也至誠至聖只一樣非小德大德之說

詩曰衣錦尚絅章

前邊論至誠至聖盡矣而究聖之所以聖只是一个  
誠則聖學工夫斷當自立誠始故首引尚絅之詩而  
推之以要其極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專取尚絅  
二字發明君子本心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緊承

上文說只重闇然二字不重日章若曰君子只是闇然自修而日章者自在豈若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哉故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畫出个闇然君子來並不及日章蓋君子一味篤實其淡自不厭簡自是文溫自有理非淡簡溫有篤實在故不厭而文且理也至若說為己之淡為己之簡為己之溫更不通蓋此三句是傍人形容君子語非君子要如此淡如此簡如此溫也若要如此即非篤實矣知遠之近三句究出其所用功却只在隱微根本上做故許其可與入德德是德性即不睹不聞之本體要全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尤

不睹不聞之本體必從戒慎恐懼來故此三句只重得一个微字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不過挑出此微字示人見得微之必至於顯工夫當自此下手做知得此个下手做要在省察克治存養而益純之以造其極潛伏孔昭而內省不疚者省察克治此微也此戒慎恐懼也兩室不愧而敬信常存者存養此微也此戒慎恐懼也無言靡爭而賞罰俱泯者存養此微而益純之也此戒慎恐懼也不顯惟德而篤恭天下平者存養此微而益純之以造其極也此戒慎恐懼也君子只知戒慎恐懼而微乎微乎至於篤恭不顯其

德始為極至故此節始下个德字予懷明德德輶如毛緊承此德字來德原無聲色原無可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為不顯是為不睹不聞之本體所以為德之至此至矣二字是贊辭贊其德至此始為極至云耳非說形容到此至極而無以加也要認得明白潛伏曰爾室曰無言曰不顯總說得一个微字曰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曰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曰篤恭而天下平總說得一个謹微事總完得一个德此德原是天命之性故說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後止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子

闇然二字下得極妙即如今人云暗地裏自家做之謂日章即於闇然內見其章非為章於外之章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闇然者之模樣如此知遠之近三句正指其所謂闇然自修者只是个謹微微是心體誰則知之君子知此為極要而實用其力如下文內省敬信云云此正暗地裏自做工夫的與表暴於外者不同故說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闇然君子何嘗濃郁於外而自有一段實受用處何嘗炫耀於外而舉動却自成章何嘗圭角於外而却非鶻突無分曉者

知遠之近三句專重下一句上二句自外說向內挑出个微字來此微字即莫顯乎微之微即不睹不聞之本體知得此个微是天下大根本戒慎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已者此正說君子之閑然自修處不是為已而又知幾之說

知微之顯一句極緊要知微之顯則必致慎於人之所不見必盡敬信之實功必造於不顯篤恭之地而後已故曰可與入德矣入德者從此入而造其極之謂也

微正是不睹不聞故下云其惟人之所不見乎又云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直說到不顯惟德不顯即是微到不顯方完却此微之本體與無聲無臭者合一而無間

易曰忠信所以進德也知至至之可與幾也忠信即閑然之人知至至之即知微之顯實用其力以造於篤恭不顯之地者無聲無臭與天合一是可與幾潛伏孔昭正說知微之顯處此節重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二句內省是自家着力不裝飾門面為之者要味此志字君子志在篤恭不顯而後已此微處一累於欲便是疚病了此志豈勝其怨惡君子必內省不

疚無惡於志是於人所不見處實用其力而作聖工夫全在於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君子之不可及照後篤恭不顯說不承內省不疚說

動纔着个敬言纔着个信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將於何處着力心體原惺惺不昧敬信只是常惺惺完養此心體耳

潛伏二節不分功效看君子只一个謹微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謹微之功已盡了從此而上不過益純之而已故將不賞不怒而民勸民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威驗存養此微之益純又將篤恭而天下平驗存養此微之益純而造其極恭即是敬信即是心體敬信益純不可端倪與中漠無朕者同故曰篤恭曰不顯不顯正是微之極微處君子閑然自修至於此只完得个天命之性更無加上分毫

內省不疚無惡於志是說閑然君子要謹微的心事而實落用功却在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益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即是戒慎乎其所以不睹恐懼乎其所以不聞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總是謹微之事是內省不疚而無惡於志者

人只有箇視聽言動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此工夫原徹上徹下故由不賞民勸不怒民威直說得篤恭而天下平

篤恭而天下平正是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處

毛輜有倫言以毛比德猶有倫非毛之猶有倫也

至矣至字正應前中庸其至矣乎至字

上天之載極其盛矣而卒歸於無聲無臭篤恭而天

下平極其盛矣而卒歸於不睹不聞愚謂不睹不聞

即是獨戒慎恐懼即是慎其獨蓋於費隱鬼神及此

章而深信其合一處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三

一部中庸不曾出一心字然統之是論心學孟子曰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天命之謂性性即心之

生理讀孟子方知子思之發明讀中庸方知孟子之

來歷

程子曰有天德然後可以行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

三言可盡大學中庸二書

中庸總論

中庸一書是子思子一篇文字有頭有尾有起伏有

照應有收拾煞何等周密詳到人但見其章分段解

亦從而分解而不究其聯絡貫串之何居將一篇文

字糊塗看過愚於此畧有見焉改陳其槩以質高明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三句是一書

之本領而大要則推道之所由來書人之所以修其

道者故緊承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二

語此二語於此書中極為喫緊蓋道體原具在人心

不睹不聞是心之本體未發則謂之中發而皆中節

則謂之和能加戒慎恐懼之功而推致其極便可以

位天地育萬物則體道工夫誠有須臾不可離者盡

此即為君子即為時中不然則小人而無忌憚其關

繫非小小者何也中庸根天命來而率之為道本極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三

至而無以加者民鮮能之不明不行於天下只緣賢

智者逞意見之私愚不肖者溺物欲之累耳要行須

是擇之精故着大舜之用中一段要明須是守之固

故着顏子之服膺一段而擇與守又必直強到底始

可以常明常行於天下故着子路之問強一段而歸

到君子依乎中庸上以收前君子而時中之意然所

謂君子之道安在散見於天地人物活潑潑地而根

柢於一心者也不睹不聞是其本體故復提君子之

道費而隱而極言之以見道誠在人不可遠人以為

之者知得道不遠人則在素位而行耳欲素位而行

端的自卑近始耳此戒慎恐懼工夫當時時存而不  
可須臾離者然不揭出天命之本體來較為未與故  
着鬼神之為德一段鬼神天地之功用正天命之流  
行處視之弗見聽之弗聞何其微而體物而不可遺  
至顯而不可掩皆一誠之所為則維天之命原不睹  
不聞而發見流行之不可掩則在人心者可知已戒  
慎恐懼之功真有不可已者故由是而論庸德則舉  
舜之大孝舉文之無憂舉武之績緒舉周公之成先  
德又摠舉武周之達孝而備舉孔子之論政一章孔  
子論文武之政開首說其人存歸重在修身以道修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五

道以仁而終極於明善誠身中間說不可以不知天  
不可以不知人說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說  
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其論天命率性修道最  
詳說困而知之勉而行之說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說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其論戒慎恐懼工夫最密  
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而極其效至於四方歸天  
下畏其論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最備此是子思子  
作中庸的本頭由是就明善誠身分誠明明誠二項  
而要其歸之同說至誠盡性參贊化育隨說誠之者  
盡致曲之功亦有形著明動變化之事說至誠前知

為能盡性參贊化育隨說誠之者成已成物時措之  
宜所以要盡致曲之功說至誠不息則久覆載生成  
配天地之無疆渾然一維天之命隨說君子尊德性  
而道問學而詳其事見得所謂致曲者在致此道問  
學之功以尊德性而全此天命之本體此正君子而  
時中事此正君子依乎中庸而惟聖者能之事則舍  
仲尼其誰與歸故着仲尼一段仲尼祖述憲章上律  
下襲總之不過全此天命之性耳全天命之性便與  
天地參而四時日月同便能發育萬物全體此道故  
推說小德川流大德敦化而同天地之所以大小德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三

五

大德正不睹不聞之本體故論其聖則為至聖博博  
淵泉而時出論其誠則為至誠經綸立本而知化皆  
所謂位天地育萬物者而要於不睹不聞處着戒慎  
恐懼之功故終之以尚絅闇然而推極於篤恭不顯  
之至此闇然二字極妙人心至微誰得而見之而省  
察克治存養之功全於闇然處着力故說知微之顯  
可與入德隨說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不動而敬不言  
而信不賞不怒而民勸威篤恭不顯而天下平而終  
之以上天之載無聲無臭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是天  
命之本體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無非盡修道之功以全此天命之本體故愚謂不睹  
不聞即是隱微即是獨戒慎恐懼工夫即是慎其獨  
蓋讀子思子一篇文字而誠見其首尾之貫串血脉  
之聯絡旨趣之歸着有斷斷乎其不易者故敢妄論  
以僭及之耳大方君子儻不泥於成說不牽於舊聞  
虛心探討子思子當時所以立言之意相與參詳訂  
正為朱子之忠臣未必非千古之一快也愚則安所  
知識耶安所知識耶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子曰學而時習之章

此開卷第一義也要識夫子一生只是學學是學甚  
麼學全此心之天理耳天理在人心活潑周流與天  
地萬物為一體毫無加損於其外本自有个聖賢在  
只為人不加學問之功將心體漸漸損壞了所以曾  
中無躍如之趣不能公却此理於人專求知遇於外  
是以長戚戚不得為君子耳誠隨地隨事皆學而又  
時時習之無少間斷則心體中一種深造自得之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真有莫可以形容者故夫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悅  
乎蓋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實實常用此功而真知  
其妙特首揭以示人使欲為聖賢者必從此地討求  
莫向外求其所可悅者耳即此學習內便有無限樂  
處便是聖賢君子地位而又看下二節者見得此時  
習之學原自公於人不私於己有朋自遠方來其樂  
又何如也此時習之學本只是為己不是為人人不  
知而不愠此之謂君子也蓋學是終身的事成已不  
必說即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亦學之分內至於遜  
世不見知而不悔亦學之本等終身此學此習終身

此悅此樂此不愠此方是个真學者要知此章語意相承而實無淺深次第

學求自得于心而為君子悅樂而不愠總是自得于心為君子之實事語意本一串

心體中有箇天機在完却天理自然活潑潑地是之謂悅

說一學字時習字悅字已完一生受用了然不說到樂處不見其氣象不說到不愠處不見其真實下二節不過抽出言之以足其意耳

朋以同類言學必有朋來人則所包者衆人不知不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專是朝無薦引即鄉無推譽亦是人不知處此一章是夫子自道其生平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章

有子此章是教人先從根本上做工夫究竟只在孝弟上道自人之日用常行言仁則其人之所以為心者從此心施之家國天下是之謂為仁是之謂道然其本却只在孝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是實話當時犯上作亂者比比皆不孝不弟之人是皆不知生人大根本所在故先說其為人也孝弟則必無悖亂之事遂緊承說君子知得如此只在根本上用功

本立則道自生有勃不容禦者而根本安在孝弟是也孝弟是為仁的根本不務孝弟是無根本的人如何能為仁得不為仁不成人而不務孝弟不可以為仁所以人決當先務孝弟

仁是人心從此心去親親仁民愛物是為仁而孝弟則良心之最真切者親親仁民愛物皆由此出記曰夫孝置之而塞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書曰立愛惟親立敬惟長皆是此意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仁是人心最真最實無一毫虛假纔看虛假便不是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仁巧言令色全是虛假於外失却心之本體了曰鮮矣仁極妙鮮少也少矣仁更有何仁在

此參剛毅本訥章看便識心之本體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章

學貫於大頭腦處理會大緊要處着力此三事莫看小了人一生只有此三事為人謀必如堯舜之為君禹臯稷契之為臣孔子之為天下萬世師此方是忠與朋友交必久要不忘平生之言此方是信傳必如舜承執中之訓復舉以命禹此方是習此豈是易易事而此忠此信此習之能與否又却俱在心苗上人

所不及知之地曾子之省全於獨知之地用功所以獨得孔子之真傳

三乎字煞有精神有終身不能盡不可忘之意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語殊未懇

內省只一箇曰三省者以此三者為綱領此心纔有約束耳與三畏九思一般樣

子曰道千乘之國章

此下一道字極妙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千乘之國政體民情關係於君人者不小却各有个道理在此間一一理會如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四

實實皆從心地上用工夫自然民安事理而總歸於道故說道千乘之國

敬事是一點兢兢業業之心信是一點真誠懇實之心節用是一點惜財省費之心愛人是一點父母惻怛之心使民以時是一點愛養民力之心分之五事約之一心而其實總是為民觀敬事下着箇信字節用下着箇愛民二字又說箇使民以時便見得

子曰弟子入則孝章

此非文行先後之說總只是培養弟子之真性方孩提時便知愛稍長時便知敬不見其謹信方無放肆

虛偽不見其汎愛衆却無形骸爾我不見其親仁却能分个好歹不知學文却不移於外習此是何等樣

好至弟子時知識漸以開真性漸以失此間最須保護收攝故以弟子起語其實是責成為父兄者一出

入也毋使之嬉遊則孝焉則弟焉使常存赤子之愛敬慢易不可而偽妄尤不可必使之汎愛衆而親仁焉行此

數者時或稍有餘力則以學文稽之經史典籍既以開明其德性而實以完固其真純此父兄之教宜先

而子弟之率宜謹者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正正是於此處得力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五

此要味三則字二而字以此養蒙所謂無一時放過而使無一念走作是謂真教訓

謹而信是謹慎而又老實也不必分言行

子夏曰賢賢易色章

聖賢之學只是一個誠實賢賢易色是着實學為聖賢事父母能竭其力是着實學為孝子事君能致其身是着實學為忠臣與朋友交言而有信是着實學為信友如此人不謂之學其孰謂之學子夏云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蓋實與之之辭也子夏篤信聖

人正於此處見得於此等言語猶謂其流之弊真後世鄙儒之見也

子曰君子不重則不威章

天下許大學術許大經綸皆君子一身擔當如何可不重得不重則剛大之氣衰勇往奮厲之威自然減少所學其何能固此威字即威克之威此固字即易貞固之固不能威克無貞固足以幹事所學謂何是故君子必主忠信又必慎擇其所夾輔者又必勇決其所難克者總是克全其重為擔當大任之本是稱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六

內與外實相因心不誠實如何得疑重於外故須要

主忠信

忠信原是心體存此本體而勿令客氣用事是之謂主然維持夾輔之益在人友匪其所損實多故又曰毋友不如己者然遷善改過之勇在已過一憚改是切身大害故又曰過則勿憚改

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世風繫於民德而作新鼓舞全在上之所導孝是人

的真心是至德要道然於喪之勿忙祭之恍惚或

易忽而易忘為人上者誠於此間必致其慎如追以

及若此其從厚則民得於觀感者自然興起此良心而同歸於厚民下着一德字民德下着一歸厚字極妙書曰惟民生厚厚是民之本性歸厚云者若久客於外而今反於家之謂也要識民心本易感只在為人上者實以其德先之

有謂凡事宜慎終始如始宜追遠不忘是為厚道不專在喪祭上亦大有理

子禽問於子貢曰章

求俯已以受人與仰人以授已得則如鍼之於石梓之於鼓影之隨而響之應無俯仰無授受已與人兩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七

忘而莫知其所謂求且與者夫子之求之也二句不是就子禽之所謂求者言求與得原相因子貢既說一得字因復借求之一字形容其得之之妙若曰人之得必假於求而未必得夫子之求不期其得而自無不至神乎意契有出於招徠感召之外者此子貢之極善形容處

夫子太和元氣流行不知所謂溫良恭儉讓也時君望之而心醉觀之而輪誠亦不知所謂溫良恭儉讓也子貢從旁觀而又善言德行故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

子曰父在觀其志章

此是教人子不是觀人子其志其行指親之志行故承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觀中庸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自見得

此道字甚淺即其父日用所常行者其父日逐如此行為人子者一旦即為之更改於心何忍故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蓋就其所不忍改者言而其所規恢所建立者自皆不必言所謂淺言之而實深者也若於道字添个善不善出便自有當改不當改的紛紛立論失聖人立言之意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八

有子曰禮之用章

春秋時下陵上替禮制蕩然有子深有感於任情者之廢禮故發此論禮之用和為貴是禮之本來有節本來自和此天理人情之至萬世可常行者故說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者非禮之制使然蓋禮之和自節生而知和而和者增入一分意見全不以禮為節綱常名分掃地盡矣所以亦不可行纔說禮便有節緣由節便自和纔知和而和便失却禮之本來故不可行於天下由禮則治不由禮則亂所關於世道者不小故有子別白言之

禮是心體開口說禮之用便見此禮用之家庭用之朝廷邦國是天下萬世所常行的故緊別出个和字來和非於節制之外更有一段款浹之意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天理人情之正當處是為禮父子相安於坐立君臣相安於尊卑天理人情之順適處是為和用即是禮節即是和初非二物以體字形个用字以嚴字形个和字皆係增出恐非本章之旨

得

有子深怪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之非禮故首揭出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九

个和字來蓋禮以和行本有箇自然之和在若知和而和則所謂相狎相襲以至於瀆亂者與前和字大有別

有子曰信近於義章

此章註意極明懇當三復然要近義近禮不失其親須平日講究始得若素無精義明禮知人工夫一旦言行交際之間欲謹始而慮終便鶻突倉皇無个着落所以學當理會其頭腦

子曰君子食無求飽章

好學是作聖工夫不可輕看夫子一則曰不如丘之

好學一則曰未聞好學及觀其所謂好學總只在心體上做工夫不求安飽斂事慎言就止有道直是何等精神何等志向所謂聖賢其學而聖賢其心者通章只以一心字貫

子貢曰貧而無諂章

凡看書須體其口氣會其語意如此章首節人只說無諂無驕不若樂與好禮更不味者也二字不知子貢之問在貧已之所至夫子雖僅可之却說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見得無諂無驕外更有此一等人造詣言外便有無窮意思在所以能啓子貢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十

悟若只說無諂不如樂無驕不如好禮便說殺了更何意味子貢引詩下着其斯之謂與一句不是証夫子之言於詩子貢聞夫子之言知已所造之未至而深有悟於義理之無窮故引切磋琢磨之詩而云云若曰詩人這個說話正是這個意思道無終窮學誠不可不造其極至也故夫子喜其告往知來與其可以言詩若於其斯句猶不脫夫子之言是告往知往了夫子奚取焉

人心體本自樂本自有个禮在只緣移於所遇動情於私欲便失却其本體耳知得貧富在外與我心體

上初無加損常自瀟洒常自怡悅常自範圍於規矩之中矣此好是自然之好與樂字同孔顏之疏食曲肱簞瓢陋巷周公之公孫碩膚赤舄几几便是樂與好禮的樣子

其斯之謂與云者悟得詩人之意正謂此也云爾詩之為教如易之稽實待虛本非指一人一事而言而世之為詩者固如子貢因論貧富悟到切磋琢磨上煞甚顚悟夫子所以亟與其言詩告往知來只是形容其引伸觸類之妙非已言未言之說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十一

此以不患起語說到患處是夫子警戒人之詞患不患正相呼應不患人之不已知教人切勿以此點動个念頭所可患者但已藻鑑之未明辨別之未審無以弘取人之益耳此不知人非是非邪正或不能辨之說

子曰為政以德章

此夫子遐想皇古尚德之治以風當時德是德行即帝王修其身以帥天下者民之則微在君而所以潛孚默喻之者在德為政者不以德先民而徒取法制驅率之民誰與我是後世之紛擾者耳誠使天子躬

行於上如易之所謂中正以觀天下者有孚顯若下觀而化固其所必致者夫子論為政只提出一德字譬之北辰衆星皇古大順大化之治昭然如在目前後世法制禁令日益森嚴而愈把持民益偷背而不率則德與不德之辨也

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極狀得易簡無為之治然與老氏之清靜無為者大別

德即在政治內而化導之機自寓故承說譬如北辰一段見此景象特異於徒政者書曰惟皇建極用敷錫厥庶民凡厥庶民于汝極與此章正相發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十二

子曰詩三百章

六經垂訓總歸於正人心術而詩之為教尤易興起乎人心故夫子特指言之三百篇之詩或出於里巷婦人之口或發於忠臣孝子之思或矢陳於清廟明堂之上其篇什頗繁而辭旨各異然先王之所為哀采無非是教人發乎情止乎禮義要歸於思無邪耳故曰一言以蔽之

思是人之初發念處思入於正則無不正思入於邪則無不邪人品之邪正皆繫於思故曰思者聖功之本

聖人千言萬語總是要人正其心思無邪而正心之大旨了然矣故即此言可蔽全詩之義豈唯詩哉六經之大亦可以此一言蔽矣

子曰道之以政章

治道繫在民心其隆與污全在有耻無耻之間此一點耻心是民之良心政刑感動他不得要激發他除非德禮之齊道何者凡民之耻生於善惡之相形為上者不以德禮立个樣子全以政去驅率他刑去督責他彼所見者皆不善之類畏政畏刑革面苟免而已如何能生耻心唯是修德秉禮於其上而所以道之齊之者無非是物則彼所觀刑者甚於政與刑自然耻為不善而至於善此用一毫虛假不得用一毫勉強不得是故轉移民心必慎其所以感之者

十三

格有格至二義格其非心以至於善也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章

夫子固天縱之將聖其心却純一不已只知有學所以因年以進而獨覺其妙故歷歷言之此是夫子自序的年譜是實實話

學是學存天理為聖賢夫子年十五而志於學其志向便在聖賢必求其至而後已所謂為之不厭者即

在於此然雖有志而年方少猶時有守不定處至三十則向往已深天理上立定脚跟更不放倒顛塌然涉世猶淺世上許多事物未必一一無疑無懼至四十則諸識精透歷練老成天理當為的界無一毫疑懼於胸中故說是不惑由是漸漸融會至於五十則窮理盡性樂天知命於此理之原頭會合而為一是之謂知天命由是又閱歷至於六十隨所聞見與天命相為融通不知其入於耳而應於心是之謂耳順又由是閱歷之久至於七十隨所動履與天命相為周旋不知其應於心而中乎當然之則是之謂從心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古

所欲不踰矩蓋聖人初年便志在知天命立與不惑總只於天命上用功到知天命則此心與天命相為合一從此愈久愈熟更自覺耳順從心所欲不踰矩耳總之只是天理爛熟於胸中無疑於內外看首節志字中間立字不惑字知字順字末節心字聖人只於心體上如此向往如此持循如此融會如此純熟獨覺自得之趣不知老之將至云爾恐非知行分析之說

志者意向期望之謂即聖人或時有起倒再加年所而操持之固方卓然強立立得定時自不惑然非諸

歷世故之久即聖人有不能自信者故須又歷年所而閱諳之深方斷然其不惑從此不惑而涵養有年便到知性知天處故曰知天命知者主也命自我主而又歷年所何事更逆於心而更歷年所又何欲不中其則耳順從心似無大懸但因年以自考覺微有別耳

孟懿子問孝章

無違違字即左傳昭德塞違之違違非理也背理曰違夫子以無違語懿子若曰孝只是循理無去做背理的事云爾因懿子不問而去恐其誤認却此二字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主

故復發之樊遲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則所謂無違之旨了然矣生事葬祭不曰理而曰禮者何禮有品節限制臣子所自律而以奉君父者也以禮奉其父曰孝以禮奉其君曰忠夫子因問孝及於禮意深哉

孟武伯問孝章

武伯問孝是問子之所以事父母者夫子却語以父母之心乃知父母之心無一念不在子子之心必體得父母之心不貽其無窮之憂此方是个孝子子游問孝章



究竟敬是如何敬者一其心之謂父母於子無所不至而子於父母果有能一其心以承事之乎一其心以承事而必得其惟心不徒口體之奉若曾子之養曾皙焉斯真能敬者矣

子夏問孝章

色非難由深愛而出之為難註中有深愛者一段極妙合上敬字看人子事親真有一段根心而不容已者

此記答問孝者四章其辭各異然總之是啓其蔽而動其良懿子蔽處在背禮武伯蔽處在不知父母之憂子游蔽處在不敬子夏蔽處在色難各去其蔽良

心勃然矣此聖人之言如化工也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章

子與回言終日言今甚麼言只隨事隨物究竟皆歸心體上所謂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是也不違處全是心機迎合不相背如萬物得時雨之潤然故生意勃乎不可禦亦足以發不止將此言發揮出來凡夫子所未發者皆能發明之以詔後學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於無窮正謂此也觀仰之彌高一章亦足以見發之大槩矣通章是夫子喜而狀之之辭亦足

以發句大宜咀嚙

有違方有問難言之終日聽之不違其異於木偶也幾希故云如愚

子與回言終日即無行而不與顏子於吾言亦足以發即語之而不惰

子曰視其所以章

三句相遞說下重在察其所安句此安字是其人所安頓處凡人能修飾於行事感激於意氣而所安頓處未必無改移也我從事迹上直討究至無所改移處此是真鑑別真考察如見其肺腑誰能遁其情哉

再說人焉度哉見必不為人所掩覆也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此句與中庸同故是德性德性中無所不具只在人溫養而討求之無窮生意皆從此故中發出即此便是知新非於故之外別有所謂新也溫訓尋繹字極妙尋是尋個頭緒繹是治絲之紬繹處尋討得個頭緒看從此便紬繹不絕去此最善狀溫故而知新句可以為師只重有心得而應不窮

知新亦不廢聞見凡所聞見皆德性中所自有者子曰君子不器

不必泥體用字面君子充養完粹造詣精深經文緯武何所不能守經行權何所不利此是其不器處拘拘攀曲之才區區短長之用非所論君子也

子貢問君子章

此只重先行二字下復云云者因行而及之也歐子曰修諸身矣不見諸言可也深得此意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不比而不周

周與比外面似一樣只在心體上分別君子心體上潔潔淨淨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自無不周而雖有不

及處亦不害其為周小人心體上一團私欲即徧物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而及之亦終自意見中出而況其所阿比者乎凡周比和同處所關於學術世道非小故夫子歷歷辨之

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學是學个甚麼學求其實理也便不可不思思是思个甚麼思會其實理也便不可不學如只考求於事迹之間不研究義理之精微處則其學雖深其心終涉於茫昧不分曉故下个罔字如只殫求於骨髓之間不着力躬行之實踐處則其思雖切其行終歸於

艱危不安穩故下个殆字罔與殆皆非所謂聖功也心體上不明亮曰罔心體上不穩當曰殆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異端不專指楊墨佛老說異與同對同師堯舜文武而心之所存或有他岐便是異端異端非聖人之道初毫釐而終千里彼專而攻之者其害於人心害於世道豈可勝言哉斯害也已夫子深痛之而今其亟改也斯即辭也決辭已無他之辭

三代之時道德一風俗同執左道以惑衆者不容於世周衰而國殊政家殊俗異端漸以興起孔子為世儒宗而欲絕其禍故特著其害以維世云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元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章

知是心之本體天下之理無窮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不知何累於本體要在真知其本體之何如耳但所知者則以為知所不知者則以為不知此心之明覺不昧自然之知即此而在故曰是知也此是字極真極當離是而必求其知蔽也諱是而強以為知蔽之蔽者也夫子語子路全是欲去其蔽故指出此知之本體與他看

知是心體上明白知得此心體明白豈不是知

子張學于祿章

子張之于祿非如今之求祿者只不無求行問達之念耳有此一念便去聞見上用功求知於外夫子所以從他病處鍼砭之多聞莫便言多見莫便行須是心擇其疑殆而闕之而其餘之可言可行者又從而慎之慎字从小从真不獨是謹慎教他真心實意去言真心實意去行如此則寡尤寡悔如此是學之本等祿在其中謂學即是祿學與祿非二也二則干一則不干此是夫子鍼砭子張之穴竅處若說如此可以得祿便是夫子教以干之方法了大誤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子

干得

哀公問曰何為則民服

哀公看服字甚淺夫子所對直說到服其心處民心至公莫大於枉直之辨於此至公處舉錯不拂其心民心自然輸服可見上邊人不必以法去服民但自此心上能分別不差便是服人大綱領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

臨之以莊等語全是破他使之一字然所謂莊孝慈等項須是着實做用一毫虛假不得

孝以為忠慈以作忠固然終未為快懇還是孝慈的人必能行惻怛愛民之政故其民自然效忠身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

昭公不得正其終定公不得正其始其於倫紀何如哉夫子之不仕難以語或人故托言以自解耳然必引書之稱孝友者則其意已特至矣

孝友行於家是家政孝友達於國是國政家國總理仕不仕皆有政故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

子曰人而無信

人無信不立信是人之實心於用處極為緊要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廿一

之輓縛輓以駕牛小車之軌鈞衡以駕馬此最緊要不可少者車無此二者其何以行之哉車無此二者不可行人無此信如何行故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不知其可虛虛說

子張問十世章

子張問知來便欲窮其變夫子只道其常禮者天地之常經生人以來之所必有者三代若循環而一因此禮所損益於其間班班可考是禮在千萬世之上即可知以前之千萬世是禮在千萬世之下即可知以後之千萬世豈直百世而已哉此章是夫子以定

禮觀往古來今之無異非以因革損益為知來也要認得明

畢竟此禮謂何禮者體也有父子則有父子之體有君臣則有君臣之體推而至於內外大小莫不有體所謂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興焉者也三代相因者是物所損益於其間者亦是物只緣世儒認所因的是一件所損益的又一件故紛紛其說不一耳敢僭及以質高明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章

夫子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復云云蓋見鬼神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神有不必讀者淫祀以徼福全是一點諂心所使民義有決當為者却退縮而不為只是養得此氣不剛勇若於心體上辨得分明決不做諂瀆非禮的事決不委義理當為的事

孔子謂季氏章

自古亂臣賊子至於弑父與君其原皆生於一忍字忍在人心隱微處夫子因季氏之僭八佾直以忍字誅之且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辭嚴義正令不敢萌窺伺之心真是春秋之筆

三家者以雍徹章

三家之雍徹襲魯為之以光祖豆恬然不知其僭也夫子舉其詞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陳其義曰奚取於三家之堂心寒膽落令不敢復用於私室僭擬無涯之志自此其少戢矣上節是誅其心此節是攻其心之蔽皆是維魯維世大議論

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不仁如樂何

禮樂由人心生人心只有天理在人而僭擬無涯而不復知天常人紀之所在不顧天理人心之所安則禮樂之本失矣以之行禮是僭擬之禮也以之作樂是僭擬之樂也如此禮此樂何仁是人心之天理禮樂是天理之發見流行處此照上二節當看如此看

林放問禮之本章

禮之本安在此心之誠慤是也夫子大林放之問局不以此心之誠慤示之世衰文盛趨不可挽吾遽而語曰禮之本在誠慤人誰不曰我之禮吾心之誠慤為之而禮其亡矣不若以奢儉形之與其奢毋寧儉也則彼之繁縟何為哉而由朴陋以求之本可識已然猶未為懇惻也又不若以易戚形之與其易毋寧戚也則彼之修飾何為哉而由慘愴以求之本可得已蓋儉非禮之本也猶不失禮之本意戚則自哀痛

之心發見於顏色於本意尤近故夫子從外面約到近裏步步收入進來令知禮實本於誠慤之心外邊禮文皆從此心流出而不必其繁盛者挽回世道人心全在於此

大其問者大其有超世之見而從此可復觀先王之禮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照春秋時看來此夷狄非南夷北狄也秦楚吳皆是夷狄當時猶知有君而齊晉二大國反似失之故曰不如諸夏之亡也亡失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苗

季氏旅於泰山章

歌雍舞佾猶在家廟耳泰山之旅公然行諸侯之事於邦域之中肆無忌憚之甚矣此與謀伐顓臾同故夫子責冉求之救而嘆泰山之靈必加於林放益大不得已之辭也然此中却挑出季氏一點諷心來見必見黜於明神而僭祀之無用

子曰君子無所爭章

記曰禮至則不爭禮教之衰也競趨於爭爭則相傾相軋無所不至其關於世道人心不小夫子深有企於古之不爭者故以君子無所爭立論唐虞之際九

官百僚師師相讓其氣象何如哉

君子真見得宇宙萬物皆吾一體心無爾我猜忌自然無爭纔有爭心便爭功爭能爭名爭利紛紛相角矣君子無所爭直是其心無所爭耳

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章

古人讀書一字不輕放過素以為絢子夏疑在一為字夫子以繪事後素示之恍然遂悟及於禮教此禮字非先王之禮即世所行禮華采之可觀者子夏意若曰繪必先於素也况禮乎太素者禮之始也匪素文焉用之然則禮之燦然者其在所後乎味後乎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五

字必討本真歸朴實而向者紛華盛麗之悅刷然其盡去矣夫詩之教觸物咏事不同而要歸於使人黜浮而崇雅去漓而還淳今夫子但論素絢而子夏遂悟及於此則其所得於詩者深矣故曰啓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不獨謂其穎悟可與言詩也要看與子貢別

子曰夏禮吾能言之章

夫子向曰吾從周何致思於夏殷之深也周之禮夏殷之舊也大槩以實勝世之用禮者日趨於華而失其實無復夏商之遺矣夫子所以傷之故曰如用之

則吾從先進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云云  
文是典籍獻是賢人二者皆禮之寄無是二者無徵  
則不信矣文獻存則夏殷之禮存夏殷之禮存則周  
之禮可以考其始而存其舊此是夫子志三代之本  
意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夫子嘗問禮於老聃矣嘗每事問於太廟矣况禘至  
大禮所未嘗睹者不欲觀也已乎所以云云者無取  
於魯之禘而尤無取於行禮者之懈怠也然不曰禘  
非禮也曰禘自既灌而往不曰不足觀也曰吾不欲  
觀意特深而語特婉矣

或問禘之說章

註中二意皆因之說二字來在答問之外講不知也  
三字要斟酌若曰禘至大禮也立始祖之廟而行以  
五年其必有所當立者推始祖之出而配以始祖其  
必所當推者意義精深禮法微奧吾不知之也知其  
說者之於天下也如示諸斯矣此禮可以通幽明可  
以格上下而其說可易知乎哉只渾渾講為是  
或人不問禘之禮問禘之說便自有難於裁答者故  
語之云云然既曰不知也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

也云云則禘之為禮所以仰格祖考在天之靈下通  
四海民物之治其義已了了矣所謂不答之答也

祭如在章

祭要格祖考祭神要格神明此是實實精誠對越於  
內外非虛應故事故不與祭如不祭也要味三个如  
字

王孫賈問曰章

君子立身行已自有法度行廢得失自有天命媚之  
一字豈所論於聖賢賈舉時語以詛夫子真小人哉  
夫子直應不然以斥之復云獲罪於天無所禱也以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壓之賈始咋舌不敢出聲矣天即蒼蒼之天出一天  
字壓倒其所謂與竈者

子曰周監於二代章

監訓視也未快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又曰  
不可不監于有夏不可不監于有殷監便有鑑鏡意  
在而因革損益必歸到盡美盡善處郁乎文哉是  
贊詞不重文字莫拈忠質以相形且夫子從周亦從  
其制作之盡善非謂生周之世為周之民也

夫子從周從先進思夏殷之禮總是一个意思  
子入太廟章

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子雖神聖豈能盡知此禮之纖悉即考之文獻終未若親睹之為真幸入太廟而其數可陳其器可辨也吾舉其所未知者一一詢求之即其所未睹者一一審問之正是聖心之精密處故曰是禮也此與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語意直截相同尹註雖知亦問非是本註敦謹之至亦較多一層意見

禮是心體有所不知而不問心體上不安雖知之矣此事實未嘗親觀也而不問心體上亦不安每事問以考其所未知證其所未觀心體上纔安此夫子所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丈

謂是禮也

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鄉射與大射不同記所謂射已之鵠繹已之志者古聖王羣士於鄉而較之射專以觀德而潛消其強悍之氣示知所尚也此道從古已然而春秋時爭尚強有力即鄉射亦主貫革矣故夫子稱禮文以寄慨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章

子貢資識極高豈不知告朔之禮之大欲去其羊蓋傷之也然去羊終似乎愛羊故夫子曉以愛禮之大義首句要看得好

此與魯人長府章同意一是止其役以紓民一是舉其墜以維國皆極大關繫議論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自有君臣以來即有此禮禮從心體中流出盡禮所以盡其心事君盡禮而人以為諂當時之人心時事可知矣夫子之意全是傷時却於言外寄慨若說我事君盡禮時人不知反以為諂便失夫子口氣矣

定公問君使臣章

禮以心之恭敬言忠以心之誠懇言此皆君臣之心所自有事使之間所宜盡者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丈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凡詩之作發乎情止乎禮義先王采之以維世教而况關雎首篇風教之端王化之基乎夫子所以發之蓋君后之配所重者在德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而得宜其樂然其樂也惟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而已固不至於淫也求之不得宜其哀然其哀也惟曰寤寐思服展轉反側而已固不至於傷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蓋如此非若他人之任情哀樂而或失其正也文王心事宮人能形之詩歌至今聽之以德相配之形容宛然在目而可以風天下萬世於不

窮取以冠全經誠所宜者夫子他日又曰師擊之始  
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誠遐想而嘆服之哉

哀公問社於宰我章

先王建國立社以祀后土為民祈報其禮義至深哀  
公問社宰我宜以此對可興起其為民為國之心乃  
舉所樹木立論復以使民戰栗語糊塗答應其失對  
甚矣夫子所以深責之業已就曰成勢不可挽曰遂  
事已過曰往說謂陳其是非諫謂申其匡救咎謂指  
其愆尤

使民戰栗宰我只就栗字訓解所樹之意耳豈以古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辛

者戮人於社之說又似裝誣字我了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章

夫子嘗稱管仲之功矣此譏其器小者何責其本也  
凡人明於大道心體上十分潔淨聖賢事業帝王經  
綸皆從此出是何等規模何等局量管仲視此何如  
哉至於三歸具官塞門反坫皆由素無涵養學問到  
此不能承受不覺意得志滿此正其器小處使其器  
大蓋世勦猷一點浮雲過太虛耳何至奢而犯禮如  
此哉故自當時言不可無管仲之功自後世相天下  
者言不可如管仲之器夫子所以深惜之

子語魯太師樂章

樂其可知也句非大雅已亡而元聲尚在天地人  
心之說當時周禮在魯季札聘魯而盡聞虞夏商周  
列國之樂夫子之時樂雖殘缺失次而掌故猶存特  
其心術性情之變寄於音樂之中者世未之考耳故  
夫子以樂其可知也語太師下面翕純皦繹正示以  
其可知處樂是人心之精神發揚其始作便翕如其  
齊鳴從之便純如其太和其純如中却條理明整而  
皦如皦如中又連絡不絕而繹如此心術流通自然  
之節奏於樂聲有可考者所以動天地格鬼神者全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三

在於此故夫子一一指點而示之知以成不是說一  
成樂觀其成以此翕純皦繹而成之也要看一以字

此是夫子探本之論不獨在節奏條理上

從之從字不作縱字解從是而之焉者也故云從之

儀封人請見章

當時知夫子者絕少儀封人素仰夫子之聖求一見  
之出而數言蓋信天意之有屬以慰二三子非得於  
觀感而始有是言也封人人品甚高

子謂韶章

美善不宜分功德善亦不是美之實樂以象成自古



帝王皆有功德皆有樂以宣之夫子就韶武二樂論其聲容皆極其美可聽可觀故皆贊其盡美乃就其中潛聽細玩一邊始而升聞攝位受終直至九叙之歌九功之舞若書之所陳其氣象雍容廣大信有如天地之覆載焉者故曰盡善一邊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直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若記之所載發揚蹈厲昭著於聲容之間視韶之氣象較大有別故曰未盡善蓋各就其所象成者論非以功言為盡美以德言為盡善未盡善也若曰善者美之實未盡善者可謂盡美乎哉且夫子止論韶武不論舜與武王要味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三

二謂字就聲容發揮不必究極根源傷夫子渾然口

氣

聖人之揖遜征誅皆時之所為武未盡善也夫子傷之也惜之也不是以韶來形容武短處

子曰居上不寬章

凡事要得大體大體一失其餘皆不足觀矣曰吾何以觀之哉甚言其不足觀也非是以何者而觀其所行之得失也

子曰里仁為美章

智貴能擇尤貴能處處者一於是而不遷之謂

擇不處仁應推開一層如孟子所引之意看

子曰不仁者章

仁是人心之本體心體無失可貴可賤可富可貧而皆可無亂本心一失不勝其隕獲充訕矣如何可久處約樂得仁者只曉天理與仁相安而畧無勉強於其間智者真知天理好利而為之必得之之為快總是有本心的人由天理出入更無外物之累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顏簞瓢曲肱之樂皆是實事惟真心耐久不仁者雖或勉強於一時久必自露其本相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人心體本有个藻鑑權衡無毫髮爽者只緣一累於私所好所惡或徇愛憎毀譽而失其當耳唯仁者心體明淨瑩潔無纖塵蔽翳可好可惡的到面前一任其取而我無心焉無心之謂明無心之謂公無心之謂能好能惡要深味二能字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此重一志字志仁者精神凝聚只在天理上畧不放倒也此志只在天理上人欲何由攬入惡何從而生子曰富與貴章

仁人心也心體上本無一物着一個富貴貧賤便失却心之本體矣此最是仁不仁大關頭故夫子淺淺從不處不去處說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見人決當審富貴安貧賤以存此心體方成其為君子若君子則決無終食之違者雖至於造次又至於顛沛皆必於是而無違也無違仁是君子去仁便不是君子彼貪富貴厭貧賤者獨無此人心乎愚謂此章只如此看取舍存養等語可置勿用

成名是夫子從淺處款動人不是教人求名譽

子曰吾未見好仁者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五

通章重用其力於仁矣乎一句前後不過反覆發明嘆人莫肯用力耳我未見字面凡三見首我未見望之而未見也中我未見我未之見決言其未嘗見以激發其人之自力也好仁者無以尚之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正是用力於仁處有能一日句緊頂此二項來見用力於仁其力自無不足而或有不足者我實未見其人然則好仁惡不仁之未見特其人之不用其力非仁之難成也全章要得夫子激切望人之意

好仁惡不仁總是求全這箇仁俱從自己身上說

子曰人之過也章

此不必以君子小人說夫子見世皆以過棄人而不察其心故曰過人所不免也而其心有不可不原者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其過也或出於檢點之少疎而非其心之存或適遭其窮而出於天理人情之所不免斯亦可知其仁矣仁是心之體過是無心之失或有心要好而反失之者然總之無傷於心體故夫子說知仁二字若小人一向不仁何消觀得且本文只說觀過知仁並不說知仁不仁

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五

可知也此語最相發明

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

此聞道二字宜聯讀當重看觀春秋諸名卿大夫尊主庇民事亦偉矣君子曰槩乎其未聞道也則此之聞道乃真知實踐聖賢之造詣非僅僅知識覺悟之謂也夫子意若曰一朝得造聞道地位是謂不負此生便死亦可瞑目耳苟不到此地位如何可死得此是夫子着實責人意不是淺淺之說

子曰士志於道章

道本非一物所可加者其心誠慕乎道斯有味乎其

言也士既曰志道而猶然以衣食為耻特浮慕云爾可與議道哉此是夫子責為士者必斷絕外慕之私始可與言道體之妙

子曰君子之於天下也章

人只說君子之於事無適莫而一比於義竟不細會之於天下也字面天下事與勢推移隨時變易本有介化裁之義非可以一定執者君子之於天下也可以意見拘執也乎哉一着意見便是適莫便失時宜之義故其是非可否不先主於中意必固我不疑滯於外無適也無莫也唯義之與比云爾比是相比附章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美

相比合不相離之意明道謂荆公曰天下事非一家事願公平氣以聽之深得此章之義

知得君子之於天下則知義之所在矣

子曰君子懷德章

德吾性分所自有者刑則國家之憲典所以訓勅其不德者土是意之所便安者惠則凡貨賄財利足以恣吾意之所之者懷德者必懷刑懷土者必懷惠理勢之所必至也夫子一一指出言之見如此則必是君子如彼則必是小人也云爾君子小人只一樣要味四懷字懷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終身不能舍之

意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字不作做字解放放肆也放濫也利者人之所同欲放肆放濫只向於利而行無復忌憚人誰不怨之多怨即叢怨之謂

子曰能以禮讓章

防範人心綱維世道不可以無禮然須是實心以行之臨朝蒞衆真有若捧玉若持盈而無敢傲然於其上者此方是禮讓可以作百官之讓與萬民之讓而為國乎何有若禮不根於中心之讓而徒襲虛文則章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主

世之所謂以禮為偽者也偽不可為禮而況為國乎古稱揖讓而天下治正是此意

禮讓二字分不得有此讓方成箇禮故曰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

子曰不患無位章

患所以立求為可知是教人着實立心着實下手處求為二字宜聯讀

子曰參乎章

當參多學而識章看一字對多字說夫子因曾子逐事物上用功呼而告之曰吾道一以貫之蓋曰吾之

道發見流行隨處充足而要非一一以為之所敦化而川流淵泉而時出一以貫之而已不消多得曾子所以只以忠恕二字明之忠恕只一个而可以事上使下可以交於前後左右可以齊家治國平天下可以行之終身是一忠恕而別無所事也非所謂一以貫之乎不必認忠恕為一字亦不必說自然忠恕勉然忠恕蓋究論一字不外一心一理夫子當時語意但只曰吾道一以貫之是輕輕下个活字非死殺說个一也究論忠恕亦不外一心一理而曾子當時發明一貫之義但只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是曾子車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亦認是个活字非着實明此是个一也世儒無端又增出萬字來說萬殊便說一本說萬事萬物便說一理一心所以紛紛莫知所定愚請細心潛讀默會聖賢之旨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君子平日皇皇求仁義惟恐其不足小人平日皇皇求利亦惟恐其不足故凡所踴躍不知不覺一邊只向義上走一邊只向利上走此夫子下喻字之意四書喻字凡三見大學云所藏手身不恕而能喻諸人孟子云四體不言而喻而此別君子小人之分在

喻義喻利之別細求此喻字之義當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之謂君子義以為質無適非義而不知所謂義小人亦知遠於利而不覺其趨于利是之謂喻註訓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旨矣義與利要細看一於理而無私即涉於利而心實無所為者是義也一於欲而不知有理即冒義而心實有所為者是利也君子小人幾微之辨全在此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凡人見賢不肖與已若不相干夫子說此不可輕放過當思與之齊當內自省用着實切已工夫則見一車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賢受一同歸之益見一不賢受一反觀之益此當參

三人行必有我師看齊曰思省曰自曰內字字宜咀

子曰事父母幾諫章

父母有過人子只有个幾諫幾諫就是敬窺見父母志嚮不從尤加敬焉幾諫如前不敢違背甚或勞之亦只咎吾積誠之未至無以為感動之地益起敬起孝幾諫如前未嘗一懷怨恨并祇載見瞽瞍變變齊栗便是幾諫樣子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父母雖有過或尚

有幾微可通處吾從此諫諍焉當必有感動其心自歸于善者是之謂幾諫語云不察事幾正是此幾字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為人子者一日不忍有違親之心必不得已而遊亦必有定向使親無掛念召可即至纔是

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孝只是一念不忘其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世所難得故夫子三復言之

子曰父母之年章

不可不知者人子欲致其情自不忘記憶耳註云愛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早

日之誠自有不能已者愛日二字極妙

子曰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

緊要只在恥字上古人言孝便要孝言忠便要忠若只越口說而躬之不逮欺已以欺人其言之謂何古人深以此為耻故其言自不輕出也夫子之意只要人存个古人之心

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此約字不是儉約即約之以禮之約凡事約之根本上去一毫不敢放過更何過失之有

心是根本養得根本有力自然中節處多

子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此不立言行難易說只重在行上吾人終日講論不見諸無行於身心何益於天下何濟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全是此意

此一欲字直貫到底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孤立者無鄰德是人心所同得的纔有德便自有同心同德的出來與之相應和此聲應氣求之理斷然其不棄者夫子說个不孤又說必有鄰然甚喫緊

孤了也了然最難立夫子恐修德者之難之也故言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四

此以慰藉之易曰敬義立而德不孤敬義既立自然通乎四海而達乎萬世矣况同德者乎本義云不孤言大也大即有鄰之意

子曰事君數章

事君交友皆當知處已之道能處已方能處人若不量進言之機到辱與疏成君友之過彼已皆不妙了數是平日煩瑣不知大體

此以進言說議論較大若究論之豈惟進言一節事君者多請詔交友者多干求辱與疏其所必至矣記曰君子不盡人之情不竭人之歡以全交也

子謂公冶長章

此記言併敘事之體聖人亦擇配然一則曰非其罪也一則曰免於刑戮但求其可終无咎而已此方是處其子之的確處

子謂子賤章

養成君子之德全在其人之敏求而涵育薰陶切磋琢磨之功自不可少觀子賤宰單父所父事者二人所兄事者五人所友者十一人其平日無非取諸君子以自淑亦以魯多諸君子子賤之有所取淑也夫子之意全是喜子賤之成德而因究其德之所以成

四二

子貢問曰賜也何如章

此原不承子賤說亦不當以不器來形容子貢此問是質已之所至夫子以器與之見其有用於天下又質其實夫子以瑚璉與之見其經綸華國之才清廟明堂之重其器不是凡品誠足重於天下今即其辭自可想見子貢之所至直與子賤等而已哉一以不器等字面形容便失夫子樂與之意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章

此章雖是論雍要見當世之趨輕仁而重佞其關於世道人心不小故夫子以焉用佞一句砥柱狂瀾且

說佞者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之可惡因說雍之或仁與否我所不知若其不佞正是他極好處焉用佞為哉此要得夫子正人心維世大主意

世皆以佞可希合於人夫子却說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此全是挑出佞者一種心事之極可惡處仁是全此心體不佞正是為仁

夫子時人認佞字是个好字習俗因而相沿至今人謙稱猶云不佞極可笑

子使漆雕開仕章

斯字虛說為妙信字即今人所謂自家信得過之信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望

自家信得過然後可見諸行事之實仕固將見諸行事者自家尚信不過安可取天下事嘗試而漫為之漆雕開以此為對則其所求於斯者必纖微毫髮之無疑而後已此自明明德之學與世之欺已以應物者大別夫子所以悅之

味吾斯之未能信語漆雕開必求到此心之真信處夫子之悅是悅其真信之學非悅其篤志

子曰道不行章

此章當味道不行三字子路嘗止夫子公山佛肸之行矣嘗不悅於南子之見矣愠見於陳蔡之窮矣其

心必謂道不行而轍環之無所用也夫子此說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正愜子路之素願所以聞之而喜非直喜浮海之從也然不知夫子心事是傷此道之不行非謂天下之終可棄故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此勇字不是勇力之勇是急流勇退之勇此材字亦不是裁度之裁端的是个材字道一不行而即去豈不是好勇過我然而材之用於天下者不同小材有小用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可也大材有大用拯溺亨屯以開太平全賴聖人主張夫子抱此大材一去不顧如天下蒼生何此是其無所取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四

材處所以子路聞言有悟卒從夫子老於行而不倦他日語丈人曰不仕無義欲繫其身而亂大倫終之曰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則深有所得於無所取材之訓也鄙見如此敢質之高明

抑有疑於古字通用之說易曰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子在陳曰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此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此三字世儒俱作裁字解愚謂不知所以裁之是裁此所成之章不必說天地之道氣化參差當自有均節劑量處如用財者然故下一財字此材字即易

豕者材也材字以木以才如木焉聖賢大小不同用之宜各有別故此下取材二字凡聖賢用一字自有一字之義沒奈何無此字方通用去非漫無別於其間而直云古字之通用也此雖一字之差而所關於書義者實大敢為辯正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章

仁是心體心體上光光潔潔無一毫私欲無一息間斷此方是仁三子日月至焉何可輕與若其有勇知方可使足民願為小相皆其素所自許則其才誠有足稱者故夫子亟稱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四五

不知其仁與未知焉得仁有別夫子知得數子之仁日月至焉故曰不知其仁若子文子直不知其心事如何故曰未知焉得仁

夫子稱殷有三仁稱夷齊求仁而得仁其自處曰若

聖與仁則吾豈敢仁真是難言故夫子罕言仁

才能亦心體之發越然必克養完粹才與心合方謂之仁

子謂子貢曰章

女與回也孰愈非泛泛之問子貢方人豈不知顏子只悅不若已一向往下邊走夫子以回也孰愈問之

令其回頭向上乃子貢駭然曰賜也何敢望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則其中心誠怯或有退避之意矣夫子所以亟謂其弗如而深與其所當用力處正在此弗如二字教他切莫以此自遜急令其勉勉上進方可回耳

知十知二處正是心學與口耳之學的關頭子貢既曉得漸收到心體上去便可進於回矣故夫子亟與其進性天一貫當在此問之後

### 宰子畫寢章

人貴打起精神做事悠悠蕩蕩不實體諸躬行即說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四

得好也沒幹夫子於宰子之畫寢曰於子與何誅又論言行曰於子與改是此語煞極痛懇

### 子曰吾未見剛者章

吾人任重道遠唯此天德之剛剛原是心之本體此心一著於欲便愧忤委靡不能擔當事體扶持綱常間或奮勵激昂不過一時意氣之悻悻者耳豈天德之剛常伸而不屈者乎夫子嘆剛之未見正謂此此心原剛心上加一欲字便不是剛焉得二字即俗語所謂那得之意非剛則不屈於慾剛與慾正相反之說也

子貢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章

此但就本文看子貢之言說得太容易太自然只在一無字上夫子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却令還學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做不必以仁恕字嵌入

人有所見及此而行不及者夫子說賜也非爾所及也正砭其所不及者以期進之耳

###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章

此亦只就本文看不必深求言是夫子口中說話聞是有耳者之所共聞那有真聞不真聞之說子貢見夫子罕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故就文章說起若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四

曰夫子之文章諄諄然與二三子嘗言之可得而聞也性與天道夫子問言之而不嘗言不可得而聞也此不可得而聞說已不可得而聞欲勉求到可以語上地位非是說已獨聞而人不聞人雖聞而不能真聞之謂也凡看書只從正文平解去有無限妙處不消深刻得

子貢不知文章與性道為一是其未及顏曾處然由文章而歎性道之難聞則其過門弟子亦遠甚矣夫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正是點化文章性道之合一處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

此只狀子路之急於行三句減下一字不得蓋畫出子路一个心事也

方纔聞善時豈能即便行得而子路之心已恐其復有聞直是何等急

吾與回言節畫出箇顏子之神悟此一節畫出箇子路之急行

子貢問曰孔文子章

論人與議謚不同孔文子行誼甚疵而有一段好處謚亦及之記曰先王謚以尊名節以壹惠蓋正謂此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夫子取節焉下是以二字其瑕瑜自不相掩

子謂子產章

四其字當深玩夫子意若曰行已事上養民使民皆當時卿大夫之所有唯其所為恰中乎當然之則所以說有君子之道四

子產在當時諸大夫中其心事真个表表夫子許其為惠人又與其有君子之道皆深嘉樂與之辭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凡立論先觀其人品其人不肖乎即一事可稱不足槩其生平聖賢特不沒其善耳若平仲春秋表表者

何止以一事稱曰此一事足以訓矣一事足以訓而夫子特取之以垂訓其人之賢不肖何如也

子曰臧文仲居蔡章

識見從心起識見只在諂竇上是心體之極昏處曰何如其知訝不知當時稱知之何從來也

子張問曰令尹子文章

此忠字清字直據其所為稱許之未識其內也焉得還與其仁微箕比于自靖人自獻於先王此忠而仁者也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此清而仁者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兜

子張未識仁體欲以事跡上論仁故夫子曰未知焉得仁

季文子章

三者再三紬繹之謂一事紬繹於胸中至再至三心反狐疑不能自決如季文子三思而後行此所謂遲疑敗事者也故夫子以冉斯可矣裁之再字要看得活思之思之事理已明番之謂再非思之已得必至於再而後止思之未得即止於再而不思也

子曰甯武子章

大家開啓誠心明白與人做是知自家暗地做却像

痴呆的一般是愚然却不知其痴呆肯做處全本一點忠實之心來有非世之袖手旁觀袖身遠遜者可幾其萬一也故曰其愚不可及也夫子此語專取其出身以為君不論到卒保其身以濟君處若以不避艱險為愚保身濟君為不可及是教天下以叛其君而且以成敗論人物也恐非所以為訓

子在陳章

此當先看狂簡二字狂者志向高遠一向脫畧於人情世故據所造詣迥然超越於凡流豈不足觀故曰斐然成章然吾儒於人情世故著不得亦脫不得若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一向脫畧去將併所當為者亦蔑視而不為故曰不知所以裁之此章字即詩不成報章之章就所成章而一裁製之便成一好衣就所成章而一裁教之便成一德器吾道之托將在於此故夫子在陳特發歸與之嘆

夫子裁狂簡如何因其心胷之廣大使必盡精微由其識趣之高明使必道中庸渾然體道之真實處此是夫子裁之之法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此當咀不念二字二子疾惡甚嚴然而有自新者即

取其新不念其舊無復留滯於胷中人孰從而怨之怨是用希直是無怨非特無甚怨之者

子曰孰謂微生高直章

直曰直致曰直遂「直」前本無回互轉摺於其間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便有許多委曲周折之意看脚在人情世故上失却本體之直矣故夫子特舉以立訓

子曰巧言令色章

上是奸媚小人下是險毒小人總之立心不直者立心不直最可耻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顏淵季路侍章

心有所期之謂志今日之所期正他日之所行的根本故二子皆下个願字看此章不必論聖賢氣象之大小但看聖賢之所志俱是點太公無我之心真有與天地萬物為一體者

子曰已矣乎章

今人有過絕不為意恬然不見以為過也即見之便護短將去實無欲改之之心能見其過而能內自訟自怨自艾皆自此起便是有實改其過之心此世之所最難得者夫子下个已矣乎三字煞極望之之深

口不言而心自咎最改過之一機蓋悔悟深切則誠意所蓄自力為改圖之計纔一說出意思便消散了

內字要看得重

子曰十室之邑章

聖學從實地始然須實實有敏求之功始可造於聖賢之域今世多有忠信者而多不好學如夫子即如

有好田地而不耕耘以期其穫者也豈獨可咎厥賦

益

之殊哉忠信是人的實心有此實心益加學問去便

益充長而造於聖賢纔不學忠信便日壞了易曰忠

信所以進德也又曰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至至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四

便是夫子好學事

忠信訓美質非是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章

南面自有度此度却從心體之兢惕中出夫子許仲

子可使南面意正主此仲子質子桑伯子蓋舉異已

者一相証耳夫子曰可也簡是甚不然之辭仲子

因夫子一簡字發出居敬一段議論將帝王臨民大

綱領處說極肯綮非真有得於內養者不能為此夫

子曰雍之言然是然其居敬之論非有默契焉之說

可也簡若曰其人無可稱者可也其簡手即簡亦非

所樂與也

居與行相對居者一於是而不遷之謂書曰所其無

逸正居敬之說

居敬而行簡者神明之內奉持个匹夫匹婦或能勝

予之心而條章約束但崇寬大以養和平之福此其

為簡是帝王經世大道理大規模故說是可若居之

不敬而一於怠廢萬幾叢脞成何政體故說是太簡

凡為治者尚簡而行簡者未必知居敬仲子以居敬

之簡為可居簡之簡為不可則不獨知帝王惇大之

子特與之

南面不是君即方面之謂自古及今連帥尹牧未有

不南面以臨民者始因南面之許問伯子以自考繼因可也之語陳所見以自審若仲子者不獨有南面之度更有南面之識矣

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顏子一生是好學而學之大有得處在不遷怒不貳過怒於甲過於前等語較看得顏子淺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怒中節和

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矣稍有加焉即謂之遷不必其移於乙也易曰不遠復無祇悔元吉知有過矣復見之行即謂之貳不必其復於後也且犯而不校者顏子也安見其怒此所謂怒蓋自天理人情之所必有者而言非夫人之所謂怒也三月不違仁顏子也安見其過此所謂過蓋自幾微毫忽所未粹者而言非夫人之所謂過也要看得細

子華使於齊章

二事原非一時記者並錄焉然有深意取與辭受人之大節皆有个中正道理在一邊富不可繼而多與

則傷惠一邊寧有常祿而過辭則傷廉夫子所以並裁之非用財之說

釜與庾亦義所當與者如古問鯁之意若謂不當與不當益而夫子姑示其意則幾於徇人矣

子謂仲子曰章

按仲子之父伯牛也無賤而行惡事夫子之謂蓋偶爾言之也犁牛之喻語淺而意深凡為子者克蓋前愆便中宗廟之犧黍爾所生便是犁鋤之物當猛加惕勵

子曰回也其心章

三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仁是人心原合而不離者何以下个違字下个至字違者背而去言常在內而偶違之也與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違字同至者向而來言常在外而今方至也與我欲仁斯仁至矣至字同三月只是言其久日月二字相聯讀不分即如今稱時日歲月云爾夫子語意若曰回也克已復禮服膺弗失其心常在於仁而不違熟之即純一不已之地可勉也其餘大少存養工夫此心與仁斷續離合處甚多大約日月至焉耳矣全要操存涵養學顏回之所學今解三月不違仁却說三月一違仁解日月至焉却說或日而一至

或月而一至大夫夫子口氣

仁是心體原無一毫夾襖少有夾襖即謂之違此夾襖不必是私欲之累天理上着一毫意思便是人為便非心之本體顏子三月不違仁是其心之微有迹處要看得細

曰不違則其違者少曰至則其不至者多

季康子問仲由章

從政要當幾而斷要遇變而通要隨事而辦三子各有其一焉綽然從政有餘矣此果字達字藝字是夫子評三子之真考語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季氏使閔子騫章

看閔子論長府何等人品季氏却欲臣之吁嗟乎其不知量也閔子不抗不抑但令善辭以絕其復來之念真得孔子待陽貨家法

伯牛有疾章

顏閔而下即稱伯牛顏淵死夫子曰天喪予伯牛有疾夫子曰亡之命矣夫此命字即作天字看斯人也二句正承命字說斯人者所望以繼斯道者也斯人而有斯疾豈不是命子曰賢哉回也章

樂是心體心體上無一物常是快活的少有一絲之

牽便有一絲之累便不能樂顏子之樂不是樂道纔說樂道使多一樂字了夫子所謂不改其樂蓋說顏子常是此心體常常快活畧不見其有改耳註處之泰然句極妙添句不以害其樂却似有个樂在而不以害之了賢哉是贊詞養到常樂處直是何等涵養何等造詣故夫子深賢之

人人有个真樂人却有之而不知反尋外邊許多憂苦累其心夫子所以獨稱顏子

冉求曰非不悅于之道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五

子之道只在日用常行更無別的誠悅此道便進進自不能已安有力不足之理力不足生於其心之自止夫子曰進吾往也止吾止也正與此畫字意同

子謂子夏曰章

通天地人曰儒儒是學者之美稱夫子從儒字分別个君子小人出來只在此心之真偽間然自修真實有个為聖賢之心此是君子儒一般學問修為而其心不在聖賢上便是小人儒子夏入見聖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夫子恐其心之雜故斷說个為字無為字令其知所信守

子游為武城宰章

得人謂得行誼節槩足為一邑之表式者子游舉戚明只道此二事而其人之正大光明自有不可及處註動必以正二段語極佳

子曰孟之反不伐章

不伐要本其真心來之反全軍於既敗而獨策馬以自掩此其中心真有痛我師之敗績而不欲以功自見者故夫子特與其不伐之反之不伐不在自掩其功上奔而殿是實事馬不進亦是實事自處於馬不進不處於奔而殿是之謂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六

不伐若故意要掩便非直道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章

巧言令色君子耻之而非佞非美難免於今之世世道人心何如哉夫子斯言蓋傷嗟之極矣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章

道最切於日用動靜云為出入往來須更有不可舍者世皆舍之不由故夫子特將由戶二字提醒人莫由斯道則邪路曲徑不可勝言矣夫子怪而嘆之然有深意在

有謂此何莫二字與小子何莫學夫詩何莫二字同

是勸而勉之之辭非怪而歎之之辭

子曰質勝文則野章

質本體也文潤色也人只有此本體不加潤色覺不雅觀然所潤色要須於本體相稱若質而勝文一味朴陋鄙俗是野之無容儀者若文而勝質一味裝飾藻績是史之無情實者唯質為主文潤之而彬彬其相濟然後為華實並茂之君子然後應上二則字君

子不指成德之人說應上野史二字

抑愚有疑焉記曰禮有以質為貴者有以文為貴者此質文二字宜皆從外邊看故說偏勝者之同野史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七

而彬彬者之為君子若質訓做忠信誠慤文訓做藻績華飾忠信誠慤正是極好處豈同於史而不得為君子耶要知文質皆本此心來而質文之用自宜相濟而不可偏勝也此是夫子立言之意敢問之明者當世皆趨於文勝而思挽之者曰質而已矣故夫子兩評其失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此條本文甚明程註亦明而人殊不察失其本旨夫子若曰直者人之生理如孝慈仁敬父子君臣生而有之者也父之生也慈子之生也孝君之生也仁臣

之生也敬是宜其生於世而非幸者無此慈孝仁敬之理則失其所以為生而宜陷於死亡之地矣乃猶然生也而覩顏天地之間亦幸而免耳二生也字總一般學者不察此生也二字又不以幸而免三字反照講上句但只說得生理本直不知程子此句是會意解非正解上句也特為之辯正

罔訓不直也未當罔空也無也人只有此直理無此直理行尸走肉此人是个空的了故下个罔字不直是罔非罔是不直也亦要辯

此當與朝聞道章參看見人之生死不在形骸上只在道上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子曰知之者章  
知是知个甚麼知此天理也知之真便自能好好之深便自能樂然其間却有漸次生熟之等故夫子從知之者兩着不如字要人必造於樂而後已

子曰中人以上章  
此夫子為語上而言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此可以輕與人言哉必其人資質明敏學力將到一與之言可即會悟耳不然如對痴人說夢了  
究竟道無上下性道只在人事中先教從人事實地

做便是下學上達處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上下原非二理但就可與語上者語以形而上者下此只語以形而下者耳

樊遲問知章

務民之義二句一串說民義民之所宜行者鬼神奢莫昏默非人之所當知者但務所當務而不眩於所不必務便是此心之昭明不惑處故謂之知先難後獲上加仁者二字極有意凡欲為仁者隨其事之難者先用其力以為之而一切功利之可獲者付之無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心便是此心之純一不雜處故謂之仁不分事與心

知是心體上明白務所當為而不惑於窈冥此心纔明白仁是心體上潔淨先其所難而不計其功利此心纔潔淨

子曰知者樂水章

此夫子從心體中辨別个知仁出來故各自其意趣形容起而推極其體與效之不同知仁之心大較相同而一邊活潑周流的意思多故說是動一邊厚重凝一的意思多故說是靜活潑周流的心神常欣悅

而不憂厚重疑一的心神常貞固而不鑿故分別其受用處一邊較常樂一邊較常壽耳究竟知者仁者皆全此心體而不傷合一則謂之聖不可判然作兩項懸絕者論也

子曰齊一變章

夫子深有志於先王之道故深注望於齊魯自有周開國以來世稱太公周公然二國雖皆聖賢之後一則尊賢而尚功一則尊尊而親親其根基稍別其後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一振霸業日向功利夸詐上去一存禮教信義但唯孱弱而不振則其受病處亦自不同故夫子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蓋不意乎齊魯之亟變也他論而以至道之等差論深有意乎齊魯之亟變也他日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一變至道之思夫子雖至於衰猶不忘也

當時齊強魯弱夫子却如此云云何有國者繼世而後皆有受病處魯之病僅在衰弱而不振其元氣猶存齊承最勝之業功利深入人心外雖可觀要是強

陽之用事元氣索如也醫國者先視其元氣一劑再劑真有等分不可增減者

抑此章似專激發魯之克振者當時魯最孱弱論雖強者必首稱齊矣故夫子從齊說起若曰齊一變方可以至魯魯一變即可以至道則魯勝齊遠甚矣欲為東周直在一振舉間耳如此庶得夫子夢寐周公之旨敢問高明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其取類也小其寓意也大  
人與物有此名目必有其實意在即觚之一物言得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象斯得名狗名要責實名存而實亡可稱此名也手哉讀觚不觚觚哉觚哉七字起人多少自反自責之心

宰我問曰仁者章

然指從井救人說何為其然言仁者雖切於救人然必愛其身而後可以愛天下何為其至於斯也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莫甚於宰我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章

首二句一直說不對文散於天地人物原是心體之昭露君子從此博學之而皆約之此心求合於此禮



之恰好處則日用常行之間莫非大中正之則更何悖畔之有弗畔即是文禮之無畔不必增出一道字

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皆是此文不是虛套予反之此心原有天然不易之定則在是禮也是禮與文非二也君子博學於文事事求个實理總之不出此心之天則其所學之文即所約之禮日學而日約日與此禮相親切相合一故說亦可以弗畔從博學說曰文從約說曰禮從博約而一之曰弗畔聖門唯顏曾知此二字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十三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從曾子之守約來

盈天地間皆文也皆從心體中流出博學於文約到心體上去從此舉動皆與此禮為一更無內外彼此之別矣故曰弗畔畔田畔也田畔分內外彼此故夫子特取此字義以形容其合一處不宜作叛字解詩曰無然畔援正是此畔字

子見南子章

南子真是尤物子見南子與見陽貨之意同易曰見惡人以辟咎也不得已而見又不得已而發矢之之

辭

南子嘗以車聲麟麟知伯玉之賢况夫子之聖乎其欲見之者亦秉彛好德之心也

子曰中庸之為德也章

中庸二字不相離天下之物唯中為可常根諸天命人心之中而發之庸言庸行何有新奇之可觀詭異之可尚而天下萬世所共由者在是所不可易者在是真至極而無以加者而世之人率昧其性真乖其好尚而鮮能之已久是夫子之所為深慨也中庸是易知簡能之理非太過不及之說太過不及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十三

說不着德字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章

仁是心體養得此心體含多少經濟在然却不必一經濟得然後謂之仁也子貢以博施濟衆言仁求之遠而難至故夫子謂此事是堯舜所不能者而直告以仁者之心且示以實落下手處在能近取譬四字知得仁者之心而能近取譬庶幾哉心體可全而堯舜之經濟其在我矣子貢問終身可行夫子告以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正是此意

何事於仁事字指上博濟說語意若曰為仁何事於

此而此事亦何止於仁必也聖人能之乎然而堯舜猶有病諸也此聖字宜兼有位在

立達字虛虛說已立立人已達達人是徹上徹下語堯舜之仁亦不過此

仁之方便是為仁之事正應前事字

據子貢之意將謂博施濟衆猶未可以語仁者

立達雖就心上說然謂之立人達人便見之行事矣但只是隨吾力量所及不必其博且衆耳

立人達人不從外得皆自己心得之取已之心一壁

諸人而立人達人之念自益然流矣故教以能近取

譬

子曰述而不作章

記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夫子述而不作非以明自處讓聖而不居也天下古今道理本一自義皇

以至文武周公凡理之當說當做的皆已說已做了

夫子只合述而不作了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正是其述而不作處當深味信字好字

子曰默而識之章

道理原在吾心不在口耳不事口耳而獨契於心是謂默識從此向學信得道理精微而無厭心從此誨

人信得道理合一而無倦心此其無內無外無終無始無人無已道理打做一片非聖人不能何有於我者夫子望道未見真自以為不能非故謙而不敢當也

子曰德之不修章

修德講學徙義改不善總是作聖實實的工夫不可

終其身心已焉者也

凡事只今日有而今日可了者一了便可無憂修德

等事是日目的終身了不得的故曰是吾憂也

宜參三省章及孟子存心章看

此曰是吾憂也後曰樂以忘憂正相照

四語雖平首一句似較重蓋人心止有此德修德在

講學而徙義改不善皆進修之實事也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如也

申申天天便是居不容然欲形狀而不得故俱下个如字

子曰甚矣吾衰也章

夫子一生只欲為周公常接於夢寐之間道既不行而年又不可待故嘆其衰之甚不復夢見周公之久

與吾已矣夫之嘆同雖然不形諸夢而猶記於心夫子果未嘗一日忘周公也

子曰志於道章

此是聖門教條四者雖有次第然工夫並進不必粘帶相承亦不必截出末句但將志據依游四字踈踈與爽看志以向往言向往必於道據以執守言執守必於德依以親比言親比必於仁游以游息言游息必於藝道德仁藝總歸於心志道據德依仁游藝總歸於事心學者無日無此四事無日不勉勉循循以歸於一此是夫子立言之意非志了纔去據據後纔歸於一此是夫子立言之意非志了纔去據據後纔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十六

去依志道據德依仁已畢而後去游藝也弟子入則孝一章正與此章相同敢正之明者

子曰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讀書先須解字字一訓差將聖人言語通解壞了如此章自字是自已之自行是將奉之意上是進見之意夫子說人只是不來學苟躬將費禮而來吾未嘗無誨焉蓋發已之所以急欲誨人之意也時說却將首句俱解差了

有將束脩二字解作自檢束脩飭而來者甚有理

子曰不憤不啓章

憤悱俱本專志積誠來註訓憤云心求通而未得之意訓悱云口欲言而未能之貌極善形容啓如啓戶發如發矢乘其憤悱而一啓發之沛然時雨之化矣舉一隅不以三隅及又是一項人上是施之必當其可下是進之必顧其安

學必先有根基乃能承受憤悱由學者自家奮迅來三隅反由學者自家理會來所以可啓可發可復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章

夫子不是着意心體常定最中故發之自中其節耳註不能飽不能歌不能二字極發得夫子之意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十七

子謂顏淵曰章

大凡行的不能藏藏的不能行行矣藏矣有一分意思在皆不是唯是用舍行藏毫無留滯於胸中此方是時中首節要看二則字臨事而懼二句一串下懼不是畏縮衆之死生國之存亡繫焉自當待个競惕之心又須好謀到萬全處而却能成其謀不是空計筭此方是善於行師者徒勇而無懼心謀踈而無成功者皆不足與此大事

子路只恃已之勇謂可行三軍不知軍政有見可而進者有知難而退者其間毫髮不可差誤與用舍行

藏道理一般夫子夾谷之會有文事必有武備顏子從夫子於匡曰子在回何敢死則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又非子路之所與也

臨事而懼好謀而成二語一直下鹵莽的臨大事只在前向往全無懼心那曉謀而成有涵養的雖文備武備之兼足臨着事便生懼心如之何如之何謀畫到萬全處必究其成功這方是長子帥師徒勇無謀的成不得

子曰富而可求也章

夫子見世之慕富者舍所好以求之而不得徒自取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賤於天下故設以身處而發夾不當求之意辭氣極和平意思極委婉令人深思而解悟真是聖人之言如不可求如字非疑辭乃倒邊口氣言若求不得不如從吾所好也所好上看一吾字極親切有味

子之所慎齊戰疾

夫子盛德之至無所不致其慎而三者較尤慎焉故門人熟察而記之

三者非慎於臨時致謹於未事之前而尤嚴於臨事之際也

子在齊聞韶章

韶之美善夫子豈不知之而何至是其悅之甚嘆之深也曰黃虞之際上嘉久矣而未親睹其成於樂也一得於在齊之間悅遊於虞廷之上性安之動盪揖讓之雍容九官十二牧之趨跲百工庶績之允釐鳳儀獸舞之咸若神與俱焉而不知世之非虞天與游焉而不知已之非舜意欲揄揚不可得焉而不啻自其口出故記者狀其心三月不知肉味記其言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若曰夫子如何以為好三月不知肉味則與韶二矣如何以贊其美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也則所得於韶者淺矣此等處須大加體會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始得

夫子之心原有个舜在原有个韶在故一聞而契合之神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章

此章只重一仁字仁是人心人心只有天理在天理上過得去人心便安人心安處便是天理夷齊兄弟相避全是求合此心之天理終也各得遂去而遂其心之所欲欣然理順而心安更復何怨之有衛輶墟國而拒父全不顧天理人心如何故子貢舉夷齊為問直問到怨乎處夫子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而衛

輒事了然答問之際矣子貢真是善問善會

子貢資識極明敏衛輒之不可為已畧見之矣特求夫子一照勘耳觀其舉夷齊為問自見得

人疑夫子為衛君不為衛君子貢却問夷齊的心事識得夷齊心事便知夫子為不為心事矣

子曰飯蔬食飲水章

凡讀書須先會聖賢之意而體其口吻如此章夫子非甘貧賤而自樂也亦非輕富貴而不視也聖心之天常定而常能審也常定則蔬食飲水曲肱而枕吾過也吾適也而樂亦在其中常審則不義而富且貴

四書疑問卷之五

十

視若浮雲然而漠然無所與於我即此反觀大烹列鼎珍衣鼓琴吾分也吾適也而樂亦在其中非適而貧與賤吾安也吾將終身也亦視若浮雲然而不加欣戚於其內此方是聖人之心參飯糗茹草章看

樂亦在其中言此樂無時不在

樂在其中正是相安於義處視不義之富貴如浮雲正唯此樂之自得也

子曰加我數年章

易者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者也消息盈虛與時偕行進退存亡不失其正何過之有夫子於易韋編三

絕亦既得其精與矣而猶曰加我數年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可見聖人之心終其身欲立於無過之地他日贊易曰懼以終始其要无咎蓋不獨贊易亦以表已之心也

此不是贊易易者時也時中之道不易盡也五十而知天命而耳順而從心由五十以學易來進於時矣

子所雅言章

經是常道而詩書執禮最切於常行故夫子常言之先王作經以垂訓不過說到思無邪執中毋不敬夫子千言萬語不過要人思無邪執中毋不敬

重刊四書疑問卷之五

十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章

葉公之問其意不可知子路不對將益重其疑而夫子之行不表見於天下故自道為人之實以曉之夫子心體上常有一段奮發的精神常有一段自得的意趣精神奮處便忘食意趣到處便忘憂精神常奮而意趣常自躍如不知其老之將至益不特忘食忘憂而併其年亦忘之也要味忘字不知字云爾者無他之辭

分明說一生是學却不露出學字

蔡晉江曰聖人一身只是道理在胸中流轉更無別

項嗜好更無此子係累故能憤樂相因忘食忘憂而併忘其年

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時習是常憤而悅是常樂初無間焉者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章

夫子生知之聖更何待言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實實去好古敏求故自言如此二者字相呼應特緊嚴作義要發得此意出

好古敏求是夫子一生自信自為事

子不語怪力亂神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世

夫子所常語者是人所常行當務的怪異不常勇力自逞悖亂非法神道窈冥非人所常行當務的故不語及之

此神字即將亡聽於神之神昏昧窈冥人所不必求者

子曰三人行章

三人之善惡是活動的非必一善一惡也擇字內有分別故一從之改之皆是師書曰能自得師意正如此夫子此言只是教人隨時隨地當着思齊內省之意

吾心本善無不善師之云者特感激發動此心耳

子曰天生德於予章

德至於聖人其實可以自信故曰桓魋其如予何又曰匡人其如予何

天以主宰言既知天意有在而又微服過宋者此之謂善承天也

子曰二三子以我為隱乎章

及門之士類以言求而不以身體故夫子特發有隱之疑以示以無行不與之誨若曰無行而不與者是丘也吾無隱乎爾也無行而不體者是在二三子而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世

已矣可徒以言求而疑我為有隱哉

夫子說个行字分明對言語說體道原在躬行上用工夫只以言求不濟事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四字平乃為四教然先文次行又次之忠信便見博文要躬行歸到忠信上去

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章

此章專重有恒者易曰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天地聖人不過恒到盡頭處所以人立心為聖為賢先從有恒起舉世皆虛夸而

無實即有恒者亦難見其人故夫子特傷之

夫子雖思聖人君子善人有恒四項人其實弗克見聖而及其次因舉善人剔出有恒者來若曰誠得若人見之乎則其性常久不渝克全繼善之本而充養積累可造於君子聖人之域也奈何世亦難其人而孤我之厚望耶有無虛盈約泰俱泛言難手有恒句非能實方能恒之說舉世皆虛夸難手其有恒之人也

易曰繼之者善也善在人心本繼續而不絕有恒的心無間斷便可完此善而為善人進之而止至善便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可為君子為聖人故有恒是作聖之階梯世皆習虛誇無誠實之心難得乎有恒者故夫子深致思焉

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

不能不釣弋而不綱不射宿乃為聖人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章

此章重在真知上不知而作者不真知此理而妄作者夫子自信其無是也然此知却是德性之知無待於外求者一涉聞見擇識上用功便是知之次了學者須從德性上討求自己之真知庶幾作事不妄德性之知亦不廢聞見不廢擇識但要先從心體上

理會得自然之明覺隨所聞見擇且識之以為參訂之資則所聞見擇識皆吾心之故物是即所謂真知也

互鄉難與言章

此章原無錯誤學者但須認進退二字明白則語意自了矣進者進而來見也退者進之反也夫子因門人之惑先明自己的心事說吾一向與人之進不與其不進獨何於今日為已甚哉有一人焉索已以進正好取其索而與進之安保其往日而重絕之耶此語意極圓融而明徹此方是聖人矢口之文若將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人索已以進十四字綴在與其進也上下承進字索字兩開說文雖整齊然非聖人之文也非當時夫子答問之意也學者細讀本文數過自會得

子曰仁遠乎哉章

欲仁仁至欲自何起仁自何來有是人即有是仁仁是人的心體只為私欲一間此仁便喪失了纔一覺悟欲全之本體即為之旋復故曰欲仁仁至欲即是此心之覺覺即是此心之仁先儒有以覺名仁者正於此處見得此重看一斯字

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章

記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已司敗以異國之臣稱知禮於本國之君唯有知禮之對而已及其舉昭公非禮之失而議夫子之黨此復可置喙哉唯有引過於已而已此等處辭氣從容纖毫無失非聖人不能到既不以知禮之答為無過雖言有過而又不指其過之何如既不枉天下之公論又不失在已用意之忠厚真是聖人化工之言

子與人歌章

必使反之而後和之不平對重在上一段審聽而細章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其

繹必求得其善而後已此方是聖人取善之心也語與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一般樣

必使反之者欲盡其善故不即以亂之而後和之者喜得其善若彼唱而我和之也

子曰文莫吾猶人也章

言有文采不難須躬行上做工夫纔成个君子夫子曰未之有得必欲躬行而後已也

子曰若聖與仁章

人心體原無間斷止息無間斷止息便是聖與仁之子之心無間斷止息而一點學如不及教思無窮之

念常惕惕而不忘有不自知其已至者故自言若此然為之不厭諉人不倦則其實體已到純一不已處非勉強持循者所可與幾故公西華深歎其難學夫子自謂只好能如此公西華說正謂這學不到學不到處是聖與仁然却不必填入內

子疾病章

禱是持悔罪之心以祈神之祐者夫子平日兢兢業業敬畏天命惟恐得罪於天地有負於神明是無日而非禱也故曰丘之禱久矣

夫子天所生以主張斯文者安事禱為且自考其素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其

無一而不與神明合又安所事禱故不直拒子路之請而特以自表焉

子曰奢則不孫章

此夫子維世之論人一向奢便縱放於禮法之外一向儉便收斂到不成禮處然不遜與固則大有別矣與其不遜也寧固全是隄防人心之瀾倒以維禮教易曰束帛戔戔吝終吉正是此意

子曰君子坦蕩蕩小人長戚戚

君子養得心事好無絲毫牽絆窮通得喪無入而不自得小人心事營營患得患失一任處極樂地位却



尋許多煩惱出來

坦蕩蕩長戚戚六字描寫君子小人一生心事殆盡

子溫而厲章

此通是記者形狀之辭夫子太和元氣流行於四時不自知之也

此將厲字不猛字安字形容夫子之溫之威之恭之妙非兩相對待以狀其陰陽之合德也

子曰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章

論德必原其心人心體原潔潔淨不染塵垢纔一狗利近名便損却此心之本體不足以語至德泰伯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文

當商周之際唯恐其及已而逃之雖以國讓實以天下讓而讓之固者民無得而名焉天理合如此吾如此而行之初不知天下之為利亦不顧其身之隱而名之彰與否何如也心體潔潔淨淨不染塵垢原一天命之本體是之謂至德

夫子稱至德者二人一曰泰伯一曰文王是二人者皆能明君臣之義於興衰升降之間其所繫於世教者不小而究二人之所為唯有一心焉紂吾君也吾事之而已天下殷之天下也吾避之而已事之避之不能吾用以為愧而事一避之之外毫不與關於

吾心是則其所謂盡乎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故夫子皆特以至德稱之

有說泰伯只是讓國天下云者國與天下通稱耳是不然夫子說天下端的是天下

文王知事殷而已武王之伐紂所不知也泰伯知避

殷而已其弟之子孫之取殷所不知也是二人之所為至德也若云泰伯知太王有傳位季歷之心其後

可以取天下而特讓之身雖隱猶與其謀也是為不

忠如已為讓國事而任其弟與弟之子孫取殷之天下是為不義不忠不義不容於名教而可以至德與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文

之乎即太王翦商語詩亦推周之所自興耳後儒遂信為然而實言之不幾於誣聖乎

子曰恭而無禮章

此禮字不當作節文看即天理二字天理是心體心體上該恭此便是中適之恭心體上該慎此便是臨事之慎心體上該勇此便是必往之勇心體上該直此便是無害之直四者不約之天理上不中天理之恰好處恭病於夏畦慎畏於首尾勇逞於撫劍直證於攘羊勞蕙亂絞其所不免矣大抵禮字總是此心之天理

君子篤於親節

自天理論親便當篤厚故舊便當不遺棄此民心所同有者在上位君子如堯典之親睦九族如周書之時庸展親如周公命魯公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此方是自處於仁不偷薄處民心同此天理誰不興於仁誰肯自處於偷要在上之感發之耳此要着二則字感之即應真有捷於桴鼓者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章

曾子一生學問在於守身孟子以事守並言舉曾子為則蓋曰善守身者必如曾子而後可也啓予足啓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辛

予手下隨引戰戰兢兢臨深履薄之詩謂已之體受歸全實在此心之兢惕來而今而後吾知免夫一息尚存猶恐其身之不免也然是何等持守言盡復叮嚀小子則不獨以守身自幸而又以其守成就後人子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曾子直恁能習能傳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章

道者自道也須自家理會故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若

有司之事不消自理會得故君子不貴焉

動容貌斯遠暴慢矣這纔叫做道是君子所貴乎自

道者下二句倣此

孟敬子想是不留心於大道的人故曾子以所貴乎道者三語之道具在人心容貌顏色辭氣皆根心而發此心之精神一不到便暴慢不信鄙倍去須教精神常貫於其中一動容貌就要遠鄙倍緊緊只在身上就要近信一出辭氣就要遠鄙倍緊緊只在身上着力不放些子空罅若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非所當貴者舉所不必貴益見所貴之在此三者也

道只是一个切於身有三事故說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三句要重看一斯字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三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章

以能問於不能數語氣象何等渾融分明是聖人忘已事類于一生克已復禮直欲到此而後已故說嘗從事於斯

以能問於不能不知能之在已也以多問於寡不知多之在已也有若無而何嘗見已之有實若虛而何嘗見已之實此四句宜平看

此犯字下得極妙十分通是人不是方謂之犯若人有九分九釐九毫不是已亦有一毫不是已與彼俱犯矣

犯而不校者只見天理而忘計較於胷中也若但無計較於外如謹愿者之包容以示厚便非真聖學矣大舜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烝烝人不格姦正是此五句

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章

上三句一氣說下歸重臨大節而不可奪一句托孤寄命是天下極難的事中外危疑不相保顧上下觀望不相統一甚或說邪交構於其間變亂不可豫測此正是死生利害一大關頭於此處見得分明持得堅定誠與才合擔當在我不可奪此豈尋常勉強湊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三

洎得來其養完其詣到其操貞慤而不渝非君子不足以與此也不即說君子先着一與字後着一也字以決之直是樂與之深

聖賢重節不重才本文托孤寄命俱着可以二字臨大節而不可奪獨着一也字註其才可以輔幼君攝國政其節至於死生之際而不可奪着至於二字俱是重節之意

求其人伊尹周公是也霍光有慙德矣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章

此曾子責成於士意要先看一仁字仁是人的心德

天地由之以立心生民由之以立命者士君子不將此身擔當負荷誰其任之而任之少有間斷歇息不到盡頭處亦終是不了的事業夫士也藐然一身却任許大事而在世一日一日此重任不問或窮或達為君為相為師徹頭做到盡底處更不放懈此是聖賢終身究竟大事業非真聖賢不能為非弘毅不能勝

看仁以為已任死而後已便見任重而道遠看任重而道遠便見士不可以不弘毅弘是心體之廣大高敞無有限量處毅是心體之強忍堅耐無有歇息處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三

無限量到無歇息是為弘毅毅即弘之有終也道遠即任重之歛尾處非二事

子曰興於詩章

興自吾興也立自吾立也成自吾成也於詩於禮於樂不過發動所由耳夫子見詩禮樂足以為學之資故着如此說非謂人之興立成專靠詩禮樂也

六經皆有資於心學而詩禮樂為要故夫子特舉之而言自有次第耳若必曰學之初學之中學之終則詩禮樂之教有淺深而人之窮經必分年以漸進耶要看得活

子曰民可使由之章

此專於民字討分曉治民者孰不欲使之由使之知然日用而不知者百姓也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亦順之而已矣不然而強使之知如此民何哉

子曰好勇疾貧章

書稱有容有忍貧而能忍何至於亂疾惡而能容亦何至於亂好勇疾貧全欲以血氣勝天不能忍者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全欲以意氣加人不能容者也奚惑其生亂致亂耶

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三

世負才智者往往自視太高有驕意自挾持自珍秘有吝意不知此个意念不可有纔有此念便視人不已若唯恐人之若已只任己意做將去不顧天下國家其為害不小故夫子特謂其不足觀

周公之稱於天下公孫碩膚勤施四方而已經綸制作特其餘事耳

子曰三年學章

聖學一為要此心不一所學謂何三年學魯不一至於穀是之謂直修之士非以在外為輕重者可易得

乎哉三年言其久至到也不必作志字

子曰篤信好學章

此章遽視之文義若近於散漫而意思特為緊嚴通章重首二句首二句又重好學善道四字而好學善道其意却又相承夫子語意若曰世上朴實頭的人皆能篤信而向不知學則見理不明篤信到底的人或能守死而不學不知道則雖死亦無益於世篤信須教好學守死須教善道方可凡人歷履無常邦之危亂天下之有道無道貧賤富貴之交動關吾身之生死利害此皆有个道在而不可不學者入危邦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三

陷於危居亂邦而與其亂天下有道而不見無道而不隱邦有道而貧且賤邦無道而富且貴斯道之謂何此等處皆須好學始得危邦不入以身履其危亂邦不居不以身死其亂天下有道則見不敢獨善其身無道則隱不敢自棄其道邦有道而貧且賤耻無所建明於時邦無道而富且貴耻徒縻利祿於世是皆好學者事而可以善其道者故夫子一一指示之鄙見如斯未知是否敢正之高明

舊說首二句是學守之事危邦不入以下說唯有學有守者能之愚竊以為不然者學學之終身守守之

終身原無窮盡時那裏見得學守已足了然後去如此做且危與亂分明承上守死句來見得入危邦居亂邦如此守死亦無謂須教善道始得下文有道無道又承此危亂來若說危亂之間有道無道之際皆吾身利害所關皆有个道在不可不學者於此危亂有道無道之時必討个分曉不冒入不妄居不徒以隱為高不徒以仕為通不終湮沒而無聞不終苟且以貽議此皆篤信者之所當有事而不可不以道為歸者夫子教人只是一个學而其所為學者只是教人善其道故敢妄陳鄙說於前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去

篤信守死極難須教安妥貼貼與道相安乃為善道篤信好學方能守死善道守死有不善道者皆學之未至也要善道須先篤信以好學

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此位是卿大夫之位居其位則參贊廟堂謀議國政其宜也不在其位而與其謀是僭妄之所為也所以君子素位而行思不出其位

謀計謀也計其善否興革而見諸行也故唯在位而後可若孔子之答丘賦問子之論長府是議也即不在位亦使得

子曰師摯之始章

當時師摯已適齊故着一始字亂即今楚辭中亂曰之亂是樂之將終奏此一段以詘其韻者夫子語太師以樂其可知師摯留心於正樂凡奏之清廟奏之明堂必亂以關雎而洋洋其盈耳蓋關雎是風教之端王化之基樂終亂以此章不淫不傷之辭優游於一唱三歎之後而聽者不覺其神融而心醉是所謂樂正而雅頌各得其所者故夫子追思歎美之凡朝廷之典章宗廟之功德原皆由宮壺出樂終奏此以詘其韻蓋原其始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去

子曰狂而不直章

狂侗恠恠是氣稟之偏然狂的人本等直侗的人本等愿恠恠的人本等信皆各自有好處說是狂恠恠恠失却本等好處是託其名而非其質者也如何激勵裁抑引誘化誨以歸於成夫子曰吾不知之矣蓋深絕之之辭

託於狂實奸而巧託於侗實獯而薄託於恠恠實詐而偽此豈性之所稟乎抑由於習之所為也生稟尚可教誨氣習便難理會了

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此二句皆以心言一串說學以致乎其道其趨之也若赴若追既如有所不及矣而孜孜汲汲猶恐終無以究其歸蓋如不及者必欲求其得猶恐失之者恐其終不及也此統是狀學者之心如此非既得而恐其失也如字猶恐字大宜體會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與焉

巍巍者超然物表之謂凡人見得勢分大便為壓倒在下舜禹匹夫有天下未嘗以此動念若無與於已者然此其心超然於萬物之表豈尋常為所壓倒者可比倫哉故夫子獨以巍巍稱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三

舜禹非是小天下心體上原不加一物舜禹只是此心體有之亦不與無之亦不與耳

子曰大哉堯之為君也章

此通贊堯之為君本文原無一德字巍巍乎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只以君道言便了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乃統天又曰乾以君之論君道之巍巍莫過於天而堯曰如天曰廣運實與相為準則然凡此生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蕩蕩乎無得而名之即萬物生長於大造之中而不知天之所為意巍巍乎其有成功也二句就蕩蕩乎說下凡君天下者皆有成功皆

有文章惟堯巍巍乎其有成功即天之時行物生莫過於斯而其功特不可名也煥乎其有文章即天之昭回光被莫過於斯而其文章特不可名也君道莫大於天而堯與天同其大故曰大哉堯之為君難名正見其則天處巍巍乎成功煥乎文章正著其所謂難名也

自古有君而夫子考鏡千古自堯始史稱堯曰帝德廣運曰其仁如天曰不識不知曰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其文實其事核夫子綜約其詞冠大哉堯之為君一語說巍巍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見其誠廣運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三

如天也繼云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見其誠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也又云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見其誠光被四表而格于上下也總贊堯之為君獨冠千古而稱大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章

此章非並美周家才德之盛夫子原是論才於周而因及於德論武所得之才而因及於文蓋曰揖遜遠矣周之德無愧焉而濟濟多士不得輔治平僅以戡禍亂則其所遭之不幸耳其意致特深首二條要看一治字一亂字

論才必稱虞周夫子觀周之才見才之難若曰我周人才僅一讓於唐虞之際可謂盛矣而猶不滿十人之數才誠難得矣若有天下大半而克終臣節周之德誠有足嘉者

三分天下有其二只形容天下歸心者大半耳以服事殷服字極妙文王自守臣節不論事勢其事殷也若衣之附體者然此為至德

夫子周人也舉才難一語論周之才可並埒於唐虞又因論才揭周之德能媲美於堯舜看周之德一句自見得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罕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雖似不足之詞然由唐虞以來無如其盛則夫子稱周之本意也

子曰禹吾無間然矣章

天以天下與人原付托以宗社民人之重而不徒崇其口體之奉為君者纔一萌驕奢之念便自為崇奉計而不顧宗社民人之重其所可議者實多禹自荒度土功以至於為帝只躬自儉約而盡其所為事神者盡其所為治民者此於人心道心處辨之惟精而守之惟一允執厥中纖微毫髮曾莫可得而訾議之故曰吾無間然

夫子贊禹在躬儉約以盡為君之道非豐儉適宜之說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此只照註解為是有說子罕言利句與命與仁句言夫子罕言利唯與其樂天知命者唯與其安土敦仁者二與字却有下落

達巷黨人曰章

孔子一以貫之原不是博學黨人以博學無所成名稱孔子之大非矣故夫子特承以執之一字此執字即允執厥中之執執簡以御煩原只是一以貫之執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四

射執御云者不敢當大哉之稱特示以有所執云爾敢正之高明

子曰麻冕禮也章

此當看儉泰二字冠服本禮之一節而今也純儉較勝於華靡者之趨故夫子從眾為之君尊臣卑自天地以來未之有改今拜乎上泰然無復忌憚豈臣子所宜有哉雖違眾吾從下夫子蓋慎禮之防不使天常人紀之一朝墜也

儉是由華靡而儉約泰是由敬慎而驕泰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

先事而臆想曰意未事而豫期曰必當事而執滯曰固已事而牽留曰我此四者俱無原是心之本體聖心空空洞洞如太虛之無物故絕無四者之累

子不語子罕言子所雅言子以四教子之所慎皆記者之辭記者各隨其所見書之未有如記子絕四者之直見其心也

子畏於匡章  
夫子一身關斯文之興衰斯文興衰天實主之匡人如天何

不曰道在茲曰文在茲者斯道自古迄於茲昭如日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星原未嘗蝕且晦也曰文在茲正見斯道之決不泯滅耳此是夫子之自信處

太宰問於子貢曰章

此章說者紛紛愚請只以三語槩之太宰疑多能是聖子貢謂聖又多能夫子不居其聖說多能非君子之所尚

固字應者與二字將字即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將字太宰知我節夫子意若曰太宰謂我多能其知我乎吾少也賤故多能此鄙事耳乃君子則奚貴於多能哉此總明多能之不足尚耳非以太宰子貢相並論

也君子二字正替出一聖字

女以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言外便有一以貫之意

子曰吾有知乎哉章

空空如也最難認認是夫子則前已云無知矣何復云空空且曷云我叩認是鄙夫則鄙夫安得空空且彼方問我我曷以叩諸細思之其所問之理乎凡問一事一理空空懸在我前而其中是非可否始終本末無不備具我於此一叩發而竭示之是叩其兩端而竭焉蓋隨所問以啓其知非先有知以待其問也若此體認空空如也似較有着落我叩其三字亦分曉照吾有知乎哉無知也亦較有呼應敢問高明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聖

子曰鳳鳥不至章

聖人之心未嘗忘天下鳳至圖出明王庶幾一遇焉而卒莫之見也吾已矣夫蓋嘆其道之終不行耳

子見齊衰者章

聖人之心活潑周到有觸斯通繞一見齊衰者冕衣裳者瞽者此心即便觸發必作必趨不期其然而然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也正於此等處見得



雖少之少端的是少字

顏淵喟然歎曰章

此章或以顏子學既有得而歸功於夫子或以顏子始終歎聖道之難愚皆以為未然莊子云顏子步亦步趨亦趨後儒遂因之謂顏苦孔之卓不知夫子之道是天下公共的顏子豈粘定學夫子之道顏子一生只是个好學好學者必求造乎其極而後已仰之彌高四句只形容初間學無入頭下手處光景如是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則有可入頭下手處矣所以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

四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四

卓爾到卓爾處分明只在眼前而欲從之為一却又末由學誠不可以速化力求而勿忘勿助終其身有不容少懈者此顏子自叙其所為學者如是也恐非歸功夫子之說始終歎聖道之難之說高明幸一裁訂焉

學有个大頭腦不得頭腦茫茫洋洋從何處下手仰求而莫可及故下彌高二字鑽研而莫可入故下彌堅二字瞻視而莫可即故下在前在後等字此通假借形狀之詞非真有个高堅前後在也今以無窮盡無方體形容是真說有个高堅前後矣殆非也

循循二字只勉勉循循之意非以教有先後之序為循循也博文約禮原無先後之序

凡散見於兩間者皆是文而皆具在吾心體中從外面一一理會總反約到心體上來心體上原有个大中至正之則在故下个禮字二我字下得極妙文與禮皆我所固有者夫子循循善誘只是一指點之爾視聽言動之所及是文而非禮勿視聽言動是禮行夏時乘殷輅服周冕樂則韶舞等是文而皆由此心之經綸是禮文禮非二物博約非二事

既竭吾才才字即孟子非才之罪才字所性之作用

五

五

也文禮我固有之故竭所性之作用敏求去

不獨曰卓爾曰如有所立卓爾散見於兩間者即其統會於心體者統會於心體者即其散見於兩間者活潑潑地更無內外之別視前之高堅前後大有運庭故着如此說

雖欲從之之從即從心所欲之從如有所立卓爾已見得此理活潑潑地具在眼前而欲與之為一欲即用用即體却又無可由得蓋所可事者才而功深力到以俟其自化則非才之所可竭也顏子於此處見得明說得懇直是何等學問

從博約之教會得道體皆具於心無內無外分明若  
在眼前矣然要即心即體欲即用體用合一無間處  
一時却未能即詣得且無可着力為也故曰如有所  
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此數語顏子自家畫出  
一箇體道的心來

子疾病章

聖門只惡一欺字欺便無所不至矣吾誰欺欺天乎  
蓋深病其欺之無所用也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章

此通是借言子貢意夫子之樂行也故着一求字夫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子之意亦欲其樂行也故應一待字然待與求相去  
甚懸絕矣

子欲居九夷章

此即乘桴浮海之意君子居之何陋之有不必說所  
居則化如此則傷中國矣但君子自居之耳彼之陋  
於我無與也

子曰吾自衛反魯章

樂與詩非二事樂必奏詩詩必聲樂雅論治體聲之  
朝廷頌揚功德聲之清廟樂不正雅頌安所附而鳴  
雅頌不得其所樂亦何自而正此二句宜串講通章

要發然後二字見前此新聲代作雜亂無章此方正  
而得所

當時歌雍舞佾者紛紛故夫子特先正樂

子曰則事公卿章

只為人看得事體易所以不能盡道如此章人皆曰  
此常事耳夫子何不任諸已噫亦易乎其言之矣事  
公卿如請共薦樂事父兄如祇載克恭勉喪事如曾  
子問喪大小記不為酒困如酒誥賓筵此豈易事也  
乎哉事愈卑而意愈切語非是

子在川上曰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此不必說是水亦不必說是道聖人心體中渾然一  
道體故觸於目者無非是物也只就逝者說便了逝  
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作一句讀

逝往也流行也天地之化流行不已故夫子有感於  
川流發逝者之歎要之天地間四時之行百物之生  
皆此逝者之如斯也要識得

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

好色之好全在人所不見之地好德者能於人所不  
見之地着實用功此方是真好德者故夫子未見其  
人

子曰譬如為山章

上止字與進字對止者止於此而不成也進者平地進而為山也精神全在吾止吾往上

大抵學者精神須教常奮發然須徹頭徹尾無少懈怠間歇方是精神銳始而懈終卒歸於無成為山掘井之喻可為三復

子曰語之而不情者其回也與

聖學只在身心上用功並不在言語上語之而不情者實自家去體認做畧無懶散懈怠意此方是真實學者故夫子特稱之

章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吳

宰予之寢冉求之畫子貢之息總是一情字要不情只在自傷此心之精神耳

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是其語之不情處

子謂顏淵曰惜乎章

此進止二字正照為山章看方進而未止全由真實好學來

子曰苗而不秀者章

苗而不秀秀而不實非專由地之肥磽時之水旱也大抵只是人事欠培根本勤灌溉是第一工夫

子曰後生可畏章

此通是激勵後生語後生可畏端為其來者不可料耳若年長無成亦不足畏矣無聞之聞是聞道之聞非聞譽之聞

朱子曰勿謂今日不學而有來日勿謂今年不學而有來年日月逝矣歲不我延嗚呼老矣是誰之愆與此正相發後生宜日誦之

纔說可畏就說不足畏後生寧無惕惕

子曰法語之言章

進言者其心實實要人好聽言者實實心改而心繹之此方是真聽言者若只從而不改悅而不繹不過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四

感發於一時聽聞之際於身心上全不理會與他說亦沒幹夫子曰吾末如之何又着已矣二字言終無可用其力也此言煞甚激發聽言者之心

改是心上亟圖而改之之謂非外面僅改而已也繹取抽繹之義抽此頭緒細細去尋繹便有奮發改圖意在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章

此上句形起下一句見得匹夫若一立志有必不可奪者不可奪方是志可奪不是志士君子之志須猛厲激烈萬分不可奪始得

子曰衣敝緼袍章

見得外物與我無干然後學有進益所謂不伎不求何用不臧也然而身心體驗處却有無窮事業在龜龜虛心以求之常恐其猶未足也可曰不伎不求而已乎故曰是道也何足以臧此足以二字宜深味性命道德之精完完全全體備於我毫無餘歉焉方謂之足

心體要灑落不粘帶尤要虛冲不盈滿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與子路之忘外也是道也何足以臧進子路之虛中也總之皆是教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平

何用與何足正相照不伎不求則可以進道故曰何用不臧終身誦之則不復能進於道故曰何足以臧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彫也

世多隨時俯仰改柯易節甘與草木同臭腐唯君子亭亭獨立於危亂之秋處之彌艱守之愈固而天下卒賴以維持其樹立不小故夫子特以歲寒松栢形容之

然後知三字宜發揮後彫者不彫也

疾風知勁草烈火知真金歲寒知松栢總之真誠者耐久而不變

子曰知者不惑章

人心體本自光明灑落無障礙無牽繫無委靡退怯只一有所蔽焉便惑一有所繫焉便憂一有所憊焉便懼耳知者仁者勇者所造雖殊總是於心體上無累故夫子各各言之似非次第之說

子曰可與共學章

權不與經對學而適道的到立之既定後一種圓融活潑之妙從中而出不知其然而然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此方可以語權

易論九德終之曰巽稱而隱巽以行權稱而隱是曰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五

行權權是聖學之時中處可與者可與之也不可與即不可輕與之意

學須要適道卓然於斯道之中是之謂立融然於斯道之中而隨機應變圓通不滯是之謂權學必至此乃謂之真適道乃謂之真立故夫子從共學處直說到權而止六句相連直說下

孫淮海曰權者聖人大中之學也所謂道也學者學此而已適道者適此而已立者立此而已至於能權則與道為一而大中在我矣故學以權為準不造於能權之地則所謂共學所謂適道所謂立亦徒焉而

已也此言極有理

唐棣之華章

書曰思曰睿睿作聖睿者靈明之透露也思則一點靈明自透露出來雖千萬里之外一注想即到千百世之上下一念及即徹初無障隔壅蔽故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此二句只反詩辭而一點醒焉泛泛說為妙

孔子於鄉黨節

恂恂如也二句一串說下便便言唯謹爾亦一串說下記曰父黨無容又曰在朝言朝在廟言廟在鄉黨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合誠信夫子只一味誠信在宗廟朝廷合敬恪夫子只一味敬恪此誠信敬恪之形於言貌皆非着意為之盛德之至動容周旋之自中耳曰如曰似曰唯曰者曰爾皆是形容擬像之辭便便言唯謹爾者想其便便之時唯有此謹焉爾

恂恂如也與唯謹爾對似不能言者與便便言對

朝與下大夫言節

言一也而剛直和諍不同事上接下宜爾也踧踖如象其不遑啓居之狀而與與如又象其踧踖之中適不平對

君召使擯節

首節是承命使擯事中二節正為擯事揖所與立與趨進對末節是復命事

古者相見之禮主有擯賓有介賓傳命於上介上介傳之次介次介傳之末介末介傳之末擯末擯傳之次擯次擯傳之上擯上擯傳之主人然後賓主相見入公門節

入門而立而行而過位而升堂漸近於君而敬益至出降一等而沒階而復位漸遠於君而敬不忘

執圭節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聘以將君命非敬無以謹聘問之禮聘以達君意非和無以展聘問之情

圭君之圭也聘問鄰國君之命也執君之圭將君之命奈何弗敬

以上門人狀夫子之容貌每看一如字見夫子之動容周旋中禮有不能擬諸形容之妙

君子不以緝緇飾節

齊服練服之飾不以為常飾間色不正之服不以為常服夏之葛必表而出冬之裘必裼而稱襲裘見長短之度居裘見溫厚之宜無故必佩別於喪裳必殺

以別於朝祭非弔服不行於弔非朝服不服於朝聖

心之化裁亦畧見於裳服間矣  
裘之上加單衣以袒裼見裘之美曰裼加全衣褰襲  
於裼衣之上以充蔽其美曰襲玉藻曰裘之裼見美  
也服之襲充美也

齊必有明衣節

此條要看數必字蓋聖人無不謹而於此尤加謹焉  
故曰子之所慎曰齊

食不厭精節

此條要看數不字食不厭精謂其能養人也膳不厭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五

細恐其或害人也食饘而餽一段皆足以傷人故不  
食割不正二句不正不備皆苟也皆不食食以穀為  
主則不使肉勝食氣酒為人合權則不為量以及乳  
沽市之不食必求其精潔薑之不散常通其神明食  
之不多不至於貪饕祭於公不留其惠祭於家不廢  
其餘當食不語當寢不言而存心之不他疏食菜羹  
必祭必齊而報本之致敬此皆聖人之觀順養正處  
孟子曰飲食之人無有失也則口腹豈適為尺寸之  
膚哉正是此意

席不正不坐

正不必拘定方所東西南北皆有个正位在  
鄉人飲酒節

記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居鄉尚齒不俟  
長者之出何以齒教天下居鄉尚禮不伸朝服之敬  
何以禮教天下

問人於他邦節

問人再拜而送如親見其人也饋必拜而受如親承  
其饋也未達不敢嘗以致其謹必告之以見其直總  
見其與人交之誠意

廐焚節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五五

天地之性人為貴廐焚不問馬而問人聖人之心同  
天地矣

君賜食節

有承君賜之禮有侍君食之禮有蒙君視疾之禮有  
趨君命召之禮種種周旋曲中總之所謂事君盡禮  
也

東首固是受生氣然臣子侍君父之側自應東面站  
立此儼然侍立朝班之禮也故於加朝服拖紳上著  
東首二字

入太廟每事問

入太廟每事問於二論中為重出於鄉黨一篇少不得此一段

朋友死節

死無所歸則殯不以存沒二其心饋非祭肉不拜不以貨財加於禮

寢不尸節

一寢息而情慢不形一居處而展舒自得狎必變襲必貌謂其見之異常凶服式負版式謂其事之足重敬主人之禮不敢怠荒敬天之怒不敢戲豫

升車節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五

方升車立與執必致其恪既在車指顧言動不愆於儀

色斯舉矣節

鄉黨一篇門人自履歷起居之大服食言動之微一一詳記之畫出箇孔子與人看亦已足矣色斯舉矣二節却何為綴其後此非錯簡也此非漫綴也履歷起居服食言動雖皆孔子盛德之形容而一段精靈變化若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者全在仕止久速之惟時未嘗畫得出今綴此二語舉言乎其止也集言乎其仕也斯言乎其速也後言乎其久也合而言之

言乎其時也故緊承時哉時哉語門人蓋有深意存焉孟子獨會得之故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又曰孔子聖之時也故愚嘗為之說曰鄉黨一篇摸得孔子一箇影色斯舉矣二節畫出孔子一箇心

山梁雌雉時哉時哉似証上翔而集子路共之三嗅而作似証上色斯舉然總之則重一箇時字也

學而章是孔子自募的小影志學章是孔子自叙的年譜葉公章是孔子自贊的行實莫我知章是孔子自表的心事此一篇是門人模擬孔子的行狀先儒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五

五

云鄉黨一篇分明畫出个聖人鄒東廓云只是精神命脉不曾畫出愚曰容貌辭氣即精神命脉之所發也凡居鄉居家立朝出使接寮家處朋友受賜受餽飲食衣服起居動止至微不至可忽處原各有个天則在夫子不待稱量不待安排布置恰好與天則合着此何以故聖人心體明淨圓融流動活潑無纖毫塵埃於其中從此靈竅中透出來種種皆天理之妙孟子論聖之時直推到智巧處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可謂窺見聖人之心體矣况此二條畫出夫子一箇心與人看孰謂精神命脉不曾畫出耶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子曰先進於禮樂章

夫子一則曰吾從周一則曰吾從周此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正說吾所以從周者在此蓋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而用之家國天下要在文質彬彬若一於華靡而無實與演戲者何異夫子斯言全是挽回世道人心復還於古

抑首四句原非時俗語夫子若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先進於禮樂亦可謂不鄙矣而周末文勝猶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嫌其為野華飾之靡靡不知將何底極夫子特傷之故先就時俗以立論而自決其所從寧野人而存其遺母君子而致其飾他日序易曰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亦從先進之思也首四句是時人之意非時人之論觀起語但稱子曰字面自見得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章

德行者充養完粹而表裏如一言語者資識明敏而辭理特優政事者才猷練達而克堪幾務文學者理致精研而溢發華采各二字相連不分析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章

聖門有不能疑問相長者有能疑問相長者然未有相悅以解如回者故夫子特表之二句一直說下無其辭若有憾焉意參吾與回言終日章看自見非助我是實話凡論道理有問難處更發一番議論豈不是助顏子言無不說便如江河之浸膏澤之潤油然而已何能發得夫子之議論然無言不悅能獨得夫子之精蘊却勝於助我者為多矣

子曰孝哉閔子騫章

閔子之父母昆弟何如也父母昆弟稱之而人且無間言斯誠孝也已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此全是一段精誠感透故内外畧無間言

南容三復白圭章

南容世室之胄也三復白圭而他日以羿奡禹稷問則其人可知矣

季康子問弟子孰為好學章

聖門學者多矣顏子而後豈遽無好學者好者心誠求之之謂欲罷不能既竭吾才請事斯語進而不止及門一人而已

顏淵死顏路請子之車章

顏路之請車愛其子也而不知所用愛夫子曰鯉也



死有棺而無槨吾不徒行以為之槨視回猶子矣是之謂善用愛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喪回曰喪予而再呼天而自悼何痛之深也夫子一身道統所繫而可傳托者唯回一人人有克家之子不幸夭喪是天之絕其身也是夫子所謂天喪予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章

哭之慟而不知且曰非夫人之慟而誰為即天喪予之意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君子愛人以德不愛人以過厚夫子痛回之深而不與車以為之槨且止其厚葬而引咎以責門人斯之謂愛人以德

事予猶父全在以道義事夫子上見得

季路問事鬼神章

此非拒之而不答也教以實地用工夫耳人鬼死生初非二理着實於事人處討求分曉綱常倫理惇叙不違豈不能事鬼着實於生處討求分曉盡性踐形歸全無歉豈不知死道理只在眼前工夫當從實地上做子路一向忽易闊畧故夫子教之如此

事鬼者即其所以事人者知死者即其所以知生者此非但事有次第不可凌躐而此理之相通真有不

容隔者

閔子侍側章

道體甚重大非剛毅壁立磊落英發氣象不能擔當負荷故夫子於羣賢之閭閻行行侃侃有深樂焉其取狂狷亦是這意思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即此可想見行行如也氣象矣讀作去聲曰子路之氣象者大非

子樂樂箇甚麼夫子心上只有傳道一事羣賢皆負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任道之器其樂如何然子路行行有不得其死之理夫子又深為之懼蓋得一箇夫子不勝喜而又唯恐失却一箇也

魯人為長府章

國家興一役勞民傷財所關不小聖人於易之革曰已日乃革曰革言三就蓋其慎哉魯無故更新長府秉國者曾不為慮閔子感憤言之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此非從容商度之辭若云仍舊貫如此有何不可而必勞民傷財之若此也此是斷決其必不可為意故夫子特與之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蓋深與

其言切中魯事而柄魯者當聽之而不必為也

載觀魯論聖賢無非為魯計存饒羊之供定盍徹之賦寢顯史之謀請陳恒之討止長府之役皆經國之大者使魯悉聽之告朔復而歌雍舞佾無僭擬矣什一賦而丘甲田賦不復作矣征伐出於一而公室無四分矣亂賊討而聲勢相倚者破膽矣工役省而國不患貧與寡矣魯其東周乎獨奈何其弗聽也

子曰由之瑟堂

田之瑟云云夫子只病其氣質之粗將使自反文之以禮樂非斥之門牆之外也門人却認錯去了故復

重訂由書疑問卷之六

五

曉以升堂入室云云

堂室本是一家由高大處用精密工夫便能直入蘊奧矣

剛勇的能擔當已見道體之大如升堂一般然必須大加涵養工夫變化氣質之粗造到極精極微處此方是入室此二語夫子非獨曉門人蓋併以進子路也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章

子貢然甚才識豈不知二子而泛問一見其才意高廣一見其器局狹隘迥然不同故舉以為問求道之

歸一處何如耳夫子但評之曰過曰不及則二子之

學各得其性之所近昭然無出其品題矣或者不察未必不謂過之勝不及也子貢因有師愈之問夫子一語斷之曰過猶不及則二子之病總屬一般學者所趨固不可局於卑近亦不可驚於高遠而道之歸一處從可知矣此子貢之極善問處夫子點化子貢分明一中字却不曾說出

子貢真是善問意在衛君却問夷齊意在今之從政却問如何斯可為士意在求道之歸一處却問師與商也孰賢妙在然則師愈與句所以能發夫子過猶不及之論也異日何為其莫知子小子何述焉之語

重訂由書疑問卷之六

六

總是發夫子所以莫我知欲無言之秘也要識得

季氏富於周公章

夫子斥冉求在為季氏聚斂書法却冒以季氏富於周公六字大有意在曰求非吾徒也斥之於門牆之外曰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聲其罪而切責使不容於天地之間此二句皆深惡痛絕之辭非師嚴友親之說且斥冉求而聲其罪所以深警季氏若曰此非魯臣也人人揚于廷而攻之可也是為魯論柴也愚章

愚非愚蠢之愚顯蒙未啓而認真之太過者魯者遲鈍正與聰明才辯對辟習於容止少誠實修飾體面人也嘖則一聞粗俗涵養工夫全未全未矣此舉四子之資性而言不是開評論全望其矯脫變化

子曰回也其庶乎章

聖門除却顏淵便是子貢只緣其聰明發露不若沉潛者之用心於內所以性命之學未之深造此章評二子然有大意庶乎照下文看即庶乎樂天知命者屢空正見其庶乎處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視屢空者何如億則屢中其聰明亦過人矣惜其少涵蓄耳誠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七

欽此聰明以坐忘反其貨殖而安命賜未必不若回也此是稱顏淵以勵子貢語億則屢中不是與子貢逆億是不好字面

屢空還就空之解屢空而常不改其樂是為庶幾若子貢不受命而貨殖即有億逆之明其視潛養性命之理者大有間矣故夫子並舉而評之

子張問善人之道章

子張問善人之道是問善人所當由者非問善人之品格也善人之品格在聖人君子之下夫子已分別言之矣特其所由入於君子聖人之域者須由君子

聖人之成迹然後可以深入耳故夫子因問善人之道而告之如此蓋望之下學而上達非若今兩開解以定其品格而已也合聖人吾不得而見章孟子善人信人章參看可自會得

或曰迹粗迹也入室安事踐迹為曰君子聖人之成迹

安得君子聖人之精神所著也不由君子聖人之成迹此踐迹之謂也此踐迹一語正應子張之道二字

善人只本質純粹耳須由聖賢成法允蹈躬行去然可後造於美大聖神地位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八

子曰論篤是與章

君子言與心皆實一毫自欺不實便是色莊此等人一混於君子關係學術治理不小

書曰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論篤是與便不是

子路問開斯行諸章

進之退之不必出中字即向前者使之少退落後者使之上進云爾聖人教人如化工正在此處

有父兄在是教他斟酌裁度於義理如稟命者然耳兼人如兼程之說

子畏於匡章

無故之變聖賢決有善處定衡顏淵說子在回何敢死正其學力已到處故於生死之際大有斟酌不苟且耳

匡人其如予何夫子知天意必不死於匡人之手子在回何敢死顏子知夫子亦必不死於匡人此皆以天相信處

死生道理聖賢見得極分明故顏子雖在夫子後能參得夫子必不死之心

季子然問仲由冉求章

大臣以道德勝故其事君必以道而不苟不可則止重訂四書集解卷之六

九

者其機不相入則奉身而退耳待君重自待亦重此之謂大臣具臣邪知此道弑父與君之不從全在明君臣之分子然驕蹇盈溢之氣見於發問之初而然則從之之一語不知其意欲何為夫子始抑而終折之恣肆之氣沮奸究之膽落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章

子路使子羔為宰本意在仕不在學但因夫子之言隨口抵應去是所謂禦人以口給者蓋佞者禦人口給說來亦是一片道理乃其本意則不謂是也故夫子深惡而痛絕之要細味是故二字

仕何以必由學天下事那一件不從心做出心體上少未明徹施為展布多是血氣用事勞勞攘攘不能中理所以必需要讀書讀書又須體會實驗如漆雕開云吾斯之未能信此方是學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章

夫子何以之問本求其素所涵養者三子所言皆可見諸行事之實只涵養未到故一則率爾而對一則譙讓未遑即其所言亦只於事功上看脚魯點灑灑落落無一毫拘絆直從心體上說出一段快活的光景來其涵養自別夫子所以獨與之

重訂四書集解卷之六

十

格天功業蓋世勛猷皆起於吾人之胃次胃次中稍有物累即有所表見於世亦自有限如何得上下與天地同流萬物各得其所點之志只在日用常行而老安少懷意思却在於此夫子與之全與其胃次之灑灑

為國以禮句是許其能攝強大之間當兵荒之際非有大料理大擘畫誰能經濟於其間由計及三年可振作教訓令有勇知方即所規畫亦儘有條理可觀此是其為國以禮處特其言率爾不少遜讓是以哂之耳魯點疑不讓在過任為國故兩以求亦非邦為

問夫子各許其能見其皆可任國家事

居則曰不吾知也自家抱負有可用者在故夫子有何以之問何以云者問其將何等學術去應人之知非問人知之後何等設施也

平居志在効用然不先定箇意思將何効用於明時故夫子說如或知爾則何以哉

求赤之對雖因夫子之哂而遜辭然在求只做得如此事在赤只做得如此事

顏淵問仁章

克已復禮禮字不必說到天理之節文即心之本體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士

也此心之本體原自有恰好天則故謂之禮觀赤子之心湛然無欲而所發見處皆一團天理可見

通二論不曰為已則曰求諸已不曰修已則曰行已及其他諸已字皆就自己身上說此章克已由已並

見分明一樣何以克已之已獨作已私解且禮心體

也心體安所附著附著於已也非已復之而誰復也

夫子見顏子問仁有為的意思在故教他克勵自己

求復此心之本體這纔是為仁何者天地萬物具在

我心體中唯一日克已復禮心體渾全而無外斯天

下咸歸吾仁焉是為仁之究竟處是可不自力手故

緊承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句顏子當下便悟請問

其目問其切於已者安在可自用力耳夫子語之以

四勿則其意了矣故直任說請事斯語請事云者

事此復禮以為仁在克已而不敢不勉也蓋此克已

二字是教人自力自勝語觀夫子他日曰有能一日

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正教人一日克

已復禮為仁也顏子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正言復

禮之在已不可不自克也夫子因稱顏子有不善未

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易曰不遠復无祇悔元吉正

喜其能事四勿復禮而不違仁也學者但看為仁為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士

字則知克已是克勵自己去為仁非克勝已私之說

矣按書兩曰克明是就己工夫已到而克能者說再曰

克艱是就己所當用力而克勝者說此克已則克艱

之克責成於己之辭也

夫子曰克已由已顏子曰請問請事正是兩相照處

所謂勿者非臨時禁止之謂不見是圖不聞亦式不

動而敬不言而信是也此等潛養工夫是誠在已而

可不自克乎即此體認克已二字是求諸己是修己

是行己是為己總是聖人教人責成於己之辭克勝

已私之說較多一層可置勿用也請問大方

克已復禮便為仁非有兩重工夫此箇仁原是人心體同有的合得人心體着人便不能外便謂之歸一曰克已復禮我心體無間隔無障蔽天下一家中國一人的道理即在於此天下其誰能外之故曰天下歸仁焉

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此已字正應上已字說克已去復禮全在自己決之更由人不得陸子靜說三節是三鞭真是一節緊一節先提出克復來遂說克復可通於天下而為仁却由於在已皆是教其必為之章句四書疑問卷之六

意效字機字可弗用

視聽言動聽命於心纔一有非禮之萌非禮之感此心最為明白勿之云者非開眼塞耳緘口木偶之謂只於此心分明處嚴加檢點關防勿令其竊發勿令其染着耳

心體上絮絮淨淨完全一天理此是下手克復工夫日用最切條件故曰目

請事斯語請事此四勿之語顏子人已處甚薄不比尋常厚重難破聞克已復禮四字已洞然無疑而又得四勿之訓自信得能下手去做故說請事斯語此

是他當仁不讓處

視聽言動盡一身之用四勿總是一勿一勿總是此心做主張

仲子問仁章

出門六句一氣語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凜凜乎此心未嘗肆也但一是已所不欲的即禁止而不施於人在邦自然無怨於我在家自然無怨於我此方是箇仁若此心稍一放肆便不能公已公人矣如何能免邦家之怨得

敬恕二字是朱子撮出示人夫子當時語只教仲子章句四書疑問卷之六

完此心體耳

司馬牛問仁章  
仁者其言也訥舉見成一仁者言警司馬牛訥言意在言外仁者不是要去訥言充養完粹的人意常收斂自持重不輕發耳為之難二句不必指仁者說夫子說仁者其言也訥要司馬牛求所謂訥言者司馬牛却不思而但致其不滿之意夫子因說今人之不訥言只為不思到為之處故易其言耳天下道理皆屬吾身而所以為之極難為之難敢輕易其言而不訥乎是故常見其行之不足者常謹其言之有餘充

養到純粹處自然言不妄發所謂仁者其言也訥蓋如此

司馬牛問君子章

憂是慮其至懼是恐其及總是心體上見不分曉守不定時常擔箇驚怕君子心體上明明淨淨無纖毫私欲之累隨他甚事來只順理應將去所謂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不憂不懼全在內省不疚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正如此

憂懼亦人所不免但要見理分明見理分明自然以理自信患難死生不足以動其心總是不憂不懼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五

內省不疚二語是舉見成者說夫子令司馬牛自家去想若要到內省不疚地位不知當盡何等樣工夫所以能盡得君子非是教他去如何用工夫到內省不疚處乃無憂無懼也要善體會

司馬牛憂曰章

信得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多少自在敬而無失是心體常存與人恭而有禮是常將此心體應感於外人同此心心同此恭敬四海之內皆兄弟自是實理子夏之言雖寬牛之憂自是實話

子張問明章

子張務外好高其問明也便有窮高極遠的意思却不知視遠惟明只在心體上照見得人情物理更不必於外處討求不蔽於近便是明便是遠遠非加明一層明自是遠遠方是明

書曰視遠惟明

人心譬之鏡焉其體本明而其照自遠浸潤之譜如油膩日漸加於鏡上不覺其昏膚受之翹如一口氣呵在鏡上一時便昏於此能察不行如不為油膩所染不為呵氣所蔽的豈不是極明的鏡明遠在心體上說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六

窮高極遠的常蔽於眼前

子貢問政章

足食足兵非後世富強之說總是為民故緊承民信之矣句民何以信全是在上的真心實意感孚百姓百姓父母孔通自不忍携貳於我與上二足字一般看說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便有輕重在子貢聞此三言不輕放過着實心上討論太平時宜如何變故時宜如何故兩問必不得已而去夫子說去兵說去食又明說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見信之一字直至於死不可去此方是聖人生人之心信在人亦在若

只顧死生不顧信義人將相食成何世界  
前不得已已足饑饉游臻師旅交集上下危疑不相保  
之時後不得已已足舍信猶可以偷生顧信則至於立  
仆之時註寧死而不失信於民使民亦寧死而不失  
信於我二句極好

棘子成曰章

世之趨於文也如江河之流而不可挽也故棘子成  
有質而已矣何以文為之論其意甚善然其辭不能  
無病故子貢深惜之說有質不可無文文猶質也有  
文不可無質質猶文也若盡去其文虎豹之鞞猶大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羊之鞞了文如何可盡去得不是以虎豹喻君子犬  
羊喻小人此要會子貢語意只在文不可盡去一邊  
觀惜乎夫子之說二句全是因其重質而與之但惜  
其存質去文之說之太甚耳則本末輕重子貢已有  
分曉不可執二猶字病之即子成亦有維世意不要  
看他壞了

哀公問於有若章

聖賢論事必說到根本處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  
何有若非不知其意但用出於民足民乃足用之根  
本當年饑而厚取民病君亦病自來君民交足之法

莫如徹既說用不足何不行此徹法乎此有若根本  
之論哀公謂未喻其旨明示欲加賦意有若始明白  
與言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提出  
百姓二句見君之足不足全在百姓身上不先足百  
姓那有足用的日子所以徹必當行論事不先根本  
一切權宜支補未有不壞人家國者反裘負薪可為  
明喻

子張問崇德辨惑章

子張問崇德辨惑只是要高要明不知在何處尋討  
故夫子告以近裏着已之言崇德如築臺須從實地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做起而加以培益之功主忠信徙義是有實地而加

之日新者此德自日見其崇辨惑如撤蔽須先知其  
所為蔽處任愛惡之情欲干造化生死之權而所為  
生死者又倏忽之間反覆不常可謂蔽之甚矣說是  
惑也不待辨而自辨此等語皆是於子張頂門上加  
鍼也

齊景公問政章

自古及今未有大綱不正而可為國者君臣父子之  
對即正名於衛之意四者並言而君為臣綱父為子  
綱慈有責成景公意在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  
獄者狡偽無端豈片言之所能折全是忠信明決在  
言辭之外使人不忍欺不敢欺故不待其辭之畢耳  
有諾必踐是他忠信處無宿諾是他明決處取信之  
有素句極好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章

聽訟者晰其情偽斷其是非公與明者皆可能之故  
夫子說猶人使民無訟全是在已有盛德足以感動  
得人使民遷善遠罪自絕其訟端如虞芮之質成庶  
幾近之此豈可易得味夫子必也使無訟乎一句直  
牽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想到上古刑期於無刑所在

子張問政章

子張務外少誠實夫子教他為政居之行之只是一  
箇誠故說無倦以忠

居字即存字的意思而稍不同存者存而不失之謂  
居則安住於此而無他之辭居易居敬之居皆同此  
義

子曰博學於文章

天下道理統會於心體中本自有恰好的天則是之  
謂禮而實散見昭著於日用文章之間博學於文而

約之以禮心即用用即體隨在而皆與理合所謂頭  
頭是道更何悖畔之有亦可以弗畔矣夫語意深長  
令人玩復不盡此與上論語同而無君子二字見得  
道盡於文禮功盡於博約人人可由不特君子而已  
也不可以重出畧過

子曰君子成人之美章

君子成人之美二句各一事成人之美不專是誘掖  
獎勸凡可以委曲周旋而使必為君子者無所不至  
其於人之惡亦不特警戒禁制凡可以開其自新之  
路而使必不為小人者亦無所不至小人則反是矣  
牽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此是何故君子之心大公無我之心視人之未至於  
美常若有歉而一見其人之流於惡便自不安故必  
成其美不成其惡小人只一味妬忌便壞了許多人  
究竟亦壞了自家心術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政者正也是夫子襯貼解從來所未有者知政者正  
也之義便知有帥字在便知當帥之以正了子帥以  
正孰敢不正是着實責在康子

季康子患盜章

天下無甚於欲之一字欲便為竊為盜夫子欲之便

四分公室謀伐顯更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有奸者下必有甚焉者矣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豈獨歲康子實萬世弭盜大根本

左傳內盜外盜之說極佳  
盜生於欲李氏有欲而竊柄是國之盜康子有欲而奪嫡是家之盜如何能止民之盜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章

康子說箇殺字損多少元氣孔子急止其殺而以欲善民善曉之善是民心之同君子欲善小人自靡然向化此是實道理書曰爾惟風下民惟草亦是此意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廿

二德字虛看

子張問士章  
達者足此而通彼聞者空中而聲外本來自別而所以別處在質直與色取仁上人之生也直是人之本質也質有其直已立却實根基而好義又加實工夫去做察言而觀色全是自驗其行實與否慮以下人只管謙虛不滿必求到頭的實行此闇然自修不求人知者而實德在我自然通達於家邦此方是箇達若色取乎仁而所行皆違乃自以為是而居之不疑將本質都喪盡了一味裝飾於外哄弄人人亦被他

哄過亦可致聲聞然視之實行所孚則天壤間隔矣此間與達之別辯之不可不早者

人之生也直直即是仁立人之道曰仁仁即是直一邊質直無色一邊色取非質便迥不同而質直者必好義必察言觀色慮以下人色取仁者必行違必居之不疑此是一套事

好高者自己不曾有五分便認做十分故教子張察言觀色驗已之足色與否

行違違字即左傳昭德塞違違字當作不善解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廿三

凡關於性分者皆吾所當為事只是人不一其心力所以德日類廢先其事者汲汲進修一心只在盡性上更不知此外有何功效是心體純一處即德之高處是謂之崇今人開口便說人不是已有過惡却置之不問都不知覺或知覺又護短且姑息去惡如何得修攻其惡如攻討賊寇一般知風發覺必根株連捕殲除殆盡而無暇攻及他人之惡已之惡如何得匿於胷中是之謂修慝一朝之忿全是血氣用事不論是非利害將身子都忘却了直至於累及其親此是人心之大障礙處是謂之感知其惑不待辨而

自辨矣德字愚字惑字皆从心一心去做事則德日起專心去除惡則愚日消耐心去慾念則惑日解大抵聖賢教人只在心上做工夫不在外邊求討

### 樊遲問仁章

人渾全一箇惻怛之心便能愛人而此中却有分別便自能知人夫子以愛人論仁知人論知正是此意樊遲遲於愛人二字已分曉了所未達者在知人二字夫子只道他疑知之妨於愛却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曉之樊遲一發不明白了所以退問子夏說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三

直何謂也樊遲未達原在知人一邊認夫子舉直二句解所謂知人者故於此只舉舉直二句並不提起知人二字子夏則知此二句所包者大故嘆其言之富而舉舜湯之事以明之說舉皋陶舉伊尹分明是舉直錯枉兩說不仁者遠分明是使枉者直樊遲於此時因不仁者遠仁字纔悟鄉見於夫子問仁問知夫子所以有此答故不復問若說樊遲之意蓋以愛欲其周而知有所擇疑二者之相悖則舉直錯枉二句正說知之不妨於愛聞之宜即了了何以猶未達而問子夏說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云云耶且樊

遲在聖門資最庸鄙於問仁知時能疑知之妨於愛豈於仁知合一之理已先得其大段耶愚未敢遽信其然也

### 子貢問友章

忠告一句是盡其在己不可二句是全其在己朋友相規誨只一忠告便了善道之者善其所為忠告也非二事不可者言意不相入之謂言意不相入而取其辱是自辱也無自辱者不若全交之為愈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二句一直看下去下重下句德必須友以成而夾輔之功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四

實資於講習以文會友不是泛泛講論舉散見於日用與朋友相發明全是賴其切磋琢磨完養吾心體先要識文與仁非二物則知其文會處即其所為輔仁處輔仁者並為仁之謂也

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皆是文皆是此仁之

### 昭著

### 子路問政章

大凡任才氣的人一味向前做去不知責成於己故夫子教子路為政在先勞二字此先勞二字不是我但先之勞之而已也要知此實關於吾性分有不可

自居於後自處於逸者則其先與勞自勉勉循循不敢怠惰子路一任才氣不實體驗於身却說一先勞便盡了故復請益夫子但以無倦二字告之堯兢兢舜業業只恐其倦於勤常先之常勞之而無倦於勤此方是箇實政進銳而退速便非政體

仲弓為季氏宰問政章

論政者貴識體先有司三句是政之大體舉爾所知而所不知者付之他人亦舉賢才之大體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考

為政者最忌煩瑣苛刻媚嫉先有司不煩瑣那一事不考成赦小過不苛刻那一人不思效舉賢才不媚嫉那一士不登用此方是居敬行簡之體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章

子路問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夫子說必也正名乎正名之上加必也二字煞甚擬議意必如此然後可以為政云爾子路不知而妄言故夫子就名不正而極言之以見其所係之大名是君臣父子之名

言是稱呼事是行事禮樂根一身來即教化之本刑罰是罪戮之加於不率教者只一名不正見之稱謂之間便覺礙口則言不順言不順何以實為承祧繼體之事則事不成事不成則出乎身者無序不和安上治民移風易俗之禮樂雖微與起無繇也禮樂不興則國中一切顛倒昏冒賊亂之誅將有不能盡勅其法者刑罰如何得中則罰不中而縱及惡人則懼及善人民安所措其手足哉名不正之弊一至於此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可言可行的方見之名稱不可言不可行的決不見之名稱若是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共

乎其慎之至也即此看來稱謂之間所係極大甚不可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名如何可不先正得故君子名之二句承上來一氣說下總見其慎重之意君子於其言二句就看出緊要只在於此故下而已矣三字見正名之外無他應前必先正名句不曰名無所苟曰言無所苟者名必見之稱謂言即名也此一段兩下君子字面極難體認與中庸潛雖伏矣節語氣同

名一不正而其弊直到民無所措手足名其可不正乎故君子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方成政體復說

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正應前必也正名之意

樊遲請學稼章

稼圃是小事禮義信是大人君子志其遠者大者小人自歸之而稼圃可無問矣孟子大人小人之辨勞心勞力之說蓋本於此

子曰誦詩三百章

經書所載皆先王經世之典要皆自身心性命中流出學者誦之讀之正宜由此紀籍體認於身心之間自然通義理識時務一事有一事之用若徒誦習於口耳而不能實見之行事於世道何補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芒

授之於政而能達使於四方而能專對全在諳識人情物理人情物理備於詩而其實皆本於心此心無實體驗即誦詩三百篇何用

子曰其身正章

世類詳於法令而忽於躬行不知民愚而神有不令而自行者有雖令而不從者夫子兩提其身二字示人本末彰彰較著矣

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魯衛本兄弟之國魯之初尊尊而親親衛之初明德而慎刑然甚有道今也君臣父子之間全沒綱紀蓋

可慨之甚矣夫子嘆其為兄弟之國全在於此

子謂衛公子荆章

註欲速盡美四字極體認得好人為以此四字費多少精神壞多少名行公子荆隨分常足不一計較營運於胷中其過人遠甚矣夫子稱其善居室猶今所謂善處家者也當與孟獻子並看

世祿之家多怙侈荆為衛公子全無此累故夫子特稱以為世訓

始有時誰肯就說箇合少有時誰肯就說箇完富有時人亦不肯就說箇美且於三字上俱著箇苟字苟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六

云者可以止而止也此是公荆知足之心

子適衛章

此見夫子之心未常一日忘天下一見衛民之衆而嘆其庶便有經綸康濟的意思冉有兩問其何加夫子說富之教之將王道施為次第一一具發於此孟子說齊有其地有其民行仁政而王亦是此意民是根本富教是灌溉培養令其長育成材有此根本不加灌溉培養而任其凋零惡在其為民父母師保也

子曰苟有用我者章

當時謂夫子道大莫能行夫子自度其用世者如此用是委國而授之政可也是大段可觀的意思有成則實有成就不止綱紀之僅布矣觀治魯三月羔豚不飾價男女別於塗魯國大治可驗此是實話

子曰善人為邦百年章

善人存心豈弟立政和平其為邦也一味躬行化導積至百年民自薰其德而善良勝殘去殺此是實事夫子語季康子曰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與此正相發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尤

此仁字與醫書痿痺不仁之仁字同元氣周流旁皇浹洽自朝廷及於海隅由卿大夫逮於黎庶上下通為一心內外合為一體而融如盎如更無不徹此方是仁非聖人久道化成何以有此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上章是夫子思見善人此是夫子思見王者

子曰苟正其身矣章

其身正是泛言君卿大夫此專指從政者夫子語季康子曰子帥以正正是此意

冉子退朝章

政逮於大夫夫子傷之久矣何晏之問蓋發其所私議於家者示其宜公議於國也此是夫子正體統尊朝廷大議論

大夫安得有政大夫之家安得議政其事也如有政雖不我以其與聞之此辭義極嚴正

哀公問一言章

興喪是小事而所以興喪有大幾總之只在此心之敬肆知為君之難惕然有常敬便是興之幾惟其言而莫予違侈然以自肆便是喪之幾

知為君之難敬天法祖勤民之心無所不至唯其言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手

而莫予違矜高侈肆之心亦無所不至

葉公問政章

葉公佐伯者不知撫字之政故夫子告之云云若說近者悅方是政不悅非政也遠者來方是政不來非政也被其澤聞其風朱子又推進一層說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章

欲速是躁心見小利是隘心是為政大病痛豈惟為政凡人孰不犯此二者纔做一事便要速成便求小利其究也草率踈畧中間不勝其抵牾而無窮事業竟阻於尺寸尋常之小效是不達不成之說也欲速

者必見小見小者必欲速其病又相因

子夏入見夫子而悅出見紛華而悅其心不純故夫子論儒戒其母為小人儒論政戒其無欲速見小利

葉公語孔子曰章

直本天理之正證父攘羊天理安在哉夫子不直證父之子謂直在父子相隱之中是以天理修補人心處無此論相殘相賊天理滅而人心亡矣人之生也直二句與此正相發

樊遲問仁章

居處執事與人亦盡人之日用了恭敬忠字面雖照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上分總只是管束此心令不走作之夷狄不可棄是教他隨時隨處常要此心不放耳

子貢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

子貢人品甚高不是每問愈下渠見當世之從政者以士自命而世亦以士歸之心竊不滿焉故先問士夫子說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則所重者可知矣其次復以孝弟稱又次復以信果著則知士非行誼果不足列於君子之林也於是始問今之從政者夫子曰斗筭之人何足算也子貢之疑釋然矣行已有耻是其志行卓然處不辱君命不專在應對

上儀度詞命有自足為國重者此皆由涵養學問來稱孝稱弟必有其實以致之硜然小人儘有執守只其見不明達拘泥於故常視大人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者有別耳斗筭之人卑瑣齷齪全不識行誼為何物者故夫子目之為斗筭為不足算也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章

惟皇降衷人心原有箇中在只緣氣拘物蔽將此中喪壞了聖人修道之教不過修復此中故此道須中行可以與之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想是顏子既喪之後進取者其志向高遠不齷齪有所不為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者其執守堅固不潦倒俱是私欲分數寡少之人激勵裁抑皆可至於中者狂狷過狷非不及狂者志太過而行不及狷者守太過而量不及二者皆要激勵裁抑

進取對退託言古之人古之人是他進取處

子曰南人有言曰章

恒常也常常如此便是有根基的人可以進道無恒則條作條止為善未必不為不善以善始未必以善終脚跟站不定的人率多敗事孔子取南人之言舉易以示戒皆責人不可不恒意

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此是占法占則立不易方久於其道為善人為君子為聖人矣孔子思見有恒蓋如此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章

和同皆於與人處見而其所以辨全在理欲之分君子一於理相與處藹然道義之交初無乖忤其中是非可否却儘有相成而不必其相合者小人知有欲而已矣相與處亦自藹然骨肉無以踰而見利不相傾利盡則交疏相軋相忿之情即在於阿比苟合之內是和同之辨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三

上殿相爭如虎下殿不失其和此之謂和而不同握手涕泣指天日誓不相背負不知其心若何此之謂同而不和

子貢問曰鄉人皆好之章

子貢之意但取其好惡之同夫子之意先辨其好惡之異取其同未必無偏辨其異而復相參焉其人品乃定

聖人之心鑑空衡平衆好衆惡必加察焉不先別善惡之品而惟徇其好惡之同未有不至於失人者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章

易事而難悅總只是箇忘己難事而易悅總只是箇有己忘己則巧和側媚不足以動其中而片長寸善苟可以集天下之事收錄之罔棄有己則惟求以適己之欲而任私自用視才技皆無可庸者此其心胃器宇迥然不同故居人上者得一君子可以消天下邪佞之風開賢才效用之路得一小人反是易事若易悅而又有難悅者在難悅若難事而又有易事者在此方是居上之體

子曰君子泰而不驕章

泰駘就氣象說君子之內境常舒動靜從容紆徐容與是有道之氣象泰也非驕也小人之內境常隘不勝盈溢旁若無人全是驕蹇之氣豈泰之謂乎凡說周比和同泰驕處總說相似實相反其辨皆原於理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高

剛毅木訥近仁

仁者人也仁是人之本真柔懦華辯的人皆壞於物欲將本真都喪盡了剛者毅者木者訥者此四項人不屈不撓未雕未琢本真全不受傷加學問精細工夫即便便是仁矣故曰近仁

註質字是體質之質夫子教人有此體質勿損壞當



益培養做箇全人

仁是心體之渾全剛者無屈撓毅者無間斷木者無華飾訥者無詞辯總是心體上不曾受傷不曾損壞雖未嘗加涵養學問工夫而於仁亦不遠矣所以論仁者必先觀其德器之何如也

子路問曰何如斯可謂之士矣章

士須涵養其德性切切惤惤怡怡如也皆由德性中出所以交接之間一團真誠樂易不求懇到詳勉和悅而自無不至夫子以此言士而又教不混於所施全是要子路用力於涵養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孟

切是切已之切惤从亼从思思從人出最真故與切切並舉說

子曰善人教民章

善人教民全是躬行化導不為即戎計而禮義既明人心自奮故夫子說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見得善人培植之功不獨養國家之元氣且壯國家之神氣其功用裨益不小也

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此必有感而言桓文後大都力爭驅民於鋒鏑不識教之一字故夫子上說善人教民此說以不教民戰

教則可以即戎不教是為棄之言極懇切

憲問耻章

邦有道穀二句一氣下夫子意若曰士君子身天下之責當思大有為以建立於當世若不論有道無道只一箇穀而漫無所建立平日期待之謂何是可耻之甚者也有所不為是狷者好處然有不為者又貴能有為故夫子特進之

克伐怨欲不行焉章

克伐怨欲是學者大病去病當去其根禁制不行如截廬者然未必不復發可以為難不是許之之詞聖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孟

學正當工夫只是盡去人欲復還天理此簡易直截道理纔說箇難字便不是聖學了

子曰士而懷居章

齊姜謂重耳曰懷與安實敗名嗟乎女子之見猶及此况號為士者哉

此當參士志於道章看士志於道德志於天下國家其所懷當何如者若但懷居為一身計士之實何稱焉

此懷居與小人懷土相似與聖人安土樂天相反安土者隨其身之所處而安也其樂也天懷居者戀其

身之所便以為安也其累也人

子曰邦有道章

此夫子教人持身處世語邦有道危言危行非是作意凌人好高拔俗理所當言當行的世正可言可行直上直下無顧無忌人見其為危耳君子亦循其常也邦無道時行必不可苟言則有時而遜遜者遜於理而不直遜耳禹稷皋陶之矢謨直任天下之事便是危言危行的樣子易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遜世無悶又曰有言不信尚口乃窮也便是危行言遜的樣子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至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章

此要味必字不必字大凡有諸中者必形諸外徒有其外者未必有諸中夫子說此一段不重言與勇全是要人充養於內

南宮适問於孔子曰章

春秋之時尚權力而輕道德适深有感焉故舉羿暴禹稷為問非若俗所云夫子不答亦非傷時尊已之謂尚力者亡尚德者王其理固然不必答也南宮适出亦會夫子意不再問耳然其志趣造詣則已越人數等矣故夫子與其人復與其心

造詣根志趣來君子哉若人與其造詣之不凡也尚德哉若人與其志趣之特異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章

仁是人的本心君子常存此心或稍檢點不及亦有時而亡失在外小人失其本心沉埋陷溺久矣安有天理呈露之時此二句是夫子提醒人心語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章

就父子君臣說亦是但此箇忠愛所包者廣五倫之間在在有之恐夫子當時未必專主愛子忠君而發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天

子曰為命章

國家之事成於同而敗於異如鄭之為命草創討論修飾潤色各效其長此無猜疑彼無嫌忌期以增國之重而不知其他譬之人身耳目口鼻各司其事而共成其能此善徵也書曰同寅協恭和衷哉鄭大夫有焉

此只四平為妥

或問子產章

聖人論人鑑空衡平初無妍姪輕重於胸中如子產作封洫鑄刑書政皆尚嚴而其心實主於愛人故夫

子與之曰惠人子西在楚不獨沮賢一節循其終始無非僭王猾夏之事而以評於賢大夫之列則非其倫矣彼哉彼哉若云魯何論及於彼哉之意管仲九合一匡當時不可無至今受其賜在春秋也算做是箇人看他當時奪伯氏駢邑三百沒齒無怨言其所服人者深矣豈不是箇人故以人也二字與之

伯氏巨族駢邑三百厚奉奪巨族之厚奉令死無怨言自非樹立之偉誠足以服其心有不易能者故特舉以稱其人

諸大夫並著名春秋得夫子之論其人品乃定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子曰貧而無怨難章

此二句夫子只就人情說人情却本事勢來處貧時事勢原難處要於此處無怨須見得明達守得堅固乃始能之若處富時事勢安閑一把捉得定便可無驕溢之態故夫子一邊說箇難一邊說箇易令貧者富者處一而化齊

凡事不本人情者皆迂闊之談聖人見得人情透說得人情徹故知其難易若此若立定脚跟不為過所移易處周公之富而不驕顏子之貧而不怨並易而無難又自養定得來當別論

無怨與無諂異無諂只無卑屈之意無怨則幾微不平之意悉泯於中幾於貧而樂者所以為難

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章

公綽廉靖寡欲而短於才坐鎮雅俗則有餘理煩治劇則不足魯用為大夫非其任矣故夫子云云觀此節見聖人器使之道

子路問成人章

智廉勇藝皆人性中所發而要於中和為妙子路不足於中和故夫子論成人直說到文之以禮樂此句極喫緊文非文飾之謂也易曰物相雜故曰文文者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早

合而章也無四子之長體亦備矣然須涵養陶鑄內外性情合而為一不期中而自中不期和而自和此方於人道無少欠缺故許其成人若下節於死生義利處見得分明且一與然諾終身不改要是立人大節亦較完全所以亦許其成人常譬之人身一則耳目聰明手足便利而又抱一守和元氣充溢粹然有道之氣象也一則充養未必粹但筋力堅強丰骨聳健而神氣太王是亦有養之士也故夫子皆以成人與之

文王世子云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

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於中發形於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此數語可作文之以禮樂註疏但禮樂不可分內外耳

首節若字與亦字相應是一氣語

金在鎔方成錠泥在範方成器四子之長在禮樂之內方成人

首節是畫影的一般若某人的眉目某人的耳某人的鼻某人的口頰更合和一箇元神出來均節肉好似活的一般這方成箇好影

子問公叔文子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文子在當時想亦能修飾不妄言笑取者人稱之過其實而賈所對又過於所稱其然豈其然乎夫子但以六字致疑而文子之人品定矣

子曰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章

武仲得罪出奔立後與否在君不在已在命不在求以防求後分明挾以必從之意故夫子誅其心曰要

君

以防求為後於魯是立他罪案雖曰不要君二句是

正他罪名

子曰晉文公誦而不正章

正誦是論其行事不論其心術孟子說孔子作春秋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夫子有此斷案在胷中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子路曰桓公殺公子糾二章

子路責管仲之未仁在不死夫子不論其死與否但舉其九合之力以稱其仁若曰其生也建功若此即不死子糾可置勿論也子貢責管仲之非仁在不死而又相夫子亦不論其相之是與否但舉其一匡之績以仁其賜若曰其相也建功若此是天下後世所不可無者倘同於匹夫匹婦之諒即死亦不足稱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然則管仲宜死乎不宜死乎宜相乎不宜相乎曰是有二說以仲責仲則其不死子糾非人臣之道也而況於相桓以仲之相業觀仲則當時所倚賴於仲者甚重而安可自輕其生蓋在子糾可以無管仲之死而在春秋不可無一匡九合之功也庶幾管仲之定論云

仁有自全其本心者三仁之仁也有功德及於天下者管子之仁也

公叔文子之臣章

同升諸公極難此心若非見得國事如家有技若已

安能如此即此順理處便有方大臣推讓之風夫子曰可以為文深與其不愧所謚也臧文仲一般謚文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與立夫子便謂其竊位

此與論孔文子有別觀可以是以自見

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章  
衛靈公無道宜亡而用當其才可維持而不喪此以知用人之亟也夫子語康子煞有深意

子曰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

凡志於為者必顧自己造詣力量事勢時幾決不敢妄言如其發言時翬然誇張以為已能畧不為怍不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是輕言苟且即是大言欺世之人如何能有為得此當與耻躬之不逮者對看

陳成子弑簡公章

孔子一生欲行周公之道扶綱常正名分以安天下齊魯比隣之國齊有弑君之賊而魯不討綱常之謂何故雖告老於家沐浴而請討楊罪惡於朝著之間奉太阿而授之柄使魯君能斷此舉豈直討亂於齊大權悉收於其上三家抑首聽命於其下東周一大機括全在於此奈何哀公不能令而曰告夫三子者公不能令而告三子三子必不共而不可其事矣孔

子兩說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含多少意思在告老之臣且不敢不告鄰封之國有弑君之賊可坐視而不討耶君令臣共君如何而可不令之臣耶臣如何而可不共君之令耶此等語不激不阿隱然扶綱常正名分使萬世知君臣之大義其關係不小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孔子未嘗一日而忘魯請討陳恒在春秋絕筆後可見其雖衰之甚猶欲行周公之道也

子路問事君章

范註犯非子路所難而勿欺為難時說皆從之以愚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膚見季氏之惡孰大於欲伐顓臾子路曾不出一言是犯亦子路之所難者但不可平對耳勿欺是人臣徹始徹終之道自盟諸幽獨可質諸鬼神凡忠君體國以盡其分者始終主此一念而於當犯處尤大得力無諂諛無顧望無畏愼直從此纖髮無欺處發出來有犯而無隱全是積誠以感動是之謂臣道勿欺而不敢犯此心猶有所畏也即謂之欺犯而有毫髮之欺此言必巽怯而不盡吐露於君側也不可謂犯總來只要此心信得過此心信得過何畏乎雷霆之威

子曰君子上達小人下達

達者足此而通彼直造其極之謂君子循理日進乎高明如登華嶽小人徇欲日究乎汙下如墮淵谷起初只在一念上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真不可不慎

子曰古之學者為己章

天下無窮道理皆已所當盡無窮事業皆已所當為古之學者於此處認得真誠辨箇真切為己之心闡然幽獨羣居議論總之要全己之身心性命絕不着為人的念頭今之學者只知徇利干名而已徇利干名究竟於己之身心性命何益緣他外面也像箇學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聖

的故稱學者其實不是學了此以見古今心術之淳漓學術之同異

蘧伯玉使人於孔子章

夫子問伯玉何為若令人見人之使問說爾主人一向在家何為者此使不但狀說其行直說夫子欲寡其過而未能也欲寡過而未能是伯玉一生心事使者窺見其心已自不凡而辭氣之間謙和不迫若有得於心學者真可稱伯玉之使也使乎使乎夫子豈獨美使者其亦健羨伯玉之賢無負於契闊乎

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此要得止字意君子思不出其位原是艮卦象辭思不出其位者止其所當思而不出於位之外也素位中無限事業若經綸參贊如何不思得只一顧外而援上陵下怨天尤人此出位之思君子不思之耳君子者深於思者也思乎止者也

子曰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耻其言之有餘而過其行之不足是正解然有謂宜作一氣解者謂言而過其行者虛誕以自飾誇大以欺人其害於學術世道非小也故實勝君子耻之亦自有理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聖

子曰君子道者三章

君子道者三下說夫子自道也二道字正相應若曰君子所道者夫子自道也云爾中庸云而道自道也是一証

心體本純一本明覺本剛大不憂不惑不懼原是本体如此君子道者三只是不壞此心體耳

子貢方人章

賢乎哉不是許他之辭夫子謂賜也將以此為賢乎哉君子之學只在自治之不暇而何暇方人耶夫我則不暇實道已所不暇以深抑之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章  
患其不能全是求其所以能此着實為己之學

子曰不逆詐章

上三句一氣不斷人情有詐有不信的但在我不可  
逆億而又不可不覺逆億是於心體上加了一層不  
覺又失了心之本體不逆不億而抑亦先覺是乃所  
以為賢乎賢字是活字猶俗語云這箇纔好云爾  
未至而迎曰逆以意度人曰億有觸便知曰覺先覺  
者覺在人情之先自不為詐與不信所欺耳  
不逆不億而抑亦先覺是德性聰明者事故曰是賢  
章句內書疑問卷之六

微生畝謂孔子章

世道有升降全在遇變而通力為之挽回若只袖手  
旁觀其誰與易天下之無道哉夫子母固故周流於  
列國微生却認以為佞則非其旨矣夫子說非敢為  
佞也疾固也全是自明己之心事非疾微生之固也  
子曰驥不稱其力稱其德也

士先德器而後才能馬先調良而後千里此夫子重  
本之論

或曰以德報怨章

不枉天理曰直一般是怨有怨之小者理直當忘之  
不報可也有怨之大者如不共戴天不與同國不反  
兵之類理直當報之報之以是理可也是之謂以直  
報怨若說愛憎取舍一於理而無私將何以施之無  
怨無德者耶易曰君子以稱物平施有德者自是忘  
不得必用報即力不能報存報之心可也是之謂厚  
道有怨之不可忘者亦自忘不得必用報即力不能  
報存報之心可也是之謂直道

子曰莫我知也夫章

此章說者紛紛有說發嘆以啓子貢之問者有說警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學者不求人知非有所不平而發此嘆者有重何為  
二字說我之所為如此所以不知於人者以愚庸見  
夫子要示子貢就明白與說何必發嘆以啓其問夫  
子固無不平若欲警學者不求人知就說人當求天  
知不求人知亦儘可垂訓何必先發莫知之嘆夫子  
嘗詈於陳蔡之間子貢曰吾道非耶何為至於此何  
為即何故之意此何以解作何所修為且夫子曉子  
貢劈頭說箇不怨天不尤人就說下學而上達知我  
者其天乎然甚直截註增不得於天不合於人語又  
增循序漸進自然上達語又增無以甚異於人而致

其知語所以說者紛紛愚謂此通着了意見不若順  
本文解為是夫子一向說不患人之不已知此何以  
有莫我知之嘆莫我知者莫知我一腔心事也一腔  
心事者何夫子原無求於天無求於人闡然自修者  
世或謂夫子有求於天人不無怨尤之意故夫子自  
明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下學上達非二層  
凡日用常行皆是學學以求通其理理通處便是達  
上下云者從實地做工夫故着箇下字而隨做隨有  
通達日向於高明故着箇上字非必循序而漸進也  
下學上達實實在天理上做正是無求於天人不怨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完

不尤處故說知我者其天乎若曰此事惟天知我云

爾

此一章夫子全發明自家心事見世之莫我知耳或  
謂世疑夫子有求於天而不無怨尤意從何處見  
得曰有夫子之言在夫子說不怨天不尤人當時必  
有不知夫子之心謂其怨且尤者夫子說下學而上  
達知我者其天乎當時必有不知夫子之心謂其有  
求於學與達之外者

春秋時皆以世情付夫子見夫子所如不合不無怨  
尤之意不知夫子未嘗介意也但從天理上做與天

默契耳故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  
天乎默與天知而不求人知人亦莫知之此是一章  
之大旨

公伯寮愬子路於季孫章

聖人凡可盡人事處並不說天命至於窮通得喪則  
以天自信以命自安天生德於予天之未喪斯文也  
得之不得曰有命皆是此意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認得此二字明白多少自在孟子處臧倉正與此合  
子曰賢者辟世章

天生賢者為世用豈樂於避哉至於避大不得已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五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賢人隱藏成何世界此夫子深  
悲世道之言

玩三用其次字分明是四等人

子曰作者七人矣

作與隱不同隱潛伏而不出作見幾而遠去世有作  
者至七人成世道哉

見幾而作是賢者事春秋表表者未聞其遠去其去  
而無聞者又算不得箇作者曰作者七人當必有指  
今不可考矣

子路宿於石門章



夫子亦知其不可矣知其不可而為之全是悲天憫人之意晨門素知夫子心事故一問及便說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味者與二字當不是譏諷若說孔氏正是人之謂與意思晨門掌晨務門亦出而隱於下位與儀封人之官同其識見亦封人之品所以子路不與言亦不以告夫子說者猥與沮溺丈人荷蕢等而謂不知夫子之心不知夫子之心那曉他知其不可而為之且此語與沮溺等語大有逕庭敢問之識者

子擊磬於衛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五

夫子之擊磬全是憂世之心荷蕢說有心哉未便知得此心若知得此心則無復譏辭矣想他初聞時說此人之擊磬似不為無心者惜非其時也故既譏其鄙而硜硜耳鄙是陋其識之不達硜硜是病其守之太堅莫已知以下正說其鄙而硜硜處夫子說果哉末之難矣不是嘆荷蕢之果只明自家心事若云要如此果於忘世亦何難之有只是天下忘不得吾身亦欲為世用云爾詳觀夫子與沮溺丈人微生等言皆只明自家心事並不曾譏刺人莫已知而不為果正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處看此章

語可等晨門於荷蕢即

子張曰書云章

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向明而治宜當陽者也因宅憂故守陰耳諒陰即守陰之謂

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若伊周其人天下何患其不理有可以寄其政而得自致其情此之謂子道此之謂君道

子曰上好禮則民易使也

當時使民者但知驅令約束而不知以禮先之故夫子說好禮二字禮是防閑界限上邊人篤實真懇唯禮是好必閑其身於軌物之內而不為恣心溢志之事典章制度皆從此出民便知得分之所在苟當趨事者庶民子來不待發徵期會而自集矣易使處看一則字也字是斷然之詞根本却只在上之好禮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五

子路問君子章

論君子之分量經綸參贊皆其分內然未有出於已之外者故夫子告子路只修己二字以敬是修己的方法人之一身全在主宰神明此間不收斂便偷惰放肆無所不為須是常加檢點關防令惺惺於中此方是修己說修己則安人安百姓皆在其中復云云

者因子路不足詳舉之耳安人安百姓並不重只重在修已上若云你道修已以敬不足以盡君子是欲安人也就是安人也要修已以安之也是欲安百姓也就是安百姓也要修已以安之也若論修已以安百姓何事於君子堯舜其猶病諸堯兢兢舜業業終其身惟恐已不修無以安百姓然則修已其可不敬乎修已以敬謂不足盡君子乎此通是責子路着實修已意

一日二日萬幾匹夫匹婦勝予這是堯舜其猶病諸處這是堯舜修已以敬處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原壤夷俟章

吾

世道之綱維全賴此禮法在禮法一壞人亦禽獸矣原壤之夷俟何為哉自初至老無一善狀却以敗常亂俗首天下其害世道豈可勝言故夫子名其為賊而復擊之杖

闕黨童子將命章

謙受益虛受人聖門第一義學者氣不相下最是病根不可與入道夫子使童子將命觀少長之儀習揖遜之節全是消其客氣令知謙虛以受益小學洒掃應對意正如此章內二益字相照應

禮曰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此禮不見於天下久矣此小子之不能造也君子戒闕黨有以哉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吾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章

夫子不為衛君猶然際可者不以無道必天下也至於問陳則非其機矣故正對而遂行在陳絕糧無上下之交正是其所遇之窮處子路慍見之問即不悅南子之見公山佛肸之意然未免於此動氣要是於性命只見得未分曉故夫子曉以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二語窮通非人所能必君子所可必者自家有主張處一而化齊不為外所撻奪耳一為外所撻奪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亦聖門人品要看得好

固字對濫字說是固守之固

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章  
多學而識一一去理會是枝葉上工夫一貫只從原頭上討分曉不消一一理會得是根本的工夫聖門顏魯而下穎悟莫如子貢但每用在學識上而不反求諸心只爭這些所以夫子把告曾子的告他兩邊一貫總一般無知行之別學識便有行在但在曾子真積力久一言便自解悟子貢雖穎悟而猶滯於聞

見上須點化方可參透方信忽疑正是其將透處

子曰由知德者鮮矣

德是性命之理知德者達於性命之理見大而心泰處一而化齊外面一切得喪榮辱一不入於胃中學力到涵養深乃克有此故夫子嘆其鮮必以語由者全以性命之學銷鎔其容氣也  
實為我有方知裡邊意味知得裡邊意味外面一切世味不足為吾累矣

子曰無為而治者章

恭已正南面非拱手無為之謂也聖人治天下期以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安天下竟作於前諸臣任於下如是足以安天下聖人亦順之篤恭不顯而已矣是所謂恭已是所謂無為是聖人所謂居敬而行簡者舍恭已而稱無為後世之所謂萬事不理也

子張問行章

夫子教子張利行之道在言行之忠信篤敬然恐其只於言行求之故又着參前倚衡二句蓋忠信篤敬不自外得在此心之惺惺耳心常惺惺而不欺則言自忠信心常惺惺而不肆則行自篤敬所以利行者正在於此上文可行不可行特論其理此正教其所

以忠信篤敬處若曰參前倚衡常見此忠信篤敬則與宋儒常念一中字者何以異乎

子曰直哉史魚章

世向阿諛孰肯自抗其直况處有道無道而一心一節乎是可為世風也若伯玉之出處合君子之道視世之高蹈為繁或低徊而不能去者又大徑庭矣故夫子深取之則可卷而懷之可字最可玩味

子曰可與言章

凡人用言處有可與言者有不可與言者可與言而不與之言便失了人不可與言而與之言便失了言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知者不失人亦不失言不是應答兩等人只是其用言有妙處

子曰志士仁人章

志士仁人不平對自古死忠死孝者非志不立而究竟欲全此心無愧於天地耳故曰志士仁人觀下文只說一仁字可見仁是天理之在吾心者實見得是處天理重而死生輕矣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何等看得明何等處得決此方是志士仁人仁不專在於死故成仁處亦須理會有求生而成仁者矣大杖則走回何敢死是也有殺身而害仁者矣

結縷之難是也要審是與不是處是處方是仁

子貢問為仁章

仁以此心之無私言私欲在心非鋼刀利斧不能斬去非切磋琢磨不能磨剔之以造於純譬之工人欲善其事未有不先利其器者事其大夫之賢者日加嚴憚可以斬刈其私欲友其士之仁者日相切磋可以陶鎔其德性是先知其器之說也若猛力下手處則由已而已夫子因子貢悅不若已故告以師友夾持之功

顏淵問為邦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四

為邦即是為天下行夏之時四句非禮樂之說通章亦非法戒之說為邦有大體統規模有大緊要根本一正朔莫善於行夏之時考制度莫善於乘殷之輅定章服莫善於服周之冕而移風易俗莫善於樂樂莫善於韶之舞由韶之舞思舜之治此皆規模體統所不可少者而大緊要根本在君之心鄭聲靡靡最易淫蕩君心而喪其所守小人佞人奸詭百出最能潛奪君心而至於傾殆國家此其害不小所以當放之遠之不可一為所移惑觀二典載堯舜為邦敬授人時如器同律度量權衡辨十有二章蕭韶九成九功

惟叙治天下規模可謂大備矣而聖讒說難壬人惟危惟微之戒尤極諄諄焉蓋惟恐君心一移於淫樂一惑於讒佞無以開萬世之太平也夫子此章不過數語分明堯舜二典乃叙事首日時繼規制繼樂舞而由韶以及鄭聲及佞人如珠之貫不可分截此又後世之士所摹擬而決不可到者

淫者靡溺流蕩之謂蓋其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人懈慢者故亂雅樂者鄭聲為甚非指此淫字為淫奔之淫也朱子因此淫字認鄭風為淫奔之詩失夫子評詩之旨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五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此人字雖徹上下然須以擔當世道者言君子於國家長慮却顧若朝不謀夕者然非為過計利害得失之幾間不容髮慮深而計長始可無卒然之變一任怠荒而置思於千萬里之外千百世之遠則奸萌禍本即此胚胎一旦左右竊發不可旋救矣必有者決然無疑之辭以近憂形遠慮此是夫子提醒世人語

子曰已矣乎章

此與上論同加已矣乎三字者始猶有冀焉而今已絕望也茲可觀世道人心矣

子曰臧文仲其竊位者與章

古人推賢讓能看得位是當公的知其賢而不與立分明有媚嫉之心謂居得一日是一日事惟恐人乘而攘奪之是之謂竊位

子曰躬自厚章

躬自厚者吾身自處於厚也吾身自處於厚而薄責於人怨不期遠而自遠矣凡所召怨者處已薄而責人之無已也

此只論所以處人已者至於見理分明而擔當利害亦儘有任怨處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六

子曰不曰如之何章

凡可以為之思為之處者必其人求所以自善之策也苟其人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而無熟思審處之計雖聖人亦且柰之何哉凡言吾末如之何也已矣者二法語異言而無如之何者雖有善言不能為之計也此言無如之何者雖有善策不能為之圖也

子曰羣居終日章

羣居而終日正好講學為仁乃言行都不在天理上放蕩於禮法之外終身事業斯可卜其桀矣難矣哉者深惡而痛絕之辭也註中語多喫緊

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章

本文並無一事字不必說君子之處事實本質也本體也君子無體義以為體天理渾全於胸中而神明變通時措於其外凡立身行已應事接物一義以為之槓幹行是他率履處故下一禮字說其有節文出是他動盪處故下一遜字說其無乖戾成是他成就處故下一信字說其都誠實此惟學力精到涵養純熟完全成德之歸乃克有此故曰君子哉蓋贊其養之到德之成也不是說君子之道

義以為質禮遜信已立本了就見諸行處有節文條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理曰禮以行之就出乎身處有次第從容曰遜以出之就成始成終處皆實而無偽曰信以成之是君子而時中事非涵養造詣之至者奚足以與此故決詞以贊之

子曰君子病無能焉章

此與不患人之不已知患其不能也只倒得一下然冒以君子二字便說君子之心深以無能為病而不病人之不已知與不患起語作儆戒之辭者有別

子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君子豈以名立為心哉名者實之符也實之不足名

奚自稱思及沒世而名不稱則及今為之而不令湮滅無傳者自不容不汲汲矣要發君子所以疾之意

子曰君子求諸已章

聖賢之德業帝王之經綸及他應事處世件件皆在已不在人君子知得在已自不肯一毫放過此其求有實落工夫故於已有得小人雖惟日不足無實落工夫所以終身無得

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章

惟天理最方正最寬平君子以理自處是其矜也而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諄諄融融之意却未嘗不在何至於爭以理處人是其羣也而是是非非之意却未嘗不在何至於黨惟不爭見君子之矜惟不黨見君子之羣爭與黨皆起於有心君子無心而順理

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章

此專在聽言一邊說見君子虛心為天下夫人之言儘有中倫中理處而未必其人之何如亦有其人不善而其言儘有關於理教者是不可輕舉輕廢也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所謂虛心為天下

舉人不必是推舉凡進而與其為善為君子皆是

子貢問曰有一言章

恕者如心之謂也吾人此心本同於萬物推之遠近上下何所不通而自始至終初無間斷一息尚存此心可常通於天下故曰終身可行要識恕可終身行當先觀吾心之全體不息

子曰吾之於人也章

當時毀譽朋興不知直道之不可枉故夫子言此以維世教斯民也二句不是說下之人就上邊人說言斯民也三代聖王所常以直道賞罰而是非之者也好其善無有作好惡其惡無有作惡一向來原是如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九

此行一毫不枉所以立天下是非之極吾安得以毀譽行其間世之盛也直道行世之衰也直道廢然而民心之天有終不可泯滅者即是先王之直道在故曰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夫子斯言全是欲與斯民共游直道以見三代之治春秋之作亦行此直道耳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章

史闕文馬借人二事若細然即此猶見當時人心不立已見而與衆同其疑不存私意而與人公共有所謂古道古心猶有一二存者至於今而穿鑿附會自

利自私不可勝言矣即猶存之一二不可復見而况淳古之全盛者乎吾猶及今亡矣夫字字寄慨宜深玩

子曰巧言亂德章

亂壞也詩曰巧言如簧聽如簧之言而有不壞人心術者乎書曰必有忍乃克有濟不忍者小而所謀大事其幾能成乎

子曰衆好之章

書稱師錫僉同聖人尤加深察况出於衆乎衆固是公論然未必是仁人君子之論必察焉者察其所以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十

致此好惡之由全是於踪跡外究觀其心術臧文仲之智微生高之直陳仲子之廉匡章之不孝皆於察得其真此正見聖賢之至公至明處

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二句一直說下語道之分量則可以參天地盡人物道莫大焉者也語人之分量則可以同天地首廢物人莫大焉者也然究而言之財成輔相人也彌綸參贊人也人固能弘其道而道之為道自若也能自財成輔相彌綸參贊成其人為天下之大人乎能者自諉而謾責於非能者無惑乎其為人之渺小也

今人只說得人能弘道道不能自弘不曾說道不能弘其人須要曉得道如何弘人如何弘又要曉得人

之弘即道之弘始得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又曰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人能弘道須看如此看

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此二句是喫緊語令人惕然改圖不成其過註語氣較緩不得夫子立言意

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章

終日終夜之思夫子真見其無益故言以教人人道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夫子是生知之聖夫子實不自聖故這樣工夫亦常做過

思者聖功之本豈曰無益但只思而不實踐則所思者茫茫蕩蕩終不着落故自信其無益不若見諸行事之為有得也

不如學也內原有精思在

子曰君子謀道章

憂道不憂貧是君子主意打從謀道不謀食說起若曰君子所謀者道不曾謀到食上去食非人之所可謀也耕也鋤在其中矣而有不必謀者學也祿在其

中矣故君子之心只憂道之不得而已貧非所憂也憂自心之思慮言謀自心之計較言有思慮方有計較

一子曰知及之章

天理在人心徹內徹外無巨無細本不可少有間缺既知此天理矣一有私意錯雜即是仁不能守能保天理之常存乎故曰雖得之必失之苟知及仁守矣從此發出來體貌少不莊敬即是天理之不合一處所以感動人不得故說則民不敬苟知及仁守莊以泣之矣動容周旋之間少不中乎禮節即是天理之不融徹處是亦學問涵養之未到故曰未善也此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上

通是修已事夫子責學者一步進一步務造於至善之地莊以泣之不必是居上臨民凡君子有位無位其出身加民自宜端莊嚴肅動之不以禮亦不是動民孟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動容之間最人所易忽却有至當不易道理在此間少有不中亦是其天理未純全處故夫子說未善也要人還加學問涵養註因民不敢句併說動是動民殊未得旨淇澳之詩咏瑟兮憇兮赫兮喧兮亦足矣末章復咏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蓋至此方



是動容周旋中禮方是動之以禮處若但瑟憫赫宣而已是猶莊以泄之事也

子曰君子不可小知章

知以著見言受以承任言君子有涵養學問其德量才抱與淺淺薄者不同故不可小知而可大受小

人先少此一着工夫所可見者不過技能識見之末耳何能任天下國家之重哉此以人之品格論

以大受處觀人然後其人可見若僅觀其小者小人未有不勝君子君子或置之無用之地矣

此是教人識認君子之法為天下者必期得大受之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十三

人君子務其大不務其小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小

人不可大受僅可以小知耳然則欲任君子以為世用當必先觀其大者而後可耳

子曰民之於仁章

仁者人也是人之精神命脉不可一息而不存者水火之利民咸賴之以仁視水火則其輕重緩急有不及待辨者故曰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况水火有蹈而死者乎仁則蹈之一時一時之生蹈之終身終身之生即或殺身以成仁可常生而不死所以人不可不蹈仁

此民字所該甚廣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皆是也詩天生蒸民是一証

子曰當仁不讓於師

此重一當字當擔當也天地間許多大事業皆在吾心性內吾以一身任之盡其性以盡天地人物之性直是何等擔當可逡巡退讓乎曰不讓於師則他一無所讓可知矣顏之請事斯語曾之仁以為己任便是樣子

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貞者以理為守大有圓融變化在諒則以意為執拘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十四

學固滯而已矣君子神而明之變而通之故貞而不諒語意與泰而不驕周而不比同

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敬是此心之兢惕事君者事之以此心即日欽欽共其事猶若有悚曠焉者而暇及利祿哉後是全然不較意此言真可為萬世人臣訓

子曰有教無類

此類字不必以善惡字攪當先看有教二字天地有生無問其等類聖賢有教亦無問其等類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

道路也道德路上人可與謀道德事功路上人可與謀事功相為謀有相濟協成意所以必其同道者不同道而與謀其理不知其言不相入將何以發慮而圖成

子曰辭達而已矣

甚哉辭之不可已也然要以達意耳意達則止矣蘇子曰行乎其所以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以不得不止可為命辭者法

此是夫子憂文勝之意易曰修辭立其誠書曰辭尚體要立誠而尚體要是之謂達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五

師冕見章

聖人仁天下之心無所不至而於矜不成人處尤見其惻怛之周到宋儒教人只看師冕見與子見齊衰二章以為一部論語皆在是正是此意

然者然其問固相師之道論其道固如此也

聖人處一事有一事道理皆從此心自然流出故云是相師之道也

季氏將伐顓臾章

夫子議論答問不過數言而止未有此長篇季氏侯國大夫一旦謀伐人之國無魯無王莫此為甚夫子

為天下正體統植名分關係極大故其說極詳

季氏將伐顓臾本章意欲廣其封邑却不知天下大名分大權柄有不可借擅焉者故夫子先責以大義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只此三言立定斷案辭義嚴於斧鉞俾季氏縮頸吐舌不敢復出一伐字此是夫子之大義伐謀處繼因冉求辭已之過則以相道責之而明其過不得辭曰危而不持顛而不扶見季氏之危且顛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見季氏之惡恣肆而無忌懼又因冉求飾季氏之惡則深疾其文過之非而曉季氏

五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以利害之故季氏四公室謀伐顓臾知有家不知有國患寡與貧不患不均不安之釀禍故說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無貧三句不必粘皮帶骨大意說不均不安的彼此相陵不奪不饜是促其貧寡而傾也惟有各得其分者則皆保其所有而不貧彼此相和者則民各歸其主而不寡上下相安者則釁孽不萌其問而可無傾覆之患此有國家者所以不患貧寡而惟不均不安之為患也夫如是一句非內治修之謂承上說有國家者如此其不患寡患貧立心只在均安上初無求於分

外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而已不即稱兵也  
既來之則安之而已不利其人民土地也此方是善  
守國家而求永無患者今由與求也以下雖借由求  
說其實說季氏遠人不服而不能來邦分崩離析而  
不能守此視文德均安直何等景象即汲汲自修補  
猶懼不免而謀動干戈於邦內借擅恣肆誰其堪之  
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此是理  
勢所必至者夫子明白與他說令善為計安季氏所  
以安魯是極大體統所在關係不小

由求見孔子說季氏將有事於顓臾即將用田賦令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七

冉有訪於仲尼之意夫子劈頭責冉求繼復兩呼其  
名責之併責子路非是怕季氏大抵其君之肆其惡  
其臣亦與有責曉人自當如是

季氏大病痛只在一箇欲字欲便無魯無先王攘奪  
其君謀取其外無所不至矣故夫子明大義以止其  
欲令渠寒心破膽不敢為謀此是夫子誅少正卯的  
手段

夫顓臾三句不可分作三項說夫子意若曰夫顓臾  
何為乎建哉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是先王職司之  
寄也且附庸於魯在邦域之中是社稷之臣也分封

自先王與魯社稷相終始者可擅伐乎哉此只說箇  
不可伐

夫子欲之一句是一篇大主意冉求以子孫之憂文  
季氏之欲夫子却深惡之又從此箇欲字直究竟渠  
有蕭牆之憂見此欲之必不可肆也

始夫子責求之過冉求就說夫子欲之推到季氏身  
上去及夫子說到虎兕出於柙處冉求就說顓臾固  
而近於費併季氏之欲亦為之掩飾故夫子責之曰  
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為之辭

固負固也故下文有遠人不服之說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七

上下各適其分曰均均則嫌隙不生而和則國家  
世守而安矣均安中着一和字最妙

貧起於寡不安起於不均故先從均字說起

夫如是者如其安分而無欲也安分而無欲將無  
冀於國中者而況於遠人乎故遠人不服則修文德  
以來之而不事於兵既來之則安之而不利其有也  
非內自修遠人來之說

邦分崩離析正指其四分公室說

冉求說不取顓臾是季氏子孫之憂夫子說季孫如  
此行事即是及身之憂而且在蕭牆之內

此當分三段看首一段夫顯史云云是斬其擅伐之  
謀中一段虎兕出於柙云云是榜其縱肆之罪末一  
段吾恐季孫之憂云云是寒其心而破不奪不厭者  
之膽其義正其辭嚴真是春秋之筆

天下有道章

此章是夫子想見有道之盛禮樂征伐天子大權柄  
威命靈爽同於造化者只在這些有道時天子獨攬  
於其上體統正而朝廷尊何等氣象天子不自持而  
下移於諸侯之手便不成世界了况出之大夫執之  
陪臣乎曰十世希不失五世希不失三世希不失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尤

專且僭者之必不可久也始說天下有道後再說天  
下有道其寓意特深

自大夫出不說禮樂征伐不成其為禮樂征伐也陪  
臣但云執國命而已此大夫陪臣是效尤諸侯者諸  
侯之上陵實由天子之下替

庶人不議之議是公議之議非竊議之議公議不在  
朝廷則在草野此必然之理也

子曰祿之去公室章

此專論魯事祿去公室政逮大夫五世四世其能久  
乎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此以見自大夫出五希不

失之一證也言外煞深傷魯之君臣  
方三家專公室之祿竊魯國之政本其私意豈不欲  
傳之世世哉乃子孫之微實兆於此此可為萬世竊  
政者之戒

孔子曰益者三友章

友道之關於天下極大得一直者諒者多聞者與友  
薰陶涵養日益而不自知一與便辟善柔便佞者友  
浸淫漸染日損而不自知矣漢人有言曰種樹畜養  
不見其益有時而長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  
說損益甚分明夫子分別言之欲人必友此不友彼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手

也  
○看直字諒字多聞字便見他勝於已嘗有箴誨之  
意看便辟善柔便佞字便見他不如已嘗有悅從之  
意所以損益不同

直諒多聞與下三段不必反對下章同

辟與佞上加一便字柔上加一善字此等人豈不悅  
人但有損無益所以必宜斬絕

孔子曰益者三樂章

樂本此心之真好樂得其正身心日益收攝所以日  
益不得其正身心日益放肆所以日損

節禮樂不是辨制度聲容之節辨制度聲容之節何益於已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其中皆有節在樂節云者心一於進反而必中其節之謂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是禮之節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是樂之節驕樂是奢侈如峻宇雕牆之類佚遊如從流上下博奕田獵之類宴樂如飲食聲色之類

佚與樂便不是好事況樂上加一驕字宴字佚下着一遊字乎如此三項皆蔑視禮樂遠棄賢人君子若大不便於已者如何其不日損哉損非獨損其德將併其性命亦損壞無存者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廿

孔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章

語云承顏接辭侍於君子全在承其顏色一不承其顏色曰躁曰隱曰替之愆所不免矣載觀曲禮侍於長者一篇豈獨語言之間當致敬謹長者一起居一動靜皆須體察此最能收攝其身心故夫子論為仁曰事其大夫之賢者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章

此章極言血氣害事不小天命之性在血氣中吾人作用處須常提醒天命之性不然一生被血氣纏倒色是女色聞是爭鬪得是貪得夫子分此三節全是

舉其重者以示戒若論究竟此三者當戒之以終其身又推之諸如此類皆所當戒者

戒是戒於心切記不可之謂君子德性用事不為血氣所使然須常照管關防令勿萌動此念方好

今道家說修養全真能如此章之深切著明乎

合三友三樂三愆三畏九思省察而存養

生與聖賢同歸死並天地不朽是為真正道家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章

三畏平不必俱頂天命俱頂天命是一畏矣畏不是空畏存敬畏之心便自存心養性不愧屋漏以全天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廿

之命便自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以學大人便自奉若神明著蔡以守聖人之言此方於身心學問有大裨

益

上下篇說慎字戒字畏字各有義慎慎重也如臨深履薄致慎而不敢忽戒戒止也如被傷遭蹶切戒而不可為畏畏懼也如雷霆之擊鬼神之鑒臨欽畏而不敢肆

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章

此非氣質不同有此四等之說夫子專重一學字人心之靈莫不有知生知不待學其次皆要學故說生

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即困而學之必求知而後已又其次也唯困而不學斯為人品之最下者耳苟知勉強學問豈遽為下哉夫子從來只說學不魯說氣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正謂其不知學不能移耳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章

君子有九思總是此心惺惺不昧因他條件有九逐件心與之俱故曰九思耳若說臨事而思此心甚費照管若說思在事前此心常多一分意思皆非達於思之說者也知九思總是一思一思却有九思方得章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君子之心

孔子曰見善如不及章

前一項是好修自絮之君子成己之始事也故夫子願見之後一項是明德新民之君子成己成物極有關於天下之大者故夫子深思見之

此章論人品不以自絮為高而以濟世為大蓋天之一生人要使有用於世不使自絮其身而已者世有一項人揀擇善惡煞極分明真知趨避此比同流合污的高出百倍豈不足尚然只結果得一箇自身未必能擔當世道故夫子說我也常見這樣人與我所聞

古語相合殊不為難也等而上之有一種經世的大人方其窮居砥礪名節尋求所志必為天下第一等人及到行義時又務達吾平日所志之道以大涵養為大設施不求一善以成名不止一身之自絮此聖賢豪傑其人而世不多見者故夫子說我但聞古有此語而今實未見其人以深致期望之意焉俯仰古今權衡人物夫子煞有大感慨在

齊景公有馬千駟章

時崇富貴薄節義故發此二條誠不以富亦祇以異此異字不是異常之異清風勁節異於世之貪饕者章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苗

是世之所景仰也其斯之謂與說詩人之意所重正在於此見節義之果重富貴之不足多也不必填入景公夷齊

陳亢問於伯魚曰章

父子之恩天性也聖人豈不愛其子然愛子教之以義方學詩學禮自是家庭之訓淺言之可以言可以立極言之為賢為聖亦只在此是之謂聖人之善教聖教之無私

遠其子即不私其子之謂語出陳亢之口故云然耳邦君之妻章

禮大傳曰名者為治之大者也。可無慎乎？世道之綱維全在名。只觀邦君之妻稱之內外者，各有意義。則凡理陰理陽，所以告之郊廟，頌之國人及施之異域者，斷斷乎一字不可苟矣。魯論記此章，全是正名之意。

### 陽貨欲見孔子章

凡看書要長識見。長學問如看此章者，陽貨所加於夫子者，何如所諷於夫子者，何如夫子但視其何以來，何以往，但因其何以問，何以答，不失禮不動氣，即往拜而彼不能汚，即與言而已。未嘗屈夫子原是一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廿五

夫子陽貨原還他是個陽貨，於此等處得力識見學問，不患其不長。

有說兩不可，皆陽貨自言，故下文以孔子曰別之却有理。

陽貨以計見孔子，孔子不墮其計中，而亦不深為之絕，但就其所諷一一據理答之，不亢而不阿，自是不可免。真是君子之遠，小人不惡而嚴。

### 子曰性相近也二章

纔說性便落在氣質了。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陰陽不是氣，是甚麼離却氣

質性安頓在何處？世儒但見孔子說性相近，孟子單說個性善，必求其說之同，所以分个天地之性，氣質之性，不知性只是一个書曰：惟皇降衷，厥有恒性。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易曰：天命流行，物與无妄。那有離氣質而為言者？夫子此論只說自性之初而言，厥賦惟均，人同此稟，本自相近，未嘗相去之遠也。只緣人之習有不同，向善者日益善，為賢為聖，其向善者，日益不善，為愚不肖，為下流之甚，至於倍蓰而無算。此自人之習相遠耳，與性何與？然亦有定不移者，唯上知與下愚二項人上知的生來便好不移於習。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共

下愚的生來便習於不善，非人之所能移。此一句又自習相遠內抽出，說見人之相遠，誠繫於習，非習相遠，句止說中人。此二項人則性生如是不移於所習之謂也。大抵孔子說話渾成周匝，自極圓融論性處，但說相近二字，何等跌撲不破。孟子道性善，指出降衷之本，亦自相近內看出。見人人本自有个善，不可陷溺其心，失却本來之體。此與孔子繼善成性之說，初不相背。然終是孟子說話不必分別以求其同，習是積習向不好處居多，故說相遠又說惟上知與下愚不移。

習由氣質而又本之風俗記曰剛柔輕重遲速異齊  
民生其間異俗語曰習俗移人雖賢者不免所以當  
慎其所習

曰性相近言其相去之不遠也皆就好邊說曰習相  
遠則單就不善者之曰遠於善者言矣孟子曰或相  
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以至於無筭者不能盡其  
才者也正言其相遠處

唯字不移字和叫應言唯此二項人不可移則其餘  
皆可移安可不慎其所習

### 子之武城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七

學道道字畢竟是甚麼此心之天理是也人人皆有  
个天理在君子學盡天理自然以天地萬物為一體  
而愛人小人學盡天理自然曉上下名分而易使武  
城之弦歌全由子游學道以愛人其民皆習於其道  
家詩書而戶禮樂有此弦歌之聲或者見弦歌二字  
認殺子游以禮樂為教將道字泥定在禮樂上不知  
此道字該得極大自來聖人由身心達之天下皆是  
是物不專在禮樂上

### 公山弗擾以費畔章

公山之召夫子欲往必有妙處成就他却如何說如

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夫子嘗說魯一變至於道  
矣魯本有至道之地向來失却周公之魯者無他受  
病處只緣其君孱弱其臣強橫名分紀綱幾於不振  
耳夫子得一機括便可一變以至道公山召夫子豈  
不知夫子非從叛者大抵僭竊叛亂之人皆假借个  
名義以欺世當時祿去公室政逮大夫季氏尤其罪  
首公山欲竊國命與楊虎共執桓子必將大夫不當  
專國做箇大題目由是假魯之柄召魯之賢用魯之  
賢以反魯之政夫子若得此機括而乘之正名定分  
便可成朝廷之尊立綱陳紀便可行先王之法此所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七

謂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之意也其終不往者亦  
必有說非是因于路之阻

### 子張問仁於孔子章

子張一生病痛在務外其問仁也雖有近裏着己之  
意夫子恐其終不下老實用功故告之曰能行五者  
於天下為仁矣此一能字煞甚喫緊及數五者之目  
曰恭寬信敏惠那一件不根諸心又曰恭則不侮云  
云那一件不是驗己之心若曰必至是而後可以為  
恭寬信敏惠云爾通是教他下老實用功之語能行  
五者於天下句一直說下



問政則告以尊五美屏四惡問仁則告以行五者於天下皆因其才高意廣約之使反復入身來

佛肸召章

天下之物雖至堅者未有磨而不磷雖至白者未有涅而不緇照舊說皆須增入一至字究竟論理終自不通愚謂夫子說話自極圓融其所云云若曰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是守已之堅白者於理誠然在我亦嘗有是言也然天下有必不可固執者有必不可自潔者顧自處何如耳吾不曰堅乎人誰得而磨之而又焉磷也吾不曰白乎人誰得而涅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艾

而又焉緇也其不曰堅白處全自此心之神明變通處運用因人成就與世推移不拘執定一堅白之學而人自不能摧損汚染之者此是聖人神化之妙可自信於己者故下緊承說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天生一匏瓜根蔓雖絀繫必使見食於世天生一聖賢將必使見用於世安可自置其身於無用之地夫子下一豈字極妙若曰匏瓜一物也尚非繫而不食者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用於世哉學者細會其語意當自得之註云匏瓜繫於一處而不能飲食是責匏瓜以飲食也豈有此理

此必夫子與子路論時事偶見匏瓜故云然耳公山弗擾魯臣也召必將用我故欲往其召而與周道於東方佛肸趙臣也其用與否不可必矣欲往云者姑就以觀試之耳故其辭與前別

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章

仁知信直勇剛皆是美德然皆根於心體心體之仁洞達全由學問得來漢儒說學者心之白日極明透人徒好此美德不好學以求心之本體是於根源上不曾理會得却惟於支流一節上用事所以有一好即有一蔽如其好學則必研審於幾微之間全體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辛

乎中庸而行何至有愚蕩等之蔽

不好學而好仁智等總只在皮膚上用功

明鏡不拂則昏心如明鏡不學則昏所以要學以開其蔽

仁者必不愚知者必不蕩慕仁知之名而不學以明其理則有愚蕩之蔽襲實好仁而非仁好知而非知也

子曰小子何莫學夫詩章

學只是修心理性考古鏡今處人持已明物察倫而已種種皆備於詩學夫詩便有許多益處一生受用

不盡夫子此言全是要人諷詠中加體會工夫故下可以通之遠之多識等字而若只說詩有許多好處於吾人身心何益學之何幹

六經之言皆稽實以待虛苟讀詩者因吟咏而有所感發則隨所玩習皆可有不泥定讀其章則可以得其益也

子謂伯魚曰章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修身齊家是吾人切要事二南禮義以開和仁讓以基化全具此理在吾人須着實為之始得苟不能為修身齊家車詩四書疑問卷之七

之理茫然無知所行便多窒碍註一物無所見二句

一直說下

人但說二南是王者之化却不知人皆有宮壺皆須修身以為儀刑之則上章重一學字此章重一為字學便要為方是學首句是教之為

為匪徒誦習而已也必精神心思與開雕麟趾鵲巢騶虞之旨相融液貫徹而實見之躬行乃謂之為

正牆面而立說是沒幹的人茲通於二南可御于家邦不為者反是故設是喻

子曰禮云禮云章

世用禮樂者類習於儀度聲容之間夫丁恐天下相率而為偽故發此論味數云字極含蓄令人深思而自得不必出和敦字

子曰色厲而內荏章

威嚴自內發出來不可襲取於外人一有慾則不剛了今在上的外邊做硬浪模樣像個剛方正直的人而其實一團私欲在內荏軟不勝如何剛方正直得此等人唯恐一或發露而人得以測其私與穿窬之情狀何以異夫子譬之小人中穿窬之盜全是發他心事令其惶汗而自改

車詩四書疑問卷之七

子曰鄉原德之賊也

世道繫在人心人心惟此德耳鄉原似德非德而反以亂德此等人自壞心術不必說了世競效而尤之人心皆為之大壞故夫子曰德之賊

原字不必讀作去聲亦不必訓作謹愿原是原初之原原初定是好的當作好字解但原字上加一鄉字便不是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全由其同流合污而闐然媚世得來所以最壞人心術

子曰道聽而塗說德之棄也

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德由聞見以

入要在清心體會以畜之方為吾有入耳而出口究竟於身心何益故曰德之棄也

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章

臣事君以忠一心為國的可與事君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此可與二字即可與入德可與幾也之可與二字不必說與之共事君鄙夫不是庸惡陋劣之稱鄙夫者貪鄙無耻之夫不知道義為何物者不知道義為何物只管營其得而慮其失抱一腔機謀恣蕩般貪忍更復何所顧忌真是無所不至者此等人於國家大損無益故不可與事君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五

說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便有君當擇臣而不可與若人謀國臣當自擇而不可與若人共事之意若說不可與之共事君便說殺了非聖人口氣

蘇軾告神宗曰臣始以為鄙夫之患失不過備位以苟容及觀李斯憂蒙恬之奪其權則立二世以亡秦盧杞憂懷光之數其惡則誤德宗以再亂其心本生於患失其禍乃至於喪邦此數語可備此章註疏

子曰古者民有三疾章

氣質中和為貴而稟賦或得其偏是亦受病處總謂之疾三疾者何狂矜愚是也肆不拘小節正見他志

願太高故名曰狂庶稜角峭厲正見他持守太嚴故名曰矜直徑行自遂正見他暗昧不明故名曰愚此三者皆是他本證曰蕩便踰名檢曰忿戾便與人爭曰詐便生機械本證已喪去又變而為別候故曰古者民有三疾今也或是之亡也論民至於疾論疾又至於亡此全是氣質之壞人然亦可驗世風之滋薄也夫子極寄感慨

子曰惡紫之奪朱也章

紫原別於朱鄭聲原別於雅樂故下一奪字一亂字利口原不如訥言者或者喜其便捷誤用之此等人

五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一用變亂是非未有不覆人家國者夫子說覆邦家特下一者字斬釘截鐵見有斷乎必然之意此猶詩之興體專主下一句

子曰予欲無言章

天理日用常行隨處發見學者但隨處體認有言亦可無言亦可夫子因二三子只求之言語之間故說予欲無言言豈可無得其所云云亦不欲有所講論談說相與為空言云爾子貢何述之問亦好述者述以時措有行的意思但不能默而識之猶滯於言語上計求故夫子即天以明之天是理之原願天不言

而時行物生自然昭著則欲述之以時措者亦只率循此天理而已天理在日用間即是時行物生初非二事夫子說天便說道不是援天以自況當參無隱章看

當時夫子說予欲無言決不是子貢一人在顏魯自能述不必問其餘不知述不能問子貢有意於述而未離於言故有此問

有言是性與天道無言亦是性與天道子貢說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終未離言之一字故夫子說天何言哉云云全是點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化子貢

天何言哉一節只說得个理不待言而顯所以予欲無言若說天不言已亦不言便非夫子口氣

夫子嘗與回言終日矣此何以欲無言哉子與回言莫非天道無言不悅亦足以發時行物生蓋庶幾焉其餘即聞其言不能領畧於意言之表言言晦也即聰明才辯如子貢猶謂文章性道之為二言言贅也故子欲無言蓋將使學者默會性道之真自露時行物生之妙耳

孺悲欲見孔子章

辭以疾又使知非疾無非是警而教之使之知改宰我問三年之喪章

人子受父母鞠育之恩悼其亡也煞有昊天罔極之意先王裁之為禮必以三年若曰用以報父母三年之懷不可過不可及云爾齊疏之服紆粥之食皆本此心之不安為之非由勉強此便是真禮真樂宰我說禮樂極粗其云期已可矣全是因世人之識見不一反求諸此心之良夫子詰說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是提醒他良心處宰我不省漫應曰安是真無人心者夫子因舉君子之居喪一節說其心真有大不安者以深警之及其出也又罪其不仁而發明所以喪必三年之故仁字與安字正相應凡人心不安處即是仁

宰我之問有來歷孟子去孔子僅百年滕父兄百官云魯宗國莫之行我先君亦莫之行想當時已有短喪之說了宰我識見低不及求諸心因信以為可耳此當參滕定公薨齊宣王欲短喪二章看

子曰飽食終日章

人生天地間上下大小各有當為的事各當用其心以為之飽食煖衣痴蠢過日子豈成人道難矣哉三

字含蓄極深說到博奕猶賢處然甚提醒

難矣哉凡二見一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一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要見此心不可一日不用又不可一日不用在道義上枉過一生不齒人類與禽獸何異

子路曰君子尚勇乎章

子路之問極粗與問強不同尚勇全是血氣用事不知義理為何物故夫子說君子義以為上義以為上只尚義不尚勇也君子有勇二句總言徒勇之害見必尚義而後可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三

義以為上者以義為最上事也與尚字稍別

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章

隱惡是忠厚之道而好稱之居下有承上之道而故諛之勇貴禮節而憑恃其血氣果敢貴通達而窒塞其襟懷此四項人皆由理路上不明白故妄言妄動害世道人心不小知者天理之明覺微只是工伺察却自以為知勇者天理之奮迅不孫只是無忌憚却自以為勇直者天理之正當許只是善攻發却自以為直此三項人所見所執完全於理相背戾認殺是自家好處其害於世道人心亦不小聖賢所以深惡

之

勇而無禮者即俗語所謂杜蠻人也果敢而窒者即俗語所謂生做孽不通人也

稱人之惡者不學好居下諛上者不安分勇而無禮者不明理果敢而窒者不諳事此皆是心體上不明白任意見為之者所以為可惡若微以為知許以為直不遜以為勇則其心術之奸險鹵莽有不可勝言者所以尤可惡

孔子所惡惡人之不善者子貢之惡惡人之似善而非善者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三

子曰惟女子與小人章

難養即難看待之說不孫即奢則不孫之不孫怨即女德無極婦怨無終之怨到不孫全無名分了到怨無不為之矣所以君子看待此輩人全要自斟酌在不遠不近之間易曰畜臣妾吉又曰得童僕貞人君處宦官官妾尤當三復於斯言

所謂難養者不在女子小人謂我所以待之者誠難也

子曰年四十而見惡焉其終也已

四十五十而無聞已不足畏且以見惡尚復何望哉

讀其終也已四字令人惕然改圖猶恐弗及

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衛武公年九十而作抑詩以自警令國中無以耄棄我一息尚存然不可終自暴棄

微子去之章

仁固是忠君愛國然要求此心之無愧耳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一自字一人字下得極妙惟自靖故人可自獻見先王於地下是之謂各全其心是之謂三仁

柳下惠為士師章

重訂曲書疑問卷之七

元

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故三見黜其所云云發已所以不去的本意見得此道決不可杜父母之邦自不必去此可為萬世臣人者法

直道以事人斷乎其不容然枉道以事人斷乎其不可嗟嗟柳下惠固已言之矣後死者之見黜又何愧焉

齊景公待孔子章

任賢全在君心君心不專任賢却只於禮文上較量且說吾老矣不能用也又焉望之所以孔子行晏子論孔子云當年不能究其蘊累世不能殫其學

此二語者世以晏子不知仲尼而沮之愚意不然按春秋傳晏子與叔向論齊晉事後來歷歷不爽毫髮蓋多智能料人也豈其不知孔子而沮之其所云云蓋見其君惑於內嬖弗克用此大聖故曰不能究其蘊殫其學蓋就景公論耳若尼谿之封即季孟相待之意想晏子亦說此非所以待孔子者云爾世遂傳以為沮其封吾意晏子雖不言孔子亦必不就是晏子果未常沮也敢為白其事於千載之上

齊人歸女樂章

孔子為魯司寇攝行相事有一變至道之意所任信

重訂曲書疑問卷之七

早

者全在君心齊人女樂之餽以計間魯而季桓子專主受之三日不朝君心可知矣孔子所以行受女樂曰季桓子此亦有說

楚狂接輿歌章

楚狂論隱見亦是但非所以論夫子耳夫子下欲與之言意欲與言所以見之意楚狂趨而避之不得與之言則果於隱者也

長沮桀溺耦而耕章

世之有道無道豈非天行之數而聖人悲天命憫人窮欲與斯人共易之正如方餌之設所以拯疾病也

當危急存亡之秋而有一人者最諳其方術而袖手以旁觀可謂仁人乎其所以竭力拯之而必求其濟者正欲以起之死而回其生也若曰此其疾已亟矣而其人復不受醫雖投之七劑何益曾不如庸醫輩望之而却走者之為得則岐黃之術其將為無疾者設耶夫子所謂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蓋如此辟人者之此不可則去之彼之謂辟世者知世之無道而絕人逃世之謂鳥獸不可與同羣二句應且而與其從辟人之士也二句天下有道二句應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一句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子路從而後章

聖

丈人始責子路終加之禮而且見其二子則其人可知蓋感世之無道而隱者也隱則高矣然天常人紀之維持在君與臣世雖無道之甚君臣之義固自有不可廢者一欲自潔其身則大倫隳矣君子之仕所以不忘於無道之日者正欲行此義耳此義行則有上下而世道存此義不行則無上下而世道亡聖賢全為世道計故汲汲於仕而猶致意於隱者之流

逸民章

天地變化草木蕃天地閉賢人隱是固然矣不曰天

之生斯民也使之開太平不使之自遺逸而已乎數子之逸雖曰為世所遺然不無自遺逸之意一有自遺逸之意胷中即有不可不非所稱天民大人矣故記者冠以逸民二字一則不降不辱一則中倫中慮一則中清中權志行雖殊遺逸則一聖人曰我安可若是逸也我一逸而君臣之義廢矣天下之無道莫與易矣且天之用我與否未可知也人之望我之援又甚亟也可不可安得先主於中而凝滯於外消息盈虛惟其時而已用舍行藏惟其遇而已是夫子所謂無可無不可而大異於逸民者此五字成文妙在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聖

二無字逸民有可有不可聖人無可無不可無可無不可者不先主逸字於胷中也要認得明一着仕止久速便非夫子語意

其斯而已矣應上降志辱身句凡世之降志辱身者一向潦倒不知名節道義為何物二子雖降志辱身而言行必依名節道義中倫中慮是亦尚志潔身之流也所稱逸民者其在於斯乎而已矣者二子無別行外此亦無以見二子也

太師摯適齊章

此傷魯之不可為魯也太師而下樂官也樂官之在

魯職亦微矣而其相率以去也書之曷以詳蓋樂為魯君設非為三桓設也君不能日舉以樂而其臣僭焉如樂何故太師先之諸人競從之而去不可挽然非其官之罪也故書其職非其人之罪也故書其名非其心之志魯也故書其地樂職廢而他可知矣樂官去而他之去又可知矣魯之式微也可勝道哉

周公謂魯公曰章

成周家法原厚文武周公益培厚之觀周公訓子之辭親親保庸敬故使能諷然盛世忠厚氣象則魯之為魯可知所以世雖式微猶可以一變至道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望

此魯初事也叙於魯衰之後然何等追慕

周有八士章

此記周之盛時有此瑞異蓋貞元孕毓而生國家培養所致非止說是一家之祥也語曰賢才出國將昌此其驗耶

此第序得極好三仁之各全其心下惠之必以其道皆由於遭世之不幸孔子志三代之英未嘗一日忘天下乃於齊不可於魯不可去之他國彼楚狂沮溺丈人輩焉能知之天生聖賢非使自遺逸而已也自遺逸如商周諸士豈不稱高潔於世顧其中有可不

可意思在非聖人之達節也故夫子說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然顧瞻當世實不可為即魯樂官之遠去可為一徵矣因想魯之所為魯既如此開創周之所為周又如此培植彼一時何其盛而此一時何其衰孔子不得行周公之道猶夫商周諸賢之遇其大可慨也夫

子張曰士見危致命章

士君子立身須於大節目理會一過今無毫髮之歎方可自立見危致命分明死忠死孝見得恩義分明一介不取祭思敬則無不恪喪思哀則無不致士若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昌

是可謂大節無愧矣其可已矣者深許之之辭

子張曰執德不弘章

道德本屬心體心體中原無一物不具執德者何可以不弘從心體中流出真切于日用不可須臾離信道者不可以不篤不弘不篤雖託於道德之林其實於身心無所體認非大受之士真修之士故不足為世之有無

子夏之門人章

夫子說毋友不如己者不魯說拒字尊賢容衆二句雖是夫子泛論君子處人的胸襟然而論交之語亦



不過是

凡書中所載及所任語處必皆其言之足以垂訓者獨惟後儒之妄生訾議也賢賢章說其弊將使人廢學喪致乎哀章說其詞不能無偏棘子成章說兩者之論胥失之間文章說子張之言亦失之泛相人品題斷立成案不知雖曰未學云云是勉人之務實學非謂學之可廢也致哀而止之詞是教人必致其哀非謂致哀而已也文猶質也數言即夫子文質彬彬之意我之大賢數語即夫子尊賢容衆之心固可以垂訓萬世而無弊者讀者不以文害詞不以詞害志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聖

是為得之

子夏曰雖小道章

此要發君子必務其大者意小道不是農圃醫卜凡一曲之見一偏之說亦是道理中一節亦有可觀者顧於聖賢盡人盡物萬世通行的大道理不見得完全或可行之一方不可行之天下或可行之一時不可行之萬世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道自不足稱

子夏曰日知其所亡章

日知月無忘二語猶詩我日斯征而月斯邁語意言

日月不可虛曠也非必以日月為計也

亡字不必作無字看道理皆吾心所固有者一不操存省察便亡失在外知其所亡只是求其所亡失者既已得之即謂之能一忘之又從頭做起故所已知者勿令忘之日月二字亦要看得活若云日去求總之不要復亡失了此真是惟日不足猶恐失之者故與其好學

子夏曰博學而篤志章

仁是心德本常在腔子內只為無下老實工夫便馳逸於外耳博學是事事求天理而篤志又務欲體其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聖

實切問是真實詢天理而近思又反以會其真此是勉勉循循下老實工夫學者如此用功吾心本體自常收斂於內而不馳故曰仁在其中

照樂在其中直在其中祿在其中者當說仁即在學問思志之中

此心收斂處是仁如此博學而又加篤志如此切問而又加近思心常收斂在內矣仁豈在外乎

子夏曰百工居肆章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未有不居肆而能成事者君子學以致其道未有不學而能致道者此當重看一學

字然不致其道不可以言學

子夏曰小人之過也必文

過亦人所時有者但貴於能改過而能改即復於無過之地矣小人之文過全從心地之暗昧來心地上不明白見一過即便文飾若曰此可以掩得人耳目耳不知其愈文而愈昭著此要者一必字見小人自欺之心

子夏曰君子有三變章

君子未嘗變而人之視之聽之見其有三變所以為君子此自其充養得來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聖

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章

信只在自家誠意之惻怛吾心中款款懇懇真是著實愛民即便勞民亦必諒吾心而不稱厲真是著實愛君即便諫君君亦必諒吾心而不稱謗自家信得過人自信得過此是事上使下的大要領若欲交孚於民非朝夕之故况君門遠於萬里遇事輒諫如何待交孚得自來說誠貫金石誠通上下只管得自家

子夏曰大德不踰閑章

子夏意專要人先立乎其大者故其辭云云若論其

至細行不矜終累大德可令有出入乎

淇澳之詩從瑟兮僖兮赫兮喧兮直說到寬兮綽兮猗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固知大德不踰閑者小德却自有可觀然必到出入不踰處乃見大德之無疵也

子游曰子夏之門人小子章

洒掃應對總是收攝其身心令不走作為他日遠者大者之地所謂蒙以養正聖功也小學大學如何可分得本末但可分先後耳子夏以始卒二字替之極當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聖

洒掃應對進退收斂初學之身心是蒙養第一事是本不是末子游見差說差了故子夏亟以始卒二字替出之

君子之道一而已矣不曾把此學分作兩截看孰為先而必傳孰為後而倦教但學者所至不同則君子之教自別耳何嘗局定何者在所當先何者在所當後耶

大學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此云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聖人有始有卒蒙養聖功可無始卒於其間耶但要知自始及卒皆是務本

而末自舉耳註始終本末一以貫之惟聖為然而不可責之門人小子此語似欠分曉

有始有卒者其惟聖人乎則有始有卒者是為聖學也焉得無先後於其間

子夏曰仕而優則學章

仕與學原非二事世之人認作二事故子夏發此論仕之時則仕重必仕而優則學學之時則學重必學而優則仕要人知仕與學不可偏廢又要知所先後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

而止不當作而已看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乎當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親之喪必誠必信必致乎哀而止哀之不致有不容自止者此子游立言之意

子游曰吾友張也章

為難能也口氣若曰其所為者有非人所易能也然而未仁蓋深病之之辭

為難能的便不是仁子曰可以為難矣仁則吾不知也是一證

曾子曰堂堂乎張也章

潛修內養之士中常虛而外常不露與之並處不蒙其琢磨之益則可施吾琢磨之功未有不相須以成

仁者堂堂乎氣象誰其輔之又誰其資之欲並與為仁難矣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章

致者至其極而無不盡之意即戴記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致字凡人之情有至有不至即有至者或非中心之所發不可言自致也唯親喪則悲哀痛絕之念自發于中而殯歛葬祭之誠自形于外不期至而自至且無待于感發而自至是則人之所自致者也曾子此言全是惕發人之真心處

乎字有惕然動人的意思在事親莫大於死生之際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此人之所當自盡者當此而猶不自盡可謂之人乎此聖賢所為極言以感動之也

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章

有賢德三字補得極好獻子有賢德其所用之臣所行之政似不必改然在人之情大抵嗣位皆有一番更張莊子但一一因之初無改意所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斯其人也夫子說其他可能也是難能也蓋深與之之辭

孟氏使陽膚為士師章

曾子此言直究民之得罪根原由於上失其道失

其道而民散其罪不在民其情大可憐憫推得此情將有明不忍燭而法不能施者哀矜勿喜真是欽恤好生之心若保赤子之念司牧者不可一日忘此四字

他人答士師不過曰公曰明曰惟刑之恤而已曾子直推說到上失其道處教以得其情而勿喜仁者之言藹如惻如

書康誥舉凡民自得罪直說到刑茲無赦速由茲義率殺然歸亦惟君惟長非德用入正言上失其道意子貢曰紂之不善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五

此不是為紂分解見得下流決不可居一居下流已日益墮落埋沒天下之惡亦皆歸之所以人心當時加警惕

子貢曰君子之過章

過原出於無心本體上未曾損壞一敗之則原復光明之本體矣日月之喻極當合看小人之過也必文一邊何等光明一邊何等暗昧

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章

公孫朝焉學之問只見得夫子學識一邊故問其必有來歷子貢以通字應他所見便大此个道從天地

開闢來傳之文武昭乎如日月之行天未之或墜在人者在其人之自得師也即中庸待其人而後行意其人自得師便統承文武了賢者識其大者三句不過說道之未墜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正說其人自得師便統承文武處若說在人是賢與不賢之人意便不暢大非子貢識見了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章

夫子之所為聖不在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上武叔說子貢賢於仲尼是他見不明處故子貢但粗粗說你道我好似夫子夫子裏面却有許多好處在你却不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五

曾入門不見得故敢輕言耳此止是對武叔說的話

叔孫武叔毀仲尼章

日月之喻子貢亦是因武叔之毀粗淺言之耳若曰低微的人可以毀得仲尼何等高的人其高如日月之不可踰如何毀得不知量不識高低之分量也

陳子禽謂子貢曰章

子貢心服夫子不在為恭上陳亢識見極陋故出此言君子一言以為智三句全是責其言之失夫子之不可及也二句且泛說得邦家以下正說其不可及處夫子道德神化不在得邦家不得邦家必若此云

者因陳亢識見之陋姑論其功業可見云耳立之斯立四句原有此語故冠以所謂二字立是培植道是嚮導緩是懷柔動是振作其立其行其來其和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故俱着一斯字非教養淺深之說

堯曰章

通章要得帝王承天子民之意堯命舜之詞首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便見遺大投艱不可不慎意又云四海困窮天祿永終直說極大利害處凡人說到利害處纔動心故雖聖人亦兢兢以此相戒舜亦以命禹全是此意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堯

允執厥中恐恐然懼不克君而無以承天之心此方是聖人授受之命湯放桀武王伐紂豈其好為稱亂暴虐賊民賢才屏棄萬方因或罹於罪戾皆帝心所不忍者故湯請命伐桀首說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因引咎自責說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真有不克辭此天命者紂聚財積粟為天下逋逃主所用皆是惡人故武王伐商之初散財發粟大賚於四海而特加富於善人把做第一件事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書解紂雖有至親之臣不如周有仁人之賢而可恃見伐商有必克之理百姓有

過在予一人書解百姓畏紂之虐望周之深而責武王不即拯已於水火見伐商無可辭之理總之說武王之順天應人處謹權量而下件件皆是從民之欲順流與之更始故說四方之政行焉說天下之民歸心焉說所重民食喪祭見武之承天子民無異於湯所以上承堯舜之統合是以觀君人者通天下以成其身須是寬纔得衆須是信纔民任須是敏纔有功須是公纔民悅不然則四海困窮萬方有罪百姓有過四方之政不行天下之心不歸曆數之謂何帝心之謂何寬信敏公總來是天道承天心盡天道然後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堯

可以為天子此是通章大主意

堯咨舜曰天之歷數在爾躬湯曰萬方有罪罪在朕躬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知得責任在已身上便允執厥中不使四海之困窮便討有罪不使萬方之罹毒便大賚便富善人便修紀綱舉廢墜重民事不使百姓之無所控訴究而言之則寬信敏公四者而已故魯論錯舉經文緊括聖言立萬世君人之極帝心以上見在已命討之嚴而脫然無利天下之心帝心以下見在已擔荷之重而恐然有負天下之懼子張問於孔子章

五美下一尊字奉若神明普蔡必欲出于身四惡下一屏字視如荼毒蛇蝎不使加乎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者不消在民之外尋所謂利者只於天地之利以生民民所自有的為之規畫料理民便受萬世無窮之利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正是此意擇可勞而勞之妙在一擇字吾主意原不要勞民不得已勞民動衆吾但擇其可者此方是佚道使民之政纔說欲便着貪但吾孜孜所欲所得者俱在此心天理上則儘欲儘好儘得儘不妨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此是聖王兢兢業業心法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不論大廷廣衆匹夫匹婦不論些小節目大綱大紀但只持守此心則一日萬幾之應曲當心無愧作自然舒泰其舒泰却從敬而無失來與矜已傲物者大別正衣冠尊瞻視不在外面用功只從心之無敢慢者發見於威儀之間要知此五者無一不本諸心故稱良法美意若四惡只肆焉縱恣於其上更不一究心於民不教而殺如不素教之禮義及陷乎罪然後刑之以不教民戰皆是不戒視成與慢令致期相似但上是不先戒命而一時視事之成故下一暴字下是慢緩號令而刻期取必於民故下一賊字有司不

但是失為政之體看今徵運收發的猶之與人也枵腹以待而故為壅閼不即與之錢穀併力以進而故為抑勒不即與之批繳害多少人害多少事此方是惡虐暴賊有司等字面想當時侯以惡稱故夫子歷數之以垂戒

虐以立政言暴以作事言賊以出令言此三事是急迫之惡也若有司一事是悠緩之惡也看孟子凶年饑歲至上慢而殘下也一段便見出納之否其惡與虐暴賊等

子曰不知命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七

此个命字即天命之謂性命字不知天命則無以全天之所賦而成其德故曰無以為君子禮者體也君臣父子各有體不知此禮則失其所以為人其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故曰無以立言出於人之心不知言則無以窺見其心術而賢否是非之無別故曰無以知人也為君子自立知人皆吾人一生大節目此三知字然緊要有大理會分曉在不可草草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孟子見梁惠王章

當時紛紛爭亂禍根專在一利字。梁惠不知却以利國為問。孟子所以急急以仁義二字砥柱狂瀾。假如王之心專在利國。大夫士庶人必在利家。利身。利國何求。征在下也。利家利身何求。征在上也。上下交征。一人之身何能勝千萬人之欲。不至傾國不止也。試觀萬乘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百乘之家。夫萬而取千。千而取百。豈其不多。苟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重。計四書疑問卷之八

足以饜其欲。所以必至於弑君而危國也。如以仁義先天下。仁必愛親而不遺義。必急君而不後通國之人。無有不然者。此於君親大倫何等醇厚。國家大體何等安榮。回視弑君危國之禍。真霄壤矣。然則王亦只說仁義而已。何必言利。以啓無窮之禍耶。此亦有仁義有字。極佳。仁義吾性所固有。非從外得者。未有仁義二句。不可出一利字。如說仁義未嘗不利。孟子亦以利言矣。二者也。字正應大夫士庶人句。見得盡國之人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皆由於上先仁義。所以君人必慎。所以導之者決不可一向於利。

未有仁二句。緊頂後義。而先利來。只泛泛說語。意若曰。苟為後義而先利。則不奪不饜。然人心獨無仁義哉。未有仁而肯遺其親者。未有義而肯後其君者。要在上之人身先以感動之耳。如此說較有意味。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章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賢者見得一體。處分明所欲與聚所惡勿施。歡會和同。上下訢合。所以能享其樂。不賢者一膜之外。不知痛痒。荒淫恣肆。于天地之和。激神人之憤。雖有樂。吾得而享。諸孟子上說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下引詩書發出一偕字。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一獨字。然甚肯綮。

葦池鳥獸之樂。照上沼上游觀之樂。來極佳。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章

移民移粟救荒。亦有此策。然獨不有倉廩之當發乎。且人君愛民。當於平時求樽節愛養之方。極財成輔相之道。令民衣食自足。凶年有備。禮義興而天下嚮往。是王道之所當盡心者。此之不務而徒於倉卒時支吾救禦。可謂盡心乎。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平日之視民既輕。於物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今日之視倉廩尚重於民人死而專罪歲歲曷故哉。王無罪歲。王

道以漸施行天下之民自然皆知歸嚮豈直可與隣國較多寡而已哉下章與此章正相發

說王道之始也便合當有王道之終一段此君人所當盡心者舍是不務至倉皇急遽之時尚不知發倉廩以為救可謂盡心哉

古稱救荒無奇然發倉廩以賑濟猶可救得一半若止移民移粟則轉死於溝壑者不可勝言矣乃知平日樽節愛養此民凶荒有備者醫家之所謂治其本也臨時發粟賑濟醫家之所謂治其標也移民移粟特勉強支吾於旦夕耳盡心云乎哉狗彘食人食二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三

句是孟子標本之良劑惜乎梁惠之莫知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章

上論救荒而告以王道梁王因虛心請教儘可與言然不直究其所以害民之原如何能行利民之政故孟子直討其所致民饑而死者在於庖肉廐馬專供一已之欲來夫恣一已之欲而至於殺人於心何忍故提為民父母四字以感動之猶恐其恣肆而不知省復舉無後二字以警惕之凡人至愚不肖未有不思利其子孫者於此感動警惕視民之饑而死真同號聲於挺刃之下自必不忍恣肆以供已之欲而令其

至此矣動得此一點不忍之心然後可望其行王道此是孟子極善開透處若挺刃之喻率獸食人之說以獸相食剔出父母之戕赤子以象人而用形出實使民饑而死語語刺心令聽者竦汗又不可以殫述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章

梁王意在報怨不知報怨以大小強弱論勢有不可必勝者王不待大莫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歛是仁政大節目施此仁政而不為修怨之圖民可盡力於本業且乘此閒暇修明倫理親上死長即大國亦可制挺撻者何者彼務爭鬪而奪民時俾民無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四

計其陷溺為特甚也以彼陷溺而王徃征之其誰與敵哉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勉其專施仁政於民蓋與兵結怨則為報復之師休養生息則為征伐之師意指氣象自別而究竟亦迥不同此孟子之言出生民於糜爛而大造於梁者惜乎惠王之莫用也暇日二字最可玩味國家爭地爭城生民日尋干戈如何得暇休兵息戰而力本自盡氣象自是逸暇照下奪其民時可見得

願比死者一洒之全根長子死焉一段來故其語痛切然不知此箇修怨終無了期且勝負未可必唯行



仁一着不必糜爛其民殉其子弟自然無敵於天下此起死回生一良劑孟子所深注望者柰梁惠終溺於戰攻而不知省也

### 孟子見梁襄王章

定於一者定於一統也一統則紛爭息矣然何以必歸之不嗜殺人者人各有心而要歸於欲生好生而不嗜殺人心孰不與之而又孰能禦之人心同處即是——即定而不禁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好生之心人皆有之即至不肖者何至於嗜殺人蔽在一欲字耳蓋自逞其欲則不知有人看上章率獸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以食人下章興兵以構怨則殺人真同草菅矣謂不嗜殺人可乎孟子提此一語又揭出天下之人牧一牧字起多少好生之心止多少嗜殺之心

###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章

桓文在當時不為無功自此競趨功利世道人心為之一變然時君世主樂談而爭尚之即興兵結怨以戕生民毫不介意孟子於此只說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益目擊斯害而欲以王道維之也齊宣桓文之問全在功利上不知仲尼之徒未嘗道此仲尼之徒所不道者決非後世所當行故曰無以則王

乎以用也言無用為此則唯王道為可行耳此則字有千鈞力與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語同保民二字是王道大旨不忍二字是保民本原所以後邊屢出不忍字而兩教以及其本蓋反此不忍之本心也反此不忍之本心則知所以保民矣是心足以王矣句蓋即其得於偶觸者與其可以擴充保四海此足以二字甚有意在然齊王一向蔽錮不忍敵鯨之言不過一時之感發如平旦之好惡一般自非反求而得其所以不忍處則旦晝之惛併此平旦之念亡之矣故孟子將一愛字剔發之愛是吾心人欲之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六

私也知有我而不知其他不忍是良心天理之公也有此惻隱則必有所以曲全之術以此相形剔發令其察識當時之心如何發出如察識當時之心果戚戚然不忍牛之殺鯨而思所以曲全之則知凡厥有生皆所當隱況人為天地之心忍使之興兵結怨求霸勝於天下耶柰齊王蔽錮已久不能察識雖說不忍其殺鯨若無罪而就死地不能解愛之一言故孟子設以小易大牛羊何擇之難令反求而得所以不忍曲全處齊王竟求而不得終不能解百姓謂我為愛之言則此心之發於一牛者且不能知其所以况

望其擴而充之功加於百姓乎孟子於是慰之以無傷與之以仁術明以見牛未見羊此仁術二字是為仁之權變見牛未見羊正說當時止見此牛故以未見之羊易之所以為仁之權變蓋君子之於禽獸皆所不忍而不能用只一遠庖厨便常養此不忍之心正是仁之權變處齊王見牛未見羊正合乎此此之謂仁術而無傷也齊王聞此言始之反求不得者覺戚戚復萌動焉即此戚戚之萌思及有生之類則知民尤所當愛而功加於百姓王可幾矣乃只泥一念之感觸而不能擴充却問此心之所以合於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七

者何不知王天下在保民保民者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而已既自反而不忍之心戚戚萌動則推之百姓亦何難保乃唯只及一牛不思百姓故孟子假復於王者一段緊緊詰之曰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獨何與此等語如推夢而使之覺解醉而使之醒令其惕然深省然後語之曰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使一知用恩則百姓初無難保所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王獨不知用恩故王之不王是不為非不能也因示以不為不能之形見得

用恩甚易而可為用恩者何老老幼幼推及於人之老幼耳天下可運於掌言推之極易引詩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見得推老老幼幼之心天下誠可運於掌故人君一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治不可及亦只在善推所為更無他法今王恩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豈獨無是老老幼幼之心可以推及蓋必有功利之習橫奪於胷中而有不暇顧百姓者在故下文請其自度而揭出與甲兵一段若曰王所以不知愛民者抑以若所為為快耳快於心三字極妙正照前不忍字於牛且不忍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八

其蔽蔽於民則忍驅之鋒鏑之下而以快其心以此自度將必惻然動念而功加於百姓不至倒行而逆施矣乃齊王雖云不快於是而曰將以求吾所大欲則誠奪於功利之習而雖忍斯民有不暇顧者故孟子以欲之小者發其大欲而斷之曰以若所為求若所欲有必不可得者有不免後災者何者以若所為全以勢論勢有大小強弱未有不量小弱而可以制天下者如欲大一統之業亦在反其本心而已反其本心而發之政事使仕農商旅疾其君赴愬者皆來歸往是之謂保民而王莫之能禦者直大欲之遂而

已哉孟子說到此處真極痛快齊王歡然請嘗試之然當時競趨功利莫有究心於民事者不知民所生有恒心而有恒心者先於恒產之足明君有見於此而亟為圖之今也忽之而困苦無聊不暇禮義此君人所宜留心者齊王誠欲試行則反其本心而已矣反本而制民恒產俾老者幼者各贍其生因教之倫理興起其恒心焉自然愛敬之風翔洽於閭里是王業之可以因心致者區區霸者之功利何足置之齒頰間哉通章大旨若此乃齊王病根全在大欲二字上故志向桓文孟子欲拔去其病根投以保民之良

九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劑然齊王一向於功利着脚其於斯民漠然不知痛痒却教他何以去保先須金鍼撥他靈竅始可下手不忍牛之敲觶是其靈竅之可啓者既啓之復折之令瞑眩之後漸漸開省然後教以推恩教以發政施仁教以制民恒產拔去病根回其生意孟子直恁是國手  
無以則王乎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然而不王者數王字俱如字不作去聲讀王與霸對齊宣志桓文故孟子進之以王公孫丑問管晏故孟子說以齊王由反手明堂章前說王者之堂後面說於王何有好

樂章前說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後說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雪宮章前說然而不王者後即說先王之觀大抵七篇中皆是學王黜霸凡王字皆作如字讀是論王的道理若讀去聲是說王的功效聖賢論道理不論功效即中庸王天下有三重王字亦不必作去聲王天下猶言君天下記曰君天下曰天子若王天下王字作去聲讀君天下君字亦作去聲讀耶此不知起於何時所開不小特為辯正

孔子曰其事則齊桓晉文豈嘗不言唯識其佐曰器小評其王曰正誦則其事固非所取也其徒習焉而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十

憤不與若魯西曰功烈如彼其卑則決不以是見諸行事矣故曰無道桓文之事者道專在行上說齊宣初問桓文但出一事字一聞無以則王乎即出一德字其本心亦自明白只緣一向尚事功不尚道德所以但求快已之欲不知保民之當務耳齊宣不忍一牛亦偶得於所觸未識戚戚之至此也及聞孟子之開啓此心上方覺有戚戚焉此戚戚二字最妙人常存此二字一草一木必不忍加傷焉者而況於民乎  
快於心正照於我心有戚戚焉說一牛不忍其敲觶

萬民忍驅之鋒鏑此心宜何如自醒者可置之不度

手

求吾所大欲一句正齊宣初問桓文大主意不知一逞所欲其禍害於生靈者不小且此欲終不可得也

何如發政施仁天下莫不歸往之為大快哉

發政施仁本此心之不忍來於我心有戚戚焉是也蓋亦反其本矣下即接發政施仁語極有次第

說仕者耕者商賈行旅又說天下之欲疾其君者見天下本各戴其君而却有欲疾之者由其君之不能保也保民則來其赴愬矣雖欲無王得乎此發政施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上

仁之不可已也

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凡二見是篇中緊要喚醒語前獨何與是詰其何故後獨何與是詰其必有故而不加諸民也一步緊一步皆動其反本之意

反其本矣亦二見是篇中緊要提綴語本即不忍之心王無異節註云欲王反求而得其本心即此本也王說曰節註云然猶未知反其本而推之即此本也

後兩反其本矣註朱子蓋未及改正耳君有欲民亦有欲看仕者耕者商賈行旅皆欲來歸

又有天下之欲疾其君皆欲赴愬則其情可知矣然則為民上者將來千萬人之欲往乎將結千萬人之欲疾乎此條數欲字正照求吾所大欲欲字看

孟子於梁惠說不違農時及五畝之宅一段於齊宣說民無恒產亦及五畝之宅一段於滕文再說有恒產者有恒心一段論文王再說五畝之宅一段要見當時煩刑厚斂皆奪民恒產以自奉又驅民於鋒鏑之下毒不可言故孟子惓惓以此為言望其亟反戰爭之習專意愛養斯民以歸於王所謂聖賢為萬世生民而發者於此數章見得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上

劈頭說無以則王乎因說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以欲動之又說是心足以王矣以激厲之然後說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以警策之直歸說到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以期望之真是善誘其君以至于王者惜齊宣之不悟也

莊暴見孟子章

此要識好樂意思源頭凡樂之作由人心生欣喜歡悅人人皆有此願特為人君者獨樂而不恤其民所以治不古若果能推己以及人使皆得遂欣喜歡悅之願大順大化與天地同和與先王何異孟子與宣

王論樂全是此意甚字極有含蓄好之甚則必不私於已而與民同上下歡欣交通和氣充浹更何古今之別蓋樂在意思源頭不在制度聲容之末觀下文鼓樂於此二段制度聲容寧有異乎一則歡聲載道一則怨聲載道則可知其故矣獨樂節將人已衆寡挑剔一甚字見其當同於民下正言與民同不與民不同之別歸到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見好樂者在好之甚而與先王同歸古今非所論也此箇王字即先王王字不作去聲讀齊王慚好世俗之樂非先王孟子說好之之甚即先王今樂由古樂非是遷就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三

引君語樂以宣暢其和心古今原不必相沿今人但存先王之心同民而出治是即先王之樂不然鐘鼓管籥先王千戚羽旄先王猶然世俗之樂也今樂由古樂此是孟子實話

今樂由古樂由字不作猶字解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先王心函大和而發之音樂以宣鬯於兩間今人亦先王之心也亦由先王此心而發之音樂以宣鬯於兩間者唯是作用究竟處為大異耳孟子直從源頭處說起故曰今樂由古樂耳不然何以云今王與百姓同樂則可與先王同歸哉

甚字最難體認嘗驗諸身而得之此心快樂是為樂然五官百骸一不如意心能快樂乎要快樂須先寧其心然在寧其五官又在寧其百骸而甚則寸膚毫髮必使皆安寧一無牽疾不自在是為真快樂耳即是推諸家而家無一向隅者家不庶幾乎即是推諸國而國無一向隅者國不庶幾乎所謂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蓋如此

言樂說到百姓舉疾首蹙額却是何等憂何忍獨樂祝其君說到庶幾無疾病却是何等樂何為不與民同樂同民心出治道是古之樂也是先王之樂也獨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四

樂而不恤其民其曷以言樂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章

苑囿遊觀王者所不廢齊王必規四十里以為囿且設為厲禁全是恣一己之欲而不恤其民乃引文王七十里以自文而罪民之病已不知文王惠鮮懷保未嘗溺志於逸遊即苑囿之設與民同之而一任其採取是文王未嘗專之為已囿也民亦不知其為君之囿也民與君同此囿而有不得於七十里之內者如何不以為小若齊之囿設於郊關而嚴為之禁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也民如何不以為大齊王就

制度上說大小而異其民孟子從民心上說其所以為大為小而異其君

聖賢論事直從人心最不忍處提醒論救荒說到狗彘食人食論制圍說到為阱於國中苟其心尚有一息之存必知省悟矣

齊宣王問曰交隣國有道乎章

國大小相比隣即人家左右前後大小相比隣大人家自宜照顧為小的的小人家自宜奉承為大的皆天理之所在只緣人心蔽於私欲不顧天理之當然大者肆侵陵小者加侮慢所以相爭相奪不能自保唯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五

仁者見理而忘勢智者明理而識勢故一則樂天而包含徧覆容保天下一則畏天而制節謹度保守一國自是理所必致然中間或有不恭侵陵之尤者若禾之有莠非一加芟治大小總不相安又須得一人赫然震怒殄厥橫行庶幾天下可蒙清淨寧謐之休故齊宣問交隣則以仁智之事小事大對疾好勇則以大勇安天下之民對保天下保其國皆是實事非氣象規模文武之勇全從計安天下之心發出即樂天畏天之心故可以安天下說仁智就能保國保天下說勇之大就能安天下之民此聖賢大議論

天字應作理字解但從下文畏天之威天降下民照來此天字虛看更妙凡人之分定處皆天所與也天與我以大國不知事小自討多少煩惱天與我以小國不知事大自取多少罪戾樂天而不事苛求畏天而不敢放肆天自然福祐申之保國保天下矣觀畏天之威天降下民二天字則知天之說矣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可作樂天者也註疏

大國應樂天以保天下小國應畏天以保其國天下有衡行者無論小大之國應奉天作君作師之意一怒以安天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六

齊宣王見孟子於雪宮章

齊王非館孟子於雪宮而就見之也雪宮是齊之離宮齊王偶於此離宮接見孟子故倒用文法如此觀孟子所對及稱引游觀事自可見得賢者亦有此樂乎即賢者亦樂此乎語氣不指自家說孟子對曰有即賢者而後樂此意人不得則非其上矣緊頂上說賢君有此樂但要公之於人不得而非其上者二句有輕重樂民之樂者四句只言上下休戚相關為民上者斷斷乎當與民同之也樂以天下二句正說為民上者一憂一樂全以天下不以一己則精神意氣

交通融徹畧無限隔壅闕此方是王者事故許其可  
以王稱引先齊故典專重先王二字景公志先王之  
觀晏子陳先王之故巡狩述職省耕省斂無非念及  
生民實行補助之政以為諸侯之度此先王之樂與  
民同非今之流連荒亡不恤其民者比有志先王者  
亦行之而已矣故晏子緊說一句曰唯君所行蓋着  
實望其君之必行非以古法時弊令其自擇也乃景  
公說其言大戒出舍與發補不足先王着實惠民之  
政已見之施行且命作樂以宣其豫而取之徵韶  
角韶聲之畜君何尤之詩實嘉晏子懇懇好君之意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七

則一時君臣之義蓋亦有足稱者即此以觀先王之  
樂必推與民同無有不得而非其上者所謂賢者能  
有此樂也孟子因齊王游幸雪宮故所告引若此若  
館孟子於此而王就見之問其有此樂否前後不相  
照應成何文理

大學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  
父母此云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  
也書曰元后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同民之好惡方  
是民之父母同民之憂樂方是作民父母以為天下  
王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其評語甚分明惟君所  
行也其責勉甚斬截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章

明堂王者所居本不可輕與其人但生民憔悴於虐  
政未有甚於此時也全由王者之不作孟子欲解當  
日之倒懸不得不亟進齊梁之君耳乃所言王政實  
為萬世生民而發也

當時之民困苦無聊孟子思得一王者故明堂之問  
即以王政望之令其勿毀王政者何以不忍人之心  
行不忍人之政而已觀文王治岐存心於天下加志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六

於窮民周浹懇到唯恐一夫之失所此其為政真可  
居明堂治天下者宣王行此亦可為齊文王矣乃自  
疾好貨好色為不能行故復勉之為公劉為太王積  
倉走馬之詩非為貨色咏而此二公者舉心行政無  
一不推之以及民即二詩亦可繹思者故一則擴周  
之業一則啓周之統而皆為王者宗孟子惓惓導引  
齊王無非勸行仁政以蘇民困故其辭諄諄耳  
齊宣好貨好色人也孟子何以勸之王王者之政實  
心之所流也齊宣天資朴實好貨好色皆所不諱是  
其真實之心猶有存者即此真實之心引之天理上

去便是王者之心行之即是王者之政故孟子獨為之惓惓也註自首章至此大意皆同一段極說得透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章

負託者心忘其友曠職者心忘其官尸君位而不治者心忘其民孟子比類而切責之欲令齊王心動軫念民生修舉王政耳乃齊宣竟付之罔聞致臣而歸意者其在斯乎

孟子見齊宣王曰所謂故國者章

齊自表東海來世稱故國矣然不知故國之名在有故國之君所稱故國之君者在慎乎奪刑賞盡所以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十九

父母子民之道一毫專擅不得故孟子從世臣親臣說到進賢上進賢是國家極大事有進就有退所關於國體不小故當如不得已而致其慎凡為君者大抵偏聽近習之人因而獨任已見却不知此等人俱不可聽信唯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皆曰可殺其言庶幾至公然後從而察之察之真見其賢真見其不肖允符國人之論然後用之去之殺之則其用其去其殺皆出於不得已非以偏聽非以獨任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殺曰國人則用與舍皆同於國人可知如此子奪如此刑賞方是天地父母之心方是民之

父母克稱國家之任不然且不可以為君安稱故國哉首說故國故下出國君國人字面若曰國君者君國之人須同國人之心始稱此名耳一章精神全在如不得已四字君人操柄威福何所不可而若此云者君者民之父母也安可自自行其胃臆須是通之於國人而察之於已真見其必不可已始得味數然後字可見雖然此只論進賢事何以直說到殺之舜誅四凶孔子誅少正卯傳曰唯仁者放流之遊之四夷誅逐之典用舍之所不廢也故歷歷言之勿分作二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二十

世主多偏聽左右輕信諸大夫置國人於不理不知左右諸大夫類多私黨唯國人較為公論然恐其昧於識也徇於同也必精察而真見焉庶幾用舍刑殺可無謬誤耳是正所謂如不得已處

齊宣王問曰湯放桀章

君臣等於天地放之伐之不可況弑乎果曰弑安所稱湯武也桀紂殘賊生民烈於湯火無復君道湯武出身救援弔民伐罪自是誅殘賊耳非弑君也此一夫二字本書獨夫紂來而以誅字易弑字議論關繫不小



孟子見齊宣王曰為巨室章

為巨室必使工師求大木萬鎰之玉必使玉人彫琢之此在人皆知之者乃夫人之學帝王之學也幼學欲其壯行却令舍所學以從我曾不如大木之求何也且以彼其學治國家者所必賴而却令舍之以從我曾不如一玉人之任又何也通章總說其不能用賢又當審看一學字夫人學之為聖賢學之為帝王足以培植綱常扶持宇宙直恁經綸抱負其肯舍之以從人乎為國者不知夫人之所學云何無怪其不能用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士

當時俱志富強迂闊聖賢之學不知舍此學未有可勝國家之大任者故孟子就作巨室者治玉者再三以深訝之若夫人必不舍所學以從人又在言外

齊人伐燕勝之章

齊王心欲取燕故伐燕却妄認是天意不知天意在民心得民心在感孚之有素安戢之有方齊王素非有德於燕者一時簞食壺漿之迎不過避燕之水火耳齊於斯時不加平定安集如以水濟水以火益火民將轉望於他人矣是今日之民心尚未有定也可云天意哉孟子不教其不取但令其審民心之悅

與否極說得圓活稱文王武王亦有意在若曰君為大王然後可與專征之師君為武王然後可與弔伐之師耳

戰勝攻取齊宣豈不稱快然不知凡有所取必先視民心之所與燕民若何以為迎齊宣若何以為拯哉不拯而更益其虐民誰與之故孟子就取之二字發出一段民情來直說到亦運而已矣令其須自審決齊王伐燕取之章

齊之稱兵乘燕之危利燕之有原非義舉諸侯倡義救燕其名甚正齊王料不可敵求以待之不知自古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士

為政於天下者須此心正大光明真為天下除殘賊無一毫貪利之念如湯之征葛天下皆信其非富誅君弔民乃稱時雨之師齊固非能信於天下者乘燕之虐而征之民謂將拯已水火之中故為簞食壺漿之迎耳乃蹂躪其人民夷滅其宗社貪取其重寶如望救之民心何天下固忌其強今又肆貪併以益其暴如何可解于天下於斯時也計已無及矣只有速出令一節則猶可乘其未發而止之耳此是孟子於莫可待之中教以脫身之計齊王猶然貪戀坐致燕人之畔大舉謀復盡反其故地而直擣齊幾不可

保吁此所謂千里畏人者哉

鄒與魯閔章

民賴君有司以為生豈有疾視長上之理只緣有司平日不加軫視忍其展轉流離而莫之請告莫之省發全是上慢而殘下故一旦有急民皆掉臂而不顧耳此其罪不在民而在有司與君君誠行仁政以先有司有司必知恤民民皆知親上死長豈忍於疾視而不救哉鄒君意專罪民孟子却罪有司而責君之行仁是原本原之論

魯公痛恨其民在疾視長上之死全不反思所以致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其疾者由上慢而殘下而有司之慢又在其君不行仁政故從有司說到君身上曰君行仁政斯民親其上死其長矣要見民未嘗無親上死長之心也戒之戒之出爾反爾真是萬世子民之明鑒

有司最親民凡民有欲其誰望焉唯仰有司之體恤耳任其就死地而莫與告下情孰與達而上德孰與宣哉此孟子所謂上慢而殘下孔子所謂出納之吝謂之有司也慢之一字誠有司之極惡處為民父母者當時加警惕於其心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章

五十里之滕攝齊楚之間譬如極小人家與豪強者鄰唯有自立一着庶幾可保屈左支右挑怨速禍而已故孟子為謀只教以自守之策自守在城池險固若效死而勿去必須固結民心之仁死守世業之義豫講於平時令民皆感激思奮當變之臨寧背城借一以報先王而不忍棄捐社稷此又不在城池而在人心是則可為正教其得人與險共守此滕也無已

是無可奈何歌不得處無已與無以異無以者無用為此也無已者無可奈何也照文公所問不事不可兼事不能而擇事莫知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所向是真無可奈何者孟子對則有一焉蓋鑿池築城與民死守外更無他法此是真正守國一大義即到必不可支處猶勝依人無以自立無以見先人於地下也

說鑿池築城與民死守有多少綢繆捍禦意在是即次章所謂疆為善者

滕文公問曰齊人將築薛章

上示滕以世守之義矣文公猶心惕於築薛是勢將不能自存者孟子權之再三要唯遷國以圖存而已太王去邠遷岐然甚不得已說不得已三字見大王

平日愛民及今日之遷國皆於天理上着工夫故緊緊承說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此亦於天理上決其如此若君子創業垂統特求為可繼焉耳豈敢必僥倖於其天哉勝於今無可奈何只彊為善而已矣彊為善者着實在天理上做不消着忙亦不可苟圖僥倖是則今日之所當盡者

苟為善緊頂不得已來不得已而為總是為社稷為生靈而非自為一身計是謂為善

苟為善一節看太王居邠去岐說來見得當此莫可支持處尚然如此則平時又可知矣是為善可必於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其

後世之王者乃君子但思可繼勿徼天幸今日之勝無如彼何亦只有彊為善一着耳彊為善者今日為社稷計宜若何者吾為之今日為生靈計宜若何者吾為之一如太王之所以居邠受侵之時是其則也而已矣者彊為善之外別無可自立之方也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是取必於理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是責成於已若夫成功則天也是聽命於天

滕文公問曰滕小國也竭力章

滕文既兩策於孟子矣此復問竭力以事大國則不

得免真是無可奈何孟子說竭力以事大國無如太王乃終不能支而至於寧遷其國不失其民此是太王之仁素孚於民而有以結其心故可以遷而不失而或者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此論國君之所以死社稷者大義炳朗較尤有理然則君能為太王乎即遷國以圖存可也不然死守社稷而已矣請自擇而為之

此三章宜通看初時文公計事齊楚孟子但以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對既恐齊人之桀薛孟子乃以太王去岐彊為善對既又苦竭力事大之不免也孟子又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其

以太王去邠遷岐對而終之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為也效死勿去蓋勝地褊小無可去無可遷止效死一着為可耳初對曰無已則有一焉一言以蔽之矣魯平公將出章

孔子於公伯寮說道之將行將廢歸之於命孟子於臧倉說行或使止或尼歸之於天聖賢非以天命自為寬解吾道之行止原非人力所能主張

行止二字以道言道之行止在人然其行其止若或使之尼之則天之所以在故下緊說行止非人所能也公孫丑問曰夫子當路於齊章

帝王邈矣管晏之功羣然駭視為莫及抑知聖門所不道乎聖門所尚者王道也王道從心德上發揮光明正大功不期高而自高不從心德而詭秘以求勝即一匡九合卑卑無足數者公孫丑稱君霸君顯未識聖賢作用迥別於凡流耳孟子說以齊王由反手一言可壓倒管晏矣以齊者用齊也孟子用齊從心德以經綸帝王之功實不難就蓋內度其德而外度其時與勢能為之非若文王雖有其德而阻於時勢有不易為者看商家由湯以來世澤之綿延世業之滋大何等難援而文王以方百里起其何能為蓋失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七

時與勢若斯之難也齊人有言節承上起下極點得透醒夏后殷周二節正見今時之易王德之流行二句見所以致王者又本於德而不專在時與勢故當此時勢以德行仁解生民於倒懸真有事半古人而功倍之者是所謂以齊王由反手者非孟子之德加於文而今之時勢實大異於文王之所遭也

無論曾西蹇然與子路艱然不悅於管仲即或人之問先子路次管仲其識見亦超公孫丑一等矣

以齊王以字照以其君霸以其君顯二以字來功業煞極天壤矣

由反手由字不作猶字解由反手去者由我一反掌間也天下事儘有由得我者有不由得我者如文王在當時其德豈不稱極盛哉乃值商家世澤之深世業之大如何可以大行得若戰國生民憔悴之極其望救也如倒懸之解真有朝我施而夕可徧於天下者故孟子說以齊王由反手蓋深信其具在我其時與勢又易為其王也直如反手之由我耳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七

由湯至於武丁節舊說碎分時勢愚謂聖賢肆口成文意趣流走總是言商家世澤之久世業之大文王為不易乘耳

故家以勲舊言遺俗以沿習言流風以播被言善政以綱紀言總是世澤之留微子微仲比干箕子膠鬲五人皆賢而輔相是世澤之報尺地一民是世業之大

聖賢不能為時惟能乘時及是時行仁政其王真有易易者看孔子葢月三年及孟子事半功倍語俱自家十分酌量過方為是言不是虛話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章

孟子一生得力處在知言養氣而本學孔子來願學孔子日漸淘洗培植至道明德立時隨他大任到來自信得真守得定而無所疑懼蓋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其致一也此箇不動心果由于涵養否抑由于強制否強制如告子能先孟子不動心却害於身心政事不小孟子不動心全由涵養得來故先就告子之強制說起北宮孟舍之養勇告子不動心之流亞也魯子告子襄之大勇孟子不動心之淵源也四十不動心暗藏孔子聞大勇於夫子分明指

車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克

出然先以北宮之必勝次以孟舍之無懼終以魯子之守約言有次第而意有重輕以無懼較必勝似為僅優總來不過形得告子之強制自反為主而所守至約則孟子之所以不動心已盡發出而異於告子之強制特甚矣不得於言四句正是告子之強制處言與心與氣本同一機只一強制勿求如何使得故畧而言之有不可之分總之乖離分隔此心之宰羣動運百為者胥失其故矣何者志帥乎氣氣充斥乎體志之所至氣即次焉其體本合一而機誠相須也志一不持何以帥氣氣一暴焉志將何所運量耶此

勿求於氣與勿求於心者同總之皆屬鹵莽而非聖賢充養有素自然不動其心之道也志壹則動氣二句有輕重蹶者一段正見氣壹動志以明決不可暴意蓋無暴其氣乃為持志專一持志而舍氣勿求即屬強制此間道理極細下文必有事焉數句雖論養氣之節度而持志之方不出乎此何者持志養氣本非二事其工夫亦非有兩端也孟子既斷告子之失因說已之得力在知言養氣曰知言則表裏洞徹而直究其底止此心於天下更無所疑曰善養浩然之氣則內外融貫而充塞於兩間此心於天下更無所

車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三

懼此有主不動而特異於告子者然上文止曰志曰氣耳未嘗言浩然之氣不知此箇氣生天生地生人生物本自盛大流行而其在於人則唯充養得完可以自得而難以言語形容者故畧言之至大無外至剛不撓本充塞於兩間以直養而無害則剛大在我而充塞於兩間直者無矯強之謂氣本如此直如此養之而無加戕害即下文必有事焉云云是也則塞于天地之間則字甚緊切正見得本體如是直養之則亦如是配義與道配字訓合而有助甚當道義在人心本有一種奮迅激昂意能直養此氣於道義適

相合奮迅激昂自然愈益百倍此正其塞于天地之間處若無是氣天下雖有道義當為事便委靡退縮矣能見塞兩間否義以心之宜言道以事之理言要之心之宜即事之理初非二也氣塞天地配道義何等浩然然其所以生却由集義來非可襲而取者譬如道氣象睥面盎背本充養完粹來非可矯飾分毫於其外者又譬如人身膚革充盈由日漸保攝涵養來非可裝飾分毫於其外者蓋義者宜也宜於心則心自憊而體充集義而無不宜則心常憊而體常充氣之生自有不容已者行有不憊於心則餒矣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三

可襲而取之否若是則義在外乎在內乎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只管心不動全不管義可謂知義乎不知義而強制非直養無害之道也故養氣者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有事者日以集義為事也人一有事不無正必意正即非義也勿正可焉纔一勿正或有遺忘意忘即失義也心勿忘可焉纔一勿忘便有助之長意助尤違義也勿助長可焉此數句必字勿字甚喫緊然必有事者自然不忘而一有正心必然助長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觀宋人之握苗可為明鑒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指養氣者言

見得天下皆告子之流其為吾氣之害不小所以皆有浩然之氣而不皆善養雖能先我不動心而要非聖賢之自然不動者然養之有定實先本知之最真來故復說到知言處蓋言皆心之所發也言之頗僻一偏者謂之詖詖辭吾知其心之蔽也見得一邊故說向一邊去耳既蔽矣遂沉陷而不能出辭焉得不淫既陷矣自叛離正理辭焉得不邪既離矣必窮無所歸辭焉得不道此其理有固然而勢所必至者也夫人之所以綱紀政事者唯此心耳詖淫邪遁一生於其心之蔽陷離窮則於天下之政安所主持譬畫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三

且以是心發於其政大體既乖細務悉謬其害於事固決然而無疑者即聖人復起必從吾言矣從吾言者從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之言也此等知言此等養氣視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者何如此全是由學問中得來故因既聖之擬舉孔子云云以示不敢當之意然其實以孔子為歸學不厭智也二句非是由智仁故學不厭教不倦亦非由教學成其為智為仁即學不厭見心體之昭明不蔽智也即教不倦見心體之公溥無私仁也仁智如孔子尚辭聖不居孟子之知言養氣敢

即任聖乎然於諸子之一體具體者姑舍不安必求造於聖人之全體也於伯夷伊尹之趨曰不同道必求同於孔子之道也觀孔子之仕止久速迥別於二子則其道誠生民以來所未有者孟子之願學舍孔子其無可歸矣蓋凡謂之聖其根本節目之大者無不同而事功而禮樂而出類拔萃則較有等次而唯孔子為特盛何者孔子學不厭教不倦心體上養得明融充粹故德隆千古而功冠百王孟子願學孔子到知言養氣地位即當極大事任功業要軼堯舜禮樂要過百王出類拔萃要盛於羣聖皆心體中所能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三

昭徹所能擔當更無一毫強制於其間此孟子一生心事一生學力具見於此而大有功於世道者此章大旨說人當帝王大任做帝王大功業須由學問涵養來孔子說學不厭教不倦孟子說願學孔子其所為學者同故其所當大任而不動心者亦同若不事學而專強制於天下事有不勝其害者養氣節說直養而無害說非徒無益而又害之知言節說害於其政說害於其事然大有意在孟子作七篇專辨心術心術一差為害不小北宮黝似子夏舊說子夏篤信聖人篤信聖人甚是

好事敵人者何以似之愚謂子夏入見夫子之道而悅出見紛華盛麗而悅悅在外者也故夫子論儒教其為君子毋為小人論政教其無欲速無見小利皆病其悅在外而樂之黝務敵人敵在外也當似子夏之悅在外者

心一耳種種皆能動搖要唯真知而定守耳真知在先明理理可一時勘破而定守不惑全在涵養成就將來故孟子論不動心先說養勇因及大勇歸到守約二字守約自然持志無暴其氣而心可無動是其大較也因自驗其得力處出知言養氣四字而論養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四

氣然極其精神然非知言之真確未有不昧其所養者故論知言又說生於其心害於政事有必然而無疑者學者細玩諸養字二守字三害字可默識不動心之大旨矣

夫志至焉至字不作極至解氣次焉次字不作稍次解至到也次舍也言志一到於此而氣即隨之以舍止也記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禮之所至樂亦至焉樂之所至哀亦至焉詩禮哀樂總是氣皆隨志而俱到者也此次字即春秋師次於某地之次蓋志氣之帥也未有帥至而師不次焉者

也故緊承說下示人善持而無暴若公孫丑則錯認此至為極至而次為稍次矣故復問云云

蹶與趨正是暴其氣為所使而反動其心氣可或暴乎志可不持乎

其為氣也四節一氣說下語意若曰浩然之氣何為其難言也其為氣也至大矣至剛矣宜養而不宜害者也以直養而無害則塞於天地之間矣何者天地間唯道義至大且剛也其為氣也配義與道無不可為者豈不塞於兩間哉倘無是氣即使道義當為者不覺畏沮而自餒矣然是氣却何從生哉唯平日集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孟

義功深自然生出非可以襲取為者倘行一有不慊於心則愧赧而自餒不能生此氣矣氣生於集義餒於不慊於心氣與道義果可相離乎斯我所謂配義與道也若是而義豈在外乎直養而無害必有事於集義者而正則著一意見勿正焉可也忘則付之無心心勿忘焉可也助長則失之鹵莽勿助長焉可也若宋人憫苗不長而加堰則苗立稿矣今天下之養氣者襲義而取之絕類助苗之長者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也鑒宋人之助苗則知所謂直養而無害矣助字正照襲字看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正照直養而無

害者

餒也則餒矣二餒字正相照道義無是氣則餒行有不慊於心氣亦餒正是其相配處

必有事焉一氣下歸重到助長處見氣果非可以襲而取也義果非在外也欲養浩然之氣必有事於集義而常惺惺焉是為直養而無害

勿正正字與非以正行也正字義同然最難體貼蓋氣貴自充行貴自正本不可著一意見也意念端端在此是謂之正將大失自然之機矣此孟子兩無取於此正字也

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此章說生於其心害政而及事後章說作於其心害事而及政總是究其害必至此無大別

前言曾子聞大勇於夫子此言願學孔子正是語相照應處蓋孟子之不動心全是學問涵養得來願學孔子是其一生大受用處

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章

治必以仁帝王未之有改然却從心德上出來王降而霸不任德而任力是之謂假仁假仁者必待大力量然後可行得去若以德行仁者即百里七十里可矣何者以力服人者非能服其心也力不贍也力不



瞻而後服不待大乎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聲教之四訖更何間阻而待大哉引詩正是說王者此之謂也正說王者以德服人無兩層意後節正發明前一節非上論誠僞下論其所以感人者

中心悅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此二句緊緊說猶非心服也力不贍也二句語氣

孟子曰仁則榮章

好榮惡辱世主之常情却不知其介在仁不仁故孟子明說以提醒之貴德尊士是強仁大頭腦賢者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毛

句根貴德尊士來國家間暇又根上數句來及是時明其政刑有皇皇唯恐弗及意若此圖惟若此規畫則其所為國家計者常先人一看而可以制人故雖大國必畏詩所云正周公教成王之及是時者孔子讀而贊之恭深有味乎及是時之可以免侮也是之謂大國必畏而至學今國家閒暇幸或有時及是時般樂怠教而亦唯恐其弗及燕雀處堂偷旦夕之娛而不知禍之至由此觀之禍耶福耶伊誰致之無不自已求者詩咏福而原其為自求書辨孽而罪其為自作其意蓋正謂此耳有國家者悟詩書之旨而惕

然改圖則所謂貴德尊士修政明刑誠有朝夕謀之若弗及者此孟子警發當時語極痛快極緊切精神全在及是時三字上

孟子曰尊賢使能章

上章說貴德尊士明其政刑此正說其所為政處故首尊使而及其餘前五段用則字矣字見悅而願者之必然總承云信能行此五者見悅而願者如慕父母者之至切率其子弟以下見必無敵於天下而可至於王也此之謂以德行仁者王此之謂大國必畏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云

孟子見當時之君不能舉此心推之治而其臣又不能開導之忍於興兵結怨忍於魚肉糜爛陷溺其民不知天地之大德曰生凡此生人疾痛痾痒動關氣體真有惻然靡下而隱然不忍傷者有此心即有此作用自然充溢流溢而不可禦而四海不難保者故首發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一句曰人則無古今爾我曰皆則無彼此異同曰有則非本無加益曰不忍人之心則其根於一體同胞之至切者自必軫其饑寒念其疾苦而不令其失所而無告故緊承曰先王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見其發之必然也

曰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見其施之極易也然要之先王特全此人皆有之心耳非能有加於分毫也只為人不知其皆有而甘於埋沒其真心故特發孺子一條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句字字有意而極妙在乍之一字蓋乍則卒然之感觸之無心而應之無心最可驗不忍人之心之皆有者然心一不忍而已何以曰惻隱復曰羞惡辭讓是非益心非死物有觸即流而總之為惻隱惻隱者言心之知痛知痒也纔知痛痒遇可耻便有羞惡出來遇可却便有辭讓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先

出來遇可辨便有是非出來要之皆此不忍人之心所謂有則俱有無則均不可謂之人者即此心之發分別言之是仁義禮智之端仁義禮智根於心而隨觸斯應於應處見其端而要之有此端即有此作用猶人有四體即有此運動作為所以即緊承說有是四端而自謂不能者自賊者也謂其君不能者賊其君者也君自賊臣賊君由不知四端之可充充之可保四海耳故復舉凡有二字激之見得不必是先王也凡有四端於我者一知擴而充之如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自有不可遏抑者即所謂斯有不忍人之政

也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即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也但在先王則自然有之在人之陷溺而觸發者必知之斯能充充之斯能保稍有差別耳及至能充而保四海總是一般是則人皆可為先王者奈何甘自賊而賊其君哉通章要味數人字及凡有字

擴而充之者推廣其類而充之也如見孺子將入於井推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之類皆擴而充之者非止充仁之一端義禮智皆能充皆能擴而充也知皆擴而充之矣一知字是此心之靈覺不昧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卑

處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則所謂親親仁民愛物者具在於此故下兩開說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非初充復充之說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心體曷嘗有異哉只緣人自謂不能謂其君不能耳故說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激發之以進於王

孟子曰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章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而甘於自賊蓋起於術之不慎術是心術心術向於仁則仁向於忍則忍一向於忍

即欲全此仁無繇者觀孔子處仁一語則知擇術莫如仁矣曰天之尊爵曰人之安宅正見仁之必不可舍莫之禦而不仁盡失其所以為心如何可自立於天下我為思之要是唯仁可以自強故說如耻之莫如為仁然仁非外物已所固有者也一反求則仁在我矣仁者如射正教其所為自力處正已而後發發而不中不怨勝已者射者直恁自反然則為仁者反求諸已而已矣孟子提醒人為仁又提醒人反求諸已語極懇切少有人心者當自奮發

尊爵只說寵綏至重而不可棄猶安宅只說居處極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四一

安而不可離非得之最先統之最大之說仁義禮智一下齊付言仁則禮義智在內說不仁不智無禮無義歷數其無人心耳

當路卿相章俱說王霸因承說以德行仁者王然仁在何處在貴德尊士明其政刑而已如何貴德尊士明其政刑行此五者而已行此五者却本不忍人之心存不忍人之心却在反求諸已此是一時語前章云如惡之莫如貴德而尊士此云如耻之莫如為仁後章云如耻之莫若師文王激其惡與耻之心而開其惡與耻之路聖賢真大有造於天下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過則喜章

此通說聖賢樂善之誠從子路與禹說到舜形容其盡善之分量耳繼之者善本原天下之一而無爾我聖人於善亦統天下之同而無爾我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亦是旁人看聖人見其如此若聖人與善為一忘乎其從也安知其舍忘乎其為也安知其取且其舍也即是取其從也即是為初非二事註無繫吝無勉強甚好不必分有善未善耕稼條正見聖人之心一於善而無窮達之殊取之與之皆是自然如此講須混融無迹乃見聖人之善之大蓋善之分量極覆載民物而無不有而與人為善舉覆載民物而悉還其所自有者是盡善之分量而毫無歉焉者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

四二

舍已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揔一事故下文但說取於人即承說取諸人以為善是與人為善者也與人為善即是善與人同前後二與字正相照故君子莫大乎大字正照大舜有大焉大字結局

舍已取人更無爾我更無內外豈不是與人為善豈不是善與人同

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章

書看起語結束便知旨歸據本文字面便知端的如此章說伯夷以非其君不事起語說柳下惠以不羞汙君起語條末一束以就字一束以去字是旨歸在論去就非論清和也斷夷惠本文字面曰隘曰不恭端的是隘是不恭非其流之弊之說孟子論夷惠凡數見各有所謂此只論去就而斷其不可由然則君子何由交以道接以禮斯受之而已矣非足以行矣而不行而後去未嘗終三年淹也是其準則與漢儒論出處曰不夷不惠君子居身之所珍也體認却勝於宋儒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四

進不隱賢必以其道語意一串

開口說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便是論清和開口說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便是論去就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章

世未有不得人而能勝者未有不得道而得人者得道者何以仁心行仁政凡可固結民心者無不為之謂也得道則助之者多否則莫與為助即寡助而究其極叛在親戚即多助而究其極順在天下其情之離合何如其勢之強弱何如有不戰戰必勝勝於人之和也安事天時地利哉通章重得道二字多助

寡助論其理至是究其極非先多助寡助而後極其至也須看得活

從天時說到地利從地利說到人和從人和又歸本於得道語極提醒警策

孟子將朝王章

賢者在人國其心直欲堯舜其君而不肯輕就者君無懇誠下賢之心則不足與大有為耳齊王召孟子來意甚不佳孟子托疾以辭之警之使悟而自改此是一大機括公孫丑不知而致問孟子仲子不知而妄對則一念警君之情有不能達於君側者故不得已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四

而之景丑氏宿焉景丑責以君臣之敬蓋見夫順承之小者耳却不知臣之敬君要須從大處理會仁義堯舜之道陳於王前而望其必為堯舜何等尊君之大是於大處理會非卑鄙其君之可比者斯一人者可以召禮加之耶蓋君之富貴可加於趨走之臣不可加於仁義之士何者仁義輔持世道長帥斯民其所重於天下即朝廷之爵有不可加者若齊王之以慢二直無大有為之志耳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不召之臣即非常之佐之謂而必加一所字者何此所字全在君心君知天下大事業唯

此道德是箇根原於此抱道德之士極尊且樂之真有所懇事而不敢慢者在所以能有謀則就不如是彼之重道德者肯輔之而能大有為哉湯之於伊尹全是此尊德樂道之心故其意專在學而後臣故不勞而王所謂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者今天下率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曾不及桓之遇仲非常之佐斷不肯屈身以應其召此孟子欲以道德佐其君先以道德自重而警齊王召已之非之本旨告景丑氏者所以告齊王也

齊王托疾之召及使人問疾醫來全是虛文而無實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意故孟子後邊說尊德樂道四字

不得已之景丑氏宿非以仲子之要也出弔全是警王仲子不以實對即歸不朝此意終於不白所謂不得已者

否非此之謂也否者不然其言非此之謂也謂不敬在不知禮非與言仁義不與言仁義之謂豈謂是與謂已之所以不應召者別有所謂豈謂是區區應召之節

尊德者尊輔世長民之德有崇重不輕意樂道者樂堯舜之道有愛慕不忘意

學焉而後臣之專重在學臣非所先也此後字即先事後得敬事後食之後字

故將大有為之君二句極提得醒透齊宣足用為善宜以大有為之君自待以所不召之臣待孟子乃托疾以召見豈禮也哉孟子以是婉辭而使知聞焉後章云王庶幾改諸正謂改此非禮之失耳再又云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民舉安蓋雖至去齊之日猶惓惓以大有為期待之也可通前後章看會孟子所以不應召之意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孟子往來於列國全是為行道計豈在於餽不餽然諸侯之交以道接以禮者未嘗不受而却又未嘗濫受宛然孔子家法也故歷歷明言之宜參交際章看貨取者吾為其貨所取也

孟子之平陸章

愛民而任之有司者君之責也承君命致之民而求稱其職者有司之責也平陸任牧民之職可諉其責乎且命之司牧者為誰哉此孟子一言之間齊君臣各任其罪也

受人之牛羊一條今有司皆當書之屏几

孟子謂蚺鼃曰章

孟子謂蚺鼃者居官守職之事也其去就聽命於官其所自處者行道濟時之事也其出處聽命於道所以不同

孟子為卿於齊章

王驩者孟子所羞比而出弔之使亦非行道者之所欲也承命往來豈其有師命姑從容其間耶抑為行道計不遽悻悻耶乃所處王驩者全是孔子待陽貨家法

孟子自齊葬於魯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聖

當時墨氏教行世風趨薄葬親之禮或多不循其制世見孟子之治木共駭其過於美不知此是古制而人皆可得為者非直為觀美也然後盡於人心此然後二字極有意味說到盡於人心處則凡可以用情者無不為之故承說不得不可以為悅無財不可以為悅云云然此木雖盡生者之心實安死者之魄故又轉說木之堅實比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子之心有獨覺其忤者這等看來天下皆外物唯親為至重值親之喪盡天下無可為報豈忍以天下儉其親說盡於人心又出一悅字又出一忤字直說到君子不

以天下儉其親極懇惻痛切興起人心有關世教非直論一木而已也宜參滕定公薨墨者夷之二章看

此化比字宜作附字解比身者棺槨也

沈同以其私問曰章

沈同以其私問是私承王命而問者觀以其二字可見孟子不知其私只以公論燕君臣私相授受豈不可伐然伐人之國須仁人奉天之討始稱天吏齊未嘗行仁政燕等耳以燕伐燕孟子奚勸哉此要識聖賢大公之心未嘗輕貸燕亦未嘗輕與齊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聖

燕人畔章

燕齊之事孟子策之數過齊王貪而致畔然此曰甚慙於孟子則其本心之明未嘗息者有一善導者即是心而惕發之勸勉之其機可以王柰何陳賈之甘為佞也援周公以釋其過見孟子以解其慙若曰聖如周公尚不能無過而況於齊王曾不知周公所處在兄弟之間其所用心只在天理人情上此外不着一分意見則其過固天理人情所宜有者過出於天理人情所宜有即謂之無過亦可而曾得以病周公哉且古之君子節專刺陳賈之為君文過不粘帶周

公說古君子處過不諱而自新何等光明今君子處人之過順而為之辭何等暗昧孟子勘破陳賈心事故直刺之如此見齊王之過未嘗不可改而賈之情狀之真可惡也兩說今之君子對古之君子分明罵賈是小人之尤

陳賈說周公過說不上要為君文過文不得

孟子致為臣而歸章

孟子之仕齊為道乎為祿乎為行道而來為道不行而去齊王果欲留之唯改前事之失而盡所以尊德樂道之誠孟子未必不止也願見得侍之言繼此得重訂中書疑問卷之八

究

見之語雖似情致懇款而非實留之本意故孟子但以不敢請耳固所願也對及王與時子語却欲為自家體面羈縻此賢者耳故孟子說夫時子惡知其不可此雖是說時子其實謂齊王之不知已也蓋去而復留必於道義上萬分不可去始得如只以利祿是龍斷之為季孫之所以譏子叔疑也故孟子決意不留齊宣於孟子其托疾以召也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語似藹然致敬矣而實無用賢之心茲見其歸曰得侍

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語似藹然致敬矣而實無留賢之意若他日所以語時子者無非欲款其留於國以為齊重全不顧賢者之出處謂何所以孟子斷謂其不可也龍斷之說可愧死千萬世以下無耻而苟縻者

孟子去齊宿於畫章

為王留行雖是客之美意然必先於齊王前着實稱道孟子之賢使改其失實懷懇懇之意然後領王命而伺候道達誠意於賢者之側庶所留不虛而可止其行耳之客也不稱道孟子於王前又非承王命而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辛

致殷勤於孟子留之將何安頓故孟子不加禮貌昔者魯繆公節正發此意子為長者慮緊緊頂上說王無留賢之意而子不善調停其間以安賢者是其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處子絕長者乎長者絕子乎此二句平平活活說令自悟其非不可以上乎字作也字看

見相左曰不遇易曰遇主於巷孟子於齊宣好勇則進之文武好貨則進之公劉好色則進之太王好世俗之樂則進之先王可謂遇主於巷哉而齊宣悅不知繹唯欲孟子舍所學以從我是以致臣而歸然猶

三宿而出畫若曰使或改諸而庶幾其一遇乎可解  
生民之倒懸耳觀其惓惓於未出畫之時殷殷於既  
出畫之後曰於予心猶以為速曰予然後浩然有歸  
志予雖然豈舍王哉曰予日望之此其望遇之情何  
如哉學者細讀數過可為墮淚

孟子去齊尹士語人曰章

尹士譏孟子專在濡滯一節上二項不過伴說耳故  
孟子只辯濡滯一節而上二意自見千里而見王是  
予所欲也此个欲字下得極妙孟子抱大經綸意欲  
用齊以安天下故不憚千里而來至不遇而去甚違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其心之所欲故三宿出畫尹士謂其為濡滯孟子則  
猶以為速尹士謂濡滯在三宿而後出畫孟子則謂  
既出畫之後此心猶不舍王此何以故齊王天資朴  
實足用為善只緣奪於功利之習故於孟子仁義王  
道兩求而不相遇耳誠使悔悟其非而知改則必用  
孟子之仁義王道以安天下之民此孟子所謂王庶  
幾改之則必反予王如用予則豈徒齊民安天下之  
民舉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者也此改字宜照下  
用字看改之斯能用用是用王道則所改者必是改  
功利之習非別有失禮處而望其改也據尹士所譏

全是悻悻於必去故復說予豈若是小丈夫然哉一  
段此數句一氣下語極緊尹士亦有識見人聞此言  
即以小人自認蓋知已之悻悻非可度大人君子之  
心也此章章法句句法極佳辭意如貫珠不可分截精  
神全在數子字上見已所以戀戀於齊之意天下之  
民舉安照齊王反手章看自見

孟子去齊充虞路問曰章

不怨不尤是聖賢一生心事悲天憫人是聖賢一生  
擔當孟子說彼一時此一時姑就充虞所聞見時言  
之耳五百年二句俱下必有字見自古明良遇合有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八

一定之期以開治平於天下由周以來至於今數已  
過矣時已可矣而不得一王者以開泰夫天之未欲  
平治天下也此夫字極有感慨如欲平治天下則當  
今之名世為誰吾何為不豫哉唯其不然故不免於  
憂耳此轉足夫天未欲平治天下意以明已之所以  
不豫非憂世樂天之說

聖賢憂世之志何日忘之曰彼一時此一時者謂前  
時猶有所冀今則不可待所以情事稍異耳非前日  
樂天而今日始為憂世也要勘得明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句緊頂上數與時說來有多



少感慨在乃復自解曰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哉則不怨不尤之意又未嘗稍異於昔日矣乃知聖賢之心無時無刻忘天下而又無時無刻自改其樂天之素也

孟子去齊居休章

聖賢志在行道道足以行矣食其祿可也志不相遇遷延猶非其本意况祿乎雖然愚竊有疑焉久於齊非吾志何出書之遲遲也孟子至齊原非為祿齊重其賢羈縻以為國重而迂闊其道不行所以見即有去志然顧瞻斯世有如齊之時勢乎有如王之足用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為善乎所以去復遲遲讀其書論其世須知其心事始得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滕文公為世子章

滕文性資極好方為世子時聘問鄰國便汲汲見賢故孟子為道性善人同此性性同此善當時所與言者雖詳大要總歸性善二字語語稱堯舜以証之若曰古今稱堯舜要不過盡得此性云爾然孟子說人性善而止世子亦聞个性善而去乃其著實下手處尚未發揮世子一路思惟要求所以全其性者故反復見孟子此見大有意在非復求他說之謂孟子說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亦非謂其疑吾言之

高遠而言道一以定其志也疑吾言者疑吾言之無可持循也夫道一而已矣者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性只是一个故無不善道只是一个故無不可由而已矣者能由此道即謂之盡性由道之外別無所謂盡性也是正教他持循下手處彼丈夫我丈夫舜何人予何人文王我師總見其道之一吾何畏彼哉有為者亦若是周公豈欺我哉總見由道一以盡性則可以為堯舜耳然以上只說得个樣子今滕一節始打緊在他身上去性統天下之同本非吾所獨有

善其身善天下總在吾性分內吾由道以盡性堯舜達善事業亦只在於此故說猶可以為善國此善字正應前性善善字若藥不瞑眩二句全是激他奮勵有為

初說性善便要其如堯如舜後說道一便要其為舜為文王末更教其狠下手當時所可言者唯滕文一人故孟子着實與他說

滕定公薨章

世子聞性善之說牢記在心值親之喪真性發見竊不安於當時之禮特遣然友問孟子即此一問人性

重訂四書集問卷之九

二

世風關繫非小故孟子說不亦善乎親喪固所自盡也曰盡見不可一毫不慊於心曰自盡見不可一毫外求於人曰固所自盡見實在獨斷而不可畧為人所挫阻因稱曾子之言述諸侯之禮且說達於天子庶人共於三代見得此禮原在自盡其心故自古及今由貴逮賤初無異同今世子亦自盡云耳世子聞若言定為三年之喪可謂能斷矣而猶有父兄百官之阻因復遣然友來問蓋求所以服人心者以盡人事却不知此在自盡不可以他求者孔子說君薨聽於冢宰只是自致其哀莫敢不哀此求之他人乎抑

盡之自己乎是在世子在世子之自盡而不求諸他也世子因然其言曰是誠在我信之真待之篤斷斷乎其不移五月居廬未有命戒自盡其所謂君薨聽於冢宰之禮而不他求也顏色之戚哭泣之哀自盡其所謂歆粥而深墨即位而哭之禮而不他求也而百官族人之向所竊議者皆稱曰知四方弔者及所來觀者無不大悅孰非此自盡者之所感動哉此以知性之本善故孟子說到懇惻處足以動世子世子行到懇惻處足以動當時之人心也

親喪固所自盡句是一章緊要語不可他求是在世重訂四書集問卷之九

三

子是誠在我皆應此一句

滕文公問為國章

滕文為國之問與梁惠利國之問齊宣桓文之問開口便自不同孟子告齊梁二君亦嘗說到恒產恒心然必先開落其昏迷淘洗其利欲而後及於王政滕文性善堯舜體認已得分曉更不必開譬淘洗故直頭告以民事之不可緩國依民民依稼穡民事即國事原非二也只緣人君視為二事緩不為計所以民失其所而國非其國孟子此一語豈直告滕文哉直為億萬世生靈計所以維持國脉於無窮者七月之

詩正為民事而發周公深察民故極知其不可緩之情故舉以告成王極言其為不可緩之政孟子引此見自古善為國者必先民事未有敢緩者此何以故國依民心以立而恒心之有無繫恒產恒產一不足至於民失其心而陷於罪非仁人之所為則恒產之制有斷斷乎不容緩者是故賢君必恭儉禮下取於民有制賢君存此仁者也存此仁則其心常抑畏收斂自然體悉下情而取之有制如此看來為富者定是專殖罔民而不仁為仁者定是貶損益民而不富此處要須審辨一下審辨明而必為仁則有三代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四

法在夏后氏五十殷人七十周人百畝是其制民常產處而貢而助而徹其實皆什一者是其取民有制處徹者徹也二句根什一來見得自古隨時立法無非通變以宜民未有不善者而後世泥其制以定賦則貢之不善有不若助之善者故引龍子之言而斷其必當行助也然助實與世祿相表裏滕已行世祿則在一推求間而助可行也且助不獨行於殷而行於周則在一修舉間而已如此制民常產取民有制是仁人之所為汲汲者而庠序學校之設又寧可緩乎故復示之立學校明人倫人倫人心所自有也人

倫一明於上小民之親自有維繫而不可解者此視無恒心而放辟邪侈者何如而要之本於恒產之立所以為國者極重在民事而不可緩為之圖也有王者起不必說是後世我信三代之法如此行有王者詩言舊邦新命豈獨文王哉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國是行又不可不力也此皆孟子激勵滕文語然孟子於齊梁何嘗不以此勸進而二君聽之藐藐滕文聞此言即使畢戰問井地不但能問且問得其要領是真可與言治者故孟子說仁政必自經界始井地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五

何以云仁政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欲盡人而置之生全之域思唯畫野授田使民有恒產可以常生是所謂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故前說仁人此說仁政相照應仁政何以必始於經界經界畫也界界限也經畫界限正恒產之所以分者此間或多寡偏侵民便有不得安其生者故云必始於經界假如經界一不正田便無定分而井地不均賦便無定法而穀祿不平是暴君汚吏之所為恣慢而不理者是所謂為富不仁者行仁者能於此譬畫料理令其正而不偏不侵分田制祿可不勞而定矣此正經界為行仁政第

一義也然何以必分田制祿分田以養小人制祿以養君子國相養相治不出此二項人所以必分田制祿所以必先正經界請野九一而下不是泛論田祿正教之正經界處野之田可井授請九一而行助正此經界於野而田與祿有所歸國中田難井授請什一而自賦正此經界於國中而田與祿不失乎助之意制祿以養君子而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畝亦有經界之當正者分田以養小人而餘夫二十五畝亦有經界之當正者如此擘畫料理周折詳到然後民有常產無復展轉流移於其外故曰死徙無出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六

卿非死葬徙居之說凡是鄉田相近者同耕一井而不相離隔出入守望疾病自是相友助相扶持如兄弟之親睦由一鄉通國中諸鄉皆親睦若是即古比閭族黨藹然一家之風此於井田實有賴者而其制何如方里而井里之經界要明井九百畝井之經界要明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内外要各正經界官不侵民民不侵官而其養公田也公事畢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別野人使知養君子之義是所謂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者然此等只說得箇大槩槩就其中通融潤澤如何可仰合先王之

意如何可下合當世之宜使憔悴之民得蒙至治之澤全在滕君臣加之意耳故於此復致其惓惓云前段重制產制產在行助法而申庠序學校之教後段重正經界正經界可分田制祿而別君子小人之分總包在民事不可緩也一句內人君一重民事則必制民之產取民有制則必教之以人倫而其制產也則必先正其經界使上下之各得其所孟子一生學術經綸具在於此所可與言治而試其經綸者唯滕文一人故此章煞極其詳悉

為國大要在民心之親睦故孟子說恒產恒心說到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七

小民親於下說井地說到則百姓親睦

後段正經界直貫到底九一什一五十畝二十五畝不正經界如何得均得平死徙無出鄉節由正經界有常業來方里而井節正所謂正經界者所以別野人也句極妙此便見野人之分宜養君子即此一句已先破許行並耕之說矣添出一君子解便失孟子之意

戰國時辟草萊任土地者忍於奪民之產而間猶有存者又橫征暴斂以奪其財民幾不能為生矣孟子田宅之說諄諄於齊梁有以也乃俱迂闊而不用唯

滕文有志為國孟子首舉民事示之而恒產之制什一之征庠序學校之教倦倦焉為一生學術經綸具以為獻矣滕文因是動心再問井地復詳示經界之宜正而分田制祿擘畫周詳使生民將見三代之治豈可謂非遇哉乃許行自楚之滕陰壞其事而不果嗟乎豈非天數哉向使齊梁之君如滕文之信孟子即滕行井田無許行之陰壞生民之憔悴庶其猶有瘳哉

凡為國者知得大體段大綱紀身當力承不可不上緊做然中間制度品節煞有許多周折又不可不圓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九

通委曲以濟之孟子於滕文始勵之以力行終啓之以潤澤真通達國體之言萬世所宜遵守者

小民親於下雖是自相親睦然未有不親其上者由上文為民父母讀至小民親於下則一體之誼藹如矣

夫滕壤地至百姓親睦統言經界之宜正方里而井一節則正經界之實事也

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章

自堯舜至周孔其所以治天下與論治天下極詳要皆勞心憂思以急其大者開萬世之太平而無取於

勞力之事蓋上下分義有決然而不可易者孟子井地於滕全發明此義為萬世法而當時異術爭鳴如許行農家者流亦稱述一說謂可治天下故自楚至滕引徒竊議以惑人心曰有為神農之言者便與陳良之徒陳相負耒耜而來者異曰願受一廛而為氓便與願為聖人氓者異蓋陳相頗有師承執耒耜而來求為井田之民許行挾持異說而來欲肆詆議而求勝於井田之法至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為食若曰農一日不耕猶然自食其力彼為君者安得食民之奉宴然於上而已乎並耕而食饕餮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九

治斷乎其當為者此其說足以惑人心而陳相盡棄其學稱述於孟子之前也不知生人以來無主乃亂立一人焉為之君復舉一相代其任而擇諸有司以分其職君有君事相有相事諸有司各司一事即曰孜孜焉猶慮不給而何暇並耕之治如欲並耕而治豈唯君所不能即一農夫之身既業乎耕他必有不

能兼者故孟子就許子之種粟而問其衣與冠衣曰

衣褐猶可為也冠曰冠素不能自織且曰害於耕焉

得此害於耕三字孟子可伸其辯矣然以不窮其說

則彼猶有辭故復問以釜餽爨以鐵耕乎如此種種

彼皆說以粟易之則農與工相易果不為厲也治與耕相易獨厲民也乎哉以粟易械器四句正影此意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至何許子之不憚煩又頓跌他一下陳相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則彼之說窮而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可一辭折矣有大人之事二句始明白與說大人有大人事見當專治小人事人有小事見當共養君子且只論一人之身百工之所為那一件少得如必自為而後用是率天下而路也況治天下日有萬幾可並耕也乎哉或勞心數句是篇中極緊要語許行說人無大小皆當勞力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十

孟子說大人勞心小人勞力其相治相食乃天下之通義說到此處並耕之說莫可開口矣然彼稱神農之言以欺世我不稱堯舜之治之可據者發出其一畧憂世之心有不用於耕者如何可折伏得他倒故說當堯之時一畧堯獨憂之舉舜而敷治見堯之勞心於上汲汲為治天下計有若此者舜使益掌火使禹治水而復有后稷司徒之命見舜之勞心於下汲汲為相天下計有若此者即益烈山澤而焚之而禽獸逃匿禹承此而疏濬而決排而開粒食之源且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亦不過勞心於一事而不

得耕有若此者及后稷教民稼穡樹五穀以育民人猶切禽獸之憂而教之以人倫申之以放勲之命有若此者夫此數聖人者無日不焦勞於其心而不暇耕然則堯舜之憂天下何切哉乃一則憂不得舜一則憂不得禹皋陶而不憂百畝之不易何者百畝之不易是農夫小人之事而非仁天下者之所究心也仁天下者不數惠與忠而必為天下得一人焉以寄其心此其難難於以天下與人故堯舜獨憂此不及耕也孔子稱堯舜則天而難名有天下而不與則其所用心槩可想見而為天下得人外曾不一勞力焉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十

亦曰有大人之事為不用於耕耳堯舜治天下不並耕孔子稱堯舜之治不稱其並耕何以云賢者與民並耕而治蓋孟子初間辯折如士師之折獄窮其情辭入堯舜一段是比例引孔子之言是斷案使他更翻招不得然只了得許行案未及陳相此下始論其倍師之罪吾聞用夏變夷未聞變於夷此二句先立斷案以為招擬之本勞心勞力而相濟由周公孔子之教夏道也並耕而治而無別異於周公孔子者夷道也陳良產於楚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即北方之學者未之或先非所謂豪傑之士用夏變夷

者耶陳相兄弟事之數十年師死而遂倍之蓋未聞孔門之所以事師者耳心喪三年然後歸門人之不信也獨居三年然後歸子貢之不信也推尊仲尼之道德而不徇諸子之請曾子之不信也許行南蠻馭舌非毀先王之道陳相倍師而從學非曾子之罪人乎詩稱出谷遷喬相獨下喬入谷是周公之所膺者相之所學也善變者固若是乎此不善變句正應前變於夷句以定陳相之罪相至此自宜心服乃復出從許子之道一節如今之斷獄者招擬已定無可為辭乃於狀外生情說中間還有如此一節不獨為許

重訂四書辨問卷之九

三

行辯且辯已所以學之之故尚似有可原者却不知市之為偽在精粗美惡之詐罔不在長短輕重多寡大小之相欺蓋長短輕重多寡大小物之易見者也如何欺得唯精粗美惡參錯不齊或相信蓀什伯至於千萬皆物情所必有者槩論長短輕重多寡大小而同其賈是亂天下者也何者物有精粗美惡猶屨有大小若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其大者哉從許子之道是使天下競為濫惡之物以相欺罔耳惡能治國家蓋學術一出於正則凡所經畫論議悉本於人情物理自然上下相濟而歸於治一出於偏則其所

稱述與所執從者悉與人情物理違而相率以趨於亂蓋即所論為市而益見並耕之說非堯舜周孔之所以治天下者矣孟子承堯舜周孔之道方一試於滕而輒為所陰壞故力辯之如此

許行異端者流忌孟子井田之說陰欲壞之固矣然何以自楚之滕且數十人與俱耶滕間於齊楚文公嘗問事齊事楚矣安知非楚忌滕陰使若流以壞其事耶戰國縱橫捭闔出入神鬼此一節子不無疑於其間也

陳相之來是真情許行之來是有意看書法有為神

重訂四書辨問卷之九

三

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及陳良之徒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自見得

神農雖教民稼穡然豈一身耕且治哉即后稷教民稼穡當亦不以身任之若農夫之終歲勤動也

固不可耕且為為字是為百工獨可耕且為為字是為治

勞心勞力分別大人小人極明大人勞心自當不為勞力事故下文連下數憂字用心字以見勞心者之

宜享其逸

為天下得人者謂之仁要認一者字

唯堯則之有法天意有天下而不與有憂天下意與  
論語別

子夏子游子張欲事有若不可看壞了泰山顏梁木  
壞疇可為依欲事似夫子者識不忘亦其不倍師處  
但未若曾子識見之大耳江漢以濯之三句喻聖人  
之道德不是喻其著見於外者曾子傳孔子之心直  
窺見聖人心體清徹明瑩如濯以江漢暴以秋陽者  
然故總收一語云皜皜乎不可尚已不可尚着一已  
字已絕也是為絕德云爾

物之不齊指精粗美惡說所以有倍蓰之異槩比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高

同之則競為濫惡以相罔是亂天下之道也巨屨小  
屨二句正設譬言其所以亂天下末始明白收結  
通章前折並耕之非則稱堯舜後罪倍師之失則稱  
周孔而究所從之道則推極於人情物理此孟子學  
有根源論有定據處至其行文也折並耕則曰害於  
耕固不可耕且為也獨可耕且為與雖欲耕得乎而  
暇耕乎亦不用於耕耳重重打照如領小兒入市步  
步回頭論倍師說變於夷則曰南蠻貊舌曰荆舒是  
懲亦為不善變說周公仲尼之道則曰昔者孔子沒  
亦異於曾子矣周公方且膺之語語照應無一浮贅

無一漏落此是孟子大道理大文章大學識大議論  
墨者夷之章

夷之性貪本好雖從學於墨氏却知求見孟子是其  
所可接引處故孟子與其進不直則道不見我且直  
之者當時楊墨之言盈天下不直言以攻彼之非則  
吾儒之道不著也墨者以薄為道不獨治喪一節因  
夷之葬其親厚良心未泯故以治喪詰之以薄為道  
如何思以易天下彼其意曰天下皆吾一體也何間  
於親疏世知有我各私其親是以無大同之治我教  
以大同無親無疏畧無差等而俾皆得其所此其說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主

亦足動人而思以易天下者却不知父子天性本不  
同於路人即夷之從墨氏教葬其親厚此亦可驗天  
性之真有不忍薄者然夷之思從墨氏之教易天下  
而身厚其親似為顛倒孟子即此顛倒處問詰令其  
自思則必知親其親自當異於他人而可悟墨氏之  
教之非此孟子極善醒發夷之處乃墨者一向講大  
同之道却亦牽引吾儒之近似者以為辭故夷之誤  
認吾儒之言而因為之誤解說儒者之道有若保赤  
子一語此言果何所謂者之則以為愛無差等施由  
親始耳施由親始是其不息之明而以若保赤子作



愛無差等解則其溺於墨氏之教而不能自透拔也孟子因就其誤認誤解處以辯析之曰夫夷子信以為人之親其兄之子為若親其隣之赤子乎見赤子雖同兄與隣自必有差等者曰彼有取爾也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見周書取譬之有謂非愛無差等之說曰且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故也見人人各本一父母自是孩提之愛之各致者決不容無差等得而夷子云云是二其本者故忍以薄為道而不顧耳因說上世不葬其親一節煞有大意在夷子認差處在愛無差等而施由親始厚葬其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去

親則一本之愛猶有存焉故從上世說到仁人孝子之掩其親以動其心之戚戚耳夫上世之委親於壑非忍棄之也禮制未起不曉如何殯歛沒奈何姑置諸此他日過之亦其已置不忍忘復往顧低徊焉耳及見其親為物所傷殘不忍正視不勝慘愴之甚此然達於面目此豈為人之見我而然哉哀痛迫切根於中心發出此正可驗其一本處蓋歸反蘊裡而掩之要見其情甚皇急此是少有人心者之所必致故緊緊承說掩之誠是也則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亦必有道矣亦必有道者必從厚道以事親必不謂愛無

差等而忍從其薄也孟子說到此處極痛切懇惻故夷之憮然自失如昏暈復甦而泚然汗出不自寧者為間始言曰命之矣之是夷子名命之云者不是但說是教我蓋天命之性人皆有之者也一入於墨視其親同於路人與禽獸何以異今幸聞此言舉一本之心復還於我是天之命夷之也如此說方見夷之醒悟處照得憮然為間來若只說教之矣知他轉頭否

夷之之來原慕孟子亞聖大賢思為就正計非欲與孟子相角而來也故一聞厚葬之詰不覺心動焉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去

沉吟於若保赤子之言且以愛無差等施由親始為釋蓋以此自質而非他也孟子於此謂其心尚知施由親始是矣然其大誤處正在愛無差等句故承其語以詰之直說到天之生物也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且論上世葬親又直說到仁人孝子之掩其親則出一點哀痛之心來以見愛施於親自然異於路人無差等於其間使彼自知葬親之宜厚從墨之為非故夷之憮然而自失為間而復甦自幸聞亞聖大賢之教曰命之矣蓋悟昔之從墨失却天命之性而今恍若天更命我復成其為人也讀此篇要識初間

夷之受病之大誤處孟子頂門之下鍼處又要識夷之誤病一時未醒處孟子金鍼再撥處又要識後來夷之回生自幸處

陳代曰不見諸侯章

陳代意欲孟子急於濟世非若後世貪慕富貴之為但於枉已直人處看得欠分曉故孟子詳辯其不可枉而終告之曰如枉道而從彼何也且子過矣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士君子用世無非為欲直天下而直天下者在守道以直其身立身一隱萬事瓦解如何能直得人此孟子於用世根源處勘得十分明白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大

故把柁有萬鈞力告淳于髡云天下溺援之以道子欲手援天下乎告周霄云君子未嘗不欲仕也又惡不由其道論伊尹云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况辱已以正天下者乎論柳下惠云進不隱賢必以其道皆說此道之不可枉

枉尺直尋全是計較功名把道字放過一邊却不知功名原於道德舍道德就功名者卑卑其無足數也孟子說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全重一道字故末云如枉道而從彼何也枉已未有能直人者也不勘破此等關頭未有不惑於功名之說者

首引虞人見其不可枉繼辨義利見枉則無所不為又引王良見御者不屑枉以干直尋之利末斷一語見此道一枉必無能直之理然意却貫中

士人一生所自律惟枉直二字此二字認不明多少氣類節喪何以自立於天下孟子比之乞墻比之鑽穴踰牆然甚嚴毅揔之為士人立氣節便可勝帝王之事業耳看此章如以利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何等推詰之深末收一語云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何等斷截之甚當參割烹等章看可見孟夫子泰山巖巖氣象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九

景春曰公孫衍張儀章

大丈夫立身行已正大光明磊磊落落無一毫依阿洵忍於其間公孫衍張儀揣摩世主之意向竊取權勢以嚇人彼以為大丈夫夫人亦以是稱之曾不知由君子看破直妾婦順從之道耳妾婦俯仰從人丈夫主持自我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盡天下之所可願欲者俱備於我而其視世間等物如土直如腐鼠不一望於其心得志不得志伸縮自由富貴貧賤威武安閑自在此是何等根基何等受用浩然天地之間直與聖賢為侶大丈夫之所為蓋如此也儀衍視此

人真斥鷃之於鷗朋哉

鬚眉丈夫誰甘效妾婦之所為乃衷腸汨於濡沫而窺觀竊弄昂然自隆其氣譏若儀衛輩則真可鄙耳孟子斥之為妾婦更示真正丈夫之節槩挽回當世之氣習其功烈不小

周霄問曰章

君子為行道計何嘗不汲汲皇皇然身不行道自己且不能站定脚跟安能大行其道於天下故君子莫重乎始進也思到鑽穴隙相窺踰牆相從處鑽刺苟合者可自愧死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十

男室女家本是父母心一失身則為父母國人所輕賤仕以行義本是名教事一不由道則為萬世名教所不容至於成功業不成功業又置別論士出疆為仕也農夫出疆為耕也農夫豈為出疆反舍其耒耜哉則可知士之載質矣

彭更問曰章

世道陵夷人心陷溺如楊如墨率無父無君之教亂天下先王仁義之道幾於滅熄而不存後之學者安所興起孟子於此時入孝出弟一身砥柱其間守着先王之道待後學於無窮此其功在世道人心不小

於此有人焉於此二字正是楊墨充塞仁義之時有入之人是擔當世教之人守先王之道守字有闢邪衛正着力保守之意非僅僅遵守而已者守字待字要大體會發揮

彭更疑傳食之泰分明以事功論孟子自叙其功有輕為仁義之詰却以志字抵功字自來祿詔功能莫食那有食志不食功之說此所謂遁辭也及問毀瓦畫墁則其情立見辭亦莫能遁矣

於此有人焉句極重斯人何人也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斯人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十

豈無所事事者哉斯人之傳食也可謂無事而食哉萬章問曰宋小國也章

征伐是王政然要有王者實心順天應人不得已而用之方是宋王偃滅滕伐薛敗齊楚魏之兵求霸勝於天下乃區區不鼓不禽謂是王政如何不動齊楚之師故孟子因萬章之問告以湯武之征伐湯初無征葛之心也問其不祀而遺之牛羊毫衆往為之耕何等仁恤之至葛伯反殺餉者征其可已乎非富天下為匹夫匹婦復讎天下蓋已信湯之心而時雨之師所由興也武亦非逞殺伐者有不為臣者荼毒士

女咸懷紹休之仰征其可已乎救民水火之中而大慰君子小人之迎維揚之武為有光也此二君者之王政專在征伐乎抑誅君弔民綏厥士女之心素孚於天下乃稱王政也乎宋特不行此王政若湯武云爾苟存是心行是政如湯武故事四海之內皆舉首而望之欲以為君安畏齊楚之大哉戰國時未有稱王政者宋稱王政竊假仁義又在桓文之下故孟子特為力辯之

王政不在征伐况宋欲逞兵以霸天下乎孟子就征伐一端稱湯武之弔伐因咎宋不行王政且以苟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王

孟子謂戴不勝曰章

一傳衆咻之喻極當人君一人耳君心方寸耳校間抵隙何所不至而可令左右前後皆非其人耶一君子難成正君之功自來如此周公簡任師保而慎及綴衣虎賁成王稱有周令主可為萬世以人事君者

法

公孫丑問曰不見諸侯何義章

通章俱重不見意見士君子之所養自有必不可苟者非太過不及之說段干木泄柳古之不見諸侯人

也孟子取之而病其甚因說孔子不為已甚者然於陽貨未嘗輕往見之彼以禮來始不得不見耳曾子子路守孔子之家法故深愧鄙此二項人蓋士君子寧窮約以終身耳脅肩諂笑以求容未同而言以希合千態萬狀真是可憐有愧死決不肯為者此其衡門泌水素所養重即二子之言而可知其必然無他也由是觀之推開說始得孟子立言意本文原是君子之所養不是二子之所養孟子見當時之士趨庭叩謁者擎拳曲跽備諸醜態心竊鄙之故首引段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王

鄙而竊耻者歸到君子之所養學者須於此處大加體會真見君子平日所養謂何則其所與見者必其以禮先者也不然寧踰垣毋諂笑寧閉門毋未同此古者不為臣不見之大旨而孟子所為訓天下士者脅肩諂笑者欲得權豪之心費多少精神打點故云病於夏畦未同而言者不能無愧於神明獨覺處自赧赧然其見於辭色當時叩見王侯者大抵皆是此等態狀故孟子引二子之言見君子之所養自必不

苟

所養二字極有含蓄易曰觀願觀其所養也所養不

到未有不失其身者

戴盈之曰章

暴征橫斂戰國極矣士君子惕目傷心如救焚拯溺如解倒懸唯恐弗及請輕之待來年然後已是尚有

如此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高

天下治亂繫人心而挽回轉旋在聖賢之張主當戰國時處士橫議人心幾於滅息是治亂一大關頭孟子力為之辯蓋為世道人心計往聖來學計萬萬不得已而當時莫有能諒者故特發此以明心事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此不得已三字是一章大旨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生字煞有意在天生人人相生自古及今本自有常治者而氣數不齊人事差失不無亂以間之大抵亂由氣數三分人事七分而其治則全以人事勝當堯之時聖人在上聖道大明中天洪水之災是氣數之偶值者堯却認是天之警

余使禹治之此水是洪水治之老大費力禹掘地注之海驅蛇龍放之遠去險阻為獸之害使民得平土而居當時沒有禹誰幹地平天成萬世永賴的事業是世之一治係在禹身上有不得諉者堯舜後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棄田以恣其荒佚而邪說暴行又作於其間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討而驅滅之將乾坤整頓一番至今頌文武之謨烈稱其功不衰當時若沒周公誰任此事開萬世之太平是世之一治係在周公身上有不得諉者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譬之人身正氣奄弱之甚邪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高

氣乘之而橫發比夏商之末又自不同臣弑君子弑父者有之天理人心安在成何世界孔子大為此懼却無權柄在手只得作春秋春秋惇典庸禮命德討罪是天子事天子事本是天下公共的凡為臣子者皆當效力但禹周皆承天子之命治天子之事孔子不由天子之命而載天子之事以遏天下之弑逆則彼不知者未必不罪其專然在孔子有不得諉者故說知我罪我一任天下之議而不恤此其比禹周之任何如比禹周之治亂者何如至於今聖王不作諸侯放恣無復綱紀於其上處士因而橫議楊朱墨翟

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為我而無君墨氏兼愛而無父分明是禽獸之行此二氏之道不息孔子作春秋教天下之為臣子者其道不著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不能廓如於天下則彼楊墨者率禽獸之行食人之心人歸其言者又展轉相傳而食其心漸滅殆盡此其禍豈直洪水橫流而已乎吞噬篡弑而已乎洪水之害害人之居吞噬之害害人之身篡弑之害害人之心然不過千萬之一二楊墨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則擔當世道之責者其忍諉之故曰吾為此懼開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共

不得作邪說者楊墨之總名淫辭者其說之浸淫四出而蕩惑人心者也楊墨非聖道直闢之已耳何以云閑云距云放蓋先聖之道本四達於天下無端生出楊墨來播蕩淫辭若從外來蜚賊我者我極力辯是非使人人知吾道之是則聖道在人心截然其城郭而森然其四維彼邪說其何從而入是閑先聖之道所以距楊墨放淫辭使邪說者不得作也使彼邪說一作於其心所行皆無父無君成何事體一作於其事則無父無君之行轉相倣成何政體其害於政事固斷然無疑者雖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此其

繫於治亂何如哉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非其力為決排孰殺滔天之禍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非其力為併逐孰戡禍亂之尤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苟其恤罪我而不作則弑逆之禍吾不知其所終也三聖人各以身任其事撥亂而反治蓋如此今楊墨無父無君之道大背乎聖教是周公之所膺者敢推託而不承其任哉故說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人心何以正聖人仁義之道本人心所共有者人由此則正叛此則邪正之云者明此仁義於天下令人人皆知致君之義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共

皆知愛親之仁人心皆有砥柱彼邪說者不期息而自息此與正其經斯無邪慝矣一般正我人心息彼邪說距偏詖之行放淫蕩之辭以承三聖人之統人心幾滅而復存聖道幾絕而不墜則孟子今日之事今日之心固有大不得已者好辯云乎哉蓋此聖道具在人心凡有人心者皆宜閑先聖之道當此之時能言距楊墨三字的人即是此心有主張即是其心之正是即聖人之徒孟子方以此望天下之同有是心者而世且以好辯議之如世道人心何往聖來學何此當徹前徹後看討其不得已之心真有欲辭而

不可得者

天下之生生字宜細味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下之生豈無望於生我者乎水逆行民無所定其安得生禹承堯命以平治固所以生之也暴君代作壞官室棄田以育禽獸使民不得衣食其安得生周公相武王以驅滅固所以生之也世衰道微臣子弑其君父矣其安得生孔子之作春秋固所以生之也戰國時楊墨之教大行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人心之生有幾哉孟子昌言之闢固所以生之也人至死欲人之救其生不得已大其鳴世有人焉欲明仁義以救人

章前四書疑問卷之九

文

之生不得已昌其辯觀此章前後說于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則知孟子之辯固體天地生人之道盡所以生人之意也學者宜於此一生字細加理會

澤水者洪水也湯湯洪水方割浩浩懷山襄陵直傳說到孟子時故孟子以洪水釋澤水見其利害如此所以堯命禹治之汲汲不得已

當堯之時堯是聖人了堯之後便說聖人之道衰邪說暴行又作此邪說暴行當是不由禮義自外於王化者故後面說周公兼夷狄周公後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曰微則聖道所存無幾不止於衰曰有作

則公然肆行不止於又作此邪說暴行當是權謀詭秘僭竊奸宄之甚者故下文說弑逆之事孔子作春秋以維之

如禹如周皆有位之人得以乘時開太平戡禍亂孔子不得位而以經史治其亂然甚費力至孟子時人心幾滅於邪說而又無春秋可作只得口舌治其亂如何恤得人言乃其大綱領在正人心三字正人心是息邪說的根本自開闢以來只有此道在人心全此者為聖人主持天下聖人之道衰世衰道微聖王不作邪說便生於其間故說邪說暴行又作邪說

章前四書疑問卷之九

朱

暴行有作邪說誣民充塞仁義邪說暴橫非修其本其何以治之孟子持定正人心三字直恁識見力量天下之生久矣全憑聖賢主持推諉不得孔子作春秋任天下罪我而不恤孟子距楊墨任謂我好辯而不顧一樣心事一樣擔當

春秋天子之事非托南面之權之說也家之事一家主之他不得與也國之事一國主之他不得與也唯天子之事自卿大夫以至於庶人皆得分憂共理以協贊之如堯之時洪水為害天子事也禹可承命治之如武之時人物並起為害天子事也周公為相治

之春秋時至於臣子弑君與父此何等時也而天子不能主持於上夫子不共其事而誰共哉以是取魯史舊文筆削以存王迹是臣子共天子之事之職分也其曰知我罪我者正謂知已不得已而共天子之事者唯此春秋不知已共天子之事而妄加罪者亦唯此春秋耳後儒乃謂夫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嗟乎南面之權可以一日託哉觀春秋中載天王某事某事則天子所行之事亦得是非之矣又將託何權以是非之哉夫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義公諸天下自天子至於庶人皆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手

宜率由之而有不能由者皆得以是非之是所謂天子之事天下之人皆可以共其事者也竊取云者蓋謙不自居耳此處不認得明其幾不罪孔子之同於僭竊哉是不可以不辯  
欲說楊墨之道率獸食人當堯之時下蛇龍居之句此禽獸是蟠據而害人者故曰鳥獸之害人者消堯舜既沒下沛澤多而禽獸至句此禽獸是招致而害人者故下說驅虎豹犀象而遠之世衰道微下臣子弑君父分明人亦禽獸了故不下禽獸字而楊墨無父無君不特禽獸其行且禽獸其心不特率獸食人

又人將相食故為此懼節下閑字距字閑是防閑距是足距蓋嚴立防閑遠距此禽獸使不得食人而人相食也其文字特妙

匡章曰陳仲子章

御黨自好者皆知廉為美德然此在無傷於心體非必脫去世故絕人類而自為一道也陳仲子厭世汚濁居於陵咽糟食而苦節以為廉是亦異端詖行之類之當距者故孟子特闢之於齊國之士吾必以仲子為巨擘焉者非取之也欲抑之先揚之耳仲子惡能廉一句是斷語充仲子之操則則而後可者也非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三

是必責其為蚓人在世間自必不可避絕如蚓者即仲子避處於陵不能無居與食居與食豈皆盡出於伯夷故以一極廉極不廉者詰問之既因其身纖屨妻辟纊以易之之言始舉其辟兄離母之事而總斷之曰以母則不食以妻則食之以兄之室則弗居以於陵則居之是尚為能充其類也乎等語見得人莫大於母與兄人莫大於無母與兄母與兄之居食那見其同於盜跖妻與於陵之居食那見其出於伯夷一居一不居一食一不食是不能充其類者不能充其類是不能充其操者也要充其操除是蚓而後可



總然如得蚘來於世亦何補乃仲子必不能如蚘而徒然自賊其大倫真天地間一大蠹也可稱廉哉廉在有分辨仲子於極大人倫且不能辨何取於苦節之貞聖賢論人只從大根本處理會其察之衆好之中而闢其為異端誠行者全將大題目拿倒

仲子目擊當世之貪饕者大類齊人乞墻之行其避處於陵豈曰無見但道貴中庸不貴特異若辟兄離母忍絕大倫即博廉士之名於世無補况辟兄離母不能舍妻子而他之其一食一居猶然資於世而不能如蚘之無求乎孟子不與其廉且直窮到不能如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三

蚘總是正人心以匡世教他日又著為論曰人莫大焉無親戚君臣上下斯一語足以定仲子之罪案矣孟子曰離婁之明章

堯舜之道道字虛先王之道先王之法不忍人之政總是法度聖人不忍人之政由竭心思來故可為萬世法仁心仁聞不過一時之感觸聲聞耳非必有實心故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要民被其澤可法於後世須是因先王之道惟仁者宜在高位之仁者即有真心實意而行先王之政者上無道揆六句註極明由上無道揆故下無法守一由字一故字尤分

曉大抵仁者在高位舉禮樂刑政悉以道義揆度而制之宜是道揆即所謂法也故下之人守此典章如神明著蔡不敢踰越若一無道揆則躬行於上者先不以道端儀刑舉朝誰肯尊信既無法守則章程憲度悉視之為虛文耳羣工孰肯信從朝不守道違義者必衆也其何望於君子工不信度犯刑者接踵也其能免於小人此其國未有幸存者要之皆起於上之不仁耳上苟實有此心而行先王之道何至於此上無禮四句重上一句相遞說下上非仁者而至喪亡無日全賴忠臣義士為之扶持天之方蹶而猶然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三

泄泄事之無義進退無禮言非先王之道焉用彼相耶故惟以仁者責其君必行先王之道乃謂之恭陳仁心仁政以禁閉其邪萌乃謂之敬若謂吾君不能而背違先王屏棄法度是謂之賊而已矣君人者思及於喪無日臣人者思及於賊其君能不翻然改圖必行先王之道而平治天下耶此要得孟子責成君臣意語氣原一串不分截

此章鄒氏分作三截亦是但聖賢說話是一口氣下何嘗說一段住了又說一段如此其分截耶若此章總是論為治者在實行先王之仁政故從仁心仁聞

說到惟仁者宜在高位而其臣不可泄耳先王之道先王之法凡四見是通章提掇語總是責成君臣之辭不必大為分截

堯舜所行自是仁政必若此云者見先王之政不可不遵耳故緊承說不行先王之道徒善不足以為政隨承說導先王之法可無愆忘之過仁政謂何聖人既竭心思焉發之為不忍人之政人人可繼續以行世世可繼續以行而仁覆一時萬世之天下此為治者所以宜因也惟仁者心思先王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亦先王是以宜在高位然夾輔在臣言言先王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高

道責難陳善方可救天方之方蹶彼泄泄者忍賊其君誰效恭敬以匡輔復見先王之治哉孟子見當時之君儘有仁心仁聞可行先王之道者而其臣泄泄不急救正故發此論觀結局到謂之賊一語則其意可知矣

繼之二字宜細體聖人心思既竭欲天下萬世皆被其仁然惟此一心耳不立之政安能遍覆於天下惟本此不忍人之心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使後來者皆可繼續而行則政在一時仁覆一時之天下政在萬世仁覆萬世之天下此先王之道不可以不因也

何以唯仁者宜在高位仁者之心即聖人之心思也其所行仁必因先王之道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者也所以宜在高位耳

上無禮一句本道揆來仁者以道義揆事物節文度數自有條理所謂禮也

不仁者播惡於衆天方之方蹶何如責難陳善全在臣子之匡扶乃其臣無禮無義言非先王之道君上奚賴焉此孟子所謂賊其君者也

泄泄猶沓沓者即時語之慢緩可惡者明釋之也人臣狗寵利則事君無義苟容悅則進退無禮獻諛諛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孟

則言非先王之道此等人詩謂之泄泄猶今之所謂沓沓而慢慢誤事之甚者也上猶沓沓也比方時俗語以見其可惡下猶沓沓也正指此等人以見其可惡字字不苟

恭自尊望其君言敬自處心積慮以成就其君言陳善閑邪是責難工夫

由事君進退說到言非先王之道此一句極重益責難于君責以先王之道也陳善閑邪陳說先王之道也謂其君不能者謂其君不能行先王之道也是泄泄其人也

孟子曰規矩方員之至也章

當時君賊臣慢君不知反求此心之仁故孟子揭聖人以立極若曰凡物有至規矩是也凡人有至聖人是也聖人全體此心實踐於人倫自各極其至而無毫髮之虧欠綱紀人倫者誠欲各盡其道吾以為堯舜其至焉假如臣不法舜之所以事堯君不法堯之所以治民是忍於慢其君賊其民者也是不仁者之所為也孔子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人只有此仁才一出於仁則入於不仁其幾間不容髮不可不慎也為君若臣者一處於不仁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其甚則身危國削且名之曰幽厲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是可為世之永鑒者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其意蓋正謂此也鑒幽厲則必不至於不仁法堯舜則必求至於仁是在綱紀人倫者加之意而已矣中庸云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人倫原是此仁之貫徹聖人人倫之至只是完得此仁體耳味堯之所以治民舜之所以事堯二所以字可得仁字意

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章

此亦深警當時首言三代之得天下失天下在仁不仁可謂明切矣然以天下論較猶寬也即承說

所以廢與存亡者亦然有國者思及廢亡可悚然省矣然猶未為痛快又說天子不仁一節死亡之禍可謂切膚矣世之人猶耽樂其所謂不仁者般樂怠敖是自求禍也哀哉其可謂大愚已

孟子曰愛人不親反其仁章

當時之君好責人而忘自責且些小設施便求效驗少有不應輒便尤人故孟子只教以反求二字愛人不親治人不治禮人不答非人心之難為感由我感之者之未至耳反其仁反其智反其敬全不責人只知責已以正其身其身正則天下之愛敬且治者已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三

先在我故曰天下歸之天下本不遠於身而其歸亦不出於正身之外此是實理引詩專重一自字仁禮智已盡修身之道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不過總上言之耳

孟子曰人有恒言章

身是天下國家之根本一事不可廢者虞書云慎厥身修思永大學云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孟子欲別出此本以示人故舉恒言推及之

說一所房子就有箇人在說天下國家就有箇身在且恒言由天下約之國由國約之家一步緊一步何

等精切而謂不知其序又不知其本之所在耶大抵恒言俗諺與聖經賢傳相表裏經歷歷所引者自可見得

孟子曰為政不難章

巨室是先朝舊臣其聞見最多最廣且戰國時或多擅權跋扈吾所行少有不合其宜便感動他不得且生其窺伺之心故須以道德自處令其心服說不得罪就接一幕字慕從感動上來用一毫勢力不得若論勢力有國者豈敵巨室不過國與天下之慕非必探討巨室消息人心同然巨室慕自可必國與天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三

之慕耳孟子云云只論自近及遠理勢固若是耳德教沛然於四海正是為政

不得罪於巨室要體得好唯持之以正使巨室莫我能尤耳若謂巨室之心不可失也一一徇其情承其歡是甘臨之道也其何以致一國之慕天下之慕哉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此不是教小國受大國之命全激發人之不受命者當師文王為政於天下首說順天逆天是泛論其理勢引齊景公云見居無道之世未有不受大國之命而可幸存者若耻受大國之命除是師文王可以自

勝耳師文王全在為仁五年七年又參之時與勢此是聖賢稱量不苟處為政於天下即無敵於天下蓋行仁如文王自然受天命小大強弱非所論也故曰仁不可為衆也夫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此數句是一篇緊要激發語今也欲無敵以下又深慨世之不自激發者必難免於無道之世也

此當參人役章看彼云如耻之莫如為仁此云如耻之莫若師文王其開悟人之迷也最切

侯于周服侯服于周侯字詩作維字解非也侯諸侯也先時周侯服于商上帝既命于周商今侯於周服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五

矣服即五服之服

孟子曰不仁者可與言哉章

天下那有安利其危苗之人只緣不仁者沉溺於私欲心體上全沒分曉據其作為本立至危亡與苗者彼却恬然不以為怪及是時般樂怠敖惟恐弗及所以忠言不入於耳若使其肯把忠言一思之其亡其亡繫於苞桑何至自取敗亡之禍哉孺子之歌本出無心孔子聞之發出自取二字將世間利害源頭分明點破最是提醒人心語自侮自毀自伐數自字承自取二字來極可玩味自古昏暴淫溺之君外面何

嘗不伶例只是緊要處心上欠分曉所以忠言必不能入

清斯濯纓二句一氣下重下句孔子意若曰滄浪之水維清斯濯之纓耳一濁斯濯之足矣是其所自取也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章

孟子激令當時之君志仁以圖王故首以桀紂起語桀紂失天下在失民心則得天下在得民心要惟好惡與民同之而已爾也云者止於此而無他之辭也仁者民之歸論民之歸仁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墮一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甲

般何者民心畏不仁之甚一見仁者即趨之如不及蓋有所以毆之者故以為淵毆魚二句剔出為湯武毆民者桀與紂也一句來一邊下個歸字一邊下個毆字歸則不待毆而況有為之毆者其歸孰能禦之此二段將得民心得天下之緣故說極明透了因急辭以勸當時說今天下之君一節見此時正易於王不可失此機會也然猶恐人之不自激發又危言以動之說今之欲王者一節見得一失此機會必至於死亡斷不可救藥也如此則可以王如彼則必至於死亡然則今諸侯將及今志仁而為民所歸乎抑因

循不畜而為王者毆乎此當深自猛省者志於仁三字極喫緊志字有奮然必為意奮則日積月累而民歸之此畜之道也

孟子見當時憔悴於虐政汲汲以仁之一字為援既狀民心之所以歸隨說暴君之所為毆既勉好仁之必至於王復傲不志於仁者之必陷於亡語語令人心惻而久病畜艾之喻尤起死回生之良劑

孟子曰自暴者章

暴棄者頑皮過日子不自知其暴棄也孟子說他是暴棄又說是自暴自棄語極明醒此二項人一則言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乙

非禮義一則謂吾身不能居仁由義不是說仁義不足行即是說仁義不能行將謂自仁義之外別有可安身跼脚處却不知立人之道唯此仁義天理在吾心常常居住有無限快樂宅莫有安於此者外此別無可安身處順天理處事步步周行坦途不偏不頗路莫有正於此者外此別無可跼脚處暴棄者弗居便陷於危亡弗由便入於邪僻此最可哀者安宅正路提出一人字正見此人之所以為人者以罪自暴自棄之不齒於世也此是孟子點醒暴棄語

孟子曰道在爾章

世以道術鳴者類求諸高深玄遠之歸而忽於日用常行之事蓋曰必若是然後可以言道耳不知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道只在是別無他道事只在是別無他事求之遠且難者果非所以為道也是病求道之太過下正指此道以示人非由邇及遠之說

孟子曰居下位章

治民獲上信友悅親其事相因而總根於誠身然其要又在明善善者何天命流行形與无妄父子有親上下有義朋友有信皆本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聖

之私此其善具於身而本無不實者人只緣不明此善原頭父子上下朋友之間或多自處於不實不實如何感動得人故孟子說誠身在先明善即緊承說此个誠原是天所賦於我的是天之道故不可不全也此个誠身是人之所以思盡其天的事是入之道故不可不盡也人若能盡得人合得天決然可感動得人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盡得人合得天決然感動人不得不誠未有能動者也前邊通是子思話孟子喫緊語在後二句

至誠三句語一正一反實重在下句孟子意若曰獲

上治民悅親信友通是分內事全在竭誠以感動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然不誠却未有動者思誠之功其可已哉此思誠之為人道也凡聖賢論事論理末句尤為喫緊不可草草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世多迂闊王道謂行之未必有效孟子說今世特無文王耳文王善養老伯夷太公避在東海北海皆來歸之矣此二老天下之望也天下之望歸之天下莫不歸往是文王之所已試者今諸侯有能舉行其政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曰七年之內定其期曰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聖

必為政於天下決其效此以見王道之果非迂闊而難行也文王之政載在後章

前說師文王大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必為政於天下茲說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然何等料度然何等屬望宜參芥月三年章看見聖賢汲汲救世之心

孟子曰求也為季氏宰章

聚斂者胥脂膏戰爭者塗肝腦均之毒害生民而毆民於戰者為尤甚故孟子先以聚斂形容說觀况於二字可見為之強戰而至於率土地而食人肉其罪

惡何如故善戰者服上刑緊承罪不容於死句連諸侯使相攻伐其毒民亦甚大辟草萊任土地其害民亦不小然皆不如善戰者之身為之敵也曰服上刑曰次之曰次之原情定罪自是如此

善戰者驅民於白刃天下莫有加於此惡也讀蘇軾代張方平諫用兵書說到宛轉於刀鋸之間號聲於挺刃之下食者甚美死者甚苦而况用人之命以為耳目之觀乎等語即與之天下當韜戩而不忍言矣

孟子曰存乎人者章

世之觀人者率審其言貌未有察其神之存者人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留

神在心目之間胷中善惡邪正毫髮有不容掩者眸子是也故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觀人者試聽其言辭復諦觀其眸子善惡邪正洞然窺見其胷中矣人馬度哉非說人不能掩說吾如此觀人定不為人所掩過耳善相者相心善畫者畫真善觀人者觀神之存皆在牝牡驪黃之外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章

世多浮慕恭儉之名孟子說恭儉有實恭者必不侮人儉者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唯恐不順焉惡得為恭儉蓋彼所為恭儉者在聲音笑貌間也恭儉豈可

以聲音笑貌為哉聲音笑貌四字極善形容當時之浮慕者唯恐不順焉是孟子之獨察其心處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章

聖賢視天下之溺由已溺之豈靳一引手顧天下溺惟道可以濟之不若嫂溺之可以手援枉道求合則先失其所以援之之具必不能濟淳于髡將禮字挑出孟子一權字孟子就權字歸到一道字惟道可以援天下不以道是以手援也徒手可以援天下乎此孟子之據理善辯處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聖

父之愛子天性也豈不欲親教然自有難行處勢不行者難行之謂也教者必以正一段正見其難行處古者易子而教之是說其所以曲成之術蓋父子朋友之間情義原自不同朋友可責善父子不可責善易子而教正假朋友以全父子之愛一大好處天下之事有相愛而反相殘者親教是也有不必親於其身而實相成者易子而教是也聖賢於此處本其理又權其勢而思所以曲全之方其論極為的確雖然窮鄉寡力勢難負笈將終於棄之乎終於自棄乎父帥以正而以易子之教行其間不即繼之以怒

子從其教而惟恐率之不謹或以取父之怒兩相成若蔡元定父子是家之祥也何患其勢不行

孟子曰事孰為大章

此章雖以事守並起其實論事親在於守身首四句空空說不失其身二股正見事守非兩事必能守其身乃為事親耳孰不為事二股又探出本字來以明其大曾子之養志全是體親之心所謂能事其親者故曰事親若曾子可也語意猶說如此纔是云爾前註看若字太重後註看可也二字太刻孝經云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魯論云啓予足啓予手吾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果

知免夫此曾子所聞於孔子而守以終其身者也養志之孝全本守身來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章

此章論相體當從第一義做起用人行政差失豈不足較但於君心處不一理會終非本原工夫格君心之非不在言論規切上大人舉動光明正大無絲髮苟且其一段至誠懇怛意思又溢於舉動之外間有可開陳啓沃處一二語言次第肯綮聽者不覺神竦蓋其轉移化導之機全在德望之聳動精神之感乎君心之非自然潛消默奪此之謂格格停格也沮格

也大人不去格君心之非君亦不自知其如何停格了此全是大人之正已物正處莫不仁義且正者俱從心上說君心之非格日就光明正大仁便是仁莫有不仁義便是義莫有不義正便是正莫有不正如一色紋銀畧無毫忽銅鉛夾襍的一般如此則曾中善惡是非了然明白藻鑑自不爽舉動自合宜用人行政各各稱善而國定矣君說到正國說到定此方是大人格心之功方是相體若只於用人行政間計較差失君心終不正而國是終不定也要看一正君而國定矣這一字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聖

君仁三句緊頂格君心之非來字字宜咬嚼蓋君心原自有仁義原自無不正只緣日從其非斯失其故耳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故能正君而國定格君心之非上着為能二字宜細體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

毀譽已是失真况猶有不可據者須是自有主意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

無責依註解可或曰責責任也不當責任看得事體

不難此言之所以傷易也亦一說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病痛只在一好字師於人者常不足師人者常有餘  
况好為人師乎學問無窮聖賢亦戒自滿

###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二章

子敖人品樂正子豈不知之從之至齊非是藉其機  
拔亦因便稍帶云爾雖然於守身之義失矣况見長  
者之晚乎始責其來見而自罪既責其鋪啜而無辭  
樂正子誠在善信之間矣

### 孟子曰不孝有三章

告娶是禮之大者如何已得然此特尋常之禮順父  
母之心耳不幸遇父母頑嚚必拘此禮或取怨懟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見

於無後先祖千萬年之祀不已絕乎絕千萬年宗祖  
之祀順一時父母之心孰重孰輕孰大孰小舜之不  
告而娶全為無後計故君子以為猶告儻有一毫私  
妻子意在是後世不孝之大者

舜之不告而娶為無後也君子以為猶告也禹之傳  
子為可安天下也君子以為猶禪也湯武之征誅為  
救生民於塗炭也君子以為猶揖遜也伊尹之放其  
君為祇承湯命而令其改圖也君子以為猶輔台德  
也周公之負扆臨諸侯為侯其長而授之政也君子  
以為猶輔也若竊其似以行之而實非其心則君子

必以為逆為篡為不孝不忠之尤矣

### 孟子曰仁之實章

孩提知愛其親稍長知敬其兄此是實愛實敬凡所  
以愛天下敬天下皆此一腔生意中發出所以為仁  
義之實知之實三段非是說知禮樂所以全此孝弟  
亦非說知禮樂所以盡此仁義孝弟是良知良能天  
機之不容遏者即此良知保守之而不失是智之實  
即此良能率履而節文之是禮之實即此天機之不  
容遏者無勉強苦難自然流溢於四體之間是樂之  
實蓋仁義是人性之總名智禮樂亦性之隨在而異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見

名者所以說孝弟貫天下之道讀此章要識孟子責  
成於人之意說仁之實事親是也就教人從事親上  
求仁說義之實從兄是也就教人從從兄上求義餘  
倣此

切近精實四字朱子形容實字似矣自愚膚見此特  
形其實之外見者耳所謂本實者不如是也詩曰實  
函斯活又曰本實先撥實者本根之謂也仁之本實  
在事親義之本實在從兄驗諸孩提之愛敬為可見  
若智禮樂之實則亦惟知斯二者節文斯二者樂斯  
二者為是何者實必有華而華非所以語實也識得

此實字則一生通從實地做不患不為仁義之士智  
禮樂之全人矣有子孝弟為仁之本正此意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已章

得親順親語平而意重在順親上得其親而順之此  
是大舜一生心事所以有天下而不與觀書詞祇載  
見瞽瞍愛愛齊栗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奸想他當  
時只知自盡其敬自治其身以為感動之地並不曾  
責善於親此方是事親之道至瞽瞍底豫舜方遂却  
心事而天下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舜皆不之知  
也此之謂大孝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九

五

烝烝乂不格奸者舜進進以善自治其身不知親之  
奸而格之也順親工夫正在於此要親心與已為一  
全在一其心以感動之用一毫勉強不得  
順字照下文底豫看舜以豫親為心瞽瞍底豫則子  
之心無違于親親之心亦無違於子矣非與道為一  
何以至此此之謂至順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章

此章論聖無不同必舉舜文者舜以前未聞有鯀登  
庸者文以後未聞舊邦新命者茲論得志行乎中國  
故特舉焉東夷西夷言其極耳非鄙之也地相去千  
里有餘世相後千歲有餘宜其行有不同乃受禪而  
君專征而伯皆本此好生懷保之心而見之行事之  
實即其同若合符節焉者斯何以故其心一其道同  
也豈直舜文千百世之前迄千百世之後其間聖人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子產聽鄭國之政章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是書法曰  
聽政則舉國之政皆在平章經綸康濟自有大體獨  
奈何以乘輿濟人是其惠而不知為政處知政之大  
體私恩小惠可無用矣即以濟人一事言歲十一月  
可成徒杠也十二月可成輿梁也民何病涉哉焉用

濟為君子亦平其政耳誠平其政而務舉民安無不得所即示威重而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且為政者總領幾務咸待恩澤安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論其體不必濟論其勢又不暇濟乘輿之濟誠惠而不知為政也

子產春秋之良孔子猶取之孟子何譏曰非譏子產也乘輿之濟出於一念之惻怛而世之人傳誦以為美談其究將竊効霸者之驩虞失王政之大體故孟子舉以立訓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二

書稱元首股肱君臣之間本自不容解者手足腹心是也視臣如犬馬如土芥則臣且國人之矣冠讎之矣此皆始於遇之不厚者故臣於舊君非無為服之禮顧服以義起視其在國去國所以遇之之禮何如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何等倚毗之切不幸以有故去導之出疆先於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委任信用既隆於在國之時而禮意繾綣猶加於既去之後是君臣始終之際手足腹心之遇也如之何其無服今也不然是臣之所謂冠讎也服從何來此孟子見齊宣恩禮衰薄故說是以匡其失語與答

問卿章意同

君臣之間說到冠仇相視似為大甚然撫我后虐我仇古之人已嘗言之矣孟子有激之言正教萬世之為君者必以手足遇其臣享腹心之厚報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章

註見幾而作等語極當穆生曰今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梅福當漢末掛冠上東門而去達斯旨矣

殺戮有國者不可廢但及於無罪哲人自應知幾耳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

凡君天下君一國者一存心制行動關宗社生靈所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三

係不小須是件件在仁義上莫有不仁不義始得仁義是吾所固有的全此固有於已而事事物物之應莫非盎然秩然之周流是之謂仁義

孟子曰非禮之禮章

記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宜次之又曰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禮與義原非二物其所以隨事變通因時圓轉要本於此心之神明而歸於大中至正之則此方是禮義拘攣於故常而膠執於一定豈不云禮云義然非時宜之禮化裁之義也大人神明變化與天地鬼神通而動作威儀往來酬酢皆中天理人

情之恰好處豈為是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哉禮義原是活動不拘的率而履禮也行而宜義也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章

養訓涵育薰陶俟其自化極當大凡父兄於子弟豈不望其速肖然須以身帥之日漸涵育薰陶令自愧自奮變所為不中不才者歸於中且才子弟方有成就故人樂有賢父兄也樂字從養字來有歡欣鼓舞無勉強苦難此是何等氣象若一向責成繼之以怒而甘棄之子弟何望焉子弟固不肖父兄之教不善亦未見為賢也其間之相去能幾何哉然此是責父重弟兩書疑問卷之十

四

兄語若子弟則須猛加奮勵不負父兄之養始為賢子弟如其教不知省養不知進終無成而為父兄羞是所謂悖德不才者

孟子曰人有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

此議論極大關係不小天下事非氣輕才露者所能庶幾須平日志節卓然養極靜定守極完固然後一遇可為從定固中發出自然擔當得住幹旋得來自古幹大事業者皆是如此翩翩取而常試者百無一成此人字是有關世道之人與人無遠慮人字同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

書曰唯口出好興戎言之招尤取禍可勝道哉孔子云樂道人之善彼不善者置勿言可也

孟子曰仲尼不為已甚者

天理人心本來自有恰好處稍過分毫即謂之已甚仲尼所為恰好合着本體是為時中而非已甚觀其終身履歷可見

孟子曰大人者章

義者因時制宜變通神明煞甚圓轉信果非不是一必於信果即便是非義了其害道害事處不小大人全是神明變通無毫髮拘泥於胷中所以應世不偏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五

立大中正之極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赤子之心無欲與天同體其大本自在也人一有欲便失了赤子之心其人便卑小狹隘了大人廣大高明心胷同宇宙事業貫古今總只是無欲完得此心之本體譬之果實一般果實內雖渾芒未發而根枝華葉種種已具只緣發生時或傷其根或損其枝葉失却果實之本體耳此不失二字極可玩味不失者保養之而不失也要保養而不失却從何得來

孟子曰養生者章

養生不是小事然朝夕承懽即有缺少猶或可補送死一不慎終天之悔莫及矣所以必誠必信不可少忽二句是彼此相形之辭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章

此要味自得二字得非強探力索之謂自得非外假人為之謂道理原在我心不一深造之便忘却無事深造之不以道便有正助之心所以機不相入終無自得之益深造之以道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君子如此用功却為何來欲其自得之也此自得二字是君子用功的主意一到自得地位則豫

章句四書疑問卷之一

六

內利外之妙有不容言者居是居其所自得初無翫鵬故下一安字資是資其所自得初無盡藏故下一深字取之左右取其所自得頭頭與道相值故下逢其原三字原者吾所原有的本來如此今由自得中發出來恰好與之合着耳此數句初無次第工夫必若此云云者說他自得之妙一至於此耳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此一句又申說君子所以欲自得之心如此則其所用功必深造之以道勿忘而勿助矣故曰聖學在勿忘勿助之間以道道字下得極妙道路也行路的必循序漸進一

步便走不到且少一步不得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章

欲其自得之也是深造以道的主意將以反說約也是博學詳說的主意天下之道散見於上下古今豈有盡藏然究其本原只在吾心博學而詳說之非是泛泛然學之說之也皆自吾身心體認力行去有着實工夫在如事親是如何事君是如何應事接物是如何往古來今之所為可法可則的是如何一一去理會分曉他此是何幹將以反說到至約處反者復也約者何心體也心體至一至約博學詳說許多總

章句四書疑問卷之十

七

之復還說到此心上如事親在此心之愛事君在此心之敬應事接物在此心之泛應而曲當即往古來今之可法可則皆由盡得此心做出法則來反復說到此處此方是博學詳說的究竟若一向博學詳說不知反說約學他說他何幹此與論語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意同當參看

博約原是聖門第一義必先博學詳說云者天下人倫物理件件皆須體會耳然總之要歸到原頭上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章

善原人所共有的已可為人亦可為以善去服人即

有相形相忌之意併此善亦不是了如何能服得人養則不知善在我不善在人涵育作成惟恐此並生者不得同歸於善此方是父母天地之心故可以服天下一邊說未有能服人一邊說天下心服而王桓文湯武之別正在於此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章

天生賢才為世用福國壽民豈曰小補讒佞者一言之間蔽天下之賢使不得有為於其國從此君心壞國事隳天下無窮之禍皆基於此此天下災祥一大機孟子此言深警世之聽言者當先辨忠佞之分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章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此仲尼取水語故孟子只從原泉混混不舍晝夜以發明之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由不舍晝夜來所以可取若無本之水易盈而易涸仲尼奚取焉即此看來凡人行實惟有淵源者可以長久聲聞過情其涸也可立而待也君子耻之耻之必務實勝孟子雖微徐子其實道理是如此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四章

此四章本合為一章孟子見當時楊墨之教充塞仁義率獸而食人故首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一句即繼之曰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此不是幾希之理幾希者言乎其少也不多也當味所以異於禽獸者數字所以異於禽獸者何仁義是也牛山章云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良心哉下面有違禽獸不遠字面存心章云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下面亦有禽獸奚擇之語可見此所以異於禽獸者只是全此仁義為差別耳禽獸亦有心如虎狼父子是有仁也而無義蜂蟻君臣是有義也而無仁唯人得其秀而最靈此心之中完全一仁義在施之人倫事物不待勉強自有天然恰好處此是人所共有別於禽獸的然則人與禽獸所以異只在這些相去本是無幾全在憂勤惕厲可以常存而不失稍一放懈去此仁義之心與禽獸何以異君子知之故能常存之而不失舜明於庶物條一串說下不分生知安行明與察不專屬知兩間所有總稱庶物人身所屬總稱人倫其間經緯料理使物物各得其所經綸周折使倫倫各中其序總是明察之所及總是仁義之推行但在人要把握如何去盡物如何去盡倫是謂行仁義舜則由此心仁義做出來物還他一個物倫還他一個倫妥妥貼貼不待安排皆中天然恰好處故曰

九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舜何以說明物察倫舜瘠玃王衡以齊七政敷上濬川及他亮采惠疇處盡天下物理皆為處置一遍故下一明字其處人倫父子遇着暫瞽商均兄弟遇着傲象君臣則由有鯀登庸攝相以至為帝夫婦則尚帝女且娥皇女英二人此其極難處者舜種種周折明盡處之各有倫故下一察字自舜而下代有聖人總不出此心之仁義故各舉一二事見其皆足以立人極以維天下之人心禹何以惡旨酒而好善言人心惟危真是陷穽坑坎却在人之最耽樂處飲酒濡首勢所必至禹固已先見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十

而絕其禍是何等隄防而天下之最有益於身心治理者莫如善言人只一自用便棄之勿聽禹知此是啓發道心之良藥設韜建鐸心誠好之不置是何等延訪湯執中則其所制事制心若持衡而惟恐或偏者是何等矜持立賢無方則其所旁招聿求若惟恐人棄我而莫克用者是何等任用文王視民如傷惻痼切身曾不是過是何等懇惻望道而未之見畔援欣羨一不萌於其心是何等造詣武王不泄不忘舉人情所易忽畧處極加防維所易遺忘處極加周到是何等縝密敬慎至周公則忠兼三王以行四事未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士

合者必求其合已得者即見諸行朝夕於斯不皇啓處直何等用心以維世道然在三王時人心未常壞而禹湯文武周公非君即相勢位尚易維持至於王者之迹熄而詩亡則孔子春秋之作有大不得已者何謂迹熄而詩亡凡王者行事如朝覲會同燕享征伐等項皆有實迹可見因事歌咏載之二雅中東遷來王者徒寄空名而無其實人亦無復歌咏譬如人家衰微家主做不起無復大家事實而內外大小亦無有稱述其祖父之遺烈者若此則亂賊起而無人心矣無人心則人亦禽獸了孔子所以作春秋春秋敦典庸禮命德討罪總是明仁義於天下蓋春秋魯史原與晉楚之史無異其所載之事則齊桓晉文也其文則史官之筆也當時亂賊興不知君臣父子之仁義齊桓晉文起而主盟中夏不為無功然却亦假此仁義耳且史官之筆不無文飾諱晦於其間是王者之迹終不明於天下孔子所以大書特書不一而書或削不書而皆據當時之實以書將是非得失付之後世之公論此則所謂其義則丘竊取之者看孔子汲汲皇皇作春秋存王迹於天下俾當時人心不淪於禽獸是何等擔當至孟子時楊墨為我兼愛之

說盈天下無父無君真是率獸而食人者孟子當其時存孔子之心行孔子之事故說聖人之澤尚存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只此二句冷語收拾含無窮意在桓文假借仁義將壞人心而同於禽獸故孔子作春秋楊墨充塞仁義已壞人心而同於禽獸故孟子思任孔子之責此章當參好辯章看庶物人倫皆本此心惻怛之流通是謂之仁而其中有節制處是謂之義此本人性所自有者大舜於此庶物人倫處知之極其明察正由其仁義中自然流出不待強恕而行曰如此乃謂之仁乃謂之義也故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主

曰由仁義行非行仁義

其義則丘竊取之義何義也書曰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道路即義也人人所宜共由者也而有弗由者人人所宜共言者也此孔子之所以竊取也竊取云者亦謙不自居耳講解者乃因此語謂孔子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以是非天下不亦謬誤之甚哉君子小人之澤澤字有說是丰容色澤之澤字甚有理若流風遺澤百世興起豈直五世而已哉首章提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末章云予私淑諸人

也二人字正相應諸人指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說孟子曰可以取章

取與死生是人之大節其中却有精微至極道理在不可不於此分界臨事者正須於此處審辨一下決其從違始無傷於心體若不審辨而為之取便傷廉與便傷惠死便傷勇其關於名節道義不小參禮記賡款為粥以待饑者節看可以取可以無取等句正彼節所謂微與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之謂也微與者此个道理極微正不可不之介非初見既見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十三

論取則可以取可以無取具在眼前於此一審可以取者取之可以無取者勿取可也若一於取則傷廉矣論與則可以與可以無與具在眼前於此一審可以與者與之可以無與者勿與可也若一於與則傷惠矣死生亦然

逢蒙學射於羿章

此章說取友者先當辨其心術是亦羿有罪焉已提出逢蒙在外了引公明儀之言復推其意全在宜若二字體出以見羿之有罪端人自心術而言觀下文不忍二字可見



逢蒙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而殺之庾斯學於尹公不忍以夫子之道反害夫子而全之是其心術之辨也

孟子曰西子蒙不潔章

美人一蒙不潔則衆皆掩鼻惡人一自洗濯則上帝居歆此不屑不潔齊戒神明之心不可一息忘也非喪善自新之說

孟子曰天下之言性也章

此章為自私自用智者發當時權謀術數刑名功利家皆穿鑿以為智皆說出於所性不知此非性之謂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西

孟子曰今天下之言性者亦多矣率未有本其故而言之者自我論之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之外非性也故者何維皇降衷厥有恒性人之所原有者也人所原有者有觸即形自然順利而無穿鑿此方為性之本體若一加穿鑿即非性之本矣所惡於人之用智者正為其穿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疏濬決排豈曰無事然皆水所原有而自然可導者即所可導者導之實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本其所原有者隨感而應理從心出初無一毫穿鑿於其間亦稱大智矣且智亦何必

有所事哉天若是其高星辰若是其遠然其運行躔度常然而不易是原有之故也苟求其故分至啓閉晦弦朔望一一可循千歲之日至可坐而定矣況日用常行胥出於吾性之原有何事穿鑿而取惡於世哉此章大旨是如此

故非已然之跡之說故者舊也原有之謂也上帝降衷是人所原有的故隨感而發如孩提之愛稍長之敬見孺子入井之惻怛嚔蹴之不受皆真性所流自然順利而無穿鑿此方是故之本體

此二節本一氣語若曰智須行所無事千歲曆元至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五

難推討苟一循其故即可坐而定彼行所有事者真穿鑿之智也奈何云性云性哉

曰則故而已矣見舍故非所以言性曰故者以利為本見舍利非所以言故觀水有故道禹疏濬決排惟行所無事天之行星辰之躔度亦有故道一運於無心則可知故者以利為本矣彼穿鑿以為智者自以為旋乾轉坤而寧知非天地人之本性哉首冠天下之言性也句煞有深意在

公行子有子之喪章

王驩以簡字罪孟子孟子以禮字壓倒更不與辯

子之喪非子爵之喪亦非子職之喪古今重家子本文說子之喪是子之喪也

孟子曰君子所以異於人者章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君子存之故此說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存心者存吾心體耳吾心體只有此仁禮存此仁禮自然愛人敬人人自然恒愛恒敬此不見其所謂存者惟是於待橫逆處初間自反其仁自反其禮是之謂存繼間又自反其忠是之謂存又繼之矜其為妄為禽獸終不與校只知自反是之謂存即此看來君子之存心有持之終身惕若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夫

者故緊承說是故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此二句是承上起下語乃若所憂以下正發明君子心事舜與我同此人舜為法可傳只是能全此心體耳我獨無是心乎不如舜必求其如舜而後已是所謂憂之終身者若一朝之患初無損吾心體者吾只自反而已曾以為患哉此章專重存心二字

前說君子之待橫逆正見其存心者持之於終身後說君子之希舜正發明其所以存心者持之於終身乃若所憂則有之何以獨稱舜舜遭人倫大變橫逆特甚祇載克諧曲盡仁禮以立極古今所未有也前

後要發明君子心事出

禹稷當平世章

當平世當亂世便有一時字在禹稷之過門不入禹稷之時也顏子之簞瓢陋巷顏子之時也孔子皆賢之孔子所謂聖之時也孟子斷其同道明其易地則皆然正是得孔子時中家法處

孔子賢禹稷賢顏回不是一時話孟子却斷其同道直究將心事出來禹稷視民之饑溺由已萬物一體之心顏子克已復禮亦萬物一體之心其心一故易地則皆然而其道無不同今有同室之人二節正是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王

其地之不同處

公都子曰匡章通國章

凡人說好反不可雷同附和全要察其心事如匡章者通國皆稱不孝矣然未有察其所以得罪於親者又未有察其得罪之後所以自處其身者故孟子就世俗之所謂不孝者究出匡章心事來匡章責親之善原是要親好但不識幾諫諭親的道理故得罪於親及既得罪後即出妻屏子痛自刻責初不怨懟其親是匡章之所為匡章者可矜而不可絕也陳仲子廉孟子却不取匡章犯不孝孟子却禮他此

是何故匡章責善於親而負罪引慝此心之天理不曾損失禮貌之正致其矜憐成就他做個好人仲子辟兄離母此心之天理全亡矣說他無親戚君臣上下使之知改而且令人無效尤此不獨見衆好衆惡之皆察又以見君子之心果欲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也

世俗五不孝一件重一件

孟子論舜說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論匡章說其設心以為不若是是則罪之大者論人直究其心曲是為定論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六

曾子居武城章

此與禹稷顏子章斷案同可以死可以無死此處要見得分明師也父兄也區區死於難亦無謂臣也微也職守所係如何偷生待以此番訓果信輕生之非勇賣國之非夫也

天理自有恰好處曾子理不應死子思理應死只於此心上討求自得

儲子曰王使人問夫子章

堯舜與人同耳只是口頭話然甚說得的確

齊人有一妻一妾章

齊人一段初無是事只模寫人求富貴利達的情狀示人由君子觀之之君子是以道義名節自砥礪者以道義為潔則見其污以名節為重則見其卑若曰此求富貴利達者幸不為妻妾所見耳見則必羞而相泣有不忍觀其狀而甘其餘澤者

富貴利達上着一求字又加所以二字妻妾不獨羞而且泣不獨相泣而至於相泣者幾希豈成男子所為直喪其良心殆盡者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章

大舜一生孝心孟子只括以怨慕二字慕言乎心之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九

有所求而怨生於慕之不能得大舜之怨由慕生非怨父母也孝子之心為不若是忍是他慕親不得不肯自己處我竭力耕田至於我何哉是他自然以求必得手親處孝聚百順竭力耕田不過共子職中一事其他缺欠處甚多不識父母之不我愛在那一件如何得天啓吾衷俾承權於左右斯舜之所為號泣而求而怨不容已者帝使其子數句見舜在當時無求而不得只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之無所歸耳因說人之欲至天下之士悅好色至妻帝之二女富至有天下貴至為天子可謂極矣而皆不以解憂惟順

於父母可以解此憂之憂也何憂也而若此之深其慕父母即孺子之慕故其憂為不易解耳人少則慕父母一句說得極妙孺子之心只知有个父母才知好色有妻子仕則因物而遷把入少之慕放過一邊惟大孝的終身此人少之慕舜五十登庸時他無所知只有此个慕此其慕為至切而怨為特深者孟子初說怨慕二字繼以怨字挑起發孝子之心一段若只明怨的意思而父母之不我愛為不順於父母惟順於父母重重影出一慕字來且又出一憂字形之因推本人少之慕見舜不見愛於父母怨之終其身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廿

不順於父母憂之終其身總只為慕父母之心即人少之慕慕之終其身故也憂字當不得怨字慕不得則憂憂莫解則怨合之為怨慕二字此當會孟子之意見大舜之心不可妄立主意分截

舜視天下歸己如草芥視棄天下如棄敝屣為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蓋其心知所獨重則外物皆不入其胷中所以稱天下之大孝

萬章問曰詩云娶妻如之何章

凡人處事必膠執故常聖人則於天理上通融去如告則不得娶廢人之大倫以對父母是以不告也却

何等處得圓融凡人待人必懂懂往來聖人則於天理上順應去如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誠信而無偽却何等處得順當蓋天理本活動聖心亦活動故天下無難處之事天理本真實聖心亦真實故天下無難化之人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全在舜從父命上堯只一不告而妻極善處舜父子之間

完廩浚井事有無不可知孟子多不辯但只是明舜之心

象憂亦憂象喜亦喜自常情看來却謂舜有意思在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廿

不知舜之心只知有兄弟而已兄弟相友天理之常初間象憂欲害其兄本非天理舜亦從天理上生出憂來繼間象說鬱陶思君本是天理舜亦從天理上生出喜來憂喜俱從天理發見天理最真實故孟子知其無偽

臣庶訓百官非是舜方為都君那有百官且百官堯命舜治之舜如何命得象治易曰畜臣妾吉臣妾者僕妾之謂也疑是宮中之臣妾耳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為事章

仁人之心至公却只在天理上四凶播惡於衆天理

所不容故舜誅之象曰欲殺舜然而吾弟也兄於弟無可怒可怨之理只有親愛之理舜知親愛之而已矣封之有庫富貴之也正其親愛用情處然其封也不使有為於其國則不得暴虐其民此是保全傲象處雖然而下又說舜之心原不在是舜親愛其弟欲常常而見之不使間闊故令源源而來耳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見已且不徹政接有庫奈何以有庫煩其弟令不得源源而來耶蓋舜於象封之也非放也只於天理上致吾親愛之情而於封之似放處又於天理上致許多親愛無已之意此方是个仁人孟子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其

子開口說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只此數句藹然天理真是入孝出弟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

舜雖友于之極然於傲象未嘗無怒無怨也但不藏不宿耳不藏不宿而唯知親愛此聖人之所謂友于也彼外假怡怡之名而小嫌介意至仇結而不可解者不知其獨何心也

論放象說到豈得暴彼民哉可謂兩全無害矣又雖然一轉說舜欲常常而見原歸到親愛其弟上是謂獨得聖人之心

咸丘蒙問曰章

舜側陋登庸終陟帝位後世就說他臣其君父此異論所係不小孟子辯舜不臣堯只堯老而舜攝也一句此句是據堯典來見天下無二君舜嘗服堯之喪則堯在時未嘗為天子那有臣堯之事及辯其臣瞽瞍只以孝子之尊親言孝子欲尊其親竭天下以為養此方是孝思維則那有臣父之理祇載見瞽瞍節說舜竭孝思如此所以感動得瞽瞍是為父不得而子者非如齊東野人之說也

故說詩者一段極說得好此不獨說詩凡古人立言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其

皆有意在但以已之意逆其志虛心討求當自得之若拘泥文辭偏執已見未有不至牽合附會者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此二語本形容臣子之盛德當時不知而誤認且以臣堯臣父裝誣大舜孟子初不與解但以天無二日民無二王辯舜無臣堯之事以尊之至養之至辯舜無臣父之事末引祇載允若書詞明指所謂父不得而子之旨是據理洗誣大手筆非區區為無形之辯而已者

萬章問曰堯以天下與舜章

堯舜只是為天下得人不能以天下與人使之主祭

治事薦舜於天皆為天下得人處是堯所能為者而主張子奪之柄全在於天然所謂天者安在民心而已矣民心之歸天心之與也孟子論禪天下歸諸天論天歸諸民然見得真的

此章一重剝一重直究到所以為天與處初問堯以天下與舜曰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舜之天下分明堯所付託堯不與誰與之曰天與之天與是天命了因問諄諄然命之乎曰否天不言以行與事示之而已矣行與事示之者安在天子能薦人於天不能必天與之天下堯薦舜於天而天受暴於民而民受是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行與事示之之意也然所謂薦於天而天受暴於民而民受語亦渺茫則自使之主祭而神享主事而事治處見天人之交與明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使之主祭使之主事終是人所為因說舜所以歷相之久非人所能為者舜因是得民之歸欲避之而不可得是民心之所在即天意之所在所謂天與之也天視聽以民正證此意

萬章問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章

論天之與賢與子在民心之歸而所以係民心之歸實天主宰於其間非人之所能與丹朱商均啓皆君

之子何為其賢不肖之殊舜禹益皆天子所薦於天之賢何為其為相也歷年之多少施澤於民之久未久蓋天之所與默主於冥冥人一毫參預不得故斷說莫之為而為者二句以收拾天與賢與子之意匹夫而下又將自來有盛德者許多人皆可為天子而皆不有天下以見天之與子真非人所能為者非獨一啓而已也舜禹皆起於匹夫故說匹夫而有天下者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天子薦之者苟無天子之薦即盛德無由以升聞故仲尼不有天下然天與一匹夫則必奪一繼世者有其德有其薦又須廢一繼世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者匹夫始可有天下乃繼世以有天下天之所廢必若桀紂者也苟非桀紂之惡天皆欲成全之不忍輕廢格太甲成王是也故益伊尹周公不有天下觀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後能處仁遷義天亦不輕廢之則賢能繼禹之道者豈非天心之所屬故詳說一太甲所以明啓之得天兩說伊尹周公所以明益之不有天下蓋天無心也惟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亦無心也惟承天以與其可以安天下者耳堯舜禹總是一般心其以天下與賢與子總是一般事孔子嘗說唐虞禪夏后殷周繼其義一也此數聖人者苟以

一毫人為參其間其禪其繼必有不合於天心者孔子何以斷其義之一孔子斷其義之一則其與賢與子自可無遺議於後世說不得禹為德衰此是孟子引經斷獄大識見大筆力

啓賢能敬承句此敬承二字相聯讀禹繼堯舜之道全在祇台德先今啓賢能敬承便繼得禹之道故可有天下

為與致有別為善致祥為惡致殃為得方可致得莫之致而至至字即來字人莫之致而自來者是之謂命天以主宰言命以氣數予奪言總之一天字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共

上章但說一天字此何以添一命字命以氣數予奪言堯之時丹朱不肖止有舜可與但看天意民心如何耳禹之時益無愧舜禹啓賢能敬承兩人皆可與而一與一不與非命而何

此章論與子與賢皆天所命可謂辯折無遺矣然非折衷于聖言終是臆論末引孔子其義一也之詞則人言自息矣衆言淆亂折諸聖信然哉

萬章問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湯章

樂堯舜之道一句是一章骨子人說伊尹割烹要湯違道以干進孟子說伊尹耕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

道說有莘便見無求聞達之心說樂道便見終身安焉之意道義總一理台義方是道以說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之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此兩段叙得極妙樂堯舜之道認得如此明白極天下富貴安足入其甯中而辭受出處之間決不肯一毫苟且此是伊尹正己正天下的根本故湯之初聘焉然此樂道之心及湯之三聘幡然有親見之志此何以故伊尹見得天之生民之意責成於先覺而予任其責有不得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共

說之以伐夏救民於湯說个聘於尹說个就將人言要字譬破了吾未聞枉已二句又自伐夏救民中看出尹是個正天下的人那有辱已之理聖人之行不同總歸潔其身正見辱已決不是聖人聖人決自不辱已伊尹古稱元聖樂堯舜之道動得湯之三聘是湯求尹非尹求湯那有割烹要湯之事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要字如今人作文嵌字法此以上辯伊尹無要湯之事已極明盡了復引書詞者何天誅造攻自牧官朕載自毫正其伐夏救民正天下大關節處尹如此正天下則必先正其身割烹要湯之事可

據此信其必無也孟子每辯論有公據蓋如此  
非其義也二段是伊尹之有不為處人不為也而  
後可以有為故伊尹能伐夏救民以正天下

伊尹耕有莘之野樂堯舜之道於何處見得本書子  
弗克俾厥后一段來尹說子弗克俾厥后惟堯舜愧  
耻若撻於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必有个來歷  
因說他躬耕時必嘗樂堯舜之道樂不但是神交意  
想而已也徹大徹小徹窮徹達徹始徹終皆是此个  
更不撒下此方是樂若不樂便有厭苦之意何以相  
湯直至成功後猶是此心故於相湯時純然是堯舜  
車訂由書疑問卷之十

之心見其躬耕時必嘗樂堯舜之道於躬耕時然  
樂堯舜之道見其始就時必不枉堯舜之道以要人  
此是孟子之據理善辯處

知是良知人心之本體也覺是知之警醒處今人說  
夢覺醒覺正是此覺先知覺以知是啓其明通處先  
覺覺後覺是開其昏迷處非當然所以然之說

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一句極重身任天下之重  
則必先重其身此是大折辯處前云吾身親見後云  
歸潔其身二身字統照此一句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章

此章辯得極妙人說孔子於衛主癰疽於齊主侍人  
瘠環不過裝誣孔子以自飾其苟且托身之行孟子  
說孔子於衛主顏雝由不主彌子當時彌子用事嘗  
以衛卿相啗孔子但辭以有命二字即此看來孔子  
進必以禮自維初無詭隨退必以義自決初無係戀  
得之不得曰有命初無一營為於其間此是何等識  
見何等操守又自其不悅於魯衛遭宋桓之變時直  
恁皇急亦必擇主於司城貞子之賢不但卿相之得  
失不足以動其心即生死交於前決不失身於匪人  
之比此之為孔子吾聞觀近臣二句見人必以類相  
車訂由書疑問卷之十

從若孔子主癰疽與侍人瘠環何以為孔子只此數  
言斬釘截鐵收拾更不與辯是為老手  
觀孔子之所以為孔子只在進以禮三句進以禮三  
句只自不主彌子處看出凡人要投富貴之機肯舍  
權要的人不主彌子却主癰疽侍人瘠環那有此理  
當時污衊孔子直以無形影的說孟子只以孔子之  
所為孔子者辯

萬章問曰或曰百里奚章

百里奚食牛之事不可謂無好事者污衊之只在一  
要字孟子無可為辯但自去虞入秦一節反覆推詳



奚非愚不肖之人決無食牛干主之事此無中生有議論然却有所憑非無據之言

虞公黷貨啓寇幾不可回宮之奇諫是正理孟子取百里奚之不諫全在知幾之智上見得即此知幾處說他知廢知興決知食牛干主之污又自此智推說相秦之功以見其賢必其無自鬻以成其君之事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章

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皆古聖人然三子各見得一個偏而造其極孔子心體上明瑩圓神變化如四時之流行初無滯迹其造詣變然不同孟子欲分別言之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手

故先叙其行實或舉其事或據其言或推其意模寫清任和時四個樣子然後舉而斷之集大成二節不是比之樂以見聖之全比之射以見聖之所以全孟子此論全是發明孔子之聖之時由其心體上十分見得分明所以神明默成造詣獨到雖均之謂聖獨為聖之時不同於三子耳語意一直下說到一中字應前一時字

擘頭說目不視惡色二句說何事非君二句說不羞污君二句便見三子是清任和的人下只形容他個清形容他個任形容他個和孔子但舉去齊去魯二

事說他久處仕處之皆宜畫个時中的樣子

集大成二節原是一意上文只有箇聖字因推孔子之聖之時全由於智故舉集大成以明之集大成說金聲而玉振金聲說始條理玉振說終條理見得有始方有終遂承說始條理者智之事也終條理者聖之事也必智以開其始然後聖以成其終此論孔子之聖之時已七八分了而較未爽快因復舉聖智二字譬之射者之巧力射者心目明巧將一箇正鵠完全在胸中然後可用挽強破的之力是巧居其先力居其後巧可以命中力不過至之而已故說由射於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世

百步之外也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見聖由於智此孔子之所以為聖之時也二節總是一意至者射到把子上中者射中紅心孔子箭箭中紅心三子射到把子上偏於東西上下不中得紅心孔子心體神明完全一天道在胸中故時春而春時夏而夏時秋而秋時冬而冬四時元氣之流行三子各見得天道之偏故春的春夏的夏秋秋冬的冬各做得一時事

北宮錡問曰章

名分等於天地品陟之崇卑廩稍之厚薄皆從此出

此天地間綱紀一大事周室班爵祿之制壞於諸侯  
之去其籍然大畧猶可睹記不容泯滅無傳故作此  
一篇論班爵則自天子而下分五等自君而下分六  
等君兼天子諸侯說此有天地則有上下未之或改  
者故只下一等字論班祿則自天子之制地方千里  
而下分四等又附附庸於諸侯之等此通天下而言  
者論王畿天子不必說卿大夫元士視外諸侯論侯  
國有大次小之殊君十卿祿亦不必說卿視其國為  
隆殺大夫而下至庶人在官者要是祿足以代其耕  
蓋耕者之所獲原有差別庶人在官者亦有煩簡勤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聖

情其祿以是為差始為餼廩稱事故於大段處說等  
而於其區別處又下一差字知爵祿之等差則品秩  
名分萬古常在是有大關係文字

萬章問曰敢問友章

說友德說到尊賢賢有德者也隆重有德者同德以  
相濟此方是友道故舉天子友匹夫立友道之極  
友德全在不挾挾者自恃其有之謂一有自恃之心  
便不肯求助於人如何為友德初舉孟獻子次舉費  
惠公又舉晉平公皆見其能友士不挾處然士無爵  
位即不挾而友德便謂之尊賢王公有爵祿名位須

推讓而與之俱乃為實友其德不然亦靡文虛禮而  
已故於晉平公段斷說此士之尊賢者也非王公之  
尊賢也論王公之尊賢惟堯之友舜為至耳用下敬  
上節只看堯舜說正是友德之實心貴貴尊賢其義  
一者其機交相待其事交相成同歸於義之謂也  
館貳室是接遇之盛亦饗舜是親就之勤迭為賓主  
非竟無君臣之等級凡稱賓主有敵以上賓主之禮  
有敵以下賓主之禮有上與下賓主之禮畧上下而  
往來交際是上與下賓主之禮所謂迭為賓主也

萬章問曰敢問交際何心也章

聖

孟子素守不見諸侯之節然諸侯有善辭命而至者  
未嘗不受其餽此全為事道計而或者不白其心故  
發為此論尊者之賜是他一念之致恭處不必計其  
物所從來但看他所交接者何如耳交以道接以禮  
斯孔子受之是一章斷棄禦人諸侯之說不過發諸  
侯之取民非義見其賜不可受耳不知諸侯之取非  
其有與禦自殊科致恭於禮際之間亦不必充類至  
義之盡觀孔子之獵較全是委曲以行道見可際可  
公養之仕不必賢君卿大夫則今諸侯之善其禮際  
猶夫際可公養之意君子受之亦猶夫孔子見可際

可公養之仕之心何必固卻以絕夫行道之機此孟子願學孔子處

交際是諸侯之交際觀下文可見恭是交際者一念之恭卻之卻之為不恭何哉承恭字來交際既是恭辭讓亦是恭卻之卻之何便為不恭萬章問意是說其有當卻者孟子說尊者賜之見其來禮至恭吾心竊計其不義則不恭之甚故弗可卻也請無以辭卻一段萬章又生一意說有可善卻者孟子說其交也以道其接也以禮斯孔子受之亦不必心卻也禦人一段萬章又形出諸侯之賜原是取非其有君子必重訂由書疑問卷之十

卻而不宜受孟子說諸侯之取非其有與禦不同要罪其同於禦除是充不取之類至於義之至精至密處一毫不苟取然後可以盜加之耳諸侯之取非此例比苟善其禮際亦何必推求苛刻之至於斯觀孔子仕魯可從獵較之俗則善其禮際必宜受而不宜卻也萬章始終以為當卻孟子始終以為不當卻此是何意君子之受其賜為事道計耳故詳說孔子事道一段先薄正祭器二句先正其本以寓變俗之機為之兆也數句惟示可行而不為悻悻之行此皆其事道處故有見行可際可公養之仕際可公養即諸

侯之交際見可於季桓子際可於衛靈公公養於衛孝公即是受當時諸侯大夫之賜當時諸侯大夫之取諸民那見愈於今之諸侯孔子受得的決是所不當卻者又何必深誅其非義嚴辭峻拒以自絕夫行道之兆此是孟子通章之意非以仕止明辭受之說照伯夷章諸侯善其辭命一段看來受之斯就之矣仕之矣非二項事事道二字是一章大主意

易曰上交下交此交際二字雖泛論實主上交于下說觀尊者賜之一語自見得

孟子在當時志在行道凡交際皆未嘗卻而或者疑重訂由書疑問卷之十

之故與其徒自相答問如此其曰交以道接以禮斯孔子受之固其準則也後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仕有際可之仕有公養之仕正回照此三句

充無穿窬之心直到無受爾汝之實無以言不言餽人此是至義之盡處充不居不食之類直到居食必出於伯夷此是至義之盡處充不取之類直到非其義也一介不以取諸人此是至義之盡處義在心體上極正大光明極精微細密論到盡頭處一毫苟且不得

為之兆也從上看來開說去天下望聖人太高而聖

人又為已甚則人必以其道為難行苟同於俗而中間自寓變化之機不急急於更張夫人必樂其可從而自此可展其大行之畧此是行道之端倪為之兆者如俗語說做個兆頭耳

孟子曰仕非為貧也章

孟子見當時立人之朝者徒居尊富而無行道之心故以為貧之仕形容其可耻首說仕非為貧也一句便見仕以行道為正有時乎為貧沒奈何計較但取其足以無貧可矣故說辭尊居卑辭富居貧又說惡乎宜乎抱關擊柝然此等官亦有職守當盡孔子常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其

為委吏乘田曰會計當而已矣牛羊茁壯長而已矣本分之內必求其盡而不敢一毫踰越於其外此方是為貧而仕之準則一有出位之心如位卑而言高者其職守必有所未盡燦曠之罪不可追也况立乎人之本朝者非為貧之仕全不以行道為心居尊居富之謂何此可耻之甚者此一句正應前仕非為貧也一句舊說通章只說為貧而仕之律令不得正旨萬章曰士之不託諸侯章

通章重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二句初說士不託於諸侯無爵土者不敢當有爵土者之禮也要惟是

君餽之粟則可受耳繼說士不受君之賜無常職者不敢當有常職者之賜也即是君之餽之亦不可以亟命者繆公於子思亟餽於其始無餽於其終則兩失之矣因斷說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可謂悅賢乎悅賢者有尊德之實心則必有尊賢之盛典故論養君子之道則始將之君命而致其敬可也後繼之廩人庖人而無煩賢者之拜可也然而非其至也惟堯之於舜盡其所可致敬者養之於畎畝之中後舉而加之上位此方是能養能舉此方是王公之尊賢此尊賢二字正應前悅賢二字士自待以禮而王公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世

之待之者必致其尊崇之禮斯兩相成耳二不敢也一般看士託於諸侯無常職而賜於上皆為越分故皆曰不敢以為不恭也即非禮之意上位非天子之位登庸攝政所謂與共天位是也問友章說士之尊賢者非王公之尊賢者蓋王公居有天位治有天職享有天祿皆當與賢者共非若士僅能悅賢而已者故此章說悅賢不能舉又不能養也復舉堯之於舜說見惟如是其為養如是其為舉乃為王公之尊賢耳然則士雖不托於諸侯諸侯可猥以悅養而自足哉二章宜參看

萬章曰敢問不見諸侯章

禮義二字是通章骨子前後反覆總說得一個不可往召初說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禮也提出一禮字繼說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提出一義字因問君欲見之何為為其多聞也為其賢也則於禮於義有決不可以召加者子思不悅於繆公便是公案繆公求友子思子思說事之云乎豈曰友之云乎孟子又推說子思之意全以德論不以位論所以必爭毫釐於事友之間夫以一事友之間且毫釐不肯假而况可召與此一段引極極嚴正議論極分曉下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艾

引虞人不過取他非招不往以明不賢人之招不可加於賢人耳不與子思對夫義路也一段正說賢人之所守義有行止意故說路禮有防閑意故說門君子能由是路出入是門則非禮非義之招其誰得加之凡事論到孔子方是定準孟子一向說不可往召孔子却往召故說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一句見仕無官職必不可往召以終前庶人不傳質為臣不敢見於諸侯君欲見之則不往見之意於不往見說庶人於君欲見之說賢人初只說不往見次說君欲見之則不往見之後又將召之一字發

明其必不可往見意語極分曉曰不賢人之招曰不以其道通指此召字

多聞與賢是一個人是五百年名世者自曾中蘊蓄之富曰多聞自此作用去輔世長民曰賢

禮義是吾心之本體就檢身上說謂之禮就制事上說謂之義引詩說到君子所履小人所視見君子所履之禮義為小人所視微斷不肯踰越而往君之召也非專証能由是路之義

君欲見之召之則不往見之是禮義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是禮義禮義是活動的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四九

孟子謂萬章曰一鄉之善士章

性善原天下之一初無方域之可限古今盡性者有小大若古人盡性以立極善莫大焉者也故孟子論友由一鄉一國天下直進於古之人古人之行實載在詩書然不過紙上陳言頌之讀之皆不足以知其入須是論其世始得此世字即禹稷當平世顏子當亂世之世我不徒頌讀其詩書而直究其當世之行事如堯舜之世宜如何作為商周之世宜如何作為以其心想論到此處如身處其地而親見其行事一般則千百世之上如同一日如同處一堂精神意氣

初無間隔而直與之俱古人之善皆我之善此之謂尚友而非止一世之士也邵子求學於里人鄉人又求學於古人求學於天地深達此章之旨詩書不必出自其人凡歌咏紀載其事者皆是也知其人者知其人之心也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論其世知其人之心始可稱尚友

齊宣王問卿章

君與卿原有一體倚毗之義故君有過皆當諫諫皆當反覆但貴戚是宗姓之臣須是事關宗社極大利害處方諫諫而反覆之不聽則易位諫是愛其君易

章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四

位是延其祀總是為宗社之計異姓是輔弼之臣不論過之大小有則當諫諫而反覆之不聽則去蓋諫盡忠誠懇惻之心去明不可則止之義總之是輔弼之體二段中反覆之三字最重積誠以感動盡力以扶持懇懇惻惻直到無可用情處此方是反覆有毫髮自欺未盡不可質諸鬼神是吾忠誠之未至也不可謂之反覆不可遂易位遂去觀微箕比干之於紂伊尹之於太甲此便是樣子貴戚之卿必待大過方諫者即父子之間不責善責善則離之意

告子曰性猶杞柳也章

性者人所以為生之理即是仁義孟子認生之謂性見知誘物化後人性却無仁義一腔故說性猶杞柳義猶杞櫨以人性為仁義猶以杞柳為杞櫨多著一以字一為字孟子於此將與正說仁義即性即仁義如對癡人說夢了故只就以字為字折之若曰人之性本有仁義非若杞柳之性本無杞櫨也子能順杞柳之性以為杞櫨乎必將戕賊杞柳以為之此其理有固然者如將戕賊杞柳以為杞櫨則亦將戕賊人以為仁義與此言一出人必將曰仁義非吾性所有也吾何苦戕賊吾性博此仁義之名又何苦未得仁義先受此戕賊之害寧天下之人謂仁義為人之禍而不肯為者必自此言矣此只折他以人性為仁義之言之非未明說性之所以為性戕賊性云戕賊人者性人所具戕賊性即戕賊人也禍仁義謂因此仁義為人之禍是顛倒文法

告子曰性猶湍水也章

告子始認性是蠢然的因孟子戕賊之折適而為湍水却不知性之本體根柢之者善來有一定而不易者故孟子亦就水折之水不分東西豈不分上下人

性之善如水之就下一般叫做人其性無有不善者  
叫做水其性無有不下者水若為所搏擊可使過額  
在山然非水之本性也其勢則然也人之可使為不  
善亦是物誘所搏擊故其性受變至此耳若論本體  
則渾然至善通古今聖愚而一致也不可因受變後  
說性無善不善之分

孟子析杞柳之說出一順字戕賊字告子因說性無  
分於善不善若云為仁義不為仁義一順其人為之  
非由於戕賊者云爾

人性之善也二句喚起下二句見有一定至善之本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體其不善者全由人為使之其勢則然也一勢字極  
妙

### 生之謂性章

告子認差性處在生之謂性一句生是人之氣質其  
中却有靈妙處為生之理故性字以小以生告子不  
識心字但見生的一邊是性所以說性猶杞柳未嘗  
有善說性猶湍水無分於善不善不知人有生者有  
所以生者離却所以生言性人與禽獸何以異故孟  
子以生之謂性猶白之謂白詰之復以白羽之白猶  
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猶白玉之白詰之告子皆應曰

然則凡有生者皆無以異也凡同此生者皆可以言  
性也犬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與此數句  
詰得他無言可答人與物固同此生乃人之所以靈  
於物者全在生之理告子非知性者故孟子特不以  
生之理語之

### 告子曰食色性也章

告子認生之謂性見有生者皆甘食悅色即說是性  
且見甘悅之心由於內說仁是在內的事物之宜由  
於外說義是在外的不知仁義皆性之德合內外之  
道此正人之所以為人而不汨於食色之欲者告子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以食色言性固非說仁內義外尤非故孟子姑無辯  
其食色但自其所謂義外者詰之彼長一節告子但  
見得長由於外與白從其外者一般故說義之在外  
却不知白馬白人不同長馬長人不同此正義之有  
辨處且只論長之一節難道長即是義必以長之者  
為義也義豈在外之物哉告子猶然不省復出吾弟  
一節將以我為悅者形容以長為悅者之在外堅執  
其說而不變却不知長在人長其長者在我猶炙在  
物者其炙者在我此正義之根於心處若只說以長  
為悅豈惟人有之夫物則亦有以炙為悅者以炙為

悅難道亦有外而不根於內與告子以食為性則必以耆炙為在內即欲復辯義之在外亦不能矣告子初無學問識見俱舛曰杞柳曰湍水曰生之謂性曰食色性也其辭屢遷曰義猶栢棬也以人性為仁義曰仁內也義外也茫無定見於胷中蓋偏執自是的人見人說性亦說个性見人說仁義亦說个仁義以此爭鳴於天下此初無足辯者而世之昏懵者多或信而從之其害不小故孟子一一與辯但只就其言屈折之若性之原頭仁義之合內外處精微奧妙有非其人可識者終不與言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留

食色豈不是性然有天命之者在口之於味節說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此可辯食色性也之說之非矣

告子認生之謂性故杞柳章說以人性為仁義不知仁義即性也無待于為也湍水章稍變其說云人性無分于善不善不知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善即非性也非無分於善不善也至認食色為性曰仁內義外則其迷謬特甚矣故孟子歷歷詳辯之蓋人性皆善明性學詔示天下使人必居仁必由義必以仁義正其君必以仁義善天下此性善堯舜之說所

以有功於天下萬世也

孟子季子問公都子曰章

季子察理不精惑告子之言而不解聞孟子之辯而不達故問義內之說於公都子公都子將行吾敬三字曉之此三字極透醒敬是心之敬行吾之敬豈由外得之者此在孟子長者義乎一句體出的季子却猶未解出鄉人伯兄一節不知伯兄之敬宜也鄉人之先酌亦宜也宜因時而制從中而出初非在外者敬叔父乎一段孟子就伯兄鄉人上比擬來剔出他在位故也四字因說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單

見敬有不同全是因時之宜因心之制季子猶執前說公都子將冬日飲湯夏日飲水折之飲食全是因時制宜不由於外者庸敬斯須之敬亦猶是耳豈可於在外得上章就長之二字辯義在內此章就敬之一字辯義在內總以耆炙飲食詰之令其心服無辭真是據理之辯

公都子曰告子曰章

當時論性有三說一說是痴蠢而無別的一說是活動而可移的一說是一定而不易的總之說性未必善也獨孟子說性善性善亦無可見而見之情與才



情者性之發感而遂通未有不向於善者即下文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是也才者性之用通而能應未有不能為善者即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就能為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事所謂充得盡時可以保四海是也當時皆陷溺之甚埋沒此一段真情枯之反覆如未嘗有才焉者所以論性者紛紛不一却不如此性未嘗不善即陷溺之甚者良心萌於感觸未有不不可為善者故孟子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乃所為善也將三說都擊破了繼說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見此性之才必為善不為不善又繼說惻重訂由書疑問卷之十

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即是仁義禮智我所固有的不由外鑠曰皆有曰固有正見人同此性性同此善而或失其有甘為不善者全由弗思弗求不能盡其才非情與才之本來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旨而特異於諸說之紛紛者然只自己見辯折之耳不據公案來如何折服得人倒引詩是引律令引孔子之言是據判案的人見已云性善非鑿空杜撰之說此孟子之極善辯處情是念頭初發處根於天命之性來所以則可為善不可為不善才從此念頭作用去中間便或有淆雜

故有為善為不善然為不善非初發的念頭非天之降才之才故曰非才之罪

惻隱之心一節承上文說來總是發明情善性善才無不善之意語意一氣不斷不可破裂分碎以照上文

前篇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是仁義禮智之端此直指是仁義禮智何也前論有不忍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是究四德之作用也故推本其端緒而言茲論性善無不善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故直指其本體言之耳

重訂由書疑問卷之十

詩中有物有則則字極妙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一物有一物之理本來停當自然恰好若有規則而不可易者此民之所秉以為常也故下一彛字此人之所同得而共好者也故下一德字三字總一樣

孟子初以情與才驗性引詩見惟皇降衷厥有恒性併性善原頭亦說明了孟子真得天命率性嫡傳善言情莫如詩折衷衆言莫如聖此章末引詩及孔子之言見性善之說有自來非出一人之臆見也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章

上章說性說情說才說心總之心統性情自有作為

之妙用作為妙用是天降之才原自不殊只緣人自  
陷溺其心所以不知理義為何物若其良心則未有  
不同者故發多賴多暴之論不言性言才者才於人  
之作用處較切也通章只發才之不殊便了今夫楚  
變節不是明性之同楚變宜於地宜於時自然能生  
能熟皆才也其才同而其致異異於地有肥磽雨露  
之養人事之不齊則人之多暴特異於多賴者誠由  
陷溺其心而然此只明得上一節之意因說物同此  
類則同此才未有不相似者何獨至於人而疑其降  
才之殊聖人與我同類者正說其才同其根於心亦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用上說重重打照此一句細玩此章分明是若夫為  
不善非才之罪也註疏  
上說非其才之罪又說不能盡其才其論性善之旨  
似亦較明甚矣然世多無賴子弟或終咎降才之殊  
也故復論多賴多暴說到陷溺其心是人之罪而非  
才之罪也是人之不能盡其才而非降才之罪而  
故下文從物性之同說到人從衆體之同說到心論  
心之同然曰理曰義理即上文之仁義禮智也義即  
仁義禮智之時而措之也心之同然非情乎由此同  
然者以作用非才乎情可以為善不善非才之罪茲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可謂闡無遺蘊哉此與上章當合看  
然自心之許可言心同許可正上文所謂好是懿德  
也好是懿德本民之秉彝來繼之者善成之者性孔  
子蓋嘗發之易傳矣

孟子曰牛山之木嘗美矣章

孟子慨人心之放失者不無生息之萌而不能養之  
以完其故故發此論牛山之木節重日夜之所息一  
段其所以至於濯濯者全在牛羊又從而牧之一句  
使雖壞之於斧斤不牧之以牛羊何至於此山之性  
必生材材必始於萌蘖萌蘖之生不加培養所以至

於終無材耳雖存乎人者句照牛山之木嘗美矣句  
看牛山之木已濯濯矣其始却未嘗不美今之人有  
放失其心者其始却未嘗無仁義之心故下一雖字  
一存字人本有良心之存只緣攻取誘引若斧斤之  
於木旦旦而伐之故失其美此旦旦二字下得極妙  
然雖旦旦之伐其日之夜精神時一寧貼營營者稍  
定而真機不覺其生息至於平旦欲發念未發之時  
欲開眼未開之際天地清明之氣湛然於靈臺不昧  
中時一為之開啓露出清明景象來其好其惡與人  
相近也者幾希曰相近曰幾希所露無幾正若陰雲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辛

閉密而暫開一線於風定之餘者於斯力加保養漸  
定漸開令不復閉庶幾此心可以復存而成其所以  
為人則旦晝之所為又枯亡之矣此則字接得極緊  
枯即極枯之枯私欲拘攣制縛若極枯然不能擺脫  
而盡亡其所萌者且日復一日若牛羊之牧無終已  
時則良心之萌寢微寢消日夜亦無生息平旦亦無  
清明雖有夜氣不足以存夜氣不足以存則與人相  
近者漸滅殆盡違禽獸不遠矣才即此心之能情即  
此心之發人有此仁義之心即有此情即有此仁義  
之作用今至於若無此才焉者豈人之情則然生息

於夜氣之餘不能不亡於旦晝之枯故一至於此耳  
然則養其可已哉故苟得其養四句不必粘山木人  
心講當看上泛泛說凡斷喪放失者皆貴着實保養  
得養則無物不長況心之生幾未嘗滅息者乎失養  
則無物不消況心之萌蘖僅存無幾者乎即物皆然  
心為甚之意引孔子節正見此心存亡之易而保守  
之難所以人貴時常存養尤當嚴於既放之後存亡  
即是出入心是活物常令在天理上所謂神明之舍  
也出入云者出入於神明之舍云門操則存存字即  
前雖存乎人者夜氣不足以存存字此章專重夜氣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壬

上發揮

夜氣不是天地之氣此心生生不息處即是氣然實  
與氣機相出入者聖人心無不存旦晝與平旦一般  
君子存之旦晝之所為不枯亡此平旦之氣惟彼旦  
旦而伐者僅息於夜氣而又枯亡於旦晝故孟子提  
出夜氣二字以示人令人一息尚存當力為保養以  
全其所以為人之理

有枯句亡之矣句夜氣清明旋露性真全在時加保  
養可以復全其故乃旦晝所為束縛牽制若極枯然  
即有清明之旋露其不旋亡乎此有枯二字極重正

照上牛羊又從而牧之句說

孟子曰無或乎王之不智也章

君心之清明開之賢人君子而實本於仁信之誠篤齊王天資足用為善孟子又在其國何慮不智顧其時延接甚稀左右前後之人不勝其誘亦由齊王樂與斯人比而實無親賢好學之誠故孟子始設一暴十寒之喻後設鴻鵠援弓之喻以見其不智之由前後二智字正相應

此萌字即上章萌蘖之生萌字人心是靈根本生生不息的然須時常培養無間斷始可望其長成一暴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五

纔有萌蘖而寒之者至且不獨一寒而已也即復繼之一暴能有萌焉何哉即萌亦旋萎而死矣能望其長且成哉吾如有萌焉何哉一句說得極妙專心者心專於奕而不他致志者求至奕秋而後已論欲王之善以一傳衆喻論王之不智以一暴十寒喻自古未有不至公引類可以善其君者亦未有不專心致志可以自成其智者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章

世都卿相位享萬鍾祿者恣意苟得之榮而不識禮義為何物故孟子特發此論義是羞惡之心是不為

不欲之心是心之本體人一生皆當聽命於義論利害到生死處可謂極矣而義之所在有決不為偷避之行若此方是人的本心故發出由是二字見其本於降衷來自是如此因說此心非獨賢者有之人皆有之者也人皆有之而不能保其不喪然亦有臨呼吸死生之際却亦能辨者簞豆極微繫于生死極大嘽蹴之與其非禮義也極小而行道之人弗受乞人弗屑然極見得分明守得勇決乃臨到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視簞豆何如萬鍾之非禮義視嘽蹴之與何如萬鍾身外物視吾身之生死又何如

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五

而甘醢顏受之不過為宮室計妻妾計窮乏者得我計耳夫此三者於吾身極沒緊要卿為身死且不受此嘽蹴今為三者乃受此無禮義之萬鍾於不可已者已之於可已者反不能已此真是失其本心者心只是一个小加一本字正應前由是二字見本來如此而今盡失之不成其所謂人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句緊接在行道乞人之下又出卿為身死而不受一段見當世之求富貴者乞墻施施無所不至而迹其所為又甚於此等之少有人心者狀得極刻罵得極毒却極提醒人心有功世道

人說大利害處莫如生死然到此關頭却亦有能自辨者乃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獨何與處逆境則生殷憂殷憂可自堅其志處順境則思愉佚愉佚但求快於心此能決死生於危迫之際而不免計豐約于宴安之時也孟子此章然甚提醒世人獨奈何沉溺而不知省者

孟子曰仁人心也章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有此仁義然後可自立於天地間世之人却任其失而不知求故孟子以人心人路激切言之仁何以云人心義何以云人路心原是活物是人之所以為生者心一死人便死了乃心之生死又不在血肉形殼上全在天理之存亡人有此天理於中自然遇可傷可痛便有惻怛出來此方是个人心不然其血肉形殼雖在總謂之心死無復人氣故說沒天理的是喪心之人仁豈不是人的心由此心酬酢萬變因時制宜經權大小處之各各有理真是日用常行往來出入所不可廢者是義也豈不是人的路此二人字喚得極醒見人之所以為人全在於此舍此路不由放此心不求則失其所以為人故重可哀然其效者未始不可求也求則復為人

章句由書解開卷之十

孟

矣又傷其知求物而不知求心因揭學問之道盡之求放心三字此二句要認得分曉自來聖賢教人不過要人成得个人心者人之所以為人者也知心之放求之使反復入身來伐其所為人這方是學問求放心之外無復有所謂學問者此正應前二人字分言之曰仁曰義統言之仁之裁制即是義故下文專說求放心

哀哉對樂莫大焉看反身而誠完其所以為我則大

可樂放心不求失其所以為人則大可哀

人有雞犬放三句語極醒凡人家失一雞兒犬兒尚

章句由書解開卷之十

孟

然知求乃放心却失一箇人了反不知求是可深悼

孟子曰今有無名之指章

心本常伸於萬物之上而不屈於物欲當時人心陷溺屈於物欲而不知伸故孟子借指為喻無名指無可伸之理若此云者形容此心之屈伸在我恠人之不知求耳

孟子曰拱把之桐梓章

吾身豈桐梓之比以是較論蓋淺言之令人都知警省耳所以養之所以二字極有味

孟子曰人之於身也章

此章緊要在所以考其善不善三句於已取之者辨其貴賤大小而審取之全在已不在人也曰賤場師曰狼疾人都着則為二字見養小者為小人由已取擇之不善飲食之人以下又反覆說養小者之必害其大令養體者決當取擇於大小善否之間

公都子曰鈞是人也章

鈞是人也或從其大體或從其小體是兩開問孟子一邊就耳目之官說到則引之而已矣一邊就心之官說到此為大人而已矣是兩開答耳目之官聽命於心全貴思為之主心一不思而蔽於物耳目亦物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矣

也以外物交於耳目之物則此心便為他引去心不能主反為耳目之交引將去豈不是從其小體此其人品之小不必言者心之官只是思凡耳目之所及皆能思以通之思則得其理不思則不得其理若是乎所係之大者此從何得來天生人必與以至靈明者以為一身之主宰此於衆體極大而莫與比者只緣人自蔽於私欲顛倒放倒不能自立便奪於耳目之欲耳誠不為所顛倒先立乎其大者則神明常主於內耳目之小自不得奪之矣不能奪而一聽心之欲令此方是從其大體之大人引之則心從耳目之欲

不能奪則耳目從心之令分明兩應從其大體從其小體之問觀起語耳目之官心之官結語二而已矣字面自見物交物下接个則字先立乎其大者下接个則字皆極有力

思則得之得个甚麼天理是也思便得天理不思便失却天理如何可不思得此二句宜一氣看此天之所以與我者一句極喫緊吾人一身那一件不是天所賦畀的唯此靈明能思處天特與我主宰羣動為一身之綱故緊承說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者不能奪也先儒有獨得先立乎其大者一語的只緣於此重訂四書疑問卷之十

矣

天之所以與我者一句見得分明

孟子曰有天爵章

當時士人心術惟役役於人爵之榮無復古意故孟子先辨其爵而重致其傷仁義忠信是天命之性樂善不倦即好是懿德人心同然處亦天生帶來的故說是天爵古之人只見得此性汲汲修之便有終身安焉之意人爵之從如影之隨形初無心得之者今之人修天爵以要人爵此修便不是真修了惑矣且又一得人爵輒便棄其天爵心上只見得這邊全不知身心性命為何物顛倒昏眩莫有踰於此者所謂

惑之甚也究竟來如此舉動作為豈能常保其祿位孟子說今惑之甚又說今終必亡總是點醒世人令其修天爵以復古

孟子曰欲貴者章

大意與上章同最提醒人心處在弗思耳三字人本自有貴於已者只一向趨慕外邊去將自己的貴都忘却耳人之所貴者豈是自己的貴條貴條賤其子奪常制於人仁義之貴自有於已而自飽之而自彰施於其身豈直膏梁文繡而已哉知得自己的貴人不得而榮之矣不願人之膏梁文繡上加所以二字

章

膏梁之味文繡上着一人字正應人之所貴者句人所能貴人能賤之孰與飽乎仁義令聞廣譽施于身者常享其貴而無失哉要味兩所以不願人之等字孟子曰仁之勝不仁也章

人心只有个仁人若全體此仁自無不仁不消說勝字說仁之勝不仁亦就理欲貞勝處言耳理夾能勝欲如水夾能勝火但為仁者要着實察識擴充始得若只一念一事之仁不加察識擴充之力是無根之理也無根之理豈能勝有根之欲及至不勝說天理

勝不得人欲是使人欲愈昌熾而終不可撲滅也人欲愈昌熾天理愈微而不能存是所謂與於不仁之甚亦終必亡而已矣之說也

細讀今之為仁者句及與於不仁之甚者句宜就當日之諸侯說梁惠之盡心焉耳矣是也

孟子曰五穀者章

程子謂心如穀種正是此仁此仁完體於已則可以善其身可以育天下豈不是極美之德然為仁者要須察識擴充以求其至如種五穀者耕之耨之必至於熟而後已此熟字大有工夫在種五穀的全靠天

章

孟子曰羿之教人射章

此是崇正學意穀者引滿之謂引滿可至於的至且命中不引滿或廢於半途即至亦未必中規矩可以成方圓舍規矩便欹斜缺陷了故本文下必志於穀必以規矩等語見此个有必不可舍者乃為正學志者心專於是之謂訓期字未當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任人有問屋廬子章

食色與禮原不宜並較禮是人的心體食色皆當取裁於心體者當時謂食色性也故與禮並較且謂食色反重於禮孟子姑不與辯但只說論物者當先察其本末辨其輕重開明屋廬子之心而教以往應之之詞

曹交問曰章

通章專重一為字曹交看得為字輕且儼之形體便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非能為者故孟子說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為之上着一亦字下着而已矣三字然甚喫緊有人於此一段譬得極妙力人所具要在人之用其力不用其力耳而患不勝者全由人之弗為見人欲為堯舜斷當用其力以為之因說徐行後長之弟人皆可能而不為却不知堯舜之道只在此孝弟上道所該甚廣然巍巍蕩蕩皆由孝弟發生出來堯舜二典並以親睦克讓起語正是此意知得道只在是則為之者斷不在他即在被服言行之間耳堯之服堯之言堯之行不必其所留傳但件件皆天理即是孝弟即是堯

之所遺說堯牽說桀亦有意見如此即堯如彼即桀此間須審辨而力為也弗為耳所不為也皆點醒曹交語而教其所以為却只在孝弟上極易無難曹交誠有意乎為之也何事假館哉假館心便不誠為便不力故孟子曉以道若大路一節道即堯舜之道堯舜此孝弟人亦此孝弟豈不是大路豈曰難知人病不求耳誠求之事親從兄之間無限的道理皆具吾性靈中無窮的師法即自吾性靈中指點出故說子歸而求之有餘師求方能為為是求的究竟人病不求耳正應前弗為耳一句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子歸而求之有餘師句雖若為曹交假館而發其實道理是如此學者熟復之能自得師真有在於講道問業之外者

公孫丑問曰高子曰章

詩自有怨體小弁之詩曰秉心其忍君子信讒君子不惠豈不是怨然其心却為何嗣續之當否宗社之存亡繫于吾親不小親吾親不忍視同於越人故悲哀痛憤而發為此詞所謂垂涕泣而道之者此方是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處此方是其人之心不死處故說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孟子既着如此說



又將个不怨的折証他終之以愈疏不可磯之論愈疏者親方疏我而我不為意熟視而無怨者也此可為孝乎不可磯者親無大過而我不能容激之而成怨者也此可為孝乎即此看來人子處親之變自有必不可怨的自有必不可不怨的其必不可不怨的全自慕生也孔子稱舜其至孝矣五十而慕正是此意論小弁說到舜論小弁之怨說到舜之慕見自古仁人孝子之用心自是如此所以說詩者當究觀其心不可固執一己之見也

道之者以義理利害開說令其曉悟不止語之而已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也

磯即川楚而下之磯頭也水一到即為之叫號是大江大河中不能容此磯也故說不可磯喻子不能容母之小過

七子之母不安其室非是欲別嫁人謂居家聒噪不能安其室耳故七子說母氏聖善母氏劬勞

宋惺將之楚章

懷是懷抱之懷拳拳於此而不失之意人性中只有仁義雖却仁義便是利懷利者念念心心只在利上更不知君父與兄所以說到終去仁義此終字下得

極妙人向於利或一悔悟焉尚有改圖之日終去仁義懷利以成俗交征劫奪相仇相害紛紛皆自此起如何不至於亡唯是仁義之風倡於上仁義之俗成於下為人臣子弟者心只懷此仁義便自不後君不遺親不悖兄三綱正九法立合愛合敬通於國中未有不至於王者王與亡相去霄壤究其始只在仁義與利之別所以利之一字決不可言

懷仁義事君等句非舉此仁義去事之之謂仁義吾心之理吾盡吾心為之不復知已之利此謂懷仁義以事之也臣子弟通國中諸人言不專是三軍之士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孟子居鄒章

交際所重者禮意也李任儲子一般以幣交其禮意有到有不到孟子引書詞專重惟不役志於享一句為其不成享也句非是釋書意書詞只好如此明白此句正答為其為相與一句觀兩為其字自見或問於屋廬子在不成享三字屋廬子以不得之鄒得之平陸解儲子之不成享極善發明

淳于髡曰章

戰國人士開口便說顯名厚實故淳于髡以此二字譏孟子之去齊孟子說自古聖賢只求此心不愧於

天理不必其先名實後名實之同髡繼譏賢者無益於人國見雖不去齊未必有加於上下孟子說賢者有益於人國只是其國不能用髡又譏當世之無賢故無名實之可見孟子說賢者常有於天下但其去就之際以道為通塞而不在於功名之間有非常情之所能識耳前說君子亦仁而已矣何必同後說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識也俱看上推開說不必粘伯夷伊尹柳下惠孔子講

淳于髡說名實二字便差其所論仁但髡髡於為人為己之間耳孟子說仁字是推極其心只在天理上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五

不着一毫為己為人之念者

記曰善則稱君過則歸已欲微君相之罪便有與君相較罪之意便不是孔子欲以微罪行孔子欲負微罪而行也一燔肉不至而行孔子似少含蓄此之謂微罪以燔肉不至而行却有名色是不苟去也髡譏孟子之去齊故孟子特舉孔子之去魯言之君子之所為二句正說賢者之不易識見髡非識賢之人

孟子曰五霸者章

當時王章侯度茂焉無存其臣且逢迎以重其罪孟子深有慨焉先立罪案而發其罪巡狩述職省耕歛

以為民是王者第一義故觀風侯國有慶讓之令令之自天子朝會不至有貶削移之之令亦令之自天子故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法紀凜然無敢奸竊於其間五霸者接諸侯伐諸侯不復稟命天子是王章之壞壞於五霸之興也故說五霸者三王之罪人然五霸雖奸王法猶知申天子之禁桓公葵丘之會五命昭然在人耳目今之諸侯明知之而明犯之是又重得罪於五霸者也故說今之諸侯五霸之罪人然今之諸侯之惡何敢肆焉於其間則有從而長之者又有從而逢之者長之者因其萌不匡救而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六

復增益焉其罪固不可言逢之者逆其萌導其欲而幸一中焉以規其利今之諸侯明犯五禁而重得罪於五霸皆其大夫逢迎之所致也故說今之大夫又今之諸侯之罪人七篇中專論王霸關係極大雖有以德以力之辨未嘗明著其所為奸犯王章處此案似不可少然究孟子此章之旨却為今之諸侯又為今之大夫而發一節重一節

王者重民故入疆必察其土田次問高年次問人才五命首綱常次旌別次綏柔次用舍刑殺次修睦分封皆是天子之禁桓公特申明之耳非所自制也犯

五禁處即是惡

乍看此章似以五霸律諸侯又律諸侯之大夫然究之則律大夫為尤甚參離婁章歸到吾君不能謂之賊一語則二章之旨了了矣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章

此章專重一仁字仁此心之天理也率之斯為道魯欲使慎子伐齊全是計戰功求最勝不知上犯王章下殘民命故孟子首說殃民就埋伏一仁字繼說然且不可亦是於理法上去不得總是一仁字天子之地方千里以下正說王制分封自有必不可踰越者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七

魯已踰制而伐齊干法違理仁者決不忍為而况殺人以求之乎此俱發明然且不可意而又掉應轉殃民來總見其君不鄉道不至於仁而臣為之強戰非君子事君之道也故說君子事君一節以終之循理守法是為當道不忍玩干天子之法戕生民之命是為志仁當道由志仁來故直說志於仁而後已務引者必以此而無他而已者不至是則不止也戰國時君臣不知天理為何物孟子直究將天理出來令謹守侯度生全斯民真是仁人之言出生民於塗炭者孟子曰今之事君者章

當時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為之臣者爭以富強導之逢迎其惡真是富桀輔桀賊其民之甚者非良臣也然世且率由此道習以成俗謂唯此可以爭長於天下不知以若所為剝民脂膏塗民肝腦怨憤離畔其禍有不旋踵者故終說即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語意煞極痛懇

通章專罪人臣看我能為君等語直是各逞技能求用以規其利全不知此个富強是毒藥猛獸賊其民赤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秦始皇二世可鑒也孟子說由今之道一節極痛快激切若云欲安天下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八

須是變今之俗始得耳俗者習之已久變則革其故而鼎新為之也變之唯何當道志仁而已矣

白圭曰吾欲二十而取一章

讀禹貢一篇歸結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二句則壤成賦足矣何以下中邦二字中邦者中國也中國之所生本不同於絕域之產中國之治亦不可以絕域之治治之故則壤什一為堯舜中正之制白圭欲二十取一全是以薄忍之心行之裁其所不可裁不知此非中國之大體故孟子以貉道闢之貉所產微其用寡故二十取一而足中國有人倫有君子其用有不

可少者器不足用且不可為國况無君子而可為國乎然則什一之賦蓋酌其下之所可供上之足於用斷不可輕重於其間者輕則務重則禁矣禁固非所以惠此中國也務之道獨可以治此中國也乎哉本論輕賦却說一重賦以形之亦大有意輕而不可行必加重而無筭此勢所必至也漢文蠲租減稅至二十之一武帝遂筭及舟車非其一驗乎此以知堯舜中正之法萬世所當遵輕之重之皆非所以為國也

白圭曰丹之治水也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九

水之道也一句極妙水本趨於海疏濬決排以四海為壑此方是水之道築隄壅水以隣國為壑全是違道以魚民故說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洪水也仁人之所惡也此數語罪白圭極深前後說子過矣深惡而重尤之之辭也

天下有大道理人須有大學識大經綸白圭識學極小二十取一便要治國止見其利於一時也築隄壅泉便謂勝禹止見其利於一國也不知君子立法要通於萬世達於天下若圭者僅尺寸之見耳安識大道哉所謂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

子不為也正是此等議論孟子一邊說堯舜之道一邊說水之道便是大經綸大學術

孟子曰君子不亮惡乎執

亮與諒不同論語曰豈若匹夫匹婦之諒又曰君子貞而不諒諒拘執小信是不好字面此亮字即明亮之亮嚮亮之亮當是心體上明明白白自信得此理過畧無纖芥之疑者如此灼見而明辨然後可固執而不渝故說君子不亮惡乎執不可作諒字解

又曰友直友諒友多聞諒亦似云可矣然只言忠信行篤敬硜硜然小人哉亦拘執小信之謂也與此亮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十

字自大別

魯欲使樂正子為政章  
君有君度相有相度斷斷無他休休有容相度也強知慮多聞識皆為政所不可少者然皆範圍於好善之內故說好善優於天下天下之大原非一人所能治者明目達聰集思廣益天下之善士無不樂告焉政治經綸自然無不善者其於治也綽綽有餘裕矣反觀不好善一邊自可見得詆訕訓自足其智不嗜善言之貌極善距人於千里之外不是我拒人見其狀貌自遠去而不就也此距字下得極妙

樂正子未必優於天下論好善之量可優於天下耳

陳子曰古之君子章

君子之去就全為道計言將行其言是行道之一機故以言為去就言雖未行而待之有禮亦行道之一機故以禮為去就饑餓於土地而姑受其周養其身以有待是亦所以存吾道也故亦云就然曰免死而已則與去無異矣註見可際可公養之仕俱當吾大者不能行其道大者二字對其次者說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章

世多耽溺於安樂一遇憂患輒以為不堪不知一生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大受用處正在於此故孟子先舉舜說諸人言舜為天子天所與也故稱發傳說膠鬲孫叔敖管夷吾百里奚人所任也故稱舉然總之皆天之意也故緊承

說一天字苦心志勞筋骨種種皆人情所極難處者天獨以此困豪傑何故凡人任大責重必貴智慮之精明才猷之練達而大段多得於艱難險阻之備嘗

益雖豪傑處順境或亦沉淪唯是磨鍊琢削之既深斯良心自鍊動德性自堅忍而智識才能有若增而

日益者蓋不能之增益全由動心忍性來而忍性又始於動心試以身驗之自見人恒過然後能改節說

得極妙凡人經一事長一智遭一蹶得一便不困心

衡慮如何能作不徵色發聲如何能喻即以有國者言法家拂士之抗執敵國外患之憑陵若甚不利於吾身者而非是則無以惕其志而保其存故知沮喪拂逆人不勝其憂却是生之幾福澤順利人不勝其樂却是死之兆生死之際亦大矣其介於此乎分此殷憂淬礪之念益奮於盤根錯節之中益不獨有所希冀於其後而今日之所警惕其理固應爾也孟子初稱舜說諸人隨承說天降大任又推之常人有國家者總之以生死憂樂之語意懇辭惻令上智下愚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士

惕然皆有所警省真是萬世鍼砭之言必先與所以二字正相應忍性字非氣稟食色之性即吾人之德性也德性堅定處是為忍任大者全

以能勝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故惟動心忍性才識力量日請練精明可以克堪其任拂士者舉所不欲者拂其君與執法世家同故曰法家拂士不作弼字解

孟子曰教亦多術矣章

此孟子自發其嘉惠後學之心多術術字從心來君子教思無窮在在皆有曲成之妙即不屑之教誨尚

是教誨然則學者宜如何隨在察識而體其所以曲成之心庶幾其可不負耳

孟子曰盡其心者章

此要先認心字性字天字命字明白心者人之神明所以為身之主者性者人生而有之理渾然全具於心者天則性之所自出而命其所賦於人者心雖方寸而天地萬物之理皆備於中性也而其原出於天故說盡其心之分量而無歉者知其性之完具而不蔽也知其性則知性之原頭不必別有推求而與天為一矣盡者無所缺欠之謂知者無不通徹之謂無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三

不通徹方無所缺欠故命辭若此然曰盡曰知不過籠統言之耳其實落下手處未曾說實落下手處安在曰存心養性而已心統乎性常病於外馳故下一存字要常惺而不昧性具於心多戕於物欲故下一養字要保持而無失此正所以事天也蓋天非蒼蒼即在吾心性之內吾盡其所為存養者即盡其所為昭事者原非二事也然所謂存養者豈直存之養之已哉存須是存到底養須是養到底凡人稍學問者於他利欲處猶可擺脫惟殀壽是命根上帶來的說到此處鮮有不貳其心者此一疑貳便於性體有傷

故又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不貳者視之如一之謂修身以俟之者終其身安焉之謂視之如一惟存養以終其身畧無一毫微幸之意此方是所以立其命命天命也命付於天只是此心此性耳吾存養工夫徹頭徹尾做到極處更無疑貳間輟乎其間則此性不損壞常植於神明之中即此命不顛倒常立於神明之內蓋命在天而所以立其命則在我也至是始謂之盡心始謂之知性知天存養君子斷斷不可不求至於是也此章論性命之理極精極微宜細細體認方知其立言之意不可草草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四

人一生唯盡其心而已盡其心却由於知性知天來此盡字知字是徹上徹下語初間一一理會是盡其心知其性用功到盡頭處亦只是盡其心知其性故愚說此一節是泛論其極至而下手用功處在存養二字存養工夫又須做到盡頭處不可歇手故後二節喫緊俱下今所以二字要知此二節總是一節舜盡事親之道是盡其心者由知父子之性真切來孔子事君盡禮是盡其心者由知君臣之性真切來然此性實從天付知此性則知維天之命矣此是混混沌沌論而存養工夫全在人自家去做故下文指實

言之看首節知性知天處但下一則字下二節兩下所以字與中庸修身則道立二條文法相似則章旨了了矣

說所以事天又說所以立命命自我立方與天為一方完得事天一事

聖賢論理必說到盡頭處說君子依乎中庸必曰遇世不見知而不悔說存心養性必曰殀壽不貳蓋得失存亡之際所關甚大必至於不見知殀壽而不悔不貳始可謂依中庸存心養性之極也

孟子曰莫非命也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十五

上章說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便說命有氣數在我却全以心性主張故下個立字此章命字即上章命字但冠以莫非二字見得人一生所值隨在皆命而要正不正之分吾人直須順受其正始得耳順者不逆之謂受者不辭之謂循理而行無一毫僥幸苟免意此為順受故緊承說知命者不立於巖牆之下盡其道而死說得極妙道是何物率性之謂也存心養性修身以俟之是謂盡其道而死所謂順受其正順受此正命也所謂立命者立此命也若枉桎而死則與立巖牆之下者同矣可云正命乎

孟子此意全是要人存心養性直至死而後已故其言疊疊若此

曰殀曰壽莫非命也而有正命在是宜修身以順受者故緊承說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巖牆之下必死之地也立乎其下可謂順受其正乎蓋死一也盡道而死者是為正命枉桎死者非正命也此間辯得明白則終其身但知存心養性以事天殀壽曾不得以貳吾心是所謂修身以俟之者也是所以立命也朱子云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未盡之意說得極當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十六

孟子曰求則得之章

在我者何物即上章所謂性下章所謂萬物皆備於我者也求在我者如何求即上章所謂存養下章所謂強恕而行也知得在我者自我而外皆可置勿求矣孟子此論激多少人的奮心息多少人的妄心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章

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世謂物自物我自我漫焉不知反求於其身所以一團私偽行其間其究也盡失其所以為我孟子說天下物有萬其多總來一件件完全有不實理在完全體備在我身我若反之此身無

物不有無有不實是我之所為我者一天命无妄之誠也豈不是極快樂的事若其未誠亦不必遠求其外但只求之我心勉強行去我所欲者勿施諸人便與物無間隔萬物一體之仁即在於此故曰求仁莫近焉上是誠者事下是誠之者事孟子意重在下

節

說萬物皆備於我分明畫出箇仁字來反身而誠是實全此仁者也強恕而行是求全此仁者也中庸論道德九經皆本於一仁究說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則反身強恕二事也孟子得統於子思於此章可見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上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章

行習二字要看得淺著察二字要看得深故下說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衆若說能行之而但不著能習矣而但不察則與不識不知順帝之則何異哉孔子云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於庸衆乎何誅孟子此言當是嘆學者但行與習不曾實加明著工夫昏懵懵如醉如夢虛過了一生故發此語耳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耻章

此要發不可二字耻者知其為非泚然汗出而食不下之意也人必有此心然後可以成人誠使一不幸

無耻能反而思曰我何以至於此赧乎其容沮乎其志若無以自立於兩間無以見先人於地下則必惕然懲創幡然改圖終其身無復可耻之事矣無耻生於有耻益見人不可無耻也

孟子曰耻之於人大矣章

知耻近乎勇可造於聖賢頑鈍無耻則入於禽獸其所係豈不極大顧今之人有甘機變之巧者機心機事習之已久而變詭百出以行其私靜言思之豈不足耻彼人者方自以為得計無所用其耻焉夫此一節正其所謂不若人者此而自耻猶可庶幾其萬一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上

也於此恬不為怪不耻其不若人終其身禽獸而已矣何若人之有

機變之巧四字說人情極透人心體本平正通達與物無忤有等人用盡機關極其變詐欲所不欲為所不為直恁以為巧即其人宜知自愧耻者乃一向熟慣於此感觸亦不知規切亦不入如不識痛痒者然真所謂喪其良心殆盡者孟子不說其不知耻說無所用耻焉然極中其心髓

曰機曰變曰機變之巧又加一為字良心幾于殆盡矣夜氣清明時思此五子將必有泚汗而不寧者將



必有赧愧而自改者

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孟子於禮於義於廉不啻言之詳矣獨耻字尚未闡發此極言其不可無又極言其所關者大蓋醒惕人心莫甚於斯二語也

孟子曰古之賢王章

賢王賢士不平看孟子意要人君折節以下賢觀起語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末云見且猶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所重自見必稱古者見自來如此非今日始也

孟子謂宋句踐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无

器器訓自得無欲極當自得者能無欲而究所自得處在尊德樂義四字德義本一物由賦畀言曰德便宜尊奉而不褻由德而行光明正大磊磊落落處曰義便可嘉樂而不厭士於此處見極真守極定則常自得而器器矣故說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曰義曰道總是德義窮時貴有守故下一義字下說故士得已焉達時貴有行故下一道字下說民不失望焉此皆其所為器器處因証諸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修身見於世總之是尊德樂義事古人於此見得分明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耳須體味

二則字

前說士後說古之人見自來自自得無欲者類如此正見其所為器器也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章

自來聖帝明王皆能興起人心而壽考作人莫如周文王且於戰國時為近故孟子稱之此章專重下二句豪傑之士所自期待者不凡其所自振奮者常勵說个興又說雖無文王猶興此方是个豪傑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章

附之一字下得極妙韓魏之家原非吾所固有者自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子

視敵然不以外附者為加損天下何物足以入其胃中哉過人遠甚孟子與其志識之高可造於聖賢之域也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章

為人上者豈得不勞民殺民但要不要不傷此心之天理耳不得已為之皆天理也故於勞民處說个佚道於殺民處說个生道雖勞不怨雖死不怨殺者不是令其無怨人心此天理天理自無可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章

孟子說王霸亦屢矣然止究其心術之異同未嘗道

其民之景象及其神化之妙故此章發之霸者假仁  
煦煦以為恩其民皆知欣喜而歡躍知欣喜歡躍固  
好而要是有心為之非神化之兩忘者故說驩虞如  
王者以德行仁如天地之於物父母之於子忘乎其  
為恩其民大順大化莫知其所為故說皞皞如皞皞  
訓廣大自得極妙殺之而不怨三句正是其皞皞處  
夫君子所過者化節即自此看出見其入人之深而  
感人之速非二層過不必是身之經歷王者一身耳  
即省方觀民豈能一一經歷遍唯是風教之所被即  
過也過則民皆丕變焉莫知其化之所由乃所注念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世

處即存也民便從欲以治焉莫知其神之所自則此  
神此化上下於天地之間與之同運並行無所不到  
天地此覆載生成王者亦此覆載生成所謂財成天  
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者此也所謂範圍  
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遺者此也豈曰小  
補之哉小補是霸功王者大造於斯民故說非小補  
以應前霸者之民句

此神化是虛字眼孟子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此所過  
者化之說也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此所  
存者神之說也然過化處即是神存神處即是化又

非二物不可誤認作德業解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章

我國時多取悅於聲音笑貌之間致詳於法制禁令  
之末未有以實心躬行於上者故孟子說仁言不如  
仁聲之入人深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入人之深入  
人心之深也得民者亦要在得民之心故舉其所為  
民畏者形容其所為民愛者又自其畏而得民之財  
者形容其愛而得民之心者說到入人深得民心則  
雖欲不以實心躬行於上不能已矣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世

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仁義是人所共有的世或未之  
知也故孟子從知能之良驗出以示人能以學充知  
山慮起而却有無待於學且慮者此是天生自有的  
故俱下个良字孩提之童節正即愛親敬兄驗其所  
謂良處即此愛親敬兄便是人性之仁義此無他說  
仁義達之天下者此愛此敬達之天下無不同焉所  
以謂之仁義也人性止有此仁義仁義自然知愛敬  
自然能愛敬故謂之知能之良孟子說乃若其情則  
可以為善矣全於此處驗出七篇中道性善無如此  
孩提之童一節

仁義之分量盡人盡物參天兩地何所不該而總之不出於愛敬孩提之愛達之天下便是合愛稍長之敬達之天下便是合敬所以謂之仁義身前章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正此意

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造端乎夫婦者即此知能之良也察乎天地者即所謂達之天下也此章全本子思之中庸來

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章

此通說大舜之心舜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無異於深山之野人此正其不枯於見聞洞然至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章

虛湛然至明處虛明中全具萬理在故一觸於聞見隨即應之無停留無沮滯沛然若江河之決莫之能禦此小應善即是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即是舍己從人樂取於人以為善自至虛至明中出故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如此易曰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此正是此章之意

要見舜與木石居與鹿豕遊而無異深山野人之時其沛然若江河之決者已存及聞善言見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之時所以與木石居與鹿豕遊

者如故此聖心常寂而常通常應而常定所以能立極於萬世

孟子曰無為其所不為章

吾人一生只有欲與為二字不當為不當欲者反之此心最明白只一蔽於私便自以為不妨始欲之為之耳能掃除斷絕斷然其無為無欲則心體上極潔淨不污極方嚴不苟所謂聖賢心事亦只如此而已矣想孟子一生學問自信其只如此故決然言之不必以義字強填入內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智者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章

人皆以履變為不幸不知有大得力處德慧者德性中之靈慧術知者心術中之巧知人皆具之者也處常履順未必其發耳有此者大抵自疾疾中來疾疾誰其人獨孤臣孽子情誼隔於君親勢分制於近嫡欲效其惻歎而類於要將安於義命而近於恕左之不可右之不可其操心為甚危思之又思防乎其防其慮患為甚深若是而艱難險阻之備嘗人情世故之諳熟磨鍊後發出一段靈慧盤錯中生出一種智巧舉天下所最難曉難處者悉通達而利行是所謂德慧術知恒存疾疾而不幸中之大幸也語云三折

眩為良醫其以此夫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章

天下有四項人有事君的人專欲得其君一得事君不勝其喜悅之甚者是鄙夫不足道也有安社稷的臣志在安社稷泰山而四維之其心以為悅者是國家所倚以為重者也進之天民承天以覺民不欲其輕試必達可見諸天下而後行者是天下所望以為治者也又進之大人德極其盛唯正已而已而物自無不正焉是無窮無達而化與俱焉者也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飛龍在天利見大人正是此大人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荃

事君的人不得於君則熱中一得其君不勝其喜悅而形見於容色之間故曰容悅二字宜聯讀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章

人說到王天下是盡底頭樂處孟子却說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此有字下得極妙三樂一得天一得已一得人皆是我所固有的我誠有之却是何等快樂而天下之大曾加欣戚於其心首引起末又收一下直恁緊切有味

樂是心願滿足之謂心願而不可得者天倫之無傷也已之為聖賢也又將此聖賢事業付之後人也三

者遂而心願足矣然皆無待於外者故總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孟子曰廣土衆民章

此言性分中一種真趣超然於欲樂之外者君子欲之君子樂之此欲與樂亦性分中事但較之所性終屬外邊故說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雖大行窮居不為加損者此無他故分之分定也天命流行物與无妄人各有性性各有分分各有定非由外鑠不相假借仁義禮智是也仁義禮智人人各根於此心者有些子私意便割斷了那根便無生意君子全乎天不枯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荃

以人此四德原根著於吾心有根便自生辟面盎背四體不言而喻是則所謂分之分定者外物曾得而加損之哉

說性字便見分說分字便見定說分定便見無可加損得舜禹有天下而不與孔子樂亦在其中正是所性之分定

此以欲樂二字形出一性字乃性字上加一所字謂以性作所也以性作所更何物得以尚之

孟子曰伯夷辟紂章

前章言二老歸周繫天下之望然未及其所以善養

老者故發之此章五畝之宅節孟子嘗舉以告君當時莫有信之者不知王政曾不出此故論文王善養老說此一段却舉二老所以稱文王者亦只在此而無他見得已所常言皆關雕麟趾之心周官之法度諸侯有能行此者仁人必為已歸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不是哄人說話

二老稱仁人者何其避紂也無心也其歸文王也亦無心也無私心之謂仁

孟子曰易其田疇章

此論治道必先於足民而在上之所使之易田疇薄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生

稅歛民可使富此上之所使也教民食以時用以禮財不可勝用亦上之所使也故下說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民焉有不仁者乎仁字不由教化來仁是人的本心生養不足民胥失其本心耳菽粟如水火民焉有相戕賊不相親睦者乎有恒產者有恒心正是如此教化又在後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章

常說孔子之道大而有本進之必以其漸愚竊有疑焉孔子登東山二句是其造詣之高不必說了下何以說一句水即襯說一句若此其三見也且本文並

無一大字一本字何以云大而有本愚謂孔子造詣極高無可形容故說觀於海者難為水二句然淵海雖不可探而觀之有術必觀其濶未始不可探也聖道誠高於日月而貞明有常容光必照未始不可仰也要在下學而上達耳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總說孔子之道之高非限人以不可及而人之不能上達者只由下學之未至耳大方以為然否

觀於海者目擊其茫洋浩蕩難以水探測之也游於聖人之門者心醉於仁義道德難以言形容之也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共

成章之章非文章之章學者心專力到所就已成個體段格局企而上之可造於淵深高明之域耳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似說不着

孟子曰雞鳴而起章

此孟子分別聖狂之介以示人語極警醒雞鳴者一念有覺之始當此時孳孳向善去便可造於舜孳孳句利去便可同於跖夫舜與跖相去遠甚豈啻千里哉乃必有所由分者欲知其所以分無他善與利之間耳間者中間也中間轉理最密從此轉密處分開作兩路一邊就日至於聖一邊就日至於狂所謂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者也然究竟只在此間分所以人當發念時必須審辨一下不可毫釐差失於其間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章

此要得孟子開邪衛道之意當時楊墨之言盈天下又有子莫生其間一个執為我之說拔一毛而不為一个執兼愛之說摩頂放踵而不恤又有執二氏之中者無權以稱度不識變通之時總之所謂執一也執一便賊道舉一而廢百道者何率性之謂也性通於人已而盡已盡人處又當權量於進退輕重之間故退則修己顏子為之而非楊子之為我進則救民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尤

禹稷為之而非墨氏之兼愛仕止久速之惟時孔子為之而非子莫之執中識得此道者一了百當不識此道者死執定一說凡百皆不是矣所以執一者之可惡邪說之當闢耳

楊子不曾說是為我墨子不曾說是兼愛子莫不曾說是執中此等字面皆孟子各就其立意名之拔一毛利天下不為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亦非楊墨要如此孟子亦就其所執推之則必至於此耳與斷論子莫者一般

堯舜亦執中但精一執中是活執執中無權是死執

此為大別

賊道不是賊仁賊義賊時中之說天下理一而分殊隨時以變易楊子一執為我則不復知有人而併其所自為者悉非墨子一執兼愛則不復知有己而併其所為者悉非子莫一執二氏之中則不復知隨時而處其所為中者悉非故說舉一而廢百若說為我害仁則彼所為義者是耶兼愛害義則彼所為仁者是耶執中者害於時中則彼所為中者是耶此不可不辯

譬之裘葛一專裘一專葛一居裘葛之間吾道則夏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卅

葛而冬裘也

孟子曰饑者甘食章

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二句不是影語饑渴不擇飲食之正是口腹之害究其極也噉蹴嗟來無不甘受失其本心是饑渴不止有害於口腹人心亦皆從此有害也人能於此審辨其正否無一毫苟且以害其心隨他危難皆壓不倒其神識秉持益已越人數等矣何憂其不及人耶孟子此章是要人立定好根脚造於聖賢之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不止有分辨有堅確之守在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決不肯少貶其介以徇人亦決不肯少改平生之介以保其祿位易者

黜不去處見得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章  
人須打起精神做事精神不奮發決不能竟其成孟子說有為者辟若掘井就要人狠下手做工夫直究其底止故下緊承說掘井九軋而不及泉猶為棄井也井須是及泉不及泉九軋亦沒幹有為者須是竟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其成不成功有為亦沒幹顏子欲罷不能既竭吾才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便是个樣子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章

此章當以有字貫有固有也性是人所固有的堯舜由仁義行曰性之湯武履仁蹈義曰身之總之皆實全其所自有者五霸舍所自有却借仁義而行假之而非其有初間亦自知其假至假之久而不歸一向沉埋埋沒了惡知其所假者非其所固有耶固有而自舍之以假於外至假之久而不知其非所有真格亡其性之殆盡者此五霸之大異於堯舜湯武也

湯武雖是力之久而習與性成亦性之也說身之者自初入頭言耳觀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歸可見久假而不歸節不尤其不知非有深尤其一假而不知反耳

公孫丑曰伊尹曰章

詳觀伊訓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於王曰惟不德罔不墜厥宗曰辟不辟忝厥祖曰密邇先王其訓無侮世迷其志只欲成就其君繼湯之緒故可以放于桐苟無此志操莽溫懿而已矣此要認一志字明白伊尹一生之志只欲堯舜其君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章

用之是用其道非用其身也

尚志二字分不得王子問士何事孟子說士之事在尚志志本高明廣大只一向於功名利欲便卑下頹

塌了士一生培養氣節不令此志頹倒於風塵之中却何由來仁義而已矣仁義至高潔至光大不殺一無罪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不取非其有素履間無苟且之行居必以仁行必以義是大人正已物正事業即具於此此之謂尚志此之謂天下士有關世道之

大者

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不是說士志於仁義仁義吾心之天理也所存皆天理所行皆天理心體常不損壞不放倒亭亭獨立於儔伍之上是尚志之說也大人之事備矣亦不是備他日大人之事備具備也即萬物皆備於我之備財成輔相左右民物原無窮與達之異士今日懷抱即今日之大人他日經綸即他日之大人孟子一生以大人自居因王子問士換却大人二字煞占地位

一士耳何以云殺一無罪處士橫議率獸而食人一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熄皆能殺人孟子說居仁由義正對此等人言

尚者無上之謂也友超於世俗曰尚友志超於物表曰尚志然所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仁義外更無可尚也

孟子曰仲子不義章

仲子無讓國事云云者充仲子之操即讓國而不受亦自可做得人皆信是大節不知其卻厚利止是博名高而其所遺者却關於名教倫理之大以是較論其所讓而逃焉者直舍菹食豆羹之義耳人之身莫

大焉亡親戚君臣上下仲子辟兄離母不食君祿其

罪有不容於天地間者以其舍簞豆之小義信其有克讓之大節奚可哉趙威后語齊使者云於陵仲子尚存乎其為人也上不交於君下不治其家此率民而出於無用者何為至今不殺乎可為斷案

人莫大焉句不必出罪字若曰人更有那件大於亡親戚君臣上下者乎則其罪之大自不必言矣信其大者句正應人皆信之句

桃應問曰章

總註出一心字極妙人臣奉君之法其心只知守法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古

不知天子之尊人子當父之變其心只知全父不知天下之大蓋設天下事之極難處者畫出一個處置的樣子與人看與象憂亦憂象喜亦喜二句意同此設言之問據理之答也天下止此理理有法有情法畫一斷不可撓情融通無不可處明得此章之義則天下無不可斷之獄無不可處之事矣

孟子自范之齊章

居以處所言處尊貴其氣象自舒展養以享用言享富厚其體貌自豐隆要之養由於居即下文宮室車馬等語可見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不是孟子自夸



大此廣居人所共有的即王子亦有之也實能居得此廣居天地萬物之襟度常在吾胸中心廣體胖辟面盎背真有迥然於尋常品伍之上者魯君節証居移氣養移體之必然然其實驗廣居者之必尤異也孟子曰食而弗愛章

尊賢全在一敬字實有此敬賢者必鑒其意於禮文之外若止以幣交全是虛套了賢者豈肯為此虛套留即上節恭敬二字是下節實字下節恭敬二字是上節幣字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主

不是形色有天性在形色就是天性易曰天命流行物與无妄物具个无妄天性也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有个則天性也苟非天性心與耳目口鼻一形耳何以各具个靈明能思能視能聽能味且臭哉即此看來人人皆有个天性在一构且蔽焉斯虛其形耳唯聖人者氣質清明物欲無累隨所具形色一完全此天性心還他个心耳目還他个耳目口鼻還他个口鼻畧無損壞更無虧缺若實實踐之者然耳踐者填實之謂聖人踐形處全是以靈明填實其形色

形色不必分形色天性統具於一心聖人盡性心盡而衆體從之矣非一一而踐之也

凡形必有丰容色澤在故曰形色踐形即踐迹之謂宋儒謂體其受而歸全是踐形之說也

齊宣王欲短喪章

人未有自致者必也親喪于此良心也齊宣欲短喪幾無人心矣公孫丑入與於不仁之甚故孟子提出孝弟二字以示之孝者孩提之愛也人少之慕也孝思罔極不可解於其心忍云短喪哉王子欲終之而不可得即不得不可以為悅意莫之禁而弗為得之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主

而甘於忍矣人心世道所係者孟子所以告滕文責齊宣者全是正人心以維世道

孟子曰君子之所以為教者五章

君子繼往開來無非為斯道計時雨之化迎神機也機將動而吾迎之相悅以解如顏之卓魯之唯更不費力此其最上者成德有造就意是因其性之近而激勵裁抑以歸於成達材有開通意是因其能及其所不能而推致以盡其量答問則叩其兩端而竭焉私淑艾則隨其企慕而進於善焉皆是其教之所及皆是其心思之所周到處故曰此五者君子之所以

教也

要細體前後所以二字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子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所以教之意也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章

高美二字不平高矣而又美也重高一邊引而不發不是授以學之之法而不告以得之之妙中道而立亦非太過不及非難非易之說君子之教曲成無已凡可引誘其聰明者無所不至而豈吝此得之之妙不與之言顧教有所可授者有欲授而不可得者若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主

子但引而不發而其所不能發者躍如於不言之表即此看來斯道豈高矣而不可幾哉易知簡能固昭然卓立於吾前也唯心思精學力到之能者自從之而與為一耳所不能者君子亦未如之何矣

此節分明承上發率來以射為喻引是引滿發是發矢中道而立是射之正鵠能者從之是會射的人能射得中中道即中道與道字不同說中道而立者應前高不可及意

從之之從即顏子雖欲從之之從全是與道為一

孟子曰天下有道章

殉字極妙士君子一身唯此道耳此道與生俱生與死俱死道殉身身殉道總是身與道俱未嘗相離之謂若忘却自身從人以生死是以道殉人者也以道殉人可謂之道乎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章

受教全要虛心有挾者一段驕盈之氣先橫於胸中如何能受教故是故國故家之故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章

吾人有網常責任必不可已者於不可已者已之無所不已矣此見該做的決已不得有恩誼情分必宜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夫

從厚者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矣此見該厚的決薄不得又有真積緩圖進之必不可銳者進一銳退必速矣此見該從容者決性急不得此三者皆就人情所必至者而言以示戒非過不及之說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章

此章語意一直說下上說君子之用恩不過其則下繫頂說因分而為之等不必以序字憑擾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章

此章專重一務字聖人之心思智慮何嘗不欲盡物而周知盡民而博濟顧天下之民物難窮一人之精

力有限於理於勢有必不能偏者聖人但只於緊要處用功急當務萬務無不舉矣急親賢仁恩無不被矣堯舜之所稱仁知亦不過此舍其所當急者瑣屑於民物之間於仁知何稱焉此之謂不知務正應前二務字

一敬授人時而百工允釐一封山濬川而天地平成一舉舜禹敷治焉而仁覆天下真是提綱挈領之術要看二急字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章

人情所最愛者莫如子弟以土地之故沒要緊將自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无

家子弟殉之豈不可惜之甚孟子斯言全是挑出梁王心肺以警醒令惕然傷心亟罷戰爭之事此所愛所不愛專指子弟與土地註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弟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便寬緩不切且民亦豈君人所不當愛者哉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章

一部春秋孟子只斷以無義戰三字征者上伐下也句是斷案的律令諸侯有罪天子討而正之諸侯奉而伐之是天地間之大義纔說戰便是敵國相征了敵國相征將天子放在何處間有假天子之令尊周

室擅殺伐總之非征討之大義也說春秋無義戰則戰國之紛爭又不逮遠矣孟子實有諷當時之意在孟子曰盡信書章

此孟子教人善讀古人之書書載古帝王行事豈不足信顧其間傳信傳疑處甚多或有重稱而過其實者讀書者須以身處其世照見其當時之行事始得若盡信其詞而不善體會則不如無書之為愈無書不過不見古人之迹而盡信書將必有藉之為口實假之以文奸者其害於人心世道不小也如武成一篇紀武王吊伐之成中間奉天伐暴反政施仁二三策豈不可信二三策之外煞有不可盡信者仁人無敵於天下此從古已然者武王承上帝以遏亂畧以至仁伐至不仁綏厥士女篚厥玄黃迎之之恐後而何其血之流杵也為倒戈之攻中必有相敵之士有流杵之血則不知其殺戮者幾千萬人武王固伐罪以吊民者忍戕其民至此耶此書不可信之一節孟子持揭出以示人也不是設言

聖賢論事於千載之上全是據理以斷其有無紂率如林之衆以出中間固有紂之黨與在但見玄黃于篚之迎必將棄甲曳兵而走那有前徒倒戈之事即

前徒倒戈殲厥渠魁而已何至于血流標杵哉戰國時必有藉口於武王者故孟子特為辯白如此云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章

當時為君強戰者說少我不得其君亦說少此輩不得不知其戕生民之命于天地之和實天地間大罪人國君好仁天下無敵所以屈人兵者原不在戰與陳也觀湯武之師有征無戰而天下胥以服可見矣何者征之為言正之謂也正天下之不正天下各欲其來正已也焉用戰為王者無用戰而為之強戰毒流生民血膏原野真不容於湯武之世者故孟子特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著其罪以告其君

緊要在國君好仁二句

孟子曰梓匠輪輿章

規矩是一定之法可以告得人巧從心思出即離婁公輸不得而授之子者此章與君子引而不發意同全要學者妙悟於規矩之外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章

若將終身若固有之此最善形容大舜心事凡人貧賤尚冀後來有富貴日子故不以介懷若知終其身則戚戚矣生長富貴之中其得之自是故物不以為

與若匹夫驟得於一旦未有不動情者况天子之富貴乎舜若將終身無復希冀若固有之視如等閑世間尚有何物得以搖撼其胸中哉聖人之心常定常一蓋如此世有一貧賤而幾不可生驟富貴而侈然自肆者亦淺之乎其為夫矣

孟子曰吾今而後章

天地好生人命至重殺豈是耍事世有忍加於人之親者人亦從而殺之究竟來只假得一人手耳誠念及此豈忍推刃及人孟子此言真能止無窮之殺此不但平等報復之常即君人糜爛其民而反中其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身及其子孫皆是此理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章

古人立法皆有深意而要在為民即一關之設譏察非常以禦暴是何等意思而後人反藉之以為暴與古人之意大相戾矣况其他乎孟子提古之為關者今之為關者煞甚感慨

孟子曰身不行道章

當理之謂道舉動不中理人誰則之言語不中理人誰聽之即欲行之妻子有不可得者道不可須臾離意正如此

孟子曰周於德者章

此要看周字德命於天本周足而無歉我於此德擇之精守之固完完全全一天命之本體則外於天命者皆不得而惑之奪之矣邪世是異術爭鳴邪說橫流之世不能亂者辨若蒼素而確乎其不可易也易曰不易乎世正此之謂也

孟子曰好名之人章

凡百可欺得人唯真心必不可掩人若一欲欺世而盜名即千乘之國利之極大者亦可以發憤讓之何者好名之心勝即卻厚利以博名高亦其可能者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望

然實非其心也此人之心隱微所在實有貪欲的根柢在則其所讓國者一時好名之矯激而檢點稍一不及簞食豆羹之得失不覺其形於色矣形於色者其真情之發露也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欺世而盜名何益哉人未必有此事孟子此言直是充欺人者之極與夫晚節敗露者之極以示人耳

好名好利總一心好名根好利來惟根好利來此其打點欺人處以不利為利而打點不及處以利為利耳孟子說个苟非其人四字極醒透

孟子曰不信仁賢章

仁賢是國之楨幹禮義是國之防維以事是國之綱紀皆所不可缺者不信仁賢而諛佞之任便朝廷無人豈不生窺伺者之心無禮義以防維綱常名分掃地盡矣其何以已亂無政事以料理九賦九式安在哉記所謂國非其國也三段語平而叙有次第信仁賢信字極下得好信信任也推心置腹之謂信不疑於讒構之謂信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章

當時互相吞噬都有圖一統之志而却惟恣凶暴之為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他得國得天下皆須以仁不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密

仁者騁其私智盜千乘而陰據蓋亦有之天下之人心最衆而難齊不可以私智欺不可以暴橫取未有可以得天下者即強秦之暴亡可為明鑒已不仁得國終以不仁失智力相雄長豈宗社久長之計

孟子曰民為貴章

民為貴三句大意一串說下當時君人者輕其民與社稷而自恃威重獨壓於天下曾不知天之立君以為民也社稷亦為民而立君特為民人社稷設耳故說得丘民之心者可以為天子諸侯一虐其民將危

社稷則其君可變置焉即社稷為民禦災捍患食民之報一不能為民禦災捍患社稷亦可變置焉君變置以民以社稷故社稷之變置又以民故則民誠獨貴於天下社稷次之而君為輕君固不可自恃其重而虐其民立墟其社稷也此通章之意原流走互相開發非各為分釋若一節各釋一句意便散緩不得立言者之心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章

二子雖各有偏處然就其所至皆各造到極處可以興起人心故下個風字風最善披拂勾萌而甲折聖

聖

人猶之造化也披拂之所及自廉頑而起懦銷鎔其鄙薄故說是百世之師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章

此章專論道本仁而言之者究道之原頭也如說率性之謂道本天命之性來

此合字對離字看天以仁生萬物物各具一生理惟人自完此生理始成其為人仁也者人也非二物也本合一而不離者也人一離此仁無復生理在所

是所謂率性之道也舍却人是何仁離却仁是何道不離之謂合非以人之理合於人之身之說立人之道曰仁無仁不可以言人離仁不可以言道故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參中庸仁者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看自見得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章

有故而去一般然去父母國去他國自各有道在道者天理當然之謂天理當然如此聖人恰好與之合着所以為聖之時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章

聖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上有汲引下有推薦寧至於厄陳蔡全無此交厄甚矣孟子此言其在去齊梁之際乎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章

有分辨曰理好反無分辨妄加訾議是謂不理於口士憎茲多口士為世所憎茲不免多口耳孔子之慍於羣小文王之不殄厥愠正見士憎茲多口處理何以作賴字解憎何以作增字解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章

身立在明處可以使聞者向於明身先在闇處其何以喻天下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全是自明明德

始大學云此謂知本正是此意

孟子謂高子曰章

此喻極妙人心含有性靈最光潔最平坦全在時加省察克治勿令間斷此光潔平坦之本體可以復完如故一不省察克治私欲潛滋暗長草莽荆棘不可勝言矣介然用之而成路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字字有意義大宜玩味

高子曰禹之聲章

城門之軌二句專應以追蠡一句禹鍾之追之蠡非一朝之故城門之軌非兩馬之力如文王又千餘年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其追蠡亦如禹矣不可以城中之軌喻文王城門之軌喻禹

齊饑章

士君子視人之饑猶己饑之豈恤一笑而止不救顧其君用之則其言行而膏澤下於民業已不用矣言之何益馮婦後番之攘臂下車吾不知其能搏虎否也搏虎未可以而徒為笑身此為士之所竊笑耳孟子之意蓋如此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章

此先須辨性命二字明白凡說性是人生而有的不

獨仁義禮智聖人是性耳目口鼻等生來皆有欲亦

皆是性凡說命是天所分限的不獨聲色臭味安佚之有制是命父子君臣等遭遇之不齊亦皆是命人但於此處不分曉一邊惟任性而不安其命一邊只護命而不盡其性所以人心日熾道心日微孟子一邊說个性提出有命焉三字緊承說君子不謂性也一句專要人去安命一邊說个命提出有性焉三字緊承說君子不謂命也一句專要人去盡性安命則能養其性不為所戕盡性則能立其命不為所限總只是一套工夫孟子此章極深於危微理欲之辨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四

世以仁義禮智天道一類說父子君臣賓主賢者聖人一類說孟子當初何不說天道之於聖人也孟子說个聖人之於天道也斷是與仁之於父子也等句一般者不當倒解之於者維繫聯屬而不可解之謂也仁主愛莫切於父子義主敬莫切於君臣禮尚威儀常行於賓主智有分辨常簡於賢者聖人財成輔相常行乎天道故皆用之於二字命也句當主遭遇不齊說遭遇不齊亦天之稟賦也如舜之仁遇着瞽瞍商均孔孟之義遇着春秋戰國惶不得展於佳賓主之前智不得操章輝之柄聖人不得居財成輔相

之位豈不是命然而有性焉祇載克諧性之仁可盡也轍環列國非堯舜不陳性之義可盡也久而敬之旌別淑慝性之禮智可盡也致中和位天地育萬物聖人性分內事可盡也遭逢愈阨而所以求盡其性者愈力而不衰是君子不謂命之說也

細玩兩條性字總是一個皆生而有之者也然人於聲色臭味安佚所可自適者謂天所付也而不知制於命其於父子君臣賓主賢者天道有未易盡者即謂天所制也而諉於命故孟子兩提性命而伸抑之一曰有命焉君子不謂性則忍性而性存一曰有性

章詩問書疑問卷十一

聖

焉君子不謂命則俟命而命立是性命未嘗不一也知性命之分而又知性命之合其於道也幾乎心只是一箇不以道是謂人心耳性只是一箇不以命是謂物欲之性耳

浩生不害問曰章

可欲之謂善解其為人也欲而不可惡非是善信美大聖神皆主在我言吾性中本有可欲者在吾心只有可欲一念更無邪惡之念涸染於其間如敬修可願一般是之謂善然未實有諸已也即所可欲者樂之疊疊不倦身體而力行之實有諸已是之謂信

由是而加積累力行不已日新月盛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盡所性之精懿無不體備於其中斯謂之美而已矣由是而益加充養精純粹美之德充實於其中而彌中處外奕然有光輝之著則德業之盛無以復加斯謂之大而已矣大以人品言猶未化也久之熟之而與性為一入於化境所謂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聖人也聖以人之極言極則不可知矣上下與天地同流不惟人不得而知其故已亦莫知其所以然所謂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聖而神者也樂正子知可欲而力求未能躬行而實有益在二之中四之下也

章詩問書疑問卷十一

季

善信即美大聖神根基有此根基當益勉以造其極可欲在此心然後能有諸已矣有諸已然後可充實充實而有光輝大而化之聖不可知皆從此可欲一念發軔若說其為人也欲而不可惡乃謂之善與有諸已處如何粘得上須細體會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章

逃墨二句串說到歸儒上歸斯受之而已者彼一向在外今反而歸如游蕩的歸家一般原是我家的人如何不受得斯受之者速與其進也而已矣者受之外無他說也蓋收拾游蕩之心止有憐憫誘掖令



深其悔堅其志不復向外走一看庶可望其安心服業耳若更咎責之束縛之如追放豚然既入其豎又從而招之其幾不復生外志乎故知問而距之者絕楊墨之外來入而不招者收歸儒之內向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章

三征有國者之所不廢用而緩之君子煞有深意在二用之則民有殍并用之則父子離是實實事念及於是寧不惻然動心哉雖然今之世又不同矣即用一緩二民猶有殍且離者何者征重且繁也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章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五

附珠和璧世以為寶而無有念及土地人民政事者故孟子提醒言之土地即社稷諸侯能保守土地輯安人民修理政事其裨益無價是為至寶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正是此意

盆成括仕於齊章

技能淺小者氣宇必驕盈無不取禍孟子斯言不獨論盆成括天下萬世之恃小才者小才正戾大道大道何本仁踴義而已

孟子之滕章

或疑從者之謬其言甚無理乃論設科甚得君子之心有此論可與進矣他可無辯也聖賢之樂與人如此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章

此孟子要人盡仁義先提出此心之本體而教之擴充以造其極人心止此仁義仁便有所不忍義便有所不為此心之本體也只緣人一蔽於私欲將此不忍不為之本體漸漸蔽塞了故下一个達字達則不忍不為之本體完全體備於我故說是仁是義然達之如何所不忍者莫如害人一節所不為者莫如穿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五

踰一節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則滿腔子皆惻隱之心仁不可勝用矣人能充無穿踰之心則滿腔子皆羞惡之心義不可勝用矣然仁只是個惻怛無殘忍是一線直路我誠無弑父與君殺人陷人之心便能自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故只說个充無欲害人之心便了若義之岐路鹽絲牛毛最細最密而其充之也須極精極微以至於盡而後可故復說充無受爾汝之實二段爾汝之稱大抵貴勢者加之於微賤人外甘強受而中實慚忿焉然外甘強受者何資其勢利其有耳纔有此一念便非不為之本心了故須充

無受之之實此充字不但是強充而不甘受之之謂也我一卑污苟且如何能却得卑賤之稱唯是處心積行一以道義名節砥礪而毫無卑污苟且於其間則彼雖欲以卑賤之稱加我有不可得者如此能充無受爾汝之實則其所為者必正大光明必皆可對人言與天知而不蒙世之滋垢故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然人心曲曲隱微處最暗昧難知而却有誠可羞惡者豈惟人哉即號為士者此心纔一有詭譎鉤取之意如未可以言而言以言而餽人可以言而不言以不言而餽人究竟亦皆穿踰之類穿踰者為穿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五

穴為踰垣以竊取人之物以言不言餽者為鉤為餌以竊取人之情事雖別而心則一也類則同也充無穿踰之心者不充至於是可云至義之盡哉孟子析義極精故其教人為義既明辨其踪跡顯著之大者而猶推極於內愧之細微心曲之暗昧令一一掃盡使絕無可羞惡者隱匿於胸中真是有功於人心有補於世教

達與充有別充者充滿於此也達者足此而通於彼也充得盡然後謂之達首節是泛言下正是達之於所忍所為的實事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章

近遠博約字不必細細挑剔孟子意專重在近與約二字觀下文自見人病舍其田一節是影語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輕緊緊頂上說見得天下事當先自任於已求人重自任輕便顛倒決不可行所以說道之善在守約而施博知得道之貴約則知言之貴近通章意自了了矣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章

此言堯舜湯武始別而歸同見人不可不盡其性意性是人所同有的少有損壞便不是性然却可修而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復之修而復之亦性也故湯武與堯舜並稱動容周旋中禮非禮在是而聖人中之也聖人舉動處便是禮即由仁義行意所以說盛德之至哭死而哀而非為生自是所性之痛悼經德不回而非以干祿自是所性之蹈履言語必信而非以正行自是所性之誠實是皆所謂性者事行法以俟命法字即性之理凡天理所當為的端端正正有个規矩準繩在行法俟命是於此理之端正者一毫不放過終其身行之而此外絕不計較是所謂順受其正者可謂立命者反之之聖亦何異於性者哉

必信正行字面最難體認必字似為有心而從所性流出實是無心正字本是好字而從有心做來却是

孟子曰說大人章

當世號為士者惕於王公大人之貴重駭汗周章莫克展措曾不知世所謂巍巍者宮室之峻麗耳食御之華侈耳飲樂遊畋之充斥耳此等事雖極一時之赫奕然在士君子之得志有決不肯為者士君子得志全要澤加於民豈忍恣一人之欲以肆於民上故說在彼者皆我所不為在我皆古之制此古之制三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孟子

字說得極妙自古聖賢之蹈履規矩準繩各中天然之則而毫無踰越於其外以此自視彼之僭侈放越直腐鼠視之耳曾何駭耳目而動其心哉此孟子泰山巖巖英氣勃律不可嚮邇氣象遊說者外恫疑虛喝以驚人而內擎拳趨應以竊貴顯者之餘瀝極可卑鄙故孟子特示此方嚴之論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章

無欲者心之本體而不能無欲者天理人情之所必有亦無害於本體者也一敵且溺焉心體始失其故耳養心者養之以復其故莫善於寡欲二字聲色臭

味之欲吾豈能絕之而使無但好惡有節於內物化

不誘於外令常不染其靈明則此靈明者常為一身之主所謂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也如其不寡而從耳目口鼻之欲靈明日漸以耗亡雖欲為主於其內不可得矣所謂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也心做得主是存心做不得主是不存養心者

要此心常主於內故莫善於寡欲二字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心做不得主便反聽命於人心耳

記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欲有必不可無者故孟子止下箇寡字寡欲則以天為主不以人為主便是存心養性事若物欲之欲非天性之欲即宜一刀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孟子

兩段斬刈之不留毫芒矣寡之又寡以至於無此語似尚有病

曾首嗜羊棗章

此要味曾子不忍二字父沒而不能讀其書手澤存焉耳母沒而不能飲其杯棬之器口澤存焉耳正是此意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章

要識聖賢轉移世道之機惟在開明人心以消其邪惡蓋此道在人心大中至正經常不易是堯舜嫡傳

孔子雅望中行以繼其統全是此意中行不可得思及狂獫狫幾哉振拔有為可以造就耳無端生出鄉原來不狂不獫狫然為媚世之行迹其心術真極奸猾之尤者却潛匿於吾黨中不若外來之邪說可昌言以肆其辯君子思絕此亂德之害只有反經一着經正於上民心興起邪惡不期息而自息歐陽子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說也此是孟子一章大主意進取不忘其初是狂者志向之高遠處有志向的人氣象大能狹小天下之物壓得倒人欲可以入堯舜之道獫狫者不屑不潔所為一依名節如此人一味耿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至

介規模雖狹却不近於人欲亦可以入堯舜之道唯鄉原是鸛鵲突突的人狂以志勝彼却識其志不為獫狫以守勝彼却識其守不屑但只說个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持此善斯可矣之一念凡可希世諸俗者何所不為而却闔然閉藏令人不可以測識是一團私欲隱匿於其心而惑人之最甚者也故要非議他益藏掩覆無端倪之可舉要譏刺他深情厚貌無瑕疵之可刺唯是同流俗之類靡而一無齟齬合污世之黯濁而畧無分曉居之不勝其奸偽竊忠信之稱行之不勝其苟且竊廉潔之行此等所為人

誰不悅之彼亦信此可糊塗哄過一世不必恁地認真為賢為聖故雖有振拔者與居斷然不從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此所謂德之賊也孔子惡似而非一節專為鄉原發然究竟此邪惡之亂德者如何可絕得主盟道術君子亦反經而已矣經是常道常行於日用之間者世衰道微胥叛去而不反所以民心不知興起吾為明而禮樂教化揭而忠信廉潔將人心所共有而叛去的反之使復入身來如此經正於其上則庶民皆知趨向奮然興起於常道之中則是非明白無所回互即似是而非之邪惡深匿厚藏不可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一

天

測識者不得以惑世而誣民矣大明中天而陰房鬼火間然殄滅是孔子所望於後之君子者孟子此言全是以轉移世道之責直任諸已處全章不可以狂獫狫鄉原對說此道之中自堯舜傳之孔子孔子思狂獫狫以繼此中鄉原不狂不獫混於吾道之內似好的一邊人心易為所惑難辨好及最亂真最害此中故孔子特惡之孟子全重惡鄉原一節章首出中行字章末出反經字經庸常也孟子真得中庸嫡傳鄉原是一味世情上的人只知世情全不照管自家

本等此等人一出人人倣倣之人心為之一變孔子時如此孟子時又可知矣孟子全欲正人心維世道故特為辯闢若此云

楊墨倡為一說稱邪說鄉原闖然閉藏奸邪多匿於其心故下一慝字

似是而非節如詩之興體然就中又分為二章惡莠之亂苗與佞之亂義利口之亂信惡鄭聲之亂雅樂紫之亂朱明鄉原之亂德乃為結局佞者樂人口給却似有理而實違理故亂義利口多言快便却似誠實而實無情故亂信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

孟

同乎流俗合乎污世是鄉原的心情善斯可矣闖然媚於世是鄉原的影子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是鄉原的行狀即此二似字而實德從此亂矣此聖賢所深惡而致辯也然則反經者何反其所為實忠信實廉潔而已矣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章

此道自開闢來有所謂天生地生人生萬物者苟無此道天地或幾乎息矣人物或幾乎滅矣所以一脉相傳維繫不絕如家之始祖生子生孫子又孫孫又子嗣續此一姓生意乃為有家如無此嗣續則生

意絕於家聖賢無後之相承者真傳絕於天下故孟子拳拳論道統從堯舜說至孔子中間重有見知者然後可啓聞知者譬如家有一開創者止諸其身不得賢子弟如何綿綿延延可望後之顯著者蓋道在則天地人物在道亡則天地人物亡有聞知則道可常在而不亡有見知則道可望於聞知者而常在聖賢意在存道脉以生天地人物故拳拳憂見知之無人憂見知之無人憂無此接續真傳之人也不然如玄釋之流即無見知聞知者亦可憂他做甚麼此孟子自任見知話然所望於聞知者實深守先王

重訂四書疑問卷十

孟

之道以待後之學者於此章見得

見而知之聞而知之知何物也即上章所謂中道也經也蓋堯舜允執厥中先天以開人而湯而文而孔子克守其緒觀孔子致望於中行則其情可知矣孟子承其後作七篇明仁義正人心息邪說至此又本孔子之所以譏鄉原者謂不可入堯舜之道因提出反經二字以開來學且從堯舜說至于今直以見知自任以聞知致望于來茲其即孔子狂狷之思乎語云聖賢為萬世生民而發置其然乎

四書疑問十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但各章總論其大旨不復逐句箋釋立說多與朱子異如謂大學親民之親不當作新格物之物卽物有本末之物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非衍文亦無關文蓋沿姚江古本之說自爲一解謂孟子無以則王保民而王是心足以王矣數王字俱讀如字不作去聲伯夷非其君不事章是論去就非論清和隘與不恭非其流弊亦尙有見至於訓格物之格爲品格自謙之謙爲謙虛命也之命爲命數致曲之曲爲心曲則穿鑿附會碍不可通他若謂中庸不睹不聞卽是隱微卽是獨戒慎恐懼卽是慎其獨而以朱子爲支離破碎又謂性分中不墮形體不落方所直恁廣大又謂喻義喻利之喻是不待詞說都無知覺而默與之俱注訓曉字便有知覺不得此字之旨尤以禪機詁儒理矣前有萬厯丁巳自序謂夢見夫子出一玉印牧肅拜於下夫子亦答拜於座右視其髮特焦黃云云尤怪誕不經也

經籍異同三卷

〔明〕陳禹謨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經籍異同

三卷》提要

經籍異同

引經釋

分二部另作提要

謹按明陳禹謨字錫元著經籍異同三卷載羣經所引異文引經釋五卷載諸家之典詳所引之書甚狹說非博洽又載及石經大字此豐坊偽撰之書乃據以說經本已云有識矣其書應不必抄

纂修地志

張闓

李闓

自叙經籍異同

余好述經言枝指業鈺諸梓

者凡五種矣揅之函笥更在

三焉曰經籍異同蓋異同於

四籍者也如大學則古本外

復有石經如中庸則哀公問

政章別載家語如魯論則中

即刻石之餘僅留隸釋如孟

子則馬拯摺摺之筆雜入意

林此類皆所具錄者自餘一

言以上或見謂刺戾或見謂

符合又一事也或紀載之各

殊或軌跡之偶契悉隨涉而

筆之彙為三卷聊以備攷訂

云爾夫屈五指而商其用即

無名指已自不得與將指食

指等較緩急況其枝者乎余

之以枝指命編直謂全書皆

贅疣故方是時分卷得十計

種纔一豈意今之析而五而



六乎蓋迄六種成而乃合枝  
 指名編之數矣洵大奇哉雖  
 然指之在手也即有餘於如  
 試觀之則啼非以全體之脉  
 絡榮衛固自相通通灌注者  
 邪則是編何可謂於五種無  
 關四籍各裨也姑存之以誌  
 同志  
 丁酉孟夏海虞陳禹謨書於  
 武丘梅花樓

於此處有湯  
 銘與武銘  
 之街則係  
 於武銘而李  
 高

經籍異同卷上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錄  
 同邑門生朱尚彪  
 甫校

大學  
 克明德  
 康誥克明德慎罰  
 克明峻德  
 允與克明俊德  
 湯之盤銘  
 大戴禮武王之盤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  
 猶可時也溺於人不可救也  
 太平御覽澡盆銘曰與其澡於水寧澡於德水之清猶可  
 穢也德之服不可廢也  
 後漢李尤盤銘曰或以承觴或以授物既舉清觴又感口  
 實  
 作新民  
 康誥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惟民所止  
 商頌維民所止  
 緡蠻黃鳥  
 小雅縣黃鳥  
 葉竹疇

釋文綠蔕猗猗注篇筑也篇一作蔕

有斐君子

衛風有匪君子

釋文有邳君子注邳美貌

赫兮喧兮

衛風赫兮喧兮

釋文赫兮宣兮注宣顯也

於戲前王不忘

周頌於乎前王不忘

無情者不得盡其辭

禮記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無不語也無不聽也凡聽訟

雖難其同卷上

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

從必斷以情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

汲冢周書云誠在其中必見諸外以其聲慶其實

顏氏家訓定子賤云誠於此者形於彼

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曲禮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

如保赤子

康誥若保赤子

有諸已而后求諸人

淮南子曰有諸已不非諸人無諸已不求諸人所立於下

者不廢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

桃之夭夭

說文桃之夭夭又作妖妖

其葉蓁蓁

通典其葉蓁蓁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禮記曰所不安於上則不以使下所惡於下則不以事上

非諸人行諸已非教之道也

維石巖巖

詩攷維石巖巖

儀監于殷

雖難其同卷上

大雅宜鑒于殷

若有一个臣

秦誓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

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有利哉

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

秦誓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違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公羊傳曰惟說說善諍言俾君子易怠而況乎我多有之

性一个斷斷焉無他技其心休休能有容是難也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

韓詩外傳云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言通財貨不為賈道故駟馬之家不時鷄豚之息伐冰之家不圖牛羊之入千乘之君不通貨財冢卿不修幣施大夫不為場圃委積之臣不貪市井之利是以貧窮有所歡而孤寡有所措其手足也

荀子曰上重義則義克利上重利則利克義故天子不言多少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喪士不通財貨有國之君不息牛羊錯質之臣不息雞豚冢卿不修幣大夫不為場圃從士以上皆羞利而不與民爭業樂分施而耻積藏然故民不困財貧窶者有所窳其手

古本

經籍異同

卷上

四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

經籍異同

卷上

五

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詩云瞻彼淇澳萋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緇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脩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

親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憤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

經籍異同卷上

七

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

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謬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之于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

經籍異同卷上

七

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運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唯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上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吝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

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  
國家蓄富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  
為利以義為利也

陽明王先生曰大學之道誠意而已矣誠意之功格物  
而已矣誠意之極止至善而已矣止至善之則致知而  
已矣正心復其體也修身著其用也以言乎已謂之明  
德以言乎人謂之親民以言乎天地之間則備矣是故  
至善者心之本體也動而後有不善而本體之知未嘗  
不知也意者其動也物者其事也致其本體之知而動  
無不善然非即其事而格之則亦無以致其知致知者

經籍異同卷上

誠意之本也格物者致知之實也物格則知致意誠而  
有以復其本體是之謂止至善理人懼人之求之於外  
也而反覆其說舊本析而理人之意亡矣是故不務於  
誠意而徒以格物者謂之支不事於格物而徒以誠意  
者謂之虛不本於致知而徒以格物誠意者謂之妄虛  
與妄其於至善也遠矣合之以經而益贅補之以傳而  
益離吾懼學之日遠於至善也去今章而復舊本庶幾  
復見聖人之心云

石經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古之欲明明德  
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

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  
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有本末事有終始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詩云鸛鳴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  
知其所以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  
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詩云邦畿千里  
惟民所上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  
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物格而后  
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  
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誠其意

經籍異同卷上

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  
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  
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  
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  
誠其意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  
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慮  
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  
味顏淵問仁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  
動此謂修身在正其心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  
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

之其可矜而辟焉之其所教情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  
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  
莫知其苗之頽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所謂治國必  
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  
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  
所以使衆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  
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康誥曰  
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  
者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子于  
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兄弟  
既翬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義久矣  
經籍異同卷上

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所謂平天下  
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  
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  
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  
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  
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父母好之民  
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  
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  
人之考聖其心好之不啻若是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惡之人之考  
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

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  
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  
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  
是謂拂人之性當必逮夫身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  
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僂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  
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  
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楚書  
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  
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矣舅犯曰止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仁  
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不好義  
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  
財恒足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  
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蓄聚並至雖有  
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是  
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堯舜帥天下  
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天下

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謀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身身不起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原諡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時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萋萋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惇慝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經籍異同卷上

十三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鄭端簡公古言云大學一篇初在戴記中程子始表章因而更定之朱子為之章句今傳習者是也漢大司農鄭玄所注唐國子祭酒孔穎達所疏皆古本也元金華王氏相四明黃氏震剡廬吳氏澄

國朝正學方氏孝孺山陰景氏溫陵蔡氏清甫田郭氏後新安潘氏璣各有說惟餘姚王氏守仁尊信古本余固不敢謂古本有錯簡也又有石經大學與古本大異二不同魏政和中詔諸儒虞松等考正五經書觀世宗二十五年會等以古文小篆八分刻之於石

庸傳焉松表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學庸皆子思所作經緯之說蓋必有所受矣戴鄭賈三家皆不分經傳經傳今於宋儒

耿天臺曰大學一篇皆子發師門一貫之蘊也曰明德一之真體也曰親民一之實用也曰至善人已同原之宗至一不二者也是故明德者必親民民親矣乃明德維己與人一以貫之者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豈故為是濶遠哉一之貫於天下者其體本若斯其大也然先之國與家而推本於身心意知始終本末理本一貫格物者格此也知至至之一本諸身則近之家遠之

經籍異同卷上

十三

國暨天下胥貫矣一者何也即吾心之獨知不昧者也一貫於目則為視一貫於耳則為聽一貫於口則為味是故君子慎之一貫於身而身潤矣曾子得之曰慎獨顏子得之曰約禮道一而已孔門無二教也由此一貫於親則為孝一貫於兄則為悌一貫於幼則為慈斯一之貫於家者何弗明也孝貫於君則忠矣弟貫於長則順矣慈貫於衆則仁矣所惡於上弗以使下一貫於下矣所惡於下勿以事上一貫於上矣至於前後左右所惡勿施一貫於前後左右矣此一之貫於國暨天下者又何弗明也曾子當發之門人曰忠恕而已信哉忠恕外無一貫也昔秦穆晉文楚莊之徒竊其似而一言有

幾於是亦足以伯矣堯舜則得此一以帝湯文則得此  
 一以王故曰皆自明也吾夫子以匹夫而祖述憲章以  
 教萬世無窮者同此道也故曰自天子至於庶人壹是  
 皆以修身為本丘隅之喻有味哉夫是道也至近且易  
 矣何明之之難哉所謂愚不肖者不及而賢智者過之  
 也念懷恐懼好樂憂患有所而不化則一之體以蔽親  
 愛畏敬哀矜傲惰賤惡僻矣而不察則一之用以闕夫  
 是以好不知惡惡不知美妨賢黷貨卒至於病國災身  
 為天下慘也豈不悲哉乃世所謂賢智者顧以此為事  
 近未可以盡道見以生死為一大事而難倫斷往來明  
 出世之道者吁視弗見聽勿聞食弗知味生耶死耶子  
 弗孝弟弗悌父弗慈生耶死耶舍此大道不明而別求  
 明心所謂罔之生也幸爾夫知止云者止于是而不過  
 之謂也為子止孝為臣止敬為父止慈為友止信雖文  
 王之德之至亦止是耳舍此非大事孰為大又有異焉  
 者駘宕恣睢逐流踰矩而猶號於人曰見性審如是則  
 禪聖如衛武切磋琢磨之什何以稱焉是故學之不可  
 以已也夫約之一心而親賢樂利貫之天下豈於沒世  
 此道之所為大學之所為大也蓋孔子自十五時志之  
 矣惟子曾子獨秉宗傳能發其蘊所謂忠信以得之者  
 也  
 管東溟曰今訂石經格物致知章中即以修身為本昌

嘗判知行為二事其後誠意以至平天下章俱未嘗道  
 修身之義絜矩即格物也慎德即慎獨也曷嘗判明德  
 親民為二事是知古人之學從來知行一貫人已兼成  
 不若後世之偏駁者大學一編亦非子思之獨見已昔  
 所以造就大學中之人材類如此矣 又曰古之聖賢  
 非有心於立言也不得已而假言以闡道亦不必自標  
 其名則大學是已首章以明德親民止至善提其綱而  
 即繼以古人之學明明德於天下其要始於格物此理  
 學次第之大略也物有本末而下則申前意而詳言之  
 故格致之義自足無庸補傳也修身為本之旨入於格  
 致章中學本一貫而不謂紊其序也格致章則先發意  
 而後結誠正修齊治平等章則先標目而後訓文有錯  
 綜不執一例也首章或出曾子或出子思又或出於古  
 語俱不可知而考諸論語篇中凡出孔子者必冠以子  
 曰二字凡出曾子者必冠以曾子曰三字其餘諸子皆  
 然下逮不經之間亦多存其姓字而學庸為首獨缺焉  
 殆子思自筆之而自秘之也後之儒者喜於高標絕學  
 歛動後賢欲附於生民未有之一人往往尊聖以顯已  
 皆侈心也子思子以天下萬世之公心明天下萬世之  
 公理首道行而名滅心無憾矣何樂於自標其名且假  
 理言以自重哉  
 唐曙台曰大學表章自宋儒始歟非也韓子原道是已



其言章孔氏遺書歟非也原道及夫子必稱經此獨稱傳是已然則是書曾子作乎曰曾子作也十目所視何以云曾子也誰作之歟曰虞松校刻石經於魏表引漢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則大學中庸皆子思作也曰經緯之說信歟曰吾讀易竊疑大學大象中庸小象也及見經緯之說而偶得所同也是故經緯之說信也曰二書皆子思出也曷二之也曰析而故完也分而故合也聖人繫易彖文不足而又辭傳也是故大學略而中庸詳略者序而詳者理也可略而詳則序清矣可詳而略則理隱矣清與隱而聖賢之意渾矣是

經籍異同

卷上

十六

故其二也乃其所以為一也曰然則子之以知所先後為格物也必石經而明歟曰非也吾有所受之也嘗聞之師曰物有本末一節是格物也我

太祖高皇帝曰大學一書其要在修身而大學古本以修身釋格致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皆不必石經解也雖然猶解也如石經則可以無解也曰原道故遺格物何也曰大學論學也原道論道也原道重於治人貴尊佛老之遺其外大學先於治己責及管商之遺其內大學者合內外之學也夫誠意正心以修身而已矣格物致知以求誠而已矣清與隱立言者之所憂也善乎程子之論之也其曰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

獨蓋與原道互發夫儒者表章大學必自原道始矣

中庸

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蓋鐵論子曰白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

為飛戾天

潛夫論作戲飛厲天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

說苑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僥行以徼幸

家語孔子曰易行以俟命居下不據其上蓋介乎山之行也

也

辟如行遠必自邇

經籍異同

卷上

十七

尚書大傳曰舜不登而高不行而遠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

韓詩外傳子貢曰賜欲休於事兄弟孔子曰詩云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為之若此其不易也

如之何其休也

和樂且耽

小雅和樂且湛

樂爾妻孥

小雅樂爾妻孥

嘉樂君子憲憲令德

大雅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於天保右命之

自天申之

父為大夫子為士

喪服小記云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哀公問政

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注方板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

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蒲盧蟲也土峰也

子猶為政之化民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

經義集解卷上

尊賢為大親親之教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

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

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天下之

達道五其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

弟也朋友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

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

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

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

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智力行近乎

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

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

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

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子一作庶

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夫修身則道立尊

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兄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

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者

何孔子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詭遠色

賤貨而貴德所以尊賢也爵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

以篤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者與重祿所以勸士也忠信者與

之重祿也時使薄斂所以子百姓也之重祿也

日省月考既稟稱事既稟稱事所以來百工也既稟稱事

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綏遠人也繼絕世舉廢

邦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治

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凡事豫則立不

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言前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在下位不獲乎上民弗可得而治矣

獲乎上有道不信乎友不獲乎上矣信于友有道不順

乎親不信乎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身不誠不順乎親矣

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誠者天之道也誠之

者人之道也夫誠者不思而得中從容中道理

人之所以定體也一作誠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

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

始教民睦也立教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令指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得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

### 天下之達道五

史記平津侯傳云臣聞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智仁勇此三者天下之通德所以行之者也故曰力行近乎仁好問近乎智知耻近乎勇知此三者則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天下未有不能自治而能治人者也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 好學近乎智

說苑中庸曰好問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積小之能大者其惟仲尼乎學者所以反情治性盡才者也力行近乎仁

文選曹大家東征賦云知性命之在天兮由力行而近仁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淮南子曰士處卑隱欲上達必先反諸已上達有道名譽不足而不能上達矣取譽有道不信於友不能得譽信於友有道事親不說不信於友說親有道修身不誠不能事親矣誠身有道心不專一不能專誠人十能之已千之

徐幹中論曰人之耳目盡為我用則我之聰明無敵於天下矣是謂人一之我萬之

於穆不已

孟仲子曰於穆不似正義

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禮器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

大戴禮曰禮義者恩之主也冠婚朝聘喪祭賓主鄉飲酒軍旅此之謂九禮也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機其文之變也

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家語孔子曰國家有道其言足以治國家無道其默足以容

容蓋銅鉞伯華之行也

在此無射

周頌在此無斁

衣錦尚絅

衛風衣錦褰衣

尚書大傳作尚黼注讀為絅或為絺

君子之道淡而不厭

劉劭人物志云中庸之德淡而不賸質而不縵文而不績

亦孔之昭

小雅亦孔之昭

奏假無言

商頌駁假無言  
左傳駁假無言  
不顯惟德  
周頌不顯維德

經籍異同卷上  
經籍異同卷上

五

經籍異同卷中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邑門人沈昌期瑞星甫校

論語

君子務本

說苑孔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夫本不正者末必墜  
始不盛者終必衰詩云原隰既平泉流既清本立而道  
生春秋之義有正春者無亂秋有正君者無危國易曰  
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故君子貴建  
本而重立始  
傳不習乎

經籍異同卷中

論語釋文傳不習乎鄭注云魯讀傳為專今從古  
道千乘之國

春秋繁露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故事而信知其為得失之  
大也故敬而慎之

過則勿憚改

魏略曰易有不遠復論有不憚改

夫子至於邦也

史記云孔子適是國必聞其政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禮記子曰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  
於父之道可謂孝矣注不以已善改親之過

孫奕宋兒續云  
較之史記付在  
弟子論語曰貧  
而樂道多一  
字必是附文

禮之用和為貴

禮記曰和寧禮之用也

因不失其親

南史王元規曰姻不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輒婚非類

張說之碑曰姻不失親官復其舊是以相因字為

敏於事而慎於言

陸賈新語曰君子篤於義而薄於利敏於事而慎於言

史記子貢問曰富而無驕貧而無誦何如孔子曰可也不

如貧而樂道富而好

野客叢書曰范曄舉孔子稱貧而樂道富而好禮恐論語

脫一道字及考前漢引此語初無道字而禮記坊記則

曰貧而好樂富而好禮

道之以政

緇衣云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格心教之以政

齊之以刑則民有遜心疏格來也君若教民以德整民

以禮則民有歸上之心故論語云有耻且格

有耻且格

西漢書有耻且敬

此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

班固稱桓梁七十從心行不踰矩

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禮記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故何以辨

漢桓寬曰善養者不必芻豢也善供服者不必錦綉也以

已之所有盡事其親孝之至也故匹夫勤勞猶足以順

禮歡并飲水足以致其敬孔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

不故何以別乎故上孝養志其次養色其以養體貴其

禮不貪其養禮順心和養雖不備可也

視其所以

汲冢周書曰考其所為觀其所由以其前觀其後以其隱

觀其顯以其小占其大

大戴禮官人篇曰考其所為觀其所由察其所安

君子周而不比

晉語藉偃曰君子有比乎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此德以

替事比也引黨以封已別也

攻乎異端

文選任孝升曰攻乎異端歸之正義向注曰異端謂非

常之事為人害者故攻而伐之使歸正義

子曰由誨女知之乎

韓詩外傳云孔子曰由志之吾語汝夫慎於言者不謹慎

於行者不伐色知而有長者小人也故君子知之為知

之不知為不知言之要也能之為能之不能為不能行

之要也

子張學干祿

史記子張問干祿

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

書君陳篇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

白虎通云孔子居周之末閔道微之不行故周流應聘冀

行其道德自衛反魯自知不用故追定五經以行其道

故孔子曰書曰孝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為

政也

大車無輓

新序云信之於人重矣猶輿之輓輓也故孔子曰大輿無

輓小輿無輓其何以行之哉

所損益可知也

史記觀夏殷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

禮與其奢也寧儉

大戴禮云與其奢也寧儉與其倨也寧拘

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續漢書云建武三十年三月群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

禪泰山詔書曰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

山不如林放乎

起予者商也

韓詩外傳云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孔子曰起予者商也

始可與言詩已矣

夏禮吾能言之

禮記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注觀成

昭不廷吾得夏時焉注得夏四時之書也我欲觀殷道

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坤乾焉注得坤乾之書也

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

夏后氏以松

淮南子齊俗訓曰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夏后氏其社用

松殷人之禮其社用石周人之禮其社用栗

子語魯太師樂

史記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繼之純如皦

如繹如也以成

居上不寬為禮不敬

大戴禮曾子曰臨事而不敬居喪而不哀祭祀而不畏朝

廷而不恭則吾無由知之矣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鹽鐵論曰惟仁者能處約樂貧小人富斯暴貧斯隘矣

觀過斯知仁矣

表記孔子曰仁有三與仁同功而異情與仁同功其仁未

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仁者安仁知者利

仁畏罪者強仁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賈逵曰孔子稱于禮讓為國于從政乎何有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

潛夫論孔子曰不患無位患已不立

事父母幾諫

禮記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 注微

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尚和順不用鄂鄂

子謂子賤

說苑孔子謂子賤曰君子哉若人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

者斯焉取斯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史記云季康子問仲由仁乎孔子曰千乘之國可使治其

賦不知其仁 季康子問孔子曰冉求仁乎子曰千室之

邑百乘之家求也可使治其賦仁則吾不知也復問子

路仁乎孔子對曰如求

宰子晝寢

鹽鐵論曰宰子晝寢欲損三年之喪孔子曰墓土之塙不

可朽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史記夫子言天道與性命弗可得聞也已

漢書黃曰幽贊神明通合天人之道者莫著乎易春秋

子貢猶云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師古曰謂易辭及春秋之屬夫子

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已矣天師曰性命玄遠

之言

崔子

論語釋文魯讀崔為高

歸與歸與

史記季康子使使召冉求冉求將行孔子曰魯人召求非

小用之將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歸乎歸乎吾黨之小

子狂簡斐然成章吾不知所以裁之

微止高

古今人表作尾空高

新編季路侍子曰意欲言爾志

說苑云孔子非違梁上魯山子路子貢顏淵從焉孔子喟

然歎曰登高望下使人心悲二三子者各言爾志丘將

聽之子路曰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之音上聞

於天

乎天旌旗翻飛下蟠於地由且舉其而擊之必也擗地

千里獨由能耳使夫二子為我從焉孔子曰勇哉士乎

憤憤者乎子貢曰賜也願將建金戰於莽洋之野兩壘

相當旌旗相望應援相接鼓音兵助願著緇衣白冠

陳說白刃之間解兩國之患願使能耳使夫二子為我

我從焉孔子曰辨哉士乎僂僂者乎顏淵獨不言孔子

曰回來若獨何不願乎顏淵曰文武之事二子已言之

回何敢與焉孔子曰若鄙心不與焉第言之顏淵曰四

聞鮑魚蘭茝不同而蒸之齊味紉不同國而倍二子

之言與四言異回願得明王聖主而相之使城郭不修

如此則由何憤憤而擊賜又何僂僂而使乎孔子曰美哉德乎姚姚者乎子路舉手問曰願聞夫子之意孔子曰吾所願者顏氏之計吾願負衣冠而從顏氏子也

韓詩外傳云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言者何其願丘將放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疊三軍孔虎在後仇敵在前羣羆蛟奮進故兩國之患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特一尺之兵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辨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四其願丘將放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

卷中

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內外相應列國諸侯莫不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螭飛蠕動各樂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於上臣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或聞者死則由何進而赦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人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

家語孔子北遊於叢山子路子貢顏淵侍側孔子四望喟然而嘆曰於斯致思無所不至矣二三子各言爾志吾將擇焉子路進曰由願得白羽若月赤羽若日鐘鼓

卷中

音上震於天旌旗繽紛下蟠於地由當一隊而敵之也操地千里舉旗執敵唯由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勇士哉子貢復進曰賜願使齊楚合戰於濬淝之野兩壘相望塵埃相接捷及交兵賜著縞衣白冠陳說其間推論利害釋國之患唯賜能之使二子者從我焉夫子曰辨士哉顏回退而不對孔子曰回來汝奚獨無願乎顏回對曰文武之事則二子者既言之矣回何云焉孔子曰雖然各言爾志也小子言之對曰回聞堯猶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以其類異也回願得明王聖主輔相之敷其五教導之以禮樂使民城郭不修溝池不越鑄劍戟以為農器放牛馬於原藪室家無離曠之

九

思千歲無戰開之患則由無所施其勇而賜無所用其辨矣夫子凜然曰美哉德也子路抗手而問曰夫子何選焉孔子曰不傷財不害民不繁詞則顏氏之子有矣雍也可使南面

說苑云當孔子之時上無明天子也故言雍也可使南面南面者天子也雍之所以得稱南面者問于桑伯子於孔子孔子曰可也簡仲子曰居敬而行簡以道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原思為之宰與之粟九百薛子曰毋與爾鄰里鄉黨爭孔叢子曰季桓子以粟千鍾餽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領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



夫子受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閔子騫曰善為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三輔決錄注云法真見扶風守守曰哀公雖不肖猶臣仲尼柳下惠不去父母之邦欲屈為功曹何如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四時朝覲若欲更使之真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伯牛有疾

史記伯牛有惡疾孔子往問之自牖執其手曰命也夫斯人也而有斯疾命也夫

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

後漢紀曰并日而食衣不蓋形人不堪其憂林宗不改其樂

孟之反

左傳作孟之則又作孟子反

莊子作孟子反

祝鮀

古今人表作祝佗

文質彬彬

說文云文質份份

通語曰質勝文石建文勝質蔡雖文質彬彬徐幹庶幾齊一變至於魯

前漢地理志周興以少昊之虛曲阜封周公子伯禽為魯侯以為周公主其民有聖人之教化故孔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言近正也瀕洙泗之水其民涉度勿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益淳長老不自安與幼少相讓故曰魯道衰洙泗之間斷一如也

君子博學於文後漢書范升傳云孔子曰博學約之弗畔矣夫夫學而不約必叛道也顏淵曰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孔子可謂知

申申如也

漢書作伸伸據於德

少儀云士依於德游於藝

注德三德也一曰至德二曰敏德三曰孝德藝六藝也

文中子謂若爾請射於子義必中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

未嘗無誨焉

論語釋文曾讀誨為悔

子食於前長者之側未嘗飽也

檀弓云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注云助哀戚也

應氏曰食字上疑脫孔子字

富而可求也

說苑孔子曰富而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富而不可求從吾所好大聖之操也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言不失已也

子在齊聞韶

史記孔子適齊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事景公與齊太師

語樂聞韶音學之三月不知肉味索隱曰案論語子語也又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魯太師樂非齊太師今此合論語齊魯兩文而為此言殆失事實

加我數年

經籍異同

卷中

論語釋文魯讀易為亦

史記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說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絕

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林易則彬彬矣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

史記他日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之曰由爾何不對曰其為人也學道不倦誨人不厭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天生德於予

史記世家孔子去曹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云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

春秋繁露孔子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得見有常者斯可矣由是觀之聖人之所謂善亦未易當也

君取於吳為同姓

白虎通云不娶同姓者重人倫防淫泆耻與禽獸同也論語曰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曲禮曰買妾不知

姓則卜之外屬小功已上亦不得娶也故春秋傳曰譏娶母黨也

娶母黨也

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

史記施以告孔子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臣不可言君親之惡為諱者禮也

經籍異同

卷中

子與人歌而善

史記云使人歌善則使復之然後和之抑為之不厭

呂氏春秋云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

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

惟此耶

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論語釋文魯讀正為誠

子疾病子路請禱

太平御覽引莊子曰孔子病子貢出卜孔子曰子侍也吾坐席不敢先居處若齊食飲若祭吾卜之久矣

誅曰

說文誅作誅

君子坦蕩蕩

論語釋文魯讀蕩為湯

啟子足

說文引子之足

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

說苑云曾子有疾孟敬子問之曾子曰鳥之將死必有悲

聲君子集大辟必有順辭禮有三儀知之乎對曰不識

也曾子曰坐吾語汝君子修禮以立志則貪欲之心不

來君子思禮以修身則怠惰慢易之節不君子修禮

緯籍異同

春中

十四

以仁義則急爭暴亂之辭遠若夫置罇俎列籩豆此有

司之事也君子雖勿能可也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

中論曾子曰士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

後己不亦遠乎夫路不險則無以知馬之良任不重則

無以知人之德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

潛夫論曰治世之德衰世之惡常與爵位自相副也孔子

曰國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無道富且貴焉耻也

唯天為大

春秋繁露曰唯天為大唯堯則之則之者大也魏乎其

有成功也言其尊大以成功也

惡衣服而致美乎嚴覓

史記薄衣食致孝于鬼神卑宮室致費于溝洫

子畏于匡

史記世家孔子去衛將適陳過匡類刻為僕以其策指之

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聞之以為魯之陽虎陽虎

嘗暴匡人匡人於是遂止孔子孔子狀說陽虎拘馬五

日類後子曰吾以汝為死矣類謂曰子在則何敢死

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存茲

乎天之將殺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

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緯籍異同

春中

十五

太宰問於子貢

列子云商太宰問孔子曰夫子聖者與孔子曰聖則丘何

敢然丘則博學多識者也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

史記魯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孫氏車子鉏商獲獸以

為不祥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河不出圖雒不出書

吾已矣夫

子見齊衰者

史記云齊衰賸者雖童子必變

冕衣裳者

論語釋文鄭本作弁云魯讀弁為銳今從古

可與共學

淮南子孔子曰可以共學矣而未可以遠道也可與遠道

未可以立也可以立未可與權權者聖人之所獨見也

權合而後外者謂之不知權

說苑云見事而知得失成敗之分而究其所終極故無敗

業嚴功孔子曰可與遠道未可與權也

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

陸賈新語曰鄉黨以仁恂恂朝廷以義便

劉修碑云鄉黨遜遜如也

祝睦碑曰鄉黨遠遠朝廷便便

侃侃如也

維精果用

唐張嘉貞傳作侶侶

色勃如也

說文引色字如也

足縮縮如有循

玉藻云執龜玉舉前足縮縮如也

注著徐

疏云舉前

曳踵者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

跟行不離地縮縮如也言舉足狹數縮縮如也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

玉藻云麕裘青紵衰紵衣以楊之

緇衣以楊之

緇衣以楊之

莊襄長短右袂

說文引結衣長短右袂

狐貉之厚以居

說文引狐貉之厚

羔裘玄冠不以弔

檀弓云羔裘玄冠夫子不以弔

魚餒而肉敗不食

史記魚餒肉敗割不正不食

不使勝食氣

說文引不使勝食既

瓜祭

莊襄果用

論語釋文魯讀瓜為必

席不正不坐

墨子云孔子窮于陳蔡之間藜藿不糲十日于路為烹豚

孔子不問肉之所由來而食櫛人衣以酤酒孔子不問

酒之所由來而飲哀公迎孔子席不端弗坐割不正弗

食

許慎說文云孔子席不正不坐割不正不食積正也

鄉人傺朝服而立於阼階

禮記云鄉人傺也

孔子朝服立於阼存室神也

若庾云楊是強鬼之名謂鄉人驅逐此強鬼孔子則身

著朝服立於阼階之上所以然者於時驅逐強鬼恐已廟室之神時有驚恐故著朝服立於廟之阼階存安廟室之神使神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

庭焚

家語云孔子為大司寇國既焚子退朝而之火所鄉人有自為火來者則拜之士一大大再子貢曰敢問何也孔子曰其來者亦相弔之道也吾為有司故拜之禮記云子弔鄉人為火來者拜之也宜大大再亦相弔之道也

君賜生

論語釋文云魯讀生為牲

加朝服拖紳

說文引朝服拖紳

迅雷風烈必變

王藻云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

車中不內顧

論語釋文云魯讀車中內顧

禮記曰車上不廣欹鄭玄注云為若不安指為立視五

舊注云平也也廣猶弘也式視馬尾注小顧不過數

後注云孔穎達疏云車上不廣欹者廣弘大也欹聲欹

也車已高若在上而聲大欹似自驕矜又驚眾也不安

指背安虛也在車上高若無事忽虛以手指麾于四方

並為惑眾也立視五嶺車上依禮豈規也車輪一周為

一規乘車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一二三六十八得

一丈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總一規為一丈九尺八

寸五現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總為十六步半在車上

所視則前十六步半也式視馬尾者馬引車其尾近在

車欄前故車上馮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今瞻視馬尾

顧不過轂者車轂也若轉頭不過轂過轂則掩後人私

也

山梁雌雉 子路共之

衡波傳云孔子相魯齊人懼而欲敗其政選齊國好女入

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季桓子語魯君為周道游館

經籍異同

孔子乃行規雉之飛鳴嘆曰山梁雌雉時哉色斯舉矣

翔而後集因為雉嘆之哥

呂氏春秋曰子路揜雉而後釋之

博物志曰子路與子貢過鄭神社人樹有鳥子路為社

神牽舉子路子貢說之乃止

德行類淵閣子篇

仲尼弟子列傳德行類淵閣子篇冉伯牛仲子致事身有

季路言語罕我子貢文學子游子夏德行二曰言語三

軍本言語上是其記有異也

白圭

說文白圭之剖

天喪予

春秋繁露顏淵死子曰天喪予子路死子曰天祝予而

獲麟曰吾道窮三年身隨而卒階此而觀天命成敗聖

人知之有所不能救命矣夫

子哭之慟

史記孔子哭之慟曰自吾有回門人益親

王肅曰顏回為孔子之至友

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蓋鐵論曰子路宰我生不逢伯樂之舉而遇狂屠故君子

傷之若田不得其死然天其祝予矣

仍舊貫

經籍異同

卷中

論語釋文魯仍為仁

師也過商也不及

禮記仲尼燕居云師過而商也不及

注言敏鈍不同

回也其庶乎

前漢書子貢既學于仲尼退而仕衛發貯幣財賈魯之閒

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而顏淵簞食瓢飲在於陋巷子

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令連

與之元禮然孔子賢顏淵而譏子貢曰回也其庶乎屢

空賜不受命而僨殖焉意則屢中

師古曰意讀曰億

子路問聞斯行諸

史記求問曰聞斯行諸子曰行之子路問聞斯行諸子曰

有父兄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子華怪之敢問問同而

答異孔子曰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

子畏於匡顏淵後

呂氏春秋曾子曰君子行於道路其有父者可知也其有

師者可知也何哉此言事師之猶事父也曾點使曾參

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

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為

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回之於孔子也猶曾參

之事父也古之賢者與其尊師若此故師盡智竭道以

教

可謂具臣矣

經籍異同

卷中

史記子路為季氏宰季孫問曰子路可謂大臣與孔子曰

可謂具臣矣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

史記云子路使子羔為費郈宰

括地志云郈州宿縣二十三里

俗乎沂

筆解作沿乎沂

風乎舞雩

仲長統云諷於舞雩之下

詠而歸

論語釋文鄭本作饋魯讀饋為歸

夫子喟然歎曰吾與點也

左氏傳曰：「克已復禮為仁。」  
而此有「克已」二字，  
而無「復禮」二字，  
則其意與左氏傳不同。

史記夫子喟爾嘆曰：「吾與歲也。」

克已復禮為仁。

左傳曰：「古也有志，克已復禮，仁也。」

仲子問仁。

史記仲子問政，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在。」

邦無怨在家無怨。

左傳齊臣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

內省不疚。

春秋繁露曰：「惡無故自來，君子不耻內省不疚，何憂於志？」

君子敬而無失。

鹽鐵論曰：「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

兄弟也。

故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棘子成。

古今人表作「草子成」。

駟不及舌。

鄧析子曰：「一言之非，駟馬不能追；一言之急，駟馬不能及。」

誠不以富。

小雅成不以富。

片言可以折獄。

論語釋文：「會讀折為制。」

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說苑季孫問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

子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原也。小人

之德，草也。草上之風，必偃。言明其化而已也。治國有二

机：刑德是也。王者尚其德而希其刑，霸者刑德並重。強

國先其刑而後德，夫刑德者，化之所由興也。德者，善

而進，闕者也。刑者，惡而禁，後者也。故德化之業，若三

於賞刑罰之甚者，至於誅夫誅賞者，所以別賢不肖而

列有功與無功也。故誅賞不可以終誅，賞則善惡亂

矣。夫有功而不賞，則善不勸；有過而不誅，則惡不懼。善

不勸而能以行化乎天下者，未嘗聞也。昔曰：「畢力賞罰，

此之謂也。」魯有父子訟者，康子曰：「殺之。」孔子曰：「未可。」

殺也。夫民不知子父訟之不善者久矣，是則上過也。上

有過是，人亡矣。康子曰：「夫治民以孝為本，今殺一人以

戮，不孝不亦可乎？」孔子曰：「不孝而誅之，是虐殺不辜也。」

三軍大敗不可誅也，獄訟不治不可刑也。上陳之教而

先服之，則百姓從風矣。躬行不從而後侯之以刑，則民

知罪矣。夫一仞之墻，民不能踰；百仞之山，童子亦而遊

焉。陵遲故也。今是仁義之陵遲久矣，能謂民弗踰乎？」

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史記在邦及家必達。在邦及家必聞。

其惡無攻人之惡。

家語顏回曰：「吾聞諸孔子曰：「言人之惡，非所以美己，言人

之枉，非所以正己。故君子改其惡，無攻人之惡。」

春秋繁露曰君子攻其惡不攻人之惡不攻人之惡非仁

之寬歟自攻其惡非義之全歟

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監獄論曰湯興而伊尹至不仁者遠矣未有明君在上而亂臣在下也

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

史記是時衛君輒父不得立諸侯數以為讓而孔子弟子多仕於衛衛君欲得孔子為政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何其正也

名不正則言不順

經籍異同

卷中

班固藝文志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

異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為之則首鈞鉏析亂而已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史記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矣

後漢梁統疏曰刑罰不衷則人無所措手足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

史記云夫君子為之必可名言之必可行

誦詩三百

班固藝文志孔子曰誦詩三百使於四方不能誦對雖多忘矣以為又曰使乎使乎言其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

受詞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為之則上詐讓而棄其信

其身正不令而行

新序云唱而不和動而不隨中必有不全者矣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揮而四海賓者誠德之至已形于外

苟有用我者

史記衛靈公老怠於政不用孔子孔子喟然歎曰苟有用我者其月而已三年有成

苟正其身矣於從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

徐幹中論子思曰能勝其心於勝人乎何有不能勝其心

如勝人何

卷中

唯其言而莫予違也

申鑒人之言曰唯其言而莫予違也則幾于喪國焉

韓非子晉平公與群臣飲飲酣乃喟然歎曰莫樂為人君

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琴撞之公披衽而

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

側者故撞之公曰寡人也師曠曰啞是非君人者之言

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說苑師經鼓琴魏文侯起憚賦曰使我言而無見違師經

援琴而撞文侯曰昔堯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

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違之



葉公問政子曰近者說遠者來

墨子曰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曰善為政者若之何仲尼

對曰善為政者遠者近之而舊者新之

史記孔子曰蔡如葉葉公問政孔子曰政在來遠附通

說苑子貢曰葉公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附近而來遠

懷羊

列仙傳曰昔有懷羊者以羊遺於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

懷羊事發追捕向家驗羊骨肉都盡唯有舌在國人異

之遂以羊舌為族

斗筭之人何足算也

前漢書贊曰斗筭之徒何足選也 顏師古注曰筭竹器

絲籍集用

主六

也客一斗選數也言其材器小劣不足數也

南人有言曰

緇衣云人而無恒不可以為卜筮古之遺言與龜筮猶不

能知也而況於人乎易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恒其德

貞婦人吉夫子凶 注論語言不可以作巫醫是為巫

為醫此言為卜筮乃是求占於卜筮龜筮猶不能知言

無常之人雖先知如龜筮亦不能定其吉凶況於人乎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班固藝文志洪範八政八曰師孔子曰為國者足食足兵

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明兵之重也

穀梁傳曰以其不教民戰則是棄其師也

憲問耻

史記子思問耻孔子曰國有道穀國無道穀耻也

克伐怨欲不行焉

史記子思曰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為仁乎

羿善射

古今人表作羿善射

羿湯舟

古今人表作羿湯舟

尚德哉若人

史記上德哉若人

子路問成人

絲籍集用

主七

說苑類問於仲尼曰成人之行何若子曰成人之行達

乎情性之理通乎物類之變知幽明之故暗遊氣之源

若此而可謂成人既知天道行躬以仁義飭身以禮樂

夫仁義禮樂成人之行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若臧武仲之知公綽之不欲卞莊子之勇冉求之蕚大之

以禮樂亦可以為成人矣

楊子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悞絳侯勃之果霍將軍

之勇終之以禮樂可謂社稷之臣矣

文中子曰魏義之辨李靖之智賈瓊魏徵之正薛收之仁

程元王莽逸之文加之以此篇固申之以禮樂可以為成

人矣

夫子時然後言

鹽鐵論曰君子時然後言義然後取不以道得之不居也

齊桓公正而不諂

前漢書孔子曰齊桓公法而不諂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鹽鐵論曰伯夷以廉饑尾生以信死由小器而虧大體匹

夫匹婦之為諒也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何功名之有

陳成子弑簡公

左傳曰午齊陳恒弑其君壬子舒州孔丘三日齊而請伐

齊三公子魯為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

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經籍異同

公曰子告季孫孔子辭退而告人曰吾以從大夫之後

也故不敢不言

家語齊陳恒弑其簡公孔子聞之三日沐浴而遭朝告於

哀公曰陳恒弑其君請伐之公弗許三請公曰魯為齊

弱久矣子之伐也將若之何對曰臣弑其君民之不與

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氏孔子

辭退而告人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

不逆詐不億不信

大戴禮云君子不先人以惡不疑人以不信

徵生

古今人表作尾生臨

以德報怨何如

表記云以德報怨則民有所勸以怨報怨則民有所懲

又云以德報怨則寬身之仁也以怨報怨則刑戮之民

也

尸子曰以德報怨人之難也

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

說苑云孔子行說七十諸侯無定處意欲使天下之民各

得其所而道不行退而修春秋采毫毛之善貶纖介之

惡人事浹王道脩精和聖制上通於天而麟至此天之

知夫子也於是喟然而嘆曰天以至明為不可蔽乎日

何為而食地以至安為不可危乎地何為而動天地而

經籍異同

尚有動蔽是故賢聖說於世而不得行其道故災異並

作也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

乎

奚自子路曰自孔氏

莊子孔子遊乎緇帷之林有漁父者行原以上招子貢子

路二人俱對客指孔子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

君子也容問其族子路對曰族孔氏曰孔氏者何治也

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氏者惟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

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

此孔氏之所治也客乃咲而還行言曰仁則仁矣恐不

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也

子擊磬於衛有荷蕢而過孔氏之門者曰有心哉擊磬乎  
呂氏春秋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子何  
擊磬之悲也

說文引有荷吏而過孔氏之門  
書云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何謂也

說命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其惟弗言

檀弓子張問曰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誰有諸仲尼曰  
胡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王世子聽于冢宰三年

家語子張問書云高宗三年不言言乃雍有諸孔子曰胡  
為其不然也古者天子崩則世子委政於冢宰三年成

湯既沒太甲聽於伊尹武王既沒成王聽于周公其義

一也

幼而不孫弟

大戴禮曰少稱不弟焉耻也壯稱無德焉辱也老稱無禮

焉罪也

闕黨童子

古今人表作厥黨童子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

史記靈公問兵陳孔子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軍旅之事  
未之學也明日與孔子語見悲鴈仰視之色不在孔子

孔子遂行

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火叔叔也仲尼仲尼曰

胡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

在陳絕糧從者病莫能與

莊子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

怨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

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

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

無耻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

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名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

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

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

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

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隘

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抗然執干而

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  
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得於此則窮通為寒暑  
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荀子孔子南遊楚厄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  
弟子皆有飢色子路進問之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  
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  
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  
者為必用耶王子曰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  
耶關龍逢不見刑乎汝以為諫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

礫始蘇東門外乎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矣由是觀之不遇世者衆矣何獨丘也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己也為窮而不困憂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昔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已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也夫子當用孟嘉落吾此樹之下

卷中

卷中

卷中

史記孔子遷於蔡三歲吳伐陳楚救陳軍於城父聞孔子在陳蔡之間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設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糧從者病莫能興孔子講誦弦歌不衰子路愠見曰君子亦有窮乎孔子曰君

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子貢色作孔子曰賜爾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與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貫之說苑孔子遭難陳蔡之境絕糧弟子皆有飢色孔子歌兩

林之間子路入見曰夫子之歌禮乎孔子不應曲終而

卷中

卷中

卷中

曰由君子好樂為無驕也小人好樂為無憚也其誰知之予不我知而從我者乎子路不悅較干而舞三終而出及至七日孔子修樂不休子路愠見曰夫子之修樂時乎孔子不應樂終而曰由昔者齊桓霸心生於莒勾踐霸心生於會稽晉文霸心生於驪氏故居不幽則思不遠身不約則智不廣庸知而不遇之於是與明日免於厄子貢執轡曰二三子從夫子而遇此難也其不可忘已孔子曰惡是何也語不云乎三折肱而成良醫夫陳蔡之間丘之幸也二三子從丘者皆幸人也吾聞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成行昔者湯困於呂文王困於羑里秦穆公困於殽齊桓困於長勺勾踐困於會稽晉文公困於驪氏夫困之為道從寒之及煖煖之及寒也唯賢者獨知而難言之也易曰困亨貞大人吉無咎有言不信理人所與人難言信也孔子困于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席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藿不糝弟子皆有饑色讀詩書治禮不休子路進諫曰凡人為善者天報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以禍今先生積德行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隱也孔子曰由來汝不知坐吾語汝子以無知者為無不知乎則王子比二何為割心而死以諫者為必聽耶伍子胥何為抉目於吳東門子以廉者為必用乎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山之下子以忠者為必用乎則鮑莊何為而肉枯荊公子

高終身不顯鮑焦抱木而立枯介子推登山焚死故夫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才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有其才不遇其時雖才不用焉遇其時何難之有故舜耕歷山而進於河畔立為天子則其遇堯也傳說有壤土釋板築而立佐天子則其遇武丁也伊尹有莘氏媵臣也負鼎俎調五味而佐天子則其遇成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於棘津行年七十屠牛朝歌行年九十為天子師則其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膠自居檻車中自車中起為仲父則其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取五羊皮伯氏牧羊以為卿大夫則其遇秦穆公也沈尹名聞天下以為令尹而讓孫叔敖則其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多功後戮死非其智益衰也前遇閻廬後遇夫差也夫驥尾罷鹽車非無驥狀也夫世莫能知也使驥得王良造父驥無千里之足乎芝蘭生於深林非為無人而不香故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憂不哀也此知禍福之始而心不惑也聖人之深念獨知獨見舜止賢聖矣南面治天下唯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刑戮固可也又何官得治乎夫桀殺閻龍達而紂殺王子比干當是時豈閻龍達無知而比干無慮哉此桀紂無道之世然也故君子疾學修身端行以濟其時也

韓詩外傳孔子固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蔡

美不糝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尚有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於論也居吾語汝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刺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死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用樂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泣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衆矣豈獨丘哉賢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于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傳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僕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牛於朝歌九十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孫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非知有威哀也前遇閻廬後遇夫差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安得千里之足造父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芷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為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憂困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

心無感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過竟也使舜居紂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位之有樂毅聞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聞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難乎哉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端行而傾其時者也子無感焉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

搜神記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皂衣高冠大叱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邪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而戰於庭有頃仆地乃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嘆曰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龍

經籍集解

卷之六

蛇魚龍草木之者神皆依焉能為妖怪故謂之五百五酉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喪斯文以是繫子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恹病者興明日遂行

小人窮斯濫矣

說文引小人窮斯濫

子一以貫之

文中子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終日不竭子曰何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子曰一以貫之可矣爾以尼父為多學而識之邪炫退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

小成其道難矣哉

無為而治者其弊也與

春秋繁露去王者有改制之名無易道之實孔子曰無為而制者其舜乎言其主堯之道而已此非不易之效與子張問行

史記顏孫師傳他日從陳蔡間因問行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也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諸夫論上聖猶待學問其智乃博其德乃碩而況於凡人乎是故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經籍集解

卷之六

素書曰務善策者無惡事無遠慮者有近憂

躬自厚而薄責於人

春秋繁露曰仁者愛人不在愛我義云者非謂正人謂正

我以仁治人義治我躬自厚而薄責於外此之謂也

蔡邕正交論曰身自厚而薄責於人怨其遠矣求諸已而

不求諸人咎其稀矣夫遠怨稀咎之機咸在乎躬

小慧

論語釋文魯讀樂為惠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史記弗平弗平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

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

申慈曰通於道者其守約有一言而可常行者恕也

誰毀誰譽

申鑒曰誰毀誰譽譽其有試者萬事之概量也

過而不改

穀梁傳曰過而不改又之是謂之過注又

吾嘗終日不食

潛夫論孔子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

學也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

貧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大戴禮孔子曰吾嘗終日思矣不如頃吏之所學吾嘗跋

履而望之不如升焉而博見也

不耻以泄之則民不敬

前漢紀孔子曰不嚴以泄則民不敬也嚴以泄之動之不

以禮未善也

友便佞

說文引友諛佞

君子有九思

荀子孔子曰君子有三思少思學老思教有思施

大戴禮云君子見利思辱見惡思詬詬耻者德思耻忿怒

思患君子終身守此戰戰也

邦君之妻

曲礼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大夫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

廢人曰妻公族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夫人自稱於

天子老婦自稱於諸侯曰寡小君自稱於其君曰小童

自世婦以下自稱曰婢子

白虎通云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何明當扶進夫人謂非

妾也國人尊之故稱君夫人也自稱小童者謙也言已

智能寡少如童蒙也論語曰國君之妻稱之曰夫人夫

人自稱曰小童國人稱之曰君夫人稱諸異邦曰寡小

君謂聘問兄弟之國及臣他國稱之謙之辭也

歸孔子豚

論語釋文云鄭本作饋魯讀為歸

絳籍異同

子之武城

史記子游既已受業為武城宰孔子過聞弦歌之聲

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

家語子路嘗極魯之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不受夫子

曰魯人必不極溺矣子路曰由也聞諸夫子曰人者天

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為心非圖報也子曰由是也前

言戲之耳

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

說苑孔子懷天覆之心按仁理之德憫時俗之污泥傷紀

綱之廢壞眼重歷遠周流應聘乃俟幸施道以子百姓

而當世諸侯莫能任用是以德積而不肆大道屈而不

沛海內不蒙其化群生不被其恩故喟然嘆曰如有用  
我者則吾其為東周乎故孔子行說非欲私身運德於  
一城將欲舒之於天下而建之於群生者耳

佛胎名子欲往

古今人表作弟聘

史記佛胎為中牟室趙簡子攻范中行伐中牟佛胎畔使  
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子略曰由聞諸夫子其身親為不  
善者君子不入也今佛胎親以中牟畔子欲往如之何  
禮云王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

春秋解露秦秋之序道也先質而後文右志而左物礼云  
禮云王帛云乎哉推而前之亦宜曰朝云朝云辭令云

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引而後之亦宜曰喪云喪  
云衣服云乎哉

色厲而內荏

表記云情疏而貌親在小入則穿窬之盜也與疏許慎

說文云穿窬者外貌為好而內懷姦盜似此情疏貌親

之人外內乖異故云穿窬之盜也與

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家語其未得之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

古之矜也廉

論語釋文魯讀廉為賤

天何言哉

孫安云此句云  
按家語此論語  
多一不字

論語釋文魯讀天為夫

君子尚勇乎

史記子路問君子尚勇乎孔子曰義之為上君子好勇而  
無義則亂小人好勇而無義則盜

惡果敢而窒著

論語釋文魯讀窒為室

惡微以為知若惡不孫以為勇者

徐幹中論曰孔子曰小人毀譽以為辯絞急以為智不遜

以為勇斯乃聖人所惡而小人以為美豈不哀哉

直道而事人馬往而不三黜

蓋鐵論曰孔子東西無所適遇故曰直道而事人馬往而

不三黜枉道而事人終非以此言而不見從行而不合

者也

蘇惠王曰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

以去柳下惠曰昔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

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

去為心故遠近無議

齊景公待孔子

史記景公止孔子曰奉子以季氏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

之齊大夫欲害孔子孔子聞之景公曰吾老矣弗能用

也孔子遂行反乎魯

說苑孔子見齊景公景公改廩丘以為養孔子辭不受出



衆困窮能聞莊  
子往之於楚  
謂楚陽人時不  
能胡明仲云判  
係四時之氣亦  
羅陳之書者太  
之其味甚甘野  
人呼爲陽其  
陽者行如陽其  
又謂陽者行  
諸陽者行  
未了了得此可

衆子高辭高  
而高辭高  
田而高辭高  
而高辭高  
世者之果矣

謂弟子曰吾聞君子當功以受祿今說景公景公未之  
行而賜我廩丘其不知丘亦甚矣遂辭而行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

莊子孔子適楚楚狂接輿游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  
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  
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  
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德殆乎  
殆乎盡地而趨速陽速陽無傷吾行吾行謂曲無傷吾  
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  
剝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無用之用也

史記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也

滄海者天下皆是也

史記曰悠悠者天下皆是也

援而不輟

己氏春秋伯成子高辭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  
超就下風而問曰堯理天下吾子立為諸侯今至於我  
而辭之故何也伯成子高曰當堯之時未賞而民勸未  
罰而民畏民不知怨不知說愉愉共如赤子今賞罰甚  
數而民爭利且不服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亂自  
此始夫子盍行乎無慮吾農事拙而獲遂不顧  
以杖荷篠  
說文引以杖荷篠

隱者也

史記孔子曰隱者也復往則亡

身中清

史記曰行中清

周有八士

白虎通云周有八士論語曰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  
夏季隨季騶積於叔何蓋以兩兩俱生故也不積於伯  
季明其無二也

君子尊賢而容衆

韓詩外傳于貢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親內  
及外已所不欲勿施於人

班固藝文志小說家者流蓋出於稗官街談巷語道聽塗  
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  
泥是以君子不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智者之所及  
亦使綴而不忘知或一言可采此亦蕩蕩狂夫之議也

子夏曰日知其兩亡

中論子夏曰日習則學不忘自勉則其身不惰

大德不踰閑

說苑曰大德毋踰閑小德出入可也

焉可誣也

漢薛宣傳作焉可憮也

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

史通孔子曰桀紂之惡不至是君子惡居下流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說苑云君子之過猶日月之蝕也有害於明

太平御覽引論語食言作蝕

仲尼焉學

史記陳子禽問于貢曰仲尼焉學

賢者識其大者

杜牧注孫子序云子貢頌夫子之德曰文武之道未墜於

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遠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近者

天之曆數在爾躬

經籍異同

大禹謨天之曆數在汝躬

史記堯年者禪舜申我文祖云天之曆數在爾躬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

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

躬

湯誥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於

上天神后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

以爾萬方

呂氏春秋云昔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

乃以身禱於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

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

墨子去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玄牡告於上天天后曰今天

大早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於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

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

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

犧牲以祠說於上帝鬼神

尊五美屏四惡

後漢傳有遵五達四之文

不赦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慢令致期謂之賊

韓詩外傳孔子曰不戒責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赦而

誅賊也君子為政避此三者

不知命

論語釋文魯論無此章今從古

石經論語殘碑

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本本立闕一道生孝闕曰道千

乘之國歌事闕使民以時○子曰弟子闕而有信雖曰未

學吾必謂闕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闕闕與意作神予之與

子贛作本曰夫子闕五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闕道斯為

美小六由之有所不行知闕三禮節之亦不闕本有行闕

焉可謂好學已矣闕本也而無誦富而無誦闕告諸注

而知來闕人之不闕章已上闕免而無耻道之以德齊之

闕乎作本學世闕孫問答於我我對曰毋違樊遲闕一何

曰生下葬之以禮祭下以別下○子夏問孝子曰色難有  
勞有下孝下度哉人焉下度下○子曰溫故而知下何  
子下器子下贛問下乎異端斯害也已○子曰下子下曰何  
為則民服孔子對曰下之下子曰書云孝于下惟孝友  
于兄下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下曰人而不  
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林下與下對曰不能  
子曰下五下山不如林放下九也下曰起于下與下對曰不能  
可下子曰下殷禮吾下也知其說下天下也其下一示  
諸斯乎下如神在下於二代郁郁乎下大廟下子知禮下  
禮下之下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下往下門國下邦君為  
兩君之好有反下管氏下知禮下吾未嘗不得見也下是  
經籍異同下卷中下四十六

子曰年下壯下而下有下見惡焉其終也已○凡廿六章下上下  
枉道而事人何下去父母之國下○景公詩孔  
子曰若季氏下曰鳳兮鳳兮何而下而下德之衰也下  
無也下注下二可諫也下來者猶可追也下無執事下  
者為誰子下無下子路曰為孔丘曰是魯孔父與曰是  
與也下是知津矣下弟從避下世之士裁優下有而下  
不較子路下行下本有以告下本有子憮然曰鳥獸不可與同  
關下嚴不分孰為夫子下置下本有其杖而耘下本有子路拱而一  
止子路宿殺雞下禮下義如之何其廢之也下欲絮  
其身而亂大倫君子之仕也下行其義下志辱身矣言甲倫  
行中慮其斯以乎下本有矣下謂虞仲夷佚下隱居下少下  
陽驛聲下入于海○周公謂魯公曰君子不施其親下上下  
教于下交于下張子下曰子夏下一何對曰子夏曰可者  
者下昨下本有子夏曰雖下五下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  
其事君子學下子夏曰小人之過下曰子夏曰大德  
有五下出入可也○子游下本有子游下子游之遺焉可下  
有下夫一人有卒者其唯聖人下附仕而下附曾子曰吾聞諸下  
子曰下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子贛曰紂之下一善下  
字是其下本有子贛曰仲尼焉學下子贛曰文武之道未墜下  
作於地下在人賢者志下其下告子贛曰贛曰辟諸下  
官下牆下本有賜之牆下二窺見室家之好夫下尼不可毀

經籍異同卷下  
人之賢者企陵也字 踰也仲尼日月也下 一言以  
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猶天之上 下下 已  
篇不敵簡在帝心朕躬有聞板本 以萬方萬方有開一  
本有而在朕躬開一 歸心焉所重民會喪開一 一覽則得榮敏  
則有功開一 則說開一 不驕威而不猛開一 子曰何謂忠而  
不費子曰開一 民之開一 尊其瞻視儀開一 而畏之斯亦  
威而不猛乎下 曰開一 上

賈板本 諸賈之哉包周開四 蓋肆乎其肆也開一 周開一 曰  
言開一 〇而在於蕭情之內蓋毛包周無於開一

經籍異同卷中  
凡廿篇萬五千七百一開一 字  
詔書與博士臣左立即中臣孫表

右石經論語殘碑凡九百七十有一字前後四篇之文也  
校今本亦不甚異第其文有謂損者其有假借及用古  
者有字異而訓不遠者姑存之與嗜古者覽焉

經籍異同卷中

經籍異同卷下

明後學海虞陳為謨湯玄甫輯

同邑門人馮復京嗣宗甫校

孟子

更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

史記魏世家曰孟軻至梁梁惠王曰寡人不佞兵三折於

外太子虜上將死國以空虛以羞先君宗廟開一 人

甚醜之更不遠千里辱幸至弊邑之廷將何開一 利吾國

孟軻曰君不可以言利若是夫君欲利則大夫欲利太

夫欲利則庶人欲利上下爭利國則危矣為人君仁義

而已矣何以利為

經籍異同卷下

三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子思子孟子問牧民之道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

牧民亦仁義而已矣何必利

南齊書蕭子良引孟子有云君王無好智君王無好勇勇

智之適生乎患禍所適正當仁義為本

舊唐書裴諝傳代宗召見便殿問諝權酷之利一歲出入

幾何諝久之不對上復問之對曰臣有所思上曰何思

對曰臣自河東來其間所歷三百里見農人愁歎穀稼

未種誠謂陛下軫念先問人之疾苦而乃責臣以利孟

子曰理國者仁義而已何以利為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

吾身

說苑曰周天子使史父毛伯來金於諸侯春秋譏之故天子好利則諸侯貪諸侯貪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庶人盜上之變下猶風之靡草也

鹽鐵論曰苟先利而後義取奪不厭公卿積億萬大夫積千金士積百金利已并財以聚百姓寒苦流離於路賢者亦樂此乎

韓詩外傳蘇景公縱酒醉而解衣冠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人亦樂此乎

詩云經始靈臺

賈誼新書曰文王志之所在意之所欲百姓不愛其死不

憚其勞從之如集詩曰經始靈臺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經始勿亟庶民子來文王有志為臺令近規之民聞之

者靡衆而至問業而作之日日以衆故弗越而疾弗期

而成命其臺曰靈臺命其園曰靈園謂其沼曰靈沼愛

敬之至也詩曰王在靈園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鵲

鳴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於魚鼈

咸若似樂而况士民乎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言聖

王之德也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言士民之類也

白鳥鶴鵲

大雅白鳥鵲鵲

湯誓時日曷喪予及汝偕亡

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

鹽鐵論孟子云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糲麻以時布帛不勝衣也斧斤以時入材木不可勝用佃漁以時魚肉不可勝食

周書曰山林非時不升斤斧以成草木之長川澤非時不

入網罟以成魚鼈之長不麝不卵以成鳥獸之長畋漁

以時童不夭胎馬不馳騁土不失宜土可犯材可蓄閭

濕不穀樹之竹葦莞蒲磬石不可穀樹之葛木以為絺

綌以為材用故凡天地之間聖人裁之並為民利是故

魚鼈歸其泉鳥歸其林孤寡辛苦成賴其生山以遂其

材工匠以為其器百物以平其利商賈以通其貨工不

失其務農不失其時是謂和德

主術訓曰先王之法政不掩群不取麇天不蒸澤而漁不

焚林而獵豺未祭獸罾不得布於野獺未祭魚網罟

不得入於水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於谿谷草木未落

斧斤不得入山木昆蟲未蟄不得以火燒田孕肯不得

殺鷲卵不得探魚不長尺不得取鼠不期年不得食是

故草木之叢若蒸氣禽獸歸之若流原飛鳥歸之若煙

雲有所以致之也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

前漢書食貨志贊曰書云林薮有無罔有泉府之官而孟

子亦非狗能食人之食不知歟時可歟野有餓殍而弗知歟時可歟野有餓殍而弗知歟時可歟野有餓殍而弗知歟

庖有肥肉廐有肥馬

鹽鐵論曰厨有腐肉國有饑民廐有肥馬路有饑人

大饑餓死者是也人至相食而廐馬食粟苦其大肥氣盛怒至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為民父母固當若此乎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禮記孔子謂為芻蕘者善謂為俑者不仁不殆於用人乎哉

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

而則萬物無不興起之者民非無仁義根於心者也王

政怵迫使不得見憂鬱而不得出聖王在彼驪馬視不出閭而天下隨唱而天下和何如在此有以應哉詩曰如彼歲旱莫不潰茂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荀子仲尼之門人五尺之堅子言羞稱平五伯是何也曰然使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崇文理也非服人心

也卿方累審勞佚畜積修闢而能顛倒其敵者也許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昭利者也小人之德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

幽求子云齊宣王見屠羊哀其無罪以豕易之

是心足以王矣

晏子春秋景公探雀敵敵弱反之晏子聞之不待時而入見景公公汗出惕然晏子曰君何為者也公曰吾探雀敵敵弱故反之晏子遂巡北面再拜而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敵敵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對曰君探雀敵敵弱反之是長幼

君仁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於人乎此聖王之道也

宋史程頤傳頤聞帝官中臨避懺願奏願推此心以及四海

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厨也

新書曰其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故遠庖厨所以長恩且明有仁也

又曰禮聖王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嘗其肉隱弗忍也故遠庖厨仁之至也不合圍不掩群不射宿不涸澤射不祭獸不田獵獮不祭魚不設網罟鷹隼不擊

雖而不遠不出顧羣草木不零落斧斤不入山林昆蟲

不蠶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刺胎不炙魚肉不入廟門  
鳥獸不成毫毛不登庖廚

挾泰山以超北海

墨子曰挈太山而越河濟可謂畢劫有力矣自古及今未  
有能行之者也

刑于寡妻

魏志陳思王植曰堯之為教先親後疏自近及遠其傳曰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及周之文王  
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是  
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

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

經籍異同

管子曰民有經產房玄齡注云經常也民不務經產則倉廩空虛財

用不足

寡人之園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

楊子雲羽獵賦云文王園百里民以為尚小齊宣王園四

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

後漢靈帝紀初作靈泉園主苑司徒楊賜上書曰臣聞使

者並出規度城南民田欲以為苑者昔先王制園裁足

取牲以脩三驅新林芻牧者往焉故詩曰王在靈囿鹿

鹿攸伏傳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皆被其德政而樂焉

何如此是六國之際取穀者有罪傷槐者被誅孟軻謂

梁惠王極陳其害先帝之制左開洪地右作上林不儉

不表禮以合中今猥規都城之側以畜禽獸之物非所

保養民庶赤子之義築即不時春秋有讖盤于游由周

公作戒具城外之苑以有五六大足用逞情意順四節何

必變革舊制以罷民力楚興華鄧人爭叛秦作阿房

黎叩憤怨宜思夏后卑室之意太宗露臺之費慰此下

民勞止之歌上欲止侍中任芝樂松等曰昔宣王園五

里民以為大文王百里民以為小今造二苑與百姓共

之不妨於政民蒙其澤上遂從之章懷太子注百里

五里與孟子不同及觀世說樂松之語云齊五十里

乃知非五里也當時史文於五字下脫一十字耳

與民同之

經籍異同

世說新語王安期為東海郡小吏盜池中魚網紀雄之王

曰文王之園與衆共之池魚復何足惜

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

類林云漢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晏倩在

侍曰是故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天下聞陛

下重鹿賤人二當苑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嘿

然赦之

魏志高柔傳是時殺禁地鹿者身死財產沒官有能覺告

者厚加賞賜柔上疏曰聖王之御世莫不以廣農為務

餘月為寶中問已來百姓供給衆役親田者既減加頃

復有獵禁群鹿犯禁食生苗虞虞為害所傷不貲民

雖障防方不能禦至如滎陽左右周數百里歲略不  
元元之命實可矜傷方天下生財者甚少而麋鹿之損  
者甚多卒有兵戎之役凶年之災將無以待之惟陛下  
覽先聖之所念愍稼穡之艱難寬放民間使得捕鹿遂  
除其禁則衆庶永濟莫不悅豫矣 魏名臣奏載乘上  
疏曰臣深思陛下所以不早取此鹿者誠欲使極蓄息  
然後大取以為軍國之用然臣竊以為今鹿但有日耗  
終無從得何以知之今禁地廣輪且千餘里計廂狼所  
食鵲鸚所害何可勝數以此推之終無從得多不如早  
取之為便也

太王事德鬻

史記匈奴傳章弼居于北蠻

外紀黃帝北逐薰鬻

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宋史呂大防疏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先王所以興也我  
生不有命在天後王所以壞也

以遏徂莒

困學紀聞云以按祖旅孟子作以遏徂莒韓非云文王克  
莒

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  
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恭誓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搜神記曰武王伐紂至河上而其疾雷晦暝揚波於河眾

甚懼武王曰余在天下誰敢于志者風波立霽

昔者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儗遵海而南

放於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

管子威公將東游問於管仲曰我游猶軸轉斛南至琅邪

司馬曰亦先王之游已何謂也對曰先王之游也春出

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秋出補人之不足者謂之夕

師行而糧食其民者謂之亡從樂而不反者謂之荒先

王有游夕之業於民無荒亡之行於身威公退再拜命

曰實法也

史記景公問於晏子

晏子春秋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觀於轉附朝儗尊

海而南至琅瑯寡人何修則夫先王之游晏子再拜

曰善哉君之問也聞天子之諸侯為巡狩諸侯之天子

為述職故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

給者謂之豫夏諫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

曷以助一游一豫為諸侯度今君之遊不然師行而糧

食貧者不補勞者不怠夫從南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

下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不歸謂

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荒亡之行公曰善命吏計

公掌之粟藉長幼貧氓之數吏所委發廩出粟以予貧

民者三千鍾公所身見癯老者七十人振膳之然後歸



陳蕃校獵曰齊景公欲觀於海故平琅邪晏子為陳百  
姓惡聞旌旗與馬之音舉首頓眉之感景公為之不行  
此以正子二

天子邊諸侯曰巡狩

說苑云天子曰巡狩諸侯曰述職巡狩者巡其所守也述

職者述其所職也春省耕助不給也秋省斂助不足也

夏諄

王海孟子有夏諄左傳有周諄

於是始興祭補不足

晏子春秋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溫而知

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

莊襄異聞

矣乃令出粟發粟與飢寒令所睹於塗者無問其御所

睹於里者無問其家循國計數無言其名

徵招角招

書謂之蕭韶

左傳謂之磬

周禮謂之大磬

史記謂之九招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墨子曰昔文王之治西土老而無子者有所得終其壽連

獨無兄弟者有所推於生人之間少失其父母者有所

依而長

老而無妻曰鰥

王制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老而無子者謂之獨老而無

妻者謂之矜老而無夫者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

無告者也皆有常饒

乃積乃倉乃裹餼糧于橐于囊斯載用光弓矢斯張干戈

威揚爰方啟行

大雅迺積迺倉迺裹餼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

干戈威揚爰方啟行

千令昇曰公劉遭狄人之亂去邠之幽身服厥勞故其詩

曰乃裹餼糧于橐于囊陟則在嶽復降在原以虞其民

以至於大王為戎狄所逼而不忍百姓之命杖策而去

莊襄異聞

之故其詩曰率西水滸至於岐下周民從而思之居之

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每勞來而安集之

故其詩曰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畝

藍鐵論曰君子仁以怨義以度所好惡與天下共之公劉

好貨居者有積行者有囊大王好色內無怨女外無曠

夫若斯則民何苦而怨何求而讖

寡人有疾寡人好色

劉向新序梁惠王謂孟子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孟子曰

王誠好色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色可以王孟子曰

大王好色詩曰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

下爰及姜女聿來相宇大王愛厥妃出入必與之偕是

時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若好色與百姓同之民唯恐王之不好色也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曰王若好勇於王何有王曰若之何好勇可以王孟子曰詩云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於天下此文王之勇也文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唯恐王之不好勇也

左右皆曰可殺勿聽

新唐書鄭注構宋申錫捕遺倉卒內外震駭崔玄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諍反覆數百言文宗未諭玄亮置笏在陛曰孟軻有言衆人皆曰殺之未可也卿大夫皆曰殺之未可也天下皆曰殺之然後察之乃真於法今殺一凡

經籍異同

上

庶官稽典律以欲誅宰相乎臣爲陛下惜天下法不爲申錫言也

爲巨室

新序曰齊宣王好爲大室大盍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而未能成香居諫而止

勿而學之壯而欲行之

呂氏春秋曰能意見齊宣王宣王曰寡人聞子好直有之乎對曰意惡能直意聞好直之士家不處亂國身不見汚君得見王而家宅乎齊意惡能直宣王怒曰野士也將罪之能意曰臣少而好事長而行之王胡不能與野士乎將以彰其所好邪王乃舍之能意者使謹論於主

之側亦必不阿主不阿主之所得豈少哉此賢主之所求而不肖主之所惡也

今有璞玉於此

國策王斗謂齊宣王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似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國大治

建信君貴於趙公子魏牟過趙趙王迎之顧反至坐前有

尺帛且令工人以爲冠工見客來也因避趙王曰公子乃驅後車幸以臨寡人願聞所以爲天下魏牟曰王能

經籍異同

十三

重王之國若此尺帛則王之國大治矣趙王不說形於顏色曰先王不知寡人不肖使奉社稷豈敢輕國若此魏牟曰王無怒請爲王說之王有此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爲冠王曰郎中不知爲冠魏牟曰爲冠而敗之奚虧於王之國而王必待工而後乃使之今爲天下之工或非也社稷爲虛度先王不血食而王不以予工乃與勿艾

桓子新論曰魏牟見趙王王方便冠工制冠於前問治國於牟對曰大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絰則國治且安王曰社稷至重而比之二尺絰何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者非爲其敗絰而冠不成歟今治國

不求良士而任其私愛此非輕國於二尺維之効耶王無以應

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仲傀之詰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

僕我后后來其蘇

仲傀之詰僕予后后來其蘇

王速出令

亢倉子曰義兵入於敵之境則人知所處矣兵至於國邑之郊不踐禾稼不穴丘墓不殘積聚不焚室屋得人虜而歸之先發聲出號令曰兵之來也以除人之讐以順天之道故剋其國不屠其人獨誅所誅而已於是舉

經解異同卷下

十四

選秀士賢良而尊封之求見孤疾長老而拯救之發府庫之財散倉廩之穀不私其物曲加其禮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人一人則天下之人爭事之矣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悅故義兵至則鄰國之人歸之若流水誅國之人望之如父母行地滋遠得人滋衆

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

列子揚朱曰利出者實反然往者害來

文子曰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施而厚望畱然而無患者未之有也察其所以往者即知其所以來矣

昔者大王居郕

史記孟子傳云梁惠王謀欲攻趙孟軻稱太王去邠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鑿其能入乎索隱曰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文公語今云梁惠

王謀攻趙與孟子不同

劉子新論曰昔秦攻梁梁惠王謂孟軻曰先生不遠千里

辱章樂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禦乎孟軻對曰昔者太

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以至帛不可太王不欲傷其民乃

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

孔叢子子思曰狄人攻大王大王召耆老而問焉曰狄人

何來耆老曰欲得穀粟財貨大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

狄人不止大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

經籍異同卷下

十五

大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大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大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聽民之東修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

莊子大至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

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仁與為狄人臣奚

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策而去之民

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

尊生矣

呂氏春秋云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以皮帛而不受



誠辭知其所欲淫辭知其所陷邪辭知其所難遁辭知其  
所窮

易大傳將叛者其辭輒中心疑者其辭枝吉人之辭寡躁  
人之辭多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

鴟則子曰誠辭者革物者也聖人知其可離淫辭者因物  
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飾  
遁辭者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極正辭者惠物者也聖  
人知其所以立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

陽子曰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  
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

經籍異同卷下

夫子聖矣乎孔子曰聖則吾不能我學不厭而教不倦也  
呂氏春秋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  
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  
此耶

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

商子曰昔湯封於贊茅文王封於岐周方百里

迨天之未陰雨

家語殆天之未陰雨

說文隸天之未陰雨

今此下民

西風今下民

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

太甲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禮記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

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

孟子書曰人見孺子入井皆有惻隱之心非其子之父母

也無此心者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今孟子

矢人惟恐不傷人函人惟恐傷人巫匠亦然

柳元宗守道論云矢人者不為不仁函人者不為仁率其

職司其局交相致以全其公也

韓非子曰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

加也故與人或與則欲人之富貴匠人或與則欲人之

天施也非與人仁而匠人賊也不貴則與不售人不

死則棺不買情非愛憎人也又云與人欲人富貴棺

人欲人死喪人不貴則與人不死則棺不價非

有仁賊利在其中

無能子曰棺槨者濟死甚矣然其工之心非樂於濟彼也

迫於利也欲其日售則幸死幸死非怨於彼也迫於利

也醫者樂病幸其必瘳非樂於救彼而又德彼也迫於

利也棺槨與醫皆有濟收幸死幸生之心非有憎愛各

諧其所欲爾

慎子曰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醜也

仁者如射

射義曰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已正而後發發而不

中則不怨勝己者反求諸己而已矣

柳下惠不羞汚君不卑小官

白帖注孟子曰柳下惠不辭小官不羞汙君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遠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與鄉人處悠悠然不忍去也曰爾為爾雖袒裼裸裎於我側安能悅我哉

伯夷隘柳下惠不恭

李固與黃瓊書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

齊策曰安平君田單以惴惴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郭

經籍異同

卷一

子

敵卒七千禽其司馬而反千里之齊

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文選注曰孟子有疾王使問之孟子曰昔者有王命時有負薪之憂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職則去

前漢書谷永曰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

其職臣永幸得免於言責之章有官守之任當畢力遵

職養綏百姓而已不宜復關得失之辭

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

孔叢子子高任司馬又為將於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

子賢明故信子也谷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

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然臣固弗如周也以臣

之知又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當於他人子

高曰君之言是也夫以周公之聖兄弟相知之審而近

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臣與人相見觀其材志察其所

履齊國之士弗能過也書曰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穿何

慚焉夫君子之敗如日月之蝕人各有能又庸可弃乎

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

孔叢子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

曰彼人也我也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

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趨利惡有不至者乎

蓋鐵論顏淵曰舜獨何人也回何人也

經籍異同

卷下

主

或問於鹿門子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也是聖人皆

可修而至乎曰聖人天也非修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

能修能修然後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德盛舜為鰥

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修哉

今滕絕長衛短將五十里

國策今秦地形斷長續短方數千里

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

就命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

三年之喪齊衰之服飭粥之食自天子達于庶人

曾申曰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 孔疏

曰哭泣之哀謂有聲之哭無聲之泣並為哀然故曰哭

注之哀也齊斬之情者齊是為母斬是為父母情同故吞去之情也饘粥之食者厚曰饘希曰粥朝夕食米一溢孝子以此為食故曰食也自天子達者父母之喪貴賤不殊哭泣以下自天子至庶人如一故云自天子達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

緇衣曰上好是物下必有甚焉者矣

書爾于茅

韓詩外傳子貢曰賜欲休于畊田孔子曰詩云晝爾于茅

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為之若此其不易也

若之何其休也

經籍異同卷下

三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

鹽鐵論楊子曰為仁不富為富不仁

家語孔子謂子路曰陽虎親富而不親仁

七十而助

說文引孟子七十而鋤

又稱貸而益之

鹽鐵論曰什一而藉民之力也豐耗美惡與民共之民饑

已不獨衍民衍已不獨饒故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

曰雖王十而以頃畝出稅樂歲粒米狼戾而寡取之凶

年饑饉而必求足加之以口賦更繇之役率一人之作

中分其功農夫悉其所得或假貸而益之是以百姓疾

耕力作而饑寒遂及已也

惟助為有公田

夏小正云農服於公田 由此觀之雖夏亦助也

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前漢儒林傳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

無君子莫治野人

魏子曰天生君子所以治小人天生小人所以奉君子無

君子則無以畜小人無小人則無以養君子

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

韓詩外傳云古者八家而井田方里而為井廣三百步長

三百步一里其田九百畝廣一步長百步為一畝廣百

經籍異同卷下

三

步長百步為百畝八家為隣家得百畝餘夫各得二十

五畝家為公田十餘二十畝共為廬舍各得二畝半八

家相保出入更守疾病相憂患難相救有無相貸飲食

相忍嫁娶相謀漁獵分得仁恩施行是以其民和親而

相好詩曰中田有廬疆場有介今或不然今民相伍有

罪相伺有刑相舉使構造怨仇而民相殘傷和睦之心

賊仁恩害士化所和者寡欲敗者巨於是仁道悞焉

或勞心或勞力

左傳曰大勞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杜氏

艾息也言當

忠經云君子盡忠則盡其心小人盡忠則盡其力盡力者

則止其身盡忠者則洪於遠

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

路史云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帝寔憂之乃疇咨能若時之賢以屬天下之統方是時帝歲巨浸稽天而異人虞舜自修家正所在數有美祥帝知其聖於是舉之童土之地而歷試之

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

史記禹傷先人父鯀功之不成受誅乃勞身焦思居外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

鹽鐵論云禹盛洪水身親其勞澤行路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履不綴冠挂不顧而暇耕乎

經籍異同 卷下

二四

放勳曰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

文選東方曼倩曰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撓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之教化如此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

吾聞用夏變夷者

後漢書范曄論引孟軻有言曰以夏變夷不聞變夷於夏

荆舒是懲

史記荆荼是懲

枉尺而且尋

尸子載孔子曰詘寸而信尺小枉而大直吾為之也此定

子之

前漢書終軍曰枉尺直尋孟子稱其不可 師古曰尋長

而尺短故陳代言所直者多而所曲者少則可為之孟

子以為苟有小曲則害於大直故不可也

文子曰屈寸而申尺小枉而大直聖人為之

鹽鐵論曰小枉大直君子為之

汜論訓曰詘寸而伸尺聖人為之小枉而大直君子行之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宋史張九成傳秦檜曰立朝須優游委曲九成曰未有枉

已而能直人

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

經籍異同 卷下

三五

羊

帝王世紀曰湯問葛伯何故不祀曰無以供犧牲湯遣之

以羊

越絕書湯獻牛荆之伯之伯者荆州之君也湯行仁義故

鬼神天下皆一心歸之當是時荆伯未從也湯於是乃

飾犧牛以事荆伯乃媿然曰失事聖人禮乃委其誠心

此謂湯獻牛荆之伯也

葛伯仇餉

仲虺之誥乃葛伯仇餉

僕我后后來其無罰

大甲僕我后后來其無罰



我武惟揚修于之

恭言義武惟揚修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代用張于湯有光  
一齊人傳之衆楚人咻之雖日捷而求其齊也不可得矣  
引而置之莊嚴之間數年雖日捷而求其楚亦不可得矣  
前漢書賈誼曰習與善人居不能無善猶生長於齊不  
能無齊言也習與惡人居不能無惡猶生長於楚不能  
無楚言也是以聖人審所與居而戒慎所習

呂氏春秋曰戎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我言不知其所受之  
楚人生乎楚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  
長乎戎戎人長乎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

詩外傳曰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夫  
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于筋骨貞于膠漆是以

君子務為學也

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則往拜其門  
注藻云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 注異於君惠

也拜受又說拜於其家是所謂再拜也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史記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  
亦以春秋

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廢士橫議  
風俗通孟子絕糧於郊薛困殆甚遇與萬章之徒序詩書

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以為聖王不作諸侯恣行

按田仲食井上  
之卒以全庄  
在田中之中  
田中為方子  
田中為方子

出而哇之

風俗通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子

所植耶遂強吐立枯而死

雖嬰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

下

韓非子曰巧匠日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工智捷舉

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

科削權衡縣而重輕平石沒而多益少故以法治國

廢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於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  
則歸墨楊氏為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  
無君是禽獸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  
証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也  
吾為此懼開先王之道距楊墨放淫辭正人心息邪說  
以承三聖若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仲子齊之世家也兄戴蓋祿萬鍾  
高士傳曰陳仲子者齊人也其兄戴為齊卿食祿萬鍾仲  
子以為不義將妻于楚居於陵自謂於陵仲子窮不  
可求不義之食不食遭歲飢之糧三日乃得而食井  
上卒實之蟲者三咽而能視身自織屨妻登繻以易衣

解籍桑南 卷下

出而哇之

風俗通曰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於山中食棗或曰子

所植耶遂強吐立枯而死

雖嬰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師曠之聰

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

下

韓非子曰巧匠日意中繩然必先以規矩為度工智捷舉

中事必以先王之法為比故繩直而枉木斷準夷而高

規矩而妄意度奚仲不能成一輪廢尺寸而差短長王  
爾不能半中使中主守法術拙匠守規矩尺寸則萬不  
失矣

春秋繁露曰雖有巧手弗修規矩不能正方員雖有察耳  
不吹六律不能定五音雖有知心不覽先王不能平天  
下然則先王之遺道亦天下之規矩六律而已

不愆不忘

文選不愆不忘說苑

春秋繁露不寫不忘

為高必因丘陵為下必因川澤

禮器云為高必因丘陵注謂冬至祭天為下必因川澤注謂

經籍異同卷下

不夏至祭地於

無然泄泄

詩攷云無然咄咄

說文作咄咄

爾雅作洩洩

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

後漢鄭曄曰孟軻以彊其君之所不能為忠量其君之所

不能為賊

名之曰賊難哉君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

宋史陳曄曰出為難百世不改豈有美惡豈諛恭比哉

嚴陵不遠在夏后之世

國語曰殷鑒不遠近在夏后之世

愛人不親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禮人不答反其敬  
穀梁傳曰禮人而不答則反其敬愛人而不親則反其仁

治人而不治則反其知

鄭析子曰游而不見敬不恭也居而不見愛不仁也

齊景公曰既不能令人不受命是絕物也涕出而女於吳

說苑齊景公以其子妻闔廬遂諸郊泣曰余死不汝見矣

高夢子曰齊負海而縣山縱不能全收天下誰干我君

愛則勿行公曰余有齊國之固不能以令諸侯又不能

聽是生亂也寡人聞之不能令則莫若從且夫吳若蜂

蠆然不奔毒于人則不靜余恐奔毒于我也遂遣之

經籍異同卷下

誰能執熱近不以濯

墨子云誰能執熱解不用濯 又云猶執熱之有濯也將

休其手焉

有孺子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

可以濯我足

楚辭漁父鼓枻而歌曰滄浪之水清兮王逸注喻可以濯

吾纓休也滄浪之水濁兮喻世可以濯吾足宜也

文中子曰混混之水濁可以濯我足悠悠之水深可以濯

我纓

道在邇而求諸遠

淮南子曰道在易而求之難馳在近而求之遠故弗得也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明則眸子  
瞭焉曾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白帖注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乎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  
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

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

白帖云孟子曰曾子養曾皙既食問有餘乎曰有曾元養  
曾子既食問有餘乎曰無矣將以復進也若曾子者所  
謂養志也曾元者養口也事親如曾子可也

鹽鐵論曰孝子日甘藹以養口輕暖以養體曾子養曾皙  
必有酒肉無端綬雖公西赤不能以為容無肴膳雖閔  
曾不能以率養

經籍異同 卷下

運於負夏

帝王世紀云遷于負黍

史記云就時於負夏

文王生於岐周

陸賈新語云文王生于東夷大禹出于西羌世殊而地絕

法合而度同

史記六國表注皇甫謐云孟子稱禹生石紐西夷人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于溱洧孟子曰惠而不

知為政

說苑景差鄭鄭人有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

下告乘而曰以上杜晉叔向聞之曰景子為人國

相豈不固哉吾聞良吏居之三月而溝渠修十月而津  
梁成六畜且不濡足而况人乎

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

晏子春秋曰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  
不任三不祥

說苑曰齊景公獵上山見虎下澤見蛇問晏子曰此不祥

邪曰有賢不知知而不用用而不任此不祥也山是虎

室澤是蛇窟何不祥乎

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

伏生大傳去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于春秋冬夏

詩亡然後春秋作

經籍異同 卷下

文中子曰小雅廢春秋作

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

則史

後漢紀云楚之乘晉之檮杌魯之春秋其事一也 袁宏

曰定哀之間魯君子左丘明論集其文作左傳三十篇

又撰異同號曰國語二十篇由是乘檮之事遂闕而左

氏國語獨彰

公羊傳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

者為之也其詞則丘有罪焉爾

更公之斯學射於尹公之他尹公之他學射於我

左傳初尹公他學射於更公差更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

子為孫氏追公孫丁御公庾公差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兩鉤而還

西子蒙不索

盜鐵論曰大以不索鄙夫掩鼻惡人感歸可以宗祀上帝

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  
呂氏春秋曰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人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已者不必在人者也必在已無不過矣

揚子曰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諸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經籍異同

卷下

君子有終身之憂無一朝之患也

說苑云君子有終身之憂而無一朝之患順道而行循理而言喜不加易怒不加難 子路問孔子曰君子亦有憂乎孔子曰無也君子之修其行未得則樂其意既已得又樂其知是以有終身之樂無一日之憂小人則不然其未之得則憂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是以有終身之憂無一日之樂

舜人也戒亦人也

賈太傅曰舜何人也我何人也夫故耳目載心意從立移徙與我同性而舜獨有賢理之名明君子之實而我曾無鄰里之間寬狹之智若獨何與然則舜能儆而加志

我儆儆而弗省耳

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飢者由已飢之也是以如此其急也

漢桓寬曰禹稷自布衣思天下有不得其所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故起而佐堯平治水土教民稼穡其自任天下如此其重也豈云食祿以養其妻子而已乎夫食萬人之力者蒙其憂任其勞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諸曰無寓人於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修我牆屋我將反寇退曾子反

說苑魯人攻鄭曾子辭於鄭君曰請出寇罷而後復來請姑母使狗豕入吾舍鄭君曰寡人之於先生也人無不

經籍異同

卷下

聞今魯人攻我而先生去我我胡守先生之舍魯人果攻鄭而數之罪十而曾子之所爭者九魯師罷鄭君復修曾子舍而後迎之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

大禹謨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

父母愛之喜而不忘父母惡之勞而不怨

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不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

父母之心父母有過諫而不逆

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說文云不若是念

父母之不我愛

路史云父母之不我愛弟妹之不我親

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

管子曰衆人之用其心也其事親也妻子具則孝衰矣其

事君也爵祿滿則忠衰矣

五十而慕者

新序曰舜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

孟子嘗曰舜年五十不失其孺子之心規鄭康成注

父母使舜完廩

竹書紀年沈約注曰舜父母憎舜使其塗廩自下焚之舜

服鳥工衣服飛去又使浚井自上填之以石舜服龍工

衣自旁而出

經籍異聞 卷下

象曰謨蓋都君咸我績

史記韓賁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也與其父母

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

象乃正舜官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

正辭陶舜曰然爾其庶矣

象日以殺舜為事

路史曰世傳瞽瞍與象每欲殺舜其妹嫫母每為之解或作書見

說文

舜流共工于幽州

史記流共工於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於崇山以變南蠻

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四罪

而天下咸服

親之欲其貴愛之欲其富也

史記三王世家太史公曰古人有言曰愛之欲其富親之

欲其貴故王者壘土建國封立子弟所以褒親親序骨

肉尊先祖貴支體廣同姓於天下也是以形執體而王

室安自古至今所由來久矣非有異也

源源而來

說文作諒諒

舜見瞽瞍其容有威孔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暴及平

又見墨子非儒篇

韓非子引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

經籍異聞 卷下

我天下炭炭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

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年年四海遏密

八音

堯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

遏密八音

天無二日民無二王

前漢紀云上五日一朝太公太公家令說公曰天無二日

土無二王皇帝子乃人主也太公雖父乃人臣也奈何

令人主朝人臣如此威重不得申後上朝太公太公擁

篲迎門卻行欲拜上大驚挾太公太公曰帝人主奈何

以我亂天下法荀悅曰孝經云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

父也王者必父事三老以示天下所以明有孝也無父猶設三老之禮況其存者乎孝莫大於嚴父故后稷配天尊之至也禹不先鯀湯不先契文王不先不密古之道子尊不加于父母家令之言于是過矣

晉天之下左傳

小雅溥天之下

率土之濱

玉海率土之濱

祇載見諸腹變上齊栗諸腹亦允若

大禹謨祇載見諸腹變上齊慄諸亦允若

堯崩三年之喪畢

經書異同

卷下

三十

史記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于南河之南諸侯朝

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

者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

天子位焉劉熙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于是遂反格于

舜薦禹於天

史記曰舜乃豫薦禹于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

讓舜子如舜讓堯子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又

曰帝舜薦禹於天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

辭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禹於是遂即天子位

宋書符瑞志云舜在位十有四年奏鍾石笙篳未罷而天

下大雷雨疾風發屋拔木梓鼓播地鍾磬亂行舞人損扶樂正狂走舜乃擁璇持衡而嘆曰明哉夫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亦乃見於鍾石笙篳乃薦禹於天使行天子事于時和氣響應慶雲興焉

禹崩三年之喪畢

史記云帝禹東巡狩至於會稽而崩以天下授益三斗之

喪畢益讓帝禹之子啟而辟居箕山之陽禹子啟賢天

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禹日溪天下未洽故

諸侯皆去益而朝啟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是啟遂即

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啟

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

經書異同

卷下

三十

蜀本云天之所不能為而能之者人也人之所不能為

而能之者天也繼稱人也豐歉天也

外丙二年仲壬四年

陶隱居年紀云殷湯治十三年外丁治三年仲壬治四年

大甲治十年沃丁治十三年大戊治十年外壬治三年

沃甲治四年盤庚治九年小辛治七年

吾未聞枉已而正人者也

淮南子詮言訓篇何曰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未嘗聞

身亂而國治者也矩不正不可以為方規不正不可以

為圓錄者事之規矩也未聞枉已而能正人者也

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

伊訓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

萬章問曰或謂孔子於衛主雍廋於齊侍人瘠環有諸乎  
說苑云萬章問曰孔子於衛主雍廋於齊主寺人瘠環有  
諸孟子曰否不然好事者為之也於衛主顏雙由彌子  
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彌子謂子路曰孔子主我衛  
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進之以禮退之  
以義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雍廋與寺人瘠環是無命  
也孔子不說於魯衛將遠宋遭桓司馬將要而殺之微  
服過宋是孔子嘗厄主司城貞子為陳侯周臣吾聞觀  
近臣以其所為之主觀遠臣以其所主知孔子主雍廋  
與寺人瘠環何以為孔子乎

經籍異同

卷下

吾聞觀近臣以其所為主觀遠臣以其所主

豈鐵論孟子曰觀近臣者以其所為主觀遠臣者以其所  
主使聖人偽容苟合不論行擇友則何以為孔子也

五羊之皮食牛以要秦穆公

莊子曰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  
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

韓詩外傳伯夷叔齊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其君不  
事非其民不使橫政之所出橫民之所止弗忍居也思  
與鄉人居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也故聞伯夷之風者  
貧夫廉懦夫有立志至柳下惠則不賊不羞汚君不辭  
小官進不隱賢必由其道厄窮而不憚遺佚而不怨與

鄉人居愉然不去也雖袒裼裸程於我側彼安能愧  
我哉故聞柳下惠之風鄙夫寬薄夫厚至乎孔子去魯  
遲乎其行也可以去而去可以止而止去父母國之  
道也伯夷聖人之清者也柳下惠聖人之和者也孔子  
聖人之中者也詩曰不斁不練不到不柔中庸和通之  
謂也

接漸而行

許慎說文引孟子去齊澆漸而行澆者其兩切澆讀米  
言不待吹而行也

異聞集李吉甫銘曰孟子去齊而澆漸唐本作澆字本許  
氏語

經籍異同

卷下

孔子聖之時者也

韓詩傳曰孔子聖人之中者也

金聲而玉振之也

班固傳云玉潤而金聲注孟子曰孔子德如金聲也

周室班爵祿也如之何

禮記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祿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諸侯之

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制農田百

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

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為

差也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也中士

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鄉四大夫祿君十

卿祿次國之卿三大夫祿君十卿祿小國之卿倍大夫  
祿君十卿祿 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上當其下  
上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  
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 其中有中士下士者數各居其  
上之三分 凡四海之內九州上千里州建百里之  
國三十七十里之國六十五里之國百有二十九凡二  
百一十國名山大澤不以封其餘以為附庸間田八州  
上二百一十國 天子之縣內方百里之國九七十里  
之國二十有一五十里之國六十有三凡九十三國名  
山大國不以封其餘以祿士以為間田 凡九州  
千七百七十三國天子之元士諸侯之附庸不與 天

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 大國三卿皆  
命於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  
命於天子一卿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小國二卿皆命於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制三公一命卷若有加則賜也不過九命次國之君不  
過七命小國之君不過五命 大國之卿不過三命下  
卿再命小國之卿與下大夫一命

呂氏春秋云上田夫食九人下田夫食五人可以益不可  
以損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中矣

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  
洛史曰舜之諸德堯實知之南面而與之言席龍墀而陰

翳桑蔭不移而堯志得始尚見帝館之於貳室於是  
錫之飾衣雅琴命之姚姓  
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凡民罔不識  
康誥殺越人于貨閔不畏死罔弗慙  
仕非為貧也而有時乎為貧  
韓昌黎集古之人有云仕不為貧而有時乎為貧謂祿仕  
者也宜乎辭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  
也蓋孔子嘗為委吏矣嘗為乘田矣亦不敢曠其職必  
曰會計當而已矣必曰牛羊遂而已矣  
辭尊居卑辭富居貧  
坊記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蓋亡故君子

與其使食浮于人也寧使人浮于食

抱關擊柝

貨殖傳作擊柝

廩人繼粟庖人繼肉

國語曰膳宰致饗廩人獻饌

在國曰市井之臣

儀禮云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

曰刺草之臣

周道如砥

小雅周道如砥

頌詩周道如砥



尸引孔子曰誦詩讀書與古人居

金樓子曰曾生謂誦詩讀書與古人居讀書誦詩與古人期

文武與則民好善

鹽鐵論曰文王興而民好善幽厲興而民好暴非性之殊

風俗使然也

民之秉

大雅民之秉彜

其日夜之所息平旦之氣

三閭遠遊篇曰一氣孔神于中夜存虛以待之子無為

之先

經籍異同

操則存舍則亡

莊子曰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抚四海

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債驕而不可係者

其唯人心乎

楊子曰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捨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

唯聖人乎

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

後漢書范曄論曰夫專為義則傷生專為生則害義若義

重於生舍生可也生重於義舍生可也

卿為身死而不受

史記公孫丹曰向為身死而不取欺其君父今以官高而自

眩於平生失其本心何以暴其忠志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

韓詩外傳云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弗由放

其心而弗求人其有焉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其於心為不若求雞犬放則知類之甚矣悲夫終亦必

亡而已矣故學問之道無他焉求其放心而已詩曰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

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

文子云水之勢勝火一勺不能救一車之薪金之勢勝木

一刃不能殘一林土之勢勝水一塊不能塞一河

杜恕篤論曰水性勝火火分之以釜甑則火強而水弱人性

經籍異同

勝志分之以利欲則志強而性弱

則將棲之乎

崔駰達音篇曰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棲處

子服堯之服

傳子曰冠堯之冠行桀之行亦桀也服桀之服行堯之行

亦堯也

桓寬引孟子曰堯舜之道非遠人也而人不思之耳

享多儀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

洛誥享多儀不及物惟曰不享者惟不役志于享

傳子說曰先名實者為人者

說苑傳子說謂孟子曰先名實者為人者也後名實者自

為者也夫子在三卿之中名實未加上下而去之仁者固如此乎孟子曰居下位不以賢事不肖者伯夷也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不惡汚君不辭小官者柳下惠也三千者不同道其超一也一者何也曰仁也君子亦仁而已何必同曰魯穆公之時公儀子為政子思子庚為臣魯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賢者之無益於國也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故不用賢則亡削何可得也曰昔者王豹處于淇而河西善謳綿駒處于高唐而齊右善歌華舟杞梁之妻善哭其夫而變國俗有諸內必形於外為其事無其功貌未睹也是故無賢者也有則見必識之矣曰孔子為魯司寇而不用從祭

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其不善者以為仁也其善者以為仁也乃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故君子之所為衆人固不得識也

韓詩外傳曰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淳于髡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昔鮑巴鼓瑟而潛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魚馬猶知善之為善而況人者也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驚蟄天下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日月之明偏照天下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今公之君若此也淳于髡曰不然昔日揖封生高商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夫聲無細而不聞行無

隱而不形夫子為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則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度量之士不居汙世夫藝冬至必彫吾亦時矣

五就湯五就桀

鬼谷子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然後合于湯呂望三就文

王三入殷而不能有所明然後合于文王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前漢紀荀悅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六國五霸之罪人也

夫四豪六國之罪人也

入其疆土地辟

說苑云入其疆土地辟除敵若尊賢則有慶益其地入其

境土地荒穢遺老失所捨克在位則有讓削其地一不朝者黜其爵再不朝者黜其地三不朝者以六師移之

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春秋繁露桓公曰無貯粟無障谷無易樹子無以妾為妻

晉文公春秋文公合諸侯而盟曰吾聞國之昏不由聲色

必由奸利好樂聲色者淫也貪奸者惑也夫淫惑之國

不亡必殘自今以來無以美妾疑妻無以聲樂妨政無

以奸情害公無以貨利示下共方之者是謂伐其根素

亂于華葉若此者有患無憂有寇勿弭不如言者盟示

之於是君子聞之曰文公其知道乎其不王者猶無佐

也

左傳襄十一年秋七月同盟于亳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計

侯諸侯道敵而無成能無貳乎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

毋疆年毋壅利毋保嘉毋留隱救災患恤禍亂同好惡

獎王室或問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群神群祀先王

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極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

路其國家註曰七姓晉魯衛鄭齊魯滕薛杞宋魯曹姓

三國言十註曰七姓晉魯衛鄭齊魯滕薛杞宋魯曹姓

無曲防無過釋

公羊曰無障蔽無貯累穀梁曰無雍泉無訖釋

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

盜鐵論孟子曰今之士今之大夫皆罪人也皆違其意以

順其惡

君不鄉道不志于仁而求富之

盜鐵論曰孟子云君不鄉道不由仁義而為之強戰雖克

必亡

由今之道

盜鐵論孟子曰居今之朝不易其俗而成千乘之勢不能

一朝居也

天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荀子云仁人之兵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後漢紀李固曰善罰不如善政善賞不如善教若教之起

獨孤臣孽子

聞續曰孟軻云孤臣孽子操心也危慮患也深故多善功

有事君人者

後漢書陳蕃疏曰臣聞有事社稷者必親是為有事人君

者容悅是為今臣蒙恩曜朝位凡列見非不諫則容

悅矣

昏暮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盜鐵論曰富則仁生洛則民爭止昏暮叩人門戶求水火

貪夫不吝何則所饒也夫為政而使取粟如水火民

安有不仁者乎

淮南子曰扣門求火無不與者饒足也故林中不貨薪湖

上不蓄魚者有餘也

欲知舜與蹻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漢蕭望之曰堯桀之分在干義利而已

摩頂放踵

文選李善注孟子曰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

劉熙曰致至也

予不狎于不順

太甲子弗狎于弗順

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

墨子曰王公大人用吾言必治匹夫徒步之士用吾言行

必修故翟以為雖不耕而食飢不織而衣寒功賢於耕而食之織而衣之者也故翟以為雖不耕織而功賢於耕織也

說苑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于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能致貴其上者也人主用之則進在本朝置而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敵必為順下矣其居使之然也

鹽鐵論引孟子曰王者與民同而如彼者居使然也其進銳者其退速

後漢書李固傳引老子曰其進銳者其退速 章懷太子注案孟子有此大謝承書亦云孟子而續漢書後云老

子

放飯流歎

枚叔七發云小飯大歡如湯沃雪

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論衡曰若孔子言殆沮洳杵若孟子之言近不血刃洳杵過其矣不血刃亦失其正一聖一賢共論一紉鉅重珠

稱多步異實

我善為陳我善為戰

戰果傳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死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二女果

說文作二女嫫

若回有之

子華子曰堯居子衢室之宮垂衣而裳幅遠如神明之居輯五瑞以見群后帶幅舄而入覲若如衆星之拱北堯則若固有之也舜將于出廊之上被袵衣而鼓五絃之琴晝日月于太常倫十有三章黼黻黃爛如也出則有鸞和動則有珮環步趨中于堯靜之節聲亦若固有之也

亦不殞厥問

大雅亦不隕厥問

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老子曰俗人昭昭我獨若昏昏俗人察察我獨悶

往者不追來者不拒

荀子曰子貢云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尚書大傳東郭子思問于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夫賜指之旁多柱木良醫之門多疾人砥礪之旁

多頑鈍夫子修道以俟天下來者不止是以雜也

養心莫善于寡欲

荀子曰養心莫善于誠

曾子不忍食羊棗

華陽固志云狼偶二親病時不能食肉偶終身不食肉

齊書任昉父選本性重積樹以為常餌臨終求之不得好

若昉亦所嗜好者深以為恨終身不嘗積樹

梁書陶子鑄母嘗尊母後復常以供母及後一冬嘗尊不

得痛恨慟哭遂長斷尊味

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忱慨多志曰士生

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御里稱善人

斯可矣

惡似而非者

魏策云夫物多相類而非也幽莠之幼也似未稂牛之黃

色也似虎白骨疑象武夫類此皆似之而非者也

呂氏春秋曰使人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王人之所患

七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七劍之似吳子者賢者

之所患七人之博文辨言而似通者相似之物此愚者

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

文選阮元瑜曰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為度

觀齊注曰乃使人之言皆似是加以辨利故能動聽因

形勢以說比象故易改觀心必信而為之者多

淮南子泥論訓曰使人之相去也若玉之與石美之與惡

則論人易矣夫亂人者言箭之與葉本也蛇床之與糜

蕪也此皆相似者故劍工惑劍之似莫邪者唯歐冶能

名其種王工眩玉之似碧者唯倚頓不失其情聞主

亂于奸臣小人之疑君子者唯聖人能見微以知明

舊唐書唐次曰邪徑敗良田說口亂善人惡其秀言之露

政也蓋謂似信而詐似忠而非使可以動心捷上可

以亂德豈止題鵠雕弁意哉惑珠者哉

五百有餘歲

考靈曜云五百載聖紀符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春秋胡傳曰仲尼至於孟子百有餘歲若顏曾則見而知

之若孟子則聞而知之由孟子而來至於今千有餘歲

矣其書未亡其出於人心者猶在蓋有不得已焉耳則

亦有不得已焉耳矣

意林

蜀郡趙壹卿作章句章句曰指事

孟子謂鬼王曰虐政殺人何異刃耶庖有肥肉廄有肥馬

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謂舉穀食人且人惡之况虐政

乎故老愛幼推心于民天下運掌中也故推恩足以保

四海不推恩不足以保妻子

雖有智慧不如乘勢雖有鎡基不如待時齊人譏管見鐵

者憂為食渴者易為飲若久塗炭則易政

宋人有閔其苗不長掘拔之使其長其子趨而視之苗則

竭矣非但無益乃有害也

見孺子入井非孺子之父母亦有惻隱之心無惻隱之心

非人也無羞惡之心亦非人也無辭讓之心亦非人也

無是非之心亦非人也  
子路人告之有過則喜聞善言則拜

用夏變夷不聞而夷變夏  
枉已若未能直人當以直矯枉若以曲何以正人

景春公孫衍張儀豈不誠大丈夫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

天下息孟子曰是為得為大丈夫富貴不能淫貧賤

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士不仁不保四

體今惡死亡而樂不仁猶惡醉而強酒

民之歸仁猶水就下

解題卷下

存乎人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眉中正則眸子瞭

焉眉中不正則眸子眊焉

淳于髡曰男女不親授受若嫂溺援之手乎孟子曰若不

援是豺狼也天下溺則援之以道嫂溺必援以手

子產以其乘與濟人於溱洧孟子聞之曰不知政不如以

時修橋梁

齊人有一妹一妻其夫出則饜飽而反欺其妻云與富貴

人共飲食耳夫出伺之見乞人饑寒食之妻乃告妻相

與泣于中遂與夫自外來未始猶驕其妻妻由君子枉

道得富貴而驕人也

伊尹不以一芥與人亦不取一芥於人

在野曰章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

性猶沸水決東則東決西則西

白羽白性輕白雲白性消白玉白性貞雖俱白其性不同

也

冬日飲湯夏日飲水

仁義忠信樂善不倦天爵也公卿大夫士爵也古之人修

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人爵以要人爵得人爵棄

天爵終亦亡矣

仁之勝不仁猶水勝火今之為仁者猶一杯水救一車薪

之火也不熄則謂水不勝火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水終必亡而已矣

解題卷下

君子有三樂父憂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仰不愧天俯不忤

人二樂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

鷄鳴而起孜孜為善者舜之徒也鷄鳴而起孜孜為利者

跖之徒也

凡仍無泉猶棄井也

古人之關禦暴今人之關為暴

惡是而非者惡莠亂苗惡佞亂義惡利口亂信惡鄭聲亂

雅樂惡紫亂朱惡鄉愿亂德堯至湯以至文王文王至

孔子孔子至孟子各五百餘歲

經籍異同卷下

經籍異同三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明陳禹謨撰禹謨字錫元常熟人萬厯中由舉人  
官至四川按察司僉事其書雜引五經之文證四  
書所引之異同併波及他書語意相近字句異同  
者頗爲龐雜如李尤盤銘與經一字無涉而引以  
證湯之盤銘又如班昭東征賦中由力行而近仁  
句乃運用中庸之語而引以爲力行近乎仁句之  
異同殊爲舛悞至石經大學本豐坊僞撰據爲定  
論尤失考矣

經言枝指九十九卷(一)

〔明〕陳禹謨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刻經言枝指叙

夫道一而已矣會於一而學  
之事畢學不貴約乎哉顧所  
繇以成其約者博也四籍儼  
詔六經苞孕諸子至矣漢儒

綴蠹簡而訓詁之即於聖人  
之微旨或未能盡窺其於大  
義亦既列星燦而江河派已  
宋朱熹陽折衷羣言韻若畫  
一



明興已來諸學士受承不啻功  
令談者謂名卿碩儒多出其  
間有功世教甚鉅而三原姚  
江兩王公頗不盡然其說各  
著所見以示承學夫兩王公

所謂一代名卿碩儒也豈其  
用紫陽氏之學以流鴻樹駿  
而顧反其說以自為尊大與  
誠知其言之以翼經輔教以  
所以忠紫陽氏也邇者海虞

陳錫玄著經言枝指以發明  
四籍曰漢詁纂曰談經苑曰  
引經釋曰人物概曰名物攷  
凡五種總統千載之述作者  
羅百氏之異同而兼傳並載

以俟學者之自擇蓋毋論什  
伯紫陽之注即漢詁亦不啻  
倍焉毋乃已博乎余竊謂聖  
人之旨與衍宏深未易畢窺  
膠一說而概聖人之旨斯已

陋已昔孟氏之原反約也不  
曰博學詳說邪臚解經之說  
而以吾心衷之積之久而謬  
爾通辟冥會聖真則多旁騖  
指之道且鎔鑄而歸之一矣

四

文

茲博也固所以成其約也

聖天子尊經右文詔有司特鐫  
注疏於太學印窺德意夫以  
欲學者由博反之乎約爾則  
錫玄之輯是書也其亦可謂

善承德意者歟余故於其槩  
成而為之叙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南京應天  
府府丞前提督浙江廣東兩  
省學校崑邑支可大書於春

五

文

及野



經言枝指序

夫儒林文學皆固未嘗分為二  
逮後桓譚以文學設為問對則  
試誦通察可者當與計偕則古  
卿舉里選之意也是與儒林分  
為二途矣廼今之制科目明經

一  
劉

選士即古選造於卿之意予而  
士之專經者多僅一守宋儒之  
說陳子錫玄對公車暇悉取諸  
經訓詁漢儒所各守其師之說  
者往一解一二字至萬言今雖  
不可復見而幸有十三經註疏

在則裒取而博稽之務訓釋闡  
譯且無悖經義且予聞之經始  
帝王以前逮周之末大桓沉深  
靜正說詭輕意乃傷其舊所謂  
韞惠於智展允於信若乃專則  
愚愎則孤此經解之繁歷代則  
爾宋儒亦竊其緒而斷自己豈  
謂盡能玄其說乎其二三談經者  
則謂四籍此與經上下其說則  
惟定自宋儒學庸取之禮齊論  
不傳獨魯論在是聖人所以承  
道統者也昔稱孟荀而玄荀者

二  
劉

謂其非純儒也今時制廼以四  
籍為先三曰引經者謂古所引  
經或裁取其義庸與經不相涉  
者然會而通之即不背誓所謂  
其義則竊取之矣四則經籍所  
載往賢五則名物此尤繁者若  
詩之多識鳥獸草木之名則三俞  
雅在若禮之制度等威高卑大  
小與禮器禮幣上下文際皆不  
可勝紀姑不論職方所載山海  
之內巨細洪纖所未經見者而  
欲概舉之自非博識遠稽烏能

及此而陳子乃名其書曰枝指  
蓋謂無用之用乎六欲使儒林  
文學通為一途乎將使即有賈  
誼董仲舒者起而伏對  
闕廷乎且予觀於今之制科  
憲孝目前不勝其質然猶專以  
釋經不務逞於詞逮嘉隆以來  
漸不勝其文一二才俊出焉遂  
欲盡去其舊勅說目入之多聞  
巨高之傳誼徒云欲窮別微隱  
極新詞令夫天氣歸地氣藏歸  
藏定位將造物居變含孕長育

然風之流愈遠則愈不可窮所  
謂出言唯詞動作惟化象數已  
立過數乃亂而昏而毒於何所  
底止今陳子之書出蓋為經生  
學子免之荃鳥之羅乎陳子且  
將用於今其主張風雅綱維道  
術必有所以予何能知

沛國劉鳳撰



經言枚指序

六籍聖人載道之器也譚天人晰性  
命標皇王之經濟陳古今之善敗則  
備矣亡論載道即其文章鉅麗方  
之諸家其猶滄海之為百谷王乎姬  
室之東素王既沒羸秦不道肆焰  
阮然而六籍終不為滅若曜靈彌朗  
玉燭轉瑩西漢鉅儒遂醉心濡首  
焉重席環槁解頤折角胡其盛也  
魏晉齊梁間膏龍鸞俎霞月經  
學中廢李唐亦然至  
我皇代用六籍課士士之雋異者乃

更廣獵子史馳騁辭賦程之經義未  
免空疎弇州太函晚年嘗與余言而  
悔且欲收桑榆市光畢力從事而皆不  
逮矣海虞陳錫玄氏博學工文思  
通淹緯尤注意經學下上數千年間  
旁搜遠采三冊不綜略而言之蓋有  
二  
數端擷持菁英上溯源委則有漢詁  
纂撮合諸家考證同異則有談經  
苑本成說而折衷以鴻裁則有引經  
釋尊前脩而永昭其龜鑑則有公  
物概舉粗詠精繇象識意苞中壘  
之流覽掩司空之博聞則有名物考

大都總古今之精靈而上不詭於宣聖  
祖見聞之閎肆而下不諱於考亭意  
則勤矣功亦偉焉錫玄屬吾邑明府  
翁侯問序不佞不佞之於經學故  
疎其悔當亦不下弇州太函兩君  
子顧余年差少於兩君子可得唯  
三  
力是視而又以嬾廢學且泛濫二氏  
寔心虛與遂靡能專精六籍今代  
昌明孔孟之道而鼓吹羽翼之有錫  
玄在余復何為士所當為天壤間所  
不盡者何限錫玄退然自命其言曰  
技指夫無用之用為用也大矣如必

高其舉趾曰吾必有用則豈深於經者哉管公明不云乎善易者不言易

屬隆緯真甫撰



嚴澂道澈甫書



經言枝指引

江子曰儒者之儲學與農之積穀賈之積貲皆其分內事也顧穎異之質博洽之功不恒有於世士各就所聞見為用無以相咲而狡焉者身如禪蟲腹鮮墨汁輒謂孔貴一貫釋證無聞以自蓋其固陋而傲焉躑踞於博雅君子之上噫此何異惰農游賈綦無

半粒囊乏一錢饑餒垂死猶  
侈然引伯夷之餓顏氏之空  
以自解有不為人訕笑者乎  
不佞生平喜讀書然少困樵  
牧壯苦簿領嗟詫歲月抱四  
十無聞之懼乃茲觀海虞陳  
錫玄所輯經言枝指有不覺  
心賞而中屈也者君所輯四  
籍為經百家為緯自有義盡  
頡書至於今日凡人物制度

言行功德有當四籍者固不  
旁搜博采併為一門條分臚  
列布為五種使夫佔俾之士  
曰四籍以窺百氏而後乃詫  
向者墨守宋傳之為拘拘磬  
之引坎井之蛙觀大於海叢  
醯醢之雞覘全於天其寧快  
活潑可勝言哉而余慮夫狡  
僞者引六經註我之言笑此  
之為真枝指也蓋昔



孝廟時南海丘文莊先生謫  
稱博洽所著大學衍義補今  
列在學官而其時劉文靖笑  
之曰丘仲深有一屋散錢只  
少一條索子文莊亦復笑之  
曰劉希賢有一條索子只少  
一屋散錢噫有散錢而求索  
子易耳有索子而無散錢  
索將安用持其所為索者笑  
夫有散錢也者豈不可笑之

甚也哉噫錫玄所輯散錢具  
矣錫玄之心其索子也人心  
各有索子蓋引而貫之將何  
所不達於用君自題其書曰  
枝指儻亦自笑其無用乎然  
君執此以往徧顧問宏經濟  
其胡不綽然故知無用之  
為用也大而後可與譚枝指  
樵源江盈科題

經言校勘序

經言校勘如千卷虞山陳錫奇所輯  
羽翼考亭氏之說而作也說經莫粹  
於考亭云車之士猶是以起家童而  
習之老髦而莫敢出入其說規之乎如  
筍魚檻猿與禪中之蟲與學士先生

王

若子大夫之所信俾惟考亭氏焉依  
以為非是即謬且妄哉由是漢儒之  
註疏僅存於秦坑魯壁之隙且無  
幾考亭起而無幾者廢矣然則  
考亭也者經之佐而諸儒之對與  
嗚呼其又安知考亭之說經非考

亭之說乃斟酌漢儒之言而為說耳

夫漢去古未遠人各其師各其說雖  
監極異味而苟藥易調非大者齟  
齬於經者也考亭氏取而損益之  
披其華而落其實法其轅轅而得  
其菁英夫然皎然粹然成一家之言

王

所謂純白之狐而者純白之裘考亭  
善為表乎非取表於白之外與橐  
白於狐之解也陳者家世受儒性又  
蚤慧上窺皇王下蒐石氏丘墳汲  
冢象胥稗虞金匱石室之藏具  
部藁函之秘莫不成貯經司悉歸

行監凡幾易寒暑而是編始成因  
鼓吹經言黼黻駉藻使蟲魚之  
夫得聞漢大不拘之於井蛙之見功不  
偉典而後退然自托於陳園駢拇  
之喻豈其所謂無用之用耶異好  
天子留心經術內史覽觀下尺一之詔

王三

自諸儒而前考論同異如漢白虎石  
渠故事考類衆難矚集彙纂起於尚  
能自適於校指否乎折五鹿充宗之  
角金槐里令其誰也太原王韓登序



### 經言校指序

自漢人章明經術而註疏行  
于世浸淫汨于繁華之六代  
聲偶之唐而經術遂絀至  
宋漁洛諸儒先出盛為理  
解而紫陽氏集訓詁家

黃一

成世斤、三尺奉之

朝家持以羅海內人士士稟  
其說者題之曰明經否則  
黜而漢人長亦遂絀然漢  
疏實校似難出不馴而本  
經依訓略省理節後人容

得伸其所明宋初多解諸  
所為心性理氣知行動靜  
條近于畫一而糾纏煩複  
者入其縛莫之眩脫明者中  
有所不安乃思躡而更定之  
明暗半者度吾所明與上

黃三

所收不相當心忽自疑其非  
是于是巧偽相冒務首鼠  
其辭以俸一售于世而世卒  
莫究真儒者經術之用余嘗  
妄論範世者不提人所明會  
通諸家臺榭于孔子之道而

第切令朱氏糾繩六藝之科  
以束天下恢宏淵湛之士是玩  
蝶堂與而姐廊庶涉百川衆  
壑而不適于滄溟岱嶽之區也  
豈不陋哉然後生浮薄之  
徒喜新弔詭中實亡所

黃三

見而附羣吠輕詆儒先熾者  
所痛則安所得通經博古者  
共訂斯義吾友陳錫玄氏  
蓋先之矣錫玄徘徊大雅研  
心四籍上溯西漢中詮趙宋  
旁蒐百氏一義一字參伍以

經命曰經言枝指為種凡五  
曰纂以循本苑以集流釋  
以合軌概以知人攷以博物總  
之不薄宋人而荒穢其徑不  
隘宋人而闊其四通九達之  
達推明孔子之道披示三賢  
黃五  
所欲廣者而已顧孔子之道神  
其言權中而應妙所掩映  
苞舉法在文字象跡之外  
不可一量曾得其實思得  
其微子輿得其大口所及舉  
不過一隅而止通明之老僅

為叅會不成則千古上下百  
家衆辨皆孔門剖符司契之  
佐是編羽翼為用實宏矣  
即以孔子一人之言按跡相覆  
亦有似同似異恍惚前後而不  
可定者又况廣肆其言逸  
黃五  
紫陽而綴聲籍世之俗儒  
有不駢拇視之者乎不佞敢  
以是言為錫玄先驅

江夏黃汝亨 謨



經言枝指序



華亭友人何三畏謨

何子曰嗟乎古之經生譚經今之經生不譚經矣古譚經則尊經六籍麟如也而於是乎二氏排而於是乎諸子百家絀今

何一

世則不然六籍而以為土苴而以為塵垢矣而于二氏則俎豆之于諸子百家則巢穴之其不以經為贅旆也耶經而贅旆也是學可得而離經也余為此懼嘗思羽翼先聖之經折衷大儒

之說輯為羽經衷說一書而未臻厥成亦未暢厥旨請以異日者托名山而藏焉乃吾友琴川陳錫玄氏先之矣其著經言枝指編上下二三千載馳騁數十百家一何該而博釋而有倫也

何二

作漢詁纂以溯淵源作譚經苑以訂同異作引經釋以定品裁作人物概以垂范型作名物考以恢睹覽而合命之曰經言枝指其書各以經處是非分析疑誼而多敢出入于宣父陰陽于

晦翁以牴牾其說而二氏之荒  
唐諸子百家之蕪穢不綴焉蓋  
自是書出而經尊矣六籍不至  
為土苴為塵垢矣而余謂經表  
說之書亦可以廢而無作即不  
廢矣第未知于經言有契與否

何三

試持以眎錫玄謂可不可也而  
揔之皆尊經者也非離經者也  
昔者漢之兩京易有施孟梁丘  
張彭翟白書有歐陽夏侯鄭秦  
李假詩有齊魯毛韓禮有戴虞  
徐橋是漢儒翕然尊經而經明

也此余兩人相與譚經庶幾鍾  
期伯牙在生惠子之歡然得也  
而其於以渙穢蒐羅校讐解釋  
左陶而右鎔之不無望于今日  
諸經生者

及學孫孟芳書

何四

經言枝指叙

粵惟泰山類於魯邦曾益揚其玄  
齋傳術隆於漢室蚡弘濬其遙波自  
是廣設榮路顯舉通經故家挾其見  
人致所明群彥幽贊微言炳陳石渠  
幾於闕里扁觀儼夫緇帷風乎盛

叙

一

畢

我厥後學稱綉鞶之紛人無折角之  
傑罔能約禮以簡繁弱真有當年莫  
究累世難通者矣宋之鉅賢紫陽朱  
子挹六藝之芳潤總衆氏之玄綱語易  
陳詩則田毛矢墨守之能釋論語孟則何  
趙來偃倡之似信九經之千城百代之著

鑑也逮於

皇明列之橫序青衿非是不習丹轂舍茲  
不升於是羣蹕具寢髦士罕覩余友生  
陳錫玄氏窮獵漢疏旁馭藝文凡有翼  
於明經悉彙集而成帙命曰經言枝指以  
枝指於紫陽也間以示余讀之因稱曰

叙

三

畢

有意我之帙也集也語有之雖有餘皇之  
利不能極於滄溟雖有聖哲之賢不能彈  
於玉牘是以周文興未見之歎尼父起假季  
之嘆夫經以載道之變靡窮道寓於經之  
涵玄淡寧依一解遂息肆求此之帙之由  
集也漢之諸賢或說震解頤或論高重



席相仍為跡有烈於經朱固擷其朝華  
凝以夕秀耳而箋章川淩疏指雲臻豈  
能盡夫圓折方流之故越龍魏鼠殊哉  
此之帙之由集也諸子雜志語不專經間  
陳一班時露隙影夫通有所蔽曲有所明  
智周萬物莫定爭日之疑徇在荒夷乃識  
鳴犧之訴下且察於芻蕘上寧忽於法載  
此之帙之由集也商鼎輪囷尚古者重周鼓  
湯惠隆遠者珍况徽音彪炳輔於聖經雅言  
豹蔚龍是諸傳其為鼎鼓燬矣此之帙之  
由集也博辨巨骨厲析黃能君子以為義  
談當垂藉以解惑故特達之後學必資於

多聞蔽蒙之民陋率自於寡識此之帙之  
由集也錫玄氏曰善哉言乎能暢余集是  
之隱曲清之弁諸性之首矣

黃州守前陪京水部郎友弟瞿汝稷撰



叙

四

罪

叙經言枝指

莊生之言曰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顧人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知無用之用者可與談枝指矣我

國朝以明經分科掄士而槩課

一

之四籍四籍固士人鵠也蓋靡不注精而祈中焉其以英妙脫穎者毋論若遲解晚達之夫不即黜纓魏闕豎立尺寸而惟是兀然墨守靡所寄托以自見於世則胡取矻矻

窮經為第余識苦偏管不免初為一家言姑退而證往志每得一則當四籍者輒丹鉛而標識之彙而成編命曰經言枝指嘗持誼白下倚園焦太史溪見賞識且曰盍板而行諸余曰不該不徧此余未卒業之書也願有待焉既度之者又數年乙未罷公車歸則悉出度中藏理之益入者不啻十之七乃屬剞劂氏享帚絨后誠不自嗤其陋也夫

二

陳

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四籍之  
有註脚支矣又胡假於是編  
枝指所繇命歟抑程正舛有  
云吾儕無功澤及人徒浪焉  
恍歎歲月政恐作天地間一  
蠹惟是綴緝先聖人遺書庶  
幾有補信斯言也是編倘亦  
有無用之用乎凡五種

一曰漢詁纂 盖聞三王祭  
川必先河後海而藉談數典  
忘祖春秋譏焉何者重循本  
也自朱傳列於學官博士家

爭囁談誦之而漢儒之註疏  
遂廢顧不知註疏胡可廢也  
昔程泰之氏謂經文如水之  
源注則衍為流派疏更舉而  
條列之令倫理得以疏通此  
注疏義也漢儒以此浚洙泗  
開濂洛功詎不多大哉最後  
紫陽不過闡而繹之而錯諸  
理豈其攘善為尸名計乃後  
世用朱傳而至掩漢詁則幾  
乎沿流而忘其源矣得毋為  
漢之鬼所揶揄且失紫陽意

乎余自幼喜涉諸經疏每會  
心處輒劄記焉苦不得善本  
數以闕疑置之幸今

上右文允儒臣請校刻十三經  
凡十一載始竣余從計偕購  
歸喜得刊誤而訂疑也遂出

五

陳

所劄記者益之強半而題曰  
漢詁纂以示循本云

二曰談經苑 蓋聞張羅待  
鳥其中鳥者一目耳因是而  
設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  
妄謂此談經之切喻也夫談

經者中窾處政不在多即片

言可以居要因是而必欲摭

經義於片言則踈矣今方內

人習家持計無如四籍非見

為道義之淵海乎而僅僅括

以紫陽氏一家言曰此足窮

六

陳

四籍之蘊也其與設一目之

羅何異哉余不敏性頗嗜古

上自經疏下至于史旁及百

氏諸足鼓吹四籍羽翼紫陽

者毋論往詰今獻悉博采而

賅存焉題曰談經苑詎敢謂

設天經以羅之亦姑庶幾於  
一目之中云爾

三曰引經釋 盖聞片雨滴  
海合滄溟而不殊何者誠會  
其致一之源也六經之道同  
歸自昔人言之矣余觀四籍

七

中若易若書若詩禮旁引曲  
証未易更僕數彼其意義科  
指夫有所合之也間有斷章  
取義者質之本傳或互異焉  
余特粹漢宋諸儒之解隨篇  
章次之即訓詁家人自為說

辟之晉楚帶劍逋相詭反而  
余謂理初不二也爾雅不云  
乎九達謂之達夫道亦九達  
之達也學者誠反之致一之  
源則六通四辟無之非是繇  
義皇一畫逮子車七篇謂之

八

心心相印可矣果且有二乎  
哉述引經釋

四曰人物概 盖聞宣丘云  
誦詩讀書與古人期繇斯以  
觀乃知古之學者鑒古自證  
非徒誦說之為兢兢矣孟氏

不云不知其人可乎姑舉四籍論聖喆狂愚畛分臚列豈非往事得失之林哉而童習白紵求所謂知其人者殆鮮余甚恫焉嘗漁獵百氏諸名隸四籍者稍稍錄之簡端善

九

陳

敗在前休懼在後冥覽入心監孟非遠乃次第因之篇章重解經且便參稽也中不敢馮臆見湯雌黃揣非任也命曰人物概志略也蓋業有詳之者矣

五曰名物攷 蓋聞儒者冠員知天履方知地自非理絕區中事出天外疇非學人所當殫見而洽聞者顧六合綿邈庶類殷充有方之識各期所見即四籍中如明聖之述

十

陳

作帝王之經綸今昔之典故上之象緯下之淵岳微之飛虛蹠實跂行蠃息之類豈不犁然具也試本厥所元或多情如矣嗚呼名物迹也有所以迹者存一物不知古人

之亡其以格物之學或有當  
於識心而踐戴中所命為儒  
者固不可以訾聞淺見自安  
於蕪陋哉於是乎有名物攷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撰

謙三

錫玄

土

經言枝指總例

一稱經言者何以四子之言皆經也夫學庸出之戴記稱  
經宜矣論孟何以稱焉曰論孟不隸十三經故孟得  
稱經若枝指之義則駢拇篇悉之矣

一枝指原本僅數卷諸說駭焉析而為五共得九十卷  
則自乙未始也蓋閱二載而竣事云

一是編所采如出其籍即以其籍系之明非無稽之言也  
一每種簡端或述見聞或附鄙臆不必盡中肯綮聊備覽  
者餘遠爾

一古載籍之博何翅充綳照軫余苦家貧不能購求惟是  
先莊靖所遺笥中數十百種而已投一翫於函牛之罪

凡例 不已陋乎知且見咲於大方之家已

一五種之外別有二種一經籍異同以便參稽一字林舉  
要以存小學茲有闕四籍者且次第行之

漢詁纂凡例

一注出漢儒疏則唐宋諸儒之為也並稱漢詁何注以解  
經疏以釋注元元本本謂訓詁不昉之漢可乎故概以

漢詁云

一攷字書詁本作故嘗試命曰漢故且毋為觀者捧腹乎  
曰姑以詁

一漢儒解經其析微履真不啻繭絲牛毛矣顧往往有失  
之支者今采其菁英芟其蕪葳共得十九卷蓋庶幾要

言不繁

一漢詰間有刺及經義者寧闕本文之解不敢漫收

一漢詰多陰為朱傳所錄業傳之人者不復贅及然亦

間存一二示不忘源

談經苑凡例

一四籍傳注斷從考亭尚矣自漢詰已屬蘊廬何更事多

談為曰學非博不約此之談經又多乎哉珍裘以象腋

成溫廣厦以群材合構在觀者自財擇耳

一采經傳子史魁之章首蓋尋文若遠探旨則一非浪引

也至事實有足相證者間系之章末

一次及談理名家

凡例

一次及時說名家

一次及稗官野史談言微中者蓋飽飫珍饈之後須一嘗

葵菟之盞知世間別有此味也

一次及二氏大都心性之學聖賢恒引而不發惟二氏不

憚媿媿洞悉玄微信迷津之寶筏昏旦之金鏡也故見

有超詣會心者輒收之吾教中搏取大千如陶家手正

以彰道之二而不二也不然

祖宗且鏤二藏於西都果嘗顯棄而嚴擯之邪

一社友聚間有述見聞相跡者輒書並以一說系之

一時說毋慮數百家所謂大地作架亦安頓不住第其間

有索之不得者既未及摭摭有得之恨晚者亦未及全

收蓋掛漏多矣所幸闕覽君子博采而益之

引經釋凡例

一首列諸經注疏

一次及宋儒傳注

一他解可翼經義者時述之取見聞所及而已

一易書詩之外如儀禮爾雅經中原無引用明文今表而

出之

人物概凡例

一四籍成於四子故叙人物斷自四子為始

一先達薛氏人物考頗依倣史氏體是編端重解經故僅

取四籍經見者次第而臚列之若世代之相後品第之

凡例

相縣母論也至於矢口雌黃步趨史氏辟夫烏孫造室

雜以漢儀刻鵠不成反類於鵠者乎則吾豈敢

一他書不經見者茲編寧缺不敢掇入四籍本文以取充

數

名物攷凡例

一三代制度略具禮經余悉所蒐輯近代雖復不典亦頗

采一二以足未備至

朝廷制作必著其概以見尊

王之誼并以解顯古之謂云

一象緯方輿四籍所載者頗蒐星經域志粗舉其凡即不

敢謂窮玄黃之秘亦既燦然矣



一鳥獸草木理學家屏為喪志之具甯爾則姬公何以著爾雅而足父欲多識其名又何為乎余編采詩疏笈及說家不啻助矣至玄怪璞屑亦時采焉

一占候兵律之書乃至種種方技之家雖未闕大義然小道可觀亦通方者所不棄也流覽所得並棄諸篇

一四籍中有單辭復語訓詁家所置不解者既無成書是稽偶得之攤帙不覺解頤亟錄以貽同好雖間遺合浦之珠亦庶獲中原之菽矣

引用群籍總目

易經註疏	書經註疏	詩經註疏
春秋左傳註疏	春秋公羊註疏	春秋穀梁註疏
禮記註疏	周禮註疏	儀禮註疏
論語註疏	孝經註疏	爾雅註疏
孟子註疏	易乾鑿度	歸藏易
易通卦驗	京房易傳	京房易飛候
易緯	易林	尚書大傳
尚書旋機鈐	尚書考靈樞	尚書中候
尚書帝命驗	尚書靈準聽	詩含神霧
春秋孔演圖	春秋寶軋圖	春秋漢含孳
春秋元命苞	春秋考異郵	春秋瑞應圖
春秋合誠圖	春秋曜鈞	春秋感精符
春秋佐助期	春秋緯	春秋潛潭巴
禮緯含文嘉	禮稽命徵	禮稽命曜
禮稽命潛	禮斗威儀	禮統
樂叶圖徵	樂動聲儀	樂喜曜稽
樂稽耀嘉	論語摘策聖	論語摘輔象
論語陰嬉識	論語比考識	論語撰考識
論語隱義	逸論語	孝經援神契
孝經鉤命決	河圖	河圖帝統記
河圖括地象	河圖始開圖	河圖玉板

魚龍河圖	雄書	雄書靈準聰
雜書甄耀度	三墳	庖羲氏先文
夏小正	家語	大戴禮
五經鈎沉	五經通義	王弼周易略例
九家易	周易集解	蘇長公易解
太玄經	潛虛	蕪子瞻尚書傳
韓詩外傳	毛詩疑字義	毛詩義問
詩臆	詩說	春秋繁露
春秋胡傳	春秋說文	春秋釋例
東萊博議	春秋諸國興廢說	三禮義宗
禮記外傳	讀禮疑圖	蔡邕月令章句
禮記目		
虞湛祭法	繆嚴祭儀	禮書
樂書	樂經	古今樂錄
論語筆解	子瞻論語解	論語拾遺
經典序錄	六經天文編	龍川經書叢題
五經異義	五經要義	七經義
蘇氏演義	經書補註	國語
國策	史記	西漢書
東漢書	三國志	晉書
宋書	南齊書	梁書
陳書	後魏書	北齊書
周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新唐書
五代史	宋史	元史
汲冢周書	汲冢瑣語	軒轅本紀
三五歷紀	世本	帝王世紀
黃帝內傳	穆天子傳	竹書紀年
越絕書	晉文春秋	楚史檮杌
吳越春秋	兩漢紀	東觀記
皇覽	皇甫謐年歷	漢官解詁
漢官典職	漢輿服志	衝波傳
劉向七略	劉向別錄	續漢書
譙史考	春秋內事	魏畧
魏武故事	王隱晉書	晉中興書
陳氏吳帝紀	九州春秋	十六國春秋
通鑑外紀	史通	唐鑑
古史	路史	三朝記
國史補	史通會要	讀史訂疑
典略	劉璠梁典	通鑑卷問
孔進纂要	祖述事苑	祖述廣記
素王事紀	關里世載	顏氏譜
孟氏譜	劉向孝子傳	師覺授孝子傳
皇甫謐高士傳	嵇康高士傳	楚國先賢傳
列女傳	文士傳	五代新書

新安文獻志	山海經	水經
九域志	海內記	地道記
地里志	縣道記	寰宇記
風土記	山經圖贊	括地志
輿地提綱	關里地	三遷志
陌巷志	幸氏三秦記	晏氏齊記
楊雄蜀本記	賴鄉記	關駟十三州志
三輔故事	三輔黃圖	七國形勢考
周處風土記	荆楚歲時記	通鑑地理通釋
京邦記	南朝宮苑記	元和郡縣志
荊州圖經	永初山川記	十道志
山川記異	補齊記	隋區宇圖
郡國志	虞衡志	黃恭十四州記
華陽國志	嶺南異物志	華山記
中山記	湘川記	湘中記
南越志	開山圖	青城記
述征記	盛弘之荊州記	海物志
輿地志	野記	始興記
燕山錄	北戶錄	益州記
西征記	陳留風俗傳	三巴記
福地記	四明山記	嵩山記
廣志	襄陽記	嶺表錄異

洛陽記	豫章記	瀛涯勝覽
建康寶錄	玄中記	交州記
輿地廣記	春秋井田記	聖賢墓冢記
吳地記	南海記	林邑記
河源志	晉地道志	長安志
地理經	安南志	雲南記
會稽舊記	鄴中記	雍錄
吳錄	名山記	遊名山記
大唐西域記	西域諸國志	宜都記
詩地里攷	大明一統志	蘇州圖經
長洲志	常談志	唐會典
唐六典	貞觀政要	開元禮
王度記	環濟要畧	大明會典
大明諸司職掌	諸子	太公金匱
曾子	子思子	老子
管子	晏子春秋	莊子
列子	子華子	老萊子
鄧析子	墨子	隨巢子
繆子	王孫子	公孫文子
關子	范子	亢倉子
文子	關尹子	長蘆子
公孫龍子	尹文子	慎子

管子	鬼谷子	申子
商子	尸子	荀子
韓非子	呂氏春秋	鸛冠子
陸賈新語	晁錯新書	素書
賈太傅新書	淮南子	劉向說苑
劉向新序	鹽鐵論	桓譚新論
楊子法言	太玄經	白虎通
風俗通	蔡邕獨斷	論衡
潛夫論	牟子	魏子
徐幹中論	忠經	申鑒
昌言	周生烈子	孔叢子
譙周法訓	典論	人物志
任子	阮子	唐子
秦子	傅子	杜氏新書
篤論	物理論	抱朴子
符子	金樓子	文心雕龍
劉子新論	士緯	正部
文中子	元經	通語
玄真子	炙數子	天隱子
譚子	鹿門子	無能子
鰲隅子	龍門子	意林
三子口義	嚴君平老子注	邵若愚老子注

郭象莊子注	蘇子由莊子注	老莊翼
循本	褚氏管見	高似孫子畧
文選	文苑英華	文粹
文鑑	文衡	古樂苑
六朝詩	唐樂府錄	唐詩
急就篇	高堂隆集	魏名臣奏議
阮嗣宗集	嵇中散集	曲江集
嵇首集	陸宣公奏議	韓昌黎集
柳河東集	皇甫持正集	白氏長慶集
皮日休文藪	元賓集	咸平集
安陽集	包孝肅奏議	六一居士集
臨川集	蘇文忠公集	李旴江集
龜山集	屏山集	晦菴文集
象山集	真西山集	王梅溪集
木鐘集	渭南集	車若水集
遜志齋集	滄螺集	王文成公集
鄒東原集	羅念菴集	聶雙江集
王青蘿集	歐陽南野集	張文定公集
何古陽集	唐荆川集	空同集
乾菴集	唐漁石集	楊升菴集
陸文裕公集	田叔禾集	芝園集
介州集	滄溟集	容春堂集

醫略	養生要術	食說
爾雅翼	埤雅	廣雅
小爾雅	釋名	許氏說文
埤蒼	六書精蘊	蒼頡解詁
呂忱字林	張懷瓘書錄	增韻
韻會	集韻	九經輔讀
萬姓統譜	千姓編	古今姓纂
姓源珠璣	小學紺珠經	事始
物原	格物總論	格物要論
事物紀原	造化權輿	物類相感志
齊民要術	陰陽然變化傳	類從
群籍總目	元	
贅言南齊木狀	徐衷南方草木狀	花木考
竹譜	桂苑	禽經
寧戚相牛經	伯樂相馬經	白澤圖
養魚經	蟬史	毛詩草蟲經
鼎錄	古今刀劍錄	珍玩考
器物叢談	身章撮要	琴操
樗蒲經	酒經	關澤丸韋
九章算法	筭經	相圖經
名畫記	純全集	士農日用
楊昇膳夫錄	釋常談	方言
古今注	通俗文	關令內傳

神異經	管輅別傳	韓愈次疑要錄
西京雜記	博物志	世說新語
冥報記	齊諧記	隋唐嘉話
東晉叢書記	唐語林	錄異記
述異記	廣異記	異物記
靈異記	獨異志	異物志
翠微考異	李涪刊誤	酉陽雜俎
開元文字	柳公權舊聞	南部新書
朝野僉載	杜陽編	青箱雜錄
續博物志	志林	艾子
藥城遺言	宋景文筆記	孔平仲談苑
群籍數目	晁氏客語	潘子真詩話
曾公類說	困學紀聞	耆舊續聞
松漠紀聞	續筆	三筆
容齋隨筆	五筆	癸辛雜志
四筆	游宦紀聞	鶴林玉露
曲洧舊聞	訥齋嘉話	捫蝨新話
書齋夜話	東軒筆錄	藏一話腴
夢溪筆談	梁溪漫志	賈氏談錄
松窓舊言	學齋佔筆	齊東野語
黃氏日抄	野客叢書	封氏見聞記
孫奕示兒編	四朝聞見錄	嘉話錄
聖宋擬遺		

傳疑錄	因話錄	吳曾漫錄
鼠璞編	泊宅編	貴耳集
雞肋集	盡心集	百川學海
說郛	田間書	草木子
顯真子	古言	據言
野談	野老紀聞	西溪叢話
侯鯖錄	環翠錄	劇談錄
芝田錄	從容錄	吹劍錄
望崖錄	詢莠錄	異聞錄
霏雪錄	清異錄	洞天清錄
春風堂隨筆	林泉隨筆	涉史隨筆
玉堂漫筆	周氏涉筆	三餘贅筆
大駕北還錄	瑞桂堂暇錄	涪陵記善錄
幽明錄	丹鉛松錄	丹鉛續錄
餘冬緒錄	綠雪亭雜言	楊子危言
藝苑卮言	自樂編	永畫編
續古叢編	志雅堂雜抄	豫章漫抄
翰林雜事抄	雙槐歲抄	琅環漫抄
視聽抄	墨客揮犀	稅林伐山
談苑醍醐	雞肋集	抱甕集
顧子近言	侯子雅言	郝子知言
道藏叢言	西時常言	聽山道者緒言

金州劉記	駒陰冗記	病逆傷記
神鏡記	辨疑志	雲谷雜記
客座新聞	溪壑聚吟	四友齋叢說
袪疑說	士翼	筆乘
環語	野史	留青日札
可言集攷	程氏攷古	聽雨紀談
灼艾劇談	南窗紀談	席上腐談
責備餘談	螢雪叢談	匱水燕談
簪勝偶談	楞嚴經	圓覺經
維摩詰經	華嚴經	定觀經
增一阿含經	雜寶藏經	正法經
群籍總目	起世經	樓炭經
法句喻經	遺教經	四十二章經
正齊經	起信論	分別功德論
瑜珈論	新婆娑論	毗曇論
佛地論	五燈會元	傳燈錄
內典記纂	宗鏡錄	僧寶傳
淨名疏	廣弘明集	古今佛道論衡
弘明集	肇論	大慧語錄
法苑珠林	黃檗宛陵錄	僧祇律
林間集	教乘法數	還源觀
永嘉集	翻譯名義	原人論
唐高僧傳		

護法論	折疑論	平心論
龍舒增廣淨土文	清淨經	了真經
普耀經	北斗經	玉樞經
水火真經	神霄經	雲笈七籤
僊苑編珠	七聖記	列僊傳
真僊通鑑	茅君內傳	丹房鏡原
王棲雲語錄	定真玉錄	真源
三教珠英	明道全書	明道語錄
二程類語	性理	正蒙
橫渠理窟	上蔡語錄	龜山語錄
延平答問	五峰遺文	張子韶格言
群籍總目	呂希哲發明理義	晦菴語畧
象山語錄	陸子要語	白鹿洞書院講義
黃勉齋講義	慈湖語錄	呂氏童蒙訓
伊洛淵源	近思錄	胡氏傳家錄
語溪宗輔錄	閩南道學源流	速水迂書
溫公傳家集	元城譚錄	石林家訓
橫浦日新	止齋經筵講義	自警編
省心詮要	草廬輯粹	薛文清公要語
讀書錄	王陽明文錄	傳習錄
敬軒要語	居業錄	藝文類稿
白沙文編	莊渠遺書	困知記

識仁編	新泉問辨錄	致知議畧
同學啟蒙	師友談紀	水西咨啟
宛陵切琢	東游會紀	南游會紀
金臺商訂	白鹿會語	華陽會語
萬松會語	竹堂會語	松原會語
雲門會語	印古心語	卽川漫語
明農漫語	旅次漫語	一卷語錄
宇宙大疑誼	政問錄	幽居畧述
牧要編	景行館論	經子訂疑
學原窺班	桐岡教言	耿子切偲編
胡子衍齋	就正臆說	尚友軒臆言
群籍題目		古
朱子語類	四書大全	四書通義
石渠意見	意見拾遺	甘泉訓側
甘泉講章	甘泉大學難語	大學中庸述
莊渠大學指歸	道林子大學義	中庸輯畧
中庸原	中庸詮解	中庸釋義
中庸管窺	中庸疏意	明倫經翼
蒙引	存疑	簡端錄
目錄	胸岡四書說	四書忠告
四書心攷	四書近語	王氏日抄
學殖解	中有錄	薛畏齋口蒙
中玄問辨錄	近溪答問集	初問

原音	遊音	耿子繹論語
袁氏論語注疏	四書講錄	海虞編
証學編	解醒編	質言
疑問	名公荅問	四書理解
知新日錄	翼疏	
	<small>閩謝肇中輯</small>	
已上援引既多缺畧銓次亦復不倫識謝金斗學情半		
豹觀者李亮之	錫玄識	



漢故纂叙

漢故纂者陳錫玄氏纂漢儒所故  
四籍也宋季以來學士大夫尊紫  
陽之注疑於聖人之經矣錫玄氏  
乃擷已謝之朝葉中已陳之芻狗  
斯其義也何居竊意魯尼之沒先

漢一

絕微言鄒軻云述不勝邪說浸微  
浸滅秦乎秦火經統百六孰甚斯  
時漢儒收蠹跡而加之鉛墨綴落  
簡而新以殺青區上訓釋通相師授  
夫不為道苞之玄鑄而聖譯之先  
驅乎哉蓋創始者難為功增飾者

易為力宋儒即能兼綢群方叩合

聖意亦猶大烹之濫觴於燔黍金  
根之累土於埋輪而欲盡掩前美  
獨信已長斯已難矣况夫意見先  
存則衡鑑或爽故所立者未必絕  
可豎於連城所飾者尚多江流金

漢二

於沙磧而數百年已來能使穎異  
之才抑首湛深之士服膺抑何幸  
乎述者

皇上特命北雍版行舊注古文  
至意良可知已但文句既繁譚興  
斯隱披尋或勸則廢閣是虞將啟

後賢貴在簡約錫玄氏莫繁而舉  
要功亦勤止使夫遵徑以得路  
德孰歸焉

陳以敬仲儒撰  
嚴澤衡普書

漢三

漢詁纂目録	卷之一	大學	中庸	卷之二	卷之三	上論學而 為政	卷之四	上論里仁 為美	卷之五	上論公治長 也	漢詁纂 目録	卷之六	上論述而 行	卷之七	上論子罕 黨	卷之八	下論先進 顏淵	卷之九	下論子路 憲問	卷之十	下論衛靈公 季氏	卷之十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下論揚貨

卷之十二

下論子版

卷之十三

上孟 梁惠王上下

卷之十四

上孟 公孫丑上下

卷之十五

上孟 滕文公上下

卷之十六

下孟 離婁上下

漢詁纂 目錄

卷之十七

下孟 萬章上下

卷之十八

下孟 告子上下

卷之十九

下孟 盡心上下

漢詁纂目錄終

禮記正義序

六十卷大學  
五十三卷中庸

唐孔穎達撰

夫禮者經天緯地本之則大一之初原始要終禮之乃人情之欲夫人上賓六氣下乘四序賦清濁以醇醪感陰陽而遷變是以古先聖王懸其若此欲保之以正直納之於德義猶襄陵之浸修隄防以制之豈駕之馬設銜策以驅之故乃上法圓象下參方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燔黍則大享之醴觴土鼓乃雲門之奉石冠冕飾於軒初玉帛朝於虞始夏商革命損益可知文武重光與章斯俗泊乎姬旦負宸臨朝述曲禮以節威儀制周禮而經邦國網紀萬事彫琢六情非彼日月照大明於寰宇類此松筠負貞心於霜雪順之則宗祏固社稷寧君臣序朝廷正逆之則紀

漢詁纂

卷之一

一

網廢政教煩陰陽錯於上人神怨於下故曰人之所生禮為大也暨周昭王南征之後彝倫漸壞彗星東出之際憲章遂泯夫子雖定禮正樂類網暫理而國異家殊異端並作畫蛇之說文擅於縱橫非馬之談難離於堅白暨乎道喪兩楹義華四術上自游夏之初下終秦漢之際其間歧塗詭說雖紛然競起而餘風彙烈亦時或獨存於是博物通人知今溫古考前代之憲章參當時之得失是以所見各記舊門錯總鳩聚以類相附禮記之目於是乎在去聖逾遠異端漸扇故大小二戴共氏而今門王鄭兩家同經而異注爰從晉宋逮於周隋其傳禮業者江左尤盛見於世者唯皇熊二家而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猶之楚

而北行焉雖疾而去逾遠矣名欲釋經文唯恐難義猶治絲而焚之手雖繁而絲益亂也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垂鄭義此是木落不歸其本仍歿不首其丘此皆二家之弊未為得也然以熊氏皇氏豚豕今奉勅刪理仍據皇氏以為本其有不備以熊氏補焉必取文證詳悉義理精密斯其弊無遺其機要為之正義凡成七十卷庶能光贊大猷垂法後進故叙其意義列之云爾

漢詁纂

卷之

二

四

漢詁纂卷之一

漢 北海鄭 玄康成注

唐 衡水孔穎達仲達疏

明 海虞陳禹謨錫玄纂

同邑門人馮復京嗣宗校

大學 古本

疏此論學成之事能治其國章明其德於天下卻本明德所由先從誠意為始

大學之道

疏在明明德者言大學之道在於章明光明之德謂身有明德而更章顯之此其一也在親民者言大學之道在親愛於民是其二也在止於至善者言大學之道在止處於至善之行此其三也

知止而后有定

疏更覆說止於至善之事既知止於至善而後心能有定不有差貳也定而后能靜者心定無欲故能靜不躁求也靜而后能安者以靜故情性安和也安而后能慮者情既安和能思慮於事也慮而后能得者既能思慮然後於事得宜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

疏覆說止善之事既畢故此經明明德之理欲正其心者

據大學以明德本明德不誠意可謂門戶也山待誠意知講本

宋因學記問云大學之親民當

作新舊金條之新舊當為親也皆傳寫之誤

無欲則靜虛靜此知不助於周子矣若生亦云萬物無之以鏡我心者欲善也其陽氏解安字係者外說故不如此疏

此即概以明明德貫始終於明明新舊而已

溫公格物論曰  
格猶正也  
能格外物  
則能知至善  
故致知格物  
乃學之始  
致知者  
致其良知  
格物者  
格其不正  
以歸於正  
之謂也

原其本  
上大本自佳

身心不  
近學者  
理之失

疏慙包萬慮謂之心為情所意念謂之意若欲正其心使

無傾邪必須先至誠於意念也欲誠其意先致其知者言

欲精誠其已意始必須習學踐其成敗故云先致其知此

經明初以致知積漸而大至明德前經從盛以本初此經

從初以至盛上下相結也致知在格物者格來也知善深

則來善物知惡深則來惡物言善惡之來緣人所好也

壹是皆以修身為本

疏上言誠意正心齊家治國細別雖異其心皆修身

本亂謂身不修也末治謂國家治也言已身不修而望

家國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

覆說本亂而末治之事也

疏詰義  
如惡惡臭  
言誠其意者不可外貌詐作好惡而內心實不好惡也  
此之謂自謙  
疏謙讀如慄慄然安靜之貌心雖好惡而口不言應自然  
安靜也  
見君子而後厭然  
疏厭讀為厭厭為黑色如為閉藏貌也  
心廣體胖  
疏言內心寬廣則外體胖大言為之於中必形見於外也  
故君子必誠其意者以有於內見於外必須精誠其意在  
內心不可虛也

瞻彼淇澳

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

自修也

疏言初習謂之學重習謂之修

懔懔也

疏初讀為峻言顏色嚴峻戰慄也

民之不能忘也

疏以武公用意精誠德著於人人不能忘也

於戲前王不忘

疏以文武意誠於天下故詩人嘆美云此前王之德不可

忘也賢賢親親者言後世君子皆美此前王能賢其賢人

而親其族親也樂樂利利者後世小人美此前王能愛樂

其所樂能利益其人之所利前王施為政教下順人情不

奪人之所樂利之事此以沒世不忘也由前王意能精誠

垂於後世故君子小人皆所美念以此之故終沒於世其

德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

疏此一經廣明意誠則能明已之德周公封康叔而作康

誥戒康叔能用有德此記之意言周公戒康叔以自明

其德與尚書異也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疏顧念也諟正也伊尹戒太甲云爾為君當顧念奉正上

天顯明之命不邪辟也

帝典曰克明峻德

疏尚書之意言克能明用賢俊之德此記之意言克能自明大德也皆自明也康誥太甲帝典等文皆是人君自明其德也

湯之盤銘曰

疏此經廣明誠意之事湯之盤銘者湯于沐浴之盤而刻銘為戒詩誠也誠使道德日益新也日日新者言非惟一日之新當使日日益新又日新者言非日日益新又須恒常日新時是丁寧之辭也此謂精誠其意脩德無已也

康誥曰作新民

漢書

卷之一

印

疏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語言殷人化紂惡俗使之變改為新人此記之意自念其德為新民也

詩曰周雖舊邦

疏詩之本意言周雖舊是諸侯之邦其受天之命唯為天子而更新也此記之意其所施教命唯能念德而自新也吳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極盡也言自新之道唯在盡其心力更無餘行也

詩云邦畿千里

疏此一經廣明誠意之事言誠意在於所止

詩云穆穆文王

疏此美文王之德光明敬其所以自止處

大畏民志

疏大畏民志者大能畏服民人之志言人有虛誕之志者莫不敢畏服言民亦誠實其意也

身有所念懷

疏有所念懷則不得其正言因起而違於正也所以然者或不察而不當於理則失於正也餘微此

心不在焉

疏此言脩身之本必在正心若心之不正身亦不修若心之不在視聽與食不覺知也是心為身本修身必在於正心也

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

漢書

卷之一

五

注之遠也譬猶喻也言遠彼而以心度之曰吾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教情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已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

疏之猶遠也此言修身之譬也設我遠彼人見彼有德則為我所親愛當反自譬喻於我也以彼有德故為我所親愛則我若自脩身有德必然亦能使眾人親愛於我也之其所親愛而譬焉者又言我往之彼而賤惡彼人者必是彼人無德故也亦當迴以譬我我若無德則人亦賤惡我也之其所畏敬而譬焉者又我往之彼而畏敬彼人必是彼人莊嚴故也亦迴以譬我我亦當莊嚴則人亦必畏敬我也之其所哀矜而譬焉者又我往之彼而哀矜彼人必

是彼人有慈善柔弱之德故也亦迴以譬我我有慈善而  
或柔弱則亦為人所哀矜也之其所教情而譬焉者又我  
往之彼而教情彼人必是使人邪僻故也亦迴以譬我我  
若邪僻則人亦教情於我也人心多偏若心愛好之而多  
不知其惡若嫌惡之而多不知其美今雖愛好知彼有惡  
事雖憎惡知彼有美善天下之內如此者少矣

人莫知其子之惡

疏碩大也言人之愛子其意至甚子雖有惡不自覺知猶  
好而不知其惡也農夫種田恒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  
惡以貪心過甚故不知其苗之碩若能以已子而方他子  
已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也此不知子惡不知碩苗之

漢語集

卷之一

本

人不修其身身既不修不能以已辟人故不可以齊整其  
家

康誥曰如保赤子

疏此成王命康叔之辭赤子謂心所愛之子言治民之時  
如保愛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言愛此赤子內心精誠  
求赤子之者欲雖不能正中其所欲去其所嗜欲亦不甚  
遠蓋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赤子之嗜欲非由學習而來  
此皆本心而為之言皆喻人君也

一家仁

注一家一人謂人君也庚之言利也春秋傳曰登廢之又  
曰鄭伯之車償於濟廢或為吝償或為非

其機如此  
疏機謂關機也動於近成於遠善惡之事亦散於身而及  
於一國也  
此謂一言債事  
疏上云一人貪廢一國作亂是一言債事也又云一家仁  
讓則一國仁讓是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  
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其所令反其所好  
疏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  
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  
令禁人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者謂君  
子有善行於已而後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已有  
仁讓而後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謂  
無惡行於已而後可以非責於人為惡行也謂無貪利之  
事於已而後非責於人也

漢語集

卷之一

本

疏自此以下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先治其國之事但  
欲平天下先須治國治國事多於平天下非一義可了故  
廣而明之言欲平天下先須修身修身之事由近至遠自  
內至外故初明絜矩之道次明散財於民其又次明用善  
人遠惡人此皆治國治天下之綱故特詳舉  
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

所謂平天下

疏上云一人貪廢一國作亂是一言債事也又云一家仁  
讓則一國仁讓是一人定國也一家則一人也皆謂人君  
是一人之身先治一家乃後治一國  
其所令反其所好  
疏令謂君所號令之事若各隨其行之所好則人從之其  
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所令之事反其所好雖欲以  
令禁人人不從也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者謂君  
子有善行於已而後可以求於人使行善行也謂於已有  
仁讓而後可求於人之仁讓也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謂  
無惡行於已而後可以非責於人為惡行也謂無貪利之  
事於已而後非責於人也

疏絮猶結也矩法也言君子於天下持矩法之道動而無失以此加物物皆從之也

所惡於上

疏此以下皆是絮矩之道也譬諸侯有天子在於上有不善之事加已已惡之則不可迴持此惡事使已下者受之也所惡於下毋以事上者言臣下不善事已已有所惡則已不可持此惡事迴以事已之君上也所惡於前毋以先後者前謂在已之前不以善事施已已則無以惡事施於前行之人也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者謂與已平敵或在已右或在已左以惡加已已所憎惡則無以此惡事施於左人舉此一隅餘可知也此之謂絮矩之道者上經云君子有絮矩之道也其絮矩之義未明故此經申說能持其所有以待於人恕已接物即絮矩之道也

民之所好好之

疏謂善政恩惠是民之願好已亦好之以施於民若散倉廩賜貧窮賑乏絕是也

民之所惡惡之

疏謂苛政重賦是人之所惡已亦惡之而不行也

節彼南山

疏言節然高峻者是彼南山維積累其石巖巖然高大喻幽王大臣師尹之尊嚴赫赫師尹民具爾瞻者赫赫顯威徽具俱也爾汝也在下之民具於汝而瞻視之言皆視師

尹而為法此記之意喻人君在上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僂謂刑僂也君若邪僻則為天下之民共所誅討若桀紂是已

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疏言帝乙以上得衆則得國言殷紂失衆則失國也

有德此有人

疏有德之人人之所附從故有德此有人也有人此有土若有人則境土寬大故有土也有土此有財者言有土則生植萬物故有財也有財此有用者為財財足供用也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為本財為末也

外本內末

疏語纂

卷之一

九

疏外疏也內親也施奪謂施其劫奪之情也君若親財而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劫奪之情也

是故財聚則民散

疏事不兩興財由民立君若重財而輕民則民散也若散財而調恤於民則民咸歸聚也

言悖而出者

疏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惟命不于常

注天命不于常言不專祐一家也

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



注楚孝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為實時謂觀射父昭王

楚昭王時書也

也王孫圉對曰未嘗為實楚之所實者曰觀射父能作訓

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新序云秦欲伐

楚使使者觀楚之寶器楚王召昭奚恤而問焉對曰寶器

在賢臣王遂使昭奚恤應焉昭奚恤教精兵三百人陳於

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南面之壇四面之壇一秦使

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上居東面之壇自居西面之

壇稱曰客欲觀楚之寶器乎楚之所寶者即賢臣也唯大

國之所觀素使無以對也

無他技

注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已有之不啻若

以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

是與同  
子孫而後樂  
不平者極矣

異端之技猶  
文子所謂難  
出難勇欲金  
而已非若獲  
而稱異端也

昭奚恤之方正  
與王孫圉同注  
觀射父之亦  
觀射父之亦  
觀射父之亦  
觀射父之亦

生之者眾

疏生之者眾謂為農桑多也食之者寡謂減省無用之費

也為之者疾謂百姓急農桑事業也用之者舒謂君上緩

於營造費用也

未有上好仁而不好義者也

疏言在上人君好以仁道接下其下感君仁恩無有不愛

好於義百事盡能終成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又為

人君作譬言君若行仁民必報義義必終事譬如人君有

府庫之財必為已所用也

不畜聚歛之臣

注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歛之臣乃損義

彼為善之

注彼君也君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

事患難根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者也

是與同  
子孫而後樂  
不平者極矣

昭奚恤之方正  
與王孫圉同注  
觀射父之亦  
觀射父之亦  
觀射父之亦  
觀射父之亦

漢書卷之

二

漢書卷之二

漢北海鄭玄康成注

唐衛水孔穎達仲達疏

明海虞陳禹謨錫玄纂

同邑門人孫林校

中庸

疏案鄭目錄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孫子思復作之以昭明聖祖之德

天命之謂性

註天命謂天所命生人者也是謂性命木神則仁金神則義火神則禮水神則信土神則知考經說曰性者生之質

漢書

卷之二

命人所稟受度也率循也循性行之是謂道修治也治而廣之人放傲之是曰教

此是命之命  
有以過也

疏此節明中庸之德必修道而行謂子思欲明中庸先本於道天命之謂性者天本無體亦無言語之命但人感自然而生有賢愚吉凶若天之付命遣使之然故云天命老子云道本無名強名之曰道但人自然感生有劉柔好惡或仁或義或禮或知或信是天性自然故云謂之性率性之謂道率循也道者通物之名言依循性之所感而行不令違越之曰道感仁行仁感義行義之屬不失其常合於道理使得通達是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謂人君在上修行此道以教於下是修道之謂教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注道猶道路也出入動作由之離之則手從也

疏道者開通性命猶如道路開通於人行於道路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者若荒校塞澀之處是可離棄以非道路之所由也

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

注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也君子則不然雖視之無人聽之無聲猶戒慎恐懼自修正是其不須臾離道

疏言君子行道先慮其微若微能先慮則必合於道故君子恒常戒懼於其所不睹不聞之處不睹不聞猶須戒懼

况睹聞之處戒懼可知已

慎獨者慎其閒居之所為小人於隱居動作言語自以為不見睹不見聞則必肆盡其情也若有規聰之者是為顯見甚於眾人之中為之

疏言凡在眾人之中猶知所畏及至幽隱之處謂人不見便即恣情人情皆規聰察見罪狀甚于眾人之中所以恒須慎懼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疏中者言喜怒哀樂緣事而生未發之時澹然虛靜心無所慮故謂之中中和者不能寂靜而有喜怒哀樂之情雖復動靜皆中即限有如鹽梅相得性行和諧故云謂之和中

慎獨

卷之二

二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也者情慾未發是人性初本故曰大本也和也者情慾既發而能合道理可通達流行故曰達道也

註中為大本者以其含喜怒哀樂禮之所由生政教自此出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註致行之至也位猶正也育生也長也

既言人君苟能至極中和使陰陽不錯則天地得其正位焉生成得理故萬物得其養育焉

中庸其至矣乎

註鮮罕也言中庸為道至美碩人罕能久行道之不行也

道之不行也

漢語纂

卷之二

三

疏此處說人寡能行中庸之事鮮能知味也者言飲食易

也知味難也猶言人莫不行中庸但鮮能久行之所謂愚

者不能及中庸也索異義云張華辨詐師曠別新符朗為

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雖知棲半露食驚知其黑白此皆

晉書文也別薪一事師曠奇

舜其大知也與

註通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又察而行之也兩端過與不

及也用其中於民賢與不肖皆能行之也斯此也其德如

此乃疏為舜舜之言充也

疏此一經明舜能行中庸之行先察近言而後至於中庸

也

故以相飲為  
善易常言  
聖道微顯在  
人曰此是善  
所收道則大  
賢不肖皆能  
行  
是足用中外  
本亦  
式取泰來白  
以為大知  
亦作其斯以  
為大知  
而實謂氏  
先行之矣

舜其大知也與者既能包於大道又能察於近言即是大知也

就其兩端用其中於民者端謂頭緒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言舜能執持愚知兩端用其中道於民使愚知俱能行之

其斯以為舜乎者諡法仁義威明曰舜是道德充滿之意

故言舜為充也

人皆曰予知

疏吾網也獲謂排撈也陷阱謂坑也穿地為坎豎鋒於

中以陷獸也言禽獸被人所驅納於吾網獲陷阱之中而

不知避時以無知之人為嗜欲所驅罪禍之中而不知辟

即下文是也

漢語纂

卷之二

四

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鄭云自謂擇中庸而為之亦不能久行言其實愚也

中庸不可能也

疏言在上諸事雖難猶可為之唯中庸之道不可能也為

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

子路問強

註強勇者所好也

南方之強也

疏南方謂荆陽之南其地多陽陽氣舒散人情寬緩和柔

假令人有無道加已已亦不報和柔為君子之道故云君

子居之

發南北之強

北方之強也

疏北方沙漠之地其地多陰陰氣偏急故人生剛猛恒好鬪爭故以甲鎧為席寢宿於中至死不厭非君子所處而強梁者居之然唯云南北不云東西者鄭冲云是必南北互舉蓋與東西俗同故不言也

故君子和不流

疏此以下皆述中國之強也流移也矯亦強貌也不為南北之強故性行和合而不流移中正獨立而不偏倚國雖有道不能隨逐物以求榮利令不改變已志以趨會於時也若國之無道守善至死性不改變志意強哉形貌矯然此抑女之強也

漢詁纂

卷之二

五

素隱行怪

註素讀為攻城攻其所係之係猶鄉也言方鄉辟害隱身而行僂諂以作後世名也  
疏素鄉也謂無道之世身鄉幽隱之處應須靜默若行怪異之事求立功名使後世有所述焉如此之事我不能為之以其身雖隱避而名欲彰也

君子遵道而行

疏言君子之人初既遵循道德而行當須行之終竟今不能終竟猶如人行於道路半途而自休廢吾弗能已矣言汲汲行道無休已也

君子依乎中庸

疏君子依行中庸之德若值時無道隱避於世雖有才德不為時人所知而無悔恨之心如此者非凡人所能唯聖者能然若不能依行中庸者苟隱避於世不為人所知則有悔恨之心也

夫婦之愚

疏言天下之事千端萬緒或細小之事雖夫婦之愚偶然與其善惡若蓍莖之言有可聽用故云與知

及其至也

疏言道之至極如造化之理雖聖人不知其所由故云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知之與行之皆是至極既是至極故聖人有不能也

漢詁纂

卷之二

六

天地之大也

疏言天地至大無物不養無物不覆載於冬寒夏暑人猶有怨恨之猶如聖人之德無善不包人猶怨之是不可備也大小兼包始可以備

故君子語大

疏大謂先王之道言君子語說先王之道其事既大天下之人無能勝載之者

語小

疏若說細碎小事謂愚不肖事既纖細天下之人無能分破之者言事但秋毫不可分破也

為飛戾天

此解已融會全  
章之旨矣是  
在  
義乃為明  
如易感矣

疏言聖人之德上至於天則為飛戾天是翔翔得所聖人之德下至於地則魚躍于淵是游泳得所言聖人之德上下明察詩本文云為飛戾天喻惡人速去魚躍于淵喻善人得所此引詩章故與詩義有異也

造端乎夫婦

疏言君子行道初始造立端緒起于匹夫匹婦之所知所行及其至極之時明察於上下天地也

道不遠人

疏此一節明中庸之道去人不遠但行於已則外能及物道不遠人若言中庸之道不遠難於人身但人能行之於已則是中庸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言人為中庸之道當附近於人謂人所能行則已所行可以為道若

卷之二

道理難遠則不可施於已又不可行於人則非道也

伐柯伐柯

疏言欲行其道於人其法亦不遠但近取法于身何異持柯以伐柯人猶以為遠明為道之法亦不可以遠即所不顧於上無以交於下所不顧於下無以事於上明行道在於身也

故君子以人治人

疏以道去人不遠言人有過君子當以人道治此有過之人改而正不煩更責不能之事若人所不能則已亦不能是行道在於已身也

顏作顏視解

忠恕違道不遠

疏忠者內盡於心恕者外不欺物恕付也付度其義於人違去也言身行忠恕則去道不遠也

君子之道四

疏言此四者欲明求之於他人必先行之於已

言顏行

疏言顏行者使言不過行恒顏視於行行顏言者使行副於言恒顏視於言也恒慥守實言行相應之貌

君子素其位而行

疏素卿也卿其所居之位而行其所行之事不顧行位外之事論語云君子思不出其位也卿富貴之中行道於富

卷之二

貴謂不驕不淫也卿貧賤之中行道於貧賤謂不諂不懼也卿夷狄之中行道於夷狄夷狄雖陋惟隨其俗而守道不改卿患難之中行道於患難而臨危不傾守死於善道

此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言君子所入之處皆守善道在上位不陵下此素富貴行富貴也在下位不援上者此

素貧賤行貧賤也正已而不求于人則無怨此素夷狄行夷狄也論語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上不怨天

下不尤人此素患難行患難也論語云不怨天不尤人是

也

射有似乎君子

疏正謂賓射之侯鵠謂大射之侯言射者失於正鵠謂失

不中正鵠不責他人反鄉自責其身言君子之人失道於外亦反自責於已

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

疏行之以遠者近之始升之以高者卑之始言以漸至高遠不云近者遠始卑者高始但動行其道於身然後能誠於物而可謂之高遠耳

父母其順矣乎

疏謂父母能以教令行乎室家其和順矣乎言中庸之道先使室家和順乃能和順於外即上云道不遠施諸已

鬼神之道相侶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

疏此一節明鬼神之無形而能顯著誠信中庸之道與

鬼神之道相侶亦從微至著不言而自誠也

體物而不可遺

疏言萬物生而有形體體物而不可遺者言萬物無不以鬼神之氣生也

如在其上

註洋洋人想思其僂僂之貌

夫微之顯

疏言鬼神之狀微昧不見而精靈與人為吉凶是從微之顯也

誠之不可揜

疏言鬼神誠信不可揜蔽善者必降之以福惡者必降之

以禍此鬼神即易繫辭云是故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俎以能生萬物也案彼注木火之神生物金水之鬼終物彼以春夏對秋冬故以春夏生物秋冬終物其實鬼神皆能生物終物也故此云體物而不可遺此確說陰陽鬼神人之鬼神亦附陰陽之鬼神故此云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是兼人之鬼神也

子孫保之

疏師說云舜禪與禹何言保此子孫承保祭祀故云保周時陳國是舜之後

必因其材而篤焉

疏材謂質性也篤厚也言天之所生隨物質性而厚之善

者因厚其福舜禹是也惡者因厚其毒桀紂是也

故裁者培之

疏言道德自能豐殖則天因而培益之傾者覆之者若無德自取傾危者天亦因而覆敗之也

宜民宜人

疏宜民謂宜養萬民宜人謂宜官人其德如此故受福于天佑助也保安也天乃保要佑助命之為天子又申重福之作記者引證大德必受命之義則舜之為也

無憂者其惟文王乎

註聖人以立法度為大事子能述成之則何憂乎堯舜之父子則有凶頑禹湯之父子則寡令聞父子相成唯有大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王

武王續大王王季文王之緒

註續繼也繼業也戎兵也衣讀如殷聲之誤也齊人言殷  
聲如衣虞夏商周氏者多矣今姓有衣者殷之胃與成  
殷者宜用兵伐殷也

追王大王王季

疏追王大王王季者以王迹起焉按詩頌閔宮云大王居  
岐之陽實始剪商是王迹起也注云先公組紺以上至后  
稷也者組紺大王之父一名諸韞周本紀云亞圍卒子太  
公叔類立太公卒子古公賈父立又世本云亞圍雲生太  
公叔類立太公卒子古公賈父立又世本云亞圍雲生太  
公叔類立太公卒子古公賈父立又世本云亞圍雲生太  
公叔類立太公卒子古公賈父立又世本云亞圍雲生太

卷之二

士

至王季上祀先公則先公之中包后稷也故云組紺以上  
至后稷也案司服云享先王則衮冕先公則鷩冕以后稷  
為周之始祖祫祭於廟當同先王用衮則先公無后稷也  
故鄭注司服云先公不啻至諸懿若四時常祀惟后稷及  
大王王季之等不得廣及先公故天保云禴祠蒸嘗于公  
先王

斯禮也

疏言周公尊崇先公之禮非直天子所行乃下達於諸侯  
大夫士庶人等無間尊卑皆得上尊祖父以已之祿祭其  
先人猶若周公以成王天子之禮祀其先公也

夫孝者

武王何年有  
成續繼之義以  
武成可立信和  
則則外矣

疏善繼人之志者若文王有志伐紂武王能繼而承之  
書武成曰予小子其承厥志是善繼人之志也善述人之  
事者言文王有文德為王基而周公制禮以贊述之故洛  
誥云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是善述人之事也此是武  
王周公述孝之事

春秋修其祖廟

註修謂歸葬也宗器祭器也蒙衣先祖之遺衣服也設之  
當以授尸也時食四時祭也

宗廟之禮

疏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者若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  
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者序謂次序爵謂公卿大夫士也  
謂祭祀之時公卿大夫各以其爵位齒列而助祭祀是辨  
貴賤也故文王世子云宗廟之中以爵為位崇德也宗人  
授事以官尊賢也序事所以辨賢也者事謂薦羞也序謂  
次序所供祭祀之事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共雞是  
分別賢能堪任其官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案特牲  
饋食之禮主人洗爵獻長兄弟獻眾兄弟之後眾賓弟子  
于西階兄弟弟子于東階各饌于其長也弟子等皆下  
賤而得舉饌是有事於宗廟之中是其榮也又制受爵是  
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者燕謂既祭而燕也燕以髮色  
為坐祭時尊尊也至燕親親也

卷之二

十二

或其位

樂府集同義  
卷之二  
七等

疏踐升也謂孝子升其先祖之位行祭祀之禮也

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疏示讀宜如冥諸河干之冥冥置也若能明此序爵辨賢尊親則治理其國其事為易猶如置物于掌中也

夫政也者蕭廬也

註蕭廬螺贏謂土蜂也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系蟲也蕭廬取桑蟲之子去而變化之以成為已子政之於百姓若蕭廬之於桑蟲然

取人以身

疏取人以身明君欲取賢人先以修正己身則賢人至也

仁者人也

漢書卷之二

疏仁謂以仁恩相親也言行仁之法在於先親已親然後比親及疎故云親親為大

禮所生也

疏五服之節降殺不同是親親之衰殺公卿大夫其爵各異是尊賢之等禮者所以辨明此上諸事故云禮所生也

天下之達道五

註達者常行百王所不變也

三者天下之達德也

疏若行五道必須三德無知不能識其理無仁不能安其事無勇不能果其行故必須三德也

所以行之者一也

疏言百王所以來行此五道三德其義一也古今不變也

及其知之一也

疏所知所行謂百行皆然非唯三達德五達道而已也

好學近乎知

疏好學近乎知者後前文或學而知之蓋能好學無事不知故云近乎知也力行近于仁者後前文或利而行之以其勉力行善故近乎仁也知耻近乎勇者後前文困而知之及勉強而行之以其知自羞耻勉勵故近乎勇也前經生而知之不覆說者以其生知自然合聖故不須覆說也

修身則道立

疏此一經覆說行九經則致其功用也修身則道立者謂修正其身不為邪惡則道德興立也尊賢則不惑者以賢

人輔弼故臨事不惑所謀者善也

疏大則不惑者眩亦惑也以恭敬大臣任使分明故於事不惑前文不惑謀國

家大事此云不眩謂謀國家眾事但所謀之事大小有殊

所以異其文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者群臣雖賤而君厚

接納之則臣感君恩故為君死於患難是報禮重也子庶

民則百姓勸子愛也言愛民如子則百姓勸勉以事上也

來百工則財用足百工興財用也君若賞養招來之則百

工皆自至故國家財用充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遠謂蕃

國之諸侯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懷安撫也

之則諸侯服從兵強土廣故天下畏之



齊明盛服

註同其好惡不特有所好惡於同姓雖恩不同義必同也

尊重其祿位所以責之不必授以官守天官不可私也官

威任使大臣皆有屬官任使不親小事也若周禮六卿其下各有屬官其

無件小事皆忠信重祿有忠信者重其祿也

疏既廣謂飲食糧廩也言在上每日省視百工功程每月

試其所作之事又飲食糧廩稱當其事功多則廩厚功少

則餼薄是以勸百工也治亂持危者諸侯國內有亂則

治計之危弱則扶持之厚往謂諸侯選國王者以其財賄

厚重往報之薄來謂諸侯貢獻使輕薄而來如此則諸侯

歸服故所以懷諸侯也

卷之二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疏此一節明前九經之法唯在豫前謀之故云所以行之

者一也一謂豫也

言前定則不貽

案字林云貽躓也躓謂行倒蹶也將欲發言能豫前思定

然後出口則言得流行不有躓蹶也

誠者不勉而中

疏此覆說上文誠者天之道也謂不勉勵而自中於善不

思慮而自得於善從容閒暇而自中乎道以聖人性合於

天道自然故云聖人也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疏此覆說上文誠之者人之道也謂由學而致此至誠謂

賢人也言選擇善事而堅固執之行之不已遂致至誠也

博學之

疏此一經申明上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事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

疏此一句覆上博學之餘做此

果能此道矣

疏果謂果決也若決能為此百倍用功之道識慮雖後愚

弱而必至明強此勸人學誠其身也

自誠明謂之性

疏此一經顯天性至誠或學而能兩者雖異功用則相通

卷之三

自誠明謂之性者此說天性自誠者自由也言由天性至

誠而身有明德此乃自然天性如此故謂之性自明誠謂

之教者此自明而至誠由身聰明教習而致故云謂之教

然則自誠明謂之性聖人之德也自明誠謂之教賢人之

德也誠則明矣者言天人天性至誠則能明其德由至誠

而致明也明則誠矣者謂賢人由身聰明勉學乃致至誠

故云明則誠矣是誠則能明明則能誠優劣雖異二者皆

通有至誠也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注贊助也育生也助天地之化生謂聖人受命在王位致

太平

經 158—403

漢或紀溫故知  
新師古曰溫學  
也謂原精于故  
事也

疏言文王之德之純亦如天之不休已故云純亦不已  
致廣大而盡精微

既廣大謂地也言賢人由學能致廣大如地之生養之德  
也盡精微謂盡事物之精微也極高明而道中庸者高明  
謂天也言賢人由學能盡天之高明之德道通也又能通  
達於中庸之理也溫故而知新者言賢人由學既能溫尋  
故事又能知新事也敦厚以崇禮者言以敦厚重行於學  
故以尊崇三百三千之禮也

愚而好自用

疏上經論賢人學至誠商量國之有道能或語或嘿以保  
其身若不能中庸者皆不能量事制宜必及禍患又曰明

漢諸卷  
卷之二

十九

已以此之故不敢專制作禮樂也非天子不議禮此論禮  
由天子所行既非天子不得論議禮之是非不制度謂不  
敢制造法度及國家宮室大小高下及車輿也不考文亦  
不得考成文章書籍之名也今天下車同軌者今謂孔子  
時言人所行之行皆同道理當孔子時禮壞樂崩家殊國  
異而云此者欲明已雖有德身無其位不敢造作禮樂以  
自謙也

吾學周禮

疏吾從周者既祀宋二國不足明已當不復行前代之禮  
故云吾從周案趙商問孔子稱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檀弓云今丘也殷人也兩楹奠殯哭師之處皆所法於殷

禮未必由周而云吾從周者何也鄭答曰今用之者與  
諸侯皆用周之禮法非專自施於己在宋冠章甫之冠在  
魯衣逢掖之衣何必純用之吾從周者言周禮法最備其  
為殷周事豈一也如鄭此言諸侯禮法則從周身之所行  
雜用殷禮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

疏言為君王有天下者有三種之重焉本諸身者言君子  
行道先從身起是本諸身也徵諸庶民者徵驗也諸於也  
謂立身行善使有徵驗于庶民也考諸三王而不繆者謂  
已所行之事即考校三王與之合同不有錯繆也建諸天  
地而不悖者言已所行之道建立於天地而不有悖逆謂

漢諸卷  
卷之二

二十

與天地合也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者質正也謂已所  
行之行正諸鬼神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此鬼神是陰  
陽七八九六之鬼神生成萬物者此是天地所為既能質  
正陰陽不有疑惑是識知天道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者以聖人身有聖人之德無法於後雖在後百世  
亦堪俟待後世之聖人其道不異故云知人也以天道陰  
陽生成萬物今能正諸陰陽鬼神而不有疑惑是知天道  
也以聖人之道雖相去百世其歸一揆今能百世以待聖  
人而不有疑惑是知聖人之道也

遠之則有望

疏言聖人之道為世法則若遠離之則有企望思慕之深

朱子語錄我問  
子思曰夫子為  
人未嘗諱字  
王侯南宮武士  
以憲章文武命  
題場中食以朱  
律作近中其法  
而不知已道却  
章明義夫此不  
讀漢書之故也  
獨衡文府之

也若附近之則不厭倦言人愛之無已

仲尼祖述堯舜

疏祖述堯舜者祖始也言仲尼始行堯舜之道也憲章文  
武者憲法也章明也言夫子發明文武之德

註上律天時者律述也述天時謂編年四時具也報國也  
因水土謂記諸夏之事山川之異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疏溥謂無不周徧博為所及廣遠以其浸潤之澤如俚淵  
泉溥大也既思慮深重非得其時不出政教必以俟時而  
出

溥博如天

漢書卷之二

二十一

註如天取其運照不已也如淵取其清深不測也尊親尊  
而親之

肫肫其仁

註肫肫讀如誨爾忱忱之忱忱懇誠額也肫肫或為純  
純

衣錦尚絅

疏詩衛風碩人之篇美莊姜之詩言莊姜初嫁在塗衣著  
錦衣為其文之大著尚著禪絅加於錦衣之上絅禪也以  
單絅為衣尚以覆錦衣也案詩本文云衣錦褰衣此云尚  
絅者斷截詩文也記人欲明君子謙退惡其文之彰著故  
引詩以結之

闇然而日章

疏章明也言君子以其道德深遠謙退初視未見故曰闇  
然其後明著故曰日章明也若小人好自矜大故初視時  
的然以其才藝淺近後無所取故曰日益也

君子之道

疏淡而不厭者言不媚悅於人初似淡薄久而愈敬無惡  
可厭也簡而文者性無嗜慾故簡靜才疏明辨故有文也  
溫而理氣性和潤故溫也正直不違故脩理也知遠之近  
言欲知遠處必先之遠於近乃後及遠知風之自白謂所  
從來處言見目前之風則知之遠所從來處故鄭注云睹  
末察本遠是近之末風是所從來之末也知微之顯此初

漢書卷之二

三十一

時所微之事久乃達于顯明微是初端顯是終緒故鄭注  
云探端知緒可與入德矣言君子或探末以知本或睹本  
而知末察微知著終始皆知故可以入聖人之德矣

相在爾室

疏西莊隅謂之屋漏者爾雅釋宮文以戶明漏照其處故  
稱屋漏屋漏非有人者言人之所居多近于戶屋漏深遠  
之處非人所居無人之處尚不愧之况有人之處不愧可  
知也言君子無間有人無人恒能畏懼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

疏以君子敬懼如是故不動而民敬之不言而民信之

毛猶有倫

註倫猶比也載讀曰裁謂生物也言毛雖輕尚有所比上天之造生萬物人無聞其聲音亦無知其臭氣者化民之德清明如神淵淵浩浩然後善

孰言德之至極本自無體何直如毛毛雖細物猶有形體可比並故云毛猶有倫也上天之載無赫無臭至矣載生也言天之生物無音聲無臭氣寂然無象而物自生言聖人用德化民亦無音聲亦無臭氣而人自化是聖人之德至極與天地同

漢書卷之二

漢書卷之二

三

附錄鄭玄本傳

後漢書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玄少為鄉閭夫得休歸常詣學官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遂造大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始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算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迺西入關曰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受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玄自遊學十餘年乃歸鄉里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人及黨事起乃與同郡孫嵩等四十餘人俱被禁錮遂隱修經業杜門不出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著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初中興之後范升陳元李育賈逵之徒爭論古今學後馬融答北地太守劉瓛及玄答何休義據通深由是古學遂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為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逃去時年六十弟子河內趙商等自遠方至者數千後將軍袁隗表為侍中以父喪不行國相孔融深敬於玄疑隗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縣君好學實懷明德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

衡令容高車號為通德。董卓遷都長安，公卿舉玄為趙相，道斷不至會黃巾。兗部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師友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過黃巾賊數萬人，見玄皆拜，相約不敢入縣境。玄後嘗疾篤，自慮以書戒子益，思曰：吾家舊貧，不為父母，群弟所容去，廝役之吏游學周秦之都，往來幽并，充豫之域，獲報乎在位通人處逸大僦得意者，咸從捧手，有所受焉。遂博指六藝，粗覽傳記，時觀秘書緯術之與年過四十，乃歸供養，假田植殖以娛朝夕。遇關尹，極勢坐黨禁錮十有四年，而蒙赦令舉賢良方正有道，辟大將軍三司府公車，再召比牒，併名早為宰相，惟彼數公懿德大雅，克堪王臣，故宜式序，吾自忖度，無

漢書卷之

卷之二

于

任於此，但念述先聖之元意，思整百家之不齊，亦庶幾以竭吾才，故開命固從而黃巾為害，萍浮南北，復歸邦鄉，入此歲來已七十矣。宿素衰落，仍有失誤，案之禮典，便合傳家。今我告爾以老歸爾，以事將閑居，以安性覃思，以終業。自非拜國君之命，問族親之憂，展敬墳墓，觀省野物，胡嘗扶杖出門乎？爾其勗求君子之道，研鑽勿替，敬慎威儀，以近有德，顯譽成於僚友，德行立於己志。若致聲稱，亦有榮於所生，可不深念邪？家今差多於昔，勤力務時，無恤飢寒。菲飲食，薄衣服，節夫二者，尚令吾寡恨，若忽忘不識，亦已焉哉。時大將軍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

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汝南嘯勵亦歸於紹，因自贊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闕，矧有慙色？紹乃舉玄茂才，表為左中郎將，皆不就。公車徵為大司農，給安車一乘，所過長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還家五年，春夢孔子告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時袁紹與曹操相拒於官度，令其子譚遣使通玄，請軍，不得已載病到元，詔縣疾篤，不進其年六月卒。年七十四。遺令薄葬，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練經赴會，千餘人，門生相與撰玄

漢書卷之

卷之二

于

序錄

答諸弟子問五經依論語作鄭志八篇，凡玄所注周易尚書毛詩儀禮禮記論語孝經尚書大傳中候乾象曆又著天文七政論魯禮神祇義六藝論毛詩譜駁五經異義答問禮難凡百餘萬言。玄質於辭訓，通人頗譏其繁。至於經傳洽義，稱為純儒。齊魯間宗之，論曰：自秦焚六經，聖文埃滅，漢興諸儒，頗修藝文。及東京學者，亦各名家，而守文之徒，帶固所乘，異端紛紜，互相詭激，遂令經有數家，家有數說，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眾家，刪裁繁蕪，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王父豫章君每考先儒經訓，而長於玄常以為仲尼之門不能過也。及傳授生徒，並專以鄭氏家法云。

附錄孔穎達本傳

唐書

孔穎達字仲達冀州衡水人八歲就學誦記日千餘言善屬文通步曆常造同郡劉焯焯名重海內初不之禮及請質所疑遂大畏服隋大業初舉明經高第授河內郡博士煬帝召天下儒官集東都詔國子秘書學士與論議穎達為冠又年最少老師宿儒恥出其下陰遣客刺之匿楊玄感家得免補太學助教隋亂避地廂牢太宗平洛授文學館學士遷國子博士貞觀初封曲阜縣男轉給事中時帝新即位穎達以忠言進除國子司業歲餘以太子右庶子兼司業與諸儒議曆及明堂事多從其說以論撰勞加散騎常侍爵為子皇太子令穎達撰孝經章句曰文以盡箴諷勸事

卷之二

詠帝知數爭太子失賜黃金一斤絹百匹又之拜祭酒侍講東宮帝幸太學觀釋菜命穎達講經畢上釋奠頌有詔褒美後太子稍不法穎達爭不已乳夫人曰太子既長不宜數面折之對曰蒙國厚恩雖死不恨剴切愈至後致仕卒陪葬昭陵贈太常卿謚曰憲初穎達與顏師古司馬才章王恭王琰受詔撰五經義訓凡百餘篇號義贊詔改為正義云雖包貫異家為詳博然其中不能無謬冗博士馬嘉運駁正其失至相譏詆有詔更令裁定功未就永徽二年詔中書門下與國子三館博士弘文館學士考正之於是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古僕射張行成侍中高季輔就加增損書始布下穎達子志寧司業志子惠元力學寡言又

為司業擢累太子諭德三世司業時人美之

漢書

卷之二

三八

論語註疏解經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  
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賢及  
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  
於魯論琅邪王卿及膠東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  
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懷得古  
文論語齊論有問王知道多於魯論二篇古論亦無此二  
篇分兗曰下章子張問以為一篇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  
篇次不與齊魯論同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說善  
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為世所貴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論  
唯博士孔安國為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順帝時南郡太守

漢諸集 卷之三

馬融亦為之訓說漢末大司農鄭玄就眾論篇章考之齊  
古為之註近故司空陳群太常王肅博士周生烈皆為義  
說前世傳授師說雖有異同不為訓解中間為之訓解至  
于今多矣所見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  
有不妥者頗為改易名曰論語集解光祿大夫關內侯臣  
孫邕光祿大夫臣鄭冲散騎常侍中領軍安鄉亭侯臣曹  
羲侍中臣荀顗尚書尉馬都尉關內侯臣何晏等上

解論語諸儒姓氏

孔安國

鄭玄

馬融

包咸

何晏

陳群

王肅

周生烈

漢諸集

卷之三

二



漢書卷之三

魏 南陽何晏平林集解

宋 濟陰邢 昺詩明義

明 海虞陳鼎謨錫玄卷

同邑門人孫 森子孫校

論語

學而第一

疏此篇論君子孝弟仁人忠信道國之法主友之規聞政在乎行應由禮貴於用和無求安飽以好學能自切而樂道皆人行之大者故為諸篇之先既以學為章首遂以名篇言人必須學也

漢書

卷之三

三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疏白虎通云學者覺也覺悟所未知也孔子曰學者而能以時誦習其經業使無廢落不亦悅懌乎學業稍成能招朋友有同門之朋從遠方而來與已講習不亦樂乎既有成德凡人不知而不怒之不亦君子乎言誠君子也皇氏以為凡學有三時一身中時學記云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內則云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十有三年學樂誦詩每句十五成童舞象是也二年中時王制云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又文王世子云春誦夏絃繩學禮冬讀書是也三日中時學記云君子之於學也藏焉脩焉息焉遊焉是日日所習也言學者以此時誦

務本即務孝弟  
作有孝弟

後一說謂得海  
人不徒空言  
之先達有力主  
此說者

漢書

卷之三

四

習所學篇簡之文及禮樂之容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所以為悅懌也譙周云悅深而樂淺也一曰在內曰說在外曰樂 包注曰同門曰朋 鄭玄注大司徒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然則同門者同在師門以授學者也此言有朋自遠方來者即學記云三年視敬業樂群也同志謂心意所趣鄉同也朋疏而友親朋來既樂友即可知故略不言也 凡人有兩不知者其說有二一云古之學者為己已得先王之道會章內映而他人不見不知而我不知也一云君子易事不求備於一人故為教誨之道若有人鈍根不能知解者君子恕之而不愠怒也 有子曰其為人孝弟

疏此章言孝弟之行也其為人孝弟於父母順於兄長好陵犯凡在已上者少矣言孝弟之人性必恭順故好欲犯其上者少也既不好犯上而好作亂為悖逆之行者必無故云未之有也是故君子務脩孝弟以為道之基本基本既立而後道德生焉恐人未知其本何謂故又言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疏此章論仁者必直言正色其若巧好其言語令善其顏色欲令人說愛之者少能有仁也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

疏此章論曾子省身其行之事嘗曰吾每日三自省察已

諸禮統圖云此  
馬氏引司馬  
成方一里出  
車一乘之說  
以百里出一  
也然百里者  
為方十里者  
健能出百里  
不勝不謂為  
百一十六里  
之方以則下  
周禮諸侯封  
方四百里之  
宜為三山李氏  
主職劉氏所  
取馬氏之說  
汪與孟子合

身為人謀事而得無不盡忠心事與朋友交而得無不誠  
信乎凡所傳授之事得無素不講習而妄傳乎以謀貴盡  
忠朋友主信傳惡室繫故曾子省備之也

道千乘之國

疏此章論治大國之法也馬融以為道謂為之政教千乘  
之國為公侯之國方五百里四百里者也言為政教以治  
公侯之國者舉事必敬慎與民必誠信省節財用不奢侈  
而愛養人民以為國本興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此其為政治國之要也包氏以為道治也千乘之國百里  
之國也

弟子入則孝

漢詁纂

卷之三

五

疏此章明人以德為本學為末男子後生之弟言為人弟  
與子者入事父母則當孝順也出事尊長則當遜弟也謹  
而信者理兼出入言恭謹而誠信也汎愛眾者君子尊賢  
而容眾博愛眾人也而親仁者有仁德者則親而友之能  
行已上諸事仍有閒暇餘力則可以學先王之遺文若徒  
學其文而不能行上事則為言非行偽也注言古之遺文  
者則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是也

賢賢易色

疏此章論生知美行之事賢賢易色者人多好色不好賢  
若能改易好色之心以好賢則善矣故曰賢賢易色也事  
父母能竭其力者謂小孝也言為子事父雖未能不匱但

竭盡其力服其勤勞也事君能致其身者言為臣事君雖  
未能將順其美匡救其惡但致盡忠節不愛其身與朋友  
交言而有信者謂與朋友結交雖不能切磋琢磨但言約  
而每有信也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者言人生知行此  
四事雖曰未嘗從師服膺學問然此為人行之美矣雖學  
亦不是過故吾必謂之學矣

君子不重則不威

疏此章勉人為君子也君子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者其  
說有二孔安國曰固蔽也言君子當須敦重若不敦重則  
無威嚴又當學先王之道以致博聞強識則不固蔽也一  
曰固謂堅固言人不能敦重既無威嚴學又不能堅固識

漢詁纂

卷之三

六

其道理也明須敦重也主忠信者主猶親也言凡所親狎  
皆須有忠信者也無友不如己者言無以忠信不如己者  
為友也過則勿憚改者言人誰無過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故苟有過無得難于改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

疏此章言民化君德也慎終者終謂父母之喪也以死者  
人之終故謂之終親之喪禮須謹慎蓋其哀也追遠者  
謂親終既葬日月已遠也孝子感時念親追而祭之盡其  
敬也君子行此二者民化其德皆歸厚矣言不偷薄也

子禽問於子貢曰

疏此章明夫子由其有德與聞國政之事子禽疑怪孔子

此章頂本人子  
不惑之心說  
得之矣

所至之邦必與聞其國之政事故問子貢曰此是孔子求  
於時君而得之與抑人君自願與夫子為治與子貢曰夫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者敦柔潤澤謂之溫行不犯物謂  
之良和從不違謂之恭去奢從約謂之儉先人後己謂之  
讓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與聞國政他人則就君求之夫  
子則修德人君自願與之為治故曰夫子之求之也其諸  
異乎人之求之與

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孔注曰孝子在喪哀慕猶若父存遽改其父道非心所忍  
為故謂之孝

禮之用和為貴

儀禮集卷之三

疏此章言禮樂為用相須乃美禮之用和為貴者和謂樂  
也樂主和同故謂樂為和夫禮勝則離故禮貴用和使不  
至於離也先王之道斯為美者言先王治民之道以此禮  
貴和美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揖讓而治天下者禮樂  
之謂也是先王之美道也由用也和而和不以禮節之  
亦不可行也者言人知禮貴和而每事從和不以禮為節  
亦不可行也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

注復猶覆也義不必信信非義也以其言可覆故曰近義  
恭近於禮遠恥辱也

注恭不合禮非禮也以其能遠恥辱故曰近禮也

人情莫樂於相  
知在人者  
欲其知於我  
人亦莫遠人於  
己而當其知在  
不責在人耳此  
陽明之學此不  
之謂也

樂事多如九  
方歌而得其和  
在其內而忘其  
外不待言說矣  
此章言禮樂之  
用和為貴

君子食無求飽

鄭注曰學者之志有所不暇

告諸往而知來者

疏此言可與言詩之意謂告之往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  
則知來者切磋琢磨所以可與言詩也

不患人之不已知

疏此章言人當責已而不責人凡人之情多輕易於知人  
而患人不已知故孔子抑之

為政第二

疏左傳曰學而後入政故次前篇也

為政以德

漢書卷之三

包注曰德者無為猶北辰之不移而眾星共之

疏此章言為政之要為政以德者言為政莫若以德德者  
得也物得以生謂之德淳德不散則無為自化矣北辰常  
居其所而不移故眾星共尊之以况人君為政以德無為  
清靜亦眾人所尊之也

案爾雅釋文云北極謂之北辰郭璞曰北極天之中以正

四時然則極中也辰時也以其居天之中故曰北極以正

四時故曰北辰 漢書天文志曰中宮太極星其一明者

泰一之常居也旁三星三公環之匡衛十二星藩臣皆曰

紫宮北斗七星所謂璇璣玉衡以齊七政斗為帝車運于

中央臨制四海分陰陽建四時均五行移節度定諸紀皆

繫於斗是彗星共之也

詩三百

宅注曰藏猶當也

今人以一字為一言知詩五百之言也

疏古者謂一句為一言詩雖有三百篇之多可舉一句當盡其理也曰思無邪者此詩之一言當領駟篇文也詩之為體論功頌德止僻防邪大抵皆歸於正故此一句可以當之也

道之以政

承上為政以道未改則此字應字附對而刑政禮制說於自新

疏此章言為政以德之效也言道之以政而民不服者則齊整之以刑罰免苟免也言君上化民不以德而以法則刑罰則民皆巧詐苟免而心無愧恥也德謂道德言君上

漢書卷之三

九

化民必以道德民或末從化則制禮以齊整之格正也言如此則民有愧恥而不犯禮且能自修而歸正也

四十而不惑

疏四十而不惑者志強學廣不疑惑也五十而知天命者命天之所稟受者也孔子四十七學易至五十窮理盡性知天命之終始也六十而耳順者順不逆也耳聞其言則知其微旨而不逆也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疏言行孝之道無得違禮也

樊遲御子告之

鄭注曰恐孟孫不曉無違之意將問于樊遲故告之

疏初時意在簡略欲使思而得之也必告樊遲者恐孟孫以為從父之令是無違故既與別後告於樊遲將使復告孟孫也

孟武伯問孝

疏此章言孝子不妄為非也子事父母唯其疾病然後可使父母憂之疾病之外不得妄為非法貽憂于父母也至於犬馬皆能有養

疏其說有二一曰犬以守禦馬以代勞皆能育以養人者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殺於人若人唯能供養於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於犬馬乎一曰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同其饑渴飲之食之皆能有以養之也但人養犬馬實其為人

漢書卷之三

十

用耳而不敬此犬馬也人若養其父母而不敬則何以別犬馬乎言無以別明孝必須敬也

色難

包注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為難

不違如愚

孔注曰不違者無所怪問於孔子之言默而識之如愚

退而省其私

孔注曰察其退還與二三子說釋道義發明大體知其不愚

溫故而知新

疏此章言為師之法溫尋也言舊所學得者溫尋使不忘

是溫故也素所未知學使知之是知新也既溫尋故者又知新者則可以為人師矣

君子不器

疏此章言明君子之德也器者物象之名形器既成各周其用若舟楫以濟川車輿以行陸反之則不能君子之德則不如器物各守一用言無所不施也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孔注曰疾小人多言而行之不周

君子周而不比

孔注曰忠信為周阿黨為比

學而不思則罔

漢詁纂卷之三  
包注曰學不尋思其義則罔然無所得

思而不學則殆

注不學而思終卒不得徒使人精神疲殆

攻乎異端

疏此章禁人雜學攻治也異端謂諸子百家之書也言人若不學正道而治乎異端之書斯則為害之深也善道有統故殊塗而同歸異端則不同歸也

知之為知之

疏此章言欲實知之事則為知之實不知之事則為不知此是真知也若其知之反隱曰不知及不知妄言我知皆非知也

祿在其中矣

疏言若少過行又少悔必得祿位設若言行如此雖偶不得祿亦同得祿之道

舉直錯諸枉則民服

疏於時群邪秉政民心厭棄故以此對之也

臨之以莊則敬

疏自上注下曰臨莊嚴也言君臨民以嚴則民敬其上孝慈則忠者言君能上孝於親下慈於眾則民作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者言君能舉用善人置之祿位教誨不能之人使之材能如此則民相勸勉為善也於時魯君端拱深宮季氏專執國政則如君矣故此答皆以人君之事言之也

是亦為政

注所行有政道與為政同

人而無信

孔注曰言人而無信其餘終無可

雖百世可知也

注物類相召世數相生其變有常故可預知

疏言非但順知既往兼亦預知將來時周尚存不敢斥言故曰其或繼周

非其鬼而祭之謂也

疏注曰人神曰鬼非其相考而祭之者是謂求福

漢詁纂卷之四

魏 南陽何晏平叔集解

宋 濟陰邢 昺叔明疏

明 海虞陳禹謨錫玄纂

同邑門人何德潤仲容校

論語

八佾第三

疏前篇論為政為政之善莫善禮樂禮以安上治民樂以移風易俗得之則安失之則危故此篇論禮樂得失也

孔子謂季氏

漢詁纂 卷之四

馬注曰天子八佾八人為列八八六十四人魯以周公故受王者禮樂有八佾之舞季桓子僭於其家廟舞之故孔子譏之

疏人之僭禮皆當罪責不可容忍季氏以陪臣而僭天子最難容忍故曰若是可容忍他人更誰不可忍也

三家者以雍徹

馬注曰雍周頌臣工篇名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今三家亦作此樂

包注曰辟公謂諸侯及二王之後穆穆天子之容貌雍篇歌此者有諸侯及二王之後來助祭故也今三家但家臣而已何取此義而作之於堂邪

疏案周禮樂師云及徹帥學士而歌徹鄭玄云徹者歌雍又少師云徹歌鄭云於有司徹而歌雍是知天子祭於宗廟歌之以徹祭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

疏此章言禮樂資仁而行也言人而不仁柰此禮樂何謂必不能行禮樂也

林放問禮之本

疏此章明禮之本意也奢與儉易與戚等俱不合禮但禮不欲失於奢寧失於儉喪不欲失於易寧失於戚

包注曰易和易也

夷狄之有君

漢詁纂 卷之四

疏此章言中國禮義之風而夷狄無也舉夷狄則戎蠻可知言夷狄雖有君長而無禮義中國雖偶無君若周召共和之年而禮義不廢故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季氏旅於泰山

馬注曰旅祭名也禮諸侯祭山川在其封內者今陪臣祭泰山非禮也

包注曰神不享非禮林放尚知問禮泰山之神反不如林放邪欲誣而祭之

其爭也君子

馬注曰多筭飲少筭君子之所爭  
疏此章言射禮有君子之風也射者爭中正鵠而已不同

小人屬色援臂故曰其爭也君子

繪事後素

鄭注曰繪畫文也凡繪畫先布衆色然後以素分布其間以成其文喻美女雖有倩野美質亦須禮以成之

夏禮吾能言之

包注曰微成也杞宋二國夏殷之後夏殷之禮吾能說之杞宋之君不足以成也

掃自既灌而往者

孔注曰掃捨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于太祖灌者酌鬱鬯灌於太祖以降神也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而魯逆祀躋僖公亂昭穆故不欲觀之矣

漢諸纂

卷之四

三

不知也

孔注曰答以不知者為魯諱

疏或人問孔子掃祭之禮其說如何若其說之當云掃之禮序昭穆時魯躋僖八亂昭穆說之則彰國之惡故但言不知也孔子既答或人以不知掃禮之說又恐或人以為已實不知無以明其諱君惡且恐後世以為掃祭之禮聖人不知而致廢絕更為或人言言我誠知掃禮之說於天下之事中其如指示此掌中之物言其易了也

祭如在

疏此章言孔子重祭禮祭如在者謂祭宗廟必致其敬如其親存言事死如事生也祭神如神在者謂祭百神亦如

神之存在而致敬也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者孔子言我

若親行祭事則必致其恭敬我或出或病而不自親祭使人攝代已為之不致肅敬於心與不祭同

王孫賈問曰與其媚於奧

疏此章言夫子守禮不求媚於人也媚趣智也奧內也謂室內西南隅也以其隱奧故尊者居之其處雖尊而閒靜無事以喻近臣雖尊不執政柄無益於人也適者飲食之所由雖處卑褻為家之急用以喻國之執政位雖卑下而執賞罰之柄有益於人也此二句世俗之言也言與其趣於閒靜之奧寧若趣於急用之竈以喻其求於無事之近臣寧若求於用權之執政王孫賈時執國政舉此二句佯漢諸纂

卷之四

四

周監於二代

疏言以今周代之禮法文章迴視夏商二代則周代郁郁乎有文章哉吾從周者言周之文章備於二代故從而行之也

子入太廟

疏此章言夫子慎禮也孔子仕魯魯祭周公而助祭故得入之也每事問者言太廟之中禮器之屬每事輒問於有

司也時人多言孔子知禮或人以為知禮者不當復問何為入太廟而每事問乎意以為孔子不知禮孔子聞或人之譏乃言其問之意以宗廟之禮當須重任雖已知之當更復問慎之至也

### 射不主皮

馬注曰射有五善焉一曰和志體和二曰和容有容儀三曰主皮能中質四曰和頌合雅頌五曰助武與舞同天子三侯以熊虎豹皮為之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兼取和容也

### 為力不同科

馬注曰為力力役之事亦有上中下設三科焉故曰不同

漢書卷之四

五

疏此章明古禮也周衰禮廢射者無復禮容但以主皮為善故孔子抑之云古之射者不主皮也周衰政失力役之事貧富兼并強弱無別而同為一科故孔子非之云古之為力役不如今同科也古之道也者結上二事皆前古所行之道也

###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疏此章言孔子不欲廢禮也牲生曰餼禮人君每月告朔於廟因有祭謂之朝享魯自文公怠於政禮始不視朔廢朝享之祭有司仍供備其羊子貢見其禮廢故欲去其羊也孔子曰賜也爾以為虛費其羊故欲去之是愛羊也

我以為羊存猶足以識其禮羊亡禮遂廢所以不去其羊欲使後世見此告朔之羊知有告朔之禮庶或復行之是愛其禮也

### 事君盡禮人以為誦也

孔注曰時事君者多無禮故以有禮者為誦

### 君使臣以禮

疏言禮可以安國家定社稷止由君不用禮則臣不竭忠故對曰君之使臣以禮則臣必事君以忠也

### 閑雖樂而不淫

疏此章言正樂之和也閑雖者詩國風周南首篇名興后妃之德也詩序云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

漢書卷之四

六

色是樂而不淫也哀窮寤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樂不至淫哀不至傷言其正樂之和也

### 使民戰栗

孔注曰凡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木宰我不本其意妄為之說因周用栗便云使民戰栗

### 子聞之曰成事不說

包注曰事已成不可復解說

### 遂事不諫

包注曰事已遂不可復諫止

### 既往不咎

包注曰事已往不可復追咎孔子非宰我故歷言此三者

和記



本從元州漢中  
傳概所詞三  
漢書一三陸  
上有豐碑志焉  
包氏注並別有  
據

欲使慎其後

管氏有三歸

包注曰三歸娶三姓女婦人謂嫁曰歸攝猶兼也禮國君

事大官各有人大夫兼并管仲家臣倭職非為僞

管氏亦有反站

鄭注曰反站反爵之站在兩楹之間人君別內外於門樹

屏以蔽之若與鄰國為好會其獻酢之禮更酌酌畢各反

爵於站上公管仲皆僭為之如是是知禮熊氏云主

君獻賓賓進前受爵飲畢反虛爵於站上於西階上拜主

人於阼階上答拜賓於站取爵洗爵酌以酢主人主人受

爵飲畢反虛爵於站上也人阼階上拜賓答拜是賓主飲

畢反爵於站上也

子語魯大師樂

疏言大師樂官名猶周禮之大司樂也於時魯國禮樂崩

壞故孔子以正樂之法語之使知也俞如者言五音翕然

成也從讀曰縱純和也言五音既縱其音聲和諧也瞭明

也言其音即分明也繹言其音終繹然相續不絕也以成

者言樂始作翕如縱之以純如繹如繹如則正樂以之而

成也

儀封人請見

疏此章明夫子之德天將命之使其定禮樂也封人既

見夫子出語諸弟子曰二三子何須憂患于夫子之喪乎

得自鼓樂無  
殊故常以此  
為正

今天下之衰亂無道亦以久矣極溺興衰屬在夫子言天

將命孔子制作法度以號令於天下如木鐸以振文教也

子謂韶盡美矣

疏此章論韶武之樂韶舜樂名韶紹也德能紹堯故樂名

韶言韶樂其聲及舞極盡其美揖讓受禪其聖德又盡善

也武周武王樂以武得民心故名樂曰武言武樂音曲及

舞容則盡極美矣然以征伐取天下不若揖讓而得故其

德未盡善也

居上不寬

疏此章總言禮意居上位者寬則得眾不寬則失於苛刻

凡為禮事在於莊敬不敬則失於傲惰親臨死喪當致其

哀不哀則失於和易凡此三失皆非禮意故曰吾何以觀

之哉

里仁第四

疏此篇明仁君子體仁必能行禮樂故以次前也

子曰里仁為美

疏此章言居必擇仁也里居也仁者之所居處謂之里仁

凡人之擇居居於仁者之里是為美也擇求居處而不愛

仁者之里安得為有知

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

疏仁者安仁謂仁者自然安而行之也知者利仁知仁為

美故利而行之也此經與表記理亦不異

唯仁者能好人

疏此章言唯有仁德者無私于物故能審人之好惡也

貧與賤

注時有否泰故君子履道而反貧賤此不以其道得之

我未見力不足者

疏言德輔如毛行仁甚易欲仁仁至何須用力故曰我未見欲為仁而力不足者也然不欲盡誣時人以不能為仁故曰蓋有能為之者矣但我未之見也

人之過也

疏此章言觀人之過使賢愚各當其所若小人不能為君子之行非小人之過當恕而勿責之斯知仁者之用心矣

漢詁纂

卷之四

九

朝聞道夕死可矣

疏此章疾世無道也設若朝聞世有道暮夕而死可無恨矣言將至死不聞世之有道也

士志於道

疏此章言人常樂道固窮也士者人之有士行者也言士雖志在善道而衣服飲食好其華美耻其麤惡者則是志道不篤故未足與言議於道也

君子之於天下也

疏此章貴義也遠厚也莫薄也比親也言君子於天下之人無擇於富厚與窮薄者但有義者則與之相親也

君子懷德

疏此章言君子小人所安不同也懷安也君子執德不移

是安於德也小人安於利而不能遷者難於遷徙是安於土

也刑法制惠恩惠也君子樂於法刑齊民是懷刑也小人

唯利是親安於恩惠是懷惠也

放於利而行多怨

疏此章惡利也放依也言人每事依於財利而行則是取怨之道也故多為人所怨恨也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

疏此章言治國者必須禮讓也為猶治也禮節民心讓則不爭言人君能以禮讓為教治其國乎云何有者謂以禮

讓治國何有其難言不難也不能以禮讓為國者言人君

漢詁纂

卷之四

十

不能明禮讓以治民也如禮何者言有禮而不能用如此禮何

參乎吾道一以貫之

疏此章明忠恕也吾道一以貫之者貫統也孔子語曾子言我所行之道惟用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也曾子直

曉其理更不須問故答曰唯門人不曉夫子之言故問於

曾子也忠謂盡中心也恕謂付已度物也曾子言夫子之

道惟以忠恕一理以統天下萬事之理更無他法故云而

已矣

見賢思齊焉

疏此章勉人為高行也見彼賢則思與之齊等見彼不賢

葉滿本用此疏  
而俗已往  
註中往往  
以此

則內自省察得無如彼人乎

事父母幾諫

疏此并下四章皆明孝事父母幾諫者幾微也父母有過當微納善言以諫於父母也見志不從又敬不違肯見父母志有不從已諫之色則又當恭敬不敢違父母意而逐己之諫也勞而不怨者父母使己以勞辱之事已當盡力服其勤不得怨父母也

父母在

疏方猶常也父母既存或時思欲見已故不遠遊遊必有常所欲使父母呼已得即知其慶也設若告云詣甲則不得更詣乙恐父母呼已於甲處不見則使父母憂也

漢書卷之四

十一

父母之年

疏言孝子當知父母之年也其意有二一則以父母年多其壽者可喜一則以父母年老過其衰老可憂懼也

古者言之不出

包注曰古人之言不妄出口為身行之將不及

以約失之者鮮矣

疏此章貴儉鮮少也得中合禮乃善設若奢儉俱不得中奢則驕佚招禍儉約無憂患是以約致失者少也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包注曰訥遲鈍也言欲遲而行欲疾

德不孤必有鄰

疏此章勉人脩德也有德則人所慕仰居不孤特必有同志相求與之為鄰也

事君數斯辱矣

諫不入則去善  
不諫則止  
以善且為  
恐不可為  
勞此疏也

疏此章明為臣結交當以禮漸進也數謂連數數則庸而不敬故事君數斯致罪辱矣朋友數斯見疏薄矣

漢書卷之四

十三

侯詒纂卷之五

魏 南陽何晏平叔集解  
宋 濟陰邢 昺叔明疏  
明 海虞陳禹謨錫玄纂  
同邑門人朱尚忠 校

論語

公治長第五

子謂公治長

疏按家語弟子篇云公治長魯人字子長為人能忍耻孔子以女妻之又案史記弟子傳云公治長齊人而此云魯人用家語為說也舊說公治長解禽語故繫之縲紲以其

漢詁纂卷之五

不經今不取也

子謂南容

疏此章孔子評論弟子南容之賢行也若遇邦國有道則常得見用在官不被廢棄若遇邦國無道則必危行言遜以脫免於刑罰戮辱也以其兄之子妻之者言德行如此故以其兄之女與之為妻也

子謂子賤

疏因美魯多君子故曰有君子之德哉若此人也魯國若更無君子者斯子賤安得取斯君子之德行乎明魯多君子故子賤得學為君子也  
雍也仁而不佞

又杜預云此章論子長之賢也云子長字子長魯人也此云馬用侯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則佞非善事矣竊意佞止是口才捷敏之名但為佞有善惡耳以捷敏為善則善佞也以捷敏為惡則惡佞也然而君子欲訥于言而敏于行故云馬用佞耳

子說

子說者孔子見其不汲汲於榮祿知其志道深故喜說也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

疏孔子以子路不解微言故以此戲之材料材也好勇過我我無所取材者無所取於材料也今知已但歎世無道耳非實即欲浮海也

漢詁纂卷之五

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孔注曰仁道至大不可全名也

弗如也吾與女弗如也

包注曰既然子貢不如復云吾與女不如者蓋欲以慰子貢也

始吾於人也

疏以宰予嘗謂夫子言已勤學今乃晝寢是言與行違故孔子責之曰始前吾於人也聽其所言即信其行以為人皆言行相副今後吾於人也雖聽其言更觀其行待其相副然後信之因數於宰予晝寢改是聽言信行更察言觀行也

根也慾焉得剛

疏夫子謂或人言剛者質直寡欲今根也多情慾情慾既多或移佞媚安得剛乎

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

疏子貢言我不欲他人以非義加陵於已吾亦欲無以非義加陵於人也夫子言使人不加非義於已亦為難事故曰賜也此事非女所能及言不能止人使不加非義於已也

夫子之文章

疏子貢言夫子之述作威儀禮法有文彩形質著明可以耳聰目視依循學習故可得而聞也天之所命人所受以

漢諸集卷之五

三

生是性也自然化育元亨日新是天道也子貢言若夫子言天命之性及元亨日新之道其理深微故不可得而聞也

子路有聞

孔注曰前所聞未及行故恐後有聞不得並行也

敏而好學不耻下問

孔注曰敏者識之疾也下問謂凡在已下者

子謂子產

疏其行已也恭言已之所行常能恭順不違忤於物也其事上也敬言承事在已上之人及君親則忠心復加謹敬也其養民也惠言愛養於民振乏賜無以恩惠也其使民

也義義宜也言役使下民皆於禮法相宜不妨眾也

晏平仲善與人交

疏此章言齊大夫晏平仲之德凡人輕交易絕平仲則久而愈敬所以為善

臧文仲居蔡

疏此章明臧文仲不知也蔡國君之守龜名也而魯大夫臧文仲居守之言其僭也山節者節枹也刻鏤為山形故云山節也藻稅者藻水草有文者也稅謂為藻文故云藻稅此言其奢侈也何如其知也者言僭奢若此是不知也所以非時人謂之為知

令尹子文三仕為令尹

漢諸集

卷之五

四

疏楚大夫令尹子文三被任用仕為令尹之官而無喜見於顏色三被已退無愠懟之色舊令尹之政令規矩必以告新尹慮其未晚也

猶吾大夫崔子也

孔注曰文子辟惡逸去無道求有道當春秋時臣陵其君皆如崔子無有可止者

季文子三思而後行

疏此章美魯大夫季文子之德文子忠慎其舉事皆三思之然後乃行常寡過俗孔子聞之曰不必三思即再思之斯亦可矣

齊武子

疏此章美衛大夫甯武子之德也若遇邦國有道則顯其知謀若遇無道則韜藏其知而伴愚知或可及伴愚倍實不可及也 案春秋文四年衛侯使甯俞來聘左傳曰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晏為賦湛湛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為肄業及之也杜元凱注云此其愚不可及也

伯夷叔齊

疏此章美伯夷叔齊二人之行不念舊時之惡而欲報復故不為人所怨恨也

既謂微生高直

疏此章明直者不應委曲也或有一人就微生高乞醢時漢書卷之五

自無之即可答云無高乃乞之其四鄰以應求者用意委曲非為直人也

巧言令色足恭

疏巧言令色足恭者孔以為巧好言語令善顏色便僻其足以為恭謂前却俯仰以足為恭也一日足將樹切足成也謂巧言令色以成其恭取媚於人也左丘明魯大史受春秋經於仲尼者也耻此諸事不為達合孔子之意故云丘亦恥之愚怨而友其人者友親也匿隱也言心內隱其相怨而外貌詐相親友也

顏淵季路侍

疏子路言顏以已之車馬衣裘與朋友共乘屨而破敝之

此亦是一說

而無恨也此重義輕財之心也顏淵言願不自伐已之善不施勞役之事於人也此仁人之志也夫子言已碩老者安已事之以孝敬也朋友信已符之以不欺也少者歸已施之以恩惠也此夫子之志也

已矣乎

疏此章疾時人有過其能自責也訟猶責也吾未見有人能自見其已過而內自責者也言將終不復見故云已矣乎

十室之邑

疏此章夫子言已勤學也十室之邑邑之小者也其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焉但不如我之好學不厭也衛瓘讀馬於慶切為下句首焉猶安也言十室之邑雖小必有忠信如我者也安不如我之好學也義並得通故且存焉

雍也第六

雍也可使南面

包注曰可使南面者言任諸侯治居敬而行簡

疏仲弓曰難簡之可否言若居身敬肅而行寬略以臨其下民不亦可乎言其可也居身寬略而行又寬略乃太簡也則子桑伯子之簡是太簡也

不遷怒不貳過

注凡人任情喜怒遷理顏回任道怒不過分遷者移也怒

當其理不移易也不貳過者有不善未嘗復行

赤之適齊也

疏言子華使往齊國乘駕肥馬衣着輕裘則是富也富則毋不闕粟吾嘗聞之君子當周收人之窮急不繼接於富有今子華家富而多與之粟則是繼富故非之也

子曰毋

孔注曰祿法所得當受無讓

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疏言於已有餘可分與爾鄰里鄉黨之人亦不必辭也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

注犁雜文騂赤也角者角周正中犧牲雖欲以其所生犁

素語纂

卷之五

七

而不用山川率肯舍之乎言久雖不善不害於子之美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

疏此章稱顏回之仁三月為一時天氣一變人心行善亦多隨時移變唯回也其心雖經一時復一時而不變移違去仁道也其餘則暫有至仁時或一日或一月而已矣

由也果

包注曰果謂果敢決斷

賜也達

孔注曰達謂通於物理

求也藝

孔注曰藝謂多才藝

季氏使閔子騫為費宰

孔注曰費季氏邑季氏不臣而其邑宰數畔閔子騫賢故欲用之

則吾必在汶上矣

孔注曰去之汶水上欲北如齊

子問之自牖執其手

包注曰牛有惡疾不欲見人故孔子從牖執其手也

命矣夫

疏行善遇凶非人所召故歸之於命

今女畫

孔注曰畫止也力不足者當中道而廢今女自止耳非力

素語纂

卷之五

八

極

女為君子儒

疏此章戒子夏為君子之言人博學先王之道以潤其身者皆謂之儒但君子則將以明道小人則矜其才名言女當明道無得矜名也

行不由徑

疏行遵大道不由小徑是方也若非公事未嘗至於徑之

室是公也既公且方故以為得人

奔而殿

馬注曰殿在軍後前曰啟後曰殿孟之反賢而有勇軍大奔獨在後為殿人迎功之不欲獨有其名曰我非敢在後

拒敵馬不能前進

疏此章言功以不伐為善也諄功曰伐

不有祝鮀之佞

疏此章言世尚口才也祝鮀衛大夫子魚也有口才時世貴之宋朝宋之美時世疾之言人當如祝鮀之有口才則見貴重若無祝鮀之佞而反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世之害也

誰能出不田也

孔注曰言人立身成功當由道辟由出入要當從戶

賢勝文則野

疏此章明君子也賢勝文則野者謂人若賢多勝於文則

如野人言鄙略也

九

文勝質則史者言文多勝於質則如史官也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者彬彬文質相半之貌言文華質朴相半彬彬然後可為君子也

人之生也直

疏此章明人以正直為德言人之所以生于世而自壽終不橫夭者以其正直故也罔誣罔也言人有罔罔正直之道而亦生者是幸而獲免也

知之者

包注曰學問知之不如好之者篤好之者不如樂之者深

中人以上

疏此章言授學之法當解其才識也上謂上知之所知也

品五難辨不詳列

人之才識凡有九等謂上上上中上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也上上則聖人也下下則愚人也皆不可移也其上中以下下中以上是可教之人也中人謂第五中之中人也以上謂上中上中上之人也以其才識優長故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中人以下謂中下下下中下之人也以其才識暗劣故不可以告語上知之所知也此應云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以下不可以語上而錄文兩舉中人者以其中人可上可下故也言此中人若才性稍優則可以語上才性稍劣則不可以語上是其可上可下也

務民之業

王注曰務所以化通民之義

慎諸憲 卷之五

十

敬鬼神而遠之

包注曰敬鬼神而不黷

仁者先難而後獲

孔注曰先勞苦而後得功此所以為仁

知者樂水

包注曰知者樂運其才知以治世如水流而不知已

仁者樂山

注仁者如山之安固自然不動而萬物生焉

知者動

包注曰日進故動

仁者靜



孔注曰無欲故靜

知者樂

鄭注曰智者自得其志故樂

仁者壽

包注曰性靜者多壽考

齊一變至於魯

包注曰言齊魯有太公周公之餘化太公大賢周公聖人今其政教雖衰若有明君興之齊可使如魯魯可使如大道行之時

觚不觚

馬注曰觚禮器一升曰爵二升曰觚

漢詁纂

卷之五

十二

疏此章言為政須遵禮道也觚者禮器所以盛酒二升曰觚言觚者用之當以禮若用之失禮則不成為觚也故孔子歎之觚哉觚哉言非觚也以喻人君為政當以道若不得其道則不成為政也

其從之也

孔注曰宰我以仁者必濟人於患難故問有仁人墮井將自投下從而出之不手欲極觀仁者憂樂之所至

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

孔注曰逝往也言君子可使往視之耳不肯自投徒之

不可罔也

馬注曰可欺者可使往也不可罔者不可得誣罔令自投

下

君子博學於文

疏此章言君子若博學于先王之遺文後用禮以自檢約則不違道也

予所否者天厭之

疏言我見南子所不為行道者願天厭棄我再言之者重其誓欲使信之也

中庸之為德也

注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德世亂先王之道廢民鮮能行此道久矣非遠今也

已欲立而立人

漢詁纂

卷之五

十二

疏此孔子更為子貢說仁者之行也方猶道也言夫仁者已欲立身進德而先立達他人又能近取譬於已皆恕已所欲而施之於人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可謂仁道也

卷之五

漢詰卷之六

魏 南陽何晏平叔集解

宋 濟陰邢 昺叔明疏

明 海虞陳禹謨錫玄卷

同邑門人沈昌時 校

論語

述而第七

述而不作

疏此章記仲尼著述之謙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老

彭殷賢大夫也老彭於時但述脩先王之道而不自制作

篤信而好古事孔子言今我亦爾故云比老彭猶不敢顯

言故云竊

漢詰卷之六

世本云姓簽名鏗在商為守歲史在周為柱下史年八百

歲鑿音剪一曰即老子也崔曰堯臣仕殷世其人甫壽七

百年王弼曰老是老聃彭是彭祖

德之不脩

疏此章言孔子憂在修身也德在脩行學須講習聞義事

當從意從之有不善當追悔改之夫子嘗以此四者為憂

憂已恐有不修不講不徙不改之事故云是吾憂也

子之燕居

疏此章言孔子燕居之時體貌也申申天和舒之貌如

者如此義也故王藻云受一爵而色灑如也及卿黨每云

如也者皆謂容色如此

其矣吾衰也

孔注曰孔子衰老不復夢見周公明盛時夢見周公欲行

其道也

志於道

注志慕也道不可體故志之而已

疏道者履通無壅自然之謂也王弼曰道者無之稱也無

不通也無不由也況之曰道寂然無體不可為象是道不

可體故但志慕而已

據於德

注據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據

疏德者得也寂然至無則謂之道雖無入有而成形器是

謂德業少儀曰依於德游於藝文與此類

自行束脩以上

孔注曰言人能奉禮自行束脩以上則皆教誨之

疏案書傳言束脩者多矣皆謂十脔脯也檀弓曰古之大

夫束脩之問不出竟少儀曰其以乘壺酒束修一犬賜人

穀梁傳曰束脩之問不行竟中是知古者持束修以為禮

然此是禮之薄者

不憤不啟

鄭注曰孔子與人言必待其人心憤憤口悱悱乃後教義

為說之如此則識思之深也說則舉一隅以語之其人不

思其類則不復重教之

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注一日之中或哭或歌是襲於禮容

用之則行

樂肇曰用已而後行舍已而即藏不假隱以自高不屈道以要名時人無知其實者惟我與爾有是行

必也臨事而懼

疏言行三軍所與之人必頃臨事而能戒懼好謀而有成功者吾則與之行三軍之事也所以誘子路使慎其勇也富而可求也

疏此章孔子言已修德好道不誦求富貴也言富貴不可求而得之當修德以得之若富貴而於道可求者雖執鞭

僕諸襄

卷之六

三

踐職我亦為之如不可求則當從吾所好者古人之道也

子之所慎

疏此一章記孔子所慎之行也將祭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齋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也故戒慎之左傳曰時陳曰戰夫兵凶戰危不戒其勝重其民命固當慎之君子敬身安體若偶嬰疾病則慎其藥劑以治之此三者凡人所不能慎而夫子能慎之也

子在齊聞韶

疏案禮樂志曰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徹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至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陳舜之後紹樂存焉故孔子適齊聞韶

夫子為衛君乎

鄭注曰為猶助也衛君者謂輒也衛靈公遜太子蒯聵公薨而立孫輒後晉趙鞅納蒯聵於戚城衛后曼姑帥師圍之故問其意助輒不乎

夫子不為也

鄭注曰父子爭國惡行孔子以伯夷叔齊為賢且仁故知不助衛君明矣

於我如浮雲

鄭注曰富貴而不以義者於我如浮雲非已之有加我數年

注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讀至命之書故可以無大過

漢諸葛

卷之六

四

疏易之為書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吉凶悔吝豫以告人使人從吉不從凶故孔子言已四十七學易可以無過咎矣漢書儒林傳曰孔子孟晚而好易讀之韋編三絕而為之傳是孔子讀易之事也

子所雅言

孔注曰雅言正言也

鄭注曰讀先王典法必正言其音然後義全故不可有所諛禮不誦故言執

我非生而知之者

疏此章論人學也恐人以己為生知而不可學故告之曰

我非生而知之者但愛好古道敏疾求學而知之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王注曰怪怪異也力謂若鼻鬚舟鳥獲舉千鈞之屬亂謂臣弑君子秋父神謂鬼神之事或無益於教化或所不忍

言

疏李充曰力不由理斯怪力也神不由正斯亂神也怪力亂神有與于邪無益於教故不言也

三人行

疏此章言學無常師也言我三人行本無賢愚相懸但敵體耳然彼二人言行必有一人善一人不善我則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有善可從是為師矣故無常師也

漢語纂

卷之六

五

天生德於予

疏此章言孔子無憂懼也素史記孔子遠來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謂天授我以聖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

二三子以我為隱乎

疏聖人如廣道深弟子學之不能及常以為夫子有所隱匿故以此言辭之言女以我為隱我實無隱也吾無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者言我所行所為無不與爾等共之者是丘之心也言心者使信其言也

子以四教

疏此章記孔子行教以此四事為先也文謂先王之道之行謂德行在心為德施之為行中心無隱謂之忠人言不欺謂之信

亡而為有

疏此明時無常德也時既澆薄率皆虛驕以無為有將虛作盈內實窮約而外為奢恭行既如此難可名之為有常也

子釣而不綱

疏此章言孔子仁心也釣者以繳繫一竿而釣取魚也綱者為大綱羅屬著綱以橫絕流而取魚也釣則得魚少綱則得魚多孔子但釣而不綱是其仁心也繳射也宿宿鳥也夫子雖為弋射但晝日為之不夜射栖鳥也為其欺暗也中且鵠衆也

漢語纂

卷之六

六

蓋有不知而作之者

包注曰時人有穿鑿妄作篇籍者故云然

互鄉難與言

鄭註曰互鄉鄉名也其鄉人言語自專不達時宜

疏琳公曰此互鄉難與言童子見八字通為一句言此鄉有一童子難與言非是一鄉難與言也

知禮乎

疏孔子初言昭公知禮是諱國惡也諱國惡禮也但聖人

道弘故受以為過 所以然者昭公不知禮我答曰知禮若使司敗不譏我則千載之後遂永信我言用昭公所行為知禮則亂禮之事從我而始今得司敗見非而受以為過則後人不謬故我所以為幸也終協曰不諱則非諱若受而為過則所諱者又以明矣亦非諱也故歸之言司合禮也苟曰合禮則不為黨矣若不受過則何禮之有乎按春秋哀十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左氏傳曰昭公娶於吳故不書姓此云君娶于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是魯人常言稱孟子也坊記曰魯春秋云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是舊史書為孟子卒及仲尼修春秋以魯人已知其非諱而不稱姬氏諱國惡禮也曰而不改所以順時世也

卷之六

七

子與人歌而善

疏此章明孔子重於正音也反猶重也孔子共人歌彼人歌善合於雅頌者樂其善故使重歌之審其歌意然後自和而音之

文莫吾猶人也

注莫無也文無者猶俗言文不也文不吾猶人者凡言文皆不勝於人

丘之禱久矣

疏誅禱篇名誅累也累功德以求福子路失孔子之指故曰有之又引禱篇之文以對也子曰丘之禱久矣者孔子

此章解論曰  
王者長也周太  
王之九子故曰  
太伯 江烈云  
太伯少弟季歷  
王之王昌有聖  
德太伯知其次  
有天下故欲得  
而讓之故曰太  
王曰我欲天下  
而王而王而王  
而王而王而王

不許子路故以此言拒之若人之履行違忤神明惟其咎殃則可禱請孔子素行合於神明故曰丘之禱久矣

奢則不孫儉則固

疏此章戒人奢儉也言奢則僭上而不順儉則偏下而寡陋二者俱失之與其不順也寧為寡陋是奢不如儉也以其奢則僭上儉則不及禮耳

君子坦蕩蕩

疏此章言君子小人心貌不同也坦蕩蕩寬廣貌長戚戚多憂懼也君子內省不疚故心貌坦蕩蕩然寬廣也小人好為咎過故多憂懼

子溫而厲

卷之六

八

疏此章說孔子體貌也言孔子體貌溫而而能嚴正儼然人望而畏之而無刻暴雖為恭孫而能安恭此若皐陶謨之九德他人不能唯孔子能然故記之也

泰伯第八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王注曰泰伯周太王之長子次弟仲雍少弟季歷季歷賢又生聖子文王昌昌必有天下故泰伯以天下三讓於王季其讓隱故無得而稱言之者所以為至德也

君子篤於親

包注曰興起也君能厚於親屬不遺忘其故舊行之美者則民皆化之起為仁厚之行不偷薄

大王五二讓也  
六王五二讓也  
立遠有天下三  
讓也又釋云大  
王病此讓生  
不事之以禮一  
讓也大王虎而  
不反使季室主  
不讓也物與大  
二讓也物與大  
身示不可用使  
之以禮三讓也

戰戰兢兢

孔注曰言此詩者喻已常戒慎恐有所毀傷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

鄭注曰此道謂禮也動容貌能躋躋蹌蹌則人不敢暴慢

之正顏色能矜莊嚴栗則人不敢欺詐出詞氣能順而說

之則無惡戾之言入于耳

疏人之相接先見容貌次觀顏色次交言語故三者相次

而言也暴慢鄙倍同是惡事故俱云遠信是善事故曰近

也

犯而不校

疏校報言其好學持謙見侵犯而不報也

漢書卷之六

可以託六尺之孤

疏此章論君子德行也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者謂可

委託以幼少之君也若周公霍光也可以寄百里之命者

謂君在亮陰可當國攝君之政令也臨大節而不可奪也

者奪謂傾奪大節謂安國家定社稷言事有可以安國家

定社稷臨時固守群衆不可傾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者言能此已上之事可以謂之君子人與與者疑而未定

之辭審而察之能已上事者可謂君子無復疑也故又云

君子人也

士不可以不弘毅

疏此章明士行也弘大也毅強而能斷也言士能弘毅然

後能負重任致遠路也仁以為己任云復明任重道遠之

事也言仁以為己任鮮克舉之是他物之重莫重於此焉

他人行仁則日月至焉而已矣士則死而後已足遠莫遠

焉

興於詩

疏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興起也言人修身當先起

於詩也立身必須學禮成性在於學樂不學詩無以言不

學禮無以立既學詩禮然後樂以成之也

民可使由之

疏此章言聖人之道深遠人不易知也由用也民可使用

之而不可使知之者以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故也

漢書卷之六

好勇疾貧亂也

疏言好勇之人患疾已貧者必將為逆亂也人若本性不

仁則當以禮孫接不可際疾之若疾惡太甚亦使為亂也

如有周公之才之美

疏此章戒人驕吝也故人有周公之才美使為驕矜且鄙

吝其餘雖有善行不足觀也言為鄙吝所揜棄也

三年學

孔注曰殺善也言人三歲學不至於善不可得言必無也

所以勸人學

篤信好學

疏此章勸人守道也子曰篤信好學者言厚於誠信而好

學問也守先善道者守節至死不離善道也

危邦不入

包注曰言行當常然危邦不入始欲往亂邦不居今欲去亂謂臣弑君子弑父危者將亂之兆

邦有道

疏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者耻其不得明君之祿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者耻食污君之祿以致富貴也

不在其位

疏此章戒人侵官也言不在此位則不得謀此位之政欲使各專一守於其本職也

師華之始

漢書卷之六

十一

鄭注曰師華魯太師之名始猶首也周道衰微鄭衛之音作正樂廢而失節魯太師華識闕雎之聲而首理其亂者佯佯盈耳聽而美之

學如不及

疏此章勸學也言學自外入至熟乃可長久故勸學汲汲如不及猶恐失之也何況怠惰而不汲汲者乎

魏巍乎

疏此章美舜禹也魏巍高大之稱言舜禹之有天下自以功德受禪不與求而得之所以其德魏巍然高大也

大哉堯之為君也

疏言大矣哉堯之為君也聰明文思其德高大魏巍然有

形之中唯天為大萬物資始四時行焉唯堯能法此天道

而行其化蕩蕩廣遠之稱言其布德廣遠民無能識其名

者焉魏巍乎其有成功也者言其治民功成化隆高大魏巍然煥乎其有文章者煥明也言其立文垂制又著明也

唐虞之際

孔注曰唐者堯號虞者舜號際者堯舜交會之間言堯舜交會之間比于周周最盛多賢才然尚有一婦人其餘九人而已人才難得豈不然乎

禹吾無間然矣

疏此章美夏禹之功德也間謂間廁孔子推禹功德之盛美言已不能復間廁其間也此下言其無間之事也非薄

漢書卷之六

十一

也薄已飲食致孝鬼神令祭祀之物豐多潔靜也黻冕皆祭服也言禹降損其常服以盛美其祭服也溝洫田間通水之道也言禹卑下所居之官室而盡力以治田間之溝洫也以常人之情飲食務于肥濃禹則淡薄之衣服好其華美禹則麤惡之宮室多尚高廣禹則卑下之飲食鬼神所享故云致孝祭服備其采章故云致美溝洫人功所為故云盡力也

漢書卷之六

漢詁纂卷之七

魏 南陽何晏平叔集解

宋 濟陰邢 昺叔明疏

明 海虞陳禹謨錫玄纂

同邑門人馮復京嗣宗校

論語

子罕第九

子罕言利

注罕者希也利者義之和也命者天之命也仁者行之盛也寡能及之故希言也

吾執御矣

漢詁纂

卷之七

鄭注曰聞人美之承之以謙吾執御欲名六藝之卑也

麻冕禮也

孔注曰冕緇布冠也古者績麻三十升布以為之純絲也

終易成故從儉

拜下禮也

王注曰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時且驕恭故於

上拜今從下禮之恭也

疏此章記孔子從恭儉

子絕四

疏此章論孔子絕去四事與常人異也常人師心徇惑自任已意孔子以道為度故不任意常人行藏不能隨時用

舍其自專必惟孔子用之則行舍之則藏不專必也常人之情可者與之不可者拒之好堅固其所行也孔子則無可無不可不固行也人多制作自異以擅其身孔子則述古而不自作處群聚萃聚和光同塵而不自異故不有其身也

子畏於匡

包注曰匡人誤圍夫子以為陽虎陽虎曾暴於匡夫子弟子顏魋時又與虎俱行後魋為夫子御至于匡匡人相與共讎魋又夫子容貌與虎相侶故匡人以兵圍之

固天縱之將聖

頭將大也言天固縱大聖之德

漢詁纂

卷之七

吾不試

疏此章論孔子多技藝之由但與前章異時而語故分之

牢弟子琴牢也試用也言孔子自云我不見用於時故多

能技藝

空空如也

疏空空虛心也言設有餽賤之夫來問于我其意空空然

我則數事之終始兩端以告語之獨盡所知不為有愛

鳳鳥不至

孔注曰聖人受命則鳳鳥至河出圖今天無此瑞吉已矣

夫者傷不得見也河圖八卦是也

見之雖少必作



疏作起也趨疾行也言夫子見此三種之人雖少坐則必起行則必趨

傳我以文

孔注曰言夫子既以文章開博我又以從節節約我使我欲罷而不能已竭我才矣其有所立則又卓然不可及言已雖蒙夫子之善誘猶不能及夫子之所立

子路使門人為臣

鄭注曰孔子嘗為大夫故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禮

有美玉於斯

疏此章言孔子藏德待用也

君子居之

漢書卷之七

疏孔子答或人言君子所居則化使有禮義故曰何陋之

有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包注曰逝往也言凡往者如川之流

疏此章記孔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

也

譬如為山

疏言人之學道垂成而止前功雖多吾不與也譬如為山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

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

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

者其功雖已多未成一籠而中道止者我不以其前功多

如是解三得

疏此章言孔子感歎時事既往不可追復也逝往也夫子因在川水之上見川水之流迅速且不可追復故感之而興歎言凡時事往者如此川之流夫不以晝夜而有舍止也

語之而不情者

注顏淵解故語之而不情餘人不解故有情語之時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

疏此章亦以顏回早卒孔子痛惜之言萬物有生而不育成者喻人亦然也

後生可畏

疏此章勸學也言年少時不能積學成德至於四十五十

而令名無聞雖欲強學終無成德故不足畏也

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疏謂口雖說從而行不尋繹追改疾夫形服而心不化故曰末如之何猶言不可奈何也

三軍可奪帥也

孔注曰三軍雖衆人心不一則其將帥可奪而取之匹夫

雖微苟守其志不可得而奪也

知者不惑

疏此章言知者明於事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勇

若果敢故不恐懼

可與共學

疏此章言知者明於事故不惑亂仁者知命故無憂患勇

可與共學

禮記以重  
十為一重故注  
如此

注遠之也雖學或流異端未必能之道

可與遠道

注雖能之道未必能有所立

可與立

注雖能有所立未必能權量其輕重之極

唐棣之華

注逸詩也唐棣移也華反而後合賦此詩者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思其人而不自見者其室遠也以言思權而不得見者其道遠也

未之思也

注夫思者當思其反反是不思所以為遠能思其反何遠

漢諸葛亮

之有言權可知唯不知思耳思之有次序斯可知矣

卿黨第十

恂恂如也

王注曰恂恂溫恭之貌

其在宗廟朝廷

疏宗廟行禮之處朝廷布政之所當詳問極言故辨治也

雖辨而唯謹敬

朝與下大夫言

疏下大夫稍卑故與之言可以相樂上大夫卿也爵位既

尊故與之言常執中正

君召使損

鄭注曰君召使損者有賓客使迎之

賓不顧矣

疏案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拜拜送賓不復

鄭注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損送賓出反告賓不顧矣

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

攝齊升堂

疏衣下曰齊攝齊者極衣也將升堂時以兩手當裳前提挈裳使起恐衣長轉足躡履之仍復曲歛其身以至君所則屏藏其氣侶無氣息者也

上如揖

疏上如揖下如授者上謂授王時宜敬故如揖也下謂既

漢諸葛亮

授王而降雖不執王猶如授時不敢怠禮也勃如戰色足

縮縮如有循者亦謂執圭行聘時戰栗其顏色敬也足則

舉前足踵而行縮縮如有所循也按王藻曰執圭至舉

前足踵縮縮如也踵謂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

後足足跟行不離地縮縮如也言舉足狹數縮縮如也至

藻又曰闊豚行不舉足齊如流鄭注曰闊轉也豚之言若

有所循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孔子執圭則

然此徐趨也

君子不以紺緹飾

孔注曰一入曰緹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紺者齊服盛色

以為飾衣似衣齊服緹者三年練以緹飾衣為其似衣衣

服故皆不以為飾衣

紅紫不以為藥服

王注曰：藥服私居服非公會之服。紅紫皆不正，藥尚不衣。正服無所施，但言紅紫則五方間色皆不用也。

緇衣羔裘

注：凡祭服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袍，夏則不袍。爾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褐衣。褐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凡服必中外之色相稱。羔裘黑羊裘也。故用緇衣以褐之。麋裘鹿子皮以為裘也。故用素衣以褐之。狐裘黃故用黃衣以褐之。緇衣羔

漢詁纂

卷之七

七

裘者謂朝服也。其素衣麋裘則在國視朝之服也。黃衣狐裘謂大惜息民之祭服也。

吉月必朝服而朝

疏：士冠禮曰：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注曰：此與君視朔之服也。曾自文公不行視朔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于月朔必衣此視朔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

不時不食

疏：不時不食者，謂非朝夕日中時也。割不正不食者，謂折解牲體脊脊臂膊之屬，禮有正數，若解割不得其正，則不食也。不得其醬不食者，謂魚膾非得芥醬則不食也。

沽酒市脯不食

時食亦有三  
時食正割  
以當此禮焉

禮記疏義  
市脯不食其  
不正也

疏：酒當言飲而亦云不食者，因脯而并言之耳。經傳之文，此類多矣。易繫辭云：潤之以風雨。左傳曰：馬牛皆百匹王。蔭曰：大夫不得造車馬，皆從一而省文也。

不撤薑食

疏：撤去也。齊禁薑物，薑辛而不臭，故不去也。不多食者，不可過也。自此已上，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亦。齋者，孔子所慎，齊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困病，則失嚴敬，心故不食也。

雖蔬食菜羹瓜祭

疏：祭謂祭先。齊嚴敬貌。言蔬食也。菜羹也。瓜也。三物雖薄，將食祭先之時，亦必嚴敬。

漢詁纂

卷之七

八

席不正不坐

疏：此明坐席及飲酒之禮也。凡為席之禮，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為上。東鄉西鄉以南方為上。如此之類，是禮之正也。若不正，則孔子不坐也。杖者，老人也。鄉人飲酒之禮，主於老者。老者禮畢出，孔子則從而後出也。

鄉人饗

疏：此明孔子存室神之禮也。饗，索室驅逐疫鬼也。恐禱先祖故孔子朝服而立於廟之阼，階鬼神依人，庶其依已而安也。所以朝服者，大夫朝服以祭，故用祭服以依神也。問人於他邦。

此辨饗而饋禮  
故謹侯之說未  
盡

疏此記孔子遺人之禮也問饋遺也謂因問有物遺之也問者或自有事問人或聞彼有事而問之悉有物表其意故曲禮曰凡以弓鈎苞苴簠簋問人者操以受命如使之容此孔子凡以物問遺人於他邦必再拜而送其使者所以示敬也

康子饋藥

疏此章明孔子受饋之禮也魯卿季康子饋孔子藥孔子拜而受之凡受人饋遺可食之物必先嘗而謝之孔子未達其藥之故不敢先嘗故曰未達不敢嘗亦禮也

君賜食

疏此章明孔子受君賜食及侍食之禮也君賜食必正席

漢書卷之七

九

先嘗之者謂君以熟食賜已必正席而坐先品嘗之敬君之惠也君賜必多不可留君之惠既嘗當以須賜君賜腥必熟而薦之者謂君賜已生肉必烹熟而薦其先祖祭君賜也熟食不薦者祭也君賜生必畜之者謂君賜已牲之未殺者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者謂君召已共食時也於君祭時則先飯矣若為君嘗食然曲禮曰主人延客祭注云祭祭先也君子有事不忘也君子不忘本者有德必酬之故得食而種種出少許置在豆間之地以報先代造食之人也若敬客則得先自祭降等之客則後祭若君侍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而君以各禮侍之則得祭雖得祭又先須君命之祭後乃敢祭

也此言君祭先飯則是非客之禮也故不祭而先飯若為君嘗食然也

居不容

孔注曰為室家之敬難久

式負版者

疏式者車上之橫木男子立乘有所欲則俯而馮式遂以式為敬名

車中不內顧

疏言孔子在車中前視則不過衡軛之前傍視則不過轡轂之後按曲禮曰立視五萬式視馬尾顧不過轂注云立平視也萬猶視也謂輪轉之度按車輪一周為一規乘車

漢書卷之七

十

之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大八尺又六寸為一尺八寸搃一規為一大九尺八寸五規為九十九尺六尺為步搃為十六步半則在車上得視前十六步半也而此注曰前視不過衡軛者禮言中人之制此記聖人之行故前視但不過衡軛耳

色斯舉矣

疏此章言孔子審去就也謂孔子所覩見顏色不善則於斯舉動而去之將所依就則必迴翔審觀而後下止此翔而後集一句飛鳥喻也

曰山梁雌雉

注言山梁雌雉得其時而人不得其時故嘆之子路以其

時物故共具之非本意不苟食故三嘆而作起也

漢書卷之八

十一

卷之七

漢書卷之八

魏 南陽何晏平叔集解  
宋 濟陰邢 昺叔明疏  
明 海虞陳禹謨錫玄墓  
同邑門人朱曾省 校

論語

先進第十一

子曰先進於禮樂

註先進後進謂仕先後輩也禮樂因世損益後進與禮樂俱得時之中斯君子矣先進有古風斯野人也

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漢書卷之八

註將移風易俗歸之涵養先進猶近古風故從之

德行

疏此章目前章言弟子夫所不及仕進遂舉弟子之中才德尤高可仕進之人鄭氏以合前章皇氏別為一章言若任用德行則有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四人若用其言語辨說以為行人使遠四方則有宰我子貢二人若治理政事決斷不疑則有冉有季路二人若文章博學則有子游子夏二人也然夫子門徒三千進者七十有二而此四科唯舉十人者但言其翹楚者耳或時在陳言之唯舉從者其不從者雖有才德亦言不及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不

孔註曰助益助也言回聞言即解無發起增益於已

子曰孝哉閔子騫

陳註曰言子騫上事父母下順兄弟動靜盡善故人不得有非間之言

疏此章歎美閔子騫之孝行也昆兄也間謂非毀間廁

南容三復白圭

疏此章美南容慎言也復覆也南容請詩至白圭三反覆之是其心慎言也孔子知其賢故以其兄之女子妻之此即邦有道不廢邪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弟子各記所聞故又載之

以吾從大夫之後

漢註

卷之八

二

疏孔子時為大夫言從大夫之後者謙辭也杜預曰魯為大夫而去故言後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

註禮貧富有宜顏淵貧而門人欲厚葬之故不聽

季路問事鬼神

陳註曰鬼神及死事難明語之無益故不答

閔子侍側

鄭註曰樂各盡其性

疏此章孔子喜四弟子任其直性也單在尊側曰侍閔子中正之貌行行剛強之貌侃侃和樂之貌子樂者以四子各盡其自然之性故喜樂也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王註曰言必有中者善其不欲勞民改作

疏此章重於勞民也

子曰由之瑟

馬註曰子路鼓瑟不合雅頌

由也升堂矣

疏以門人不解故孔子復解之言子路之學識深淺譬如自外入內得其門者入室為深顏淵是也升堂次之子路是也今子路既升我堂矣但未入於室耳豈可不敬也

季氏富於周公

疏孔子之時季氏專執魯政盡征其民其君饑食深宮賦稅皆非已有故季氏富於周公也而求也為之聚斂而附

漢註

卷之八

三

益之者時冉求為季氏家宰又為之急賦稅聚斂財物而信附助益季氏也

無也愚

註愚愚直之意

參也魯

孔註曰魯鈍也曾子性遲鈍

師也辟

馬註曰子張才過人失在那辟文過

由也嘒

鄭註曰子路之行失於畔嘒

一由外入一由內得此正四語學勝乃為語得之益已先由外而標心誠已

豐登以虛中歸  
不以虛平故坐  
論空自其水色  
語也世儒標為  
新澤蓋未深澤  
詰邪  
未解後漢曰孔  
子使子貢於吳  
久而之西歸第  
子占之西歸第  
言無足不來而  
四接口而笑曰  
無足者兼而而  
矣夫子有謂至  
如四言即此推  
之則其由安生  
莫若邪何待德  
之順之變中比  
之對矣

疏舊註作吸嘖字書吸嘖失容也言子路性行剛強當吸嘖失於禮容也今本吸作畔玉弼云劉猛也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

註言回庶幾理道雖數空而樂在其中賜不受教命而唯財貨是殖億度是非蓋美回所以勵賜也 一曰屢猶每也空猶虛中也以聖人之誘導數子而猶不至於知道者各內有所蘊其於庶幾每能虛中者唯回所以為知道也

不踐迹

孔註曰踐循也言善人不但循追舊迹而已亦少能創業然亦不入於聖人之奧室

求也退

鄭註曰言冉有性謙退子路務在膝常人各因其人之失而正之

子在回何敢死

疏言夫子若陷於危亡則回必致死今夫子在已則無所敢死言不敢致死也

曾由與求之問

疏此孔子抑其自多也言所問小也

所謂大臣者

疏此孔子更為子然陳說大臣之體也言所謂謂之大臣者以正道事君若不用已道則當退止也具備也今二

子臣於季氏季氏不道而不能匡救又不退止唯可謂備臣數而已不可謂之大臣也

賊夫人之子

包註曰子羔學未熟習而使為政所以為賊害

何必讀書然後為學

孔註曰言治民事神於是而習之亦學也

惡夫佞者

孔註曰疾其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窮

疏言人所以憎惡夫佞者祇為口才捷給文過飾非故也

今于路以口給應遂已非而不知反窮已是故致人惡夫佞者也

漢詁纂 卷之七

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

疏此章孔子乘閒四弟子侍坐因使各言其志以觀其器能也

子路率爾而對

疏子路性剛故率爾先三人而對也

攝乎大國之間

包註曰攝迫也迫於大國之間

且知方也

注方義方

如其禮樂以俟君子

孔注曰求自云能足民而已謂衣食足也若禮樂之化當

冠所以對髮也  
無議

此詩云何以見  
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

以待君子

鼓瑟希

疏鼓瑟希者時曾指方鼓瑟咏師之問思所以對故音希也鏗爾舍瑟而作者思得其對故置瑟起對投置其瑟而聲鏗然也

異乎三子者之撰

疏異乎三子之撰者撰具也末敢言其志先對此辭言己之所志異乎三子者所陳為政之具也

莫春者

疏莫春者季春也春肱既成衣單袷之時也我欲得與二

十以上冠者五六人十九以下童子六七人浴乎沂水之

上風涼於舞雩之下歌詠先王之道而歸夫子之門也

吾與點也

疏吾與點也者善其獨知時而不求為政也仲尼生值亂時而君不用三子不能相時志在為政唯曾指獨能知時志在澡身浴德詠懷樂道故夫子與之也

為國以禮

包注曰為國以禮禮貴讓子路言不讓故笑之

非諸侯而何

孔註曰明皆諸侯之事與子路同徒笑子路不讓

赤也為之小孰能為之大

孔註曰赤謙言小相耳誰能為大相

顏淵第十二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

左傳仲尼曰古  
也志克己復  
禮仁也信善哉  
孔氏左傳也

疏此註克訓為約劉炫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身有嗜慾當以禮義齊之嗜欲與禮義戰使禮義勝其嗜慾身得歸復於禮如是乃為仁也復反也言情為嗜慾所逼已離禮而更歸復之今判定云克訓勝也已謂身也謂能勝去嗜慾反復於禮也

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馬註曰一日猶見歸况終身乎

非禮勿視

疏此四者克己復禮之目也曲禮曰視瞻毋回立視五雉

武視馬尾之類是禮也非此則勿視曲禮曰毋側聽側聽

則非禮也言無非禮則口無擇言也動無非禮則身無擇行也四者皆所以為仁

仲弓問仁

疏此章明仁在敬恕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者此言為仁之道具尚乎敬也大賓公侯之賓大祭禘郊之祭也人之出門失於倨傲故戒之出門如見公侯之賓使民失於驕易故戒之如承奉禘郊之祭已而不欲勿施於人者此言仁者必恕也已而不欲無施之於人以他人亦不欲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者言既敬且恕若在邦為諸侯必無人在家為卿大夫亦無怨也



乙未春楊為之  
說有作為仁解  
者與此相云得  
旨遂於第之第  
以語之常讀已

司馬牛問仁

疏此章言仁之難也曰仁者其言也訥者訥難也言仁道至大非但行之難也其言之亦難曰其言也訥斯謂之仁矣乎牛意嫌孔子所言未盡其理子曰為之難言之得無訥乎者此孔子又為牛說言訥之意行既難言仁亦不得不得

夫何憂何懼

疏夫何憂何懼者此孔子更為牛說不憂懼之理疾病也自省無罪惡則無可憂懼

司馬牛憂曰

疏案哀十四年左傳云宋桓魋之寵害於公公將討之未

漢書

卷之八

八

及難先謀公公知之召皇司馬子仲及左師向巢以其後攻桓氏向魋遂入於曹以叛民叛之而奔衛遂奔齊是其行惡死亡之事也桓氏即向魋也又謂之桓司馬即此桓魋也

四海之內

包注曰九州之人皆可以禮親

子張問明

鄭註曰諸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之馬註曰膚受之

謂皮膚外語非其內實

疏夫水之浸潤漸以壞物皮膚受塵漸成垢穢諸人之言亦漸以成之使人不覺知也

得章

子貢問政

疏此章責信也足食則人知禮節足兵則不軌畏威民信之則服命使化若不獲已而去兵者以兵凶器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故先去之又若事不獲已而去食者夫食人命所須去之則人死而去食不去信者言死者古今常道

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

疏此子貢舉喻言文章不可去也皮去毛曰鞶言君子野人異者質文不同故也虎豹與犬羊別者正以毛文異耳今若文猶質質猶文使文質同者則君子與鄙夫何以別乎如虎豹之皮去其毛文以為之鞶與犬羊之鞶同處何以別虎豹與犬羊也

漢書

卷之八

九

盡微乎

鄭註曰周法什一而稅謂之微微通也為天下之通法

二吾猶不足也

孔註曰二謂什二而稅  
疏杜預云古者公田之法十取其一謂十畝內取一舊法既已十畝取一矣春秋魯宣公十五年初稅畝又履其餘畝更復十取其一乃是十取其二故此哀公曰二吾猶不足謂十內稅二猶尚不足則從宣公之後遂以十二為常故曰初言初稅十二自宣公始也

百姓足

只如此說乃是  
本也

疏有若又對以蓋徹足用之理言若依通法而稅則百姓  
家給人足百姓既足上命有求則供故曰君誰與不足也  
今君重欲民則困窮上命所須無以供給故曰百姓不足  
君孰與足也

愛之欲其生

疏言人心愛惡當須有常若用心無常是惑也既能別此  
是惑則當祛之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疏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若言政者正也若君不  
失君道乃至子不失子道尊卑有序上下不失而後國家  
正也當此之時陳恒為齊大夫以制齊國君不君臣不臣

漢書卷之八

父不父子不子故孔子以此對之

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孔注曰言將危也陳氏果滅齊

片言可以折獄者

此即高書所傳  
單辭

孔注曰片猶偏也聽訟必須兩辭以定是非偏信一言以  
折獄者唯子路可

子路無宿諾

疏此章言子路有明斷篤信之德也或分此別為一章今  
合之

聽訟吾猶人也

疏此章孔子言已至誠也言聽斷獄訟之時倘兩造吾亦

長無訟在木  
前書使字義深  
至引易更得之

猶如常人無以異也言與常人同必也在前以化之  
無事訟乃善

案周易訟卦象曰天與水違行訟君子以作事謀始王弼  
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訟在於謀始謀始在  
於作制契之不明訟之所以生也物有其分職不相並爭  
何由與訟之所以起契之過也故有德司契而不責於人  
是化之在前也

子振問政

王注曰言為政之道居之於身無得懈能行之於民必以  
忠信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漢書卷之八

疏此章言為政在乎脩己對曰政者正也者言政教者在  
於齊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者言康子為魯上卿諸臣  
之帥也若已能每事以正則已下之臣民誰敢不正也

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

疏孔子言民化於上不從其令從其所好苟誠也誠如子  
之不貪欲則民亦不竊盜非但不為假令貪之民亦知耻  
而不竊也今多盜賊者正由于子之貪欲故耳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

孔注曰就成也欲多殺以止姦

焉用殺

孔注曰亦欲令康子先自正偃仆也如草以風無不仆者

論語正義  
本質是直

猶民之化於上

子張問士

疏此章論士行失達也者此孔子說達士之行也為性正直所好義事察人言語觀人顏色知其所欲其念慮常欲以下人言常有謙退之志也在此邦必達在家必達者以其謙退故所在通達也夫聞也者此言佞人色則假取仁者之色而行則違之安居其偽而不自疑也在此邦必聞在家必聞者言佞人黨多妄相糾舉故所在皆有名聞也

善哉問

疏善哉問者其問皆修身之要故善之

富哉言乎

漢詁纂卷之八

疏此子夏為樊遲說舉直錯枉之事也言舜湯有天下選擇於眾舉用皋陶伊尹則不仁者遠矣仁者至矣見其能使邪枉者亦化為直也

君子以文會友

疏此章論友言君子之人以文德會合朋友朋友有相切磋琢磨之道所以輔成己之仁德也

漢詁纂卷之八

漢詁纂卷之九

子路問政

論語

子路第十三

子路問政

疏此章論子路問政之義也子路曰政者何子曰先其德而後其政政者正也子路曰何如子曰居之無事行之以忠信

仲子為季氏宰問政

疏言為政當先委任屬吏各有司而後責其成事故放小過寬則得眾也舉用賢才使官得其人野無遺逸是政之善也仲子意賢才難可蓋知而舉夫子教之曰但舉女之所知女所不知人將自舉之其肯置而不舉乎既各舉其所知則賢才無遺必也正名乎

疏此章論仲子問政之義也仲子為季氏宰問政子曰政者何子曰先其德而後其政政者正也子路曰何如子曰居之無事行之以忠信

必也正名乎

疏此章論仲子問政之義也仲子為季氏宰問政子曰政者何子曰先其德而後其政政者正也子路曰何如子曰居之無事行之以忠信

魏 南陽何晏平叔集解

宋 濟陰邢 昺叔明疏

明 海虞陳禹謨錫玄卷

同邑門人沈志周 校

名不正

疏夫事以順成名由言舉名若不正則言語不順言語不順則政事不成政事不成則君不安於上化不行於下是禮樂不興也禮樂不興則有淫刑濫罰故不中也刑罰枉濫民則踣地苟天動惟刑網故無所措其手足也

故君子名之必可也

疏君子名此事必使可明言言此事必可遵行君子於其所言無苟且若名之不可言言之不可行是苟且而言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

疏禮毋不敬故上好行禮則民化之莫敢不敬也人聞義則服故上好行義則民莫敢不服也以信待物物亦以實

漢諸纂 卷之九 應之故上好信則民莫不用其情情猶情實也言民於上各以實應也

誦詩三百

疏此章言學貴遠用也誦謂諷誦禮註云倍文曰諷以

齊節之曰誦

魯衛之政兄弟也 包註曰魯周公之後衛康叔之封周公康叔既為兄弟康叔睦于周公其國之政亦如兄弟

苟有用我者

孔註曰言誠有用我於政事者其月而可以行其政教必三年乃有成功

苟正其身矣

疏此章言政者正也欲正他人在先正其身也

冉子退朝

疏此章明政事之別也冉子退朝者時冉有臣于季氏朝廷曰退謂罷朝于魯君也孔子訝其退朝晚故問之對曰有政者冉子言有所改更匡正之政故退晚也孔子言文之所謂政者但凡行常事耳設如有大政非常之事我為大夫雖不見任用必當與聞之也

定公問一言可以興邦

疏此章言為君之道幾近也孔子以一言不能正興國故云言不可以若是為君難為臣不易此孔子稱其近興國

漢諸纂 卷之九 之一言也事不可以一言而成如人君知此為君難此則可近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此孔子又評其理言人君所言善無違之者則善也所言不善而無敢違之者則近

一言而亡國也

葉公問政

疏此章楚葉縣尹問為政之法於孔子也子曰當施惠於近者使之喜說則遠者當慕化而來也

子夏為莒父宰問政

疏事有程期無欲速成當存大體無見小利也若事不可以速成者而欲其速則其事不建矣務見小利而行之則妨大政故大事不成也

吾黨之直者異於是

疏言吾黨之直者異于此證父之直也子苟有過父為隱之則慈也父苟有過子為隱之則孝也孝慈之理不虧則直也故曰直在其中矣今律大功以上得相容隱告言父祖者入十惡則典禮亦爾而葉公以證父為直者江熙云葉公見聖人之訓動有隱諱故舉直躬欲以此言毀譽儒教抗側中國夫子答之辭正而義切荆蠻之豪喪其諱矣

居處恭

疏言凡人居處多放恣執事則懈惰與人交則不盡忠唯仁者居處恭謹執事敬慎忠以與人也此恭敬及忠雖之夷狄無禮義之虞亦不可棄而不行也

漢語集

卷之九

行已有恥

孔註曰有耻者有所不為

不得中行而與之

疏狂者進取於善道知進而不知退狷者守節應進而退也二者俱不得中而性恒一欲得此二人者以時多進退取其恒一也

南人有言曰

疏巫主接神除邪醫主療病南國之人嘗有言曰人而性行無恒不可以為巫醫不能治無恒之人也不恒其德或承之羞者此易恒卦之辭孔子引之言德無恒則羞辱承之也子曰不占而已者孔子既引易文又言夫易所以占

吉凶無恒之人易所不占也

君子而不同

註君子心和然其所見各異故曰不同小人所嗜好者同然各爭利故曰不和

御人皆好之何如

疏言御人皆好之是善善不明御人皆惡之是惡惡不著若御人之善者善之惡者惡之則是善善分明惡惡顯著也

君子泰而不驕

註君子自縱泰似驕而不驕小人恂忌而實自驕矜

剛毅木訥近仁

漢語集

卷之九

五

疏此章言有此四者之性行近于仁道也仁者靜剛無欲亦靜故到近仁也仁者必有勇毅者果敢故毅近仁也仁者不尚華飾木者質樸故木近仁也仁者其言也訥訥者謹鈍故訥近仁也

切切偲偲

疏切切偲偲相切責之貌朋友以道義切磋琢磨故施於朋友也怡怡和順之貌兄弟天倫當相友恭故怡怡施於兄弟也

善人教民七年

疏言君子為政教民至於七年使民知禮義與信亦可以就兵戎攻戰之事也

憲問第十四

子曰士而懷居

註士當志道不求安而懷其居非士也

子曰邦有道

疏此章教人言行之法也言邦有道可以厲言行邦無道則厲其行不隨汚俗順言辭以避當時之害也

有德者必有言

疏此章論有德有仁者之行也子曰有德者必有言者立誠可以修辭故必有言也有言者不必有德者辨佞口給

不必有德也仁者必有勇者見危授命殺身以成仁是必

有勇也勇者不必有仁者若暴虎馮河之勇不必有仁也

漢書卷之九

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馬註曰禹盡力於溝洫稷播百穀故曰躬稼禹及其身稷

及後世皆王造意欲以禹稷比孔子孔子謙故不答也

君子哉若人

孔註曰賤不義而貴有德故曰君子

子曰愛之能勿勞乎

疏此章論忠愛之心也言人有所愛必欲勞來之有

必欲教誨之也

子曰為命

疏素左傳云子產之從政也擇能而使之馮簡子能斷大

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

事子大叔美秀而文公孫揮知四國之為而辨於大夫之

俗姓班位貴賤能否而又善為辭令裨諶能謀謀于野則

獲謀于邑則否鄭國將有諸侯之事子產問四國之為於

子羽且使多為辭令與裨諶乘以適野使謀可否而告馮

簡子使斷之事成乃授子大叔使行之以應對賓客是以

鮮有敗事是也

或問子產子曰惠人也

孔註曰惠愛也子產古之遺愛

彼哉彼哉

馬註曰子西鄭大夫彼哉彼哉言無足稱或曰楚令尹子

西

問管仲曰人也

漢書卷之九

註猶詩言所謂伊人

貧而無怨難

疏此章言人之貧乏多所怨恨而無怨為難江熙云顏淵

無怨不可及也人若豐富好生驕逸而無驕為易江熙云

子貢不驕猶可能也

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

孔註曰公綽魯大夫趙魏皆晉卿家臣解

趙魏貧賤家老無職故優勝薛小國

子路問成人

疏此章論成人之行也知如武仲

藝如冉求復以禮與文成之雖未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者夫子御言成人者是古之人也  
又言今之成人不必能俗如此也見利思義然後取之見  
君親有危難當致命以救之要舊約也平生猶少時言與  
人少時有舊約雖年長貴達不忘其言能此三事亦可以  
為成人矣

子問公叔文子於公明賈

疏賈言文子亦有言笑及取但中時然後言無游言也故  
人不厭棄其言可樂然後笑不苟笑也故人不厭惡其笑  
也見得思義合宜然後取之不貪取也故人不厭倦其取  
也子曰其然豈其然乎者然如此也孔子聞賈之言驚而  
美之也美其得道故曰其如是又嫌不能悉然故曰豈可  
盡能如此者乎

臧武仲以防求為後於魯

孔註曰防武仲故邑為後立後也魯襄公二十三年武仲  
為孟氏所譖出奔邾自邾如防使為以大蔡納請曰紇非  
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守先祀無廢二勲敢不辟  
邑乃立臧為紇防而奔齊此所謂要君

晉文公諱而不正

鄭註曰諱者詐也謂召天子而使諸侯朝之仲尼曰以臣  
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是諱而不正也  
齊桓公正而不諱

馬註曰伐楚以公義責莒茅之貢不入問昭王南征不還

是正而不諱也

如其仁如其仁

疏孔子聞子路言管仲未仁故為說其行仁之事也言齊  
桓公九會諸侯不以兵車謂衣裳之會也存亡繼絕諸夏  
又安時管仲之力也足得為仁餘更有誰如其管仲之仁  
再言之者美管仲之深也

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

疏匡正也爾把也諸侯把天子之政也言時周天子微弱  
管仲相桓公帥諸侯以尊周室一匡天下也民到于今受  
其賜者謂受不被髮左衽之惠賜也衽謂衿衿衿向  
謂之左衽夷狄之人被髮左衽言無管仲則君不君臣不  
臣中國計為夷狄故云吾其被髮左衽也

漢書卷之九

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

王註曰經經死於溝瀆中也管仲召忽之於公子糾君臣  
之義未正故死之未足深嘉不死未足多非死事既難亦  
在于過厚故仲尼但美管仲之功不言召忽不當死

君曰告夫三子者

馬註曰我禮當告君不當告三子君使戎徒故復往

疏案左傳錄此事與此小異此云沐浴而朝彼云齊而請  
此云君曰告夫三子彼云公曰子告季孫禮齊必沐浴三  
子季孫為長各記其一故不同耳此又云之三子告彼無  
文者傳是史官所錄記其與君言耳退後別告三子唯弟

公羊傳子流子  
口君叔且不計  
戰非也春秋  
君伏賊不討不  
書葬以為不葬  
乎臣子也  
春秋氏全未左  
傳疏

疏  
仲尼曰  
管仲之  
仁

子知之吏官不見其告故傳無文也

君子上達

疏此章言君子小人所曉達不同也本為上謂德義也未為下謂財利也言君子達于德義小人達于財利

古之學者為己

疏此章言古今學者不同也古人之學則履而行之是為己也今人之學空然為人言說之已不能行是為人也范

子載如新

華云為人者焉譽以顯物為己者因心以會道也

使乎使乎

疏孔子善其使得其人故言使乎所以善之者顏回尚未能無過况伯玉乎而使者云未能是伯玉之心不見欺也

漢諸葛 卷之九

不在其位

疏此章戒人之僭濫侵官也言若已不在此位則不得謀議此位之政事也魯子遂曰君子思謀當不出已位言思慮所及不越其職

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

疏此章勉人使言行相副也君子言行相顧若言過其行謂有言而行不副君子所耻也

夫子有道也

疏子貢言夫子實有仁知及勇而謙稱我無故曰夫子自道說也所謂謙尊而光

子貢方人

子貢方人

疏此章言自古隱逸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

賢者辟世

賢者辟世

疏子貢多言嘗舉其人倫以相比比方夫知人則哲堯舜猶病而子貢輒比方人夫子病其輕易故曰賜也賢乎哉所以抑之也夫我則不暇比方人也

不患人之不已知

疏此章勉人修德也言不患人不知已但患已之無能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非敢為佞也疾固也

疏孔子答言不敢為佞但疾世固陋欲行道以化之也

駭不稱其力

疏此章疾時尚力取勝而不重德驥是古之善馬名人不稱其任重致遠之力但稱其調良之德也馬尚如是人亦宜然

以直報怨

疏既不許或人以德報怨故陳其正法言當以直道報讎怨以恩德報德也

下學而上達

疏下學人事上達天命時有否泰故用有行藏是以不怨天尤人也知我者其天乎者言唯天知己之志也

道之將行也與

疏孔子不許其告故言道之廢行皆由天命雖公伯寮之譖其能違天而興廢乎路乎

賢者辟世

疏此章言自古隱逸賢者之行也子曰賢者辟世者謂天

賢者辟世

賢者辟世

賢者辟世

賢者辟世

賢者辟世

賢者辟世



次序應世以下  
殊有情

地閉則賢人隱高蹈塵外枕流漱石天子諸侯莫得而臣也其次辟地者未能高栖絕世但擇地而處去亂國適治邦者也其次辟色者不能預擇治亂但觀君之顏色若有厭已之色斯舉而去之也其次辟言者不能觀色斯舉矣有惡言乃去之也

作者七人矣

疏王弼云七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未張柳下惠少連鄭康成云伯夷叔齊虞仲辟世者荷蓀長沮桀溺辟地者柳下惠少連辟色者荷蕢楚狂接輿辟言七者當為十字之誤也

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

漢詁纂

卷之九

十二

疏晨門聞子路云從孔氏未審孔氏為誰又舊知孔子之行故問曰是知其世不可為而周流東西疆為之者此孔氏與意非孔子不能隱避辟世也

硜硜乎

註此硜硜者徒信已而已言亦無益

深則屬淺則揭

包註曰以衣涉水為屬揭揭衣也言隨世以行已若過水必以濟知其不可則當不為

子張曰書云高宗諒陰

孔註曰高宗殷之中興王武丁也諒信也陰猶默也

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

馬註曰已百官 孔註曰冢宰天官卿佐王治者三年喪畢然後王自聽政

上好禮

疏此章言君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故易使也

子路問君子

疏修己以敬者言君子當敬其身也修己以安人者人謂朋友九族孔子更為廣之言當修己又以恩惠安於親族也修己以安百姓者百姓謂衆人也言當修己以安天下之衆人也此修己以安百姓之事也雖堯舜之聖其猶難之况君子乎

原壤與俟

漢詁纂

卷之九

十三

疏說文云踞躄也躄即坐也禮揖人必違其位今原壤坐待孔子也故孔子責之

關黨童子將命

馬註曰關黨之童子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

吾見其居於位也

註童子隅坐無位成人乃有位

見其與先生並行也

疏禮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今吾見此童子其與先生成人者並行不差在後違謙越禮故知欲速成人者非求益也

漢詁纂卷之九

漢詁纂卷之十

魏 南陽何晏平叔集解

宋 濟陰邢 昺叔明疏

明 海虞陳禹謨錫玄纂

同邑門人朱尚忠 校

論語

衛靈公第十五

軍旅之事

鄭註曰軍旅末事本末立不可教以末事

疏左傳哀十一年孔文子之將攻大叔也訪於仲尼仲尼

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矣甲兵之事未之聞也其意亦與

漢詁纂 卷之十

此同軍旅甲兵亦治國之具也彼以文子非禮欲國內用

兵此以靈公空問軍陳故並不答非輕甲兵也

明日遂行在陳絕糧

孔註曰孔子去衛如曹曹不容又之宋宋遭匡人之難又

之陳會吳伐陳陳亂故乏食

予一以貫之

註善有元事有會天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知其元

則衆善舉矣故不待多學而一知之

由知德者鮮矣

王註曰君子固窮而子路愠見故謂之少於知德

無為而治者

命之無為非其  
無事有為而若  
無事有為而若  
無事有為而若  
無事有為而若  
無事有為而若  
無事有為而若  
無事有為而若  
無事有為而若  
無事有為而若

疏帝王之道貴在無為清靜而民化然惟舜得之後之王

者罕及也所以無為者以其任官得人

直哉史魚

疏史魚之行正直不論國之有道無道皆直如箭言不隨

世變曲也蘧伯玉有君子之德國若有道則行其道而仕

國若無道則韜光晦迹不復與政委迤隨時非君子不能

也 可與言而不與之言

疏此章戒其知人也若中人以上可以語上是可與言而

不與言是失於彼人也若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而已與

之言則失于已言也唯知者明于事二者俱不失

漢詁纂 卷之十

志士仁人

疏此章言志善之士仁愛之人無求生而害仁若身死而

後成仁則志士仁人不愛其身有殺其身以成其仁者也

若伯夷叔齊及比干是也

工欲善其事

疏言工以利器為用人以賢友為助大夫尊故言事士卑

故言友大夫言賢士言仁互文也

顏淵問為邦

疏孔子答以為邦所用之禮樂車服也夏之時謂以建寅

之月為正也據見萬物之生以為四時之始取其易知故

使行之乘殷之輅者殷車曰大輅謂木輅也取其儉素改

使采之服周之畢其冕禮也周之禮文而倫取其經  
塞耳不任視聽故使服之樂則舞舞若以其盡善盡美故  
使取之又當放棄鄭衛之聲遠難辨佞之人以鄭聲佞人  
亦俱能惑人心與雅樂賢人同然而使人淫亂危殆故  
放遠之

不曰如之何

疏此章戒人豫防村難也不曰如之何猶言不曰柰是何  
則是村難已成不可救藥吾亦無柰之何

君子義以為質

疏此章論君子之行也義以為質謂操執以行者當以義  
為體質文之以禮然後行之孫順其言語以出之守信以

漢書

卷之十

三

成之能此四者可謂君子哉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

疏此章勸人修德也言君子病其終世而善名不稱也

君子求諸已

註君子責已小人責人

君子矜而不爭

疏此章言君子貌雖矜莊而不爭鬪君子雖衆而不私相

黨助義之與比也

君子不以言舉人

疏有言者不必有德故不可以言舉人當察言觀行然後  
舉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故不可以無德而廢善言也

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

包註曰所譽者輒試以事不虛譽而已

吾猶及史之闕文也

史記開文亦曰

疏此章疾時人多穿鑿也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文字也古  
之良史於書字有疑則闕之以待能者不敢穿鑿孔子言

我尚及見此古史闕疑之文有焉者借人乘之者喻已言

馬不能調良當借人乘習之也今亡矣夫若孔子自謂及

見其人如此闕疑至今則無有矣

巧言亂德

疏此章戒人慎口忍事也有言者不必有德故巧言利口  
則亂德義山數藏疾國君含垢故小事不忍則亂大謀

漢書

卷之十

四

眾惡之必察焉

疏此章論知人之事也夫知人未易設有一人為眾所惡  
不可即從雷同而惡之或其人特立不羣故必察焉有一

人為眾所好亦不可即從眾而好之或此人行惡眾乃阿

黨比周故不可不察

人能弘道

疏道者通事物之名虛無妙用不可須臾離但仁者見之

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是人才大者道隨之大也故曰

人能弘道百姓則日用而不知是人才小者道亦隨小而

道不能大其人也故曰非道私人

動之以禮未善也

王辰按有以重  
禮傳者相輝  
李氏說

疏李充云夫知及以得其失也蕩仁守以靜其失也寬  
以威其失也猛故必須禮然後和之以禮制知則靜而  
不蕩以禮輔仁則溫而不寬以禮節莊則威而不猛故安  
上治民莫善于禮顏特進云知以通其變仁以安其性莊  
以安其慢禮以安其情化民之善必脩此四者

民之於仁也甚於水火

馬註曰水火及仁皆民所仰而生者仁最為甚

當仁不讓於師

孔註曰當行仁之事不後讓於師言行仁急

君子貞而不諒

孔註曰貞正諒信也君子之人正其道耳言不必小信

漢詁纂卷之十

五

疏此章貴正道而輕小信也

有教無類

疏此章言教人之法也類謂種類言所在見教無有貴賤  
種類也

道不同不相為謀

疏此章言人之為事必須先謀若道同者共謀則情審不  
誤若道不同者而相為謀則事不成也

辭達而已矣

孔註曰凡事莫過於實辭達則足矣不煩文豔之辭  
皆坐子告之曰

疏孔子見瞽者必起弟子亦起冕既登席而坐孔子及弟

通作禮記系

子亦皆坐孔子歷以坐中人姓字所在處告師冕使知也  
師冕出于張問曰與師言之道與者道謂禮也相猶導也  
孔子然子張言此固是相導樂師之禮也

季氏第十六

季氏將伐顓臾

孔註曰顓臾伏羲之後風姓之國本魯之附庸當時臣屬  
季氏貪其土地欲滅而取之

且在邦域之中矣

孔註曰魯七百里之封顓臾在其域中

孔子曰求周任有言

馬註曰周任古之良史言當陳其才度已所任以就其位

漢詁纂卷之十

六

不能則常止

虎兕出于柙

疏虎兕皆猛獸故設檻以制之兕玉甘大寶故設置以藏  
之若虎兕失出於檻龜玉損毀於篋中是誰之過與言是  
典守者之過也以喻主君有闕是輔相者之過也

丘也聞有國有家者

疏國謂諸侯家謂卿大夫言為諸侯卿大夫者不患土地  
人民之寡少但患政理之不均平也不患貧而患不安者  
言不愛國家貧但愛不能安民耳蓋言政教均平則不貧  
矣上下和同不寡矣小大安寧不傾危矣如上所聞此應  
云均無寡安無貧而此乃云云者欲見政教均平又須上

下和睦然後國富民多而社稷不傾危也

不在顯史而在蕭牆之內也

疏孔子聖人有先見之明季氏家臣擅命必知將為季氏之禍因冉有言顯史後世必為子孫憂故言吾恐季孫之憂不遠在顯史而近在蕭牆之內後季氏家臣陽貨果因季桓子

天下有道

疏王者功成制禮治定作樂立司馬之官掌九伐之法諸侯不得制作禮樂賜弓矢然後專征伐是天下有道之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者謂天子微弱諸侯上僭自作禮樂專行征伐也

漢書卷之十

自諸侯出

孔註曰希少也周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始微弱諸侯自作禮樂專行征伐始于隱公至昭公十世失政死於乾侯矣

自大夫出

孔註曰季文子初得政至桓子五世為家臣陽虎所囚陪臣執國命

馬註曰陪重也謂家臣陽虎世為季氏家臣至虎三世而出奔齊

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疏議謂謗訕言天下有道則上酌民言以為政教所行皆

是則庶人無有非毀謗議也

祿之去公室

鄭註曰言此之時魯定公之初魯自東門襄仲殺文公之子赤而立宣公於是政在大夫爵祿不從君出至定公為五世矣

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疏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三卿皆出桓公故曰三桓也仲孫氏改其氏稱孟氏以禮樂征伐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故夫三桓子孫至哀公時皆衰微也

益者三樂

疏樂節禮樂者謂凡所動作皆得禮樂之節也樂道人之善者謂好稱人之美也樂多賢友謂好多得賢人以為朋友也言好此三者於身有益也樂驕樂者謂自尊貴以自恣也樂佚遊者謂好出入不節也樂宴樂者謂好沈荒淫

漢書卷之十

卷之十

八

溢也言好此三者自損之道也

侍於君子有三愆

疏此章戒卑侍於尊審慎言語之法也言未及之而言謂之躁者謂君子言事未及於已而輒先言是謂躁動不安靜也言及之而不言謂之隱者謂君子言論及已已應言而不言是謂隱匿不盡情實也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者瞽謂無目之人也言未見君子顏色而便逆先意語者猶若無目人也

君子有三畏

疏心服曰畏也畏天命者謂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順吉逆凶天之命也故君子畏之畏大人者大人即聖人也與天命合其德故君子畏之畏聖人之言者聖人之言深遠不可易測故君子畏之也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者言小人與君子相反天道恢疏故小人不知畏也狎大人者狎謂慣忽侮聖人之言者侮謂輕慢也

生而知之者上也

疏此章勸人學也生而知之者謂聖人也學而知之者言由學而知道次於聖人謂賢人也困而學之者人本不學因其行事有所困屈不通發憤而學之者復次於賢人也

漢書卷之十

九

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者謂知困而不能學此為下愚之民也

君子有九思

疏此章言君子有九種之事當用心思慮使合禮義也視思明者目觀為視見微為明言君子親視當思見微聽思聰者耳聞為聽聽遠為聰言君子耳聽當思聞遠色思溫者顏色不可嚴猛當思溫和也貌思恭者體貌接物不可驕亢當思恭遜也言思忠者凡所言論不可隱欺當思盡其忠心也事思敬者凡人執事多惰怠君子當思謹敬也疑思問者已有疑事不使在躬當思問以辨之也念思難者謂人以非理忤己心雖忿怒不可輕易當思其後得無

患難乎若一朝之念忘其身以及其親是不思難者也見得思義者言若有所得當思義然後取不可苟也

其斯之謂與

王註曰此所謂以德為稱

不學詩無以言

疏古者會同皆賦詩見意若不學之何以為言也

不學禮無以立

疏禮者恭儉莊敬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故不學之則無以立其身也

邦君之妻

孔注曰當此之時諸侯嫡妻不正稱號不審故孔子正言其禮也

漢書卷之十

十

漢詁纂卷之十一

魏 南陽何晏平叔集解

宋 濟陰邢 昺叔明疏

明 海虞陳禹謨錫玄纂

丹徒門人殷之礪 校

論語

陽貨第十七

陽貨欲見孔子

疏此章論家臣專恣孔子遜辭遠害之事也

性相近也

疏此章言君子當慎其所習也性謂人所稟受以生者也

漢詁纂 卷之十一

未為外物所感則人皆相似是相近也既為外物所感則

習以性成若習於善則為君子若習於惡則為小人是相

遠也故君子慎所習然此乃是中人耳其性可上可下故

過善則升達惡則墜也孔子又嘗曰惟上知聖人不可移

之使為惡下愚之人不可移之使為賢此則非如中人性

習相近遠也

君子學道則愛人

疏道謂禮樂也禮即人心樂和人心言若在位君子學禮

樂則愛養下人也若在下小人學禮樂則人和遜而易使

也

恭則不侮

小見極脫

周作細藏是前

疏言已若恭以接人人亦恭以待已故不見侮慢有則得  
衆者言行能寬簡則為衆所歸也信則人任焉者言而有  
信則人所委任也敏則有功者敏疾也應事敏疾則多成  
功也惠則足以使人者有恩惠則人忘其勞也  
不曰堅乎

孔注曰磷薄也涅可以染皂言至堅者磨之而不薄至白  
者染之於涅而不黑喻君子雖在濁亂濁亂不能汚

吾豈匏瓜也哉

疏江熙云夫子豈實之公山佛肸乎欲往之意以示無係  
以觀門人之意如欲居夷乘桴浮于海耳子路見形而不  
及道故聞乘桴而喜聞之公山而不說安得聖人之趣

漢詁纂 卷之十一

好仁不好學

疏學者覺也所以覺悟未知也人之為行學則不固是以  
愛物好與曰仁若但好仁不知所以裁之所施不當則如  
惡人也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者明照於事曰知若不學  
以裁之則其蔽在於蕩遠無所適守也好信不好學其蔽  
也賊者人言不欺為信若但好信而不學以裁之其蔽在  
於賊害父子不知相為隱之革也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  
者絞切也正人之曲曰直若好直不好學則失於讎刺太  
切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者勇謂果敢當學以知義若好  
勇而不好學則是有勇而無義則為賊亂好剛不好學其  
蔽也狂者狂猶妄也剛者無欲不為曲求若好恃其剛不

學以制之則其蔽也安抵觸人

小子何莫學夫詩

疏詩可以興者可以令人能引譬連類以為比興也可以  
觀者諸國之風俗盛衰可以觀覽知之也可以群者詩有  
如切如磋可以群居相切磋也可以怨者詩有君政不善  
則形諸風刺言之者無罪聞之者是以戒故可以怨刺上  
政邇之事父遠之事君者詩有凱風白華相戒以養是有  
近之事父之道也又有雅頌君臣之法是有遠之事君之  
道也多記鳥獸草木之名以為比興則因又多識於此鳥  
獸草木之名也

女為周南召南矣乎

漢書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

疏周南召南國風之始三綱之首王教之端故人若學之  
則可以觀興人而不為則如南面正向牆而立無所觀見  
也

禮云禮云

疏此章辨禮樂之本也玉圭璋之屬帛束帛之屬皆行禮  
之物也言禮之所云非但崇此王帛而已所貴者在於安  
上治民鐘鼓樂之器也樂之所貴者其移風易俗非謂貴  
此鐘鼓鏗鏘而已故孔子歎之重言之者深明樂之本不  
在玉帛鐘鼓而已

色厲而內荏

疏此章疾時人體與情反也厲矜莊也荏柔佞也穿窬壁

三解並佳

審審牆也言外自矜厲而內柔佞為人如此譬之猶小人  
外雖持正內常有穿壁窬牆竊盜之心也與

鄉愿

周注曰所至之鄉輒原其人情而為意以待之是賊亂德  
一曰鄉向也古字同謂人不能剛毅而見人輒原其趣嚮  
容媚而合之言此所以賊德也

道聽而塗說

疏此章疾時人不習而傳之也塗亦道也言聞之於道路  
則於道路傳而說之也必多謬妄為有德者所棄也  
無所不至矣

疏若誠憂失之則用心固惜竊位偷安言其邪媚無所不  
為也

為也

惡紫之奪朱也

疏此章記孔子惡邪奪正也

天何言哉

疏天何嘗有語哉而四時之令通行焉百物皆依時而生  
焉天何必有言語教命哉

宰我問三年之喪

疏緣協云爾時禮壞樂崩三年喪不行宰我大懼其往以

為理人無微旨以戒將來故假時人之謂啟憤于夫子義

任屈已以明道也

不有博奕者乎

時行物生  
通義注

聖門多假問答  
以發問義理  
生無義多通義  
問者有所謂義  
人前不可說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齊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則國亂

疏傳說文作傳局戲也六箸十二棋也古者為書作傳局  
基謂之奕說文奕從亦升疎兩手而執之基者所執之子  
以子圍而相殺故謂之圍棋圍棋稱弈者又取其落弈之  
義也夫子為其飽食終日無所振樂善生淫欲故教之曰  
不有博奕之戲者乎若其為之猶勝乎止也

惡微以為知者

疏惡微以為知者微抄也禮母勸說若抄人之意以為己  
有所以惡之惡不孫以為勇者孫順也君子義以為勇若  
不孫為勇者亦可惡也惡許以為且者謂人之為直當自  
直已若改發他人陰私之事以成己之直者亦可惡也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漢語集卷之十一

疏此章言女子與小人皆無正性而難畜養所以難養者  
以其親近之則多不孫順疏遠之則好生怨恨此言女子  
舉其大率耳若其稟性賢明若文母之類則非所論也

微子第十八

殷有三仁焉

註仁者愛人三人行異而同稱仁以其俱在憂亂寧民

直道而事人

疏言易直道以事人所至之國俱當復三黜若其直道而  
曲以事人則在魯亦不見黜何必去父母所居之國也

齊景公待孔子曰

疏景公言我待孔子以上卿之位若魯季氏則不能以其

齊景公問政於孔子

有田氏專政故也又不可使其位卑若魯孟氏故欲待之  
以季孟二者之間曰吾老矣不能用也者時景公為三下  
所制雖說孔子之道而終不能用故託云聖道難成吾老  
不能用也孔子行者去齊而歸魯也

齊人歸女樂

疏案世家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馬行攝相  
事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樹黨  
者弗歸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平邑  
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之而懼曰孔子為政必  
霸霸則吾地近焉我為之先并矣蓋致地犂鉏請先嘗沮  
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

漢語集卷之十一

以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駒遺魯君陳女樂

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  
君為周道游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

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膾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

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膾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

乎屯而師已遂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

婦人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人之謂可以死敗蓋優我游哉

惟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

喟然嘆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遂適衛

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

疏知孔子有聖德故比孔子於鳳但鳳鳥待聖君乃見今

此解入細

此民不食是隱  
道此作節行  
道得之

此言如此者即  
知

孔子周行求合諸國而每不合是風德之衰也諫止也言  
已所行者不可復諫止也自今以來德可追而自止欲勸  
孔子時亂隱居也已而已而者言世亂已甚不可復治也

鳥獸不可與同群

疏孔子言其不可隱居避世之意也山林多鳥獸不可與  
同群若隱於山林是同群也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者  
與謂相親與我非天下人之徒眾相親與而更誰親與言  
吾自當與此天下人同群安能去人從鳥獸居乎

子路曰不仕無義

疏丈人既不在晉言以語丈人之二子令其父還則述此  
下之言皆孔子之意

漢諸葛卷之十一

遊民

註遊民者節行超逸也包註曰此七人者皆遊民之賢

言中倫

疏能言應倫理行應思慮如此而已不以世務嬰心故亦  
謂之逸民

隱居放言

包註曰放置也不復言世務

我則異於是

馬註曰亦不必進亦不必退唯義所在

大師擊遠齊

疏此章記魯哀公時禮壞樂崩樂人皆去也天子諸侯每

食妻樂樂章各異各有樂師

君子不施其親

孔注曰施易也不以他人之親易已之親

周有八士

疏此章記異也周時有人四偏生子而乳之每乳皆二子  
凡八子皆為顯仕故記之鄭玄以為成王時劉向馬融皆  
以為宣王時

漢諸葛卷之十一

八

分言云陳楚之  
間凡八士而  
後世謂之八  
士者之謂也  
使子孫自開  
而後世之謂  
之也公羊傳  
古之尚質生  
以後生者取  
為凡而家報  
記云從其家  
產二子當先  
言王親甲一  
產二子曰魯  
氏以卿生以  
聖王則以卿  
見

漢諸葛卷之十一

漢詁纂卷之十二

魏 南陽何晏平封集解

宋 濟陰邢 昺升明疏

明 海虞陳禹謨錫玄纂

同邑門人沈志周 校刊

論語

子張第十九

子張曰執德不弘

疏此章言人行之不修者執守其德不能弘大雖信善道不能篤厚人之若此雖存於世何能為有而重雖沒於世何能為無而輕言於世無所輕重也

漢詁纂

卷之十二

子夏之門人

疏然二子所言各是其見論交之道不可相非友交當如子夏汎交當如子張

雖小道

疏此章勉人學為大道正典也小道謂異端之說百家語也雖曰小道亦必有少理可觀者焉然施之遠大則恐泥難不通是以君子不學也

博學而篤志

疏此章論好學近於仁也篤厚也志識也言廣學而厚識之使不忘切問者問於已所學未悟之事不濫問也近思者思已所未能及之事不遠思也若汎問所未學遠思所

未達則於所習者不精所思者不解仁者之性純篤今學者既能篤志近思故曰仁在其中矣

百工居肆以成其事

疏此章亦勉人學舉百工以為喻也審曲面勢以飭五材以辨民器謂之百工五材各有工言百眾言之也致至也言百工處其肆則能成其事猶君子勤於學則能至於道也

君子有三變

疏此章論君子之德也望之即之及聽其言也有此三者變易常人之事也屬嚴正也常人遠望之則多懈惰即近之則顏色猛厲聽其言則多邪佞准君子則不然人遠望之則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常儼然也就近之則顏色溫和及聽其言辭則嚴正而無佞邪也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

疏此章論君子使下事上之法也屬猶病也言君子若在上位當先示信於民然後勞役其民則民忘其苦也若未嘗施信而便勞役之則民以為從欲崇侈安加困病於已也若為人臣當先盡忠於君待君信已而後可諫君之失若君未信已而便稱君過失以諫諍之則君以為謫譴於已也

大德不踰閑

疏此章論人之德有大小而行亦不同也閑猶法也大德

之人謂上賢也所行皆不越法則也小有德者謂次賢之人不能不踰法有時踰法而出旋能入守其法不責其備故曰阿也

君子之道孰先傳焉

包註曰言先傳業者必先厭倦故我門人先教以小事後將教以大道故不致厭倦

譬諸草木

馬註曰言大道與小道殊異譬如草木異類區別言學當以次

君子之道焉可誣也

馬註曰君子之道焉可使誣言我門人但能涵濡而已

有始有卒者

疏言人之學道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能終始如一不厭倦者其唯聖人乎

仕而優則學

疏此章勸學也言人之仕官行已職而優閒有餘力則以學先王之遺文也若學而德業優長者則當仕進以行君

臣之義也

堂堂乎張也

疏注曰言子張容儀盛而於仁道薄也

人未有能自致者也

馬註曰言人雖未能自致盡於他事至於親喪必自致盡

吾聞諸夫子

疏此章論魯大夫仲孫速之孝行也言其他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他人可能及之也其在諒陰之中父臣及父政雖有不善者不忍改之也是他人難能也

上失其道

馬註曰民之離散為輕僇犯法乃上之所為非民之過當哀矜勿自喜能得其情

紂之不若

疏此章戒人為惡也謚法殘義損善曰紂下流者謂為惡行而敗人下若地形卑下則眾流所歸人之為惡處下眾

惡所歸是以君子當為善不為惡惡居下流故也紂為惡行居下流則人皆以天下之惡歸之於紂也

得其門者或寡矣

疏言夫聖閣非凡可及故得其門而入者或少矣

夫子之得邦家者

疏得邦謂為諸侯得家謂卿大夫綏安也言孔子為政其立教則無不立道之則莫不興行安之則遠者來至動之則民莫不和睦故能止則榮顯死則哀痛如之何其可及也

也

堯曰第二十

疏此篇記二帝三王及孔子之語明天命政化之美皆

是聖人之道可以垂訓將來故錄諸篇非所次也

先曰咨爾舜

疏此章明二帝三王之道凡有五節初自堯曰至天祿永終記堯命舜之辭也二舜亦以命禹一句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也三自曰予小子至罪在朕躬記湯伐桀告天之辭也四自周有大賚至在予一人言周家受天命及伐紂告天之辭也五自謹權量至公則說堯明二帝三王政化之法也

帝臣不蔽

疏帝天也帝臣謂桀也桀是天子天子事天猶臣事君故謂桀為帝臣也言桀居帝臣之位罪過不可隱蔽以其簡聞在天心故也

漢詁纂卷之十二

五

周有大賚

疏周家受天命大賜富於善人有亂臣十人是也

雖有周親

疏雖有周親不賢不忠則誅之若管蔡是也不如有仁德之人賢而且忠若箕子微子來則用之也

謹權量

疏此下總言二帝三王所行政法也權秤也量斛也謹飭之使鈞平法度謂車服旌旗之禮儀也審察之使貴賤有別無僭偏也官有廢闕復修治之使無曠也如此則四方之政化行焉諸侯之國為人非理滅之者復興立之賢者當世祀為人非理絕之者則求其子孫使復繼之節行

此章亦傳

超遠之民隱居未仕者則舉用之政化若此則天下之民歸心焉而不離析也凡帝王所重有四重民國之本也重食民之本也重農所以盡哀重祭所以致敬又言帝王之德寬則人所歸附故得衆信則民聽不惑皆為已任用敏則事無不成故有功政教公平則民心忻悅凡此上事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之以示後世

因民之所利而利之

疏民居五土所利不同山者利其禽獸諸者利其魚鹽中原利其五穀人君因其所利使各居其所安不易其利則是惠愛利民在政且不費於財也

不教而殺謂之虐

漢詁纂卷之十二

六

疏為政之法當先施教令於民猶復丁寧申敎之教令既治而民不從後乃誅也若未嘗教告而即殺之謂之殘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者謂不宿戒而責目前謂之卒暴慢令致期謂之賊者謂與民無信而慢刺期期不至則罪罰謂之賊害謂之有司者謂財物理當與人而人君吝嗇於出納而惜靳之此有司之任耳非人君之道

不知命

疏命謂窮達之命言天之賦命窮達有時若不知天命而妄動則非君子也禮者恭儉莊敬立身之本若其不知則無以立也聽人之言當別其是非若不能別其是非則無以知人之言是也

漢詁纂卷之十二終

孔安國

前漢書

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多於是矣禮記正義未立於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著載充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

馬融

後漢書

馬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也將作大匠嚴之子為人美辭貌有俊才初京兆曄曄以儒術教授隱于南山不應徵聘名重關西融從其遊學博通經籍曄曄奇融才以女妻之永初二年大將軍鄧騭聞融名召為舍人非其好也遂不應命客於涼州武都漢陽界中會羌虜亂起邊方擾亂米穀

卷之十二

三

踴貴自關以西道強相望融既飢困乃悔而歎息謂其友人曰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所以然者生貴於天下也今以曲俗咫尺之羞滅無貴之軀殆非老淫所謂也故往應詔召四年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是時鄧太后臨朝騭兄弟輔政而俗儒世士以為文德可興武功宜廢遂寢蒐狩之禮息戰陳之法故猶賊徒橫乘此無備融乃感激以為文武之道賍賢不墜五材之用無或可廢元初二年上廣成頌以諷諫頌奏忤鄧氏帝於東觀十年不得調因兄子喪自劾歸太后聞之怒謂融羞薄詔除欲仕州郡遂令禁錮之太后崩安帝親政召還即署復在講部出為河間王廐長史時車駕東

原缺第一、二葉

巡岱宗融上東巡頌帝奇其文召拜郎中及北鄉侯即位融移病去為郡功曹陽嘉二年詔舉敦樸城門校尉岑起舉融徵詣公車對策拜議郎大將軍梁商表為從事中郎韓武都太守時西羌反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嘯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劾曰今今雖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并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遊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為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厲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三旬之中必克破之朝廷不能用又陳星李舉參西方之宿畢為邊兵至於今野并州是也西戎北狄殆將起乎宜

卷之十二

四

備二方尋而隗西羌反烏桓寇上郡皆卒如融言三遷相帝時為南郡太守先是融有事忤大將軍梁冀冀與融有司奏融在郡貪濁免官見徙朔方自刺不殊得赦還復拜議郎重在東觀著述以病去官融才高博洽為世通儒教養諸生常有千數詠郡盧植北海鄭玄皆其徒也善鼓琴好吹笛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嘗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眾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雜錄所著賦頌碑誄書記表奏七言琴歌對策遺令凡

二十一篇初融懣於鄧氏不敢復違忤執家遂為梁異莫  
泰季固又作大將軍西第頌以此頌為正直所羞年八十  
八延熹九年卒于家遺令薄塋族孫日碑獻帝時位至太  
傅論曰馬融辭命鄧氏巡迴隴漢之間將有意于居貞乎  
既而羞曲士之節惜不賞之軀終以奢樂恣性黨附成讖  
固知識能匡欲者鮮矣夫事苦則矜全之情薄生厚故安  
存之慮深登高不懼者胥靡之人也坐不垂堂者千金之  
子也原其大略歸於所安而已矣物我異觀亦更相笑也

包咸

後漢書

包咸字子良會稽曲阿人也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  
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王莽末去歸鄉里於東海界為  
赤眉賊所得遂見拘執十餘日咸晨夜誦經自若賊異而  
遣之因往東海立精舍講授光武即位乃歸鄉里太守黃  
謙署戶曹史欲召咸入授其子咸曰禮有來學而無往教  
謙遂遣子師之舉孝廉除郎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論語  
又為其章句拜諫議大夫侍中右中郎將永平五年遷大  
鴻臚每進見錫以几杖入屏不趨贊事不名經傳有疑輒  
遣小黃門就舍即問顯宗以咸有師傅恩而素清苦常特  
賞賜珍玩東帛奉祿增於諸卿咸皆散與諸生之貧者病  
篤帝親駕駕臨視八年卒年七十二卒於官子福拜郎中  
以論語入授和帝

何晏

魏志何晏字平叔進孫也母尹氏為太祖夫人晏長於宮  
省又尚公主少以才秀知名好老莊言作道德論及諸文  
賦著述凡數十篇 魏略太祖為司空時納晏母并收養  
晏其時泰宜孫兒阿蘇亦隨母在公家並見寵如公子獲  
即朗也蘇性謹慎而晏無所顧憚服飾擬於天子故文帝  
特憎之每不呼其姓字嘗謂之為假子晏尚主又好色故  
黃初時無所事任及明帝立頗為冗官至正始中合於曹  
爽亦以才能故爽用為散騎侍郎遷侍中尚書晏前以尚  
主得賜爵為列侯又其母在內晏性自喜動靜粉白不去  
手行步顧影晏為尚書主選舉其宿與之有舊者多被拔  
擢 魏末傳曰晏婦金鄉公主即晏同母妹公主賢謂其  
母沛王太妃曰晏為惡日甚將何保身母笑曰汝得無妬  
晏耶俄而晏死有一男年五六歲宣王遣人錄之晏母歸  
藏其子王宮中向使者搏頰乞白活之使者具以白宣王  
宣王聞晏婦有先見之言心常嘉之且為沛王故特原  
不殺 魏氏春秋曰初夏侯玄何晏等名盛於時司馬景  
王亦預焉晏嘗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夏侯泰初是  
也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司馬子元是也惟神也不疾  
而速不行而至吾聞其語未見其人蓋欲以神况諸已也  
初宣王使晏典治庭等獄晏窮治黨與冀以獲宥宣王曰  
凡有八族晏疏丁御等七姓宣王曰未也晏窮急乃曰豈  
謂晏乎宣王曰是也乃收晏

陳群

三國志

陳群字長文潁川許昌人也祖父寔父紀叔父湛皆有盛名群為兒時寔常奇異之謂宗人父老曰此兒必興吾宗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群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群交更為紀拜由是顯名舉茂才除柘令不行隨紀避難徐州屬呂布破太祖群為司空西曹掾屬時有薦樂安王模下邳周達者太祖群之群封還教以為模遠穢德終必敗太祖不聽後模遠皆坐姦宄誅太祖以謝群群薦廣陵陳矯丹楊戴乾太祖皆用之後吳人叛乾忠義死難矯遂為名臣世以群為知人除蕭贊長平令父卒去官後以司徒掾舉高第為治書侍御史轉參丞相軍事魏國既建遷為議郎

漢書卷之十二

御史中丞時太祖議復肉刑群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與仁側而死者更衆夫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群議同王朗及議者多以為未可行太祖深善繇群言以軍事未罷顧衆議故且寢群轉為侍中領丞相東西曹掾在朝雅杖名義不以非道假人文帝在東宮深敬器焉及即王位封群昌武亭侯徙為尚書制九品官人之法群所建也及踐阼遷尚書僕射加侍中徙尚書令進爵顯侯帝征孫權至廣陵使群領中領軍帝還假節都督水軍還許昌以群為鎮軍大將軍領中護軍錄尚書事帝寢疾群與曹真司馬宣王等並受遺詔輔政明帝即位進封穎陰侯頃之為

司空錄尚書事青龍中營治宮室百姓失農時群諫曰昔漢祖唯與項羽爭天下羽已滅宮室燒焚是以蕭何建武庫大倉皆是要急然猶非其壯麗今二虜未平誠不宜與古同夫人之所欲莫不有辭况乃沃王莫之敢違前欲壞武庫謂不可不壞也後欲置之謂不可不置也若必作之固非臣下辭言所屈若少留神卓然同意是非臣下之所及也漢明帝欲起德陽殿鍾離意諫即用其言後乃復作之殿成謂群臣曰鍾離尚書在不得成此殿也夫王者豈憚一臣蓋為百姓也今臣曾不能少疑聖聽不及意遠矣帝於是有所戒省初太祖時劉廙坐弟與魏諷謀反當誅群言之太祖太祖曰廙名臣也吾不忍赦之乃復位廙深

漢書

卷之十二

八

德群群曰夫議刑為國非為私也且自明主之意吾何知焉其私憐不伐皆此類也青龍四年薨諡曰靖侯

王肅

三國志

王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為之解黃初中為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飢色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况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勞必相百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峭眾遠而不展糧縣而難繼乃兵家之所忌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於是遂罷又上疏宜遵舊札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



皆施行又上疏陳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是以唐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位焉及漢之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選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禮復興光宣暨緒城所謂名美而實厚者也後肅以常侍領祕書監兼崇

漢書

卷之十二

九

要觀祭酒景初問宮室盛興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切諫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于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寬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于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正始元年出為廣平太守公事徵還拜議郎頃之為侍中遷太常時大將軍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肅與太尉蔣濟司農韋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邪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慎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坐宗廟事免後為光祿勳時有二魚長尺集于武庫之屋

有司以為吉祥肅曰魚生於洞而亢於屋介鱗之物失其所也追將其殆有棄甲之變乎其後果有東關之敗彼為河南尹嘉平六年持節兼太常奉法駕迎高貴鄉公于元城是歲白氣經天大將軍司馬景王問肅其故肅答曰此蚩尤之旗也東南其有亂乎君若備已以安百姓則天下樂安者歸德唱亂者先亡矣明年春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反景王謂肅曰霍光感夏侯勝之言始重儒學之士良有以也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隸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謚曰景侯子惲嗣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二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

漢書

卷之十二

十

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歎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

周生烈

魏志裴松之注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語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經簿七錄云周生烈燉煌人字文逸本姓唐魏博士侍中

漢書卷之十二

附錄 易本傳

宋史新編

刑易字叔明濟陰人太平興國初舉五經廷試召升殿講  
師曰二卦又問以群經發題太宗嘉其精博推九經及第  
授大理評事知秦州鹽城監賜錢二十萬歷國子博士賜  
緋選為諸王府侍講累遷右諫議大夫咸平初改國子祭  
酒二年始置翰林侍講學士以易為之受詔與孫奭等校  
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春秋傳孝經論語爾雅義疏遷工  
部侍郎兼國子祭酒學士如故俄權知審官院景德二年  
上幸國子監閱庫書易曰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  
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  
乃儒者逢辰之幸也三年加刑部侍郎易居近職常多召  
漢書卷之十二  
對四年易以羸老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歸視田里  
上命坐慰勞之因謂曰便可權本州何須假耶易又言楊  
璠夏侯嶠同為府僚二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  
相曰此可見其志矣即起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大  
中祥符初上東封泰山易表曹州民請車駕經由本州仍  
令濟陰令王範部送父老詣闕優詔答之俄召還進禮部  
尚書三 被病請告上親臨問賜名藥白金繒綵國朝故  
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有加於易與郭贊者  
以恩舊故也辛年七十九贈左僕附初雍熙中易撰禮選  
二十卷獻之太宗探其帙得文王世子篇觀之甚悅上堂  
因內閣曝書覽而稱善召易同觀作禮選贊賜之先是咸

平中王欽若知貢舉有告其受舉人賄者下御史臺鞠得  
狀欽若自訴詔易等覆推易力為辨欽若德之易厚被寵  
顧欽若與有功焉事在欽若傳

孟子正義序

朝散大夫尚書兵部郎中充龍圖閣待制知通進銀臺司  
兼門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奕  
標

夫總群聖之道者莫大乎六經。紹六經之教者莫尚乎孟  
子。自昔仲尼既沒。戰國初興。至化陵遲。異端並作。儀衍肆  
其說。楊墨飾其淫。競逐致玉。公納其謀。以紂亂於上。學  
者徇其陣。以蔽惑於下。洎乎漢山時。盡昏墊。燕齊路  
執所長。夷惟孟子。挺名世之才。秉先覺之志。振邪樹正。高  
行厲節。導土化之源。以救時弊。開聖人之道。以勸群疑。其  
言精而賅。其旨淵而通。致仲尼之教。獨尊於千古。非聖賢  
之倫。安能至於此乎。其書由炎漢之後。盛傳於世。為之註  
者。則有趙岐。陸善經。為之音。則有張鎰。丁公著。自陸善經  
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共宗趙氏。惟是音釋二家  
撰錄。俱未精當。張氏則徒今章句。漏落頗多。丁氏則稍釋  
指歸。偽謬時有。若非再加刊正。詎可通行。臣輿前奉勅與  
同判國子監王旭。國子監直講馬龜符。國子學說書吳易  
直馮元等。作音義二卷。已經進呈。今輒聲淺聞。隨趙氏所  
說。仰效先儒釋經為之正義。凡理有所滯。事有所遺。質諸  
經訓典之增損。雖仰測至言。莫窮於奧妙。而廣傳博識。更  
俟於發揮。謹上。

漢書

卷之十三

三

孟子註疏題辭

孟子。即人名。軻字。則未聞。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  
改曰鄒。國近魯。後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并。今鄒縣是也。  
或曰。孟子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  
於魯也。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  
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周衰之末  
戰國縱橫。用兵爭強。以相侵奪。大道陵遲。異端並起。孟子  
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湮微。正坐墜底。遂以仁道  
遊於諸侯。然不官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關於事莫能  
曉。納其說於是退。而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撰其  
法度之言。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

漢書

卷之十三

五字。包羅天地。揆叙萬類。仁義道德。繫靡所不載。帝王公  
侯。遵之則可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  
君父。立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此  
大賢擬聖而作者也。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  
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也。亡秦  
焚滅經術。其書號為諸子。故得不泯。絕漢興。除秦虐。禁開  
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廣遊學之路。孟子與論語孝經皆置  
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  
孟子以明事。今諸解者。往往乖異。不同余少蒙義方訓。涉  
典文。知命之際。遵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  
餘年。心勤形瘁。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翰墨。得

以亂思遺老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闡遠微妙緼奧難見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為之章句凡十四卷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為宜乎

漢詁纂卷之十三

漢長陵卯卿趙岐註

宋博平宗古孫與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同郡年友未邦禎校

孟子

梁惠王章句上

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註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之患矣因為王陳之

梁惠王

卷之十三

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疏征正也蓋言君子之于利也非釋之而弗取也特不可交征而正取之爾猶三家弱魯六卿分晉之類故也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註若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取其萬乘者也若齊崔杼寧晉六卿等之弑君是以百乘取千乘者也

不奪不廢

疏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食也飽則厭食也

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註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無行義

而忽後其君長

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既孟子重嗟嘆其禍故曰王今亦當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言及於利一說云是惠王悟孟子之言為是而以已言為非故亦應之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

賢者而後樂此

註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脩堯舜之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得故不得以為樂也

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之和不日成之

註詩大雅靈臺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眾民

並來治作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

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註文王在池沼魚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

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皆亡

註湯誓尚書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眾誓言是日桀當大喪亡我與女俱往亡之

既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桀云故湯誓引而言之也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日曷有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

河東凶亦然

沙澤亭

註魏舊在河東後為強國兼得河內也

直不百步耳

註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俱走直爭不百步耳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此也王雖有移民移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

不違農時

疏荀卿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

數罟不入洿池

疏荀子曰經罟毒藥不入澤洿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

優多而百姓有餘用

斧斤以時入山林

疏荀卿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

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

註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

五畝之宅

註廬井邑居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

百畝之田

家也

謹序之教

疏謹庠序教化之宮以申舉孝悌之義而富以教之則頭  
班然而半白者不自負戴於道塗之間矣無他人皆知孝  
悌之義為之壯者必代之爾

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註言百姓老稚溫飽擅義備行積之可以致王也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

于鄰國

漢語

狗彘食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註言人君但養犬彘使食人食不知以法度檢歛也餓死者  
曰草詩云草有梅萼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  
哉倉廩以用賑救之也

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

玉海上伯厚云  
今文作險漢食  
貨志作飲是也

七  
殉葬

註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丘重人顓謂秦穆公時以三良  
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無後嗣乎  
如之何其使斯民饑而死也孟子陳此以教王愛其民也  
疏此一旻宜與前旻合為一章趙氏分別之蓋言王者為  
政之道在生民為首也

晉國天下莫強焉

諸合神靈四配  
祀慶季冬之位  
歷地平夷

疏案史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廩子趙襄子  
三人敗知伯于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為三晉是為強國  
云東敗于齊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  
趙趙告急於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遂大興師惠王  
令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  
地于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五年秦與魏戰元里  
斬首七千取少梁南則嘗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  
元城

易耕

註易耨芸苗令簡易也

卒然

漢姑蘇  
不素迎上三

註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

定于一

註孟子謂仁政為一也

七八月之間旱

註以苗生喻人歸也

疏周之時達寸之月為正夏之時達寅之月為正是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註宣王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集  
澤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義  
為首篇因言魏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

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註孔子之門徒頌述安義以來至文武周公之法制其至於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

無以則王乎

註既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王門霸者之事

疏此章言典籍載帝王之道無傳霸者之事也

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

註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無能止也

漢書卷之十三

將以變鐘

太

註周禮大祝曰墮繫逆牲逆尸令鍾鼓天府上春擊寶鐘及寶器

是誠何心哉

註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為百姓所非乃責己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

是折枝之類也

註折枝葉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耻是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泰山北海皆近春故以為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註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

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

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

疏古之人君所以大過強於人者無他事焉獨能推其所為思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詩云文王刑於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是其善推其所為之意旨也

以君所為求君所欲

註君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攝兵諸侯之事求順今之所欲莊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魚也

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註孟子言盡心戰國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

漢書卷之十三

緣木求魚者也

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

註孟子為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生之業也恒心人所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常善之心也

故民之從之也輕

註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

五畝之宅

註曰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也

梁惠王章句下

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

疏寡人不能好古聖王之樂古聖王之樂如黃帝之咸池  
堯之大章舜禹之韶夏商周之護武是也但能好世俗樂  
斗如鄭衛之聲是也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

註甚大也謂大要與民同樂古今何異也

疏孟子見齊王言不能好先王之樂直好世俗之樂故以  
此言今之樂亦若古之聖王樂也但其要在能與民同聽  
樂為樂

臣請為王言樂

漢書

卷之十三

八

疏孟子於此知齊王亦識與眾同樂之意乃為王陳其獨  
樂與眾同樂之効故不待王問而自請言之也

今王鼓樂於此

註鼓樂者樂以鼓為節也管笙簫簫或曰簫若短笛而有  
三孔詩云左手執簫以節眾也疾首頓痛也感頽愁貌言  
王擊鼓作樂發賦後役皆出於民而德不加之故使民愁  
也

今王田獵於此

註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牲也羽旄之美但飾羽旄使之美  
好也發民驅獸供給後使不得休息故民窮極而離散奔  
走也

何以能田獵也

註王以農隙而田不妨民時有憫民之心因曰獵而加撫  
恤之是以民悅之也

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

疏齊王悅南郭先生吹竽廩食以數百人喜卻忌鼓琴平  
授之國政是安知與眾樂樂邪此孟子所以陳其與民同  
樂之意也

民猶以為大何也

註王以為文王在岐山之時雖為西伯土地尚狹而國以  
大矣今裁地方千里而國小之民以為寡人之國為大何  
故也

漢書

卷之十三

八

文王之國方七十里

疏傳云天子之國方百里大國四十里次國三十里小國  
二十里七十里之國乃文王作西伯之時有也周制上公  
封四百里其食者三之一豈七十里之國特止山川不可  
食之地與彼賦子屠者以謂楚地方千里而國居其九是  
可食之地亦鞠為遊畋之地耶是安知周制與

臣聞郊關之內

註郊關齊四境之郊皆有關

則是方四十里為阱于國中

註設陷阱者不過丈尺之間耳今王陷阱乃方四十里民  
言其大不亦宜乎



夫撫紉疾視曰彼惡敢當我哉此匹夫之勇  
疏莊書云蓬頭突鬚瞋目而語難此庶人之勇無異於閭  
雞一旦命已絕矣是與此意同

王赫斯怒

疏案大雅皇矣之篇其文乃曰以遇徂旅今孟子乃曰以  
遇徂莒者又案春秋魯隱公二年書莒子盟于密則莒者  
密之近地詩言密之衆孟子言密之地其旨同也

天降下民

疏案周書泰誓孔安國云寵綏四方言當能助寵安天下  
越遠也言已志欲為民除害是與否不敢遠其志趙註乃  
以其助上帝寵之而斷其句以四方為下文則其意俱通

故二解皆錄焉

今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

註孟子言武王好勇亦則文三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也今  
王好勇亦則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民恐王之不好勇  
耳王何為欲小勇而自謂有疾也

疏此章言聖人樂天賢者知時仁者必有勇也

賢者亦有此樂乎

註雪宮離宮之名也宮中有苑囿臺池之飾禽獸之饒王  
自多有此樂故問曰賢者亦有此之樂乎

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

註言民之所樂君與之同故民亦樂使其君有樂也民之

所憂者君亦助之憂故民亦能憂君之憂為之赴難也  
樂以天下憂以天下

註言古賢君樂則以己之樂與天下同之憂則以天下之  
憂與己共之如是未有不王者孟子以是答王者言王雖  
有此樂未能與人共也

夏諫

漢書文紀上章  
公泉注引徐邈  
云天子車駕所  
至民皆以為使  
侍故曰幸今  
嘉樹晉范宣子豫焉吾王不遊吾何以得見勞苦蒙休息  
也吾王不豫我何以得見賑贍助不足也王者一遊一豫  
行恩布德應法而出可以為諸侯之法度也

漢書

方命虐民

註方猶逆也逆先王之命但為虐民之政恣意飲食若水  
流之無窮極也謂沈湎于酒熊蹯不發怒而殺人之類也  
流連荒亡皆驕君之溢行也言王道虧諸侯行霸由當相  
匡正故為諸侯憂也

疏方逆也凡物圓則行方則止行則順止則逆

先王無流連之樂荒亡之行

註言驕君放遊無所不為或浮水而下樂而忘反謂之流  
若奔桓與蔡姬乘舟於圃之類也連引也使人徒引舟舡  
上行而忘反以為樂故謂之連書曰園水行舟舟朱暢遊  
是好無水而行舟豈不引舟於水上而行乎此其類也從

獸無厭若羿之好田獵無所厭極以亡其身故謂之荒亂也樂酒無厭若殷紂以酒喪國也故謂之亡言聖人之行無此四者惟君所欲行也晏子之意不欲使景公空遊於琅邪而無益于民也

為我作君臣相說之樂

疏微以為事角以為民皆以招名之曰亦舜作歌以康庶事歌南風以阜民財之意也

疏此章言與天下同憂者不為惕進之樂不循肆溢之行也

昔者文王之治岐也

註言往者文王為西伯時始行王政使民備井田八家耕

漢書卷之五

主

八百畝其百畝者以為公田及廩井故曰九一也紂時稅重文王復行古法也仕者世祿賢者子孫必有土地閑以讖難非常不征稅也陂池魚梁不設禁與民共之也孥妻子也惡惡止其身不及妻子也

疏小司徒佐大司徒當都鄙三等之菜地而為井田經云

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四甸為縣四縣

為都以任役萬民使營地事而貢軍賦出車徒又菜地之

中每一井之田出一夫之稅以入于官也故曰九一也閑

讖不征稅魚梁不設禁者周禮司閭閭凶札則無閭門之

征猶讖司市國凶荒則市無征而作布澤廣掌國澤之政

令為之厲禁川衡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罰之司厲男

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春臺以此推之則閭市非無征也澤梁非無禁也罪人非不擎也而文王必皆無者蓋亦見文王權一時之宜不得不然耳

昔者公劉好貨

疏言往者公劉好其貨財其詩蓋謂乃積穀千倉乃裹糗食之糧於橐囊之中其思在于輯和其民以光顯于時張其弓矢執其干戈斧鉞告其士卒曰為女方開道路而行如此故居者有穀積于倉行者有糧裹於橐囊然後可以曰方開道路而行王如能好貨與民人同之亦若公劉之如此則於王也何有不可

昔者太王好色

漢書卷之五

主

註言太王亦好色非但與妻女俱行而已曾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王如則之與百姓同欲皆使無過時之思則於王之政何有不可乎

疏女嫁娶過時者謂之怨女曠夫女生向內故云內男生

向外故云外

所謂故國者非謂有喬木之謂也

註喬高也所謂舊國也者當有累世脩德之臣常能輔其

君以道乃為舊國可法則也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

疏孟子言國君進用賢人當留意揀擇如使混然不能精

經義集要

威而殺亂之矣其如是豈可不重慎之與

見不可焉然後去之

註惡直醜正寔繁有徒防其朋黨以毀忠正也

見可殺焉然後殺之

註言當慎行大辟之罪五聽三宥古者刑人於市與眾棄之

如此然後可以為民父母

註行此三慎乃可以子畜百姓也

聞誅一夫紂矣

註言殘賊仁義之道者雖位在王公將必降為匹夫故謂之一夫也書云獨夫紂此之謂也

漢書卷之五

古

疏此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不得以君臣論之欲以深寤宣王垂戒於後也

為巨室

註巨室大官也爾雅曰官謂之室工師主工匠之吏匠人工匠之人也

則何以異於教王人彫琢王哉

註二十兩為鎰彫琢治飾王也詩云彫琢其章雖有萬鎰

在此言眾多也必須王人能治之耳至於治國家而令從

我是為教王人治王也教人治王不得其道則王不得美

好教人治國不以其道則何由能治乎

疏蓋巨室則國家比也用人猶制木木則君子之道比也

言宋史張氏傳  
載明王后曰  
公如教王人  
正則宜有不  
命者矣正用  
此句謂如此  
乃君子與木  
實陽柱不與  
不其與木實

孫以英解  
韓文選去之

工師則君子比也匠人則人君比也意言治國家必用君

子之道施而後治人君反小而用之未有能治國家者也

不特若此又有以喻焉璞玉則亦國家比也玉人則亦君

子比也意謂璞玉人之所寶也然不敢自治飾之必用使

治玉人然後能成美器也若國家則人君之所寶也然人

君不能自治必用君子治之然後安也今也君子不得施

所學之道以治國家反使從已明教以治之此亦教王人

彫琢玉同也固不足以成美器適所以殘害之也

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

註萬乘非諸侯之號時燕國皆侵地廣大階號稱王故曰

萬乘

古

文王是也  
註文王以三仁尚在樂師未奔取之懼殷民不悅故未取

之也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

註言湯初征自葛始誅其君恤其民天下信湯之德面者

向也東向征西夷怨者去王城四千里夷服之國也故謂

之四夷言遠國思望聖化之甚也故曰何為後哉寬紅也

雨則虹見故大旱而思見之僕待也后君也待我君來則

我蘇息而已

魯子曰戒之戒之

註曾子有言上所出善惡之命下終反之不可不戒也

案此處與註亦  
異

與民動地惟施  
本義與可此  
本條論

君無尤焉

註尤過也孟子言百姓乃今得反報諸臣不哀矜耳君無過責之也

疏孟子言六民今所以不救長上之死者以其在凶荒饑饉之司不以告曰其君發倉廩開府庫以救賑之所以於今視其死而不救以報之也然非君之過也是有司自取之爾故曰君無尤焉

君行仁政

疏言君能行仁為政則在下之民皆親其君上而輕其死以為其長上矣此章言上恤其下則下赴其難悞出於已則害及其身如影響也

漢詁纂

卷之十三

六

是謀非吾所能及也

註孟子以二大國之君皆不由禮義我不知誰可事者也不得已則有一謀焉惟施德義以養民與之堅守城池至死使民不畔去則是可以為也

苟為善後世子孫必有王者矣

註誠能為善雖失其地後世乃有王者若周家也

事之以皮幣

註皮狐貉之裘幣繒帛之貨也

從之者如歸市

註言樂隨太王如歸趨於市若將有得也

疏此章言太王去邠權也効死守業義也

公曰將見孟子

註平公敬孟子有德不敢請召將往就見之

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與

疏如子路有列鼎之奉主父在漢有五鼎之食是其爵有差也蓋士則爵卑而賤大夫則爵尊而貴孟子前以士後以大夫是其爵命貴賤之不同耳

疏此章言說知辨賢賢者歸天不尤人也

漢詁纂卷之十三終

卷之十三

七

漢詁纂卷之十四

漢長陵卿趙岐註

宋博平宗古孫與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友人羅大冠校

孟子

公孫丑章句上

子誠齊人也

疏孟子答之以此者其意蓋謂丑豈能渡知有王者之佐乎

吾先子之所畏也

漢詁纂

註曾西魯子之孫楚然猶楚賄也先子魯子也子路在四友故魯子畏敬之曾西不敢比

爾何曾比予於是

註曾西荅或人言管仲得遇桓公使之專國政如彼行政於國其久如彼功烈卑陋如彼謂不率齊桓公行王道而行霸道故言卑也重言何曾比我耻見比之之甚也  
疏曾西言管仲得齊桓立為仲父貴戚不敢為之如與高國之位大臣不敢為之惡內外政皆盡委之斷焉言如此其專也自立位相職至終四十餘年執齊國之政言其行政又如此其久也其終也不過致君為霸者而已而其功烈只如此之卑也功烈者蓋致力以為功成業以為烈言

管仲以力致齊桓則止於為霸功以業成就齊桓則亦止為霸烈故曰功烈如彼之卑也孟子所以引此或人與曾西之言者意在於三佐為貴也

以齊王由反手也

註孟子言以齊國之大而行王道其易若反手耳故譏管晏不勉其君以王業也

文王何可當也

註孟子言文王之時難為功故言何可當也從湯以下聖賢之君六七興謂太甲太戊盤庚等也

紂之去武丁未久也

疏自殷討去武丁之時尚未久故其世嗣續之故家其民習尚之遺俗上之化下其流風之所被善政之所行尚有存者

漢詁纂

二

雖有知慧

疏云大而知之之謂智小而察之之謂慧

戒四十不動心

註孟子言禮四十強而仕我志氣已定不妄動心有所畏也

孟施舍之所養勇也

註施舍以為量敵少而進慮勝者足勝乃會若此畏三軍之衆者耳非勇者也

然而孟施舍守約也

疏二子之養氣皆止於一偏未如君子所養得其大全孟子  
子所以言二子未知誰賢然能無懼而已者近能知其本  
也故曰孟施舍守約也

昔者曾子謂子襄

疏縮義也惴懼也開記云古之冠也縮縫今之冠也衝縫  
則縮者理之直也是知縮訓義也詩云惴惴其慄注云恐  
也傳曰小恐惴惴大恐繆繆是也

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註志心所念慮也氣所以充滿形體為喜怒也志帥氣而  
行之度其可否也

疏孟子言人之志心之所之之謂志所以帥氣而行之者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志

也氣但能充滿形體者也故曰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  
以其人之辭氣有不善者皆心志所帥而行之矣氣者但  
惟志是從也所以又言志至焉氣次焉蓋以氣由志之所  
發志所氣而運之也然則氣為所適善惡之路豈非志至  
焉氣次焉之意乎至言無以過之以其足以制於氣不為  
氣之所制次言有以先之以其從於志而又有以持於志  
也故曰持其志無暴亂其氣者孟子言氣惟志之是從但持  
揭其志則無暴亂其氣矣

志壹則動氣

註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為壹也志閉則氣不行氣閉  
塞則志不通發者相動今夫行而氣者氣閉不能自持故

志氣顛倒顛倒之間無不動心而恐矣則志氣之相動也  
疏志則將帥譬也氣則衆卒譬也心則君譬也君任將帥  
將帥御衆然則志壹則動氣如將帥惴惴則動衆卒矣氣壹  
則動志如衆卒惴惴則動將帥其上又有以動其君矣由此  
論之則既持其志又不可不知無暴亂其氣矣

其為氣也至大至剛

註言此至大至剛正直之氣也然而貫洞纖微洽於神明  
故言之難也養之以義不以邪事于害之則可使滋蔓塞  
滿天地之間布施德教無窮極也

其為氣也配義與道

疏能合道義以養其氣即至大至剛之氣也蓋列敵度宜  
漢書卷一百一十五

道

之謂義故義之用則剛萬物莫不由之謂道故道之用則  
大氣至充塞盈滿乎天地之間是其剛足以配義大足以  
配道矣此浩然之意也

是集義所生者

註集雜也密聲取敵曰襲言此浩然之氣與義雜生從內  
而出人生受氣所自有者

何謂知言

註孟子曰人有險說之言引事以壞人若賓孟言雄雞自  
斷其尾之事能知其欲以譽子朝殺子猛也有淫美不信  
之辭若驪姬勸晉獻公與申生之事能知欲以陷害之也  
有邪辟不正之辭若豎牛勸仲士賜環之事能知其欲行

諸毀以離之於叔孫也有隱遁之辭若秦客之度緯於朝能知其欲以窮晉諸大夫也若此四者之類我聞能知其所趨也生於其心譬若人君有好殘賊嚴酷心必妨害仁政不待行之也發於其政者若出令欲以非時曰獵築作官室必妨害民之農事使百姓有飢寒之患也吾見其端欲防而止之如使聖人使與必從我言也

宰我子貢善為說辭

疏孟子既言其誠淫邪遁之辭為非故於此言其善為說辭善言德行為是者也蓋言宰我子貢二者皆善能為說辭說辭者以辭說人者也宰我子貢皆得聖人所以言者也所以列於言語之科也冉牛閔子顏淵三者皆善言德

漢諸家

五

行善言德行者言之必可行行之必可言也冉牛閔子顏淵皆得聖人所以行者也所以列於德行科也孔子兼之者孔子天縱之將聖則於說辭德行兼而能焉而曰我於辭命則不能也孟子於辭命非誠不能也以辭命人故謂之辭命以其末也非本也故不言不能德行以其本也非末也孟子之意蓋欲當時之人務本不務末耳然則夫子既聖矣乎者公孫丑見孟子但言不能辭命之末不言不能德行之本故謂孟子如是則夫子既已為聖矣

皆有聖人之一體

註體者四肢肢肱也一體者得一肢也具體者四肢皆具微小也比聖人之體微小耳體以喻德也

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

註非其君非已所好之君也非其民不以正道而得民伯夷不顧使之故謂之非其民也

何事非君何使非民

註伊尹曰事非其君者何傷也使非其民者何傷也更欲為天理物異得行道而已矣

乃所願則學孔子也

註願欲學孔子所履進退無常量時為宜也

汗不至阿其所好

註孟子曰宰我等三人之智足以識聖人汗下也言三人雖小汗亦不至阿其所好以非其事阿私所愛而空譽之

漢諸家

六

其言有可用者欲為五陳三子之道孔子也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疏宰我之意蓋謂堯舜有位之聖人故其行道易孔子無位之聖人故其行道難故以難易為言也又謂堯舜治天下但見効於當時即一時之功也孔子著述五經載道於萬世以其有萬世之功故以功為言也

見其體而知其政

註見其制作之禮知其政之可以致太平也聽聞其雅頌之樂而知其德之可與文武同也春秋外傳曰五聲昭德言五音之樂可以明德也從孔子後百世上推等其德於前百世之聖王無能違離孔子之道者自後生民以來未

有能備若孔子也

豈惟民哉

註有若以為萬類之中各有殊異至於人類卓絕未有或美過於孔子者也若三子之言孔子所以異於伯夷伊尹

也

疏此章言義以行勇則不動心養氣順道無効宋人聖人量時賢者道偏孟子究言情理歸學於孔子也

迨天之未陰雨

疏天之未陰雨國家閒暇之譬也徹彼桑土綢繆牖戶明

其政刑之譬也今此下民或欺侮予大國必畏之譬也鴟

鵂所以徹彼桑土於天未陰雨之前以纏綿牖戶則風雨

莫得

以漂搖人君所以明政刑於閒暇之時以維持國家

則鄰國莫得以及侮

及是時般樂急教

註般大也孟子傷今時之君國家適有閒暇且以大作樂

急情教遊不脩政刑是以見侵而不能距皆自求禍者也

天作孽猶可違

疏如高宗宋景二者備德以消去者是天作孽猶可違也

帝乙湯神震先是自作孽不可活也凡此孟子所以引之

者是亦證其禍福無不自已求之意也此章言國君備

政君必行仁禍福由已不專在天當防患於未亂也

尊賢使能俊傑在位

註俊美才出眾者也為人者稱傑

疏或曰即其賢而授之位所以尊其賢即其能而授之職所以使其能若夫俊傑則行而敏速立而絕眾賢之豪者非可使以職也故曰在位而已

闕譏而不征

註言古之設關但譏禁異言識異服耳不征稅出入者也

故王制曰古者關譏而不征周禮太宰九賦七曰關市之

征司關曰國凶札則無關門之征猶譏文王治岐關譏而

不征周禮有征者謂周公以來孟子欲令復古之不征使

天下行旅悅之也

耕者助而不稅

註助者井田什一助佐公家治公田不橫稅賦若後世之

類

塵無夫里之布

註里居也布錢也夫一夫也

無敵於天下者天吏也

註言諸侯所行能如此者何敵之有是天吏天吏者天

使之也天所使誅伐無道故謂之天吏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

註言人人皆有不忍加惡於人之心也

今人乍見孺子

註乍暫也孺子未有知之小子所以言人皆有是心凡人



暫見小孺子將入井賢愚皆有驚駭之情情發於中非為人非惡有不仁之聲名故為之怵惕者而然也

由是觀之

註言無此四者當若禽獸非人心耳為人則有之矣凡人但不能演用為行耳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

註端首也人皆有仁義禮智之首可引用之

疏孟子言人有惻隱之心是仁之端本起於此也有羞惡之心者是義之端本起於此也有辭讓是非之心者是禮智之端本起於此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四者是為仁義禮智四者之端本也

漢詁纂一

卷之十四

九

自賊者也

註自謂不能為善自賊害其性使不為善也

賊其君者也

註謂君不能為善而不匡正者賊其君使陷惡也

凡有四端於我者

疏孟子又言凡人所以有四端在於我者能皆廓而充大之是若火之初燃泉之始達而終極乎燄原之熾襄陵之蕩也苟能充大之雖四海之大亦足保安之也苟不能充大之雖已之父母亦不足以奉事之是亦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之意也

矢人豈不仁於函人哉

設是端人言

註矢箭也函甲也作箭之人其性非獨不仁於作甲之人也術使之然巫欲祝活人匠梓匠作棺欲其登作利在於人死也故凡術當慎脩其善者也

夫仁天之尊爵也

疏謂之尊爵者蓋受之於人而彼得以賤之者非尊爵也仁則得之於天而萬物莫能使之賤是尊爵也安宅者蓋營於外而彼得以危之者非安宅也仁則立之自內而萬物莫能使之危是安宅也今夫天下之事有形格勢禁而不得有為者為其有以禦之也仁之為道乃天之尊爵而得之自天者人之安宅而立之自我者但欲仁則仁矣誰其禦之而不為哉

漢詁纂一

卷之十四

十

人役而耻為役

註治其事而耻其業者惑也

疏既為人所役而耻辱為人所役是若作弓矢之人不知擇術而耻為弓矢也

如耻之莫如為仁

疏如耻為人所役莫若擇術而為仁也以其為仁則禮義隨而有之雖欲使之不可得也仁則崇不仁則辱亦此之謂也

仁者如射

疏蓋君子以仁存心其愛人而人常愛之猶之正己而後發也有入於此待我以橫逆猶之發而不中也自反而不

設是端人言

以責諸人猶之不怨勝已者反求諸已而已矣

取諸人以為善

疏所謂舜耕歷山歷山之人讓畔漁雷澤雷澤之人讓居陶河濱河濱器不苦窳是亦與人為善之効也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者言凡為善之君子莫大乎舜也

不立於惡人之朝

疏不立於惡人之朝是不事非其君也不與惡人言是不友其非友也

是亦不屑就已

註屑潔也詩云不戢屑以伯夷不潔諸侯之行故不忍就見也殷之末世諸侯多不義故不就之後乃歸於西伯也

漢書卷之十四

進不隱賢

註進不隱已之賢才必欲行其道也憫憫也善已而已惡人何能汚於我邪

故由由然與之偕

註由由浩浩之貌不憚與惡人同朝並立但不失已之正心而已耳援而止之謂三黜不去也是柳下惠不以去為

潔也

公孫丑章句下

天時不如地利

疏孟子言用兵之要也謂古之用兵者莫不察地利而後進日計月望雲占風觀星候氣以察吉凶以明利害必有得

天時者矣然而內有三里之城外有七里之廓以為之禦

雖環轉而攻之莫能勝焉是天時不如地利也鑿池濬之

使其不可踰築城高之使其不可攻又加以甲兵之堅利

未粟之多積地利濟矣然而上下異政君民異心不能効

死以守至皆委却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是地利不如人和也

註有堅強如此而破之走者不得民心民不為守衛懿公之民曰君其使鶴戰余烏能戰是也

或民不以封疆之界

註民居民也不以封疆之界禁之使懷德也不依險阻之固恃仁惠也不馮兵革之威仗其道德而已矣

漢書卷之十四

得道者多助

註得道之君何嚮不平君子之道貴不戰耳如其當戰戰則勝矣

孟子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

仲子樵諱以對如此憂病也曲禮云有負薪之憂

晏子曰否非此之謂也

註景子曰非謂不陳堯舜之道謂為臣國有當朝也今有

王命而不果行果能也禮父召無諾無諾而不至也君命

召輦車就收不坐待駕而夫子若是宜與夫禮若不在似

然乎

吾何慊乎哉

疏蓋謂晉楚於富者以其有所施而已然我之仁固足以有施矣晉楚貴於爵者以其有所制而已然我之義固足以有制矣此魯子所以一於仁義之道而晉楚富貴不足為富貴也

欲有謀焉則就之

註言古之大聖大賢有所作為之君必就大賢臣而謀事不敢召也王者師臣霸者友臣也

今天下地醜德齊

註醜類也言今天下之人君土地相類德教齊等不能相絕者無他但好臣其所教役使之才可驕者耳不能好臣大賢可從而受教者也

疏此章言人君以尊德樂義為賢君子以守道不回為志者也

卷之十四

主

辭曰聞戒

註戒有戒備不虞之心也時有惡人欲害孟子孟子戒備薛君曰聞有戒此金可謂以作兵備故餽之我何為不受也

若於薛則未有虞也

註我在薛時無事於義未有所虞也義無所而餽之是以貸財取我欲使我懷惠也安有君子而可以貸財見取之乎

疏云有虞未有虞者如宋以遠行乃以賤為餽於薛有戒

乃以兵為餽是皆若有虞以餽之也於齊無遠行無戒心餽之者亦無以薛虞之而餽於我亦無有薛虞而受之故也此章言取與之道必得其禮於其可也雖少不辭義之無虞兼金不顧也

老羸轉於溝壑

註轉轉尸於溝壑也

既軍法以五人為伍而以下士一人為之長則持戟之士伍長之士也所以保衛其伍者也。不能保衛其伍故一日三失伍此不稱其職也。如齊之平陸大夫所以保衛其邑之民不能保衛其邑之民故老弱轉溝壑壯者散四方其亦不稱職也

疏此章言人臣以道事君否則奉身以退也

卷之十五

主

子之諱靈丘而請士師

註周禮士師曰以五戒先後刑罰無使罪麗於民孟子見祗肅諱外邑大夫請為士師知其欲近王以諫正刑罰之不中者數月而不言故曰未可以言歟以感責之也

夫既或治之

疏王雖既以嘗自治行事我將復何言哉以王雖自專為善不詰訪人故孟子未常與之言也

古者棺槨無度

註孟子言古者棺槨厚薄無尺寸之度中古謂周公制禮以來棺厚七寸槨薄於棺厚薄相得也從天子至於庶人

厚薄皆然但重累之數墻之飾有異非直為人觀視之美好也厚者難腐朽然後盡於人心所不忍也過是以往變化自其理也

不得不可以為悅

註悅者孝子之欲厚送親得之則悅也王制所禁不得用之不可以悅心也無財以供則度而用之禮喪事不外不可稱貸而為悅也

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

註言燕雖有罪猶當王者誅之耳譬如殺人者雖當死士師乃得殺之耳今齊國之政猶燕政也不能相喻又非天吏也我何為勸齊國伐燕國乎

漢諸葛亮

卷之十四

士

疏此章言誅不義者必須聖賢禮義征伐自天子出王道之正者也

周公之過不亦宜乎

註孟子以為周公雖知管叔不賢亦必不知其慘也親親之恩也周公之此過謀不亦宜乎

且古之君子

註古之所謂君子真聖人賢人君子也周公雖有此過乃誅三監作大誥明勅庶國是周公改之也今之所謂君子非真君子也順過飾非就為之辭孟子言此以譏賈不能匡君而欲以辭解之

疏此章言聖人親親不文其過小人順非以誦其上者也

漢書傳曰堯舜  
被逐齊由周公  
殺管蔡天下稱  
聖何者不以私  
害公  
引其定論

我欲中國而授孟子去

註王欲於國中而為孟子築室使教養一國君臣之子弟與之萬鍾之祿中國者使學者遠近均也祿故也式法也欲使諸大夫國人皆敬法其道

異哉子叔疑

註二子孟子弟子也季孫知孟子意不欲而心欲使孟子就之故曰異哉弟子之所聞也子叔心疑感之亦以為可就之矣

使已為政不用則亦已矣

註孟子解二子曰齊王使我為政不用則亦自止矣今又欲以其子弟故使我為卿而與我萬鍾之祿人亦誰不欲

漢諸葛亮

卷之十四

士

富貴乎是猶獨於富貴之中有此私登龍斷之類也我則耻之

古之為市者

註古者謂周公以前周禮有開市之征也

疏此章言君子正身行道道之不行命也不為利回也

昔者魯繆公

疏子思之於繆公師道也非求容者也故繆公無人於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泄柳申詳之於繆公臣道也則求容者也故無人於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今孟子所以言此者是謂齊之士不能為王謀安孟子於未去之前逮至出畫然後方為醫行此所以隱几卧而不答也

子為長者慮

註言子為我慮不如子思時賢人也不勸王使我得行道而但勸我留行者何為哉

疏此章言惟賢能安賢智能知微以愚喻智道之所以平也

彼一時也此一時也

註彼時前聖賢之出是其時也今此時亦是其一時也五百年王者興有興王道者也名世次聖之才物未能名正

於一世者生於聖人之間也七百有餘歲謂周家王迹始興大王文王以來考驗其時則可有也

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

漢詁纂

卷之十四

古

註孟子自謂能當名世之士時又值之而不得施此乃天自未欲平治天下耳非我之愆我固不然天何為不悅豫乎是故知命者不憂不懼與天消息而已

漢詁纂卷之十四終

漢詁纂卷之十五

漢長陵卯卿趙岐註

宋博平宗古孫真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門人陳九疇校

孟子

滕文公章句上

滕文公為世子

註孟子與世子言人生皆有善性但當充而用之耳又言堯舜之治天下不失仁義之道故勉世子

有為者亦若是

漢詁纂

卷之十五

註言欲有為當若顏淵庶幾成龍不畏乃能有所成耳又以是勉世子也

父兄百官

註父兄百官滕文同姓異姓諸臣也皆不欲使世子行三年喪滕魯同姓俱出文王魯周公之後滕并繡之後敬聖人故宗魯也

且志曰

註志記也周禮小史掌邦國之志曰喪祭之事各從其先祖之法言戒轉有所受之不可於己身獨改更也一說吾有所受之世子言我受之於孟子也故曰吾有所受

不可以他求者也

事功成人海  
身日語意

註孟子言如是不可用他事求也喪尚哀惟當以哀戚感之耶國君薨委政冢宰大臣嗣君但盡喪情飲粥不食顏色深墨深甚也墨黑也即喪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者以君先哀之也

滕文公問為國

註問治國之道也民事不可緩之使急情當以政督趣教以生產之務也

陽虎曰為富不仁矣

註富者好聚仁者好施施不得聚道相反也

夏后氏五十而貢

註夏禹之世號夏后氏后君也禹受禪於君故夏稱后殷

商稱王

周順人心而征伐故言人也

樂歲粒米狼戾

註樂歲豐年狼戾猶狼藉也粒米粟米之粒也饒多狼藉棄捐於地是時多取於民不為暴虐也而反以常數少取之至於凶年饑歲民人糞其田尚無所濟不足以食而公家取其稅必滿其常數焉不若從歲饑穰以為多少與民同之也

夫世祿滕固行之矣

註古者諸侯卿大夫士有功德則世祿賜族者也官有世功者其子雖未任居官得世食其父祿賢者子孫必有土之義也滕固知行是矣言亦當恤民之子弟閑其勤勞者

也

庠者養也

註養者養耆老教者教以禮義射者三耦四矢以達物導氣也學則三代同名皆謂之學學乎人倫人倫者人事也猶洪範曰彛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者也

使畢戰問井地

註時諸侯皆去典籍人自為政故井田之道不明也

夫仁政必自經界始

註經亦界也必先正其經界勿慢鄰國乃可均井田乎穀祿穀所以為祿也周禮小司徒云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言正其土地之界乃定受其井牧之處也

漢書卷之五

請野九一而助

註九一者井田以九頃為數而供什一郊野之賦也而如也孟子欲請使野人如助法什一而稅之也

卿以下

註古者卿以下至於士皆受圭田五十畝所以供祭祀也所謂惟士無田則亦不祭也井田之民養公田者受百畝圭田半之故五十畝餘夫者一家一人受田其餘老少尚有餘力者受二十五畝半於圭田謂之餘夫也受田者田萊多少有上中下周禮曰餘夫亦如之亦如上中下之等也王制曰夫圭田無征謂餘夫圭田皆不當征賦也時無圭田餘夫孟子欲令復古所以重祭祀利民之道

鄉田同井

註同鄉之田共井之家各相營勞也出入相友相友相耦也周禮太宰曰八曰友以任得民守望相助助察姦惡也疾病相扶持扶持其羸弱救其困急皆所以教民相親睦之道也

公事畢

註先公後私遂及我私之義也則是野人之事所以別於士伍者也

賢者與民並耕而食

註相言孟子以為古賢君當與民並耕而各自食其力廢食穡食也朝曰暮夕曰殮當身自具其食兼治民事耳今

滕賦

卷之五

四

滕賦稅有倉廩府庫之富是為厲病其民以自奉養安得為賢君乎三皇之時質樸無事故道若此者也

有大人之事

註孟子言人道自有大人之事謂人君行教化也小人之事謂農工商也一人而備百工之所作作之乃得用之是率導天下人以羸固之路也故曰是率天下而路也疏又一說云如此是驅率天下之人如道路之人但泛視而不知上下貴賤耳據下文意義相通

五穀不登

註登升也五穀不足升用也猛獸之迹當在山林而反交於中國懼害人故堯獨憂念之敷治也書曰禹敷土是言

治其土也

舜使益掌火

註掌主也主火之官猶古之火正也烈熾益視山澤草木熾者而然之

輔之翼之

疏輔之如車輔使民有所安於業翼之如羽翼使民有所進於道

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

疏悅樂其周公仲尼之大道乃自楚之南而往北求學於中國蓋中國以楚地觀之則中國在北故也北方之學者未能有人或先陳良後陳良所謂豪傑過人之士者也

漢諸家

卷之五

五

皆失聲

註失聲悲不能成聲也

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

疏江漢以濯之則至清而不可汚秋陽以曝之則至明而不可掩

今也南蠻缺舌之人

註今此許行乃南楚蠻夷其舌之惡如缺鳥耳許子託於太古非先聖王堯舜之道不務仁義而欲使君臣並耕傷害道德惡如缺舌與曾子之心亦異遠也

魯頌曰戎狄是膺

疏戎狄之地遠荆舒之地近以遠者有所膺擊則近者自

車輔羽翼是

從而治也

巨屨小屨同賈人豈為之哉

疏大屨與小屨同其價則人必為之小屨而大屨豈為之哉言凡屨之大小則其他物之貴賤不言而可知矣

其類有此

註見其親為黷蟲所食形體毀敗中心慙故汗此泚然出於類非為他人而慙也自出其心聖人緣人心而制禮也疏夫以謂太古未制禮之時子有不忍其親為黷蟲所食尚知掩之之道況今之世先王所制定其禮而可蔽於墨家道以薄葬為是而以厚葬為非邪

滕文公章句一

漢詁纂 卷之十五

不見諸侯宜若小然

註代見諸侯有來聘諸見孟子孟子有所不見以為孟子欲以是為介故言此介得無為狹小乎如一見之儻得行道可以輔致霸王乎思記也枉尺直尋欲使孟子屈已信道故言宜若可為也

吾為之範戒馳驅

註範法也王良曰我為之法度之御應禮之射正殺之禽不能得一橫而射之曰詭遇非禮之射則能獲十言譬矣小人不習於禮也

詩云不失其馳

註詩小雅車攻之篇也言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則射者

必中之順毛而入順毛而出一發貫臆應矢而死者如破矣此君子之射也實習也戒不習與小人乘不願掌與嬖奚乘故請辭

枉已者未有能直人者也

註謂陳代之言過謬也矯枉當以直耳已自枉曲何能正人

子未學禮乎

註孟子以禮言之男子之道當以義正君女子則當婉順從人耳男子之冠則命曰就爾成德今此二子從君順指行權合從無輔弼之義焉得為大丈夫也

漢詁纂 卷之十五

丈夫之冠也

疏冠者為丈夫之事故父命之以責其成人之道嫁者女子之事故母命之以責其為婦之道以女子之臨嫁母則送之於門而戒之往女之家必當敬共戒慎無違女之夫子夫在則從順其夫夫沒則從其子以順從無違為正固妾順之道如此也乃若夫之與子在所制義固不可以從婦矣苟為從婦以順為正是焉得為大丈夫乎蓋以二人處六國之亂期合六國之君希意進言靡所不至而當世之競競稱譽言無不聽喜怒可否勢無不行未免夫從人以順為正者也是則妾婦之道也

孔子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



註三月一時也物變而不佐君化故皇皇如有所求而不得雨

諸侯耕助以供粢盛

疏夫仕者欲行其道若失其職位則如諸侯之失其國家也禮有云諸侯躬耕藉曰勸率其民收其藉助以供給其粢盛稷稻夫人乃親養黍稷絲以為之祭服如犧牲不成肥脂稷稻無以致潔衣服又無以致備則不敢以祭社稷宗廟惟士之失位無有田祿者則亦不祭無他以其牲殺器血衣服不備不敢以祭也非特不敢祭又且不敢以宴樂也如此是亦足弔矣若公子重耳失其晉國而且稱喪人孔子失魯司寇之位亦謂之喪以至士大夫之去國必為壇位嚮國而哭素衣素裳素冠徹緣三月而後蓋亦此意也然則士之三月無君則弔尚何以為急乎牲殺器血牲必殺故曰殺器血所以覆器者也

士之仕也猶農夫之耕也

註孟子言仕之為急若農夫不可不耕

梓匠輪輿

註周禮攻木之工七梓匠輪輿是其四也

疏今且以子言之如子不通功易事而相濟以有餘而補其不足則農夫有餘粟而人有受其饑女有餘布而人有受其寒子如通功易事乃可以各奉其事業則梓人成其器械以利用匠人營其宮室以安居輪人作車輪以運行

與人作車輿以利載是皆得食於子矣專與功者蓋所作未成則謂之事事之成則謂之功梓匠輪輿皆小人之功也如得以通功易事而皆得食於子况有君子之功於道者而乃不得傳食之於諸侯乎

毀瓦畫墁

疏此章言百工食力以祿養賢脩仁尚義國之所尊移風易俗其功可珍雖食諸侯不為素餐也

有童子以忝肉餉殺而奪之

註童子未成人殺之尤無狀

綏厥士女匪厥玄黃

疏周王者即武王也必言士女者以武王所綏不特匹夫匹婦而已雖未冠之士未笄之女亦且綏之故曰綏厥士女

漢詁卷一

九

女

疏此章言備德無小暴慢無強也

孟子謂戴不勝

疏此章言自非聖人在所變化故說曰白沙在泥不染自黑蓬生麻中不扶自直

未同而言

註未同志未合也觀其色赧赧然面赤心不正之貌也子路則直故曰非由所知

由是觀之

註孟子言由是觀曾子子路之言以觀君子之所養志可

君子正不必論  
是也于子詳

此疏水漢文似  
結

知矣謂君子養正氣不以入邪也

疏此章言道異不謀迫斯強之既泄已甚闕亡得宜正已  
直行不納於邪邪然不接傷若夏畦也

戴盈之曰什一去關市之征

疏此章言從善改非坐而待旦知而為之罪重於故譬猶  
撲雞多少同盜變惡速然後可也

天下之生久矣

註天下之生生民以來已迭有治亂非一世水生蛇龍水  
威則蛇龍居民之地也民患水避之故無安居上者于樹  
上為巢猶鳥之巢也下者鑿岸而營度之以為窟穴而處  
之

漢詁纂卷之十五

水由地中行

疏水從地中流行故不汜逆漢江漢淮漢河漢入漢之水  
是禹之治也所謂水逆行汜偃於中國蛇龍居之為巢營  
窟之難於是免矣

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

註奄東方無道國武王伐紂至于孟津還歸二年復伐前  
後三年也飛廉紂諛臣驅之海隅而戮之猶舜放四罪也  
滅與紂共為亂政者五十國也奄大國故特伐之尚書多  
方曰王來自奄

處士橫議

註言孔子之後聖王之道不與戰國縱橫布衣處士游說

以于諸侯若楊墨之徒無尊異君父之義而以攢議於世  
也

閑先聖之道

註閑習也淫放也孟子言我懼聖人之道不著為邪說所  
乘故習聖人之道以距之

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

註抑治也周公蕪懷夷狄之人驅害人之猛獸也言亂臣  
賊子懼春秋之貶責也

疏經云禹稷手足胼胝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楊雄云  
仲尼皇皇是也凡此蓋言皆能勤於為生民耳

增食實者過半矣

漢詁纂卷之十五

註李實有蟲食之過半言仲子目不能擇也

夫蚓上食槁壤

註蚓食土飲泉極廉矣然無心洪識仲子不知仁義苟守  
一介亦猶蚓也

是何傷哉

註彼仲子身自織屨妻緝緝以易食宅耳緝續其麻曰辟  
練其麻曰緝故云辟緝

疏此章言聖人之道親親尚和志士之操取介特立可以  
激濁不可常法者也

漢詁纂卷之十五終

漢詁纂卷之十六

漢長陵卿趙岐著

宋惲平宗古孫與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孟子

離婁章句上

今有仁心仁聞

註仁心性仁也仁聞仁聲遠聞也雖然猶須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澤乃可為後世之法也

疏孟子言今之人君雖有仁人不忍之心又有仁聲而遠

漢詁纂卷之十六

聞四方然而民皆不得濡被其恩澤不可為後世之所法

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無他蓋以先王之道有恩澤足以被民其法可為後世取象故也苟不行先王之道雖有仁心仁聞亦若離婁之明師曠之聰堯舜之道不得以規矩六律仁政為之亦無如之何也已矣

為高必因丘陵

註言因自然則用力少而成功多矣

上無道揆也

註言君無道術可以揆度天意臣無法度可以守職奉命朝廷之士不信道德百工之作不信度量君子觸義之所禁謂學士當行君子之道也小人觸刑惡人罹於密網也

此亡國之政然而國存者僥倖耳非其道也

上無禮下無學

註言君不知禮臣不學法度無以相檢制則賊民興而三無日矣

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

註人臣之道當進君於善責難為之事使君行堯舜之仁是為恭其君陳善法以禁閑君之邪心是為敬其君

二者皆法堯舜而已矣

註堯舜之為君臣道備

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君不敬其君者也

註言舜之事堯敬之至也堯之治民愛之盡也

漢詁纂卷之十六

名之曰幽厲

註仁則國安不仁則國危亡甚謂桀紂不甚謂幽厲厲王流於彘幽王滅於戲可謂身危國削矣名之謂謹之也謹以幽厲以章其惡百世傳之孝子慈孫何能改也

詩云殷鑒不遠

註殷之所鑒視近在夏后之世以所代為明鏡也欲使周

亦鑒于殷之所以亡也

疏此章言法則堯舜鑒戒桀紂也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

疏此章言人所以安莫若為仁惡而弗去惡必及身自上達下而其道一也天子守四海諸侯守社稷卿大夫守宗

廟士庶人守其身故各國其所守而言也今天下之人皆知疾惡其死亡而樂為不仁是若惡醉而強飲其酒耳亦惡濕而居下之意也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

註及其仁已仁猶未至邪反其智已智猶未足邪反其敬已敬猶未恭邪反求諸身身已正則天下歸就之服其德也

疏此章言行有不得於人反求於身是為責己之道也

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註治天下者不得良諸侯無以為本治其國者不得良卿大夫無以為本治其家者不正其身無以為本也是則本

漢書

卷之十六

三

正則立本傾則路固在所敬慎而已

為政不難

疏此章言天下傾心思慕向善巨室不罪咸以為表德之流行可以充四海也孟子言為政於天下易而不難也但不淨罪於卿大夫之家也以其卿大夫之家以上則近君而君所待以輔弼以下則近民而民待以視效故君之言動其是非可得而刺也國之政令其得失可得而議也君民兩係之故為政不得罪於卿大夫使卿大夫慕之而不失則遠近雖異方莫不均慕之此德教所以溢乎四海亦如傳云大夫者近者視而倣之遠者望而倣之蓋其意也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

疏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故小德役服大德小賢役服大賢以德之得於己者有多少故有大德小德以其賢之賢於人也有遠近故有大賢小賢天下有道則論德而定位故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而亂則小國弱國畏懼而役於大國強國以力有大小勢有強弱故有小國大有大有弱有強天下無道則力勝德勝勢勝賢故小役大弱役強言二者皆天使然也故當順而不當逆

既不能令又不受命

註言諸侯既不能令告大國使之進退又不能事大國往受教命是所以自絕於物物事也不能與諸侯通朝聘之事也

漢書

卷之十六

四

如耻之莫若師文王

註文王行仁政以移殷民之心使皆就之今師效文王太國不過五年小國七年必得政於天下矣文王三時難故百年乃治今之時易文王由百里起今大國乃踰千里過之十倍有餘故五年足以為政小國次之故七年

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註誰能持熱而不以水濯其手喻為國誰能違仁而無敬於天下也

所惡勿施爾也

註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

民之婦仁也

註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卑下獸樂廣野獸之則婦其所樂  
猶質也鶴土鶻也故云諸侯好為仁者歐氏若此也湯武  
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

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

疏此章言曠仁含禮自暴棄之道也

道在通而求諸遠

疏此章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已則通而易者也孟子言道  
在近而人乃求諸於遠事在易而人乃求之於難但人人  
親愛其所親敬長其所長則天下即太平大治矣親親即  
仁也長長即義也

漢詁纂卷之十六

五

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註以其誠賦之人者天也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也至誠  
則動金石不誠則鳥獸不可親狎故曰不誠未有能動者  
也

七年之內必為政於天下矣

註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為  
政天以七紀故云七年文王時難故久矣周時易故速也  
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眾易以行善故五年足  
以治也

故善戰者服上刑

註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

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萊任土地不  
務脩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

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

註眸子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心也

疏此章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也

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

註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音笑貌強  
為之哉

為之哉

疏言人為恭儉在心之所存不在與聲音與其笑貌為之  
矣

矣

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

漢詁纂卷之十六

六

疏夫權之為道所以濟變事也有時乎然有時乎不然反  
經而言是謂權道也故權云為量或輕或重隨物而變者  
也

也

父子相夷

父子相夷

註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天性矣一說云父子反目相  
非若夷狄也

非若夷狄也

疏此章言父子至親相責則離易于而教相成以仁教之  
善者也

善者也

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

註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夫不義則何以事親乎

孰不為事

註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

曾子養曾指

註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

人不足與適也

註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善不足復非說獨得大人為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

疏此章言小人為政不足過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正國定下不邪侈將何適間也

有不虞之譽

漢諸纂

卷之十六

七

不夫切事其信

疏言君子之人於毀譽不容心於其間但務為善之實而不期人之譽務去其不善之實而不愠人之毀是皆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人之患在好為人師

師之為道本不

註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乃惑也

君子以為猶告也

疏以其反禮而合義故君子以為不告猶告也

仁之實

疏事親之孝為仁之實凡移之事君者仁之華也從兄之悌為義之實凡移於從長者義之華也知仁義為智之實

則知前識者是為智之華也禮之實在仁義則威儀為禮之華也樂之實在仁義則節奏為樂之華也凡此是皆從可知矣

天下大悅而將歸已

疏此章言以天下富貴為不若得意於親也

離婁章句下

舜生於諸馮

註生始卒終記終始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文王生於岐周

註岐山下周之舊邑近吹夷吹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

漢諸纂卷之十六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鄴鎬之地

地之相去也

註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之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

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至節也周禮有六節撥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疏此章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

疏此章言重民之道平政為首也子產為政聽訟於鄭國於冬寒之月見人涉漆洧之水乃不忍而以所乘之車與濟洧之孟于言子產雖有恩惠及人然而不知行其不忍

不夫民重聖人

人之政而濟人矣所謂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是其政也言歲中以十一月雨畢之時乃以政令成其徒杠徒杠者說文云石杠石橋也俗作杠徒木所以整其徒步之石十二月成津梁則梁為在津之橋梁也今云與梁者蓋橋上橫架之板若車輿者故謂之與梁如此民皆得濟未有憂病其涉者也君子之為但平其政事使無違失雖行法於人而使尊之其亦可也又安得人人而濟渡之乎人人濟之則人望我者無窮而我應者有不足故為國之政者如每以人人而使之悅雖日力之窮亦不足以濟之矣子產之以乘與濟人為惠而已不及政也

君之視臣如手足

漢書卷之十六

九

註臣緣君恩以為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

疏凡此君臣施報相待以為用矣蓋無為於其內者腹心也有為於其外者手足也君臣相須猶一體也此言施報均於厚也若君視臣如犬馬之畜而臣視君如國人而弗親此言施報均於薄也君視臣如土芥之賤而臣視君如寇讎而惡之此言施報均於賤也然則君臣施報亦隨之而已

諫行言聽

註為臣之時諫納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隋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遭此則使人諫之出境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

里曰業也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為之服矣

疏臣之於君君有過諫而諫之則行事有可為而言之則聽而膏潤之恩澤施之又下浹於民此得行其道也

此章言君臣之道以義為表以恩為裏相應猶若影響傷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無罪而殺士

註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為鵲蒙害仁鳥增逝此之謂也

疏此章言君子見幾而作也於士言殺於民言戮者總而言之皆死也別而言之則戮又輕於殺矣案周禮司稽掌巡市云凡有罪者撻戮而罰之是知戮不過撻而辱之耳

漢書卷之十六

十

而殺乃至於亡命故也

君仁莫不仁

疏國君在上能以仁義率先於一國則一國之人莫不從而化之亦以仁義為行也

非禮之禮

註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讎是也此皆大人之所不為也

疏此章言人於禮義履其正者有所為禮有所為非禮有所為義有所為非義如非禮非義大人弗為之也

中也養不中

疏此章言父兄之賢而子弟不顯教而不改乃歸自然也

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子弟之滅其性德者以性之

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

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

孟子言君子以性德而教養子弟之滅其性德者以性之能而教養滅其性之才能者故入所以樂得其賢父兄而教養也如有賢父兄之道而不教養人之不中不才不孝去之也亦不足以相賢矣蓋中者性之德也才性之能也賢父兄者對子弟而言之也

人有不為也

疏此章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又所謂人皆有所不為違之於其所為義也亦是意也以此推之則仁也禮也智也皆待是而裁成之矣

言人之不善

註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知後有患難及已乎

疏此章言好言人之惡殆非君子者也莊子云當人者人必反蓄之

仲尼不為己甚者註仲尼彈矧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為己甚泰過也孟子所以識踰牆距門者也

大人者言不必信

疏此章言大人之行其大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大人於言行不以必信果惟義之可以信可以果則果耳知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而已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逾衡而終違衡是言不必信也佛

聘召子欲往而終不往是行不必果也

疏此章言大人之行其大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大人於言行不以必信果惟義之可以信可以果則果耳知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而已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逾衡而終違衡是言不必信也佛

疏此章言大人之行其大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大人於言行不以必信果惟義之可以信可以果則果耳知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而已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逾衡而終違衡是言不必信也佛

疏此章言大人之行其大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大人於言行不以必信果惟義之可以信可以果則果耳知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而已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逾衡而終違衡是言不必信也佛

疏此章言大人之行其大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大人於言行不以必信果惟義之可以信可以果則果耳知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而已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逾衡而終違衡是言不必信也佛

疏此章言大人之行其大者不信不果求合義也大人於言行不以必信果惟義之可以信可以果則果耳知言必信行必果則所謂硜硜然小人而已大人肯如是邪蓋孔子與蒲人盟不逾衡而終違衡是言不必信也佛

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

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

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

孟子言人之有不為非義之事然後可以有為其義矣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

註大人謂君國君親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子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為貞正大人也

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

疏此章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謂之大事也人未養父母於其生日雖底定晨省冬溫夏清亦不足以當其大事惟父母終能踴躍哭泣哀以送之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斯可以當之也

君子深造之以道

疏君子所以深造至其道與之妙者是欲其知已之所自有之也己之所自有則居之安居之安者是使權利不能移群衆不能傾天下不能蕩是也居之安則資質以深則自本自根取之不竭酌之不竭是也資之既深則理與萬物得性與萬物明取之左則左取之右則右無非自本自根也故云取之左右達其原如此故君子所以學道欲其自得之也如莊生所謂黃帝遺其玄珠使智索之不得使

難朱索之不得使契詬索之不得乃使象罔得之蓋玄珠

譬則道也智有待於思思之亦不能得其道也離珠有待於明以明求之亦不能得其道也契詬有待於言以言求

之亦不能得其道也象罔則無所待矣唯無所待故能得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其道是其所謂自得也



博學而詳說之

往博廣詳悉也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是謂廣尋通意還反於博說之美者也

疏孟子言人之學道當先廣博而學之又當詳悉而辯說之以還反說其至要者也如非廣博尋學詳悉辯說之則是非可否未能決斷故未有能反其要者是必將先有以博學詳說然後斯可以反說其約而已

以善服人者

疏此章言五霸服人三王服心其服則一功則不同蓋所謂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之意也又云善教得民心是

漢諸葛亮卷之十六

十三

矣若文王作辟雍是能以善養人者也故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

言無實不祥

疏此章言進賢受上賞殺賢蒙顯戮者也

原泉混混

疏孔子所以數數稱於水者以其有本源之泉水混混濺出而流不舍晝夜至有坎科則必待盈滿而後漸流進以至乎四海之中以其道大有本亦如是孔子所以亟稱而必取之爾以其源泉混混則譬君子之德性不舍晝夜則譬君子之學問盈科而後進則譬君子之成章妙乎四海則譬君子於是造乎道也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

疏世之人所以有別異於禽獸者無幾也以其皆含天地之氣而生耳但小人去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小人也君子知存其異於禽獸之心所以為君子也所謂異於禽獸之心者即仁義是也舜能明於庶物之無知而存乎異於禽獸之心詳察人倫之類而由仁義之道而行之矣然舜既由其仁義而行之非所謂行仁義而得之人也是由仁義而行以得之天性也孟子以此言之其有以異於禽獸者皆舜之徒也如楊雄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斯其旨歟

禹惡旨酒而好善言

漢諸葛亮卷之十六

十四

疏酒甘而易溺常情之所嗜者也禹王惡之如疏夷狄是也善言正而難入常情之所厭者也禹王好之如聞皋陶昌言受而拜之是也

湯執中

疏孟子言湯王執大中至正之道使其賢者智者得以俯而就愚者不肖者得以跂而及未嘗立驕亢崖異絕俗之道而使人不可得而至也尚書云湯懋昭大德建中於民是其事矣立其賢則不以一方任之但隨其才而用之以人之材固有長短小大不可棄以取之矣書云佑賢輔德顯忠遂良是其事矣

文王視民如傷

註視民如傷者雍容不動擾也

武王不泄過

註泄仰過近也不泄仰近賢不遺忘達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

王者之迹熄而詩亡

註王者謂聖王也大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機亂作於衰世也

晉之乘

疏蓋王者迹熄則所存者但霸者之迹而已言其霸則齊桓晉文為五霸之盛者故其所載之文則魯史之文而孔子自言之曰其春秋之義則丘私竊取之矣蓋春秋以義

漢書卷之十六

十五

斷之則賞罰之意於是乎在天子之事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竊取之者不敢顯述也故以賞罰之意寓之褒貶而褒貶之意則寓於一言耶

君子之澤

註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玄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

可以取可以無取

疏孟子受薛七十鎰是可以取則取之也求也為聚歛而附益之是可以無取而乃取之者也孔子與原思之粟是可以與則與之者也冉子與子華之粟五秉是可以無與而乃與之者也此千諫而死是可以死則死也苟息不能

格君心之非而終遷以死許是可以無死而乃死之也

是亦羿有罪焉

註罪羿不捍人也故以下事喻之

從乘矢而後反

註禮射四發而去乘四也詩云四矢反兮孟子言是以明羿之罪使如子濯孺子得尹公之他而教之何由有逢蒙之禍乎

西子蒙不潔

疏孟子言西施貌雖好然以不潔巾帽而蒙其頭則人見之亦必掩鼻而過更不顧也如惡人雖曰至醜然能齋戒沐浴自潔淨其身則亦可以供事上帝矣孟子之意蓋人能脩潔其已雖神猶享而況於人乎見人脩治其已不可

漢書卷之十六

十六

以已也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

註今天下之言性則以故而已矣以言其故者以利為本耳若杞柳為柶棬非杞柳之性也

疏孟子言今天下之人有言其性也者非性之謂也則事而已矣蓋故者事也意以其人生之初萬理已具於性

但由性而行本乎自然不待於有為也今天下之人皆以待於有為為性是行其性也非本乎自然者是則為事

矣事者必以利為本是人所行事必擇其利然後行之是

謂故者以利為本

所惡於智者為其鑒也

註惡人欲用智而妄穿鑿不順物之性也

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

註禹之用智決江疏河因水之性因地之宜引之就下行之若無事也

疏大禹之治行其水也但因水自然之性引而進之是行其所無事者也非逆其水性而行之也若今之人為智但因其性之自然而為智是亦行其無事而智亦大矣孟子於此以為智之美又非所謂惡之者也

天之高也

註星辰日月之會致至也知其日至在何日也

孟子集注

十七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

註存在也君子之在心者仁與禮也

如舜而已矣

註憂之當如何乎如舜而後可故終身憂也君子之行本自不致患常行仁禮而有一朝橫來之患非已愆也故君子歸天不以為患也

疏以患非已招亦彼之患不足為我之患也

禹稷當平世

註當平世三過其門者身為公卿憂民者也當亂世安陋巷者不用於世樂道者也孟子以為憂民之道同用與不用之宜若是也故孔子俱賢之禹稷為民之難若是顏子

與之易地其心皆然不在其位故勞佚異

今有同室之人開者

疏禹稷當平世既達而在上亦急於為民也如不急於民是在上位而不恤民者也孟子故以同室之人救國為喻顏子當危亂之世既窮而不得用亦宜處陋巷而不改其樂耳如改其樂是媚於世而非賢者也孟子故以鄉鄰之人不救為喻

子父責善而不相遇也

註遇得也章子子父親教相責以善不能相得父逐之也朋友切磋乃當責善耳父子相責以善賊恩之大者也

疏此章言臣章得罪出妻屏子上不得養下以責已眾人

孟子集注

十八

以為不孝孟子以為禮貌之者也

曾子子思同道

註孟子以為二人同道曾子為武城人作師則其父兄故其去留無繫于思為臣則微矣委質為臣當死君難故不去也

堯舜與人同耳

註人生同受法於天地之形骸當何以異於人哉且堯舜之貌與凡人同耳其所以異乃以仁義之道在於內也

疏此章言人以道殊賢愚體別也蓋古之人善觀人者不索人於形骸之外而索之於形骸之內今齊王乃索孟子於形骸之外宜其過也

曰君子觀之

疏此章言小人苟得妻妾猶羞也

漢詁纂卷之十七

漢長陵卿趙岐註

宋惇平宗古孫龔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門人朱曾省校

孟子

萬章章句上

怨慕也

註言舜自怨遭父母見惡而思慕也

號泣于旻天

註旻天秋天也幽陰氣也故訴于旻天高非息之問不得

漢詁纂

卷之十七

其義故曰非爾所知也已

疏旻天秋天之號也以其情主乎憫也爾雅曰秋曰旻天

是也

夫公明高以孝子之心為不若是怨

註怨無愁之貌孟子以萬章之問難自距之故為言高息

之問對如此夫公明高以為孝子不得意於父母自當怨

悲豈可怨怨然無憂舜意蓋謂我共人之事而父母不

我愛於我之身獨有何罪哉自求責於已而悲感焉

帝使其子九男

註孟子諸所言舜事皆堯與及逸書所載獨冊朱以胤嗣

之子見於堯典其餘八庶無事故不見猶晉獻公之子九

人五人以事見於春秋其餘四子亦不復見於經

五十而慕者

註書曰舜生三十徵庸五十在位在位時尚慕故言五十也

帝之妻舜而不告何也

註禮娶須五禮父母先答以辭是相告也帝謂堯何不告舜父母

帝亦知告焉則不得妻也

註帝堯知舜大孝父母止之舜不敢違則不得妻之故亦不告也

象曰謏蓋都君成我績

漢書卷之七

漢書

卷之七

二

疏都君即象稱舜也然謂之都君者蓋以舜在側微之時漁雷澤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故以此遂因謂之都君大抵學者不可執此以為深然也當以意喻默然有自到之論可矣

始舍之園囿焉

註園囿魚在水羸劣之貌洋洋舒緩搖尾之貌攸然迅走趣水深處也故曰得其所哉重言之者嘉得魚之志也

欲常常而見之

註雖不使象得豫政事舜以兄弟之恩欲常常見之無已故源源而來如流水之與源通不及貢者不待朝貢諸侯常禮乃來也其間歲歲自至京師謂若天子以政事接見

有庠之君者寔親親之恩也此常常以下皆尚書逸篇之辭

故說詩者不以文害詞

註文詩之文章所引以興事也辭詩人所歌詠之辭志詩人志所發之事意學者之心意也孟子言說詩者當本之不可以文害其辭不可以辭害其志辭曰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志在憂旱災民無子然遺脫不遭旱災者非無民也人情不遠以已之意逆詩人之志是為得其實矣王者有所不臣不可謂皆為王臣謂舜臣其父也

昔者堯薦舜於天而天受之

疏於天則云薦於民則云暴者蓋天遠而在上是為尊者

漢書

卷之七

三

也聖人於天舉其所知而取舍不在我故云薦之也民近在天下是為卑者也聖人之於民顯其功業而使之自附故云暴之也所謂受之者即是與之也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

註百神享之祭祀得福也百姓安之民皆謳歌其德也

訟獄者

註訟獄獄不決其罪故訟之謳歌謳歌舜德也

太誓曰天視自我民視

註泰誓尚書篇名自從也言天之視聽從人所欲也

莫之為而為者天也

疏言天與命者究其義則一也以其無為而無不為故曰

天也。天之使我有是之謂命。故曰命也。人之善否。天實使然。祿位器服。乃其所命也。今丹朱商均與啟之或賢或不。是其天也。天下之民或歸之或不歸之。是其命也。與書所謂天難諶命靡常。凡此亦天與命之意也。

太丁未立

疏史記乃云外丙即位三年。今孟子云外丙二年。蓋史記不稽孟子之過也。

聖人之行不同也

註不同謂所由不同。大要當同歸。但殊塗耳。或遠者處身速也。或近者仕者近君也。或去者不屑就也。或不去者焉能免我也。歸潔於不污已而已。

漢語集

卷之七

疏伊尹或遠而不仕。謂在有莘之野是也。或近而仕。謂湯三聘而往見之是也。去毫適夏。所謂或去是也。既醜有夏。復歸于毫。所謂或不去是也。

好事者為之也

註但好事毀人德行者為之辭爾。

於衛主顏雋由

疏孔子於衛主顏雋由者。以其義也。於衛不主彌子。以有命也。以義則得其實也。以命則得與不得無所憂也。

孔子不悅於魯衛

註孔子以道不合。不見悅魯衛之君。而去適諸侯。遭宋桓魋之故。乃變更微服而過宋。司城貞子宋卿也。雖非大賢。

亦無諂惡之罪。故謚為貞子。陳侯周陳懷公子也。為楚所滅。故無謚。但曰陳侯周。是時孔子適阮。難不暇擇大賢臣而主貞子。且為陳侯周臣也。於衛齊無阮。難何為主。難疽瘠環者也。

吾聞親近臣以其所為主

註近臣當來遠方。賢者為主。遠臣當於在朝之賢者而主。若孔子主於卑牽之臣。得見稱為聖人乎。

不賢而能之乎

疏言百里奚真賢者。乃能如是。顯其君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如自賣而汙辱其身。乃為成立。其君雖鄉黨邑里自喜。好名者尚亦不肯為。今乃謂百里奚為真賢者。而肯為乎。

漢語集

卷之七

五

言百里奚不肯為是也。

萬章章句下

伯夷目不視惡色

註孟子反覆差伯夷伊尹柳下惠之德。以為足以配於聖人。故數數陳之。猶詩人有所誦述。至於數四。蓋其留意者也。

鄙夫寬薄夫敦

註鄙狹者更寬。優薄淺者更深厚。

孔子之去齊

註漸漬米也不及炊。避惡亟也。魯父母之國。遲遲不忍去。

是其道也孔子聖人故能量時空中權度也

伯夷聖之清者也

疏伯夷之行爲聖人之清者也是其不以物汙其已而成其行于清也伊尹之行爲聖人之任者也是其樂於有爲而以天下之重自任也柳下惠之行爲聖人之和者也是其不以已異於物而無有所擇也唯孔子者獨爲聖人之時者也是其所行因時適變可以清則清可以任則任可以和不則和不特倚於一偏也故謂之時孔子爲集其大成得純全之行者也蓋集大成即集伯夷伊尹柳下惠三聖之道是爲大成耳如所謂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是孔子之清而不至伯夷一於清也佛肸召而欲往是孔子之任而不至伊尹一於任也南子見所不見陽貨敬所不敬是孔子之和而不至柳下惠一於和也伯夷承伊尹之獎而救之清柳下惠承伯夷之獎而救之和孔子又承而集之遂爲大成故取金聲玉振而喻之也言集大成者如金聲而玉振之者也金聲者是其始條理也言金聲始則隆而終則殺者也如伯夷能清而不能任伊尹能任而不能和柳下惠能和而不能清者也玉振之者是其終條理也言玉振則終始如一而無隆殺者也如孔子能清能任能和者也所以合金聲而玉振之而言也

始條理者智之事也

條理者條則有數而不紊理則有分而不可易也

智譬則巧也

註智譬猶人之有技巧可學而益也聖譬猶力之多少自有極限不可強增聖人得之天性可庶幾而不可及也夫射速而至緊繭之力其至而中的則繭之巧思用巧意乃能中也

諸侯惡其害已也

註諸侯欲恣行其意憎法度妨已所爲故滅去典籍今周禮司祿之官無其職是則諸侯皆去之故使不復存也

天子一位

疏此章言聖人制祿上下等差貴有常尊賤有等威諸侯僭越滅籍從私孟子言其大經以答北宮錡之問也云天

漢詰纂

卷之十七

七

子一位至凡五等也者蓋父天母地而爲之子者天子也爵位威大以無私爲德者公也斥侯於外以君人爲德者侯也體仁足以長人者伯也子字也字養也而其德足以養人者故曰子也男任也任安也而其德足以安人者故曰男也自天子至於子男皆有君道故尊卑之位凡有五等然公侯伯子男皆臣乎天子而爵位之列自天子始所以與天子同其班君一位卿一位至凡六等者蓋出命足以正衆者君也知進退而其道上達者卿也智足以帥人者大夫也才足以事人者士也自君以下至於士皆有臣道焉故尊卑之位凡六等然卿大夫士皆臣乎國君而爵位之列自國君始所以與國君同其班凡此者是皆孟子

所謂班君臣之爵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至附庸者此孟子言土地之等差也天子尊於公侯故制地方廣千里蓋不方千里則無以待天下之諸侯也公侯卑於天子故地廣百里蓋不廣百里則無以守宗廟之典籍也伯又卑於公侯子男又卑於伯故其地之廣狹亦莫不有七十里五十里之差凡是四等如其德不足以合瑞於天子而其地又不足以敵廣於公侯其勢又難以特達於天子者故因大國以名通則謂之附庸天子之卿受地視侯云云者此言天子之卿大夫士所受采地之制也周禮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鄭玄云王之上士三命則元士者即上士也蓋以六命之

漢詁纂卷之十七

八

卿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諸侯以四命之大夫其所受之地則視七命之伯以二命之元士其所受之地則視五命之子男故也大國地方百里君十卿祿至祿足以代其耕也者蓋公侯之國是為大國大國之地方百里而國君之祿則十倍於卿而卿之祿居君祿十分之一也卿所居之祿又四倍於大夫而大夫之祿居卿祿四分之一也大夫所受之地則一倍於上士而上士之祿居大夫二分之一也中士下士亦皆轉為相倍而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者蓋庶人在官者是未命為士者也謂府史之屬官長所除不命於天子國君者也其祿比於上農夫然蓋以士勞力於事人不為無庸也而祿已足以代其耕矣伯之國

是為次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同大國之君卿大夫士之祿相為倍差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亦以祿足以代其耕矣子男者是為小國者也君卿大夫士之祿亦相為倍差與上同其祿足以代其耕亦然

不挾長

註長年長貴貴勢兄弟兄弟有富貴者不挾是乃為友謂相友以德也

獻子之與此五人者友也

疏獻子與五人為友則以貴下賤故也所謂好人之善而忘己之勢者也五人與獻子為友亦所謂樂己之道而忘人之勢者也

漢詁纂卷之十七

九

殷受夏周受殷

疏如若殷受夏之天下周受殷之天下所不辭也無他以其夏桀殷紂無道義當代之而受其天下也於今乃竊比聖王之迹而遂殺人而受物於人此之暴烈如之何可受之言不可受此之餽也

孔子先薄正祭器

註孔子仕於衰世不可卒暴改戾故以漸正之先為薄書以正其宗廟祭祀之器即其舊禮取備於國中不以四方珍食供其所薄正之器度珍食雖常有之絕則為不敬故獵較以祭也為之兆也



註兆始也孔子每仕常為之正本造始欲以次治之而君不行也然後則孔子去矣終者竟也孔子未嘗得竟事一國也三年淹留而不去者也

於衛孝公

疏史記諸家於衛國並無孝公所謂公養之仕但言以養賢之禮養孔子也今按史記紀孔子則亦衛靈公也據春秋年表云衛靈公即位三十八年孔子來歸之又案孔子世家云孔子適衛衛靈公問孔子居魯得祿幾何對曰奉粟六萬衛人亦致粟六萬居頃之或譖孔子孔子遂去衛是則孔子於衛靈公有公養之仕也如衛孝公則未有按據也以時推之則孔子於季桓子受女樂之時則靈公即位之三十七年魯定公十二年也定公十三年是衛靈公即位之三十八年也

抱關擊柝

註抱關擊柝監門之職也

疏此章言國有道則能者處卿相國無道則聖人居乘田量時安卑不受言責獨善其身者也

士之託於諸侯非禮也

註謂士位輕本非諸侯敵體故不敢比失國諸侯得為寄公也

蓋自是臺無餽也

註臺賤官主使令者傳曰僕且臺從標拜之後臺不更餽

繆公慍也

疏此章言知賢之道舉之為上養之為次不舉不養賢惡肯歸是以孟子上陳堯舜之大法下刺繆公之不弘者也

在國曰市井之臣

註在國謂都邑也民會於市故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莽亦草也庶衆也庶衆之人未得為臣侍執也見君之質執雉之屬也未為臣則不敢見禮也

往役義也

註庶人法當給役故往役義也庶人非臣也不常見君故往見不義也

況乎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

漢詁集

卷之十七

士

註以貴者之招招賤人賤人尚不敢往況以不賢人之招招賢人乎不賢之招是不以禮者也

孔子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也

註孟子言孔子所以不待駕者孔子當仕位有官職之事君以其官名召之豈得不顛倒詩云顛之倒之自公召之不謂賢者無位而君欲召見也

疏是時孔子為中都宰有官職也

以友天下之善士為未足

註好善者以天下之善士為未足極其善道也尚上也乃復上論古之人頌其詩詩歌國近故曰讀其書者猶恐未知古人高下故論其世以別之也在三皇之世為上在

五帝之世為次在三王之世為下是為好上友之人也

有貴戚之卿

註貴戚之卿謂內外親族也異姓之卿謂有德命為王卿也

漢詁纂卷之十七終

漢詁纂卷之十七

士

漢詁纂卷之十八

漢長陵卿趙岐註

宋惲平宗古孫與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謨纂

門人 宗九

孟子

告子章句上

性猶杞柳也

註告子以為人性為才幹義為成器猶以杞柳之木為栝櫟也杞柳栝柳也一曰杞木名也詩云北山有杞栝櫟栝素也

漢詁纂卷之十八

子能順杞柳之性而以為栝櫟乎

註戕猶殘也春秋傳曰戕舟發梁言能順完杞柳不傷其性而成其栝櫟乎將斤斧殘賊之乃可以為栝櫟乎言必殘賊也

疏孟子所以拂之以此蓋謂人之性仁義固有不可比之

栝櫟以杞柳為之也

性猶湍水也

註湍水園也謂湍水湍縈水也告子以喻人性若是水也善惡隨物而化無本善不善之性也

水性無分於東西無分於上下乎

註孟子曰水誠無分於東西故決之而往也水豈無分於

新物性也  
大過或解  
其可謂  
其矣

上下乎水性但欲下耳人性生而有善猶水之欲下也所以知人皆有善性似水無有不下者也躍跳額也人以手跳水可使過額激之可令上山皆迫於勢耳非水之性也人之可使為不善非順其性也亦妄為利欲之勢所誘迫耳猶是水也言其本性非不善也

疏此章言人之欲善猶水好下迫勢激躍失其素真是以守正性為君子隨曲折為小人者也

生之為性

註凡物生同類者皆同性  
疏此章言物雖有性性各殊異惟人之性與善俱生者也  
白羽之白也猶白雪之白

孟子

註孟子以為羽性輕雪性消玉性堅雖俱白其性不同問告子以三白之性同邪

然則大之性猶牛之性

疏孟子所以言此者以犬金畜也故其性守牛土畜也故其性順夫人受天地之中萬物俱備於我是稟陰陽之氣以生者也故其性能柔能剛是為不同者告子不知但知其麀者也

食色性也

疏此章言事者雖從外行其事者皆終於中明仁義由內所以曉告子之惑者也仁義皆內也秦人之弟則不愛吾弟則愛之愛與不愛是皆自我者也告子謂之以我為

悅則是矣吾之長者吾長之楚人之長吾亦長之長之亦皆自我者也告子又謂之以求為悅則非矣是亦猶秦人之炙與吾之炙雖不同而嗜之者皆自我也如是則義果非生於外者也云炙者周書曰黃帝始燔肉為炙是也秦楚所以喻外

冬日則飲湯

註湯水雖異名其得寒溫者中心也雖隨故之所在亦中心敬之猶飲食從人所欲豈可漢謂之外也

乃若其情則可以為善矣

註若順也性與情相為表裡性善則情從之孝經云以哀戚之情情從性也能順此情使之善者真所謂善也若隨人而強作善者非善者之善也若為不善者非所受天才之罪物動之故也

疏情性才三者合而言之則一物耳分而言之則有三名故曰性曰情曰才蓋人之性本無不善欲為善者情也情之能為善者才也是性之動則為情而才者乃性之用也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

疏此章言天之生人皆有善性引而趨之賢愚行殊尋其本旨乃能一諸者也

仁義禮智

註仁義禮智人皆有其端懷之於內非從外銷鑠我也求存之則可得而用之舍縱之則亡失之矣故人之善惡或

相倍蓰或至于無筭者不涸相與計多少言其絕遠也所以惡乃至是者不能自盡其才性也

故有物必有則

疏有物必有則是謂性之善也能秉其善是謂才也好是懿德是謂情也有物有則民之秉彛好是懿德是能順其情以為善而才從之者也

聖人與我同類者

註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故體類與人同故舉相似也

平旦之氣

疏人於平旦之時其氣靜未有利欲事緒以動之則未必不善矣亦如牛山日夜所長草木無以斧斤牛羊殘害之

則未必不美矣奈何斧斤牛羊又從而殘賊之亦豈旦晝

所為利欲以梏亡之者梏手械也利欲之制善使不得為

猶梏之制手也梏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既不足以存而為利欲萬緒梏而亡之則其違禽獸之行不遠矣是

豈人之情哉言非人之情也

故苟得其養無物不長

註誠得其養若雨露於草木法度於仁義何有不長也誠失其養若斧斤牛羊之消草木利欲之消仁義何有不盡

也

今天奕之為數

此出孟子

疏宋傳記有云奕秋通國之善奕也有過而吹笙者止而聽之則奕敗笙汨之也又云隸首天下之善奕也有鴻鵠過齊孤挺之間以三五則不知鴻鵠亂之也是亦孟子之言歟

熊掌

註熊掌熊蹠也以喻義魚以喻生也

所欲有甚於生者

註有甚於生者謂義也義者不可苟得有甚於死者謂無義也不苟辟患也莫甚於生則苟利而求生矣莫甚於死則可辟患不擇善何不為耳

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註有不用不用苟生也有不為不為苟免而辟患也有甚於生義甚於生也有甚於死惡甚於死也

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

註言一簞食則貴禮至於萬鍾則不復辨別有禮義與否鍾量器也萬鍾於己身何加益哉己身不能獨食萬鍾也

豈不為廣美富室供奉妻妾施與所知之人窮乏者也

此之謂失其本心

疏本心即義也所謂賢者但能勿喪亡此本心耳

此章言舍生取義義之大者也簞食萬鍾利有輕重縱彼納此蓋違其本凡人皆然君子則否所以殊也

此之謂不知類也

疏秦楚秦楚相去遠為已言指屈尚不遠秦楚之路而求伸况心即在於已為最近者也尚不能求復之邪此所以為不知類者也

於已取之而已矣

註考知其善否皆在已之所養也

疏所謂順其大體則為大人從其小體則為小人豈非已自取之謂乎蓋孟子但云尺寸之膚者則心在手又為

一身之君所謂心為天君者也

體有貴賤有大小

疏人之一身合而言之則謂之體自體而言之又有耳目口鼻形心者也以貴大則心為一體之貴者大者以賤小

漢語纂

卷之六

六

則耳目口鼻形為一體之賤者小者言人之於一體不可務受養其賤者小者以害其貴者大者也如養其小者則為之小人養其大者則為之大人以耳目口鼻形五者所好不過利慾而已而心稟於有生之初仁義之道俱存於其間是以養心者為大人君子養耳目口鼻形者以利慾為小人耳

耳目之官

疏人有耳目之官不以心思主之而遂蔽於嗜慾之物既蔽於物則已亦已失矣已失則是亦為物而已是則物交接其物終為物引之而喪矣惟心之官則為主於思如心能思則得不得不思則失於天之所與付於我者而先立其

皆是入隨語

大則心是也既立其大者則小者斯不能奪矣小者耳目是也是為大人而已矣蓋耳目以視聽為官者也心君主官者也亦謂之官者以其亦主思故亦為官荀子云心君也居中虛而治五官者也思以思之官得則小者不能奪而耳目不為利慾之所蔽茲所以從其大體而為大人也彼小人者以其不思而為利慾所蔽故也

欲貴者人之同心也

註人皆同欲貴之心人人自有貴者在已身不思之耳在已者謂仁義廣譽也凡人之所貴富貴故曰非良貴者趙孟晉卿之貴者也能貴人又能賤人人之所自有者也他人不能賤之也

漢語纂

卷之六

七

所以不顧人之膏粱之味也

疏案禮云公食大夫則稻粱為加膳則膏粱味之至珍者也然而不顧人之膏粱則以仁義為膏粱案詩以解裳為頭服則文繡為服之至美者也然而不顧人之文繡則以今聞廣譽為文繡也蓋令聞者以其內有仁義之德則人不特見而善之又聞而善之者也故云今聞廣譽者亦以內有仁義之德則不特近者美之而遠者亦有以美之也故云廣譽

仁之勝不仁也

疏為仁勝強於不仁也若水之勝火矣今之為仁者不知反本心而為仁如以一杯杓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火不

就諸侯說較端  
時說亦有明以  
者究竟不如心  
上看為精

齊今本似誤以  
勝

塊滅則謂水不勝火為仁者如此與不為仁者較又甚之

也以其有過於不為仁者也是亦終必亡其仁矣且如湯武之至仁然後勝桀紂之至不仁也今之為仁但以轉粟移民之為仁而望民多於鄰國以羊易牛之仁而欲朝秦楚而撫四夷是若一杯水而望救一車薪之火也此所以終必亡其仁矣此孟子所以有激而云

五穀者種之美者也

疏此章言功毀幾成人在慎終五穀不熟莫稗是勝是以為仁貴在其成也

羿之教人射

疏孟子言羿為善射者其教人射必志於在勢勢者張弓

漢諸葛亮卷之大

也張弓以其力分之所至處也言羿雖善射其教人亦必求之於力分之內也大匠為攻木之工者其教誨人為匠必在於規矩規所以為圓之度矩所以為方之度以規矩為法度之至也言大匠誨人亦必求之於法度內也此喻人以道教人而學之者亦如此耳如皆不求之於力分之內與法度之內則於道終亦不得矣

告子章句下

以禮食

疏所謂禮食者案禮云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凡此之謂所謂親迎者又案禮云夏氏迎於庭商人迎於室周人迎於戶凡此

是也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

註孟子言夫物當揣量其本以齊其末知其大小輕重乃可言也不節其數累積方寸之木可使高於岑樓岑樓山之銳嶺寧可謂寸木高於山耶金重於羽謂多少同而金重耳一帶鈎之金豈重一車羽耶如取食色之重者比禮之輕者何翅食色重哉翅絳也若言何其不重也

子服堯之服

註堯服衣服不踰禮也堯言仁義之言堯先行孝悌之行桀服謁詭非常之服桀言不行仁義之言桀行淫虐之行為堯似堯為桀似桀而已矣

漢諸葛亮卷之大

凱風親之過小者也

註凱風言莫慰母心母心不變知親之過小也小弁曰行有死人尚或瑾之而曾不聞知親之過大也愈益也過已大矣而孝子不怨思其親之意何為如是是益疏之道也故曰不孝磯激也過小耳而孝子感激輒怨其親是亦不孝也孔子以舜年五十而慕其親不殆是稱曰孝之至耳怨不怨各異故知高叟識小弁為故矣

疏磯者益磯激也若微切以感激之以幾諫者也譬如石之激水順其流而激之耳今乃謂親之不可幾諫安得謂

孝子乎所以云愈疏不孝也不可磯亦不孝也

宋桎將之楚

此章言上之所欲下以為俗俗化於善久而致平俗化於惡久而致傾者也

非也書曰享多儀

註孟子曰非也非以儲子為相故不見尚書洛誥篇曰享多儀言享見之禮多儀法也物事也儀不及事謂有闕也故曰不成享禮儲子本禮不足故哉不見也

疏此章言君子交接動不違禮享見之儀亢答不虛是以孟子或見或否各以其宜者也

先名實者

註名者有道德之名實者治國惠民之功實也

疏言名生於實者也有功利之實斯有功利之名進而治

國濟民則功利在所先故先名實者為人退而獨善其身則功利在所後故後名實者為自為

三子者不同道

疏三子者雖進退之道不同然其所履則一而已其一者是一於仁也言三子進退行止皆一於仁也伯夷之仁則見於必退以為清伊尹之仁則見於必進而為任下惠之仁則見於不必進亦不必退而為利如此則君子進退行止亦履仁而已何用同其進退行止然後為仁也孟子所以引此三子而喻者蓋謂之去齊是亦伯夷之清者也是亦有仁而已

昔者王豹處於淇

註王豹衛之善謳者淇水名衛地濱於淇水在北流河之西故曰處淇水而河西善謳所謂鄭衛之聲也縣駒善歌者也高唐齊西邑縣駒處之故曰齊右善歌華周杞梁二人齊大夫死於戎事者其妻哭之哀城為之崩國俗化之則效其哭兒曰如是歌哭者尚能變俗有中則見外為之而無功者兒不聞也有功乃為賢者不見其功故謂之無賢者也如有之則兒必識之矣

疏此章言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孔子將行冕不及稅庸人不識課以功實淳于雖諱終亦屈服正者勝也

五霸者據諸侯以伐諸侯者也

疏天子於諸侯有其罪則討而不行兵征伐諸侯之於諸

侯則行兵征伐而不討蓋彼有罪而布令陳辭以責之是謂討也彼有罪而用兵行師以加之是謂伐也且五霸者率率諸侯者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以其擅自專

權不待天子錫之弓矢然後征錫之鈇鉞然後殺也特牽

率諸侯以伐諸侯而已是則豈非三王之罪人歟故齊桓

率諸侯以伐蔡晉文率諸侯以滅曹秦繆率諸侯以伐晉

宋襄率諸侯以伐楚楚莊率諸侯以伐陳是據諸侯以伐

諸侯者也

五霸桓公為威

疏誅不孝者如衛世子輒拒其父楚世子商臣弑其父凡此之類是不孝者也云無易其世子者如晉獻公立奚齊

以易申生是易世于者也云無立愛妻為嫡者正妃曰嫡也如晉獻公於驪姬是以愛妻為嫡也云尊賢育才者如南有嘉魚之詩云太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也善養者我之詩云樂育才也凡此是尊賢養才之意也云敬老愛小恤孤寡孤如周禮大司徒之職云以保息六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是其旨也云賓客爵祿無忽忘也周禮太宰職云以禮待賓客之治是不忘賓客也孟子曰閔市

孫氏是皆世官之類也孟子曰文王治岐士者世祿是世

祿之謂也云無曠庶僚者孔安國云僚官也曠空也尚書

注云無曠庶僚天工人其代之位非其人為空官言人代

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人亦具官而事無攝則為非禮孔子曰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僉所以譏誚之矣云取士必得立賢無方者如桓公取管仲於賤湯立賢無方是矣若晉奚齊之於里克陳靈公於夏徵舒是取士不得矣云不得以私怒行戮者如文公六年左傳云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而知其無援於晉乃使續鞠居殺慶父成公八年晉殺其大夫趙括十五年宋殺其大夫山十六年楚殺其大夫公子側是也凡此之類春秋書之四十有七是專殺大夫也無曲防是為無曲防障其水以專利者也故先王

制欲遂溝洫凡以為此矣是齊桓會諸侯于陽穀公羊以為陳谷會諸侯于葵丘穀梁以為無雍泉凡此可見矣云無止糴如秦饑晉聞之糴是也云無以私恩擅有封賞如成公十八年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是也凡此五命案左傳文則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而不及五命案公穀梁述葵丘會有云無遏糴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無使婦人與國事無雍泉而不及誅不孝尊賢育材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無有封而不告案公羊述桓公陽穀之會則云無障谷無貯眾無易立子無以妾為妻而不及無使婦人與國事其詳略與此不同蓋所以相終始而已

漢詁纂

卷之十八

三

長君之惡其罪小  
疏君有惡而為之臣長而益之其罪猶小以其但不能距逆君之命也君之惡未著而為之臣乃逢迎而導君為非故曰其罪大以其有以啟之也

魯欲使慎子為將軍

疏案史記慎到趙人也墨子云公輸子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滑釐等三百人已持魯國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也雖殺臣不能絕也於是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城慎子蓋即慎到荀卿非十二子篇註云慎子與宋鉏孟子同時是也墨子之云則又知是為善用兵者矣



一戰勝齊遂有南陽

註山南曰陽岱山之南謂之南陽也

周公之封於魯

疏案周禮上公之地五百里齊魯是為上公之封則百里實封也五百里兼附庸之地也今魯方百里非兼附庸也直自廣而已禮記曰周公封於曲阜百里史記云周封伯禽於魯四百里太公於齊兼五侯地是皆臆說不足取信也

吾欲二十而取一

疏此章言先王典禮萬世可遵什一供貢下富上尊裔土簡情二十而稅夷狄有君不足為貴圭欲法之孟子斥之

漢詁纂

卷之十八

以王制者也

禹之治水

疏大禹之治水因水道而疏通歸於海也故禹以四海為溝壑當時民皆得平土而居之今吾子以鄰國為壑逆其水道且逆水者所以謂之泮水即洪大之水也是為仁人之所惡也乃云愈于大禹是吾子之過甚矣白圭言此是又不知大禹不自滿假不自伐之謂也于禹治水之功又未得禹萬分之一也宜孟子辭而闢之

君子不亮

註亮信也易曰君子履信思順若為君子之道捨信將安所執之邪

夫苟好善

疏此章言好善從人聖人一舉而聞謚言答之以拜訖詠距之善人亦逝善去惡來道若合符者也

禮貌衰則去之

註禮者接之以禮也貌者顏色和順有樂賢之容禮衰不敬也貌衰不悅也

人恒過

註人常以有謬思過行不得福然後乃更其所為以不能為能也困瘁于心橫塞于慮而後作為奇計異策憤激之說也微驗見于顏色若屈原憔悴漁父見而怪之發于聲

漢詁纂

卷之十八

十五

而後喻若甯戚商歌桓公異之是矣

疏人常以過謬然後更改而遷善困瘁于心而無所通則其操心也危橫塞其慮而思慮無所達則其慮患也深而後乃能有所作為憔悴枯槁之容驗于色而吟咏嘆息之氣發于聲則人見其色聞其聲而後喻曉其所為矣

入則無法家拂士

註入謂國內也無法度大臣之家輔弼之士出謂國外也無敵國致難無外患可憂則凡庸之君驕慢荒怠國常以此亡也故知能生于憂患危于安樂也

疏此章言聖賢困窮天堅其志次賢感激乃奮其意凡人佚樂以喪知能

教亦多術矣

疏此章言學而見賤耻之大者激而厲之能者以改教誨之方或抑或引同歸殊途成之則一者也

卷之十八終

漢書卷之十八終

六

漢書卷之十九

漢長陵卿趙岐注

宋博平宗古孫與疏

明海虞錫玄陳禹謩纂

太學生蔣國珪校

孟子

盡心章句上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

所自謂當氣性則文顯其矣

疏蓋仁義禮智根于心是性本固有而為天所賦也盡惻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則是知仁義禮智之性知吾性固有此者則知天實賦之者也如存此惻隱羞惡恭敬是非

漢書卷之十九

卷之十九

之心以長育仁義禮智之性是以事天者也是性即天也故存心養性是為事天矣又言人之于命雖有或夭或壽但操存其心而不二而脩身以待其在天者是所以為能立命之本也

莫非命也

註命有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惟順受命為受其正也已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註畏懼溺也禮所不弔故曰非正命也已

疏案孔子云人有三死而非命飲食不節勞逸過度是病其殺之者也居下位而上誣其君嗜慾無厭是刑其殺之

也以少犯衆以弱侮強是兵其殺之者也

求則得之

疏如論語云求仁而得仁是求則得之之謂也易云舍爾靈龜凶是舍則失之之謂也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回是求之有道者也荀子云君子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已

是得之有命者也

萬物皆備于我矣  
疏人之生也萬物皆備足于我矣但能反已思之以誠不為物之喪已是有得于內矣有得于內則為樂亦莫大焉以外物為樂則所樂在物不在我故為樂也小以內為樂則所樂在已不在物其為樂也大

漢書

卷之十九

行之而不著焉

疏仁義之道人皆有之然而行之而不著則其迹不能彰顯習此仁義之道而不察則其理不能推明終身行之而不知其是為道凡如此者非君子者是則為凡衆者矣人不可以無恥

疏案禮云君子有五耻朝不坐燕不善君子耻之居其位無其言君子耻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耻之既得之又失之君子耻之地有餘而民不足君子耻之如此則人可以無耻乎

為機變之巧者

註耻者為不正之道正人之所耻為也今造機變阱陷之

巧以攻戰者非古之正道也取為一切可勝敵之宜無以錯于廉耻之心

古之賢士何獨不然

註何獨不然何獨不有所樂有所忘也樂道守志若許由洗耳可謂忘人之勢矣

尊德樂義

疏蓋德有所得于內義有所不為于外既所貴在德而盡性于內所樂在義而窮理于外是以樂天知命人知不知皆貴焉然自得矣

故士窮不失義

註窮不失義不為不義而苟得故得已之本性也達不離

道

卷之十九

思利民之道故民不失其望也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

註古之人得志君國則德澤加于民人不得志謂賢者不遭遇也見立也治其身以立于世間不失其操也是故獨善其身達謂得行其道故能兼善天下也

疏此章言內定常滿器器無憂可出可處故足云士脩身立世賤不失道達善天下乃用其實勾踐好遊未得其要孟子言之然後乃喻者也

待文王而後興者

註必由文王之化乃能興起從善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才知千萬於凡人者雖不遭文王猶能興起從善不陷溺

也

疏此章言小人待化乃不邪僻君子特立不為俗移故稱  
豪傑自與者也

附之以韓親之家

疏此章言人情富盛莫不驕伉有若歌然謂不如人非但  
免過殆卓絕乎凡也

以供道使民

疏此章言勞人欲以供之使人欲以生之則民不怨者也  
霸者之民

註霸者行善恤民恩澤暴見易知故民驩虞樂之也王者  
道大法天浩浩而德難見也

漢書

卷之十九

四

疏自述觀之則君子過之則化而無所拘執自妙道觀之  
則其所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未嘗不有存焉故曰君子  
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今天天地之化者始乎春而終乎冬  
而萬物皆得以移易者也天地之神者始乎震而終乎艮  
而陰陽不可測之者是也然則王者之于民所過者以化  
所存者以神宜其與天地上下同流而無間也則是天地  
之化以神而存之豈曰使萬物知其有小補益哉王者之  
化亦存以神又豈曰使民知其有小補益哉如此故王者  
之民所以皞皞如也蓋虞之為樂必待虞度無患然後為  
驩則其樂淺皞皞如也以其使民舒適太平自得而已故  
于雅虞又有以閑矣此孟子所以抑區區之霸而尊崇其

王者也

善政民畏之

註畏之不違意故賦役舉而財貨可聚愛之樂風化而上  
下親故歡心可得也

疏善政出于法度之粗有刑威以行之故民有以畏之善  
教本人之德性有仁恩以懷之故民有以愛之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此天下至從

註人仁義之心少而皆有之欲為善者無他達通也但通  
此親親敬長之心施之天下人也

舜之居深山之中

疏此章言聖人潛隱若神龍亦能飛天亦能潛淵舜之謂  
也

漢書

卷之十九

五

人之有德慧術知者

疏此章言孤孽自危故能顯達膏粱自止多用沉溺也孟  
子言人之所以有德慧術知者常在干疾疾之人也疾疾  
人之有小疾常需在身不去者是為疾疾也如孤臣不澤  
于其君孽子不得于其親是疾疾也故能秉心常危慮患  
常深以勉力于為道德故能顯達也以是知有德慧術知  
非必繫乎有疾疾者而常存乎疾疾之人而已蓋有澤於  
已謂之德述而行之謂之術然德又以慧連術又以智連  
之者以其德以慧明術以智擇耳  
有事君人者

小言而猶作人  
喻其所存自性

疏此章言為悅凡臣社稷股肱天民行道大人正身凡四  
科優劣之差者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疏舜得天下而無足解憂揚子云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  
氏子之樂是亦與此同意也

君子所性

疏君子所稟天之性雖大而行道于天下且不能加蓋其  
性雖窮居在下且不能損滅其性以其所生之初受之于  
天有其分定故也故君子所性是仁義禮智四者根生于  
心頭而形諸德容其生于色則粹然潤澤見于面盎盎然  
見于背而旁溢流通乎四体則一動靜一行止固雖不言

樂集

卷之九

六

而人必曉喻而知其所存是其不言仁而喻其能仁不言  
義而喻其能義以至禮也智也亦若是矣故云四体不言  
而喻荀子云君子之學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動  
靜又曰君子至德默然而喻同意

伯夷辟紂

疏此章言王政普大教其常業各養其老使不餒乏二老  
聞之端身自己所謂眾鳥不羅祥鳳來集之類者也

易其田疇

註疇一井也

疏此章言教民之道富而節用蓄積有餘焉有不仁故曰  
倉廩實知禮節也

故粟如水火

註水火能生人有不愛者至饒足故也蘇粟饒多若是民  
皆輕施于人而何有不仁者也

疏聖人如能治其天下使民有其故粟亦如水火之多則  
民人孰不以其有餘而補其不足而為仁者乎

孔子登東山而小魯

註所覽大者意大觀小者志小也

故觀於海者難為水

疏水同歸於海者也是以海為百谷王遊聖人之門者難  
為言以其道之所同出又同歸于此者也楊子云視日月  
而知眾星之蔑如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亦與此意同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

卷之九

七

註瀾水中大波也

鷄鳴而起

疏此章言好善從舜好利從跖明明求之常若不足君子  
小人各一趣也

所惡執一者

註所以惡執一者為其不知權以一察而廢百道也

飢者甘食

疏此章言飢不妄食忍情節欲賤不失道不為苟求能無  
心害夫將何憂者也

抑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註介大也柳下惠執弘大之志不耻汚君不以三公榮位  
易其量也

有為者辟若掘井

疏此章言為仁由已必在究之九動而無無益成功也

先舜性之也

疏此章言仁在性体而行仁本性之自然者也湯武利而  
行仁視之若身也五霸強而行仁則力假之而已然而久  
假而行之而不歸止安知非真有也楊子曰假儒衣書  
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也亦同其旨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

疏此章言憂國忘家志在寧君故惡攝政伊周其人凡人

漢諸纂卷之九

志異則寡心生也

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

疏此章言事有輕重行有大小以大包小可也以小信大  
未之聞也

舜為天子

疏此章言奉法承天政不可枉大孝金父遺棄天下虞舜  
之道殆將若此孟子之言揆聖意者也

孟子自范之齊

註孟子之范見王子之儀般氣高涼不與人同喟然嘆曰  
居尊則氣高居卑則氣下居之移人氣志使之高涼若供  
養之移人形身使充盛也大哉居乎者言當慎所居人必

解理

居仁也凡人與王子豈非盡是人之子也王子居尊勢故  
儀聲如是也

疏此章言人性皆同居使之異君子居仁小人處利譬猶  
王子殊于眾品者也

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註况居廣居謂行仁義仁義在身不言而喻也

食而弗愛

疏此章言取人之道必以恭敬恭敬貴實虛則不應實者  
謂敬愛者也

形色天性也

疏此章人之形與色皆天所賦性所有也惟獨聖人能盡  
其天性然後可以踐形而履之不為形之所累矣蓋性出  
于天命道又出于率性是以形之與色皆為天性也惟聖  
人能因形以求其性体性以踐其形故体性以踐目之形  
而得于性之明踐耳之形而得于性之聰以至踐肝之形  
以為仁踐肺之形以為義踐心之形以通于神明凡千百  
骸九竅五臟之形各有所踐也故能以七尺之軀方寸之  
微六通四關其道無乎不在茲其所以為聖人與然而形  
與色皆天性何獨踐形而不踐色何耶蓋形則一定而不  
易色則變而無常者也不可以踐之矣

齊宣王欲短喪

疏此章言禮斷三年莫可損益富貴急厭思減不得君子

正言不可阿情丑欲莽之故磨以終兄徐徐者也

有知時雨化之者

疏有知時雨之教者以其教人漸漬恰如時雨之澤善有萌芽則誘之使教秀性有其材則養之使長茂也

大匠不為拙工改廢繩墨

疏此章言曲高和寡道大難追然而履正者不枉執德者不回故曰人能弘道丑欲下之非也

天下有道

疏此章言窮達卷舒屈伸異變者也孟子言天下有治道之時則當以道從身以身顯而道彰也天下無治道之時則當以身從道以道藏則身伏也未聞于此無道之時以

道從人而餐富貴也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

疏此章言學尚虛已師誨貴平是以滕更恃二孟子弗應者也

君子之于物也

疏此章言君子布德各有所施也君子于凡物也但當愛育之而弗當仁若犧牲不潔不殺也于民也當仁愛之而弗當親以愛有差等也是則先親其親而後仁其民先仁其民然後愛其物耳是又見君子用恩有序也

知者無不知也

疏此章言君子百行先務其崇是以堯舜親賢大化以隆

道為其要者也孟子言智者但當知要務為忘仁者但當

急親其賢為之要務是以堯舜二帝之智不能偏知百工

之事但急于知賢之為先務也為仁不能偏愛于衆人但

能急親任其賢能使之以治民也如不能以知賢為先務

而務偏知百工之事為之先不能以親賢為急務而務偏

愛衆人之為急是若執親之喪不能去不孝之太者而乃

反察孝之小者食于尊者之前不能去不敬之太者而乃

荀子云若挈裘領屈三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史云緇

盡心章句下

不仁哉梁惠王也

疏此章言發政施仁一國被恩好戰輕民災及所親著魏

王以戒人君者也

春秋無義戰

盡信書

疏孟子言尚書之文不可盡信之也如盡信其書之文則

不若無書而已以其辭之有過適所以起惑于人也故孟

子言我于書之武成篇特取二三策而已蓋尚書之過辭

多矣不暇具言之故但舉武成而言耳

有人曰哉善為陳

疏此章言民思明君若早望雨以仁伐暴誰不欣喜是以殷民厥角周師歌舞焉用善戰者也

梓匠輪輿

註梓匠輪輿之功能以規矩與人人之巧在心不可泯喪有如此拙雖得規矩之法亦不能成器也

古之為關也

疏按周禮司客云凡四方之賓客叩關則為之告有司外之送則以節傳出納之是為關將以禦暴也孟子之時司關征取其稅適所以為暴此孟子所以有是言歟

濫竽充數

士

好名之人

註好不朽之名者輕讓千乘伯夷季札之類是也誠非奸名者爭簞食豆羹褒色訟之鄭公子深指毫髮之類是也

不信仁賢

疏人君不親信仁賢則仁賢去之仁賢去則國無賢人是為空虛之國也無禮義以正尊卑則上下之序泯亂無政事以理財則財用乏而不足蓋禮義由賢者出政事由賢者出不信仁賢則禮義不興禮義不興則政事不行而國之財用于是乎不足此其叙然也

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

疏此章言王者官天然後處之桀紂幽厲雖得猶失不為

得者也

得乎丘民而為天子

註丘十六井也天下丘民皆樂其政則為天子朕湯周文是也

疏此章言得民為君得君為臣論君民社稷之輕重也

聖人百世之師也

疏此章言伯夷柳下惠褒食屬得千載聞之猶有感激謂之聖人美其德也

仁也者人也

疏孟子言為仁者所以盡人道也此仁者所以為人之道蓋人非仁不立仁非人不行合仁與人而言之則人道盡矣

濫竽充數

士

楊子云仁以人同

猶大不理于口

疏此章言正己信心不繫眾口眾口諠譁大聖所有也

賢者以其昭昭

疏此章言以明昭闇闇者以闇以闇責明闇者愈迷賢者可導識今之非也

孟子謂高子曰

註高子齊人也嘗學于孟子道未明而學于他術孟子謂之曰山徑山之領有微蹊介然人遂用之不止則蹊成焉

路為間有間也謂蹊而不用則茅草生而蹊之不復為路以喻高子學于仁義之道當遂行之而及中止正若山路



故曰茅塞子之心也

兩馬之力與

註兩馬者春秋外傳曰國馬足以行關公馬足以稱賦是

兩馬也

齊饑

疏此章言可為則從不可則止言善見用得其時也非時

逆指猶若馮婦搏虎無已必有害也

口之於味也

註心之甘美味目之好美色耳之樂五音鼻之喜芬香四

休謂之四肢四肢懈憊則思安佚若此皆人性之所欲也

得居此樂者有命操人不能皆如其願君子之道則以仁

義為先禮節為制不以性欲而苛求之也故君子不謂之

性也

仁之于父子也

註仁者得以恩愛施于父子義者得以義理施于君臣好

禮者得以禮敬施于賓主知者得以明知知賢達善聖人

得施以天道至于天下此皆命之遭遇乃得行之不過者不

得施行然亦才性有之當自盡也凡人則歸之天命而已

不復治性以君子之道則脩仁行義修禮學知庶幾聖人

焉豈不倖不但坐而聽命故曰君子不謂命也

逃墨必歸於楊

註墨翟之道兼愛無親疎之別最為違禮楊朱之道為已

愛身雖違禮尚得不致毀傷之義進者去也去邪歸正故

曰歸去墨歸楊去楊歸儒則當受而安之也

今之與楊墨辯者

註蓋欄也招臂也今之與楊墨辯爭道者譬如追放逸之

豕豚追而還之入欄則可又復從而冒之太甚以言去楊

墨歸儒則可又復從而非之亦云太甚

疏此章言驅邪反正斯可矣來者不追追其前罪君子甚

之以為過者也

有布縷之征

註征賦也國有軍旅之事則橫興此三賦也布軍卒以為

衣也縷鐵鎧甲之縷也粟米軍糧也力役民負荷廩養之

之役也

君子用其一

註君子為政雖遭軍旅量其民力不並此三役更發異時

急一緩二民不苦之若並用二則路有餓殍若並用三則

分崩不振父子離析忘禮義矣

疏此章言原心量力政之善者縣役並興以致離殍養民

輕歛君之道也

諸侯之寶三

註諸侯正其封疆不侵鄰國鄰國不犯寶土地也使民以

時居不離散實人民也脩其德教布其惠政實政事也若

寶珠玉求索和氏之璧隋氏之珠與強國爭之強國加害

不下帶就  
千心  
則則  
則則

及身也

盆成括仕于齊

疏此章言小知自私戚怨之府勞終終者也

夫子之設科也

疏此章言教誨之道受之如海百川移流不得有作維獨

竊屨非已所絕也

不下帶而道存焉

疏君子于其言也皆在胸臆以其不逮於心而道存焉蓋

帶者所以服之近于人心也故取而喻之曰不下帶而道

存抑又見君子之言非特騰口說而已

經德不回

疏此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

庸言必信非必欲以正行為名也性不忍欺人也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註君子順性蹈德行其法度致壽在天行命以待之而已

矣

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

註在彼貴者驕佚之事我所耻為也在我所行皆古聖人

所制之法謂恭儉也我心何為當畏彼人乎哉

疏此章言富貴而驕自道谷也茅茨不掾聖堯表也以賤

說貴懼有蕩心謂彼陋以寧我神也

曾指齊景公

疏此章言曾參至孝思親繫心羊棗之感終身不嘗

曰如琴張曾指牧反者

註孟子言人行如此三人者孔子謂之狂也琴張子張也

子張之為人踴躍譎詭論語曰師也辟故不能純善而稱

狂也又善鼓琴號曰琴張曾指曾參父也牧皮行與二人

同皆事孔子學者也

疏琴張曰君子不為利敗我

惡似而非者

註似真而非真者孔子之所惡也秀之莖葉似苗佞人詐

飾似有義者利口辯辭似若有信鄭犇涵人之聽似雅樂

然色似朱卿愈惑眾似有德者此六似者孔子之所惡也

疏此章言士行有科人有等級中道為上狂狷不合似是

而非色屬內淫卿原之惡聖人所甚反經身行民化于已

云經者則義信德是也如佞口卿原者是不經也唯君

子則反經而已矣君子去其不經以反復乎經則其經斯

適于正而不他故義以立而不為佞亂信以立而不為利

口亂德以立而不為卿原亂此庶民所以興行又不為兩

疑之惑矣庶民既以興行斯無邪惡之行也

由堯舜至於湯

註言五百歲聖人一出天道之常也亦有遲速不能正五

百歲故言有餘歲也

疏此孟子欲歸道于已以歷言其世代也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

註至今者至今之世當孟子時也聖人之間必有大賢名世者百有餘年遠可以山未為遠也鄭魯相近傳曰魯聲子折聞于相近之甚也

疏此章言天地剖判開元更始三皇以來人倫攸叙和析道德莫貴聖人聖人不虛名世承間也

孟子集注

卷之九

天

趙岐本傳

後漢書

趙岐字公卿京兆長陵人也初名嘉生於御史臺因字臺卿後避難故自改名字示不忘本土也岐少明經有才藝要扶風馬融兄女融外戚蒙家岐常鄙之不與融相見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年三十餘有重疾卧蓐七年自慮奄忽乃為遺令勅兒子曰大丈夫生世遊無箕山之操仕無伊呂之歎天不我與復何言哉可立一負石於吾墓前刻之曰漢有逸人姓趙名嘉有志無時命也奈何其後疾廖永興二年辟司空掾議二千石得去官為親行服朝廷從之其後為大將軍梁冀所辟為陳損益求賢之策冀不納舉理劇為皮氏長會河東太守劉祐去耶而中常侍左倖兄勝代之岐耻疾宦官即日西歸京兆尹延以復以為功曹先是中常侍唐衡兄珪為京兆虎牙都尉郡人以珪進不由德皆輕侮之岐及從兄襲又數為取議珪深毒恨延熹元年珪為京兆尹岐懼禍及乃與從子肅避之珪果收岐家鵠宗親陷以重決盡殺之岐遂逃難四方江淮海岱靡所不歷自匿如名賈解北海市中時安二孫高年二十餘遊市見岐察非常人停車呼與共載岐懼失色高乃下帷令騎屏行人密問岐曰視子非賈解者又相問而色動不有重怨即亡命乎我北海係賈石閭門百口孰能相濟岐素聞高名即以實告之遂以俱歸高先入白母曰出行乃得死友通入上堂贊之遂歡藏岐複壁中數年岐

作危也歟二十三章後諸唐死戚因赦乃出三府聞之  
時並辟九年乃應司徒胡廣之命會南匈奴烏桓鮮卑反  
叛公卿舉岐擢拜并州刺史岐欲奏守邊之策未及上會  
坐黨事免因撰次以為禦寇論靈帝初從遺策數十餘歲  
中平元年四方兵起詔選故刺史二千石有文武才用者  
徵岐拜議郎車騎將軍張溫西征關中請補長史別屯二  
定大將軍何進舉為敦煌太守行至襄武岐與新除諸郡  
太守數人俱為賊邊章等所執賊欲脅以為帥岐說辭得  
免展轉還長安及獻帝西都復拜議郎稍遷太僕及李傕  
專政使太傅馬日磾撫慰天下以岐為副日磾行至洛陽  
表別遣岐宣揚國命所到郡縣百姓皆喜曰今日乃復見

漢書

卷之十九

二

三

使者車騎是時袁紹曹操與公孫瓚爭冀州紹及操聞坡  
至皆自將兵數百里奉迎岐深陳天子恩德宜罷兵安人  
之道又移書公孫瓚為言利害紹等各引兵去皆與坡期  
會洛陽奉迎車駕岐南到陳留得驚疾經涉二年期者遂  
不至興平元年詔書徵岐會帝當還洛陽先遣衛將軍董  
承脩理宮室岐謂承曰今海內分崩唯有荊州境廣地勝  
西通巴蜀南當交趾年穀獨登兵人差全岐雖迫大命猶  
志報國家欲自乘牛車南說劉表可使其身自將兵來衛  
朝廷與將軍并心同力共翼王室此安上救人之策也承  
即表遣岐使荊州督程璜岐至劉表即遣兵詣洛陽助脩  
宮室軍資委輸前後不絕時孫嵩寓於表表不為礼岐

乃稱嵩素行篤烈因共上為青州刺史岐以老病遂留荆  
州曹操時為司空舉以自代光祿勳桓典以府孔融上書  
薦之於是就拜岐為太常年九十餘建安六年卒先自為  
壽藏圖季札子產嬰叔向四像居賓位又自畫其像居  
主位皆為讚頌勅其子曰我死之日墓中聚沙為牀布簾  
白衣散髮其上覆以單被即日便下下訖便掩岐多所述  
作著孟子車句三輔決錄傳於時

漢書

卷之十九

三

三

孫奭本傳

宋史新編

孫奭字宗古博平人九經及第為皆縣主簿上書願試講說遷大理寺評事為國子監直講太宗臨幸召奭講尚書賜五品服真宗以為諸王府侍讀累擢龍圖閣待制大中祥符初得天書召問宰相王旦等對曰天既符命實盛德之應皆再拜稱萬歲又召問奭對曰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是歲天書復降帝以親受符命遂封禪四年又將祀汾陰是時大旱京師近郡穀踊貴奭上疏諫曰陛下始舉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征五年慎重之意夫民神之主也今國家土木之功未息水旱洊沴乃欲勞民事神其享之乎唐明皇以嬖寵姦邪身播國屯兵交關下

諫諸集

卷之十九

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為盛烈導陛下為之臣切為陛下不取帝遣內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陳勝起于徭戍黃巢出于凶饑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涉仍歲薦饑之墟脩違經久瘼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饑民無黃巢英雄無窺伺於肘腋外敵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而取繼遷大勳未集用付陛下今反務卑辭重幣求和于契丹感國靡爵姑息於繼遷撰造祥瑞假託鬼神東封西幸勞弊饑民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為姦邪僥倖之資臣所以長嘆而痛哭也後天下數有災變又言今野鵲山鹿郡國交奏秋旱冬雷群臣率

諫諸集

卷之十九

二

漢二

賀退而腹誹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為可罔下民為可愚後世為可欺乎久之以父老請歸田里不許以知密州居二年遷左諫議大夫罷侍制還糾察在京刑獄復出知河陽又求解官就養遷給事中徙兗州天禧中朱能獻乾祐天書復上疏曰昔漢文成五利二人皆坐誅先帝時侯莫陳利用暴得寵用一旦散其姦誅於鄭州漢武可謂雄材先帝可謂英斷唐明皇得靈寶符上清護國經寶券等皆王鉷田同秀等所為明皇不能頭戮休於邪說民心用離變起倉卒今朱能所為或類於此未幾能果敗仁宗即位乃召為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判國子監丁父憂起復兼判太常寺及禮院三遷兵部侍郎龍圖閣學士掌

畫無逸圖上之帝施於講讀閣三請致仕不允求近郡拜工部尚書復知兗州詔頒宴而後行以謝恩改禮部尚書既而表乞歸以太子少傅致仕疾甚徙正寢屏婢妾曰無死婦人之子計聞帝悼甚贈左僕射謚曰宣與性方重事親篤孝父亡舐其面以代頻常報五經切治道者為經典微言五十卷又撰崇祀錄樂記圖五經節解寄奉詔典刑鼎杜竊校定諸經正義莊子爾雅釋文子瑜有傳

刻談經苑叙

四籍自集注流傳為說者雖  
猥衆然高者不過求營燕陽  
之旨以竊以於鄭箋何學而痺  
者直演其文句以為帖括地爾  
餘殆倡道而後學士大夫始

信喙奮筆各據所見而舛踏互  
馳統紀未一士即欲有所新嚮  
胡可得也余友陳錫玄氏天質  
超朗窮覽竹素公車之間頗裒  
諸說而衷之它與經旨縣合即  
金字秘文寶函與典志或收載

書成而命之曰談經苑凡為焉  
者四十為言者數十萬說經以  
來未有若是其談洽也者而議  
者謂其兼儲異說思非所居統  
一聖真不知學貴得其大者而  
已存其小異政以成其大同也

夫繼編繼別寧以分其宗子之  
尊邪或者又謂其間采它教或  
襲聖經余謂理本玄同學期悟  
入鈴聲鳥味皆可證無生而空  
覺地既入入精言妙辯窮幽  
極微而可謂言非出於洙泗後

不傳於章縫而藩之以自挾其  
見我余嘗受是書而卒業蓋  
不斲於附紫陽以為同志不斲  
於高紫陽以為異非有矯於博  
而務返省其辭非有掩於陋而  
顧廣侈其說要以翼經而輔教

三

已爾著述之道斯氣其盛者乎  
竊以間出示人學者艷歆得之而  
為鳩工鍛梓  
事竣而以揚扆見命豈以余夙為  
錫玄而或窺其著書之概邪是用不  
辭而叙其右方如此年弟管一德撰

談經苑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二

大學

卷之三

中庸

卷之四

中庸

卷之五

中庸

談經苑

目錄

卷之六

上論學而

卷之七

上論為政

卷之八

上論八佾

卷之九

上論里仁

卷之十

上論公冶長

卷之十一

上論 雍也

卷之十二

上論 述而

卷之十三

上論 泰伯

卷之十四

上論 子罕

卷之十五

上論 鄉黨

卷之十六

下論 先進

目錄

卷之十七

下論 顏淵

卷之十八

下論 子路

卷之十九

下論 憲問

卷之二十

下論 衛靈公

卷之二十一

下論 季氏

卷之二十二

下論 陽貨

卷之二十三

下論 微子

卷之二十四

下論 子張

卷之二十五

下論 堯曰

卷之二十六

上孟 梁惠王上

卷之二十七

上孟 梁惠王下

目錄

卷之二十八

上孟 公孫丑上

卷之二十九

上孟 公孫丑下

卷之三十

上孟 滕文公上

卷之三十一

上孟 滕文公下

卷之三十二

下孟 離婁上

卷之三十三



下孟 離受下	卷之三十四	下孟 萬章上	卷之三十五	下孟 萬章下	卷之三十六	下孟 告子上	卷之三十七	下孟 告子下	卷之三十八	下孟 盡心上	卷之三十九	下孟 盡心下	談經苑 目錄	談經苑 目錄
--------	-------	--------	-------	--------	-------	--------	-------	--------	-------	--------	-------	--------	--------	--------

談經苑卷之一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年友武林黃汝亨貞父甫校

大學

○大學之道

賈太傅新書云古者年九歲入就小學張小節焉業小道焉東髮就大學張大節焉業大道焉 朱子語類或問明德新民還須自家德十分明後方可去新民曰不是自家德未明便都不管着別人若大段新民須是德十分明方能如此若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自是如此說一箇止字又說一箇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故曰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三句固是大學之綱分而推之則上一句為下兩句之總綱領下一句為上兩句之標的明德新民雖兩事對舉而言新民亦是明德中事 明傷經翼問大學首三條有聖人賢人學者之分何如龍溪王氏曰大學是大人之學對小人而言大人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明德是立一體之體親民是達一體之用止至善是體用一原明德親民之極則也是此是即本體為工夫聖人之學也曰學者未悟至善之體又提出知止一段工夫人心無欲則止有欲則遷知止即是致知格物定靜安即是誠意正心修身慮是與萬物相感應即是齊家治國平天下得者得大學之道也是用工

此說地與諸說異然未可使置

夫以求復本體賢人之學也又因學者未悟知止之功故復說出先後次第以示學者用功之序是加困勉功夫以求其至學者之事也本體功夫淺深難易雖有不同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甘泉講章云此一章凡六節首言大學之道大學即是國學人生十五入大學教以大人之學何謂大人這箇大人即易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的大大人渾然與天地萬物為一體物我體用全具的人故大人之學為說明德而不足又說親民說明德親民而不足故又說止於至善明德即吾心中正之本體本體未嘗昧人自昧之耳常存此心昧矣至顯使無一毫私蔽這便是明明德明明德則體具矣未及言用故又言親民這親字

談錄卷之一

即百姓不親之親親則見得與物同體使痛癢相關養之教之之心自不能已便視之如傷使痛癢乃身是謂在親民明德親民體用具矣的於何處下手故又言在止于至善至善即天理純粹便是明德親民體用一原皆在于此此三言者皆是一事非有三事是至善乃明德親民之與是乃一章之大頭腦處下文只說止至善的工夫更不必說明德親民所謂格物者即此物也知止是知至善之理到至處惟其知之深是以能定靜安慮得而行之至所謂知行並進者也譬如識寶者自能求之知芻豢之味者自欲食之有不能自己者矣故知之功最先最切最大這一段知行並進之功乃止至善之功也下說物有本末事有

此亦以是訓格  
而意與格處是

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者欲人知上文止至善及下格物乃為本始先務之急以承上止至善之說起下格物之說也其下兩節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逆推本直至格物又自物格順馴致至天下平可見格物為聖學一大頭腦見首節止至善之為獨到之地也格物即止至善也其後自天子至于庶人一節末古本有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二句蓋以修身申格物見格物乃以身至之之義而非聞見之知以為格物也伊川先生曰格者至也物者理也至其理乃格物也致知在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亦此欲時兼行義非獨徒知易所謂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亦此意正與古本大學以修身說格物之意同爾 道林子大

談錄卷之一

學義云大學學之大者也性分之學故曰大學明德指良心言良心神明善應故曰明德上明字謂掃除物欲不使昏蔽之也民即人也對己之稱與西銘民吾同胞之民同親親之也同胞同體痛癢相關之謂論語立達人也是也明明德是理會自家一個心親民是理會家國天下之人要使之各得其所此二句言性分之學其大規模如此也止即居止之止與所其無逸所字相似至善是指心之本體以其中正純粹精故曰至善止至善是終日終身不違仁之意蓋既言學之大規模如此又不得不指出大頭腦極要約功夫以示人也心止乎此則物我渾融宇宙一身明德新民一以貫之矣 甘泉大學訓曰大學者學其大者

也物我同體故曰大明德得於天之理民同得此理者在心為明德在事為親民實非二事成已成物皆性之德也至善者吾心之天理即明德親民之理體用一原者也程子曰明德新民豈分人我是成德者事成德是至善故此下至天下平是止至善事 崔銑士翼云大學之為文乃一篇與洪範同製先撮總而後分目要之皆明明德而已仁者與物同體遺一物全一民非仁也故新民即明德古人字簡通用新親其互行與今必曰親非新也孟子謂於民仁之而弗親何為混其施也 中玄問辨錄云問三綱領然否曰大學止是明德新民而新民亦自明德中事所謂止至善者乃以足明德新民之意至善此善耳止善止此耳非明德新民之外別有所謂止至善也亦非不止至善可以為明德新民也不可以為三也 問明德新民皆欲止于至善何如曰大學只是明德而新民亦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能不自新乎未能新民可謂明德乎若曰皆欲止於至善則明德固要止於至善新民亦要止於至善是二之也且至善之所由止者知止定靜安慮而得此皆自明德言乃心學在已無預於人者而新民固在其中也若今而為二則明德之知止定靜安慮能得者不待言矣不知新民之知止定靜安慮能得者當是何如 大學問集云明字從日從月天之所以為天者為其有日月也如非日月則天之功用廢矣人之心則天也心之知則日

月也 郝子知言云明德即是知明明德即是致知親民之外無明明德故格物之外無致知欲明明德者在致知故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在格物以致其知也 初問云明明德上一明字是工夫即下明德的明字更不別用他字可見只是復此明德之本體無有所加也親民古本親字為是明德本來天地萬物同體原是一家何不親之有只為明德不明則私意間隔雖家連骨肉多情意乖離纔隔形骸便分爾汝此是不親大學親民端的是親字為是書經原有百姓不親是親字一證佐程子當作新恐是為傳引作新民所誤止止其所也到至善處是無我無人絕無一毫人欲錯襟無一點不到無一事不精聖人之能事畢矣 海義編云明德考亭釋為虛靈不昧甚妙即伯安先生所拈良知皆是矣德即是明不可以明更求於明擬欲明他是鏡欲自照而眼欲自見也胡可得哉然何以曰明明德也蓋不過欲人直下識取云爾故後面釋曰皆自明也第玩自字便見不落情量全體顯現非假一毫功力也夫善何以曰至也住于惡固非善住于善亦非至善善惡兩邊俱不依是何境所謂至善也但起心動念便不是止起心動念不屬善邊便屬惡邊便不是至善息機忘見便是止于至善也又須知天下皆息機忘見者所恨不知耳故下文遂有知止之說知字最喫緊大人明明德于天下下手工夫只在格物以致知故一知止自臻誠正及治

定靜安  
之義  
之義

平之效而大人之能事畢矣知止便是格物致知定靜安便是誠意正心修身而能慮便是齊治平云 疑問云吾儒纔向學便要為聖賢為帝王此方是大人之學道是大人之學所當盡者非方法也三在字其實只一事明明德耳矣明明德須新民乃完全煩止于至善乃極妙注三綱領不必泥 弇州劄記曰人倫明于上小民親于下是孟子亦言明德親民也而王氏不知引也 東遊會紀云親民也者親之也古云親百姓親萬民秦漢以來亦曰守令親民之官若曰新民則無取于義矣 解醒編云止至善是明明德工夫做到盡頭處止字如行者之必求其至居者之必求其安堯之所謂允執孔之所謂不喻是也惟止至善然後可言明德可以親民未止至善則德未可言明而民亦何由親

大學  
卷之二

六

言安處用時學

以定作悟入後工夫在為學者言亦不若於書

無心處靜處喧其志惟一而不动處喧無惡涉事無愧者皆是真定以無事為真定有事為應迹不求慧而慧自生名真慧 大全朱子曰知止是識得去處既識得心中便定更不他求如行路知得從這一路去心中自是定靜安慮得五字是功效次第不是工夫節目纔知止自然相因而見 定靜安相去不遠但有淺深耳與中庸動變化相類皆不甚相遠 能慮是見得此事合當如此便如此做 知止如射者之於的得止是已中其的 朱子語類問靜而后能安曰安只是無艱危之意才不紛擾便安問如此則靜與安無分別曰二字自有淺深 定靜安三字大略相類然定是心下有箇定理便別無膠擾自然靜如此則隨所處而安 魏莊渠大學指歸云既言明明德新民而後以止至善終焉此何以首言知止曰終始一脈止于至善者定性也知止教人見性求悟入之功也如何是止曰吾心被物牽動念念遷轉無停時豈吾性寂然本體知止而後有定悟入後教以執持之功也性不妄動其妄動者血氣也志能帥氣全在執持只此是着力處亦便是得力處定與靜何別曰執持而後靜曰定不執持而自定曰靜靜者聖學之極功也何以又言安曰此兼境言是處皆靜謂之安何以又言慮曰此又兼有事言動而微照謂之慮至是則靜亦定動亦定是之謂真止心之未靜以思慮多也何故收功在慮曰思無邪則思慮不當慮而

陽明子曰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於其外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至善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離決裂錯雜紛紜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則志有定向而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矣無支離決裂錯雜紛紜之患則心不妄動而能靜矣心不妄動而能靜則其日用之間從容閑暇而能安矣能安則凡一念之發一事之感其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知自有以詳審精察之而能慮矣能慮則擇之無不精慮之無不當而至善於是乎可得矣 傳習錄或問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與先生之說相戾先生曰於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義外也至善是心之本體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處便是然亦未嘗離却事物本註所謂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大學義云此示人止至善一段功夫知止謂見得此至善分明即論語默識之謂定謂此心專一於此而不復求之他也靜謂其心澄靜也安謂其心恭豫也慮謂明覺之至精義也能得者明覺之至始可以言至善在我矣 羅念庵曰嘗觀大學之言至善其功在于能止蓋以吾心之體固有至善而有知之後得止為難知而常止譬之遠歸者返其故廬復其恒座自無蕩析離居之患徘徊逆旅之憂雖誘以向日之馳騁彼且謹避而不顧矣不亦無所還而能定乎既能定

此是學說詳本  
第二夫

此說如擇門頭

矣則必恒壙之高崇局鑰之深秘以保有其聚積不亦無所動而能靜乎既能靜矣則必飲食衽衽婦子嚶嚶以累遂其天性之真樂不亦久於其道而能安乎既能安矣然後交隣睦族布惠解紛明無不照用無不周以盡其才力之所不及不泛應曲當而能慮乎定靜安慮者至善也能定能靜能安能慮者止至善也能止而後至善盡為已有有諸已而後謂之有得則明德之謂也是故先之以定靜安者物之所由以格止之始也後之以慮者知之所以為至止之終也 淮海近語云知止就是明心之本體心學工夫全在致知心之本體知而已矣定即此知之專一靜即此知之凝聚安即此知之順遠慮即此知之照察得則人已內外本末始終一以貫之相目之功一齊俱妙無等級也 定便涵意誠意靜便涵心正意安便涵身修意慮便涵齊治均平意真是一貫之學 一菴語錄云知即是明德之明知最恬惟凝於德則為真知若逐於物則為識神故能知止則意纔定 明道公書曰知止則自定萬物撓不動非是別將箇定來助知止也 初問云此心原無不定定對私意說譬則水中之月定靜而安水安而月圓也安而慮水月之金光百道也定靜安慮只在知止內不曾知止上加一此子 知止之知即知致矣非淺淺聞見之知是入水而知水之寒入火而知火之熱乃超然覺悟真見道體非語言文字間也定不必說志有定向立志

是初學時事若知止方志有定向似倒了舊說以為看得知止處淡了所以簡志有定向尚覺未穩思意定乃程子靜亦定動亦定之定裨家入定亦此定也定則自然妄念不起衆動不擾故靜到靜時自然身心俱泰意思閑雅有從容暇豫之意無入不得非安而何到安處自然泰宇定天光發文理密察森如其間非精詳而何慮而后能得是一了百當大學之道盡在於我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 楊子危言孟子曰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言赤子之天然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言聖人之自然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理賢之言豈一端而已乎自學者言必有能慮之得而後可以語何慮之境不然是搞木死灰而已 居業錄云心有主雖在鬧中亦靜故程子以為金華百萬與飲水曲肱一也然必知之深養之厚心方不動

明儒經翼曰明德為本親民為末其說亦未為不可但不當分本末為兩物耳夫木之幹謂之本木之梢謂之末惟其一物也是以謂之本末若曰兩物則既為兩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 道林子大學義云物即下格物之物本末即下修身為本本亂末治之本末本以身言末以家國天下言物以合身家國天下言身家國天下何言乎一物一氣也一理也無間隔也何言乎有本末理其身之性情好惡而後能通家國天下之好惡使之各得其所故身

本也家國天下末也事即指下修齊治平修齊治平何言乎一事身家國天下同乎一物故修齊治平同乎一事也何言乎有終始哉端於修身而後收功於齊治平故修身始也齊治平終也何言乎知所先後身家國天下之心之理統同無間者也示人理其身之性情好惡以通家國天下之好惡也即下修身為本之義何言乎近道道者仁而已公是也理其身之性情好惡以通家國天下之好惡則道不能外矣 二谷鴈蕩集云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必曰明明德於天下然修身為本及人為末所謂物之本末也始乎格物終乎平天下所謂事之終始也知所先後正起下文兩節故一節言先一節言後下兩節又中言

本末而結以知本知至二語蓋古本之明白簡切如此答問集云天下本末只共一物未有枝葉而不原根抵根抵而不貫乎枝葉者也天下終始只共一事未有欲如此結束而不由如此肇端者也 中玄問辨錄云問明德為本新民為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何如曰譬之水然本其源也末其委也自源徂委非兩物也修己以安百姓非內外之相對也知止為始能得為終一事而首尾相因何如曰大學止是明德新民而明德新民所以止至善者其功在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本末始終蓋謂此耳知止能得乃是心學相因之妙至善所由止者非由次第可循何可以始終言也先後近道何如曰上無八者工夫以何近道然

則何如曰此非結上乃以起下修身為本所謂本也舉此以措則為齊治平所謂末也起於格致所謂始也迄於治平所謂終也知所先後而巳其功則至善可止而大學之道其近之矣甘泉大學難語曰知所先後云者示人先本始而後末終也猶先事後食之云也先難後獲之云也匪欲先從事於本始而後從事末終之云也乃欲人先事於本始而末終自舉之云也疑問云物與事離不得說物便有事故下文單說个格物推到處是皆以修身為本並不提事字而事之終始自在其中講錄云知所先後是用工處知所先後也不是全未下工夫只此然知其序便能近得道近道者德可明而民可新善可知而

卷之十一

十一

止可得矣解醒編云物有本末節為下四節張本言必明明德而後可親民而親民摠不外明明德也以形體謂之物以作為謂之人事與物非二也如下文家國天下物也而齊之治之平之即為事矣身亦物也而格致誠正以修身即為事矣物有本末因之以有始物有末事因之以有終先本始而後末終進乎道矣末言修身為本而終之曰知本即知所先後之謂也

宋史呂希哲為崇政殿說書其勸導人主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正心誠意為主其言曰意誠心正則身修而天下化若身不能修雖左右之人且不能論况天下乎大全東陽許氏曰不曰欲平天下先治其國而曰明明德者是

要見新民是明德中事又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朱子曰六箇欲與先字謂欲如此必先如此是言工夫節次若致知則便在格物上欲與先字差漫在字又緊得些子格物是夢覺閑誠意是人鬼關過得此二關上面工夫一節易加一節了至治國平天下地步愈闊但須照顧得到朱子語類吳仁甫問誠意在致知格物後如何曰頭頭只在致知知至之後如從上面放水來已自迅湍湍決只是臨時又要略撥撥別莫令壅滯爾或問意者聽命於心者也今日欲正其心先誠其意意乃在心之先矣曰心字卒難摸索心譬如水水之體本澄湛却為風濤不停故水亦搖動必須風濤既息然後水之體靜人之

卷之十一

十三

無狀污穢皆在意之不誠必須去此然後能正其心及心既正後所謂好惡哀矜與修身齊家中所說者皆是合有底事但當時時省察其固滯偏勝之私耳通義仁山金氏曰在明明德在新民而此曰明明德於天下蓋有以見其平治之原然天下之本在國未有其國未治而天下能平者故必先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未有其家未齊而國可治者故必先齊其家家之本在身使其身之未修則私欲牽蔽未有能齊其家者故必先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夫四體百骸魄然而已所以靈異於物者以心為之知覺管攝也不正其心則血氣之軀惟欲之動何擇于異類哉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蓋有心

則必有意心之本體固靜正而意之所向有善惡惟夫意之所發者不實于善而每容邪惡於其間則心始不能全本體之正矣故欲正其心者必先誠其意蓋心無形影未易捉摸人之所以治其心者亦惟於其發動處着工夫耳譬之水本靜波蕩之波平則水靜矣火本明烟鬱之烟透則火明矣心本正意發累之意誠則心正矣此其所以曰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也此心之發真於為善由中達外極盡無餘初非含忍兩向姑以徇外牽強而中實不然也然使其見理有未明則其為善必不實故又必先致其知焉致推極也所謂推極者言推之而至其極也知者人心之靈覺者也夫抵推之不極則知之不真知之不真則其為之也必不實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之在格物者蓋心之所知者即事物之理而事物之理本具於吾心之知故致知在格物格物即所以致知而非二事也所謂事物之理非即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乎然則所謂格物者亦謂心身家國天下之事物耳隨遇皆物隨物皆格極其小雖草木鳥獸之微非可遺極其大雖天地陰陽之化非可外或索之心術念慮之間或審之應事接物日用常行之際或求之經籍詩書聖賢言行之法或考之古今治亂人物是非之跡即事即物推而窮之莫不求其所以然之故與其至善之所在而不可易者此謂格物素琴集云明明德已性之盡也親民人性之盡也明明德由已

親民必得位而後能之如在一家則使一家齊在一國則使一國治在天下則使天下平大學者得使修己以任家國天下之事者也若曰親民乃所以明其明德則非矣蓋吾之孝弟慈謂之明明德使一家之人皆化而孝弟慈謂之親民必使一世之人無不仁而後王者之心始慤曰平曰治曰齊云者欲使家如其身國如其家天下如其國焉爾非別有所為也身之威儀在外而心之恟慤在內未有心不正而能修其身者也心之一念則謂之意意之全體則謂之心寧有二乎先賢論事至正心而止矣正心只是念念皆誠故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韓子述之止於誠意程子亦曰只在謹獨言的然有見之言陽明子曰何謂修身為善而去惡之謂也吾身自能為善而去惡乎必其靈明主宰者欲為善而去惡然後其形體運用者始能為如是也故欲修其身者必在乎先正其心也然心之本體本無不正自其意念發動而後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誠其意念之所發而正之然意之所發有善有惡不有以明其善惡之今亦將妄錯難雜欲誠之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其意者必在乎致知焉致知云者非若後儒所謂充廣其知識之謂也致吾心之良知焉耳凡意念之發吾心之良知無有不自知者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惡者無不誠好而誠惡之則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誠也已然欲致其良知亦豈影響恍惚而懸空無實之謂乎致知必



在於格物者事也凡意之發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謂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也正其不正者去惡之謂也歸於正者為善之謂也夫是之謂格大學義云由明明德于天下推到修身者蓋身者家國天下之本無其本安得有末又由修身推到格物者蓋正心以上皆修身裏面功夫總之為成就一個修身以立家國天下之本也正心何以必先誠意凡人好善惡惡念頭不真則人心為主道心反為客豈能自做主宰以復廓然大公之體誠意何以必先致知凡人不見得善可好惡可惡豈能真好真惡又何以言在格物物即指身家國天下身家國天下渾然一體一物也格即書格知天命之格言在說破這物同此心性同此好惡只是一物不是二物觀破時此心便廓然廣大浩浩其天始悟凡人都在此軀殼起念昏迷了一生即此謂之知止即此是識仁體即此是明善即此是知性知天意自然誠心自然正自此功夫止是乾乾不息保養此緝熙此而已知止下言定靜安慮誠意裏面言慎獨是也或曰若此則修身而下全無功夫已曰非是無功夫只是一個功夫齊家治國平天下總在修身上用功修身功夫都只是這一個知作主宰即此知便是廓然大同大公之心到得家齊國治天下平處却又只成就得一個身修故始之以格物致知繼之以誠意約歸於慎獨推極於天下平修身之全功止至善之心法盡之矣或曰二

氏亦每言覺言見性矣吾聖人乃獨言格物致知者何曰此正聖人之學所以異於二氏者也蓋格物而知則其覺處即公普之仁舉宇宙在吾度內自義皇而下數聖人許多經綸事業自佳不得所以與天地合德者正在於此如二氏惟自觀其如如不動一脈靈耀以為見性蓋并其四大且外之矣故聖人之覺體萬物以為公二氏之覺外一身而守寂非深造乎道者其孰能知之原旨云明明德於天下喻如燈明一燈之明止明一燈一燈傳千百燈以至萬億燈則在處皆明矣故曰明明德於天下士翼云問大學正心何義答曰誠意者篤切之學也夫篤切者恒惠於固滯故進之以正心正者居中而待應者也鑑之照以空有留景焉雖臨泰山而不內故四者有一則心滯于一隅發而中節鮮矣此指本心之體非用之失也居業錄云意者心有專主之謂大學解以為心之所發恐未然蓋心之發情也惟朱子訓蒙詩言意乃情專所主時為近海蠡編云心猶水也意猶冰也水體常流而一結為冰則失其常流之性矣冰體本正而一發為意則失其本正之體矣然全冰是水不捨水而覓水全意是心豈斷意以正心故欲復水體惟在融其冰欲復心體惟在誠其意誠則雖曰已發不離未發雖第二機即第一機也今夫驟見孺子而怵惕驟聞呼咷而不受此不涉安排不立能有所謂誠也不涉安排不立能有所則不妨發見而未嘗有所

此說格物  
與大學  
之說子  
起不能  
易矣

謂之說  
之說

動不動不違所謂正也後復引好好色惡惡臭為喻夫不  
涉安排能所者信真有過于此二者矣即在凡愚可以自  
省 侯二谷讀書記云或以韓子引大學止誠意為無頭  
學問寬哉此正得大學之旨不拘拘言語文字者也聖誠  
而已矣君子思誠而已矣而思不可以不學博學篤志切  
問近思凡以格物而致其知也此先王之所以建學立師  
也此大學之所以作也先儒以格物致知無傳夫又安事  
傳哉故知大學者韓子也 簡端錄云正心人知之而未  
知本於誠意佛氏之寂也致知人知之而未知本於格物  
老氏之虛也 慈湖語錄云格物不可以窮理訓據經而  
言格有去義謂格去其物耳蓋吾心本無物忽有物焉格  
去之可也物格則吾心自瑩塵去則鑑自明澤去則水自  
清矣若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窮盡萬理乃能致知  
吾不知其可也 車若水曰格物是窮理不可易也而以  
格為至則有可議者格於上下可以訓至格物難以訓至  
曰致知在至物何語也愚嘗謂格且比方思量之謂此為  
是此為非此為正此為邪此為輕此為重玉篇云格至也  
量也度也廣韻亦然以度量訓格正與今文合 陽明子  
曰朱子所謂格物云者在即物而窮其理即物窮理是就  
事事物物上求其所謂定理者也是以吾心而求理于事  
事物物之中析心與理而為二矣吾所謂致知格物者致  
吾心之良知於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

陽明之說  
是也  
下格

此即象山  
之說  
耳

致吾心良知之天理於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  
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 格字之義有以至  
字訓者如以至字為義必曰窮至事物之理而後其說始  
通是其功用之要全在一窮字用力之地全在一理字也  
若上去一窮字下去一理字而直曰致知在至物其可通  
乎 楊子危言云愚謂格者扞格之謂物者物欲也人生  
十五入大學正血氣未定之時必扞其外誘全其真純禮  
記云蒸靡亂色不留於聰明淫樂厲禮不接於心術此格  
物之實也格其物欲之誘而吾心明德之知可致以此言  
之則易之所謂擊蒙與冠皆始入大學之事 又云三國  
志邴原以清議格物和洽奏議云儉素過中自以處身則  
可以此格物所失或多唐書房玄齡不以已長格物皆謂  
扞格之義意者古訓元只如此 又格物論云格物之說  
近日解者何其紛紛乎有以格為正者大學之始遽能正  
物則修齊治平皆贅矣曷尋格字之本原乎格之為字从  
木為義从各為聲俗云門格窓格棖格柅是也格者隔也  
嗚呼外物為吾心之塵也多矣聲色香味皆心之塵也吾  
心之塵隔之使不侵即知致矣或曰如此則釋氏六塵之  
說是乎曰佛氏惡惑亂色并聲色而欲去之而卒不能  
去也吾儒則去其惑與亂而已是猶窓隔而蒙之以帛明  
既不蔽而塵亦不入也釋氏則如築暗室而枯坐其中塵  
雖隔而明亦窒矣謂之明心遠以死其心也何可以同日

語哉宋呂氏解格物致知云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此釋氏一聞千悟一起直入之說也又曰求其所以為知則為格物忽然識之則為物格此釋氏悟道見色明心之說也已為先儒所闢棄而不用近日好奇者復陰祖其說而陽諱其名吾誰欺欺先聖乎 幽居荅述云格物致知一也朱子則亦外資於事物陽明則惟內任其心思朱子乃固學之功陽明乃生知之真 荅問集云學大學者必先於格物格物者物有本末於本末而先後之是以所以格乎物者也格之與知原非兩件知即格之靈曉格即知之條理處 問本來無物禪門以為上乘吾儒以格物為下手得無落第二義乎曰本來無物性固然爾若非格物

卷之一

二十

何遜云無然格之為言正為其本無而格之也 問格物之物與物有本末之物豈一物與曰聖賢立言原無拘泥克己之已與由己之已強而同之便有難通若看得格物透時胷中不着一物而天下之物無不由我而應雜日應天下之物而曾無一物留滯于胸中即謂兩物字同歸亦無不可然朱先生所云窮至事物之理與王文成所云格其物之不正以歸于正者上下物字俱未嘗照應理會經傳義理政不須在字面牽合也 困知記云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程子有是言矣至其荅門人之問則又以為求之情性固切于身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蓋方是時禪學盛行學者往往溺於明心見性之說

此說亦左袒晦

此說亦左袒晦

亦謂其得好

其於天地萬物之理不復置思二程切有愛之於是表章大學之書發明格物之旨欲令學者物我兼照內外俱融正所以深放其失良工獨苦心矣夫此理之在天下由一以之萬初匪安排之力會焉而歸一豈容牽合之私是故察之於身宜莫先於性情即有見焉推之於物而不通非至理也察之於物固無分于鳥獸草木即有見焉反之於心而不合非至理也必灼然有見乎一致之妙了無彼此之殊而共今之殊者自森然其不可亂斯為格致之極功然非真積力久何以及此 格字古註或訓為至如格于上下之類或訓為正如格其非心之類格物之格二程皆以至字訓之因文生義惟其當而已矣呂東萊釋天書平

卷之二

三

格之格又以為通徹三極而無間焉接通徹無間亦至字之義然比之至字其意味尤為明白而深長試以訓格于上下曰通徹上下而無間其孰曰不然格物之格正是通徹無間之意蓋工夫至到則通徹無間物即我我即物渾然一致雖合字亦不必用矣 士翼云大學始于格物者承小學之後也是故正容謹節開於六藝幼學之心如泉出山未之汚滑自此道之避礙而通於海 牟州劄記曰聖人未嘗不格物也朱子之格物其流格于物也王氏之格物其流無物也 補格物者何居庸而陋甚哉人之自亮難也 張太史就正臆說格物還以格去之義訓之為是蓋知不致只為物欲所蔽物格而後知致已克而後禮

復此聖學之首務若物有本末物字用字偶同原非一  
不必牽合 海蠡編云情念不孤起必緣物而起故名情  
念為物也初入道人如何用功須是窮自己情念起處窮  
之又窮至於窮不得處自然靈知顯現迥然廓然貫通今  
古包羅宇宙則知致矣故曰致知在格物此是初學下手  
喫緊工夫千聖入門之訣也 初問云天有日月星辰  
本自明朗只為雲霧障蔽便不明白到雲霧開時則明朗  
依舊燦然障蔽淺深如雲霧濃淡此可為格致之喻 此  
心無障礙自然會明此明即虛靈之本體所謂良知也既  
明使自會真實所謂賢美者明得盡渣滓渾化私意到  
此如雪見湯不覺消鎔心正身脩矣 原旨云徐曰仁聞

義經苑

卷之一

三

陽明先生之旨為格物之說有云心猶鏡也聖人心如明  
鏡常人心如昏鏡近日格物之說如以鏡照物照上用功  
不知鏡尚昏在何能照先生之格物如磨鏡而使之明磨  
上用功明了後亦未嘗廢照此說與朱傳不合然學者亦  
不可不知 大全問物未格時意亦當誠朱子曰固然豈  
可說物未格意便不用誠須先致知今人知箇善當好惡  
當惡然事事不能如此者只是實未曾見得若實見得則  
所發自實知至意識是凡聖界分未過此關雖有小善猶  
是黑中之白已過此關雖有小過亦是白中之黑意識後  
心正身修自易然須各自做一節工夫只或說我意已誠  
矣心將自正恐懼哀樂引將去又却邪了到正心時節已

好了只是就好裏面又有許多偏如水已淘去濁十分清  
了又怕於清裏面有波浪動盪須是無所不用其功  
大學指歸云八條目文相應也何獨致知言知至曰致之  
而後至也致也者精專也至也者真切也朱子謂言極至  
不若言切至與誠意相通心也意也知也物也何別曰  
心本體也意心所願為也誘云主意知心體之明也物則  
日用事物是也格者揅正之也俗學以多聞多見為知是  
故合本逐末格物知本也知至則知止矣不能反本還原  
不可言至意誠與定相通修猶補完也吾身百行出焉不  
修則不自知其缺壞也齊猶整也化成若一也治理也物  
各順其則也平均也天下為公也 黃氏洵饒曰物格而

義經苑

卷之一

三

后知至后字變文此与后字與下文五后字作可得說可得  
二字見得知行並進七后字自始而終自本而未以推其  
効驗之次序欲人之知而後也上文六先字是自本而未  
自然而始以逆通其至夫之端緒欲人知所先也此不曰  
物格而后致知而曰物格而后知至若則知自至物格之  
外再無致知工夫也 明儒經翼曰或疑大學條目各為  
一事東廓鄒氏曰聖門之學只是一以貫之除却自家性  
情更無別處理會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二句正是指出  
誠意以格物之實下手處好惡之明覺謂之知好惡之所  
在謂之物故為善去惡之物格則知善知惡之知致而好  
善惡惡之意誠誠意致知格物即是一時即是一事曰正



不能近道 卓吾李氏曰明德本也親民末也故曰物有本末又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苟不明德以修其身是本亂而求末之治胡可得也人之至厚者莫如身苟不能明德以修身則所厚者薄無所不薄而謂所薄者厚無是理也今之談者乃舍明德而直言親民何哉吾之德既明然後推其所有者以明明德于天下此大人成己成物之道所當如是非謂親民然後可以明吾之明德之謂也且明德者吾之所本有明明德于天下者亦非強人之所本無故又示之曰在止于至善而已無善無惡是謂至善于此而知所止則明明德之能事畢矣其曰格物致知所格者何物所致者何知蓋格物則自無物

談錄卷之二

主

無物則自無知故既知所止則所知亦止苟所知未止亦未為知止也故知止其所不知斯致矣予觀大學如此詳悉開示無非以德未易明止未易知故又贊之曰人能知止則常寂而常定也至靜而無欲也安安而不遷也百慮而一致也今之談者切已自反果能常寂而常定乎至靜而無欲乎安固而不操乎百慮而致之一乎素之何遽以知止自許明德自任而欲上同于大人親民之學乎也

○康誥曰克明德

大全朱子曰此克字訓能此能字有力見人皆有是明德而不能明惟文王能明之克只是真箇會底意 吳氏季子曰先引周書次引商書末引虞書者周書統言之商書

原其始虞書要其終也聞之師曰德無昏明人有能否康誥所謂克明德者明則衆人之所同克則文王之所獨蓋人不能而已能之斯謂之克如克寬克仁克長克君是也 王溪廬氏曰天之明命即明德之本原自我之得乎天者言曰明德自天之與我者言曰明命日用之間孰非明德之發見亦孰非明命之流行日用間說非顧諟明命之所亦孰非明明德之所 新安陳氏曰明德以此德本體之明言峻德以此德全體之大言一也德之全體本無限量克明之是通貫明徹無有不明處 大學指歸云此下三章釋經皆意在言外今略宣其意人皆有是德而弗克明康誥克明德德從何來若何明之太甲顧諟天之明命

談錄卷之二

卷之二

主

顧常目在之也誤審定而言也心之漏在目在口多矣天以道理全付於人與天同大帝典克明峻德此皆自明我明德而明明德于天下包舉其中矣 居業錄云顧諟天之明命是事事不違天理顏子非禮勿視聽言動孟子必有事焉是此等工夫 初問云顧諟是返觀內照明命是何物可以返觀內照得只是內有此虛明處若謂以心去顧諟明命則心是一物明命又是一物誤矣 明命者是天命於我之虛明也即心也心之精神凝聚處只在目貌說顧便屬目曰顧諟是成湯一身精神所駐處精神駐處便是天之明命在 皆自明也重自字明德是在己之性自明是盡己之性可見古人為己之學 講錄云此傳

孟子小義家天  
其言皆作此意

三引書康誥只平平說太甲較說得密帝典又說得闊乃  
傳文引書之體不是免湯文王之德有淺深 克明德克  
字連明字看克只是能不是用力字 質言云皆自明也  
句是總評三書所言帝王之學皆是自明已德也不足訓  
解三書之詞皆言自明已德之意自明字須要發揮得出  
時義多於皆字上着力而于自明處及略非旨

○湯之盤銘

玉海云成湯所以反之而至聖者正惟有得於此故稱其  
德有曰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從諫弗  
弗改過不吝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時足以見日新之  
實至於所謂聖敬日躋則言愈約意愈切矣伊尹自謂湯  
誠聖克 卷之一

咸有一德而於後政太甲之初復以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為戒周之武王於凡席觴豆刀劍戶牖莫不銘焉蓋聞湯  
之風而興起者於常用之器各因事刻銘以致戒欲其常  
接乎目每警乎心而不至忽忘也 聖傳論曰吾觀古聖  
賢進德之速未有如湯者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  
日新夫豈有瞬息悠悠意度哉樂善如貪契理如函聞非  
如獲利捨過如遺蛇德必日新也日新之學非踐履純實  
不自覺如彼謂聖道一言可契非由階級不假修為以日  
就月將為初學以真積力久為鈍才是自誣也 大  
全東陽許氏曰此章釋新民而章內五新字皆非新民之  
新盤銘以自新言康誥以民之自新言詩以天命之新言

新命以此此  
盤銘之自

盤銘

卷之一

王

然新民之意却只於中可見 朱子語類徐仁父問湯之  
盤銘是明德事而今屬之作新民之上意者申言新民必  
本於在我之自新也曰然莊子言語道而非其序則非道  
矣 通義仁山金氏曰古者凡一沐浴亦曰新如楚辭所  
謂新沐新浴是也故以其沐浴之新為自新之新蓋同一  
疏潔刷拭之意也大抵人無苟日新之機則不復有後日  
之功無日日新之功則終不離前日之舊是故未覺之前  
苟日新為難既覺之後又日新為難 引周書言新民之  
用意商民已歸周為自新之民於是又振作之使之鼓舞  
不惟則作字代新字為自新之新之意 韓氏古遺曰作  
之一字儘有事在井田學校作之之具孟子放勳曰數語  
作之之術也 仁山金氏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聰自我民  
聰所謂天人合一之理民之新與天命之新非二事也蓋  
自文王新其德於上而天下之民自然被服其化無不新  
者則是舉天下之民皆新於聖德而無一人自外者此即  
天命之維新也若以文王之實事言之則自其克明厥德  
而推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宮庭之內若此  
其難雖朝廷之間若此其難濟濟田野郊闕之內若此其  
行邇畔當時氣象直是日開月新日明月盛服其化而歸  
之者駸駸自不容遏即此便是天命之新雖以千有餘年  
受封之國一旦便如此豁然却非別有所謂祥瑞識緯之  
命也 景氏星曰用其極者即所謂止於至善也能止然

莊子之說  
亦之仁山  
此可為證

後能用章句皆欲二字正貼無所不三字然新民之意却在作字上學者宜熟玩 大學指歸云明明德只說自明新民必本于自新始盤以灑沐銘取灑濯其心但汨沒之久一旦發端最難其後接續又難非懇篤不可必也常自喚醒及賴人提醒銘盤是欲怵目而恒儆于心乃如子張之書紳固將始惕而終玩則又有務觀美者矣轉使善意消薄心不真也作新民者既觸其善機又當從而振德之世界只是舊世界至于文王而天命幸新宇宙一似重開極是人力盡處故可言用天性本無容力 初問云日新又新以至新天命只是日新而不已如此方合得本體方是至善三引書皆用極之學非有淺深日新又新是時時

兼修克

卷之一

三十一

提省此潔淨之本心不使污累新字對舊說心無新舊去惡而就善便有新意若原本本體自是如故到新天命便是人心與天心相通此是帝王純天之心格天之學結句重新民邊如云自新以立新民之本必用其極方見釋新民 疑問云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字作至字解是活字不是死字傳者責成後之新民者若曰必如湯如文如武不可不用其至耳今說者認此是死字生出建極錫極會極之說直是囁語

詩云邦畿千里

大學指歸云學必有箇統宗會元邦畿示人以歸宿之處沐賢因鳥而指出人心天機人而不知安身立命則終身

三十一

太是脫酒

栖栖為旅人矣 大學義云此是申明篇首在止至善之意以此段例之可見大學一書血脉貫貫元是渾成一篇文字何有經傳今別蓋上言明德親民這兩事須並造其極故此逐言要這兩事並造其極當何處下手須心有所以止故却引二詩言民之止邦畿也鳥之止丘隅也孔子又言人不可不如鳥矣則人當何止乎篇首所止指至善是已故却又引文王之詩示人止至善惟知文王而已矣以仁敬孝慈信言至善是說事上指出至善示人蓋此心顯著於日用處不如是則與老佛空空說心者無異矣其所止至善功夫則知止一段言已極盡申明誠意處又提出出慎獨則更無餘蘊矣故不復再及之也 天聖耿氏

兼修克

卷之一

三十一

曰此二條蓋言天下有箇邦畿在此人便都紛紛向那裏去以其為民所止故也爾我一生心神也自有箇安頓處所繞是箇人豈可只恁地茫茫蕩蕩買過了一生而不知反求乎且如黃鳥只是箇禽類也尋箇丘隅為棲身所在如今做箇人天與我的一箇心神只使他役役然馳逐於功名富貴之場迷眩於勢利紛華之習更無安頓所在尚得為人乎 大全節齋蔡氏曰緝熙敬止者所以為止至善之本仁敬孝慈信所以為止至善之目 通義白雲許氏曰緝熙與敬止是文王作聖功用為人君以下是曾子之意言文王止至善者如此如視民如傷發政施仁必先於緝熙孤獨無凍餒之老罪人不諱之類止于仁也崇



侯諸文王欲叛紂怒囚之羑里文王歎曰父有不慈子不可以不孝君有不明臣不可以不忠豈有君而可叛乎及既釋之乃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止于款也禮記言文王為世子事王季之即及言文王之祭事死如事生思死者如不欲生忌日必哀稱諱如見親如欲色然止於孝也君子慈其子莫大於敬之使成聖賢之德文王之子武王周公為聖人康誥封聃季載為賢者畢公召公亦以為文王子則止于慈可見矣如虞芮之田而歸者四十餘國又如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困壘而降又詩曰厥德不回以受方國則止於信可見矣 大學指歸云文王是說聖人唯止能止眾止穆穆玄敬也威德深遠人惟見其難繼竟 卷之一 三

容而迹亦泯矣於嘆詞特言聖人之心學其妙有不容言者故先發為歎詞止者天性本然之妙也惟聖人欽厭止故能安汝止心性所以妙合也緝熙者敬止不息之功也緝如理絲連屬不斷非有總會從何處接來熙如種火由接續斯有光明否且隨滅矣仁敬若慈信若至善之應用隨事而名其德也各言止者非曰一事一止也皆原于心所謂常應常靜者也 初問云止仁止敬止字是仁敬到頭為人君為人臣歸宿處無有一毫之不仁無一毫之不敬纔至至善不可說仁者君之至善也文王則止於仁失旨與國人交止於信是上下交孚信者人君之大寶凡數說施令最要信不特盟誓為然 解醒編云言至善而師

文王與大王而曰敬止此心法也至善皆心之本體也敬止者此心之中常精常明而全其本體也心體既全即舜偷日用皆從心中派出過為君則盡君道過為臣則盡臣道過為子為父則盡父子之道過與國人交則盡交道太極全體舒之則為春夏秋冬惟一故神也其實至善在心而仁敬孝慈信皆因物付物各及分量者如謂仁為君之至善敬為臣之至善則支矣 或云止仁止孝止慈止敬止信如水之流行隨物灌漑各足非謂有所止也有所止則物而不化矣與佛氏無住之意同而實非孔業子曰于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 白虎通云學以治性慮以變情故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學不知道 卷之一 三

象山語錄云骨象脆切磋之工精細玉石堅琢磨之工鹿大學問貴細密自修貴勇猛 大學難語曰切也者以刀鋸之類破其物也而復以磋精之開發之義也如問學破人之蒙而發其知見也琢也者以錐鑿之類治其物也而復以磨精之修飾之之義也如自修去人之未善而全其善也 大學述云大學之道無有窮盡由粗入精必欲止於至善故擬之於切磋自修之功非一蹴能就千磨百鍊真性始顯故擬之於琢磨學不外於自修而自修即所以為學就詩人之言互證其義非判然有兩事也蓋言嚴密備言武毅惟嚴密故物不能拔惟武毅故欲不能移而慄云者其心體之常惺惺者也標謂明德之顯赫喧謂聲譽

俱作子美是

之喧傳君子有感可畏有儀可象故赫喧歸之內恂恂而  
外威儀自然之符也德至此謂之威德善至此謂之至善  
民之秉彝好是懿德故曰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即淇澳  
一詩而大學之全功可釋也 大學義云學即大學之學  
知至善而定靜定慮以存養之之謂自修是言學裏面德  
愈寬欲遷善改過虛功夫恂恂是慎獨一念威儀是言動  
容周旋中禮 初問云天理人欲界限最細或一事本是  
循理縱作意亂便是有意為善即自私自利之心却不是  
人欲此處不訓析毫釐便要認賊作子故道學也為講習  
討論縱省察便克治不是先省察而後克治譬之曉得是  
苦味便不喫曉得是險路便不行愚意謂據舊說則道學  
自修又是今知行作兩事况一學字便已了畢何以專屬  
講習討論要知學是學存此天理切而後磋者在人欲上  
切磋出天理來也自修則就此天理處有大過不及未能  
恰好故又修之以協于中是天理中更求微妙至當處却  
是既琢而復磨也骨角賤玉石貴故切磋在前琢磨在  
後切磋尚是天理粗坯子琢磨便要天理光瑩絕無人欲  
便自精明便自不類隨放肆故恂恂是心之本體注中戰  
懼二字亦太張了不必拘泥看恂恂只是虛靈不昧處有  
一段精神威儀是有道者氣象恂恂是良知盡顯出已後  
明覺自然之本體明明德到此處乃無遺力民之不能忘  
者只為此明德人人具足所以感通 旅次湯語云盛德

至善心跡事理無不當其物則所謂止至善也故民不能  
忘引詩而申言終不可忘蓋曰非但同世親炙者不忘雖  
沒世亦不能忘故曰前王沒世猶曰民到于今稱之百世  
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分節以屬明德新民殊非經指  
大全朱子曰沒世而人不能忘如堯舜文武之德萬世尊  
仰之豈不是賢其賢如周后稷之德子孫宗之以為先祖  
之所自出豈不是親其親 仁山金氏曰樂其樂者風清  
俗美上安下順樂其遺化也利其利者分井受廛安居樂  
業沐其餘澤也 大學難語曰子以沒世不忘為足上不  
忘之義何也曰不忘乃威德至善之及民也親賢樂利德  
善之澤也此所以不忘也此以二字申之也 初問云親  
賢是後賢後王何以亦謂之民不必拘民字只在事業上  
看乃聖人之功用親其親者思其覆育之恩是創業垂統  
看賢賢是垂範後世法制大備功烈文章最盛賢者識大  
不賢者識小樂樂利利是王道大成醇皞如也何嘗止屬  
作新民一邊此又足為古本親字一證也親賢樂利之澤  
不止在於一時夫然後聖學為極功此心原自至大至久  
其妙用發出來真有放之四海而皆準之效後世而無朝  
夕者心體之量本如此也 講錄云此傳釋止至善學是  
格物致知之事自修是誠意正心之事恂恂威儀是身修  
之事親賢樂利是家齊國治天下平之事八條日盡在此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

秋元命荀曰樹棘槐聽訟于下所以刺人令其各歸情實 尚書大傳曰古之聽訟者言不越情 大全吳氏季子曰天下之物莫不有本本正而末隨之明明德本也新民末也無訟者新民之驗而所以大畏民志者非明明德孰能與於此夫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與生俱生皎然于方寸間者所謂明德也人孰無之然氣稟所生之軀不能以各充其所欲也勢不能無胥戕胥虐至於為鼠牙雀角之訟兩造具脩師聽五辭厚貌深情各聘其辨聽訟者能屈其口非屈其心也欲屈其心則何以哉天下之人同此明德雖暫為物欲之所蔽然觸之即覺感之即悟未始亡也聖人與天下之人同一明德即此之明而明彼之

明則頑嚚忿戾之氣自然剝落解散本心徐還天理畢見側隱羞惡是非辭遜之想森不容遏惟見聞爭之為可耻而愧懼不暇縱有誕謾無實之辭當不出諸其口矣蓋雖欲盡而不取盡也茲非新民之驗歟大學之道莫不致力於其本而未嘗從事於其末姑即聽訟一端以明之耳通義白雲許氏曰此章當自下看上從大畏民志起聖人言為人上而聽斷欲訟得其平我亦與眾人無異然為治者致民有所訟方為之制斷亦未矣必使民皆無可訟之事乃得其本也此語有未發之意故曾子引而續之其意曰何以使民無訟蓋訟者以虛妄誕謾之辭強辨力爭以惑上聽上之人為其所誑而亂事之真是非則人無所忌

憚訴訟者紛然而起無實之言既不行則無訟矣又言何以使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必大有以畏服民之心志然後可然此句猶是歇後語不曾說破何以使民志服是使讀者自思而得新民之本耳 問辨錄云問聽訟無訟曰獄決公明使是非曲直各得其理聽訟之能也然而無情者猶將駢辭以辨焉無以服其心耳惟聖人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有以大畏民之心志是以赴愬者各輸其情而是非曲直惟上所決而莫敢不服無復有駢辭以辨者是無訟也訟者爭辨之謂也曰訟不待聽而自無何如曰訟獄者不之先之子而之舜則先舜之世不無赴愬之人蓋人有是非曲直不能自決必愬于上若使天下皆無是非曲直雖聖人不能也且曰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無情不得盡辭乃無訟也若謂訟不待聽而自無則所謂無情者當是何人不得盡其辭是何處且又曰大畏民志是民畏服之也若謂民自無訟又何可言畏服曰釋本末何如曰本末原非條件惡用釋且只因本字遂謂之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始終耶 大學義云此是申明篇首格物之意無實之人與人好惡大相反有家國天下者若此心大同公普凡有所好必是家國天下同道好底人凡有所惡必是家國天下同道不好底人端此好惡之極以示家國天下這便是身修如此則此輩自然革面強干為善不敢為惡何故如此為元同此良心而已以無實之

人猶可感通故知身本也家國天下末也見得此便是知  
本知本即格物也此段再言此謂知本則篇首此謂知本  
即接修身為本本亂末治所傳所厚無疑格物之義亦甚  
明矣 宋史王栢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末嘗止還知止章  
于聽訟之上 聽雨紀談云宋潛溪學士曰綱與目之名  
無有所謂本末者何必傳以釋之方遜齋先生曰以聽訟  
釋本末律以前後之例不類合為一章而觀之與孟子先  
舜知不徇物之言正相發明其為致知格物之傳何惑焉  
是語雖異於朱子而不乖乎道固朱子之所取也 聖談  
云大學定本移物有本末一節繼以知止能得又繼以聽  
訟吾猶人一節而結之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以爲  
致知章末 宋史一  
即格物致知之傳

如惡臭其二句  
蓋正如此時  
則小勝好惡  
則利欲以除

談經荒卷之二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年友武林黃汝亨貞父甫校

大學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誠意者自修之首已兼正心修身而言  
章末曰潤身曰心廣提出身與心二字意已可見 朱子  
曰誠意章皆在兩箇自字上用功不自欺須是見得个曉  
如知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自不食不蹈如寒欲衣  
飢欲食則自是不能已人果見善如飢欲食寒欲衣見惡  
如鳥喙不可食水火不可蹈則此意自是實矣 自欺是

致知章

卷之二

半知半不知底人知道善我所當為却又十分去為善  
知道惡不可為却又自家舍他不得這便是自欺不知只  
喚做不知不喚做自欺 雙峰饒氏曰此章用功之要在  
謹獨上此人於顯然處致謹其意未必果出於誠若能於  
獨處致謹方是誠意 朱子語類云所謂自欺者非為此  
人本不欲為善去惡但此意隨費常有一念在內阻隔住  
不放教表裏如一便是自欺但當致知分別善惡了然然  
後致其謹獨之功而力割去物欲之雜而後意可得其誠  
也 問自慊曰人之為善須是十分真實為善方是自慊  
若有六七分為善又有兩三分為惡底意思在裏面相牽  
便不是自慊須是如惡惡臭好好色方是 自慊之慊大

意與孟子行有不慊相類子細思之亦微有不同孟子慊訓滿足意多大學訓快意多象山語錄云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一段是惣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故反覆言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乃是性所好惡非出於勉強也自欺是欺其心謹獨即不自欺迺旃璵言云所謂意誠非格致功先善惡鮮不淆矣先儒謂之夢覺關蓋好惡之意一誠則心無不正身無不修家國天下可措而舉矣故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則得民之心而為父母自慊之形也好民之所惡惡民之所好則拂人之性而為大我自欺之形也楊慈湖乃謂聖人無意又何用誠不知聖人無意無私心也大學誠意無欺心也猶曰人心道心之不可同也陽明子曰人于尋常好惡或亦有不真切處惟是好好色惡惡臭則皆發于真心自求快足曾無纖假者大學是說人人好惡真切易見處指示人以好善惡惡之誠當如是耳亦只是形容一誠字大學指歸曰自欺病微極重然求其病原甚輕却甚緊要只是且放過延哄自家坐令萬惡填積傳者指破小人之醜又諄諄舉君子慎獨意良切矣欲為君子則當內省好善如好好色乎惡惡如惡惡臭乎決不欲為小人善莫求人知不善莫求人不知獨居之時常如眾共監察其謹嚴如此則能防惡于未萌矣旅次陽語云如惡惡臭二句只舉例以見意之誠耳未論好善惡惡實事大學述云人心本有

善而無惡惟感物而動而善惡於是乎並形焉知善知惡本心之真知未嘗不在惟毋自欺其本心之真知而惡者實惡之善者實好之不使聰明之天為物所蔽則物格知至而意誠矣此之謂自慊慊其有善無惡之本來也然而欺曰自欺慊曰自慊一念之微炯然不昧是名為獨獨者與物無對之稱面目最為親切絲毫不容夾帶故君子慎之詩所謂小心翼翼昭事上帝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書所謂勅天之命惟時惟幾味爽至顯坐以待旦易所謂終日乾乾夕惕若這皆是慎獨樣子也小人惟不能慎獨故為不善于閒居而不昧其消沮閑藏之態然卒之莫逃於君子心旁日拙曾何益之有誠中形外是指那小人見君子而厭然與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所在蓋是良心在人不容瞞過微之顯誠之不可掩也惟其誠之難掩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曾子云云甚言誠則必形以見獨之可畏也能慎獨而誠意纔是有德何者念慮真純不愧屋漏此天德也惟德足以潤身而其心寬廣其體安舒優游泮渙無入而不自得視小人消沮閑藏之態天淵矣由此觀之只慎獨誠意則心正身修一齊都了而齊家治國平天下將舉而措之無難此大學所以莫要于誠意也大學義云此專論誠意却指出慎獨者慎獨乃誠意妙絕功夫也愚前謂格致這物時此心便廓然廣大即此謂之知止意自然誠心自然正此却何故又言慎獨蓋此慎獨却又足知

止後定靜無慮你養此至善功夫也明得淨渣滓便淨化此自是上智底事拳拳服膺勿失雖顏子亦少此不得况其下者乎此獨字即周子所謂幾善惡一幾字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言聖學到此精矣至矣至孟子又發出個勿忘勿助會得此便知孔子敬直義方之云先儒分動分靜失之矣或曰此與知止果二乎曰慎獨功夫即是這一個知炯然在此炯然在此時有甚幾不能明決故知止慎獨殊旨而同功者也大學答問集云慎獨一言並見于中庸大學夫吾人生宇宙間自旦至暮自少至老樞紐點運只此一箇虛靈雖帶漆此子不上却瞞昧此子不過所謂已獨知之者也幽居答述云細玩謙字與欺字正相反謙者有而若無欺者無而作有誠乃真實無妄之名妄即欺而誠即謙也夫有而若無非致飾于外以示人作無也適有其德而不自居之非誠意懇切篤至者能如是乎謙者誠字之註脚也中玄問辨錄云問惡惡臭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何如曰通篇更無好善惡惡之說晦翁因好惡字遂以為好善惡惡乃使人泥于其中而不能出然則何如曰所謂誠其意者凡意念之發皆當至真至實而不可有一毫之不然者以自欺其心也毋自欺何如彼人之意念至真至實而無一毫之不然者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也凡意念之發皆當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也無一毫之不然方是自慊方是毋自欺謹請毋自欺之知惡

持敬慎才德  
檢閱防不虞  
微細必作所  
曾云夫非善所  
知也

詩獨字良得之

惡臭如好好色非謂惡惡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初問云自欺自慊不是對說戒自欺求自慊不是兩段事乃一正一反出乎此則入乎彼只是一箇念頭如惡惡臭二句正是毋自欺是曾子指點切近眼目以示人最痛快最透一說如惡惡臭二句不必用註中好善則如云云二如字猶云且如也且如聞惡臭便惡此惡有一毫之虛假乎見好色便好此好有一毫之虛假乎絕無一毫虛假此不是快足處此說輕巧不費力可玩味然舊說把好善惡惡我上亦無妨傳者語意根毋字來則謂戒自欺求自慊真實用力亦無害疑問云自欺不但是虛假有意為善亦是自欺故下緊說箇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正是毋自欺

誠無毫二卷之二

虛所謂誠其意者說毋自欺也者何有實功方是實意不實用其力便是自欺便是意之不實處所以說毋自欺也自慊莫認作誠意實用其力便能自慊註中實用其力四字是誠意自慊由誠來獨字與幾字別幾是念頭初發處此念頭初發處莫說人不及知即鬼神有未及監臨者而吾心獨知之最真此謂之獨古人所謂不以冥冥慎行者正指此獨言也慎不但是持箇敬慎檢點關防勿令一毫虛假之私潛伏於冥冥之中所謂毋自欺者正於此慎字大得力二谷南署集云人之息處惟在獨君子自強不息只在謹獨越吟集云有道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謹獨此真大學註疏也大學一篇只在誠意誠意一

取事言謹獨中庸起結皆然更無二致意之間斷惟獨獨而謹之則無不誠矣謹獨者欲其無間也旅次漫語或問慎獨之訓莫不言獨知今謂獨不兼知何也曰獨之云者直指此覺性而言此性在宇宙間更無對偶無前無後故曰獨蓋獨之體本自明覺即良知也故獨即知知即獨指其無對而言曰獨指其無昧而言曰知鏡說獨知便有人我對待便非無我之學淮南子曰夫察所夜行周公懸牛景故君子慎其獨又曰若行獨梁不為無人不兢其容徐幹中論曰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得見其隙也

齊丘子曰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不知者晉卿超云人之情不愧於理而愧乎物愆著則毀至毀至而耻生情存近復則弊不至積恃其不彰則終莫悔卑加以大豐內充而懼其外顯則幽慮萬端巧防彌密窮年所存唯此之務蓋由不防前謀始而匿非揚善故也劉子慎獨論云人之須善猶首之須冠足之待履首不加冠是越類也行不躡履是夷民也今處顯而修善在隱而為非是清且冠履而昏夜裸跣也荃蓀孤植不以巖而歇其芳石泉潛流不以澗幽而不清人在暗室豈以隱射而迴標故述環不以昏行變節頽回不以夜浴改容

說心經

斯時慎乎隱微枕華而居不以視之不見而移其心聽之不聞而喪其情也謂天蓋高而聽甚卑謂神蓋幽而察甚明暗昧之事未有幽而不顯昏惑之行無有隱而不彰修操於明行悖於幽以人不知若人不知則鬼神知之鬼神不知則已知之而云不知是盜鐘掩耳之智也故身恒居善則內無憂慮外無畏懼獨立不慚影獨寢不愧衾矣大全錄峰饒氏曰閒居為不善自欺也嚴然則不自慊矣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又欺人也始焉自欺終焉必至于欺人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此誠字是兼善惡說嚴然與心虛體胖為對嚴然是小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新安陳氏曰上一節毋自欺說得細密乃自

君子隱然心術之微嚴言之此一節言小人之欺人說得粗乃自小人的然詐偽之著者言之無上一節毋自欺而必自謙之功夫則為惡詐善之源獎其極必將至此所以君子必先自慎其獨東原集云閒居為不善見君子而欲掩之則其良知固明也而病未能致之也使能致其良知知善而充之不必著也知不善而克之不必掩也則暢然為君子又孰禦焉夫知稻梁而朝夕食之者是自厚其生也知醢毒而不知避又從而食之是自戕其生也故自欺自謙在人擇之而已明儒經翼曰大學中庸皆提出慎獨之功此是孔門相傳正脈是中隱微十目所不能睹十手所不能指惟良知獨覺莫見莫顯於此知無往

清溪先生集卷之二

非潔淨於此夾雜無往非夾雜夾雜便是自欺潔淨便是自慊慎獨也者去其夾雜以復其潔淨之本體而已矣朱氏

古言曰程子有言誠心而王誠心而伯可見惡亦可以言誠蓋積惡則誠矣仁不仁皆道言凶皆德亦是此意

大學訓曰雖小人猶有良知欲若其善如見肺肝此何益而然蓋好惡本心實理不終眠自然發見但不實用力而反檢之故君子於所獨知之理不可不慎養之也 大學

釋義云誠于中形于外非指小人說小人其中不誠欲外飾而不可得可見必誠中而後形于外也此君子所以必慎獨也 朱子語類云誠於中形於外大學和惡一邊說此誠只是實字也 大學義云大學一書先儒分為經傳

論語堯 四卷之二

今觀此書意脈渾成自難折為經傳而顧其言簡義悉亦非聖人莫能為也然此乃有曾子曰三字系之慎獨之後豈夫子平日特著此書開世學者其門人謹而傳之其後乃相謂曾子此言最有補於慎獨之旨遂取而附之此與我曾子傳之門人而門人附之亦未可知也 新唐書柳

批曰纖瑕微累十手爭指矣所以修己不得不重 陸稼

菴氏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若依新安陳氏用常如二字則於本文其嚴平之意反緩矣要明說出不可掩之意即上文所謂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不必謂迹雖未形而

發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已獨知之也

通義饒氏曰上文厭然與此心廣體胖為對厭然是小

清溪先生集卷之二

人為惡之驗心廣體胖是君子為善之驗心不正何以能其身不修何以得胖所以能心廣體胖只在於誠其意是心之正不正身之修不修只判於意之誠不誠中情益乎只說誠身便貫了誠意正心修身此章雖專釋誠意而所以正心修身之要實在於此故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修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以已具於此意故也 朱

子語類云心廣體胖心本是闊大底物事只是因愧怍了便卑狹便被他隔礙了只見得一邊所以體不能得舒泰

問尹和靖云心廣體胖只是樂伊川云這裏著樂字不得如何曰是不勝其樂 大全三山陳氏曰心在內者也

以理之無歉故能廣大體在外者也以心之既廣故能舒

泰人之一心少有所歉則視聽蔽迫而舉動踴蹙雖吾四體將不得其所安矣皆自然之應也上說小人實有是惡故其惡形見於外此說君子實有是善故其善亦形見於外 大學義云意到誠處便是德德便闊身闊身便是心

廣體胖言心廣體胖便是只慎獨則心正身修都了而齊

家治國平天下皆一以貫之矣 講錄云問誠意以下猶

有正心修身工夫如何意誠後便心廣體胖曰誠意的人

已是好人了正心修身工夫都易得盡定然能廣體胖

庵子亦云若於此處分明了其餘工夫如田單火牛自止

不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



莊子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哀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  
心不憂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怨之  
至也不與物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達釋之至也子華子  
曰人中虛圓不徑寸神明含焉事物交滑如理亂莽如涉  
驚漫一則以之怵惕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  
一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謂神  
明者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靈明弗居則耗而又奚  
以善為朱子語類云好樂之類是合有底只是不可留  
滯而不消化無留滯則此心便虛正心却不是將此心  
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念慮恐懼好樂憂悲  
自來不得心有所念慮則不得其正念慮已自廢了有  
樂無樂  
卷之二  
事當怒如何不怒只是事過便當豁然便得其正心無  
物然後能應物如一量稱物物固自得其平若先自忤著  
此物在上而以之稱物則輕重悉差矣心不可有一物亦  
猶是也正卿問大學傳正心修身莫有深淺否曰正心  
是就心上說修身是就應事接物上說通義白雲許氏  
曰有字當重讀念慮恐懼好樂憂悲四者是人不可免者  
但不可有之於心若一事有之於心則應他事皆不合理  
即是心不得其正事來感此心隨其輕重大小以理應之  
事既往則此心便消釋如此則不是有所事來動此心被  
他著得重此即是有有所或固滯於心而以念慮應當喜者  
以好樂應當憂者亦是有所益四者便是喜怒哀樂但喜

此字只管一事不  
此又分

怒哀樂是平說此稍不同念慮怒也但念是怒之暴怒是  
怒而有志結意好樂則喜與樂也但好樂字有力而近於  
欲恐懼憂患皆哀之類也但恐而至懼憂而至患皆有過  
當意金先生謂此四者重累其辭即是情之勝而滯之深  
也朱子用欲動情勝字蓋欲動是事來之初情勝是應事  
之際若此事已往情猶留滯亦情勝也二程語云念  
慮也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已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  
懼大全王溪廬氏曰人心唯虛故靈縱失其虛便失其  
靈雲峰胡氏曰心之體無不正此正字是說正之之工  
夫心之體如太虛或景星度雲或烈風雷雨而太虛自若  
人之一心豈能無喜怒哀懼然可怒則怒怒過不留可喜  
則喜喜已而休喜怒哀懼皆在物而不在我我雖日接乎  
物而不物於物此所以能全其本體之虛而無不正也  
自諸編晦庵先生曰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為不  
得其正而必如槁木死灰然後乃為得其正也惟是此心  
之靈既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口鼻  
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心如其不然則身在於  
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為仰面貪看鳥  
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或問有念慮恐懼好樂憂患心  
不得其正是無此數者心乃正乎伊川曰非是要無只是  
不以此動其心學者未到不動處須是執持其志簡端  
錄云念慮恐懼好樂憂患心之偏而累乎修身者也親愛

決自註

畏敬哀矜賤惡傲情身之偏而累乎齊家者也 居業錄

云內外心迹終二不得空則內外俱空實則內外俱實有則內外俱有無則內外皆無是則心迹皆是非則心迹皆非正則心迹皆正邪則心迹皆邪固未嘗二也 困和記云每嘗玩味此章所謂不得其正者似只指心體而言章句以為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乃第二節事蓋心不在焉以下方是說應用之失視聽飲食一切當面踐過則喜怒哀懼之發解能中節也可知故欲修其身者必先正其心其義明矣又詳有所二字只是說人情偏廢蓋人之常情有多苦者有多愁者有多懼者有多憂者但一處偏重便常有此一物橫在胸中未免礙却正當道理大抵大學

談經苑

卷之二

十一

正心工夫與中庸致中和無異存養省察之功不可須臾忽也 大學指歸云聖人之心寂如鑑空有感如鑑照物各還定形隱迹而無迹空恒自若也有所念懷恐懼好樂憂患匪情本然足動於血氣也此心粘著於一本體以之而欲物過而留滯物交又從而牽之無已前後塵相積鑑晦無明矣傳枚舉其受病處乃復指其病根只是心不在也心既無主此身若空殼然不為我用矣欲求解脫只要心在物本不能累心自累物當下絕斷過去事勿追而想未來事勿遂以想其見在乎行所無事靈臺有持中洞而虛何不正之有 大學答問集云大學之釋正心只言心不正而心之體段及操存養用無一不備 大學測曰

心體無不正也無不正也者何也無物也無物故神心者人之神明也四私有一焉則蔽蔽故失其所以為神明矣故不正不正故不在心也者所以神明其百體者也故心不在則視聽食味之職廢而百體不仁矣故修身之要在正心也 大學述云正心修身之道前傳已明茲復舉身心相關應處言之以見修身之在於正心也人有此身便有念慮恐懼好樂憂患之感但從軀殼上起念於此數者一有所着則此心便不得其正何者心以神用如太虛然喜怒哀樂應物而不粘於物常感常寂故得其正纔有所着則物而不化惡乎能正心有不正便是有存而一身之間耳目口體忽不覺其謬迷錯亂以動靜威儀之則邪以

談經苑

卷之二

十一

是知身之主宰全在此心此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也 明儒經翼問大學功夫只是誠意誠意功夫只是格物修齊治平只誠意盡矣又有正心之功有所念懷好樂則不得其正何也曰此要自思得之知此則知未盡之中矣請問曰為學功夫有淺深初時若不著實用意去好善惡惡如何能為善去惡這着實用意便是誠意然不知心之本體原無一物一向着意去好善惡惡便又多了這分意思便不是廓然太公書所謂無有作好作惡方是本體所以說有所念懷好樂則不得其正正心只是誠意工夫裏面體當自家心體帶要鑑空衡平這便是未發之中普語學者曰心體上着不得一念留滯然如眼中着不得些子塵沙

此子能得幾多滿眼便昏天黑地了又曰這一念不但是私念便好的念頭亦着不得此子如眼中放此金玉膏明問辨錄云人心本虛無物則正喜怒哀懼皆心之用若能順應而中節則所謂順萬事而無情此心之廓然太公者固自如也若一有於心則不勝其意必固我之私而所謂廓然太公之本體必為之累而不得其正矣此章為正心言曰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謂心役於物則失其正為心言非為忿懣等言也又何以為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也初問云聖人之心常空然洞然不落方所故得其正有所所字即是方所之所未來而將迎已往而留滯便有方所落在一邊所謂染着所謂色相便至逐物所誤經義卷之二 卷之二 上高

以過中失正不得其正乃數未中節而不得謂之和與心體遠矣纔過分數便是不中節便是不得其正疑問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愚謂此不必改忿懣四者皆身之形于應感者其主則在心耳原旨云四者雖心之用然當在無中數出以物而不以心則吾心本無是也無則得其正有則不得其正故莊子曰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不為矣講錄曰我高皇帝曰鏡工之語惕然曰鏡一物耳範略有偏則形失其真人君主宰天下心有不正即百廢乖矣文皇帝因講官講此諭之曰人君誠不可有所好樂流而不返則欲必勝理朕每退朝未嘗不思管束此心為切要

、原道訓曰今人之所以眊然能視翳然能聽形體能執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係者其行也足蹟躡垣頭抵植本而不自知也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何也神失其守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主者神從而害執林伐山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非真不見不聞也見不聽色雖見而似不見聽不出聲雖聞而似不聞必也見聽乎色之外始謂之明聰出於聲之外始謂之聰洎沒于聲色之中者謂之聾聵超脫乎聲色之表者謂之聰明大全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上節說心不可有所偏主此節說心不可無所存主心有存主則群妄自然退聽而心正身修矣講錄曰心一有了方所如在忿懣便不在恐懼雖當懼者亦不懼在好樂便不在憂患雖當患者亦不患凡百事既在彼便不在此不在此則不知此故曰視而不見云云陽明子曰心不專是那一團血肉若是那一團血肉如今死了的人那一團血肉還在緣何不能視聽言動所謂心却是那能視聽言動的這箇便是性便是天理有這性纔能生這性之生理便謂之仁這性之生理發在目便會視發在耳便會聽發在口便會言發在四肢便會動都只是那天理發生也故謂之心海蠡編云有所恐懼等是執有心不在焉

是落空要之有所不在俱是迷妄耳此廣大心寧為之有為之無乎妄為之有者如目翳而為空有真花妄為之無者如病狂而為已頭忽失翳消花滅花元非有不可言滅狂歇頭在頭死非失不可言在消歇存乎一念寧假功力那涉途程乃知此心虛明離有無相有無見立廢正地而若邪有無見消非昔邪而今正所謂轉名不轉體也故以無正為真正心無脩為王修身 張文定公云嘗悟大學正心一章本文極為明白不煩性解一字而意義自足蓋正字即易直其正也之正心之本體未應物時著此見物事不得是敬以直內之事即中庸未幾之中而朱子用之所行去者及使人沒尋討處每持此論後見桂古山文集

卷之二

十七

中一段意思正與此合乃知人之所見有偶同者如此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

新唐書魏徵曰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慎若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猜可以興矣 朱子語類云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款情各自有當然之則只不可偏如人饑而食只合當食食饒過此子便是偏渴而飲飲饒過此子便是偏如愛其人之善若愛之過則不知其惡便是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惡惡亦然下面說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上而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 或問之其兩款情而辟焉乎說者則親愛之賢者則畏敬之不卑者則賤惡之無

害者則哀矜之有一般人非賢非親未見其為不卑又不至於無告則是泛然沒緊要底人見之豈不款情雖理賢亦有此心然亦豈可一向款情他一向款情便是時了畏敬親愛賤惡哀矜莫不皆然故下文曰愛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如所款情之人又安知其無善之可愛敬所謂款情者只是闊略過去 大全朱子曰正心修身兩段大緊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底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 勿軒熊氏曰親愛畏敬哀矜指所愛之人言有此三等賤惡款情指所惡之人言有此二等偏於愛則不知其人之惡偏於惡則不知其人之善上下文相應應如此象山語錄辟比量也家中以吹之人以我親愛賤惡而

卷之二

十七

比量之或效之或議之其弊無窮不可悉究要其終實不足以齊其家 大學指歸云款情凶德也君子無象寡無小大無敢慢矧可款情乎曰五者皆指吾所接有若而人有若而人也 大學節序防一級復一級是故誠對偽言襟以惡也傳首言自欺亟去之猶遲也正對偏言無惡矣而善未純或過焉若不及焉是猶未免為凡心也修則照管其所未周大偏已去尚恐其有小偏也自誠意而進于無意純粹至善乃為天心譬之稱焉不能格物致知也者無星非稱也意不誠也者瞞心稱也心而未正焉稱有偏重也身有所未修稱時小失其平也乃若齊家治國平天下則更不言節序而關紐歸意誠 大學釋義云前章曰

者自其動於心而言故以為正心之事此章五者自其見於身而施於人言故以為修身之事要之皆本於心而應乎事者也此可以見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無異功此可以見誠意之為要矣偏於好故不知其惡偏於惡故不知其美此正偏之為害最引誘語者証上耳不可以上條言好惡之偏下條言偏之為害好惡既偏則家之長幼內外必不能使之各得其分而歸于齊矣此則家之所以不齊也不可介上節為身不修下節為家不齊 大學義云人之共所親愛而辟五句是言常人之心有所好惡便辟欲得不辟便須是好而知惡惡而知美方是到得好而知惡惡而知美便是真如明鏡止水隨物付形此便是

談錄卷之二

文

聖人大公順應底好惡故曰天下鮮矣 簡端錄云修身在正其心功已致矣今復謂有情之偏者欲加之察耳猶中庸者察之功 淮海近語云心既有所則心不在心不在則心必有所之心既有所之則此身應接於物必有所辟身辟則真不辟矣好亦不知所惡惡亦不知所好矣只意不誠心便有所便不在心便有所之使辟故齊家必在修身必在正心以見誠意之當先也 大全錄峰饒氏曰之其親愛而辟者言身之不修也莫知其子之惡言家之不齊也大意謂惟其溺於一偏故好不知其惡惡不知其美惟其身不修故家不齊當看兩故字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凡為人者言莫知子之惡姑舉察之一端言之 雲峰

胡氏曰怒最易發而難制所以前章以忿懣先之愛最易偏故此章以親愛先之引誘只是說愛之偏處凡閨門之內義不勝恩情愛比昵之私尤所難克身所以不修家所以不齊者其深病皆在於此 蒙引故誘有之曰故字承上文可見此節只是申明上文之意不可另另為家不齊上文故好而知其惡故字亦承上文言豈可泥人莫知其子之惡一句遂以為說入家人乎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甚言其偏也其偏亦與上文偏一般上文言天下鮮矣與下節言人莫知何以別乎 大學義云此是常言與上節意正同故引之若凡有家者喜怒哀愛憎惡如此便事事與一家人情乖忤其能行于妻子乎故即繼之曰身

談錄卷之二

十九

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玉海大學曰人莫知其子之惡智宣子以之傳曰知子莫若父趙簡子以之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 大全朱子曰上面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下面便說所以教者如此此三者便是教之目 陳氏曰在我事親之孝即國之所以事君者在我事兄之弟即國之所以事長者在我愛子之慈即國之所以使衆者能修之於家則教自行於國矣 初問云君子不出家是不出門戶而下堂階也如此說更有味若謂不出教家之理却淡 事親之孝即事君之忠以此心而事親則為孝以此心而事君則為忠隨在異名耳不必說推 講錄曰君子修其身纔可以

本必經皆如是  
於世情實通切  
讀之慨然

教家其家不可教者身未修而不可以教之出字只當外  
字看不外乎家而可以成教於國孝弟慈三句正解此句  
之意此亦只重理上不要把事來件件比擬比擬便有不  
同處

大學指歸曰家者國之本也而身又家之本也傳輝治  
國直從身教說來而開紐歸誠意正事待學而能惟養子  
未嘗學而天下無不能養子者以其心誠也為民父母者  
不致力以求吾心之誠而多講求養子術療病疾痛不切  
於吾身是謂倒學 大全朱子曰保赤子慈于家也如保  
赤子慈于國也保赤子是慈如保赤子是使衆心誠求赤  
子所欲於民也當求其不能自達者是推慈幼之心以

教慈亮

卷之二

子

使衆也 雲峰胡氏曰孝弟慈皆人心之天此獨言慈者  
世教莫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慈之天未有  
失者也夫要在心誠求之一句上 草廬集云嬰兒雖  
不能言而其病洞然於醫者此無他醫之術然也母之育  
子平日易嘗習知醫家審察色之術哉然因其啼笑于  
外而輒能揣度其中何也愛子之心真實慘切而求其兩  
苦所欲者以誠也誠可以感神明貫金石誠於捕魚雖厚  
水可卧而開誠於畏虎雖堅石可射而入豈有慈母之誠  
不百求而百中乎

王溪廬氏曰仁讓接上文孝弟言貪則不讓及則不仁  
仁讓之化必待行於家而後行於國貪虐之失才自千君

教慈亮

卷之二

主

而即見於國從善如登見其難從惡如崩見其易機之所  
在可畏如此可不謹歟債事定國蓋古語觀此謂二字可  
見引以證上文 仁山金氏曰定國謂之一人蓋總一身  
而論債事謂之一言則不過片言之間善惡功效之難易  
尤為可懼也已 吳氏季子曰天地之間惟感應為甚速  
我以誠感則彼以此應如矢赴的瞬息不留是之謂機仁  
讓貪虐其一家一國之機歟夫仁與讓蓋人性之同也貪  
者欲之極虐者怒之偏亦人情之流也彼其機括伏于胃  
中而無以動之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虐  
而何至於亂一旦為民上者能使父慈子孝而一門之內  
皆仁兄友弟恭而一門之內皆讓則我善機所觸通國上  
下激昂奮發雖欲不為仁不為讓不能自已也自其一念  
之貪而形之於事者無不貪一念之虐而施之於政者無  
不虐則我惡機所觸通國上下薰蒸滯染淪胥於貪相效  
為虐不競不止也鼓鐘於宮聲聞於外鶴鳴在陰其子和  
之至不可誣也昔陽城兄弟友愛奴亦化之一家之仁耳  
晉之鄒薰而善長者數千人一國之仁也窮而在下者如  
此况達而在上者乎東郡民感韓延壽之化昆弟願以田  
相移終死不敢復爭一家之讓耳郡中翕然傳相教屬一  
為君者乎晉武帝賣官而錢入私門其始不過一人之貪  
及耳迨夫錢神之論一興風俗陵夷卒成劉石之難海內

塗炭豈非一國之亂乎梁惠王廢爛其民而戰之其始不過一人之戾耳迨夫東敗西喪幾至亡國豈非一國之亂乎夫惟貪戾之害如彼故雖一言之微而或至於僨事夫子所謂一言而喪邦者是已夫惟仁讓之效如此故雖一人之寡而亦可以定國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者是也

明儒經翼曰一人貪戾一國作亂貪病顯而易知戾病大而難識凡有計利近名占便宜之心皆貪也任情乖方不體物理不宜上俗見已之非便掩飾見人之非便忿揚謂之義氣謂之各節有所改作排衆自遂謂之力量皆戾也又有矯情泥古守正自是亦戾也蓋不戾則本體周流廓然順應自然通志成務身修而國治矣

薛氏 疑問云

卷之二

子二

仁即孝弟慈之藹然處讓即孝弟慈之秩然處書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親遜即仁讓之意恣已徇欲曰貪執已拂人曰戾正典仁讓相反堯舜帥天下以仁帥此仁讓耳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

初問云機弩上機也機在手至近一機便發百步可到不疾而速不必親身往百步之外而百步之外已中的矣其機如此句最可玩味遠近易簡之意

書大傳云堯舜之王一人不刑而天下治教誠而愛深也

繼永子曰上好仁則下之為仁爭先人故長民者章

忠貞敦厚仁以子愛百姓民致行已以說其上矣

管子曰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

陸賈

新語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濕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孔子曰移風易俗豈家至之哉先之於身而已矣

董仲舒曰堯舜行德則民仁壽桀紂行暴則民鄙夫天下之從上猶泥之在鈞唯陶者之所為

淮南子繆稱訓曰舜不降席而天下治桀不下陛而天下亂蓋情甚乎咄呼也無諸已求諸人古今未之聞也

同言而民信信在言前也同令而民化誠在令外也聖人在上民遷而化情以先之也動于上不應于下者情與令殊也

後漢書楊終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何者堯舜為之隄防桀紂示之矯奢故也詩曰皎皎練絲在所染之

小荀子

卷之二

子二

曰善禁者先禁其身而後人不善禁者先禁其人而後身善禁之至於不禁令亦如之若乃肆情於身而繩欲於衆捨已之所易責人之所難怨之本也

朱子語類云問九章本言治國何以曰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都是說治天下之事也至言君子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又似說修身如何曰聖人之言簡暢周盡修身是齊家之本齊家又治國之本如言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之類自是相關豈可截然不相入也

初問云堯舜帥天下以仁帥作則也不是驅率帥字即將帥帥字將帥坐帷幄之中而功成千里之外而民從之為此心同也此明德同也明德同則感之易通故四方風動民



物本吾一體自可默識 大學義云自古甚不仁之君如  
桀紂何嘗不令天下以仁何嘗不建學主師喻天下以仁  
但他不如堯舜好仁所藏乎身不恕故雖令之喻之天下  
不知不覺都化而為暴堯舜好仁故出乎身加乎家國天  
下者皆是這仁心發見至如家國天下從堯舜之仁亦何  
嘗有意要從堯舜蓋為這一理相感通如此正如陽氣至  
萬物便發生為他同是一氣故也若如桀紂好暴便如天  
地間渾是陰氣那萬物怎得他發生愚前謂格物之義  
要人悟得身家國天下渾是一物者正為此一書中處處  
提醒此義示人証之語孟六經無不皆然也 講錄曰恕  
字只可施於人不可施於己先武謂鄧惲善恕已量主范  
堯夫謂以恕己之心恕人皆錯認了恕字晦庵子云一字  
之義不明而其禍有不可勝道者此之謂矣學者謹之哉  
大學指歸云恕仁術也責人則明自責則昏愛已則切  
愛人不切人欲礙之也反責人之心責已推愛已之心愛  
人天理流通矣平天下章所謂絜矩即此恕心程伯子所  
謂克己得去天地變化草木蕃者也謝氏論格物曰只是  
求箇是處以恕為本與此實相始終曾子嘗謂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而忠為本千事百事總是一箇真切心通徹  
通徹 幽居春述云如心為恕恕之義大矣故不自欺其  
心者始能度人之心不然則恕已恕人皆姑息以從欲也  
故曰所處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鮮矣恕即大學之矩

絜矩以照天下則人易從 中玄問辨錄云問齊治之言  
恕何也曰不止齊治其平天下之道止是絜矩絜矩則恕  
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  
齊以治以平不外乎恕所謂一以貫之者也此曾子之學  
得其宗也曰何不言忠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言  
恕則忠在矣  
原旨云此章分兩段前段論齊治道理所以指出一箇  
孝弟慈來見理之一指出一箇心來見心之同指出一箇  
機來見機之速又把箇堯舜來做樣子使人在自己身上  
推求如此則齊治道理已盡矣然不得其深長之味則使  
人無興趣之端所以引三詩以咏嘆且感人莫切于詩故  
諫錄卷之六 卷之二 五  
曰詩可以興然引詩亦自有次序先言家人次言兄弟次  
言為父子兄弟之法亦有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之意夫如此則齊治之理無餘蘊矣 大全仁山金氏  
卷三引詩首引之於宜家繼引宜兄宜弟何也蓋天下之  
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  
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像不惑  
而足以正其四國也 雲峰胡氏曰中庸引詩明行遠自  
邇之意必先妻子好合而後兄弟既翕此三引詩首以婦  
人之宜家人而繼以宜兄弟蓋家人離必起于婦人非刑  
于寡妻者未易至于兄弟亦未易御于家邦也 此示人以  
治國之在齊其家也益嚴矣 呂氏春秋曰昔者先聖王



成其身而天下成故善學者不於譽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言正諸身也故及其道而身善矣行義則人善矣脩君道而百官已治矣萬民已利矣說苑云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之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旅次慢語云引樨天以下三詩前二引言家正而後可正國就上之設施處說故曰教國人後一引乃論必家既正而後國人信從相率以歸于正就下之應處說故曰民法之大學義云作大學者說齊治到此見得此理實是如此中心真有不知手舞足蹈而不能喻諸人者故一引詩咏嘆不足又再三引詩咏歎之所謂修身為本與此謂知

談經義

卷之二

手

本此謂知之至也之意至此益發之竭盡而無餘矣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

子華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人平也人之所以平者心平也夫平猶權衡然加錙兩則移矣載其所不欲其為錙兩者倍矣新唐書史臣曰聖人治天下有道曰要在孝悌而已父父也子子也兄兄也弟弟也推而之國國而之天下建一善而天下從朱子語類云此老老長恤孤方是誠自家身上切近處說所謂齊齊也民興孝興弟不倍此方是誠民之感發興起處說治國而國治之事也所謂絜矩者矩者心也我心之所欲即他人之所欲也我欲孝弟而慈必欲他人皆如我之孝

弟而慈不使一夫之不獲者無一夫不得此理也只我能如此而他人不能如此則是不平矣道夫云古注絜音戶結反云結也曰作結字解亦自得蓋荀子莊子注云絜圍束也是將一物圍束以為之則也通義仁山金氏曰管子曰六舉而絜知事變注者曰絜圍度也蓋以此圍彼而度之也絜矩者以此圍彼而取其方也或問所引莊子絜之百圍賈子度長絜大故皆絜而度之之謂然字出於莊子者從系其出於史記者從手蓋以系圍而度之則從系以手圍而度之則從手其義一也大學指歸云傳釋平天下還從身說說來治國者惟患不能教家能教其國平天下亦猶是矣傳復以絜矩為言何也曰國通而天下

談經義

卷之二

手

遠非以仁心行仁政則教化無由廣被若井田封建皆其大者也矩者非他吾心之天則也自始學執此以格物矣平天下乃復絜之吾心猶有夫人者在則未能合天心也公共大世界惟當以公共道理處之然必身為之式而後天下可使如我式書云天命自度天子自言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前乎此必絜矩而後能不踰此正聖人之心心翼翼也大學難語曰子謂平天下章凡六段何以知其然也曰吾於經文而知之也自首至絜矩之道統論絜矩何也曰以兩言絜矩之道之相應也當為一段故曰絜論絜矩也曰其下三段何取也曰以三言得失也其語脈當為三段也故吾曰自樂只至失國通言能絜矩與不

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夷考其條理則反覆于用人理財而老老長長若闢畧然者恒以疑之及升仕版歷試民宜土俗然後釋然以信使用得其人以樂只為父母則同民好惡以義為利豐源節派生財有道故老有所終幼有所養鰥寡孤獨有所歸則老老長長恤孤舉在其中矣 又曰聖門之志學以不踰矩為矩則而平天下之至德要道不出於絜矩所惡於上即使下之矩所惡於下即事上之矩語有之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言矩之一也矩行於家曰齊矩行於國曰治矩行於天下曰平若工師之建清廟門堂寢室棟宇枅櫨巨細長短殊制異態無一不協於軌則而主宰綱維舉自吾矩時措之 草廬集

藏經堂 卷之三

云絜矩大學終事也其始必有事焉乾離之合為同人用離則明而不蔽是以能知彼之同乎此體乾則公而不私是以能推此以同乎彼學用離者格物致知學體乾者誠意正心是學也古之大學而非今之俗學也 空同子曰嘗疑大學絜矩又疑平天下不言準而言矩今乃知方圓平直一道矩盡之也矩為方削其角則圓矩為平直其尾則平尾不直不平也陣方五變亦方變圓 羅念庵之大學絜矩原從知止說來蓋能知止方定靜安然後善慮善慮便能絜矩故中無所倚則自然與物同體自是絜矩若只論絜矩不問此心若何即 於陪奉媚世幸已從人為驢虞之習無分曉處

淮南子繆稱訓曰人以其所願於上以與其下交誰常  
戴以其所欲於下以事其上誰弗喜 大金雲峯胡氏曰  
古第二節言此之謂絜矩之道須看是以有此之謂六字  
人之心本無間於已是以有絜矩之道已之心能不間於  
人此之謂絜矩之道 楊升菴集云大學論絜矩之道曰  
上下曰前後曰左右經生講師皆勝臆其說不知為何等  
人也有問于余余曰此五倫也上下君臣也注曰不以無  
禮使之不以不忠事之此即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也  
上下非君臣而何莫為于前後將何述莫為于後雖莫弗  
彰論於遠曰克蓋前從論傳家曰垂裕後昆前後非父子  
而何至于左右則內而弟兄長幼也外而交鄰寮友也五  
倫盡矣 四卷之二

倫盡于是矣或曰何以遺夫婦曰夫婦不可以絜矩言也  
婦有惡禮有七去夫有惡則曰夫之不幸妻之不幸奈何  
去之婦先有再娶之禮夫死無再嫁之義夫婦豈可以絜  
矩言乎大學之絜矩即中庸之自責自修也子臣弟友五  
倫盡矣亦不言夫婦何也豈可云所求乎婦以事夫未能  
乎是知大學中庸曾子子思相傳之轍如一也 大學指  
歸云此從吾身盡出箇梯譬如開平方方法一里為式而萬  
里彼同各占其私動而見與所謂緣軀軀起意思也故曰  
除其身都是義理各安本分端然方正程伯子曰將身放  
天萬物中側看大小快活 大學義云此是發明絜矩  
示人蓋是實見得物我同體此心常大同大公在此念頭

此上文作傳手  
過一處而好一  
處已全在內故  
此條以好惡家

起處或一毫侵損着人一毫不利於人便能知得便能幹  
轉不然豈能如此處處通貫孔門所以特提出格物知止  
正以此也故身家國天下同體乃孔門言仁宗旨  
尚書大傳云聖人者民之父母也母能生之能養之父  
能教之能誨之也故書曰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大學  
指歸云傳言絜矩者從意誠心正而來民之父母所謂  
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者也故能無有作好無有作惡而以  
民心為心 講錄曰好惡字包得廣下文理則用人是其  
大者都在此好惡中此之謂民之父母就君子說而帶說  
箇民愛之如父母以形下為天下幾

大學指歸云不能絜矩故好惡不能與民同之辟即修  
身辟焉之辟何以遞受天下惡名書曰爾惟德罔小萬邦  
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傳後指其病原皆在不慎與  
慎獨相終始此言天命在於民心民心在於君心慎與不  
慎 講錄曰上文為民父母是得衆便有得國之意為天  
下僂是失國便有失衆之意故此條引文王詩結之得衆  
失衆二句就指殷說殷之先王得衆而得國此可以微好  
惡之同而為民父母者夫殷之子孫失衆而失國此可以  
微好惡之辟而為天下僂者矣 疑問云引民之父母之  
詩見此好惡決當同於民引民具爾瞻之詩見此好惡決  
不可辟於已引峻命不易之詩見同民之好惡與否得衆  
得國失衆失國之所繫真有不可不慎者因際提出先慎

然則德慎乎  
慎之慎慎  
慎乎日工夫

平德一句來此德非他即經文之明德也著一慎字入着  
一先字者見得此點靈明是人的本心緊緊先慎守此靈  
明便知我是民之父母民之具瞻上帝之所付托決不敢  
自專殖於已而不同好惡於民故說有人有土有財有用  
緊點出德者本也一句見得此德是治平的大根本君子  
必先務之急不當計財貨之有無多寡用心在末却上去  
左傳曰君其務德無患無人 國語曰君子哀無人不  
哀無賄 齊唐書楊巨源曰人為邦本財實聚人奪其財  
則人心自離無其人則國本何恃 大學義云慎德即是  
聚矩即是慎其好惡好惡通於民便是德曰先慎者言終  
日乾乾務令此德常明非謂要先事事物物講求得明也  
惟慎德故有德有德故有人有人有土有財有用而尊和近休  
疑回天命亦有之不務慎德便是好惡僻便是爭民施奪  
卒之財聚民散貨悖而出天命亦用之絕矣  
譚子化書云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綽  
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  
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欺罔非民愛而哀歛者教之教  
害非民頌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  
免且貴其緩虎將噬而投於谷知必不可或觀其生以斯  
為類悲哉 中玄問辨錄云問爭民施奪云爭鬪其民而  
施之以劫奪之教然歟曰非也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  
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即曰貨悖而入者亦

悖而出 疑問云外本內末外內字極用得妙德者性分  
而外之財是身外物而內之內便視之如性命一般自  
己性命以狗之也 大學指歸云漢武帝奪民利而空  
賊起弗能勝豈非上鬪其民而施以劫奪哉于盜賊乎何  
誅 潛夫論曰昔曹霸有言守天之聚必施其德義德義  
弗施聚必有闕 大學指歸云與民共其利天心也民歸  
之為共主獨專其利凡心也民叛之為獨夫利則害隨義  
則自利斷國論者當別義利不當計利害而察之於心術  
之微民從而起天理不容秦隋府庫反為大盜積  
講錄曰言悖而出條又說財聚者不特民歛而財亦散  
也 丹鉛總錄云並辭相諧者是易口而自毀也交氣力  
爭者是貨手而自敗也故曰言悖而出者云云  
新唐書陸贄曰天所視聽皆因於人非人事外自有天  
命也紂之辭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此捨人事推天命必不  
可之理也易論天人祐助之際必先復行而吉凶之報象  
焉此天命在人蓋昭昭矣人事治而天降亂未之有也人  
事亂而天降康亦未之有也 大金玉溪盧氏曰有德則  
能聚矩是之謂善所以得人心者在此所以得天命亦在  
此無德則不能聚矩是謂不善所以失人心在此所以失  
天命亦在此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是天命  
之不常乃所以為有常也此所謂善則止至善之善 講  
錄曰上文有人有土便有得天命之意民散貨出便有失

此二條不實  
金五以直理  
言用人之要  
引秦桓一大  
賢者即節南  
君位方能退  
公法惟房玄  
止一盧杞也  
謝莊云功照  
貴困學紀聞  
之璫與何雖  
義白雲許氏  
人之說 吳氏  
夜光之錘而  
聞而至寶卒  
君多溺意聚  
歲為重故美  
惟以瓊林大  
不顧也是豈  
矩之為善亦  
得於是非利

天命之意故此條引康誥結之善則得不善則失得失只隨人轉移正見天命之不常

、古言云楚書男犯二條更說用人事善人仁親固所當用必得賢大臣方能用之若大臣小人反加排擠矣故又引秦桓一大臣好賢者即南山有臺之君子也一大臣好賢者即節南山之赫赫師尹也此二大臣又必得仁人在君位方能退拓賢之大臣而用好賢之大臣好賢大臣同公法惟房玄齡一人可以當之如賢大臣自李林甫沒不止一盧杞也天下治日常少而亂日常多矣惑哉 宋書謝莊云功照千里非特燭車之珍德柔鄰國豈徒祕璧之貴困學紀聞云子罕却玉韓起解環有無窮之名季氏之璫與何雖之夏璫有無窮之惡故曰惟善以為寶通義白雲許氏曰此兩段承上內德外財之意而起下用善人之說 吳氏季子曰常情之所謂寶者非明月之珠必夜光之錘而晉楚之君臣一則曰善二則曰仁親疑若迂聞而至寶卒無以易此則貨之不足貴信矣近觀前代之君多溺意聚斂而不知紀極漢之武帝惟以大農少府之歲為重故美舟車權鹽鐵雖海內虛耗不恤也唐之德宗惟以瓊林大盈之積為重故稅間架征竹木雖京師怨嗟不顧也是豈二君獨無聚斂之心哉一蔽於利則明知聚矩之為善亦不能行矣傳大學者分別本末辨明得失反得於是非利害之間而力言貨之不足貴凡皆欲以解其

蔽而已文公曰聚矩章專言財用以人主多徇利欲而不知有人故也 大學義云楚書二條只是借以引起仁人

能愛人惡人之意大意是言人君於休休有容之臣當好為病國者當遠如此然後為好惡通於天下乃真能慎德而聚矩矣保子孫黎民以利其國家是何等事業却只說銜銜無他技休休有容底便能辦得又說唯仁人為能愛此輩人能用此輩人此處便是將聖賢學術盡打破示人矣只這一點心精純澄徹無我無物便是唐虞君相便能做出堯舜事業豈不至簡至易  
、國策蘇子謂楚王曰忠臣之於君也必進賢人以輔之今事王者以千數至於無妬而進賢未見一人也故明主之察其臣也必知其無妬而進賢也賢臣之事其主也亦必無妬而進賢夫進賢之難者賢者用且使已廢貴且使已賤故人難之 宋史呂蒙正為相嘗曰我誠無能但有一能善用爾爾每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即疏之悉令門類或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其為相文武百官各稱職者以此 胡子衍齊云龍以雲為輿以風為駟以霆電為徒御上下變化而兩澤天下者龍非有他技也以其體虛而用神也假令龍體虛者能負重則技止龜趺而已如螭吻喜能嚙遠則技止戢首而已如蒲牢則技止鐘紐如陸犴則技止微門案發技止鼎趾此技止刀環為此者隨彼為彼者吸

經 158—567

云去小人不為難而勝小人為難陳蕃實武協心同力選用名賢天下相望太平然卒死曹節之手遂成黨錮之禍張柬之等五王中興唐室以謂慶流萬世及武三思一得志至於寵移淪沒凡此者皆前世已然之禍也今用賢如倚孤棟拔士如轉巨石雖有奇特瓌卓之才不得一行其志甚可歎也 劉徽云自昔大奸巨孽投閑散地惟覘朝廷意向以圖進用之機元祐間章惇呂惠卿皆在貶所自呂大防用楊畏為御史初意不過信用私人牢護局向不知小人得志搖唇鼓吻一時正人旋被斥逐繼而章惇復柄用雖大防亦不能安其身於朝廷之上矣 大全王溪盧氏曰媚疾之人待之宜如此謂之能惡人可也而謂之

能愛人何也

卷之二

三

則雖進君子而不能安之去小人固所以進君子絕小人乃所以安君子吾之成在媚疾之人吾之思在天下後世矣惟吾心純乎天理之公故吾之好惡與天下為公此仁人所以能愛惡人也 李盱江集云術於仁者皆知愛人矣而或不得愛之說彼善者愛善不愛惡愛眾不愛寡不愛惡恐其害善也不愛寡恐其妨眾也如使愛惡而害善愛寡而妨眾則是仁者天下之賊也安得聖賢之號哉舜去四凶而謚以仁聖仁者固嘗殺矣世俗之仁則諱刑而忌戮欲以全安罪人此釋之慈悲墨之兼愛非吾聖人所謂仁也 陸子曰傳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

焉則善者信矣四商之罰兩觀之誅此大舜孔子寬仁之實也不然而徒欲為容蕪度惡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姦邪為寬大縱釋有罪為不肯則為傷善為長惡姑非先王之政也 簡端錄云秦誓所謂前一人民之所好也其所好是謂能好後一人民之所惡也惡其所惡是謂能惡

問辨錄云問仁人於媚嫉之人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何若其甚也曰媚嫉之人其害不可勝窮彼黨惡者固不待言世乃有識道理務為忠厚之人即大奸巨惡亦曲為容庇以為厚德及其奸惡既稔至於殘害忠良傾覆社稷流毒萬姓而無已則所謂厚德者安在故惟仁人純乎天理至公無私不惟所愛必善而又為之維持保護使不為人

所中傷而長為國家之利不惟所惡必惡而又為之屏絕

卷之三

三

點遂使不得中傷善類以禍國家是愛國愛也然必能惡而後成其能愛則惡亦愛也故惟仁者能之曰先儒喝子銘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然歟曰若然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仁義不相為用也是放流媚嫉之人亦有傷于仁也而可乎故知殺之則所全者眾義也所以為仁也放之則所傷者多不義也亦不可以為仁也 原肯云所惡於上一節是即所惡以見所愛唯仁人一節是即能惡以見能愛可見用惡為難

大學指歸云君之職惟在進賢退不肖患在不能知知而不能進者好名無實也不能退者流于姑息也均之不



然只係好惡  
還其此論以事  
著其前月人集  
據以下幾條判

載經苑

卷之二

字

得為仁乃若僵戾而好惡與人反者嘻其甚矣夫民合而聽之則天豈其天下皆非而已獨是邪其心自理人莫敢言其非耳不曰拂人之情而曰拂人之性言逆天理也俞琰王書齋癸語曰鄭氏註以命為慢程子以命為怠慢與命聲相近而訛也怠與命字相近而訛也讀書錄云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為愈何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又云漢元帝回京房之言知石顯之奸而卒不能遠所謂惡而不能去也疑問云命字作慢字無謂愚謂君相造命見賢不能舉舉不能先是一聽於命了故下箇命字未知是否過字照後彼為善之看一味優容不肯豈不是君人之過講錄曰慢與過雖未盡好惡之道然猶知所好惡而不至拂人之性若於惡者好之而好人之所惡善者惡之而惡人之所好便是拂人之性人怨而天災故曰災必逮夫身、通義松場先生曰番陽朱先生云自樂只君子至天下慘矣時即用人以明絜矩之道故以得失二語結之自先慎乎德至貨悖而出皆即理財以明絜矩之道故又以得失二語結之自引泰誓語至苗必逮夫身又極推好惡而申絜矩用人之意也故又以得失二語結之又曰章內三

載經苑

卷之二

四

言得失始以得衆失衆言不言所以得失之故既言善則得不善則失不言若何而為善不善之實至忠信得之驕泰失之則探本言之而無不盡矣蓋忠信則能絜矩驕泰則不能絜矩大學指歸云傳言用人由於君心之好惡而卒闕絜矩意誠大道絜矩也忠信竭吾誠也其心常自謂不足驕泰惟不能慎故自謂有餘天理存亡決於此心慎與肆之間耳大學義云君子是凡有家有國有天下者不介有位無位大道是言公平廣大之政發於心者忠信是元來底好心人人天然自有之矩有此矩便能出天下之方有此心便能出天下之道驕泰便全是有我底私心先失其矩何由能成天下之方觀此大道得失決於忠信驕泰則自天子至於庶人其學盡於謹獨益明矣簡端錄云君子居仁人之位者大道是人之好惡是也未至焉者必有事於忠信焉得之則同乎仁人矣驕泰以失之慢也過也拂人之性也講錄曰大道是絜矩絜矩原從心裏出來吾人此心原是至明至公的盡心為忠實心為信實實落落盡了此心純是至明至公的本體則好惡自與人同而無處不是絜矩故曰忠信以得之今人只說忠信是誠誠則明誠則公亦不甚珍瓏驕泰以失之驕是心裏自矜泰是心裏自肆全與心的本體違了有甚明處有甚公處好惡都是拂人之性者如何能絜矩得故曰驕泰以失之此纔見絜矩之得失只在於此心矣



大金仁山金氏曰天地間自有無窮之利有國家者亦  
本有無窮之財但勤者得之怠者失之儉者裕之奢者耗  
之故傳之四語勤也理財之大法也 王溪廬氏曰國無  
遊民而不奪農時民之財所以足朝無幸位而量入為出  
國之財所以足 吳氏季子曰聖賢議論雖高而不虛雖  
正而不迂大學卒章深以聚斂為戒使他人言此則但知  
財之不可聚而不知財之不可無諒論激而趨於一偏天  
下後世始病其難行矣聖賢則不然既闢聚財之非則必  
曉之以生財之道蓋民生日用有不容一日闕者顧聖賢  
自有生財之道非若暴君汗吏浚民以自殖四民各服其  
業而一國無遊惰是謂生之者衆百官各守其職而在位  
無冗員是謂食之者寡千租舉趾無作輟也為之者疾矣  
大用小用無侈靡也用之者舒矣其來無窮其去有限自  
然聚積如丘山不竭如泉源豈非足國之道乎知正大之  
道自可以生財則所憂者不在乎財而利之徒不得  
乘此以投其隙矣不然窘於調度則財聚民散不遑郵  
也迫於費用則雖悖入悖出不暇問也大抵崇本節用乃  
百王不易之常道也 簡端錄云有德不惠無財用尚矣  
雖然財亦不可不理也故要於大道而末言之 大學釋  
義云生財正與聚財相反生者生生不窮也生者不窮則  
不必有所與於下而下自足不必有所過取於下而上自  
足矣即此便是惠而不費便是萬世經久之計故曰大道

財足是謂上  
下說

若聚財而專之於已則下竭而上亦竭矣故能生財必不  
聚財既聚財必不能生財此仁不仁之所以相反也 解  
醒編易曰何以聚人曰財故大學平天下莫要理財何者  
財者民之命也民之衣食用度相照以生相養以老者皆  
財也曰散財者非必大費發粟而後為散也以天下之財  
缺之一人則為聚以天下之財公之天下則為散也曰生  
財者非生國家之財也生民間之財也生之衆民自生也  
食之寡不以冗食耗民也為之疾民自為也用之舒不以  
冗用疲民也此百姓之足即君之足也 問辨錄云問大  
學何以言生財曰此正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  
食貨焉諱三事終于生理財王政之要務也後世迂腐  
骸解竟 卷之二 四三  
好名者派不識義利不辨公私徒以不言利為高乃至使  
人不可以為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  
之和則義固未嘗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私之判苟出  
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而徒以不言利  
為高使人不可以為國是亦以名為利者耳而豈所謂義  
哉曾子既極言聚財之不可矣以為聚財之不可也者豈  
遂使國家之無財乎生財自有大道苟得其道則財用自  
足正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夫生財自有大道則  
聚財斷不可為務財用之小人斷不可用彼後世言利之  
徒如桑弘羊輩延齡輩徒藉藉以奉迎而飲然於民國事  
目去誠所謂災害並至者人君不可不深察而痛絕之也

講錄曰農夫蔽野今之生者亦衆其如食不寡何征役有限今之為者亦疾其如用不舒何是故宗藩之重者可減閭閻之多者可除軍伍之冗者可革此亦實食之策也貴人之監者可省土木之修者可停珠玉之采者可罷此亦舒用策也他如中鹽者可以半納粟使錢者可與銀通行此亦是財策也至於富民以粟納入監軍賦以銀加官則雖財有不足亦斷斷乎不可為也司國計者以為何如耶念生者之難則不忍以易食而食之者自寡念為者之難則不忍以易用而用之者自舒蘇子曰得之難則失之不易得之既易則失之亦然欲足財者念之哉商子曰夫農者寡而游食者衆故其國貧危今夫蛆螻蚋蠅

若生秋必一出而民數年不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此其為蛆螻蚋蠅大矣故曰百人農一人居者王十人農一人居者強半農半居者危

朱子語類云問仁者以財發身曰不是特地散財以取名買教人來奉已只是不私其有則人自歸之而身自尊只是言其散財之效如此初問云仁者以財發身仁人其心公其心明知民所好所惡不肯自專利以傷民心故天下自愛戴尊之為元后親之為父母有德此有人而有土也似此身尊貴皆自散財起故曰發身大全吳氏季子曰上文既示人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必聚歛此又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財本奉身之物然取之不

以道則適所以害身仁者知其然而務散之以與人共鉅橋之粟武王知其為富也如商民之歛望何閭中之珍寶沛公知其難得也如秦人之側目何故寧捐之而勿取然財雖散而民則聚矣群天下之人而歸之安富尊榮又將馬往其發身也孰大焉不仁者好貨之念重於愛身紂以身死而易傾宮鹿臺之藏德宗以身危而易瓊林大盈之積其事可睹矣故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未嘗有意於發身也德章而身尊乃其必然之理而仁者亦非不愛其身也然業於厥身雖欲自全不可得已仁與我一理也君與民一心也君以是心而愛民則為仁民以是心而報君則為義故自古以至于今未有上好仁而

下不好義者也有始有卒謂之終世有好行小惠以千百姓之譽而非出於至誠者事久論定人知其心則愛戴之情弛矣是以不終今仁者之為仁出於所好之真既能使其下好義而以尊君親上為不容已自然有始有卒為事罔不終矣國之所與立者民也民心終於愛戴則府庫吾府庫也財非吾之財乎仁與不仁之效如此此大學之所以丁寧反復也

鮮醒編云人君理財莫要用人何者世之庸君多惑志於小人世之小人多殖利以達君故嚴義利之辨以儆臣也亦以儆君也下好義非為民言也言臣下之好義正與以義為利相發也自君之愛民則曰仁自臣之奉公而不

殖貨則曰義未有其君而無其臣者也臣既好義矣則君倡其始臣代其終財之源代為之開矣財之流代為之節矣易曰無成有終是也臣克終事何患民之不足又何患公家之不足耶孟獻子二節明在下者不可無好義之心為君者不可用好利之人也聚歛之臣利也非義也不畜聚歛之臣則義矣小人之害國家非義也亦非利也而不用小人則義矣言家而國可知言國而天下可知大學指歸云仁生理也人而體仁自與天地萬物血脉相通堯舜之治從此而出觀乎蜂蟻之君臣則下之忠義固天性也上復以仁感之宜乎固結而不可解於心舊唐書歸融曰天下一家何非君出中射賦時陛下府庫也

談經苑

卷之二

四

禮記云仕則不稼田則不漁呂氏春秋曰君子計行其義小人計行其利乃不利有知不利之利者則可與言理矣子華子曰夫視入以為出庾氏之職業也操贏而制餘商賈子之所為也中人之家計口然後入閭里之志也乃若天子者大官也有天下者大器也臨萬品御萬民窮天之產罄地之毛無有不共無有不備此則古今常尊之執也奈何以閭里之所志商賈子之所為庾氏之職業仰而諒夫堯舜之量哉前漢書董仲舒曰古之所予祿者不食於力不動於末是受大者不得取小與天同意者也夫已受大又取小天不能足而况人乎此民之所以器器不足也身寵而載高位家溫而食厚祿因乘富貴之

資力以與民爭利於下民安能如之哉故受祿之家食祿而已不與民爭業然後利可均布而民可家受天子之所宜法以為制大夫之所當循以為行也故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食於舍而茹菹愠而拔其葵曰吾已食祿又奪園夫紅女利乎古之賢人君子在列位者皆如是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民化其廉而不貪鄙後漢書黃香曰田令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爭利宋書謝莊云大臣在祿位者尤不宜與民爭利按蔡去織實宜深弘舊唐書陸贄曰歲於天下者天子之富也歲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歲於因倉廩積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

談經苑

卷之二

四

狼行諸侯之棄德守農商之鄙業哉又曰凡在食祿之家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材力勵廉隅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人為天子取怨于下也路史曰盜者不謂於欲利而聚歛者離吾之赤子者也吹飢錄聚歛之臣欲剝下媚上必于常式之外多增數目常賦之外別立科名歲入既豐用度益侈日久歲深侈者不可復節增者不可復減一時作俑遂為生民無窮之禍大金鑄峰饒氏曰此段大意在不畜聚歛之臣見用人與理財相關王溪盧氏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遠古語觀此謂字可見引之以證獻子之言也吳氏季子曰君子小人之分特判於義利之二字孟獻子惟知此

靜德為善之知  
於書外物故

理故深以聚歛之臣為不可用聚歛之臣即小人也問大夫之富數焉以對畜馬乘則身為大夫矣而復察於雞豚是較小利而失大體真可鄙也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謂之伐冰之家家有厚祿矣而乃畜牛羊以謀孽息之利其貪孰甚焉雖然害未及民也至於用一聚歛之臣則刻下以奉上靡所不至矣百乘卿家也又非畜馬伐冰者之比而可用聚歛之臣乎盜臣竊主之財以自私者耳能貪家而不能破家也聚歛之臣則挾利進身為主歛怨有之不至破亡不已擇禍莫若輕故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也聚歛之臣之見可謂加于人數等矣大學指歸云庶恥道喪賄賂公行皆起于士大夫與民爭利也哀季多此若輩

論語

卷之二

獻子可謂表獨立乎世俗之上而不蒙其塵垢者矣小人偶天下國家而甚焉者宜其若媚疾之臣志在專寵與君子離空人之國而不顧使人至孤立而危又莫若聚歛之臣則民胥血以富國使天下歸然喪其樂生之心故傳特舉之為萬世戒彼為善之者實則培克而託于美名以濟其主之私欲亦緣人君內多欲而外欲蓋之故甘受其欺固自古善人而無救於亂亡者不用之於可為之時不可為而後用之也百川學海云彼為善之當是脫一不字蓋指言為不善之小人也趙旃璵言大學傳曰彼為善之小人讀之使為國家向災害並至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少時校讀句讀也正得承上章之意近

取兇等所讀會講則彼為善之讀小人之使為國家向益以善無小人故改之如此孟子曰善戰善陳時能訓也茲正言小人之能聚歛而使之為國家不可耳講錄曰問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何也曰長國家者元不少財用而却急急于財者不是小人孰使之蓋小人欲媚其君多借此為進身之階桑弘羊之於漢裴矩之於唐王安石之於宋是矣彼為善之陸宣公引此段無此四字想是衍文宣公有云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瘁而根抵拔此確論也彼小人於國家其為禍不一而禍之烈者莫甚於務財用而使其君之失民心民心一失人怨而天災災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小人能如之何邪自纂編范太史論聚歛云夫利百物之所生而天地之所以養人也專之必壅壅之則所害者多君子不盡利以遺民所以均天地之施也記曰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是以興利之臣鮮不禍敗自桑弘羊以來未有令終者也唐世言利始于宇文融融既流歿而韋堅揚慎矜王鉷繼起又益甚之極於揚國忠皆身首異處宗族塗地其故何哉壅利而所害者眾也其後以劉晏之能猶且不免況其非道者乎必若公劉之厚民管仲之富國李愔之平糶耿壽昌之常平不為抬剋上下皆濟則身享其榮後嗣蒙其慶矣吉凶禍福之效如此可不戒哉東軒筆錄云自古為國與財利者鮮克令終

卷之二

卷之二

不然亦禍及其後本朝如李諮元絳陳恕林特子孫不免  
非命豈利下益上陰實最大乎 真德秀曰開元聚斂之  
臣始之以宇文融繼之以韋堅又繼之以王鉷又終之以  
楊釗是四人者皆以括剋取媚於上而結怨於下所謂國  
之鬼域而民之毒賊也明皇以其奉己之欲悅而寵之不  
知其失民心而盡國脈也夫千艘雲集萬貨山積可謂一  
時之盛觀矣而竭人屋廬發人丘墓悲嗟慘慼之狀帝不  
得而見也呼號慟哭之聲帝不得而聞也且有田則有租  
有身則有戶有戶則有調天下之田有常數則租亦有常  
數天下之人有常數則庸亦有定數戶調亦然安得常賦  
之外又有億萬之入以供上之橫費乎奸臣敢於欺罔而

續通志

卷之

帝不之察徒見府庫充羨而侈欲日滋賜後宮賜外戚者  
無復限極不思一錢一縷皆百姓之脂膏血食也何忍以  
冀土視之乎異時邊將驕兵府庫之藏悉為賊有而王鉷  
楊釗之徒亦皆身被極刑家無噍類然後知貨悖而入者  
必悖而出聚斂之臣其罪甚于盜臣也吁可戒哉 問辨  
錄云周禮冢宰制國用其重可知後世屬之他官既不如  
周官之重而迂腐好名之人又倡為不言利之說遂使俗  
儒不通國體者轉相傳習則其事愈難甚有誤于國事如  
今戶部官勞倍於人然必俸資倍于人而後得遷其遷又  
劣曰此錢糧衙門也外而運司更甚夫錢糧衙門國用民  
生所係蓋重任也官此者使其有所漁獵誅之可也不然

均王臣又獨賢勞者乃何為考視之以故有志之士不樂  
就此不章就此率志奪氣沮務支吾了事徒積日以待遷  
而經制之略置之不講不復聞有善理財者矣理財無人  
國用日蹙而民坐乃益困彼號清秩者仍復揚揚考視之  
以為貨利之濁官此何理也予昔柄政方欲釐正之未及  
而歸乃發其意於此嗟乎使人臣而不為國忠謀也則已  
如其為國忠謀必有感於予言 疑問云傳者本意只教  
為人上者當同民心之好惡而公其利不可用匪其人而  
專其利非以理財用人對待立論云此是理財之絮矩此  
是用人之絮矩若今之說者之分截不移也 解醒編云  
言子小人之辨嚴矣慎獨者君子而得大道者亦君子為  
不若者小人而留害並至者亦小人易始于一陽之復而  
極於六陽之乾始於一陰之姤而極於六陰之坤故曰不  
知陰陽之幾也曰繫于金柅戒其動也誠意之關復姤之

續通志

卷之

十一

論衡

談經苑卷之三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伯輯

年友武林黃汝亨貞父甫校

中庸

○天命之謂性

家語魯哀公問於孔子曰人之命與性何謂也孔子對曰分於道謂之命形於一謂之性一孝經援神契曰性者生之質命者人所稟受也一陽明傳習錄曰道即性即命本是完完全全增減不得不假修飾的何須要聖人品節却似不完全的物件禮樂刑政是治天下之法固亦可謂之教但不是子思本旨若如先儒之說下面由教入道的緣

謝經苑卷之三

何舍了聖人禮樂刑政之教別說出一段戒慎恐懼工夫却是聖人之教為虛設夫子草請問先生曰子思性道教皆從本原上說天命於人則命便謂之性率性而行則性便謂之道修道而學則道便謂之教率性是誠者事所謂自誠明謂之性也修道是誠之者事所謂自明誠謂之教也聖人率性而行即是道聖人以下未能率性於道未免有過不及故須修道修道則賢知不得而過愚不肖不得而不及都要循着這道則道便是教此教字與天道至教之教同修道字與修道以仁同人能修道然後能不違於道以復其性之本體則亦是聖人率性之道矣下面戒慎恐懼便是修道的工夫中和便是復其性之本體如易所

謂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中和位育便是盡性至命甘泉

講章云此章關涉最大蓋發明人與天地萬物通為一體

之意見人不可自小了聖學只是要復其初耳命者命脉

之命乃一陰一陽天道之中正者劉子所謂天地之中是

也與後面引詩維天之命之命同性者與心俱生其文從

心從生乃是心之生理也率者循也道者路也故北人稱

路為道以此理乃人所共由故以道言之此三句乃首章

一章之綱領云天命之謂性者言天之命即為人之性在

天為命在人為性也故知作用是性之非性矣率性之謂

道者循性之自然而行心之所謂性即事之所謂道在心

為性在事為道性體而道用也修道之謂教者品節其道

之條目以示平民是在事為道在政為教也曰命曰性曰

道曰教非有二物隨在異名耳道也者根於性命教為政

教與人俱生非是二物可合可離若其可離即是二物非

根於性命之道也不忽之謂戒慎不怠之謂恐懼而不觀

所不聞皆指道體之無形極者而言視之聽之必有所指

非所謂目無見耳無聞如後儒之說自陷於禪寂而不知

也君子察見此不觀不聞之實體即戒慎恐懼敬以存之

易所謂終日乾乾存此而已矣下文莫見莫顯之隱微即

上不觀不聞之實體昭昭至露者也慎獨者慎即上戒慎

恐懼之謂獨即獨見之理即上文所不觀不聞之實體下

一故字可見此節乃申二文而致叮嚀之意非以靜存動

察為對也皆動中致力以養其靜之工夫也既有此工夫則人之原初固有同然之中和復矣中立而和生即章首性道之謂也喜怒哀樂未發謂無喜怒哀樂時也無所形見寂然不動停停當當不偏不倚但可謂之中以為在中之義者傳之誤也及感物而動則喜怒哀樂哀樂樂不展不乖乃謂之和如春夏秋冬之氣順序而行何等和暢中為天下之大本言萬事萬化皆由此出也和為天下之達道言天下古今皆同此路更無別路何以無別路以無別道以無別性以無別命故也中和至於為大本達道可謂至矣而無以復加矣更致到何處只可致之於家國天下耳致者推而遠之之義言自此以致於彼記言致禮樂

談經

卷之三

三

之道而天地塞焉是也此即修道立教之功用言教於家教於國教於天下則家國天下皆是中和之充塞宇宙內皆和氣氤氲天地何有不位萬物何有不育致言致極中和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舍政教而言之堯舜之作亦不知此乃釋老無為自定之說也了凡疏意云天命章乃中庸一篇之體要於此看得分曉孔門宗旨庶幾不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乃子思自家注脚最為明切中庸言天不指繫三光覆萬物者說正指於穆不已處說若以氣言則非中庸本旨矣從來諸書言天命如易云天命流行物與無妄此得中庸誠字之意孟子云莫之為而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此得中庸無為之旨誠即無為故曰

誠者天之道也此理徧滿天下無此小空闕不待外求不勞人粧點不費一毫人力即此便是天之所予即此便是本來生理即此便是天然靈竅故曰天命之謂性蓋中庸言天本就不思不勉不著人力處說莫錯會了以其不落人為若從天而下故曰天之所與非天付而我受也率循也盡也有稱性而出之意既曰性則本無增損不屬有無連自然也說不得前輩謂率惻隱之心則為仁之道率羞惡之心則為義之道然究實論之此猶是率情非率性也若欲就未發處理會則性豈靜時有而動時無邪要知此性盎然流行無斷無續人俱當面蹉過只須打疊意見色色任他本來故曰率性之謂道舍此而別有所趨向別有

談經

卷之三

四

所商量皆是邪見與性不相干故動亦錯靜亦錯玩後面修道以仁之旨則修道二字只就自家說為是身之所獲即是操範即是準繩非修道之外別有道以率人而為教也此三者提之只是道是道也橫該六合豎貫古今為魚之升降野馬之浮沉糟粕煨燼墻壁尿溺無非是這箇如何離得故大聖大賢終身用之而不能盡至愚至不肖亦現在斯道之中若說可離便不是道矣君子戒慎以下正說修道工夫蓋著力於不著力之中也此所謂不觀不聞者非不視不聽也即鬼神章所謂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者也蓋天之所命本無聲臭豈有觀聞有目者不得而用其明有耳者不得而措其聰於此戒謹恐懼便不落方



所不然即是者所恐懼夫子思為人真切特就根塵不及  
處指示一線之路故以不觀不聞言之非有空寂可為棲  
托也若以不觀不聞就耳目上說則去道遠矣且耳目亦  
無不觀不聞之時如開眼見色合眼見暗色與暗皆成觀  
也有物見物無物見空亦總是觀非不觀也如打鐘時聞  
響不打鐘時聞寂蓋聲塵有起滅而聞性無去來故不打  
鐘時只可謂之無聲不可謂之不聞眼前不見物時只可  
謂之無形不可謂之不觀這箇不觀不聞自其藏於渾淪  
而不可見也則謂之隱自其入於散殊而不可像也則謂  
之微至幽而萬象昭然故曰莫見至小而萬形畢具故曰  
莫顯是即所謂獨也獨者無對之稱目與色對不觀則離  
目與聲對不聞則離聲而獨矣此子原不與  
萬物為侶原不與諸緣作伍孔子所謂一處遂所謂中時  
是物也時時發得此獨體現前不隨不染便是慎獨便是  
修道實功便是聖門真正盡性脉路此與上文一直說下  
非二意也慎獨則盡性盡性則廓然而太公便是未發之  
中物來而順應便是已發之和未發已發非對待非先後  
龍溪先生嘗謂發而中節即是未發之中原不曾有所發  
也子思言中和而以喜怒哀樂明之其實只謂情識未形  
為中順事無情為和此孔門宗旨也既云未發則正亦無  
可見况偏倚耶未發不在已發之外是和之所統會也千  
變萬化靡不翕受乎此資始乎此故為天下大本已發不

載經義

卷之三

五

按考子思人劉  
融字季玄論  
春秋考序註之  
意以未發為  
中而不與外  
物為侶

在未發之外是中之所流行也萬物共由通達無礙故為  
天下達道致即致人而不致於人之致中和是性之德可  
俟而不可求可善養而不可襲取致中和惟慎獨以俟之  
而已矣無心外之天地無心外之萬物吾誠養得此心完  
足則六合之大精無不流蟻蟻之微氣無不貫天地之位  
萬物之育自是實事學者試自體驗此心稍稍養得好那  
時節便覺有一段清寧開闢之象便覺有一段飛躍活動  
之趣這便是位育真景况久而徵者耶 四朝聞見錄劉  
靖春云昔子思作中庸篇端有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  
道是專言人而不講乎物也其發明性命開悟天下後世  
至矣而或者必曰此兩句兼人物而言嗟夫言之似也而  
差嘗考古先聖賢凡言性命有兼人物而言者有專言人  
而不講乎物者易之乾象曰各正性命是兼人物而言者  
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湯  
誥曰惟皇上帝降衷於下民若有恒性吾夫子曰天地之  
性人為貴是專言人而不講於物者也然則人之性豈物  
所得擬哉假如天命率性或兼人物而言則犬之性猶牛  
之性牛之性猶人之性當如告子之見矣 中庸輯畧楊  
氏曰荆公云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是未  
知性命之理其曰使我正所謂使然也使然者可以為命  
乎以命在我為性則命自一物若中庸言天命之謂性性  
即天命也又豈二物哉如云在天為命在人為性此語似

六



無病然亦不須如此說性命初無二理率性之謂道如易所謂聖人之作易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也 幽居卷述云天命之謂性通指人物之生而言中庸以人立教惟論人也故所稟強者明者能為率性之道其弱者昏者愚者任情耳故君子從而修之也 又中庸首章是三理授受十六字的當注脚 張太史就正臆說天命之謂性即維天之命命字即盡性至命命字即所以立命命字言天無是將恐裂造化毀矣人各具一太極乃此中分布出來原不涉形氣者而即存於形氣之中藉之以運耳率性謂不涉擬議安排便是至道能修此道則教自裁立非自成已而已所以成物也 朱子語類曰率性之謂道只是隨性

卷之三

去皆是道呂氏說以人行道若然則未行之前便不是道乎性是箇渾淪底物道是箇性中分派條理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 耿子思切編中庸曰率性之謂道注謂率者循其性之自然云夫四肢之於安佚性也吾儕豈不敢自安佚而任性之便蓋有所以率之者學者誤以任情為率性不已謬與 古言云教即學也教人之教乃學中之一事耳修道之謂教自明誠謂之教皆是學也 解醒編云何言乎修道也器本全也而有壞則修道本全也而有偏則修故立教者欲人全體此道無少欠缺下文戒謹恐懼正修道之功也求之禮樂刑政遠矣 通義雙峰饒氏曰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流

行於事物則謂之道修此道以 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而 人之道皆提起道字說 四十二章經佛言吾人念道吾何行行道吾何言言道吾念諸道不忽須臾也 通義胡氏曰饒氏謂不可須臾離只是說無時不然至費隱章為飛魚躍方有無物不有意思章句是總先說了竊意此道字必須說從性上來天命之性無物不有所以率性之道無時不然朱子說易中富有日新亦云先說富有方始說得日新此與說宇宙相似先是有這物事了方始相連續去 朱子語類曰所謂不可離者謂道也若便以日用之間舉止動作便是道則無所遠而非道無時而非道然則君子何用恐

卷之三

懼戒謹何用更學道為為其不可離所以須是依道而行問道不可離只言我不可離這道亦還是有不能離底意思否曰道是不能離底純說是不能離不成錯行也是道 大全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縱離得便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燕之越無非是路縱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 中庸輯略楊曰夫盈天地之間孰非道乎道而可離則道有在矣譬之四方有定位焉適東則離乎西適南則離乎北斯則可離也若夫無遠而非道則烏得而離耶故

寒而衣饑而食日出而作晦而息耳目之視聽手足之舉履無非道也此百姓所以日用而不知 大慧語錄云若道實見實聞正是隨聲逐色漢若道不見不聞正是避色逃聲漢 文選張茂先曰勿謂幽昧靈鑒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 朱子語類或問不知無事時如何戒謹恐懼若只管如此又恐執持太過若不如此又恐都忘了曰也有甚麼矜持只要昏了他便是戒懼 這處難言大段着意又却生病只恁畧約住道着戒謹恐懼已是剩語然又不得不如此說 石渠意見云集註言雖不見聞亦不敢忽似乎說自己不見不聞然人必睡熟方不見聞如何又戒慎恐懼得且天理人欲相為消長有天理即無人欲

誠齋 卷之三 九

有人欲即無天理如何前一段是存天理之本然後一段是遏人欲於將萌意見以為若於人所不見不聞已所獨知之地而能戒慎恐懼亦足以體道而不離矣且隱微即人所不見聞慎獨即戒慎恐懼人雖不見聞而已獨知之則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故不可以不慎獨也以此推之前後二段是一意前一段是做慎獨體道的工夫而存天理遏人欲皆在此矣後一段是申明所以慎獨體道的意思若謂前一段是存天理後一段是遏人欲則誤矣 三原 中玄問辨錄云問戒懼慎獨分為二然歟曰人之有目何以不觀人之有耳何以不聞不觀不聞則冥然而已又何以致戒懼之功蓋指幽暗之地人所不

觀不聞而言即所謂獨也謹獨即戒懼莫見莫顯乃是致所以當戒懼之意文義自明非可相對言之也有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其說何如曰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用克己即是復禮豈一邊克己又一邊復禮乎遏人欲即是存天理豈一邊存天理又一邊遏人欲乎又即如所言分而為二則戒懼不遏人欲乎謹獨不存天理乎支離甚矣固知今言之對言之皆未當也 口義云不見不聞當屬之人則中庸末章固言之矣其言云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人之所不見乃已之所獨見人之所不聞乃已之所獨聞曾子所謂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而下文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者也此則所謂傳文明甚

誠齋 卷之三 十

雖欲強附時說屬之於已而不可得者 楊升菴云孟子語暗合中庸尸居龍見戒慎乎其所不觀也淵默雷聲恐懼乎其所不聞也 中庸詮解云不觀不聞之中昭昭靈靈不容檢蔽故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有無隱顯通一無二是名為獨故君子慎之 明儒經翼曰凡物有見有不見吾之見性常存人之心神只在有觀有聞上馳騁驚不在不觀不聞上着實用功蓋不觀不聞是良知本體戒懼恐懼是致良知的工夫學者時時刻刻常觀其所不觀常聞其所不聞工夫方有箇實落處久久成熟後則不須着力不待防檢而真性自不息矣豈以在外者之聞見為累哉其所不觀不聞其字當深玩正指性命之本體曰不可

須臾離則過不及矣 傳習錄云戒懼慎獨只是一箇工夫無事時固是獨知有事時亦是獨知人若不知於此獨知之地用力只在人所共知處用功便是作偽便是見君子而後厭然此獨知處便是誠的萌芽此處不論善念惡念更無虛假一是百是一錯百錯正是王霸義利誠偽善惡界頭於此一立立定便是端本澄源便是立誠古人許多誠身的工夫精神命脉全體只在此處真是莫見莫顯無時無處無終無始只是此箇工夫今若又分戒懼為已所不知即工夫便支離亦有間斷既戒懼即是知已若不知是誰戒懼如此見解便要流入斷滅禪定 王文成公全書問不觀不聞是說本體戒懼恐懼是說工夫否先生曰此處須信得本體原是不觀不聞的亦原是戒懼恐懼的戒懼恐懼不曾在不觀不聞上加得些子見得真時便謂戒懼恐懼是本體不觀不聞是工夫亦得 四書心攷云戒懼恐懼亦是人性自能如此非無故於人性上添一物也周公以乾九三曰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朱子以九三性體剛健故有乾乾易屬之象此盡性之事龍德之學也 解醒編云不觀不聞與末章無聲無臭相義天本無聲道何可以聲求天本無臭道何可以形求故以見聞求道者離道者也其曰戒謹恐懼何也此心之中常欲常存惟恐天命自我而墜也聖人之學只一個敬字心者統乎性也敬者存此心也性不緣見聞而生心不緣見聞

而存心之敬肆道之離合所由今也 海慈編云不觀不聞此性體也即天命也才起心擬戒懼恐懼便是睹聞便違却本體違却本體便是不戒懼恐懼矣彼君子非無睹也即睹而未嘗睹也非無聞也即聞而未嘗聞也夫即睹而未嘗睹即聞而未嘗聞則於天命之本體全無違戾其戒懼恐懼誠甚焉且道如何是即睹聞無睹聞的道理竹影掃階塵不起月輪穿海水無痕 初問云不觀不聞者獨知之精粹處是根抵此處最當保養使不錯雜獨知者不觀不聞之靈覺處是萌芽此處最當防護使不損傷譬如穀種方未甲拆時其全體混沌非不觀不聞乎穀上有此穀穀眼抽芽處他日根苗花實皆從此發生非獨知之地乎收斂穀種若非純色便蕩穉挽入不堪用然純色穀種傷了發芽處連純色都壞了又何能有生意吾人若不加察於獨知之地則熙動遂流於物欲不觀不聞之本體全落隔矣細思當自得之故慎獨是惟精到不觀不聞處是惟一若以莫見莫顯一節即上戒懼二句似尚未盡戒懼是常常溫養使惺然不昧夜氣常湛要之只是收斂靜中的精神隱微是不見不聞中活動處觸機而應者也 蕭說莫見莫顯只是自家曉得理欲上分明若如此說亦不甚見得獨之當謹此節諸意蓋謂凡事必起於細微君子當辨之於早 明儒經翼云慎字從心從真天命流行物與無妄無不具足只是一箇真心人能戒懼恐懼顧謹

明命便是朴朴實實見在工夫成已成物皆一誠字出中庸輯畧伊川曰人只以耳目所見聞者為顯見所不見者為隱微然不知理却甚顯也且如昔人彈琴見螳螂捕蟬而聞者以為有聲聲殺在心而人聞其琴而知之豈非顯乎通義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散之既遠為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中庸答問集云獨是靈明之知而此心本體也此心徹首徹尾徹內徹外更無他有及一靈知故謂之獨也中庸形容謂其至隱而至見至微而至顯即天之明命而日監在茲者慎則敬畏周旋而常目在之顧諟天之明命者也蔣道林云戒慎恐懼非是着力去照管只一念常惺惺者便是慎獨慎字即戒謹恐思此工夫不落靜亦不落動正在隱見顯微之間也蓋子思檢出慎獨二字示人的處用工耳解醒編云莫見一節言君子所以戒慎不觀恐懼不聞也獨即不觀不聞也有見有聞則有對無見無聞則無對故曰獨也莫見二句與十目所視不同此言有無合一之妙正見道之不可離處以道為有則此心之中目不及觀耳不及聞何其隱且微以道為無則無形可見而實不離乎形無聲可聞而實不離乎聲又何其見且顯蓋道在吾心而即在日用道在

中庸大義云此章論中庸之理  
為人心之要  
定不以是為  
引性六說以  
事而無失便  
於十年并為  
安輯終始其  
說而反之由  
是益奇元定

日用而即在吾心故曰費而隱又曰知微之顯此正中庸之大關鍵處也一念慎則自隱而見自微而顯何者非慎一念忽則自隱而見自微而顯何者非忽此君子不以見聞未及為可忽而必慎其獨也淮南子繆稱訓曰體道者不哀不樂不喜不怒其坐無慮其寢無膠物來而名事來而應魏志裴松之注何晏以為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王弼與不同以為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宋史李侗語中庸曰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一篇之指要也中庸輯畧蘇季明問中庸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個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縱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張太史說正應說性情中和乃慎獨之功已至方得如此宋儒欲觀喜怒哀樂以前語功深之人則可也常人雖暫時呈露豈能得常中耶致中和則天下萬物俱從此中轉較矣此盡性之盡也歐陽南野集云知覺之無欲者良知也未發之中也夫喜怒哀樂本無未發之時即思慮不生安閑恬靜虛融澹泊亦有名可名

名之曰樂故未發非時也言乎知之體也喜怒哀樂之發  
知之用也即喜怒哀樂之發而有未發者在故曰喜怒哀  
樂之未發謂之中猶聰明者視聽之未發而非視聽有未  
發之時傳習錄中謂未發在已發之中已發在未發之中  
不可以動靜分者也故心無時而不知知無時而不發發  
而過焉不及焉其獨知必不慊矣無過不及焉其獨知必  
慊矣此所謂自然之節自有之中也不失其自有之中所  
謂中也者和也中節也所謂致中和者也亦不可以動靜  
分者也 張文定公集或問未發有無曰有所未發惡得  
言無寂而未形孰窺其有間已發動靜曰發皆實情孰云  
非動順而不留動而無動曰夫子之慊顏淵也不知其慊  
也惡在其無動乎曰宜慊而慊其動也止曰子於是日哭  
則不歌惡在其順而不留乎曰不可得而頓忘者惟哀乎  
喜怒哀樂則否 傳習錄或問喜怒哀樂之中和其全體常人  
固不能有如一件小事當喜怒哀樂者平時無有喜怒哀之心至  
其臨時亦能中節亦可謂之中和乎先生曰在一時一事  
固亦可謂之中和然未可謂之大本達道人性皆善中和  
是人人原有的豈可謂無但常人之心既有所昏蔽則其  
本體雖亦時時發見終是暫明暫滅非其全體大用矣無  
所不中然後謂之大本無所不中然後謂之達道惟天下  
之至誠然後能立天下之大本請問中字之義曰此須向  
心體認出來非言語所能喻中只是天理曰何者為天

曰去得人欲便識天理曰天理何以謂之中曰無所偏倚  
如明鏡然全體瑩徹畧無纖虛染著曰偏倚是有所染著  
如着在好色好利好名等項上方見得偏倚若未發時美  
色名利皆未相着何以便知其有所偏倚曰雖未相着然  
平日好色好利好名之心原未嘗無既未嘗無即謂之有  
既謂之有則亦不可謂無偏倚須是平日好色好利好名  
等項一應私心掃除蕩滌無復纖毫留滯而此心全體廓  
然純是天理方可謂之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方是天下之  
大本 劉觀時問未發之中是如何先生曰汝但戒慎不  
觀恐懼不聞養得此心純是天理便自然見觀時請畧示  
氣象先生曰啞子喫苦瓜與你說不得你要知此苦還須  
你自喫 南游會紀問未發之旨予謂此是千聖秘密藏  
不以時言在虞廷謂之道心之微不與已發相對微是心  
之本體聖人不能使之著天地亦不能使之著所謂無聲  
無臭是也若曰微者著即落聲臭非天載之神也吾人之  
學須時時從此緝熙保任方是端本澄源之學勃然沛然  
自不容已若只從意識見解領會轉眼還迷非一得永得  
也 中玄問辨錄問程子云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然  
歟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之本體也感物而動物至而  
人化物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多矣學者必須戒慎恐懼  
含養性源至純至粹則其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一理中涵  
育無窮澤方可謂中中則無不和矣若彼常人喜怒哀樂

雖是未發然根株所在皆私意之潛伏可謂中乎不中何  
和之有 焦氏講錄云海菴子以喜怒哀樂條作明道不  
可離意思道不可離可離非道這兩句已說明了君子以  
下只是說修道的工夫此條便是工夫的有成處若作明  
道不可離則既說了工夫又從頭轉去說道不可離文理  
亦不接續 士翼云性者道之所從出中庸不指仁義為  
性而曰喜怒哀樂蓋二者皆微而難言四者常發而易見  
困知記云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子思此言所以開  
示後學最為深切蓋天命之性無形象可觀無方體可求  
學者猝難理會故即喜怒哀樂以明之夫喜怒哀樂人人  
所有而易見者但不知其所謂中不知其為天下之大本

誠經義

卷之三

七

故特指以示人使知性命即此而在也上文戒慎恐懼即  
所以存養乎此然知之未至則所養不能無差或陷於釋  
氏之空寂矣故李延平教人須於靜中體認大本未發時  
氣象分明即處事應物自然中節李之此指蓋得之羅豫  
章羅得之楊龜山楊乃程門高弟其說固有自來矣 通  
義錢峰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可謂之和譬之四時春溫  
而夏熱秋涼而冬寒方謂之和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  
得謂之和矣 吳氏曰大者無所不包達者通達之謂本  
如本根枝葉華實雖曰未形而生意森然而具在也道如  
行路出門履坦前無障礙而四方無遠之不局也 胡先  
生曰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

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前所謂率性之道  
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  
來體用一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明儒經翼問未發已  
發是一時是二時曰後儒只添一已字便是作二時看了  
未發是發的主宰而中節是未發的流貫更無先後喜之  
所喜者發矣而喜喜者未嘗發怒之所怒者發矣而怒怒  
者未嘗發寂感無二時體用無二界 薛畏齋曰或謂釋  
氏遺物自私不無可議却有超然自得處乃據中庸云發  
而中節謂之和夫所謂和即自得也和本於發而中節則  
應物無礙處乃是自得處安有遺物而可自得者耶然則  
有取於釋氏者亦宋儒訓詁之說困之辟之束縛之人就

誠經義

卷之三

七

人解脫即以解脫為極則不知在我本自無縛無所用解  
也 雲巖詠天臺曰試觀未發之前果皆冥然無覺而已  
乎抑尚有炯然不昧者存也冥冥之中常見曉焉蒙莊尚  
能言之而世儒忽焉何也子思既曰莫見莫顯而又曰隱  
曰微則謂獨知專屬已發豈其然乎曰嘗觀鏡之明雖十  
鬢之而照之體如故雖百照之而明之體如故明鏡不以  
照不照異則獨知誠不以發不發分也曰鏡惟蝕焉則無  
論已發即未發亦非其體矣故學者慎獨則可以無自蝕  
矣慎之義猶慎固封守之謂功在幾先於時保之者是也  
若曰必待動念於善惡而後慎之則不慎多矣 枰石中  
庸釋義云曰喜則聖人所以勸善與夫五服五章皆在其

中曰怒則聖人罰以懲惡與夫征伐誅討皆在其中曰哀則聖人哀此災獨惠鮮鰥寡之政皆在其中曰樂則聖人與民偕樂之政皆在其中即此四字至切近而無所不該故致中和即位天地育萬物之功也致字即致知致曲之致

張九成格言云一念之善則天瑞地符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通義朱子曰大抵致中和自吾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裁成輔相匡直輔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明儒經翼問致中和如何位得天地育得萬物薛氏曰識得天地萬物便見位育曰天地萬物亦有不識乎曰人之所見已隔形

義錄

卷之三

五

氣天地自天地萬物自萬物故每每有此疑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有形屬地無形屬天統言之曰天地今言之曰萬物今除了山川土石何者為地除了日月星辰風雲雷雨寒暑何者為天除了吾心之靈惡知天地惡有萬物故天由心明地由心察物由心造五倫本乎一身庶幾應乎五事一感即為一物故曰萬物皆備於我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尚友軒臆言云天地以中和成位萬物以中和並有人以天地萬物之主不中不和於氣感而為異矣在上有致中和之聖人則天地萬物有主安得不位且育乎中庸泰問集問中庸之書原出禮記今看大哉聖人之道一章與斯禮也遠乎侯大夫又與等微所生也果皆為禮

經而發予曰何待至此即首章中和二字便開口說出此禮骨髓其後所云皆禮之膚髮而已致字是致物與人之致推開一步說雖義兼極致而實在天地萬物上着力也又云只此是人情纔到極平易處而不覺切化却到極神聖處也講錄問士君子若在下位要天地萬物之位育如何可得曰六月飛霜三年不雨亦只是匹夫匹婦之所致不可謂在下者無關於天地萬物也即如舊說人當各隨一箇地位去做所居之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為一家之主者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為一國之主者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為天下之主者能使天地萬物之盡位盡育亦通金臺商訂云或疑中和在一

義錄

卷之三

五

心如何成位育之功曰費而中節裁成輔相有外乎在君相有君相的位育在卿大夫有卿大夫的位育在士庶人有士庶人的位育即如吾輩在此會中有致中和的在座生意盎然通得一座精神一會之人皆欣欣向榮相與樂學便是今日的位育推之在家在國天下莫不皆然弘明集宋宗炳論曰洪範庶徵休咎之應皆由心來逮白虹貫日太白入昴寒谷生黍崩城墮霜之類皆散自人情而遠形天事固相為形影矣二氏心改云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佛氏於此達而銷之故於天地萬物畧無喜怒哀樂之交儒者嘗欲順而達之故於天地萬物皆喜怒哀樂之貫惟主於達故其於開近見與夫不住聲色者乃在於



索隱氏以清淨  
法身則天命之  
謂性固滿餘身  
謂性之謂道  
千日從化身謂  
修通之謂數此  
身性附後不  
十四以論復接  
應釋何也然  
即前處為解

見聞聲色之外惟主於順故其不觀不聞與夫無聲無臭者乃在於觀聞聲臭之中故佛氏之窮深極微雖於聖人不異而機見之順逆有不可得而強同焉未發之中正心邊事所謂觀妙也中節之和修身邊事所謂觀竅也約和歸中是謂還丹所謂觀復也中和位育是謂得一而宇宙在手也 蘇子由自題老子解後云僧有道全者嘗與予談道予告之曰六祖有言不思善不思惡方是時也就是汝本來面目自六祖以來人以此言悟入者太半矣所謂不思善不思惡則喜怒哀樂之未發也蓋中者佛性之異名而和者六度萬行之總目也致中極和而天地萬物生於其間此非佛法何以當之全驚喜曰吾初不知也今而後始知儒佛一法也

○君子中庸

劉邵人物志云兼德而至謂之中庸中庸也者聖人之目也 淮南子曰事者應變而動變生於時故知時者無常行 二程類語云君子而時中無時不中 上蔡語錄曰小人之中庸者小人自以為中庸 明道遺書云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我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 大全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 為善者君子之德為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

當看兩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東陽許氏曰既曰隨時而處中又曰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含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常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為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為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草廬輯粹云庸者常而不易之理然不可以一定求也庸因中以為體中因時以為用昔之過也今為不及彼之不及也此為過隨時變易而不可常者也夫理之常而不易正以屢易而不可常之故一定則惡能常而不易哉錄兩不易辭之常也膠其權則矣取然則權之前卻無常辭之所以有常也時中之為庸蓋如此 中庸管窺

○君子慎獨

曰君子即慎獨君子中無過不及庸常也無過不及乃所以為常道也非中之外別有所謂庸也君子戒慎恐懼故無時而不中 小人無所忌憚不能戒慎恐懼所以背乎中庸也 中庸輯畧蘇季明問君子時中莫是隨時否曰是也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一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且如初寒時則薄裘為中如在盛寒而用初寒之裘則非中也更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不中矣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男女不授受之類皆然男女不授受中也在表祭則不如此矣 中庸疏意曰中庸



二字不平中即是未發之中人能脫得情識盡時一切俱是平常事即聖人也逞不得一此精來此惟君子為能然故曰君子中庸小人統是情識用事只要在此熱鬧處馳求分明與此相反故曰反中庸時中者時時全得此情識未形之體其工夫在慎獨處得來所謂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是也此小人亦非淺淺者無忌憚與時中只爭毫釐此處須要在心術上查考有君子之心則為時中蓋脫盡情識獨往獨來者也故曰君子而時中有小人之心則為無忌憚蓋師心自信居之不疑者也故曰小人而無忌憚若在迹上看則君子亦無以自異於小人矣龍溪先生常云為善而有忌憚做不得真君子為惡而有忌憚做不得真小人看得此意極透 中庸詮解云君子而時中慎獨之君子無時而不循乎中小人而無忌憚不能慎獨之人雖欲妄行而無所忌憚也小人反中庸上文明言之下文當從王肅程朱本為是近時學者沿蘇文忠之論而以假托自便為小人之中庸夫假托近似誠宜辨別然不盡反中庸之類也 讀書錄云時中是活法而不死執中是死法而不活無定體乃所謂時中如夏葛冬裘飢食渴飲朝作暮息之得其正者皆時中也 困辨錄云時中便是時習便是中須臾離 中玄問辨錄云君子戒慎恐懼無時不中則發時中節而於天下之事處之皆當所以中庸小人無所忌憚欺天罔人無所不至所以及中庸曰以其有忌

雖亦自有其

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何如曰君子言其耳若謂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處中則是以君子為體以中庸為用也聖人之言衡不如此以其用小人之心中而無所忌憚也何如曰除却無所忌憚又有何者為小人之心中 淮海近語云君子中庸人與道一也小人反中庸人與道為二矣時中之中便是動靜合一無時不中謂之時中 解醒編云聖人以中立教而世人多竊之以自文夫偏之非中也怪之非庸也易知也陽托中庸之似而陰恃之者難知也故分君子小人以辨之君子中庸是名與實俱者也小人反中庸是實與名悖者也故上曰反中庸而下直曰小人之中庸此名實之辨也王肅添反字非是 中庸只是時中小人中庸只是無忌憚蓋中非執定不化之謂也亦非因人變遷之謂也惟其時而已時之所在即理之所在也君子知時如是理當如是而因時順理故謂之中小人不知有時不知有理而任意妄行故謂之無忌憚是故以堯舜之時而行揖遜則為中以桀之行之則為無忌憚以湯武之時而行放伐則為中以莽卓行之則為無忌憚此君子小人之中庸所由別也 古今佛道論衡云道之為物惟悅惟愜因應無方惟變所適值澄潭之時則司契垂拱過萬動之化則形體勃興唐虞不希結絕湯武不擬揖讓夫豈異哉時運故也 ○中庸其至矣乎

路史曰中庸之德民鮮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書世遂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子之於中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邪 中庸輯畧呂曰衆人之情厭常而喜新質薄而氣弱雖知不可離而亦不能久也 中庸疏意云中庸之德隱顯通融有無交徹六合不能容其體一座不能喻其微毫釐不動而天地全收意念未形而百物咸賴德業無盡微妙難論故曰中庸其至末章云無聲無臭至矣即是此至字此民字不是就在下人說後面常以至字與能字聯說如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惟天下至誠為能化惟天下至聖為能云云之類俱從此說去蓋此一至字起

錄經義

卷之三

五

下面許多至字此一能字起下面許多能字 耿天臺曰百姓之日用皆中也常而不恆直而不曲故曰中但不能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不獨百姓即賢知者不能知至至之常求諸深遠倣詭是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又或不能知終終之常耽此虛見色取行違是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道之不行也

劉邵人物志云中庸之德變化無方以達為節是以抗者過之而拘者不逮 通義北山陳氏曰古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事物細故若說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

類非過乎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大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刻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汚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知於中庸之理如晨門荷蓀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大倫非過乎至於闢葦卑汚之人則又安於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明道 或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互說何故饒氏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多不知此夫子所以有此嘆行不但說人去行道是說斯道流行於天下明不但說人自知此道是說斯道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是要見得知行相因 淮海近語云知行合一聖學之中路

錄經義

卷之三

五

也道之不行由於知之過不及則道之行者正行此所知之理耳非知外有行也道之不明由於行之過不及則道之知者正知此所行之理耳非行外有知也外知以為行外行以為知民鮮能者此也道之不行者此也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此也中庸之不可能者此也 海義編云知愚賢不肖既皆不得與於道然費隱章却言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能者何愚不肖少情識而賢者多意見耳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乃曰不明不行不幾離之矣乎嗟夫此道人人圓成豈有一時一刻不明行於天地間之理所恨人不知耳故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一知味則須臾轉凡而成聖人不知其味則自心本聖而墮凡

夫知之所係大矣哉

楊子曰棄常珍而嗜乎異饌者惡觀其識味也 羅念

菴云道之在人固鶻突不得知解也用不得固放肆不得執着也用不得高深不能使之加卑近不能使之貶所以然者正為此道原是中原是庸與家常茶餅相似人人日用而不自知却是當面錯過也愚不肖者不受責所賴以明此道者賢智耳又為知解所誤執着所拘是以千古聖人不數數得見故曰道其不行矣夫蓋甚嘆之也然則如之何必也大智大賢之人乎大智必如大舜之好問好察執而端而用民之中自己一切知解俱忘始無智者之過大賢必如顏回得一善則拳拳服膺勿失只是一處緊要

卷之三

三

三

始無賢者之過能如此道豈有不明不行者哉故事物有智慮可能得志行可能得氣魄可能得惟中庸不由人聘得此子精米只不混淆於內不受變於外便是能自強也耿天臺云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佛子則曰吃了一生飯不曾拈着一粒其言指同否又君實解中庸莫不飲食節有疑遂止明道曰不道從天命之謂性便疑了而君子以明道此言為謬語然乎 講錄云察字晦菴子着得好人只爭一箇察匹夫有壁而藏於家既久偶忘而未之察不勝其困而假丐於隣自以為至貧也忽察其壁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當其不察壁亦不忘及其既察壁固在也道

也者吾身之壁也在察之而已

○道其不行矣夫

中庸疏意云知行本來原是合一道之不行只是信不及若見得真信得及則穿衣吃飯待人接物頭頭是道注謂由不明故不行極是舜之好問好察亦只是明辨此理無甚奇特然則道之不行非道之故也人自不行耳

舜其大知也與

呂氏春秋曰舜為御史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 後漢書楊倫曰聖王所以聰僮夫匹婦之言者猶塵加萬俗霧集淮海雖未有益不為損也 北齊書杜弼曰姑射凝神汾陽派照蓋

卷之三

三

三

高之聰卑通言在察 路史云舜作五蓀扇立誹謗木善旌諫鼓以廣直言之路訪不逮於撝章 程子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莫非至理 中庸疏意云本心之明即是智人之所自有者須得此心與虛空相似方是大智舜之心純是虛體一生受用處只是舍己從人故好問而好察通言通言即問所得者隱惡揚善乃是道理合當如此亦不是聖人有意於隱之揚之也今之人有意見的最難說話他自家道有主張如何肯問察言中私意盤結道心輕妙如何肯隱善揚此通自家小了若是個大人決不如此小家相你看舜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可見他終身不曾自用遇著事來自然要問問處自然有滋味

故好事到面前只有是非兩端執其兩端執如執物在吾掌中是則行非則止故曰執非量度之謂也聖人於此處亦非添入主張只是此心虛得盡如明鏡當臺妍來妍見姸來姸見自家做主善便存惡便去得此橫槓入手何等簡易用其中於民亦是用此情識未形者於民即明明德於天下之意取人之善處就是與人為善處所以大了兩端都在善一邊故云於善之中兩端舉首尾以談中間故曰衆論不同之極致明儒經翼云愚不肖之不及則蔽於物欲而拂人之情固不知也賢知之過則蔽於意見而拂人之情其知亦小矣舜虛中無我故良知榮徹更無間隔斯謂之大知好問好察非資聞見也欲得其情之所在也適言非淺近之言也指適近之言也然有善有惡者民之習好善惡惡者民之情舜則於民之所惡隱之民之所好揚之如隱諶蓋都君之惡而揚其恠之善是也兩端非為衆論不同之極致即指好善惡惡之兩端也用其中於民謂不用已見也民自知的善惡便是舜自知的善惡民的好善惡惡之心便是舜的好善惡惡之心便是他天然自有之中民彛物則之極賢知不得而增惡不肖不得而減也舜惟即民自知之善惡而決其去為之力因其好惡之同情以曲盡民物之性忘已也忘人也虛中之極也無知而無不知也能如舜之大知則道不獨行於賢知亦可行於愚不肖矣適化之於頑石焉無不貫也若

氣血之於首足焉無不流也此大舜之學乃為萬世希聖者之所宗歟杜翼疏王子曰舜察適言而詢芻蕘非是以圖言當察芻蕘當詢而後如此乃良知之發見流行光明圓瑩更無罣礙隔處此所以謂之大知才有執着意必其知便小矣陸子曰舜隱惡而揚善說者曰隱藏也此說非是隱伏也伏絕其惡而善自揚耳在己在人一也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蕪穢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故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也枹石中庸釋義云好問用中舜之所以為知也行所無事禹之所以為大知也須知好問用中即有箇行所無事之意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也取諸人而不以己見自執用其中而不以聞見自誣取之於人而審於己得之於已而通乎人舜之所以善致其知也自用其知識意見之私便有明於此而昧於彼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處故為知之小若舜之問察用中則合衆人日用之常以為知乃人心所同然天命之本然也虛靈之真體無一毫知識意見之蔽而無所不通者在是矣即所謂無知而無不知也此其所以為大知初問云隱惡字輕聖人之量自能容人隱惡不足為舜之輕重重揚善上是舜不沒人善兩端即孔子竭兩端始終本末兩件之意既善中又執兩端是把二說參詳也不是說兩頭而量度以取中如此說又是中有定在了用中正是隨時處中若較兩頭而用中

此問民與舜  
無不我至不

非子莫執中乎 朱子語類云兩端如厚薄輕重執其兩  
端用其中於民非謂只於二者之間取中當厚而厚即厚  
上是中當薄而薄即薄上是中輕重亦然 林子谷曰用  
其中於民者以其中用之以治民也 中玄問辨錄問用  
其中於民先正云取民之中而用之苟免之中即吾之中  
也然歟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四目皆  
所明也四聰皆所達也岳牧九官皆所咨也豈惟民哉且  
言民安得使有中雖所問所察之善惡亦不免太過不及  
之偏於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以為治若謂用民之中則  
其所取者亦已中矣烏用執兩端也子云後世雖有作者  
虞帝弗可及也已若於民如父母有惻怛之愛惠利之教  
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注云猶元氣之運妙用無迹中庸  
所謂用其中於民者此言近之 疑問云其斯以為舜手  
猶云這箇纔是舜不可講向智字去 此是大舜之時中  
○人皆曰予知

明儒經翼曰夫子見得世上有許多聰明伶俐人不會用  
聰明枉費了心機錯走了路故提掇此語令知回頭深省  
也若曰天下古今只是兩條路如此則凶便當知避如此  
則吉便當知趨如何是人所當避的即如罟獲陷阱有無  
限苦楚一入其中便出頭不得鍾何等凶險今人或為營  
利勾引或為情欲牽纏人已相形名位相軋百般猜疑百  
笑計一切用智自私便是罟獲陷阱中也今人都說我

卷之三

三

卷之三

三

自己聰明伶俐却那不知不覺都走向那裏面去若或驅  
之而不知避也此是人之至愚而可憐者那算得箇智如  
何是人所當趨的即如中庸這箇道理庸庸常常平實  
實乃吾人一生安身立命所在若使信得及守得住多少  
安閑多少平穩今人都說我自己聰明伶俐却不知向此  
理會間有纔得提醒轉眼便都失却此亦是人之至愚而  
可憐者那算得箇智這兩條路頭出乎此則入乎彼出乎  
彼則入乎此只在人決擇耳 中庸詮解云驅而納諸  
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是為利欲所蔽不能擇乎中  
庸者也其有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卒同歸於廢弛  
故均之不得為知然非以此况彼也 中庸疏意云子思  
引此固重下一段然孔子當時立言之意上段亦不是喻  
詞罟獲陷阱只是險處君子居易一切俱是坦途小人行  
險便終日在罟獲陷阱之中進而入之曰納爭先而赴曰  
驅明知而故犯隱然若有驅策而不能自己者只為習心  
所役耳擇乎中庸擇字如今人擇菜之擇只是去其敗者  
而善者自露只是一理安得有衆理不能期月守只是知  
之不真知火之必熱則寒時定用近他知水之必寒則暑  
時便要親他真知此理收攝保任自不容已此章最好驗  
知行合一之理 原旨云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者亦  
不得為智是行之未至即知之未至也如秉燭夜行行到  
此處方明到此處此可以見知行合一之理

條考伯程橫論  
曰中庸其心  
豈指深奧一

○回之為人也

文選張平子思玄賦曰潛服膺以永靖兮繇日月而不衰

胡子衡齊或曰孔門之學較著未聞有窮物理者也若

一事而擇一中庸則萬事而有萬中庸其可通乎况一事

中庸且與化而俱徂矣又何云期月守也嘗觀孟子以伊

尹夷惠較孔子言之其決擇則願學孔子之時中是所謂

擇中庸乎今如顏子始求諸高堅前後卒乃得夫子博約

之訓而竭才焉是即擇中庸也得一善則知博之未始不

約矣夫子恒曰明善明善明吾心之至善者也至善豈在

物乎故又曰擇善然則至善之為中庸亦較然矣 臨菴

文集林用中字序云中庸之書上言舜下言顏子夫顏子

學

卷之三

三

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

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

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今子必將道顏而之舜則亦自夫

擇者始而敬以終之無他事矣 明儒經翼問古人云一

得永得既得矣復有所失何也王氏曰吾人之學愚無所

得既得後保任工夫自不容已且道得是得個恁麼此非

意解所及擇乎中庸不能期月守便是忘却保任工夫亦

便是得處欠穩當在克舜兢業無怠無荒文王勉翼亦臨

亦保方是真得方是真保任學至大成始能強立不反放

得大早自是學者大病吾儕所當深省也 又曰顏子之

學必先擇乎中庸中庸者喜怒哀樂之未發蓋道體也此

體不二故曰一此體無惡故曰善擇一善以加服膺之功

則工夫不離此體矣 枰石中庸釋義云一善之得顏

子之真得也得之真故守之固服膺弗失欲罷不能也服

膺即依乎中庸意 善無常主協於克一故至一者纔是

至善纔是中庸過焉不及焉所謂二三也 中庸詮解云

孔門道術只此中庸惟顏子信得及就在人倫日用間體

認出來故曰擇乎中庸謂之得一善者即體認所及實見

得是者也其要在於拳拳服膺而弗失弗失斯有諸已矣

中庸疏意云顏子此功正是擇善而固執之之學擇乎

中庸是古人求悟的工夫博文約禮時時涵養此心定有

得處善即繇之者善之善只有一個更無兩個悟得這個

森羅萬象總在裏許拳字庸字都是身上借用的字眼實

三

實落落以身體之並無此子放逸所謂篤行者也為學須

是真知真知者如啞子得夢意中不了了無舉似處這便是

行了時時不失此意便是服膺不失 通義饒氏曰每得

一善則著之心自之間而不釋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

意去守這一善 胡氏曰擇乎中庸一也不能期月守所

謂日月至焉者也得之服膺勿失則三月不違矣舜達而

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於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顏淵第

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己聖人之道所以傳也疑

問云中庸原是心體擇是求合此心體而已弗失是保守

此心體而勿使之失也總是心體無一毫查滓錯雜更要

始終如一到底耳此是顏子之時中

○天下國家可均也

大全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而資稟肅索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稟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稟勉強力為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 通義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者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着力做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去而不擇乎中庸耳 草廬吳氏曰如陳平宰社肉而均曰使我宰天下亦如向後為相卒如其言蓋其知有以過人也天下國家雖至難均而資之近乎知者能勉之四皓之於孝惠嚴陵之於光武皆不受其榮貴爵祿人所不能辭者而資之近乎仁者能勉之程嬰之於趙氏田光之於燕丹桑指七尺曾不旋踵則白刃雖不可蹈而資之近乎勇者亦能勉之 中庸疏意云天下之事凡靠精神發揮靠聰明窺測靠氣魄支撐皆可着力人皆可能惟中庸之道擬議即乖趨向轉悖智者不得而措其明勇者不得而施其力所以不可能譬如百尺之竿循竿而上雖甚高有可着力不見其難惟竿頭盡處更進一步攀援既絕手足

俱在空中實難為力中庸之道語本體不涉聲臭語工夫不落觀聞斷非思量分別之所及故曰不可能 讀書錄云中庸不可能即化不可為也 初問云可均可辭可蹈只在事功利害處便了所以可能如管仲蕭張季札嚴光等儘是高人未必盡合乎中庸此三者難而易也惟中庸之理原於天命而具足於心平常易簡人人皆有之但析義不精或有認賊作子處仁不熟有此微查滓便有出入處所以不可能義不精仁不熟便不能無一毫人欲之私了故必須戒懼謹獨到無不中無不和始得此豈可易言哉

○子路問強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中庸疏意云南方之強便是以弱為強者北方之強是以強為強者君子之強則純主理義以自勝其血氣之私者與愚夫愚婦不異便是和舉世皆濁吾獨清便是中立觀中字帶主字說便不是中庸之中易云雷雨之動滿盈水在雷上兩意塞於天地之間雨一下則塞意亡矣君子之經綸取象於此精神一點漏洩則塞意亡矣故以不變塞為難死生亦大矣到得死而不變則一切患難夷狄如風過樹皆不動矢和最易流故以不流為強矯者矯其易流之習也四箇矯字與四箇不字相應正見他用力自制故名以強哉贊之大抵君子為學質美者明得盡當下便無事若不能無事須從矯入殺入須就咽喉上着力為學須



從心體入微處用力此不流不倚者俱是心體入微處今人只說和不去理會不流只說中立不去理會不倚胸中有一毫依回處便是流有一些粘帶處便是倚此處矯得盡便是大勇此數章者來齊是主知安行顏淵是學知利行夫子告子路之言乃困勉行之事 初問云強字即雖柔必強之強是習到牢硬處站得脚定不委靡偃仆也 不必謂勝人為強若謂勝人為強則謂果能此道柔者亦能勝人可乎况勝人與勇字義不切且與仁知不足例寬柔以教乃是寬柔以主教即不報無道是也不偏急非寬而何以此為安身頓足之地不隨風而波靡亦是能站脚搖惑他不得也 社金革死而不厭別處人或不免有厭而北方有不厭者亦是能站脚也此則勇氣習強者之強也

大金麓峰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 通義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方以勝人為強其強也間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之正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初問云強哉矯全在四不字上四者皆勇而

素隱作索隱素隱從來解不分晚作索隱讀大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中庸既意云隱不須說僻隱顯同源一有索隱之心則眼前所失者多矣庸德在人至為平易怪即不庸矣幽微之見奇特之行乃是後世好高慕遠者之所喜故後世有述若聖人則豈為之哉遵道而行已在路上了半途而廢非力之不足乃志之不堅

能勝真負道之器和不流是不諧媚中立不倚是不顧是非利害擔當得事不變塞是富貴不淫至死不變是威武不屈此皆真知真見能擇能守直是良知不蔽不對本心大學問大力量中庸之道也而南北之強皆在其下矣 石渠意見拾遺云南方之強不及乎中北方之強過乎中惟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合乎中而為君子之強國有道不變塞焉國無道至死不變則是夷險一節守死善道尤為難也非勇於義者不能也 三原 明儒經翼曰此中和二字即首章中和二字吾人只有這一箇本體本體之妙則曰中和千古聖賢學問只是復此本體而已故夫子告子路義理之強不素乎此下二句不變塞至死不變即求中和而言也中和吾之本領有道而仕舉此本領焉可變也縱遇無道臨利害當事變雖至於死亦不變此中和也 咸六六

素隱行怪 朱子語類云漢藝文志引中庸云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素隱作索隱素隱從來解不分晚作索隱讀大有理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中庸既意云隱不須說僻隱顯同源一有索隱之心則眼前所失者多矣庸德在人至為平易怪即不庸矣幽微之見奇特之行乃是後世好高慕遠者之所喜故後世有述若聖人則豈為之哉遵道而行已在路上了半途而廢非力之不足乃志之不堅



也。為學須要常懷避世不悔之心。只依識情未動平。常常做將去。不管人非訕。不管人欺慢。中間工夫。豈無得失。豈無起倒。我只是努力前行。久久自有得力處。終須到家。懷此志。不立便被他累倒了。此正所謂弗能期月守者。須看夫子之不能已。處是何機括。此章有一節深一節之意。末節是歸著處也。依字深。遵字淺。依乎中庸。便與道為一矣。避世是隱。而在下不見。知是人皆非之也。工夫若透得這箇真機。自有住手不得處。吾盡吾性。吾慊吾心。便被埋沒一世。不得出頭。豈有幾微懊恨。此須向中查。渾渾化無一毫沾滯。始得故曰。惟聖者能之。尤先生云。大舜顏淵子路。不必介知仁勇。後面知仁勇是資稟。舜顏與君子之強。是成德事。豈可例論成德。則渾然一理。豈有知仁勇之分。况舜顏之深造乎。初問云。首節見道不真的是。知行太過處。是不能擇。愚不肯者。日用而不知。又下一等故。夫子不說起中節。知行已得中。見道庶幾矣。而能擇不能守。末節能擇能守。列為三等。一級高一級。尚友軒隱言云。行者赴家行而不止。即萬里至矣。學以聖為歸。半途止焉。猶然旅人也。

大金巖峰饒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為難。避世不見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中庸訓曰依者如魚之依水也。知行一於是而不能違焉。與之一矣。半途而廢。則非依矣。解醒編云。避世不見知而不悔。非賢人以下之所可能也。易曰。避世無悶。不見是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夫避世而悶者。為富貴利達者也。不足言也。若身避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身既避人。又不見知。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無所怨悔。日有孳孳。此正所謂潛龍也。非聖人孰能之。質言云。章內論體道之極。而必妥之。避世不見知而不悔者。何此聖學本旨。所謂無所為而為者也。故篇末復自問。然為已。推至聲臭俱無終之。蓋聖學原只為已。一切窮通顯晦。絕不計較。觀論語開章論學。便以人不知而不愠為要。歸尤可見矣。中庸管窺曰。君子依乎中庸。即上文口而不流。中立不倚之意。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即上文有道不變。塞無道至死不變之意。張文定公曰。有物之心。不足以體道。道非物也。刻意隱。恬者。以已賈物。半途而廢者。以物易已。君子之於道也。如赤子之於母也。不知其愛也。愛且不知。而况求為孝乎哉。不求為孝。矣。豈以其不見知也。悔而輟其愛乎哉。夫不失赤子之心者。其惟文王乎。其於道也。隱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言無心也。無心也者。不可得而窺。隱之至也。中庸曰。依乎中庸。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夫是之謂行。所無事而不以天下動其心。其又奚知識之有。夫不以迹隱。累其心。隱是謂至隱。於以極知仁勇之德。而發費隱之端焉。深哉。疑問云。此章語意本流貫。不若注所分解。知仁勇是

袁公章語自仲尼曰至此但說此中庸惟君子而時中與之合一小人則正相反襟引夫子之言皆斷章取義打成一片若論擇守即大聲一節已具之矣賴子一節亦具之矣何必強將知仁勇分嵌又為之破碎分釋耶

談經苑卷之三

談經苑卷之三

聖

即此是聖人不  
能知廣即此是  
實之因緣

談經苑卷之四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年友武林黃汝亨貞父甫校

中庸

○君子之道費而隱

玄真子曰巡六合求之而不得者非道之至無邪出造化離之而不免者非道之至有邪故曰至無者有至有者無

又曰太寥之內似神而無者六海波沂江而為濤天文

眩疲而為漢炎光閃雲而為電雨色映日而為虹陽氣轉

空而為雷心智滅境而為道 晉孫盛曰昔裴逸民作崇

有貴無二論時談者或以為不達虛勝之道者或以為矯

談經苑卷之四

時流通者余以為尚無既失之矣崇有亦未為得也 宗

鏡錄云用則波騰海沸全真體以運行體則鏡淨水澄舉

隨緣而會寂 又云體雖湛寂常在萬緣用則波騰恒冥

一際 又云用而常空空而常用用而不用即是真空空

而不無便成妙有 永嘉集云孰有滯無則終歸邊見以

其不知有有非有之相無有非無之實故也 弘明集宋

宗炳論曰今相與踐地戴天而存踐戴之外豈有紀極乎

禹之弼成五服敷土不過九州者蓋道世路所及者耳至

於大荒之表暘谷濛汜之際非復人理所預則存理已兩

不明矣況過此彌往渾瀚冥茫豈復議其邊際哉 中庸

釋義云君子之道即其發見之可知可能者聖人知之雖

大戴禮記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夫婦之愚亦知之聖人能之夫婦之不肖亦能之及其體之隱也愚夫愚婦不能知不能能雖聖人不能知不能能焉匪徒聖人雖天地之大人猶有憾有所憾者氣化之運八固不得而盡窺其微也君子之道至上下察也言道之所以為道者如此造端一節則自人之所以造道者言之也夫婦之所與知者即聖人之所不能知者也夫婦之所與能者即聖人之所不能行者也蓋與知與能於夫婦者知能之各足而其不可盡知盡能者此道之微微不可見也然而有所不知不能不害其為聖人也人有所憾亦不害其為天地也故君子致力於夫婦之間而已矣造端者用功之始及其至者用功之至造端乎夫婦而卒有以談經義

卷之四

察乎天地者良知自足以盡神良能自足以盡化蓋夫婦天地皆此道也夫婦之間盡此道之妙而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者即在此也後世學者不知養之於不觀不聞之地而適求知聖人之所不能知求能聖人之不必能其於中庸之道離矣中庸疏意云首章云莫見乎隱此不曰見而曰費者費是費用之費天地之化動而愈出愈出即費也古今之運往而不返不返即費也君子之道那一時不

是費用的使費而可見如財之出即有窮時此道則時時有用時時無用時時有感有應時時無感無應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即章而萬象森然即變而纖毫不動非費之外別有不見不聞者而為隱也夫婦居室乃是天地化育

尺說  
尺說  
尺說

之基故易上經起乾坤下經起咸恒重此義也孔子贊易亦分明說破男女構精子思作中庸特洩此旨其理甚深甚微可見這箇道理真是物感之良知不勞一毫推測者雖夫婦之愚亦可與知若至則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識識便有聰明睿智到這裡總用不着故聖人亦不能知可見此理在愚不肖不減在聖人不增豈惟聖人即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盡焉者矣此夫婦直對天地說有憾只是不足處惟其不足所以有待於贊化育也天地中便藏有小小意了不可以夫婦為小聖人天地為天莫能載的就是真能破的莫能破的就是真能載的非二物也此理在天地曰細縕在男女曰構精乃至鳥獸之蠢蠢蠕蠕之微無不具足者仰而觀禽之飛俯而觀魚之躍無不是這箇機括到處昭著真有不啻藏者故引詩而言其上下察也造端一節固是結上文然亦是君子實用工處要見男女之交全是良知良能用事不落一毫情識於此看得破便是未費之中故丢了愚不肖只說造端乎夫婦正就君子身上說學術不明多少素傑在此處失了脚悞了平生不知正好實落用工但就此處不溺不流不棄不慢即形交物感之後造先天未畫之前由閨門杜席之間基王哲和平之化及其至也而察乎天地又何疑哉端而曰造履其事也至而曰察著其理也中庸谷問集云蓋是吾夫子學易到廣生大生去處滿眼乾坤如百萬富翁日用著費

浩蕩無涯乃說出這箇字面善體理心者便從費字以求  
隱字則富翁之百萬寶藏一時具見矣故費用是說乾坤  
生化之廣大而隱藏是說生不徒生而存諸中者生生而  
莫量化不徒化而蘊諸內者化化而無方又云今體用折  
顯微以求道語道此是孔孟過後宇宙二千年來一個大  
夢酣睡至今而呼喚未醒者也蓋統天徹地盡人盡物實  
實地有這個道體安得謂無乃問亦言無者則是嘆羨其  
有不徒有而有得圓融了無滯著焉耳非謂可以有無而  
今剖之也兩間萬世昭昭地見這個顯布安得謂微廼間  
亦言微者則亦表著其顯不徒顯而顯得精妙了不容窺  
測焉耳非謂別有顯微而各主之也所以曰君子之道費

該經

卷之四

四

而隱今明以費為之設施而隱則其費之所出中藏無盡  
而敷演不竭也 二程類語云費則常道隱則至道惟能  
盡常道所以為至道 一菴語錄云費隱不是兩時事可  
合費而存隱外隱而尋費否 海蠡編云費隱二字善狀  
道體者無踰此他書贊道體萬言不能盡者獨以二字談  
之何其妙也何謂費夫婦為魚可與知能焉何謂隱聖人  
有所不知不能也夫有所不知不能又何以為聖人關尹  
子曰非有道不可知不可知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  
即道首楞嚴曰自心取自心非幻成幻法知此乃知不知  
不能正所謂聖人也歎 初問云注中用廣體微體用字  
恐不然 費而隱最可玩斯道充塞流行極其廣矣然只

在吾性之不規不聞處千變萬化皆從性中出 朱子語  
類或問聖人不知不能曰至者非極至之至蓋道無不包  
若盡論之聖人豈能纖悉盡知 大全朱子曰人多以至  
為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使與庸人無  
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  
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 夫婦之與知能行是萬  
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 明儒經  
翼云與知與能與所不知所不能非指一事全體而言之  
也聖人之學不遠人以為道與告子路知之為知之不知  
為不知互相發明愚夫愚婦所與知的聖人也只如此知  
一切眼前不與放過便是知之為知之至於天地之所以

該經

卷之四

五

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六合之外六合之內一切身外知  
不得的不與梵攬便是不知為不知譬如知天之高知地  
之深知鬼神之幽顯便是夫婦所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  
神之所以幽顯便是聖人所不知只是一事所不可知便  
是隱故曰君子之道費而隱若指為費之大小有兼有包  
而所以然至隱存焉何異說夢 石渠意見謂若大而  
無外謂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尚可說若小而無內謂  
之費而其中猶有隱者存則說不通矣夫婦可以與知能  
行似言費聖人所不知不能似言隱天下莫能載似言費  
天下莫能破似言隱侯氏謂聖人所不知知孔子問禮問  
官之類所不能知孔子不得其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意見

謂子思言聖人所不知不能蓋言理之隱者雖天下之至聖亦不能知不能行非止言孔子之聖也若禮若官孔子雖不知而老聃郊子則知之如何謂聖人所不知若天子之位孔子雖不得而堯舜禹湯則得之如何謂聖人所不能詳此而僕氏之言未為是欲知此章之旨要當深味子思之言而以意會之切不可全憑諸儒之註也 中玄問辨錄朋夫婦愚不肖何如曰夫婦之愚不肖謂匹夫匹婦之愚者不肖者非夫婦皆愚不肖也與知與能云者謂但有所知便是知但有所能便是能所知所能便是道也晦翁只見夫婦字遂指居室言然不知夫婦人倫之始萬化之原其道甚大彼愚不肖者何以皆知皆能且天理各具

幾難竟

卷之四

六

於人心雖至愚不肖者豈於居室之外更無所知無所能乎然則何如曰彼愚不肖者或有時愛其親有時讓其長但有此微偶合於理固即是知即是能固皆道之所在故曰與能也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之類然否曰官與禮其理有在聖人非不知也乃其品儀名物他人所制非問何以得知至於窮通有命孔子之不得位命也非由已也不遇也非不能也然則何如曰道無窮盡固有終古聖人所不知不能者且此段語極透徹活潑蓋曰道無不誠實無窮盡若有一事而言則雖夫婦之愚不肖者亦有知有能焉若極其至則雖聖人固有不能不能者矣此道之所為貴隱也文義相喚

何等包涵圓動若以夫婦知能為居室之間不亦滯乎聖人不知不能為問禮問官不得位不亦淺乎曰若然則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何如曰其工於匹夫匹婦之間而極乎天地之大也曰伊川謂聖人所不知不能如農圃百工之事聖人亦豈能知哉何如曰愈遠矣 原旨云夫婦之與知與能聖人之不知不能是道之無終窮非有大小之別也若以夫婦之與知與能為語小則飲食男女人道之始孰有大於此乎問禮問官聖人未即孰有小於此乎夫婦之愚即愚是說道之用一邊自夫婦說來一邊自天地聖人說來一邊自莫能載說來一邊自莫能破說來兩下轉著是說得無滲漏矣然其間血脉貫通精神流衍處則幾難竟

卷之四

七

未之及也故又說為飛魚躍一節見得道之真機流行活潑有若此者如此說道便無一處不到一息不流矣此道之所以為妙也 中庸則曰夫婦者何也人倫之謂也三千三百之類也天地者何也禽魚之察也發育峻極之類也其造端者何也始其小者也其察者何也終其全者也以語其造道者也 自君子之道至此指出道體欲人察而體之明前中和率性之功 講錄云天地之大就功用上說此二句是曰聖人有不能更推上一步云豈惟聖人雖天地亦有不能盡者只見得道之大處不是說壞了天地而併責之盡道也 中庸輯略呂曰天地之大亦有所不能故人猶有憾況聖人乎語天地之大而猶有憾則道

大於天地矣此所以天下莫能載愚不肖之夫婦所常行語其小者也愚不肖所常行雖聖人亦有不可廢此所謂天下莫能破 楚詞云其小無內其大無垠 班孟堅云大者含元細者入無間 淮南子曰秋毫之末淪於不測是故小不可以為內者大不可以為外矣 牟子曰道也者牽之無前引之無後舉之無上抑之無下視之無形聽之無聲四表為大統縱其外毫釐為細間關其內故謂之道 古今佛道論衡云以小小於大無大而不小以大大於小無小而非大大無不大則秋毫非小小無不小則太山非大 象山集云語大天下莫能載焉道大無外若能載則有分限矣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一事一物纖悉微末

談錄卷之四

未嘗與道相離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蓋天不能盡地之所為地不能盡天之所職 黃氏日抄云莫大於華嶽而地能載之今云語大天下莫能載則所語之大者大包天地矣莫小於芥子而針能破之今云語小莫能破則所語之小者細入無倫矣 海蠡編云凡物以彼載此以此載彼以彼破此以此破彼蓋有二故可載可破也而道豈其然哉不惟不可言二而且不可言一又安得而載之破之讀釋與者至芥納須彌毛吞巨海轉法輪於微塵裡現寶刹於一毛端諒說以為奇且謂吾儒不能爾也獨不觀中庸曰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何神通如之而顧少遜於釋迦也邪 初問云揔言其大統體直

包羅於天地之外就中細言其散殊則在在是道時時是道參入於芒忽毫釐之間不容一隙 大是小者渾淪之規模小是大者精細之條件譬如廳堂之全體便是大處廳堂間梁棟榱桷戶牖之類細分析之有無限纖悉處即道之小也究竟原只是一座廳堂靜中思之果見四海九州之內事事物物時時處處合下有箇當然之則真是知不盡行不盡就一事一物一時一處觀之則蠶絲牛毛最精最微又是知不盡行不盡處

無能子曰夫鳥飛於空魚游於淵自然而然也故為鳥為魚者亦不自知其能飛能游苟知之立心以為之則必墮必溺矣 韓愈曰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

談錄卷之四

所也 上蔡語錄云為飛戾天魚躍於淵無此私意上下察以明道體無所不在非指為魚言也若指為魚言則上更有天下更有地在知勿忘勿助長則知此知此則知夫子與點之意 陳公甫詩云君若問為魚為魚體本虛陳益庵亭祥驥作辯曰道具體用體則天命之性用則率性之道也性道皆實理所為故曰誠者物之終始體何嘗虛邪 朱子語類曰為有為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處故子思始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 問上下察與察乎天地兩箇察字同異曰只一般此非觀察之察乃昭著之意 通義陳先生曰此詩二句與體也本以與君子之作成人才子

談經苑

卷之四

十

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為飛魚躍天機自動為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則見此理之著於下偶引詩而指此二物以示人捨為魚而言固不可泥為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也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察而可見矣 陳氏曰此其意不在為魚上只是於高處舉一物言之於下處舉二物言之見得此理充滿乎天地上下之間無所不在耳 困知紀云為飛魚躍之三言誠子思喫緊為人處復言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則直窮到底矣蓋夫婦居室乃生生化化之源天命之性於是乎成率性之道於是乎出天下之至顯者實根於至微也理賢所言無非實事釋氏既斷其根化生之源絕矣猶說說然自以為見性性果何物也哉 又云華嚴座主問大珠和尚曰禪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翠竹盡是法身鬱鬱黃華無非般若珠曰法身無像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故經云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月中月黃華若是般若般若即同無情翠竹若是法身翠竹還能應用座主會麼曰不了此意珠曰若見性人道是亦得道不是亦得隨用而說不帶是非若不見性說翠竹著翠竹說黃華著黃華說法身滯法身說般若若識般若所以皆成諱論宗果云國師主張翠竹是法身直主張到底大珠

談經苑

卷之四

十

破翠竹不是法身直破到底若漢將一箇主張的一箇破的收作一處更無拈提不敢動着他一絲毫要你學者具眼余於前記嘗舉翠竹黃華二語以謂與為飛魚躍之言絕相侶只是不同誠以為魚雖微其性同一天命也飛躍雖殊其道同一率性也彼所謂般若法身在華竹之身之外吾所謂天命率性在為魚之身之內在內則是一物在外便成二物二則二本一則一本詎可同年而語哉 讀書錄云為飛魚躍即取之左右逢其原之意道無所不在也 耿天臺曰為飛魚躍即吾與知與能者察於上下也不然不過氣使之然何能一一循道而謂道在是哉 楊升菴集云中庸重句引程子云活潑潑地僧家語錄有云頂門之竅露堂堂脚根之機活潑潑又云圓陀活潑潑程子之言未必用僧語蓋當時有此俗語故偶同爾有人問尹和靖曰伊川語錄載人問為飛魚躍答曰會得時活潑潑地會不得時只是弄精魂 質言云為飛即斷章取義直指為飛魚躍為道之察于上下處觀一言字便見蓋特借一箇飛躍之象以形狀斯道流行充塞舉在目前活潑之妙耳不必云為非道也所以飛者道也作推高一層說 朱子語類云君子之道費而隱許多章都是說費處却不說隱處莫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人多分畫將理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為飛戾天魚躍于淵亦何嘗



隱來又問此章前說德地廣大末梢却說造端乎夫婦乃是指其切實做去曰又須看經禮三百威儀三千聖人說許多廣大慶都收拾做實處來

張文定公集或曰造端乎夫婦者何也曰居室之內莫不有動息威儀之則雖而皆原於天命陽君子於是乎兢兢業業焉燕私比昵不絲髮留乎中則性真不鑿中而情皆中適矣堯將授舜以天下以釐降二女曰我其試哉是故君子不下房閨而天下之則在焉致嚴於斯推而達之草木蓄神祇格至近而遠也至易而難也似晦而彰也詩曰雖離在宮肅肅在廟未有不離雖於宮而能肅肅於廟也曰察乎天地何以言君子之道也曰形氣散殊各一

談經苑

卷之四

十三

其理而理達無間故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李夢陽曰一事有一至全體有全至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即上下察也天言天地言淵也察者飛之躍之也所謂一至之全體乎簡端錄云費隱章以前其多言學用在其中矣費隱章以後其多言用學在其中矣張文定公曰為費隱之論者其欲人反身以致誠乎故繼之道不遠人又繼之素位而行言外身而求出位而思皆妄也且造端之地乃在乎妻子兄弟吾惟篤近則舉遠亦奚取乎高遠之務為吾嘗探諸幽焉鬼盛之為德也盛矣而未始有形聲也形聲且猶無之夫寧為街露震耀以斷驕驕視聽也乎哉而無遠無邇昭明赫喧無乎不在焉夫苟誠也欲掩

不可得而胡以外飾為乎吾嘗考諸明焉舜文武周公孔子非古之大聖人與彼惟庸德之行而垂法無窮世真有儼焉者其亦足以尚矣遠焉而不知歸者陋僻也邪尤先生曰後八章俱說費隱似穿鑿若如此說中庸一書孰不可言費隱何獨此八章邪按易大傳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兄弟有兄弟然後有君臣云云可見夫婦五倫之首故此章提夫婦先說而次章只說子臣兄弟四倫至後行遠自邇章後將妻子兄弟父母結之禮云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十五章說鬼神便埋下祭祀根子至下文說許多制禮作樂而終以祀帝祀先結之此數章相承脉絡也四友齋叢說云際焉之所莫莫高匪天

談經苑

卷之四

十三

矣際魚之所躍莫深匪淵矣皆道之所在也夫道極於天地而實不出於愚夫愚婦之所與知與能者及其至也則聖人有所不知不能故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則自反於子臣弟友者是也道豈遠哉

○道不遠人

大全黃氏曰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明儒經翼曰人即下文子臣弟友為道而遠於人倫即異端矣故君子只在人倫上盡得便是道更有何事以人治人工夫只在忠恕所求於子弟友者反求諸己焉蓋矣此君子之道慥慥篤實非若後世離棄人倫別有所謂道也錢中庸釋義云道不容為為道故遠人以人治人



不煩假借求之吾身而自足也於父子君臣兄弟朋友之間求諸已而自盡則其所不願者皆在所不施矣此所謂忠恕此所謂以人治人之功也 中庸疏意云道是率性之謂人之為人不免落在情識上然性只在情中不見如因地而彌須因地而起道豈遠人哉人多視道為高遠離却人情別求天理不知當面蹉過了也伐柯之詩謂其則不遠詩言微婉說不遠就是遠了故曰猶以為遠以其當人之身之道自治其當人之身正是人之為道而近人處治是治王石之治治而去之之謂吾人終日在道中別無趨向申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改得一今人欲即復得一天理改盡即本體完復矣更欲何求以人治人即忠恕

欽經義

卷之四

十四

心故曰德謂之庸德之行須是從心上行將出來謂之庸言乃是倫理中之好言語而亦欲謹之此言蓋所求於子臣弟友者行然後知不足謹然後知有餘心之精神皆聚於目顧者回光反照之謂言顧行是言之精華全在行處行顧言是行之精神全在言處要知其謹言之心即是敏行之心敏行之心即是謹言之心此內外合一之學君子所以進於誠也至於慥慥則忠恕之事畢矣 中玄問辨錄問道不遠人曰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故嘗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於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然歟曰似未安天理不外於人情若遠人情以為天理則非所以為天理也是故治人以人施人以已與夫子臣弟友之自反皆本人情非遠人以為道也言曰庸言行曰庸德固不出乎日用之間也而勉焉不敢盡焉言行相顧焉慥慥之君子矣故可以為道

欽經義

卷之四

十五

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放去收回只在這處子何用別處討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此是說人各具此個道理無有不足故耳他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通義史氏曰改非略改而不必至於至善之謂若但略改而即止則孝不必十分孝忠不必十分忠皆可止耶雖堯舜之孝亦不遠人之道爾孝未至於堯舜便是為子之道有所未盡所以夫子之聖猶自謂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明儒經翼曰詩言執柯伐柯柯有彼此猶二之也道之在人無彼此之間也以人治人改而止已矣何為以人治人施於已而不顧者則勿以施於人此忠恕之

以身之理自治其身則一物矣上遠人二人字與此二人字皆指人身而言程子言道須於君臣父子之間求之是也改而止者人各自治其身改其過不及而止矣解醒編云伐柯三節不是截然分為三件其實一意以人治人者何也以人已之心一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人之所惡者不以施之則人之所欲者必以施之故可以自治亦可

過謂之忠恕

、螢雪叢談伊川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

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曾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類忠恕未可使為道故曰違道不遠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恭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遠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遠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顧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已而不顧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予竊以為道不可名言既嚴於忠恕之名則為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張文定公集或曰孰為天下公曰道孰明之曰心請問焉

曰即吾心欲惡也者可以推諸人即吾心欲惡於人也者又可以反諸己是知人即道也我亦即道也人亦即我也我亦即人也致於一萬事畢誠身而萬物備 朱子語類云施諸己而不頭亦勿施於人此與己所欲勿施於人一般未是自然所以違道不遠正是學者事 大全朱子曰忠者盡己之心無少偽妄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八分盡得二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己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 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 朱子曰凡人責人處

論語

卷之四

七

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使自道理流行 中庸訓曰中心為忠如心為恕責人而必反諸己恕也責已而實體諸身忠也須於忠上做工夫乃能恕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言忠恕去治人之道為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如己之所欲人亦欲之己之所欲不欲人亦不欲若以此心治人人其有不改乎 解醒編云不願勿施即好惡與人同也人已二字當活看施諸已非真有是施也凡吾之心不欲人之施於我者皆是也勿施於人即此不願之心舉天下之人皆知其不願也當與大學絮矩之道並觀 家語孔子曰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

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有親不能孝有子而求其報非恕也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順非恕也士能明於三恕之本則可謂端身矣

通義白雲許氏曰事父事君事兄上三以字訓用字意甚有力蓋求責於人者乃道之當然而已行之乃未至此故欲用以事父君兄先施以責人者責之於已使必合乎道之當然則事父也孝事君也忠事兄也弟施之朋友也信我之所行亦若責之於人者矣此節專言自修以下句為重亦恕之道也 大全史氏曰此一節亦忠恕之事是推己所欲者施之於人也所求乎子所求乎臣所求乎弟所求乎朋友皆是求其待已如己之所願也以事父以事

論語

卷之四

七

君以事兄以先施皆是推己所願於子臣弟友者以施於父君兄友也四者皆曰未能蓋子臣弟友之職未易盡而孝弟忠信有一毫未如己之責人者皆不害其為未能此雖夫子之謙辭要亦聖人不自滿足之誠心也君子之道即上文不遠人之道而道不外乎人倫故以四者言之推己及人即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忠恕之事無不盡則道不外是乃為能改而可止矣 石渠意見拾遺以為孔子聖人也於此四者豈真未能也今而曰丘未能一焉者蓋謙已以勉人也慙慙言行相顧貌孔子言我於事父事君事兄先施之道雖未能而於平常之德無不行平常之言無不謹行或不足不敢不勉言或有餘不敢盡言言焉必顧

其行恐其言過於行也行焉必顧其言恐其行不及言也  
我致謹於言行如此凡為學之君子何不言行相顧乎蓋  
勉之也非贊美之也注謂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慙慙乎  
贊美之也未敢以為然 講錄云丘未能一先施未能  
是夫子之自責庸德之行至胡不慙慙是說君子之盡道  
曰丘未能乃求全責備之意未能如其求乎人者苟有一  
毫之未盡亦是未能也若漫言未能便是不情的話庸德  
庸言所談雖廣此却重在子臣弟友之道有所不足有餘  
二有字是間或有之之意既云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則大  
段行已無不足言已無餘了間或有之亦不敢不勉不敢  
不慎尤見工夫之加密矣言行交修是在君父兄友之間  
行都是孝弟忠信之事而如其所言說的都是孝弟忠  
信之言而如其所行如此便是言顧行行顧言子臣弟友  
之道實實落落盡得矣君子豈不慙慙乎 朱子語類云  
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  
道若有一毫未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之道矣所  
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須要如舜周公之事君若有一毫  
不盡便非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  
不得 簡端錄云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孔子嘗以贊易蓋  
自修也至也故子思稱之 二谷間居集云有所不足不  
敢不勉有餘不敢盡只是要得中洪範以民三德異施孔  
門教人問則曰各以其耳

○君子素其位而行

中庸疏意云素字只是平素之素有仍舊之意現在之義  
亦在其中富貴貧賤一時之遇冥冥之中皆將有素定者  
存焉君子視之有若固有之若將終身之意故仍而行之  
惟盡其分內當為之道事事反求自責那得工夫管外面  
富貴是順境貧賤則逆矣夷狄則又逆矣患難則虎生在  
前達之甚矣有夷狄則有中國有患難則有安樂不舉中  
國安樂而獨舉夷狄患難者就難處說耳得字對失字看  
無失即得矣不得之於外而得之於內故曰自得所居之  
位雖多只上下二位盡之居上位而一毫有所過求於下  
即是陵居下位而一毫有所望求於上即是援陵有陵虐  
陵奪二義揔生有所求援是攀援亦生於心之有所望  
正已即素位而行之功不求於人即不願於外之事無怨  
即自得之微有所不得稍諉之於命即是怨天尤人便放  
寬了稍有一毫是已非人處即是尤人工夫便懈怠了故  
君子為己之實學易與險皆就心上說君子存心於易所  
遇皆坦途小人則平地起坑塹矣不須說到易與險只居  
與行君子小人心事已別居則有隨遇而安之意行則常  
不安其所矣俟命則雖終身困窮可以安命微俸則雖命  
所當得亦幸也反求諸其身正是君子正己之功愈求愈  
切愈反愈密乃終身做不盡者識得這箇工夫便受用不  
盡矣亦是終上章忠恕之意 通義史氏曰素有從前之

意見在是目今之事非從前也今日富貴則今日行乎富貴明日貧賤則明日又行乎貧賤此之謂見在若以為素來則昨日富貴今日貧賤反仍素來所行可乎 原旨云易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象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知素履之往為獨行其願則知素位而行為不願乎外矣蓋本分之外不加毫末故謂之素 海蠲編云率乎天命之謂性者所謂素也所謂易也素者無緣飾之謂易者平常無奇之謂譬生意見便是外不是素是險非是易矣 郝子知言云吾儒素位而行此理甚大佛法最上乘只是此理所云出離生死解脫無罣礙都是這些周公論文王之學無畔援無散誕先登此禪家密義也先經周公道

破 中玄問辨錄云不願乎外者乃以足素位而行之意

三

不可為二也 中庸輯略呂曰達則兼善天下得志則澤加於民素富貴行乎富貴者也不驕不淫不足以道之也窮則獨善其身不得志則修身見於世素貧賤行乎貧賤者也不諂不憚不足以道之也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素夷狄行乎夷狄者也文王而外柔順以蒙大難箕子內難而能正其志素患難行乎患難者也愛人不親及其仁治人不治及其智此在上位所以不陵下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吾何慊乎哉此在下位所以不援上也陵下不得則罪其下援上不得則非其上是所謂允人者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居易者

也心逸日休行其所無事如子從父命無所往而不受俟命者也若夫行險以徼一旦之幸得之則貪為已力不得則不能反躬是所謂怨天者也故君子正已而不求於人如射之反已射之不中由吾巧之不至也故失諸正鵠者未有不反求諸身如君子之治已行有不得亦反求諸身則德之不進豈吾憂哉 通義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違境問上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暗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遠隔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間上四者特舉其概陳其所在而樂存焉 陳先生曰無入而不自得已極不願

平外意惟自得於中故不願乎外也無入猶言無往

原

旨云中庸論人之處世其為順境者行乎富貴而已貧賤夷狄患難蓋居其三也論語論人之用世其為當見者天下有道而已曰危曰亂曰無道蓋居其三也此可見天下之事常者恒少而變者恒多人之於世順者恒少而逆者恒多也易亦曰吉凶悔吝生乎動者也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此正與中庸論語之旨相符學者不可不察也 自鷗編云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困羑里而演易若無羑里也孔子困陳蔡而弦歌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敝履穿而聲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陸宣公謫忠州而作

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謂乎 幽居谷述云夫自得者非獨中心悅懌而已上下同流物我俱忘也何況富貴貧賤患難夷狄者乎 又云自得者得其素耳素是本來面目莊子曰夫得者固可以為得乎則鳩鵲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榮其內皮弁鷩冠指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曉曉在經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扁豹在於檻囊亦可以為得矣

大全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已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

誠經

卷之四

五

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胸中多少灑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通義臨川袁氏曰上不陵下則上正已而無求於下下不援上則下正已而無求於上無求故無怨正已而不求於人是本上二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八字又因以串無怨二字之意怨者怨嗟而已尤則有罪之意焉 初問云惟君子無入不得者何也凡人見得有一毫分外可願可慕之事便不安分而貪求所以欲望易生今若此安分則惟知正已而已初未嘗有求於人無求於人則自家分願自足又何怨尤之有無怨尤非自得

而何

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受命謂年壽也遭命謂行善而遇凶也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 呂氏春秋曰凡人物者陰陽之化也陰陽者造天而成者也天固有哀樂廢伏有盛盈之化也人亦有困窮屈置有充實達遂此皆天之容物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數也古聖人不以感私傷神俞然而以待耳 賈太傅新書曰其受此具也昭然有定矣不可得辭也故曰命 劉孝標曰君子居正體道樂天知命明其無可柰何識其不由智力逝而不召來而不距生而不喜死而不感瑤臺夏屋不能其神土室編蓬未足憂其慮不充

誠經

卷之四

五

拙於富貴不遑遑於所欲 原旨云居易二字下得好易所謂優遊坦坦即此居易意邵堯夫曰面前自有好田地天下豈無平路歧其意亦猶是也 疑問云射有似乎君子不是比射於君子當以君子為主蓋君子間然自修正已無求唯射為有似焉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射有似乎君子處君子齊順遂得喪而一無所求射處勝負屈伸而一於反求反求雖稍異於不求者而視之外求者大別矣故曰射有似乎君子即孔子之言可見君子之心只是一个正已無求只是一个素位而行不顧乎外寃之却本戒慎恐懼來 中庸管窺曰射主中鵠素位而行也反求諸身不顧乎外也

○君子之道時如行遠必自邇

明儒經翼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學問之功必從實地上做起非懸空超脫可入實地工夫只從孝弟真切處學下文引詩及孔子之言正指孝弟之實只在翁兄弟和夫婦以順父母之心從此充拓將去便是中和位育之道下文承以鬼神之神者明孝弟之道通於神明齊明盛服正懼慄威儀脈絡非誠於孝弟者不能故曰誠之不可掩下章以大舜武周之孝乃是指出通於神明的格式郊社宗廟遠天下於掌更不在仁孝之外孝經通神明光四表無思不服一章與此互相發明正好玩味

談經苑

卷之四

五

且開漸次於無梯航處且設梯航故譬之行遠登高要之遠近高卑同是一道理如出門一步與行千里者同在這條路上若曰聖人一樣工夫吾人又是一樣工夫便永無入聖之階矣聖人天地之業都由人倫日用之常做去此自邇自卑之本旨也故費隱章曰造端乎夫婦孔子之言只是贊詩非妻子兄弟為近而父母為遠也父母妻子兄弟總是人倫日用之常工夫既久所造愈深行一步自有一步光景升一級自有一級規模可見高遠之不離於卑近矣

、張文定公曰外貌斯須不莊不散而惕易之心入之矣中心斯須不和不豫而鄙詐之心入之矣惕易入而狎昵

切會理學大旨而不拘拘章句  
郭子玄解南華  
靜致如此耳

妻孥之間鄙詐生而校計兄弟之際狎慝之門也校垂之衡也不出堂室而足先蹶矣而欲之高且遠也不亦病乎是故君子崇如賓之義念鞠子之哀履其所易襲也杜其所易隙也由是和以別摯敬以讓生家處之內和氣融液而無戚嗔父母之心者是以君子樂得其道而王天下不與存焉子思將叙舜文周孔之孝而以是基之築崇備者慎無境其下也哉 中庸答問集云宜兄弟和妻子順父母正是愚夫愚婦之所共知共能者恐只可作卑近而高遠自在方更有味也

○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后渠意見云鬼神之為德鬼神蓋言應祀之鬼神為德如

談經苑

卷之四

五

生長萬物福善禍淫其盛無以加矣以其無形也故視之而弗見以其無聲也故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言鬼神以物為體而無物不有如門有神竈有雷神木主為鬼神之所棲是也然其有感必應是以使人敬畏而致祭祀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而不敢忽也謂之如在言非實有也集註以發見昭著釋如在恐非是又引詩而言神之來不可測度不可厭射而不加敬也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意見言微之顯與首章莫顯乎微末章知微之顯同誠之不可掩與大學此謂誠於中而形於外同蓋言人於至微之中而有至顯之幾誠有是事於中必形著於外如鬼神之無形與聲而無物不有無事不見其可不致



謹乎若將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只說鬼神而不推之於人事似非立言垂訓之意 楊子危言云中庸鬼神之為德一章其實言祭祀鬼神也故始贊其盛而次言體物不遺又次言使人齊明承祭洋洋如在言體物之實也又次引詩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明是祭祀鬼神也宋儒著鬼神二字支離大甚既以二氣言又以造化言又以伸為神歸為鬼其實一物而已是以伸為神指人物而言其言一物是合幽明陰陽為言也既曰人物又曰造化之迹則有形有聲視之可見聽之可聞矣豈不與中庸本文背馳哉神者聖人所不語蓋非通幽明達天德者未易言而精氣游魂鬼神情狀於易言之何也易者知化盡神之書

非養蒙之具而中庸則垂訓教人初學易知易行者也故朱子引程張二氣良能造化之迹諸說移以解易之鬼神則可解中庸之鬼神則不可思嘗言解書如治病須對症下藥藥如對症牛渡馬渤亦能奏功藥不對症雖金膏水碧反以戕命 明儒經翼問鬼神之為德錢氏曰此非是空說聖人指點此體要人會悟天地間只有此靈竅在造化統體而言謂之鬼神在人身而言謂之良知惟此靈竅至微不可見至著不可掩使此心精爽純固常如對越神明之時則真機活潑上下昭格何可掩得若一念厭敬即恍惚散漫矣 中庸疏意曰易三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此訓最親切即游魂二字已盡是神之義尤王因此制為祭

以見人心不  
下轉詳

祀之禮其理最渾為德之威只於次即見之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非兩截事雖之虛空執之無像扣之無聲而形形色色纖纖巨巨無一件不在其中雖欲遠不可得而道也便天下之人使字乃是人心之精誠自不容已所謂若或使之也齊是齊肅無一念之雜明是清潔無一點之汚非謂齊明肅然後有箇洋洋也此數句一直說下連齊明威服亦是驗鬼神之不遺處在上在左右正是他無所不在重不測意曰在則見其有曰如又見其無此處不但驗體物不遺不見不聞之意亦在其中矣引詩又為祭祀之証不可度者神明之至心思所不可及故不敢以一毫窺測與之也若以此句為申洋洋如在此意不可射句為申齊明威服之意則固矣總來只驗竭誠盡敬之意未如推本言之也上文不見不聞與體物不遺原非平說蓋就無處見他有故祭祀二節只就體物處形容道箇正是度寂中之感通窈冥中之變化故曰微之顯不可掩正應顯字有其誠則有其神鬼神所以如此者都是吾人一點真心目不可掩耳須知吾人一點靈明六合內外本無不周其不能然者為形所礙耳人之夢一息游萬里一夕經百年所謂魂之游也鬼神為游魂之變惟無形故能形天下之形惟無聲故能聲天下之聲至誠之靈不固耳目見聞無所不通而前知百世夫是之謂至誠知神洞悉造化之秘而獨往獨來與天為徒夫是以質諸鬼神而無疑 誰



海近語云道之所以為道陰陽盡之矣曰陰陽則鬼神盡之矣曰鬼神則誠盡之矣不見不聞體物不遺鬼神之無所不在便是道之無所不在人所以不可須臾離道也如在上如在左右不可度矧可數鬼神無所不在之真幾也誠之不可掩正見鬼神之德之所以盛也誠者即天命之性之實體乃道之所以為道者也知鬼神無所不在之真幾則知吾心之獨知不獨不聞莫見莫顯為動之微為吉凶之先見故曰真幾真獨者慎此真幾耳慎獨則誠誠則體用一原顯微無間不見不聞體物不遺之道在我矣是曰盡性是曰至命是曰合天 張文定公曰鬼神無可見聞然而能形天下之所見聲天下之所聞則是無表無裏

無窮無微

卷之四

三

無窮無微無有無無無可容偽廢矣雖欲使視之而有見也聽之而有聞也是物也惡能物物夫惟物物者之非物也故君子存誠 解醒編云鬼神為德俱言祭祀之鬼神非陰陽盈伸往來之謂也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合之則皆曰鬼神是鬼神也以形迹求之則見聞莫顯以精神言之則與物一體天地之氣與吾身一體祖宗之氣與子孫一體故不可得而遺忘之也 梓石中庸釋義云鬼神非茫昧天命之謂性鬼神者性之靈妙不測者也知鬼神則知道之真幾矣誠者性之實體鬼神所以為鬼神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性之所以合顯微而無間也此其真幾靈妙不測故曰鬼神使人心戒慎恐懼常如承祭之時對越

神明不敢厭射則所性之真幾洋洋乎無在而無不在其可得而測度乎不可得而測度則當思慎獨以保此其幾其可得而履射乎若是者吾心顯微無間之體則然也所謂誠也故承祭之心即慎獨之心慎獨以有誠則不見不聞體物之道在我鬼神由我運矣 印古心語云鬼神之威即人裡祀之心可見非鬼神能使人也墟墓與宗廟欽吾之良心也

、中庸管窺言鬼神不見不聞固隱矣然而體物不遺則甚顯焉何也蓋有其誠則有其神所以然者蓋由齊明盛服盡誠以奉祭祀故洋洋如在不可掩如此一誠之所為也使奉祭不誠則神必不享矣况望其昭若不掩乎 中

談錄

卷之四

三

庸輯略曰鬼神者無形故視之不見無聲故聽之不聞然萬物之生莫不有氣氣也者神之盛也莫不有魂魄也者鬼之盛也故人亦鬼神之會爾此體物而不可遺者也鬼神者周流天地之間無所不在雖寂然不動而有感必通雖無形無聲而有所謂昭昭不可欺者故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弗見弗聞可謂微矣然體物而不可遺此謂之顯周流天地之間昭昭而不可欺可謂誠矣然曰感而必通此之謂不可揜 黃氏曰抄蔡氏曰凡物之體無非鬼神體之故曰體物而不可遺此體字虛非若形體之體蓋體其體之謂也 讀書錄云天地之間闔世運之興衰日月之往來晝夜之變化寒暑之推遷萬物之始終皆陰

陽之氣風伸消息為主此鬼神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也  
初問云視之不見二句正是感不可輕看凡物可見聞  
者已著形聲則止於形聲而已矣而鬼神不可見聞則出  
於形聲之外非感乎必兼三句始是感時說止重末句不  
是却未得旨

、講錄云神之格思三句與上文兩開說一以祭祀為驗  
一以詩詞為證格思是體物也若可度思便有所遺矣格  
思而不可度正見體不遺處不可射思句不重 草木子  
云人物明而可見故先說費而後說隱鬼神幽而難知故  
先言微而後言顯

、大全雲峰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  
談經苑 卷之四

見之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  
直言鬼神之誠其言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  
造化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  
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隱也體物而不可遺  
顯也前之所謂費也人之齊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  
有使之者洋洋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重句  
謂此即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此是鬼神最顯處然此其  
顯也必有所以顯者一至誠之不可揜如此也凡物之終  
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陽合散莫非真氣員無妄之  
理知鬼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 中玄  
開辨錄問中庸為學者作乃言是神之事何居曰意非在

此說最簡當

於鬼神也蓋即鬼神以發明微顯之義耳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不舍晝夜  
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則久久則  
微而博厚悠久之業大誠則形形則著而明動變化之功  
成誠不可揜如此也 初問云夫微矣而之顯此處却重  
顯邊 吾心靈妙處便是鬼神吾心之鬼神一往一來便  
可充塞天地 古言云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正是  
慎獨戒懼工夫無時無處而可忽微顯非鬼神微顯即  
所謂莫顯乎微也 西齋心法云夫微之顯誠也不誠則  
無物矣然吾心之神無思而思無為而為本自光明何其  
顯也唯為欲掩則昏邪暗塞矣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  
談經苑 卷之四

承祭祀惟此最為收歛湛然肅然至誠也誠則精神流動

感之即通吾心之神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也詩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以見君子誠之為貴誠則  
形而明著動變化莫非吾心之妙用矣孰得而掩之故曰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也  
○舜其大孝也與  
孝經援神契曰天子孝曰就就之為言成也天子德被天  
下澤及萬物始終成就則其親獲安故曰就也諸侯孝曰  
度度者法也諸侯居國能奉天子法度得不危溢則其親  
獲安故曰度也 中庸疏意云以德為聖人列在前便有  
賓主輕重之意至故大德節始發明以德獲福之旨重必

字位是天子之位祿是天子之祿名爵皆著天子說是曰舜而泛論其理也故天之生物節又發明必得之理曰生物而不言殺物重數有一邊曰篤而不言薄重加厚一邊天以生物為心無一物不欲長養加厚但和氣流行常與物之好者相繫著是謂因其可厚而厚之也裁者二句重上句下句只帶說天非有意於物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却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自節節消磨將去却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此嘉樂之詩亦是証栽培之意德是以宜乎民人則天命必歸之又以見天人合一之理故大侍句結上文受命即受保佑之命 張文定公曰受命於天惟舜無作也受養於天惟舜無弗至也舜其父事天乎宜

卷之四

三十四

其為天之鍾愛子矣雖然以聖人之德天子之貴富饒宗廟而庇子孫於孝無損焉耳非益之也是故天之孝子斯其為親之孝子耳矣舜非古之中庸君子哉或曰大德何以必受命也曰父母有克肖子也而任之家政其常耳講錄云德為聖人是顯親之大尊為天子是尊親之大富有四海是養親之大宗廟享之是追親之天子孫保之是嗣親之大故謂之大孝 新唐書世系表云陳氏出自媯姓虞帝舜之後夏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三十二世孫湯父為周陶正武王妻以元女大姬生滿封之於陳賜姓媯以奉舜祀是為胡公九世孫厲公他生敬仲完奔齊以國為姓既而食邑於田又為田氏十五世孫齊王建為秦所滅三子昇桓桓稱王氏軫為楚相封潁川侯因徙潁川稱陳氏 國語范文子曰天道無親唯德是授夫德福之基也無德而福隆猶無基而厚墉也其壞也無日矣朱子語類問舜之大德受命止是為善澤福而已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是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然滋長恰似有以培之也唯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於天雖只是疊將來說然玩味之覺他說得自有意思 原旨云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只就好處說曰因材而加厚是因其可厚而厚之也不然則薄之矣便該有栽培傾覆二意在 物之裁者生氣本已充滿

卷之四

三十五

而足以受天之氣則天之氣自然附著於物而滋息之若傾倒則生氣從何處相接必致枯槁便是覆 讀書錄云聖人之德根乎天理猶物之栽而根乎氣也是以保佑眷顧而天之培養者自不能已凶人則自絕其天亦猶物之生氣已絕故天之所以覆亡者有必至是以培之覆之唯若出於天之所為而實皆有以自取之也 莊子云受命於天唯舜獨也正

○無憂者其唯文王乎

家語孔子曰王者有似乎春秋文王以王季為父以太姪為母以太姪為妃以武王周公為子以太顏閔天為臣其本美矣武王正其身以正其國正其國以正天下伐無道



天子之服臨其先公故用鷩冕天子之鷩冕亦與諸侯微不同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白雲許氏曰追王三王武王既滅商在商郊已行之禮記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於上帝祈於社設尊於牧室謂牧野之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發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又書武成金縢康誥諸篇皆可見所謂周公成文武之德只是又推太王王季之意而以天子之禮祀先公也斯禮也以下又是因此以定上下之通禮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

卷之四

三

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絕不降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中庸輯略呂曰追王之禮古所無有其起於周公乎太王避狄云邠之岐山之下而居從之者如歸市則王業始基之矣王季承太王之業至文武受命作周故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續太王王季文王之緒而已故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者明王業之所基也武成曰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于小子其承厥志此追王之意歟追王之禮文王之志也

武王承之武王之業也周公承之武王末年始受天命於是禮也蓋有所未暇此周公所以兼成文武之德也推是心也故上祀先公亦以天子之禮而下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蓋先公組紃以上追王所不及故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以達追王之意於其上也蔡之從死者之爵於之用生者之祿所以達追王上祀之意於其下也期之喪達乎大夫者期之喪有二有正統之期為祖父母者也旁親之期為世父母叔父母眾子昆弟之子也正統之期雖天子諸侯莫敢降旁親之期天子諸侯絕服而大夫降所謂尊不同故或絕或降也大夫雖降猶服大功不如天子諸侯之絕服故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也如旁親之期亦

卷之四

三

為大夫亦不降所謂尊同則服其親之服也諸侯雖絕服旁親尊同亦不降所不臣者猶服之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是也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者三年之喪為父為母適孫承重天子達乎庶人一也蓋子之事親所以自致其誠不可以尊卑變也士翼云后稷封邠周之有國也文王三有二周之有天下也故稷以配天文以配帝蓋相其功德非出私意不然幾於誣親矣後之有天下者皆以此為常而使開國之祖歆於亡聞之先何其迂而狹也首陽之餓榮於千駟之君夫人子豈專以貴事其親乎講錄云追王太王王季是推文武之意以及王迹之所起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推

鍾原書傳賈疏  
曰三年之喪自  
天子達於庶人  
大夫以宗廟  
杜撰之禮自康  
乃以易月後  
世所不能守

大王王季之意亦是推文武之意以及於無窮達乎諸侯至無貴賤一也則是推及於天下而文武之意盡矣聖人制禮毫髮不苟先公只祀以天子而不追王大王王季只追王而不加謚非獨以親疎之辨亦以其功之有差先公祀以天子之禮是祭用生者之祿斯禮即上祀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各用生者之祿以祭其先人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管到祭以大夫處正喪禮是因祭禮說及耳 葵祭不平以祭為主葵祭只云大夫士者諸侯庶人可以類推也但父為諸侯子為大夫則支子不祭而自為大宗矣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談經苑

卷之四

四

大金鑰峰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字而言如所謂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石渠意見云謂之達孝者言武王周公之孝達乎上下也觀軍內四達字可見及下文言繼志述事與夫祭祀之禮皆通行之孝也集註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若舜之孝天下之人豈不通謂之孝何以不曰達孝而曰大孝乎通謂之孝之說恐未是 中庸疏意云孟子稱舜之孝在尊養其親而引孝思維則之詩繼之中庸稱武周為達孝即此意也下文所叙祭祀之禮皆尊養其親之事報本追遠之情乃百世臣民之所同切者吾輩精竭誠而盡制於其上使百姓感之而油然而興孝焉是所謂維則也此情此典

無絲毫與天下之心相通者故曰達孝此達字即上面達乎諸侯之達亦自上而通於下之詞也等繼善述重變通意不曰繼先王之志而曰繼人之志蓋是泛論之詞不專指武周說也春秋以下始指武周言修只是整飭之意春秋即是時祭與下文嘗之義應宗廟之禮即是太廟之祭與下文禘之義應此修其祖廟四句叙其禮也而義即在禮之中所以序昭穆等句推其義也而義實因禮而出佐禮樂俱就祭說敬愛二句就上三句看出事死二句緊承上說自其行此禮而無一處不通曰達自其盡此禮而無一毫不到曰至惟其至所以達也主宰曰帝尊無與並故曰上郊祭天事其覆物之帝也社祭地事其載物之帝也

談經苑

卷之四

四

也不言后土非省文武周制禮治國同是此心纔明此便曉彼若說鬼神難事人民易齊則幽明有二理矣 中玄問辨錄云達者變通不拘之謂善繼善述是也今只讀本文自見曰何謂善繼善述曰不惟先王之所欲為所已為者為之承之雖其所未及為不得為者亦皆為之承之不惟所不及為不得為者為之承之雖其所未及為有時異世殊不宜於今者亦皆為之變通之斟酌損益務得其理推衍擴充務使幽明上下親疎貴賤無不周浹而無非所以仰體先人之意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夫繼述之謂孝繼述而善焉之謂達非通稱之說也曰舜之大孝顧不達歟曰舜以匹夫而有天下凡皆自為非有承於

前也故特以尊親顯親享宗廟而保子孫者稱為大孝武周續累世之緒有所承於前則凡制作之通於天下者皆其所繼述也而時執不同尤有所變而通之擴而大之者故為達孝也 明儒經翼曰達即上文達乎諸侯大夫之達蓋祖考也子孫臣庶也天地也皆先王志事之所在也武周則於祖廟而修之是能推此孝以達於祖考矣於宗廟之禮而舉之是能推此孝以達於子孫臣庶矣於郊社之禮而行之是能推此孝以達於天地矣通祖考通子孫臣庶通天地鬼神無處不貫徹通達夫是之謂善繼善述夫是之謂達孝也 大全西山真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

禮維苑

卷之四

四

原旨云春秋修其祖廟註雖倫舉諸侯大夫士言畢竟歸重天子之禮觀後節皆言天子之禮可見 天子四時之祫但合群廟之主三年大祫則兼合祧廟之主雖所祫不同而生者之昭穆則一也 大全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修除祧則守祧黜聖此修其祖廟也 東陽許氏曰修廟只是拈掃整飭常使嚴潔之意中庸輯略呂曰宗器天府所藏之玉鎮大寶器也若有大祭則出而陳之以華國如周書所謂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大玉夷王天球河圖是也 禮稽命耀曰以衣服想見其容色 通義臨川袁氏曰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祀則各以其服授尸 趙氏曰

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 白雲許氏曰如詩獻羔祭韭冬薦魚春獻鮪月令孟夏以鼈嘗麥仲夏以雛嘗黍蓋以合祧孟秋登穀嘗新仲秋以犬嘗麻季秋以犬嘗稻皆先薦寢廟此類皆是也

大全雲峰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畧旅酬下為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浹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本是祫祭時太廟設主而有此名祖宗之位既以此為序則子孫皆一昭一穆緣上世次序而定此言序昭穆謂廟中行禮以及燕毛皆用昭穆為序則此序字主於人而言之

禮維苑

卷之四

四

意為多昭穆又不止廟中尋常尊卑亦皆以此為序也又曰在外公侯伯子男在內公卿大夫士皆爵也言公侯則諸侯之駢奔走者也卿大夫則朝臣之執事者也祭祀之時序之所以辨別其貴賤 中庸輯畧云序事者別賢與能而授之事也孰可以為宗而詔相孰可以為祝而祝孰執可以贊裸獻孰可以執豆至於執爵沃盥莫不辨其賢能之大小而任之也 朱子曰主人酬以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尊賓使飲也賓受之奠于席前至旅而後舉旅酬下為上者先一人如卿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於長以次獻至於沃盥者所



謂通賤也 袁氏曰下字指主人之吏舉解者而言上字指賓而言主人之吏卑下而乃先舉解於賓以為旅酬之始故曰下為上前此主人自舉解酬賓至旅酬則象相酬也詳見儀禮 原旨蔡氏曰毛老人也左傳不禽二毛是也燕毛所以尊高年故曰序齒詩行葦燕父兄耆老可見然燕同姓雖大小咸在意幼者必有執事與長者不同故曰燕毛註謂毛髮別長幼毛髮如何別得長幼恐未然蓋此於序昭穆時齒序已定至此又別老老之義故略其少者而只燕其長者但在宗廟中尚論爵爵同則序齒燕於寢則不論爵而專序齒耳 講錄云舊說以上條作尊祖考此條作愛子孫臣庶不知愛子孫臣庶者亦為尊祖考

卷之四

四

而然也總以祖考為重 初問云踐其位五其字注中皆指先王似拘不如只承上說武周之制作如此是其在廟中凡踐位行禮奏樂敬尊愛親屬真是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精神意氣直與先王相通非孝之至乎更滑淨可味 中庸釋義云至者民彝物則之極人心之所自然者也使有一毫未極其至則難以通之天下矣 郊特牲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故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注先王制禮皆有精微之理所謂義也禮之所以為尊以其義之可尊耳玉帛俎豆各有多寡厚

薄之數數之陳列者人皆可得而見義之精微者不學則不能知也祝史其能知之乎 通義臨川袁氏曰古者天子冬至祀天於南郊之圜丘孟春祈穀於郊亦於圜丘五省北帝則於四郊其他非皆告天禮之重者亦謂之郊輕者則謂之類此皆惟天子得行之夏至祭地於北郊之方澤亦惟天子得行之其次則祭地於社天子之社謂之王社諸侯之社謂之國社大夫士庶人之社謂之里社地猶母也親而不尊故皆可以社而祭之天子諸侯或因事告祭重者於社輕者但謂之宜胡氏渾言社祭地者考之未詳也 資中黃氏曰程子謂禘者禘其所自出之帝為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也愚以為為周之禘蓋於后稷廟

卷之四

四

合有廟無廟之主以共尊事帝學專主一帝故謂之禘蓋以見子孫世次之多功德之盛報本追遠之義於是為大矣 大全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 講錄云宗廟之禮前已說盡此條但多郊社之禮亦不重不過歸重明乎三句然明乎三句亦不重人能明之上只見得宗廟禮義之弘遠也郊禮行於天子而社則諸侯大夫士庶人通行禘禮行於天子而嘗則諸侯大夫士庶人通行天下皆得行此禮天下皆得盡此孝此武周之所以為達孝歟 易之萃曰王假有廟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而極也天地萬物之情亦於萃見之矣治國不在堂上乎 春



秋修祖廟至祀乎其先也都是武周之禮通乎上下者以其通乎上下說纔見是達孝若只就武周自家說便不見得達孝矣

○哀公問政

劉向七略曰孔子三見哀公作三朝記七篇今在大戴禮中庸疏意云當時哀公問政其意在治人而夫子告之獨詳於治己政之布在方策者即下九經之屬人存政舉一句已說盡了下面許多說話只是完此一句而已至為政在人一節其意十分明盡凡為政只在用人古今論治無踰於此取人以身不但君不明無以知人縱知其為賢而君身不正亦無以用之者真精感召自有神機然此身

藏經苑

卷之四

四六

終日在道中欲修其身只隨此身所由之道而修之而所以修其道者不過以這點真心應之而已仁者一節只重仁字夫子因哀公不能即領特為下箇註脚所謂修道之仁即那人便是此人字即上道不遠人人字以人訓仁此理最可玩索眼前都是人獨親親為大以其用愛最親切耳義在心而不在事在內而不在外事到面前即之心而安者便是宜的便是義了所宜之中唯有尊賢為大為其能輔仁耳有等有殺有殺自是吾儒大中之學然都是自然之天則不容一毫人力安排者故曰禮兩生上說修道以仁而此說仁以親親為大則仁的工夫又從道上做起了上說取人以身而此說尊賢為大則仁身的工夫又從取人

上做起了此等處須仔細理會聖人之經綸從一根上數出來都來只是一件事故賢愈尊則身愈修身愈修則人可取道與仁亦非兩物自理而言曰道自心而言曰仁以真心而敦乎彞倫心即理也因彞倫而益盡吾之真心理即心也無理外心亦無心外理看得此意透則堯舜文武之宗旨不謬矣知人人字當是仁者人也之人尊賢亦在其中所包還廣天字又就人字上面推出來是人力不及處乃寬寬源頭也說天下之達道便是人人有分處處通行者然知不真則不能行氣不足則不能行故以知仁勇行者一也林氏存疑云一字只當數目看得極是或生而知之一節便是孔門頓漸之科不學不慮是良知良能則

藏經苑

卷之四

四六

自諉工夫有所間斷不敢不勉夫是之謂勉強到得成就時那生知安行的聖人也到這裏學利困勉者也到這裏無二無別在上智亦不能於分外這一些精采在下愚亦不少却此子故曰知之成切一也要之生知安行的人學利的工夫也有時用得著固念作狂聖人不免孔子生知之聖嘗自謂好學皆是實話學利困勉的人亦有生知安行的時節譬如極惡的人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何須用學何須用慮所謂本體未嘗息者若非性分上原帶得聖人體段來則雖困亦不能通勉亦不能利矣安能一邱夫子復舉好學近乎智等告公專為困知勉行者立法也重在好字力字知字上人之精神常聚於所

談經苑

卷之四

四八

好聚久則蓄極而通故可以破愚力者竭吾之所能勝之謂一棒一條痕一摑一掌血無絲毫走作方是真實用力者如此用力私意自容不得故可以忘私心中真真知得羞愧自不得不振不自有歇手不得處故可以起懦然當用工之時雖十分真切終是有求有作之方非究竟無為之旨與天德尚隔一塵故曰近凡言近者終在兩處莫錯會了知斯三者節結上起下之詞既云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則修身在天下國家之前矣及叙九經之目又從修身說起乃知人已非二物體用無二理總來只是一箇工夫故九經中修身極重前說修身以道至叙九經之效則云修身則道立以此而修亦以此而立即工夫便是

讀書與任使句  
大略通解

初驗謂之道立以刑九族以式官聯以法萬民百辟總在這裏前說修道而推極於禮所生至叙九經之事則云非禮不動工夫須從源頭上做起此禮既盡而尚賢睦族馭臣牧民等事皆從此而出矣此是大頭腦中間條目無大商量處官威任使一句難看官威只是德懋懋官之意任使是委任而使之也蓋君之使臣徒責之奔走是役使也自恃其尊而不以禮是氣使之也任者倚仗之謂任而使之則虛心委付矣九經雖不同然所以行處是這點精神運用如美傀儡者悲慘離今種種各別然牽線索者總在這箇人更無二樣此與上五達道節須玩所以行之四字此便是孔門一貫之傳亦是虞廷精一之旨操只是要要

談經苑

卷之四

四九

故工夫所謂登積而重服者也凡事須當定於未事之前如待言而信信必不深待事而敬敬必不至故皆欲前定者凝然不動之謂在下位節與前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節實互相發前說不可以不修身以下事親知人等項皆為修身而設者也此則自獲乎上有道推至誠身中間信友悅親等項皆待誠身而盡者也總之都重在身上前說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則事親在修身之先此說不誠乎身不順乎親則修身又在順親之先矣前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則知人在事親之先此說不順乎親不信乎友則事親又在信友之先矣如此說得周密誠者節又就誠身誠字上分出天人陸云此節重人道與擇執上蓋此

有弗學等語  
沒政不必  
問

即為誠之而發天道者誠之原也聖人者立誠之的也舉  
夫道以見人當求復乎天舉聖人以見人欲求至於聖者  
當下擇善固執工夫也此方是孔子告君本意也善即繼  
之者善之善便是本來真理識得此理更無別事只消保  
守而已守之而不失便為固執故云不明乎善不誠乎身  
矣可見誠身的工夫全在明善上博學之即正是擇執實  
下手處善有未明須用去學學只是明自家本然之善不  
為別的須要這箇頭腦是然後虛其心廓其量不拘一路  
不執一說而隨時隨處無不用力夫是之博學學然後知  
不足而有問問須是詳審問而不思終非已有思不可泛  
不可鑿不可僻故欲慎思之思而既得更須辨驗一番何

故卜度成悟善體宛然認賊為子自家本來善根封閉

季

愈密不得出頭毫釐有差天地懸隔豈得不辨明如太陽  
當空纖毫畢照到此田地擇善之事已畢時時不失此善  
便是行了朴實頭守將去不求效驗不逞精采這便是篤  
君子之學有不必學者有不可學者故云有弗學註不為  
則已亦謂不可為者則已之非謂人可不學也養本須於  
始生時去其繇枝為學者須於進道時塞其歧路先云有  
弗學而後云學之弗能弗措只是欲專精之意人一已百  
人十已千總是必要其成之意心本自明本自強無一毫  
欠缺只為習染蔽了故消得一分習染便復得一分本體  
愚者明柔者強乃是必然之理前說修道以仁而不言智

勇次並舉智仁勇亦只是完仁字之意至此說明是智說  
強是勇不言仁而仁在其中矣 海蠡編云袁公問政蓋  
問其迹也故孔子言文武之政布在方冊者迹耳非所以  
述也其惟人存乎人道存自然敏政而政之在方冊者特  
蒲盧耳猶言土直也人道盡而行政自敏若九經之類布在方  
冊者直蒲盧耳此章之大意如此 原旨云這一章只是  
其人存一句是綱領人雖兼君臣其實只重在君上故頭  
緒雖多而其要則在修身而所以修身則曰仁而所以盡  
仁則曰義曰禮體之為五達道措之天下為九經見之於  
身為言事行道其要不過曰明善誠身其功不過曰學問

談經

卷之四

季

思辨篤行總是一箇其人存的道理自修身以道以下是  
言修身而人存也九經以下是言人存而政舉也凡事務  
則立以下又自上而兩箇一字歸到誠字上見有真心實  
意然後人存而政舉也蓋此章雖是論政亦可論學雖是  
語君亦可語臣原非有兩事也 淮海近語云孔子答袁  
公問政自為政在人至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是言以內  
聖之德而為外王之業也見人存則政舉也自凡為天下  
國家有九經至雖柔必強是言外王之業本於內聖之德  
見政舉由人存也 中玄問辨錄云其人存則其政舉其  
人指文武也文武豈可以臣言只是有君耳有是君有是  
臣而政舉矣故曰為政在人取人以身 問蒲盧沈括以

為蒲葦伊川云蒲蘆果羸也言化之易也頓軫果羸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易於蒲蘆矣二說孰是曰皆非也世稱果羸為蒲蘆考之他書云蒲蘆葫蘆之細腰者也果羸土絳細腰有似於蒲蘆故人為蒲蘆即此而言則是果羸之取象於蒲蘆非蒲蘆之為果羸也且果羸自有子乃負虫以飼之非祝所負之虫化為其子也此無間義理為明之者欲學者事必求其實耳 講錄云人道節言人存政舉之易也重在敏字地道敏樹是舉之易蒲蘆是易之甚乃一句甚一句之詞總係於人存來不可云上二句是人易舉乎政下二句是政易舉於人 史記太史公曰賢人乎賢人乎非質有其內惡

中庸

卷之四

能用之哉揚真曰中庸所中庸輯略游曰頓軫有可化之質螺羸有能化之材知是說然後可與言政也然則政之所託可非其人乎故曰為政在人固未易知若規矩準繩在我則方圓曲直無所逃矣故曰取人以身規矩準繩無他人道而已故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初問云修身以道是應事接物間件件有條理都恰好停當悉協於中道修道以仁是協於中道處頭是心中有一段慈愛惻怛肫肫懇到流通活潑之意貫徹乎其間非身是一箇道是一箇仁又是一箇總而言之不過日用間動靜皆道皆出於真切之心而已矣 修道是要無過不及有箇補偏揅弊意悉協於中故謂之修正是學者用功處與首篇修道

同 明儒經翼云天地生物之心在人之性性之生生曰仁此心生生化化之機貫徹五常百行五常百行非此便是格套始學謂之修道以仁學到熟處謂之肫肫其仁頤四書心改云道是此理日可見之行仁則有至誠惻怛之意予嘗深味乎仁如世之果核皆有仁莢仁杏仁之類只是這此子包含許多生意將來發出花花實實自能具得莢杏全體至於各適其宜各止其所而義禮智信無不全具若不於仁上求之則軀殼死物何能生生長應化無窮如此故說修道以仁正是指出這人心之生理其所謂修亦不過栽培灌溉使不戕此生意而已 白希通云仁者不忍也施生愛人也義者宜也斷決得

中庸

卷之四

中也禮者後也復道成文也 釋名云人仁也仁生物也故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 路史曰今夫果核之未坼也所謂太極也方其未坼固具兩儀兩儀之間兩葉自具兩葉之具即人字也蓋三才之道具足於此矣一生為性生與人同所謂側厓是故木之性仁而善謂之穀皆有生之理也方夫兩葉以謂之人迨其全土復生兩葉兩葉復生則為父矣父者人之著者也故孔子曰仁者人也方核未坼人在其中父生皆古仁字父字後側之而通義白雲許氏曰有仁便有義親親自父母至於宗族其厚薄自有人情不能已者賢之高下其尊之心有不容不重輕者則所謂殺等皆是自然而然此見聖人制禮只是因人

情而節文之而已 初問云仁者人也人字即是性字人之所以為人之理是異於禽獸之幾希也非性而何吾性中有仁便有義有禮 夫子更說出尊賢因哀公質實庸下故以先務告之又曰殺曰等又恐其混而無別也

朱子語類曰此處却是倒看 本在修身然修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知至格物知得箇自然道理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 思事親不可不知人知人只如知人則哲之知不是思欲事親先要知人只是思欲事親更要知人 中庸輯略伊川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知賢否有所不能盡知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

卷之四

五十四

若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 中庸詮解云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即欲順於父母之意親志不順不可以言修身然非知人知天不能盡事親之道深察於父母妻子兄弟性情心術之間而竭誠盡慎無少乖缺斯之謂知人達性命之原通天載之秘而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有出於耳目心知之外者斯之謂知天知人而至於知天斯有誠感誠應之妙親心不期順而順矣古之聖賢格親格君感人化物皆用此道故曰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初問云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又恐哀公認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身外事故與緊言之舊說却粘在上節把尊賢為知人以等殺為知天細思之却

倒做工夫不可以不知人人字即仁者人也之人字非尊賢也若是尊賢夫子緣何不說說尊賢又以知人二字代之況上文明有箇人字在何須認作賢此節大意謂君子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之道在仁故不可不事親事親之仁即吾性即人所以為人之理天者吾性之所從出也故又當知天即道率乎性性命於天此是探本窮原之論恐哀公疑修道以仁是自外益內故以此言告之見吾性本自具足不必外求之意若如舊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却似事親之仁必須自講求而得之豈吾人原無是親親之心乎彼提便知愛親愚夫俗子亦有知事親者恐不必盡由尊賢也到知天處硬以禮字作天似又牽強且

卷之四

五十五

此意謂須先有禮而後有義有義了然後有仁未穩 講錄云上文都是汎論其理到此纔是勉君子也此條根本只在修身不可以不修身最重然修身起頭得力處却又只在知天知天亦最重事親亦不止父母若就父母看恐礙知天處親親之殺知人亦不是汎交的朋友就師友之講明者看講明兼五達道此專屬事親是以其大者說知人雖說尊賢亦帶親親來思尊賢以講明親親之道者又須知天而分別尊賢之等以講明親親之殺也 耿天臺曰中庸本旨蓋欲人自思所以為人者原與天無二非故以此合彼也世人執怯目前七尺之軀圓首方趾橫目豎目以為人耳而不知人之所以為人者其視聽言動皆天

也只此方寸之靈本自通貫天載只此一息之氣本自充塞兩間吾儕然而識之一旦豁然知人不異天天不離人則視為天明聰為天聰動為天機合之為天德在親為孝子在身為仁人其於愛憎取舍經世宰物焉往而非天道哉苟不知人之為天則耳目形骸雖是人也實則行尸坐肉已耳愧于天忤于人忤於所生矣故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通義吳氏曰五典之目此章為治者言故先君臣由尊而及卑也孟子為學著言故先父子由內而及外也臨川袁氏曰五者之中朋友獨言交者朋友素無定分必以義相交然後為朋友也 真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

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存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或不守仁守之而勇或不奮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 講錄云此是上文未盡之意五達道之道即修身以道之道三達德之仁即修道以仁之仁而智則仁之發端勇則仁之成功也 不曰君臣之義以至昆弟之序而只曰君臣父子夫婦昆弟者有君臣父子必有所以為君臣父子者有夫婦昆弟必有所以為夫婦昆弟者可見入外無道而修身者必以道也朋友以相交而成故加

交字人之交際亦不止此五者而其餘類此者亦在所談矣 問篇首以喜怒哀樂中節為達道此又以五倫為達道道果有二乎曰五倫之相接何往而非喜怒哀樂也喜怒哀樂之中節亦便是親義序別信之倫盡矣 原旨云

朋友何以獨言朋友之交蓋天地間若君臣若父子若夫婦昆弟或以人合或以天合皆有一箇不可逃不可解之情義在獨朋友一倫似有箇散漫不相統攝的意思所以著一交字正以見其纏綿依附之意五倫之不可缺者此也 二谷閒居集云所以行之者一也言同一理也同一心也明此謂之知存此謂之仁不息此謂之勇以交於父子則謂之親以交於君臣則謂之義以交於夫婦昆弟則

卷之四

卷之四

友則謂之序別與信以至九經之事莫不皆然故曰是萬為一實萬分又曰一以貫之居下位而欲獲上治民猶居上而欲諸侯遠人百工庶民各得其所也信友則大臣群臣之類也悅親則親親之謂也誠身之為修身明善之為尊賢蓋無一不合也而曰知仁勇必誠以行之者贅矣 因辨錄云修道以仁之仁是指全體言知仁勇之仁是指一節言一是道德歸宿處即禮也約也三五是道德之散殊處即文也博也 中庸訓曰一一二之一下節即解此也 中玄問辨錄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之謂何曰一之言皆也蓋曰皆所以行之者也本文自明何言之曰天下之達道五云云蓋五者各自為用而三者為用則同知

者如此者也仁者仁此者也勇者強此者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若指誠言何不曰所以行之者誠也而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一而不言所謂一為此空虛無着之說必待後人求其事以實之乎

中庸輯略呂曰性一也流行之分有昏明焉非性也有三人焉皆有目以別乎衆色一居乎室一居乎帷箔之下一居乎廣遠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藏有厚薄爾凡學者所以鮮蔽去惑故生知學知困知及其知之一也安得不貴於學乎士翼云聖人生而知之安而行之自性而達於萬事本之生末與自學知利行以下由事而協於一性末之反本與洞學教蒙云

張鑑堂

卷之四

李

生知安行學利困勉三者雖是人品一定的亦是人人兼有的知覺舜性之湯武反之衆人百倍其功而後能固是有一定的良知良能發於狹提之愛人人不假學慮是人人生知安行事學者儘有實質生來倫理近厚處不待學問苦功即履其事生來嗜好輕處不待苦磨磨即得解脫便是人人有學知利行事雖聖賢亦有不易消融氣質處如程子吟風弄月後十二年尚儼心未忘此便是理賢困勉事以此知聖賢與吾儕不甚懸絕亦為之而已歐陽南野云夫生知者以其生而無私意而不蔽其良知則學知者亦惟學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困知者亦惟困心固力去其私意以不蔽其良知而已非謂其學而知

古今事變困而知古今事變若也疑問云或生而知之一節重困知勉行上好學三句正說困勉事中庸訓曰此而一字即上文一字所知所行皆指三德一即謂心之一理要約處也參元漫語云在知識上論確然有此三等若在本體上論自聖人以至於途人俱是生知其學知困知在去蔽之功有難有易耳

講錄云好學近乎智條此又為氣質庸下者指點入德之門好學好字重為不知而好學以知之力行力字重為不能行而力以行之知耻耻字重為知行不若人而耻之也呂氏春秋孔子見魯哀公哀公曰有語寡人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寡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

張鑑堂

卷之四

李

也丘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人失之於身者失之人任子云治已審則可以治人治人審則可以治天下通義黃氏曰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修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修身為要上文言修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修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修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修身之功效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進海近語云知斯三者知字最重凡人不能修身治人治天下國家只因失此真知有此真知則好學力行知耻二夫俱著實去做及其知之一也在在此真知及其成功一也在在此真知由是人已一理身無不修其於天下國家一以貫之矣講錄云此二知不是



空知是真能得了能得三近便可以修道故知所以修身能修身便可以取人而為政故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雖承治人句於其實亦本於修身也○上文說修身而終於治天下國家下文說治天下國家而始於修身修身也者真人君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哉

、大全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其歸一件蓋敬大臣體群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之尊賢之本又從修身來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三山陳氏曰下

於親然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

三山陳氏曰下

文既有大臣又有群臣而此先云尊賢者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雲峯胡氏曰群臣相去疎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中庸測曰夫九經何為者也治天下之大經也譬諸織者之有經緯焉逆其緯之以文章制度之懿則有方策存焉其九經之本於達道者何也古之政也本乎一今之政也出乎二二則維一則純是謂純王之道是故修身本之也尊賢朋友之道親親父子昆弟之倫也大臣群臣諸侯君臣之義庶民百工遠人自君道而推之也故曰一講錄云凡為天下國家有

九經正是文武之政布在方策者

大全雲峰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為即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叙君道立而九經行其旨一也尊賢尤與修身相關修身則道成於已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修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東陽許氏曰來百工是招徠諸工人在國如織絰可以足布帛上匠可以足器皿之類章句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是農通於末末通於農則財足彼此皆是只一串

意是言舉天下之財用足也舜命垂共工列在九官周工

人皆屬冬官漢以來將作大匠亞於九卿則古人未嘗以

工事為輕凡此藝之工巧者既表而用之又有所顧慮以養之則天下之習此藝莫不勉為工巧而天下器用無不足柔遠人謂無忘賓旅賓旅蓋朝聘諸侯及大夫旅蓋四方遊士及商旅之度經言懷諸侯天下畏之天下舉四海內外總言蓋懷諸侯以德則諸侯誠服中國為一家中國臣民無有不愛仰則四隅海表夷狄異類莫不畏服矣

原旨云九經先言效後言事者以哀公庸君故先言此以歆之也財用足是通國與民而言蓋合一國之財用無不足也懷諸侯則天下畏之畏字出於懷字中蓋天下



按此則與前非  
論送客與非  
論送客與非

之心既合則朝廷之勢自尊有不得不畏者矣 通義  
白雲許氏曰齊明所以齊其心盛服所以齊其身非禮不  
動總一身而言視聽言之類皆在其中聰諛言則知人之  
道不明而賢者不安好色貨則必不能尚德而與賢者自  
相背馳故去此三者而後能貴有德者尊其位爵位也此  
未言任以事蓋宗族且主於養若有才德則自隨所隨用  
之却在上下文賢與大臣上條內 臨川袁氏曰此彼  
為親而親之則彼亦以此為親而親之故曰勸親親 白  
雲許氏曰秋官環人掌送逆邦國之通賓客以路節送逆  
及疆注疏通賓客以常事往來謂朝覲會同者也路節道  
路之節旌節也夏官懷方氏掌來遠方之民致方貢而送  
之 卷之四  
進之遠之以節此類皆授節送逆之事也地官遺人掌邦  
之委積郊野之委積以待賓客野鄙之委積以待羈旅註  
疏計九穀之數足國用以其餘共之少曰委多曰積賓客  
至郊與主國使者交接即與之廩餼野鄙在途中謂客有  
羈繫在此未得去者則惠之又委人掌飲野之賦飲薪芻  
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  
註疏野謂六遂之外至王畿二百里為甸三百里為稍疏  
材草之實木材木之實畜聚之物亦聚芻薪禦冬之具聚  
之以待羈旅過客之等又懷方氏治委積館舍飲食此類  
皆委積迎來之事也 趙氏德曰小聘使大夫大聘使卿  
朝則君自行此大聘則君親行時所制也虞夏之制諸侯

歲朝周之制侯甸男采衛要服六者各以其服數來朝  
王教按勸勉也有欣欣不已之意焉此一節言九經之效  
而獨曰百姓勸謂百姓之交相勸也此一節言九經之事  
以勸言者凡六此其事非徒從事蓋有動化寓乎其中焉或  
曰事有九而不言勸者三何也曰修己為勸人之本故修  
身不言勸不可以勸言也舉遠者篤近之推故柔遠人懷  
諸侯不言勸不必以勸言也此中庸立言之旨也 質言  
云齊明節要者幾個所以字是我以此去修之勸之非他  
自為我修勸云云也上言效是自然應我的此言事全是  
我去盡工夫的須要分曉 講錄云去說遠色賤貨而一  
於貴德正是好仁者無以尚之賈捐之云後宮盛色則賢  
者隱微佞人用事則諍臣杜口此重則彼輕理固然也  
尊其位者親之欲其貴重其祿者愛之欲其富然只富貴  
之而不任以事者蓋以親親之故若不問賢否而任之不  
幸而不勝任治之則傷恩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而  
不輕任之以事者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如其賢則以事  
任之者亦自不容已矣 問大臣而賢固可以官盛任使  
不卑有李林甫秦檜之徒則偏聽生姦獨任成亂如鄒陽  
之所云者安得而不慮也晦菴子曰彼其所以至此者正  
坐不知九經之義苟知此義而以修身為本則取舍之極  
已定以尊賢為先則所置以為大臣者亦必不雜以如是  
之人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也豈有復任

之而釀亂者乎 忠信二字九經事事俱要的却專以屬  
群臣者疎遠之臣難得一一信任他就不足處說耳 時  
使者不盡民之力薄歛者不盡民之財民便可速而可富  
日省月試以程其藝餼廩稱事以償其勞不信度作深巧  
者便無所容而情者亦勤勤者益勸矣 絕者無正支子  
孫繼是以旁支續之殷者有子孫而無土地舉是以土地  
封之故陳威於楚春秋猶以災係之陳邨邨并於衛詩猶  
以風係之邨邨不忍其廢絕也 繼絕舉廢治亂持危而  
與之同其戚朝聘以時厚往薄來而與之同其休德威並  
著諸侯未有不畏者矣

中玄問辨錄云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  
誠經也 卷之四

此一即上文達德也曰何以見是達德曰九經原自知仁  
勇三近來 張文定公曰嚴畏禮重而不貳其心曰敬察  
其情常屬於身曰體求其所欲若或傷之曰子以道而招  
集之曰來委隨而莫之拂焉曰柔保護輯寧而優厚惠恤  
之曰懷皆心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是故齊明盡之矣  
齊明德無妄故無私無私故仁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故  
惟仁親可以修身可以取人可以立政夫是之謂修其庸  
行而天下治孔子之道其舜文武周公之道乎 原旨云  
學問最怕支離汗漫而無歸宿之虞孔子告哀公既言達  
道有五達德有三凡為天下國家之經有九却似頭腦太  
多漸涉支離上去故於前則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於後又

子思子

曰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非誠究一之着實處則誠也下  
文遂以豫字起前定意而揭誠之一字以明告之所謂一  
者即此而已一者立而三與五與九之迹不俱融乎 後  
周書序云道極於不可知之神而推之為天下國家之用  
者以其粗爾然非致其精於已則其粗亦不能以為人  
明儒經翼曰中庸於達德達道曰行之者一於九經亦曰  
行之者一於天地之道曰為物不貳此理殊可玩何嘗有  
三有五又何曾有九何曾有萬得其一萬事畢頓

通義朱子曰言前定句言著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實  
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閑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  
徹便至於困行前定則不疚若所行不前定取辦臨時必  
難經竟 卷之四

遺後悔道前定則不窮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  
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  
處置得 困辨錄張子曰事豫吾內求利吾外語有味前  
定二字然有力益自學問主宰一定而不移者而言同前  
定 明儒經翼云養於未發之謂豫豫即前定之學也言  
之而不可行曰殆內省而惡於志曰取行有不慎於心曰  
困取之而不達其源曰窮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悅  
豫故也 中玄問辨錄云凡事豫則立曰凡事皆欲先立  
乎誠然否曰此但言事必貴豫故下文又言治民必先獲  
上獲上必先信友信友必先順親順親必先誠身誠身必  
先明善皆豫定之意也蓋至是始言及誠耳 解醒編云

凡事豫則立亦不必多一誠天下國家何者非事天下國家之事何者非道吾心之道可以積累而致不可以襲取而充吾身之事可預養於平日不可取辦於臨時故曰道前定而言行與事皆舉之矣不可以言事行道分作四項看 講錄云凡事二字無所不包言事行道治民至誠身之屬皆是也凡事以下是說誠要豫立之意誠者以下是說豫立乎誠之功 初問云殆是殆前頭後如狼行之跋蹇也前或說得去後或說不去沒頭腦沒收拾是言之給頸也因是困屈不能通達直使通之天下而無弊疾是內省之悔窮是窮盡有限

通義陳氏曰此一節又推明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

謙錄

卷之四

五

身明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一以貫之而無遺矣 胡先生曰此以在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修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 中庸測曰上下者何君臣之倫也信朋友者何朋友之倫也順親者何父子昆弟夫婦之倫也皆達道也明而誠之以達道也明誠也者智仁之謂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在其中

矣自身而家而外而朝廷而國而天下道之序也 講錄

云此亦凡事豫則立之意治民豫於獲上獲上豫於信友信友豫於順親順親豫於誠身誠身豫於明善可見凡事豫則立也 問吾人此身如何必待善明了纔誠得曰吾人而今眼前見的這箇身只是一箇血肉之軀橫渠子所云客形異家所云假合幻身也今人都執着這箇假合的幻身流染虛妄迷弊本真營營終日只要陪奉這箇七尺之軀以此不惟民物痛癢不知相關就是至親處亦常生間隔乖離如何能教信友獲上治民吾輩誠能反身自思我這身原從何處生來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便是我生來的身明得善時便是渾然與物同體之妙四端萬

謙錄

卷之四

五

善滿腔而是靈靈透透完完全全纔是真正的人身不只是一箇血肉之軀矣所謂必明善而後能誠身者此也如此而親不順友不信上不獲民不治者哉 尚友軒臆言云善是我之本來面目只緣自家迷失本來面目不免另將一箇面目認爲己有此只是妄一旦認取本來面目即一毫一髮非我本有自然容留不得故人只患不明不惠不誠 中庸詮解云誠以真實而言善以純粹而言誠者無妄善者無疵皆性體本然也擇善固執總謂之明善言明善而誠身在其中彼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安得謂之明善也傳學之五句言其事有弗學等語乃其所為工夫非有學利困勉之別孔子好古敏求終日不食終夜不

寢謂之弗得弗措非與 中庸述云人性之本然曰天道  
然一屬於人便須有誠之功自古聖人未有不盡人道  
而達天者也 解醒編云明善二字是誠身工夫善即大  
學之至善也明即大學之明明德也明善者洗治此心絕  
無一毫私欲之蔽所以去其妄而歸於誠也聖人之誠如  
明鏡止水賢人之誠之如鏡之有磨磨而使之明水之有  
垢澄而使之清也擇善者明也固執者明之不已也 王  
文成公文錄云夫誠者無妄之謂誠身之誠則欲其無妄  
之謂誠之之功則明善是也故博學者學此也審問者問  
此也慎思者思此也明辨者辨此也篤行者行此也皆所  
以明善而為誠之功也故明善者誠身之道也非明善  
之外別有所謂誠身之功也誠身之始身猶未誠也故謂  
之明善明善之極則身誠矣若謂自有明善之功又有誠  
身之功是離而二之也難乎免於毫釐千里之謬矣  
初問云誠者天之道一句是說誠之原頭見人所當誠  
不是求之分外乃是完全那天之所以與我者不思不  
勉只是全然不曾虧損就其中之誠處發見出來便是從  
容中道即是率性即是舜之由仁義行擇善固執者自上  
智大賢以下不免天理錯雜在人欲中故要擇而守之固  
執是存存使永久不失聖人便純一不已不待存之矣  
程氏入關語錄云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與勉而中思而得  
何止有差等直是相去懸絕不勉而中即常中不思而得

即常得所謂從容中道者指他人所見而言之若不勉不  
思者自在道上行又何必言中不中 二程類語云知之  
深則行之必至無有知之而不能行者知而不能行只是  
知得淺微不食鳥啄人不蹈水火只是知 海張編云誠  
不可言說形容孔子不得已說箇不勉不思從容中道纔  
擬如何是不勉不思已是勉矣思矣不從容矣此箇境界  
豈復耳目心思之所能測況可容擇與執邪乃誠之者無  
端於無揀擇中而生揀擇於無可執中而生固執若不十  
分用功安能消鎔其情哉故下文遂有博學等功 或  
曰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何異於擇執乎不幾才之於  
耳目聞見矣乎曰此所謂以楔出楔者也至於明強與誠  
合一然後自知前者功力總不相干耳譬如置物篋中已  
忽忘之遠搜垣牆之內殆徧矣一旦復得於篋中政不關  
搜尋之力也然非搜尋之極何以得篋中之物故學問思  
辨聖人為下學立方便門百倍其功自當神解 陽明子  
曰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學射則  
必引矢中的學書則必操觚染翰學之始即是行了篤者  
敦實篤厚之意行之而不息也蓋學不能以無問問即學  
即行也又不能以無思思即學即行也又不能以無辨辨  
即學即行也辨既明思既慎問既審學既能了又從而不  
息其功斯之謂篤行非謂學問思辨之後而始指之於行  
也析而論之雖有五合而論之只是一此區區心理合一

之體知行並進之功所以異於後世之說者也 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若著實做學問思辨的工夫則學問思辨亦便是行了學是做這件事問是問做這件事思辨是思辨做這件事則行亦便是學問思辨了若謂學問思辨了然後去行却如何懸空先去學問思辨得行時又如何去得學問思辨的事行之明覺處便是知知之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固所以必須說箇知知而不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箇行原來只是一箇工夫聖賢說知行都是就一箇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我今說知行合一時雖亦就今人補偏救弊說然知行之體段亦本來如是也 歐陽南野云有蔽而後有學則真妄錯雜善惡混淆必有不知不明者矣問者問其所不知思者思其所不得辨者辨其所不明皆就所學之事真妄善惡之間講究研磨察識辨別求能其事而後已焉耳學而能之則善得矣拳拳服膺而弗失所謂篤行之者也 二谷讀書記云斯道有曰思而得者有因問而得者有須反覆辨難者有不須問不須辨者亦有不須學者大概學是資之人思是求之心問辨則思與學之疑也知及之必仁以守之則所謂篤行也非一事而必倫五者又非一事因一事又非一事後乃及一事也但實用其力則自知之 初問云博學四句不專是知篤行不專

廣雅

卷之四

牛

是行學是學存此誠博字從博文中求要事事存此誠到篤行之只是重篤字久而勿失慎思者凡人會思便一向茫茫蕩蕩懸空去了故思要慎是謹謹切切在天理上明辨者辨必要明恐怕認賊作子凡天理處便是誠天理無不實的

、疑問云博學二節一氣說下不可分學利困勉有弗學節亦不可分志與功夫子前說知之成功則一未曾說所以知行事故一一備悉言之見好學力行知耻者必當如此去做到愚必明柔必強處則知之成功果無不一矣此夫子極善曲引處 東廓先生曰篤恭之功即其內省不夜之不息者也篤行之功即其學問思辨之不息者也

諫錄

卷之四

王

初問云有弗學一節舊說上是志下是功最誤人一已百人已千正是弗能弗措處朱子博學嘗認作知夫子學之弗能弗措此能字是行也如學作文必是作方謂之學學寫字必是寫方謂之學此又足為知行合一證佐 雖愚必明二句正因達德為人所同得所謂及其知之成功一也 愚者見天理不透柔者拿天理不定學者能用擇善固執工夫則於天理愈精明愈精明則愈強固一切人欲搖惑他不得推他不倒達德至此已完而達道無不行矣達道無不行便是復性知之成功而一也信乎 四十二章經講夫為道者譬如持炬火入冥室中其冥即滅而明猶存學道見誦愚癡都滅無不明矣 中庸訓曰此道

諸上文五者之功固者且知况學知平勉種且能况於利行者乎

談經菟卷之四

談經菟卷之四

上二

坊書

談經菟卷之五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武林友人羅大烈

校

中庸

○自誠明謂之性

大全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 尚友軒曉言云至誠之道其猶日乎誠之者其猶月之望乎其明復則其體復 中庸釋義云誠明非有二也如明鏡止水其無些子塵滓者誠也其洞照不差者明也誠明性之本體也明誠者本體為塵滓所蔽即其明之不容泯者而磨滌之以復其誠不息其明而已 了凡疏意云子思此章正發明天人一貫之旨人之于道原有從誠入者有從明入者從誠入者當下便得本心更無虛假不用思惟卜度一些子瞞他不得所謂自誠而明也這箇純是天命用事不落人為非性而何從明入者先須攝心求悟工夫到時豁然如大寐之得醒到此田地則物物不虛頭頭是實所謂自明而誠也扶門傍白有規矩可循分明是循道工夫豈不是教然自誠而明者非

誠之外有明也一真不動而萬象昭然誠則明了自明而誠者亦非明之外另有誠也見得真時如開拳見掌是一是二無不是實明則就誠了故曰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以此觀之天人豈有二義大抵天下學者只有二病稍窺見得性中光景者即謂色色現成不煩脩證凡有作為皆是外道更不信有悟門此是執性專信取教者又謂當刻苦磨煉盡力脩持全不信無為而成不行而至之理此是執教皆非也故子思今明指此二路示人而發其同歸之旨見得二路總是一路 講錄云此性字即天命之性此教字即脩道之教聖人之誠明全是天命之性也故謂之性賢人之明誠乃是脩道之教也故謂之教 大慧語

誠經卷之五

錄云真心無住真照獨存真性絕攀緣真見不由境真智無礙真慧無邊 四十二章經云淨心守志可會至道譬如磨鏡垢去明存 還源觀云妄盡心澄萬象齊現猶如大海因風起浪若風止息海水澄清無象不現 楊升菴云莊子曰古之治道者以恬養智智生而無以智為也謂之智養恬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本性也大學曰安而後能慮中庸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佛氏之所謂定慧亦是理也司馬子微曰恬智則定慧也和理則道德也是知安慮也誠明也恬智也定慧也一也理之會合玄通無古今無華夷而符合 渾融謂其竊吾說以文彼狹夫瑣儒之見也 焦弱侯曰誠而明天命之謂性也明而誠脩道

蓋因性起云  
勿即在此先  
欲可與成則  
矣哉

之謂教也楞嚴經性覺妙明本覺明妙孤山注曰即寂而照曰妙明即照而寂曰明妙與此意合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

荀子曰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能也 陸賈新語曰天生萬物以地養之聖人成之功德參合而道術生焉今天張日月列星辰序四時調陰陽布氣治性次置五行春生夏長秋收冬藏陽生雷電陰成雪霜春育群生一茂一亡位之以象星制之以斗衡悟之以災變告之以禎祥故地封五嶽畫四瀆規濬澤通水泉樹物養類苞殖萬形聖人不違天時不奪物性故行喙息蠕飛蠕動之類各為寧其心而安其性蓋天地相承

誠經卷之五

氣感相應而成者也 梁書王僧辯曰星四日薄擊雷鞭電者之謂天岳山川流吐霧蒸雲者之謂地苞天地之混成洞陰陽之不測而以裁成萬物者其在聖人乎 朱子語類云盡人性盡物性性只一般人物氣稟不同人雅稟得氣濁善底只在那裏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它使復其善底物稟得氣偏了無道理使開通故無用教化盡物性只是所以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它所明處亦只是箇善聖人便是用其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亦可乘此亦是教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處之也如虎狼便只得隔而殺之驅而遠之 熊蓋其性則能盡人之性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只是恁地

賁將去 贊天地之化育人在天地中間雖只是一理然  
天人所為各自有今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  
生物而耕種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溉必用人火能煖物  
而薪爨必用人裁成輔相須是人做非贊助而何程先生  
言參贊之義非謂贊助此說非是 呂大臨曰贊化育者  
行其所無事而已天地之化猶有所不及必人贊之而後  
備則天地非人不立故人與天地並立而為三 了凡疏  
義云天命之性本備六合天地之覆載日月霜露之照  
隊昆蟲草木之生育無不是性中物一涉意念便有間隔  
必不能盡其性矣惟天下至誠不芳思慮而妙契無上之  
真不用作為而偏入無纏之境處處即真時時無妄故有

誠經

卷之五

無齊視彼已同觀天地與我同報萬物與我一體只在此  
實心中一時都盡了此至誠盡性之說也故一盡其性則  
精無不貫氣無不通而人之性物之性無不盡矣所謂明  
明德於天下也非知明處當之說也此處論盡性正就天  
機流行神感神應處說玩下文化字之義即不贊而勸不  
怒而威猶不足以盡之者而况有知有處乎化育就生人  
生物處說元天地生育萬物皆是一點太和元氣流行一  
物失所即傷天地之和者故盡物之性可以贊化育此是  
實事是問曰贊贊裏哉此分明是輔相天地之事故云曰  
贊天地人原為三才此曰可以與天地參不獨說人能盡  
道六連天地盡道說盡天地以生物為職今化育贊則生

物之職盡而天始得以成位於上地始得以成位於下人  
始得以成位於中夫是之謂並立而為三也此即贊即  
章致中和一節之意 講錄云至誠能盡性是性中之理  
性中之事全體完備無一毫虧損也盡人性盡物性皆是  
盡性中事人物上知之無不明便是吾性察之盡處人物  
上處之無不當便是吾性由之盡處陽明子云盡性者只  
在人物之性上盡雖却人物更無性可盡得是矣 淮海  
近語云天命之性合天地人物而一原者也誠即性之實  
理性即誠之實體至誠盡性便連人物之性天地之化育  
一齊都盡了而又歷言之者正以見盡性之全功也至誠  
便是致中和之君子 中庸測曰性也者天地萬物同體

誠經

卷之五

五

者故聖人盡人物贊天地盡分而已也 原旨云自有而  
無謂之化自無而有謂之育 易之卦凡六畫下二畫為  
地位中二畫為人位上二畫為天位故曰六爻之動三極  
之道也人與天地本是相參的惟人道有虧故不能與天  
地同體既盡其性則人道自此而立而有不與天地參者  
否也 耿天臺曰言性一也吾儒與二氏異者在盡與不  
盡之間易言乎其盡也盡之義即親喪自盡之盡所謂知  
明處當無所不用其極者是也惟盡則莫先於盡倫其次  
盡制由盡倫盡制至於盡物盡天地然後吾性始盡孟子  
又曰盡其心盡心即盡性後儒訓盡心為窮物理則遠矣  
二氏止明心未嘗盡心止是性未嘗盡性夫斯以逃倫物



而不返也故曰在畫與不畫之間然聖人雅曰常畫六若太虛淨雲然其端無不空空

### ○其次致曲

溫陵陳氏曰曲如楊雄謂室雅曲而通諸夏川雅曲而通諸海委蛇致曲而入乎道也 永康陳氏曰一室皆閤必有容明之所從其容明之廣而闢之此致曲之法也 安其氏曰曲猶曲禮之曲纖悉委曲而用其功 朱子語類云其次致曲與易中納約自牖之意亦畧相類納約自牖是因人之明而導之致曲是因己之明而推之 明儒經翼曰誠者性之本也其次致曲復其性者也性具於心其達於綱常倫理之間無一念不真無一事不實無一物不體無一處不到細微曲折充周徧滿蓋其本體如此故盡性者則曲無不致而致曲者則性無不盡安勉之用而已矣是故念念認真事事必實物物必體處處必到細微曲折充周徧滿然後為能致曲而有誠誠則必形形則必微而顯故著明明則則渾融脫落無方無體故動變化積累之漸雖非朝夕所致然其造端立業非全體真實亦無所用其積累之功矣後之學者鹵莽喊裂斷續作輟種種陳漏缺失而瑣瑣於一端一節以為致曲之功如是其於盡性也不亦遠乎 陽曲是良知妙用至誠自盡其性處正在人物之性上盡如何離却人物之性懸空去只這盡人物之性處中間有許多委曲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是

談經卷之五

卷之五

六

談經卷之五

卷之五

七

龜草木成若其性皆是良知自會如此何等委曲至誠便合下都盡了子思怕人無入頭處所以指出箇曲字教人識認本體而知所以致之曲則性盡而無不誠矣形著動變化只是良知自然如此由功夫說來所以有此次第不在他人身上說學者必由致曲斯可免於至誠若任情自肆遠於誠矣 了凡疏義云致曲即是求盡其性之功凡欲盡性須從隱微處做起故曰致曲即心曲衷曲之曲乃人所不及知而已所獨知之處致云者無幾微不憚無纖悉放過致力於隱曲之中不涉見解久之一切真矣故曰曲能有誠須玩能有二字形著等固有工夫然其工夫只在致曲中養其所未形者而形者益彰養其所未著者而著者益顯不可以形著明為盡已之性動變化為盡人物之性此數句一直相推說下無人已之今人盡已亦盡矣從有入無曰化戒忘千感物忘於應非天下之至誠其孰能與于此感應同源德業無二吾這裏未化施之人者安能化耶人之脩德其始也欲去惡從善其既也併善去欲化去不存一毫于胸中如眼內泥沙固着不得金屑玉屑亦着不得故大而末化終不可謂聖也惟天下至誠有化之德故能成化之業此與上章原是一節書子思特為誠有未至者開此方便門耳 初問云致曲曲字是曲盡之曲如博學之等許多細微曲折工夫能盡其功便不容着一私為便是誠了有實德自然不能掩藏惟不能掩藏

便自然童著於外所謂剛健篤實輝光暢於四肢發於事業渾身是有道的氣象到應事接物上來便有許多精神光彩及到日新月盛愈見光輝便自有令聞令望為龍為光在事業上便有禮樂文章許多經綸事業出來既明矣當此之時便起人遷善敏德之心既能起人遷善敏德便能移風易俗久久自能造化敷治泯然無復可見之迹矣惟天下至誠為能化便是盡性而參贊萬物而天下平致曲至此盡性之能事畢矣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

通義白雲許氏曰至誠前知不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靈異也故為

中庸著見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竊恐不是直說上既言

禍福將至下又言此意似重疊蓋災祥明著一筮繇兆顯白者人能知之但迹須如此幾乃如彼祥或作凶妖或吉兆者其理非至誠莫能知也蓋善中亦有禍福之應不善中亦有禍福之應如此看則與上句不相碍而尤足見至誠之如神也 大全雙峰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形影來便知象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了凡流意云人之靈明本無不照人若以耳目思慮為知則內之聰明與外之聞見相對成境境生而識隔矣至誠之道不以形知而以神知故不待見聞而聰明常運假如念頭不起一息也如此

萬年也如此並無間隔國家將興六句推言吉凶之司於神禍福三句明至誠如神也禍祥故孽固非人力龜之吉凶上受命於神者也四體之動一由於神晨得美食宵有佳夢神告之也凶禍將至其事未發先惕惕不寧六神啟之也子思叙此數句見凡此皆神之所為而理之先見者也今至誠於禍福將至其善也不待觀之蓍龜之吉四體之咸與夫禍祥之應而必先知其福焉其不善也不待觀之蓍龜之凶四體之否與夫妖孽之示而必先知其禍焉如此則鬼神司其吉凶而至誠默契其理矣前賢鬼神為德之威而此曰至誠如神則不見不聞而體物不遺乃聖人之能事也 傳習錄或問至誠前知先生曰誠是實理只是存固良知實理之妙用流行就是神其萌動處就是

幾誠神幾曰聖人聖人不貴前知禍福之來雖聖人有所不免聖人只是知幾遇變而通耳良知無前後只知得見在的幾便是一了百了若有箇前知的心就私心就有趨避利害的意邵子必于前知終是利害心未盡處 張文定公曰至誠則一一則精精則察微又曰至誠則察察則明明則幾動而神應又曰至誠則天天則不物不物則妙

幾又曰至誠則虛虛則不待見聞氣機觸焉而無不覺中庸曰至誠如神之謂也吾心之自神也 居業錄云吉凶禍福不在此理之外故易可以知吉凶 陽明子曰子思謂如神謂可以前知猶二而言之蓋推言思誠者之功效

是猶為不能先覺者說也若就至誠而言則至誠之妙用即謂之神不必言如神至誠則無知而無不知不必言可以前知矣中庸難語云預祥也妖孽也著龜也四體也其前知者歟曰非也四者其已著者也眾人之所已知者也非前知也至誠則不賴於此而能有以感通之也禍福將至善不善先知之也幽明也前後也一理也感而通之無間也曰何以言之也董五經之知伊川之至以其心之靜虛也而況至誠者乎若賴四者而後知非先知也非如神也故曰知幾其神乎言不倚於物也曰其言前知者何也曰聖人不貴前知也言之以贊至誠之妙之神也曰志氣如神也曰疏通知遠也其此之謂乎原旨云預祥妖孽

卷之五

十

尊亦未易知如西狩獲麟惟孔子知其為麟龍馬負圖惟伏羲知其為瑞且有妖不為妖祥而實非祥著龜之吉凶亦有似吉而非吉似凶而非凶者非聖人其孰能知之中庸詮解云至誠如神與前鬼神之為德相應可見人心至神尺為私欲所蔽故與天地鬼神不能相通到得至誠地位徹上徹下彰往察來其幾俱在我矣林間錄云雲蓋智禪師有所示必曰但莫瞞心自靈聖

○誠者自成也

了凡疏意云此章書極說得周匝首言誠者自成謂不過成就自家雖功用甚大總是完其本來而發之為道亦不過自家所自盡自始至終有所酬酢有所設施皆是吾人

今所當行者下節即推明此意不曰誠者物之質幹而曰誠者物之終始此句最妙一切事為全是真心所造即日月星辰江河華嶽全全體皆是真心故下章皆推本於誠其意可想也如水造波波全是水由水而起由水而滅始終皆在水中今天下之物其始其終那能出於真心之外故曰物之終始天下無心外之物無此真心安得有物這箇誠之便是誠之者人之道也苟有未誠盡人合天之功正不容已故以誠之為貴非自成已二句作一句看成已成物是一時事前說誠以自成只要了當自家然却非止於自成而已也性本一源理無彼此一正一切正了一一切了即自盡其性之時而群生品彙皆于吾性中各正其

卷之五

十

命矣成已則一私不存成物則萬理明盡成已成物即是仁智這箇仁智乃吾性中所固有者不可以智為在外若在外則非性之德矣此處即以人物分內外不以仁智分內外也儒者之道未嘗舍物而成已亦未嘗舍已而成物纔舉起內外便相連性分中原是無內無外的亦是即內即外的措是措置之措指經畫運用說時字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等在內宜者義也包不驕不倖等在內時措之宜全是德性用事到此方與至誠為一矣石渠意見云蓋言誠者人之所以自成已而道者人之所以當自行也集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物之一字似未通觀下文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可知石渠意見拾遺云誠實也言人

之心無不實乃能自成其身而道之在我者自無不行矣  
註以誠與道對言以人與物為二事意見以為而之一字  
以連上接下言分而言之恐非也 海蠡編云自者全體  
現成不假求索若求之趣之是從他覓非自也無怪其轉  
陳薄遠耳 今問於人曰汝何以名人彼必曰我有耳目  
口鼻而為人我能見聞覺知而為人不知此等皆因緣假  
合緣盡而散畢竟祇同于龜毛兔角耳人所謂有而不知  
其實無也誠之在人如空在諸相中春在花木裡搏之無  
形覓之無踪人所謂無而不知其實有也蓋耳目口鼻見  
聞覺知全仗誠力無誠則無物矣譬如無空安能發揮諸  
相非春豈能生育萬物 淮海近語云誠曰自成乃天命

卷之五

主

之性本然也道曰自道乃由脩道之教以造率性之地當  
然也誠者物之終始即誠之自成也不誠無物則不能自  
道而失其自成之誠矣君子誠之為貴是盡自道之責以  
求自成也 初問云誠是本體道即自行出來盡此誠自  
成成字即完全無玷缺意誠者自成而道自道兩自字乃  
喫緊提醒人處

中庸輯畧呂曰誠者實而已矣所謂誠者物之終始不  
誠無物也故君子必明乎善知至則意誠矣既有惻怛之  
誠意乃能竭不息之強力竭不息之強力然後有可見之  
成功苟不如是雖博聞多見舉歸於虛而已是誠之所以  
為貴也誠雖自成也道雖自道也非有誠之得私也故思

成已亦所以成物是所謂仁智之具也性之所固有含內  
外而無間者也夫天大無外萬物發育其間自無內外之  
別人有是形而為形所格故有內外外一生則物自物  
已自己與天地不相似矣反乎性之德則安有物我之異  
內外之別哉故即仁即智無已無物參天地而施化育故  
能時措之宜也 朱子語類云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  
做萬物看公得就事物上看公得物以誠為體故不誠則  
無此物終始是徹頭徹尾底意問楊氏云四時之運已即  
成物之功廢曰只為有這些子如無這些子其機關都死  
了為其至誠無息所以四時行百物生更無已時此所以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也 歐創錄云誠者一也物者事也

卷之五

主

凡人作事皆出於心心能專一何事不成稍有二誠則兩  
莽滅裂有始而無終矣 原人論云若都無實法依何現  
諸虛妄且現見世間虛妄之物未有不依實法而能起者  
如無濕性不變之水何有虛妄假相之波若無淨明不變  
之鏡何有種種虛假之影 弘明集云若有始也則不能  
為終唯無始也然後終始無窮 中庸詮解云誠自成而  
道自道總是責成於已然有已必有物而物皆統於吾之  
一誠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如君臣父子夫婦兄  
弟朋友之間一有不誠便皆乖隔此不誠無物也故誠所  
以成已即所以成物 講錄云誠者物之終始誠是已所  
以成物之終始者不誠則無以成物便無物了 石渠意

見拾遺云物猶事也蓋言人之誠實者作事自然有始有終不誠實者則雖有所為始勤終怠所以成不待事故曰不誠無物故君子以誠之為可貴也若依集注說則上下不貫穿吾未敢以為是初問云物之終始是物之微頭微尾要此誠若不誠便無物不是物不自始誠為之始物不自終誠為之終鼓其出機入機之說大差如此說方見得誠是自成張文定公曰已必待誠以成而况欲以不誠成物乎苟可以不誠成物則亦可以滅炬而求光去表而索隱矣夫性既已矣焉所率而為道

、肇論曰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以成已者其唯聖人乎永嘉集云利他不普自益未圓

談錄

卷之五

十四

大慧云古來得道之士自己既充足推已之餘應機接物如明鏡常臺明珠在掌胡來胡現漢來漢現李長者曰他心智者以自無心自他障絕即自心與一切眾生一體無二以此能知一切眾生心乃至知一切深密理趣自心與虛空界平等即無大小遠近中間既自心無遠近大小中間即智恒徧滿十方世界智徧滿十方世界住十方世界而無徃來即能隨根對現色身自在教化一切眾生現作一切等眾生之事業如響應聲無有處所朱子語類云誠雖所以成已然在我真實無偽自能及物自成已言之盡已而無一毫之私偽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已而各得其當故曰知此正與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

也相反然理賢之言活當合隨其所指而言則四通八達矣問成已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已復禮為仁豈不是成已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豈不是成物初問云誠者非自成已也謂吾有是誠則已自成矣凡是箇實心的人自然有實行有實行處自然處得人人妥貼件件停當即所謂成物也仁是無私意絕無間隔無一虛偽是誠之本體也智是知明處當誠之活潑流行之妙乃其作用處也此皆性中之德合內外之道俱是盡性中事惟此仁智原是在性中故因時而措信手拈來頭頭是道此只是率吾性也謂之道自道也不虧吾天命之性也誠自成也時措之宜重成物邊講錄云看得

談錄

卷之五

十五

誠者自成自字即成已已字誠者物之終始物字即成物物字誠之為道是已所以自成自道者仁是物所以成始成終者君子有成已成物之責是故誠之為貴誠則非自成已而已矣所以成物也蓋成已者誠之仁誠中原有箇自成之道成物者誠之知誠中原有箇終始物之道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皆宜已可成而物亦成也文義之貫通了然如此石渠意見拾遺云章首誠者自成也註謂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觀此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則知章首誠者乃人之所以自成非物之所以自成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仁智皆吾性固有之德而無內外之殊然已內也物外也成已成物則合內外之道而一之者

誠也誠之成已成物隨時措之無不得其宜也 中庸答問云物我一原反身而誠不惟己之成已也且充實光輝著明動變民物之感化而成者亦皆自然而然也 因知記云成已成物便是感應之理理惟一而得其理則物咸俱成故曰合內外之道也 中庸述云仁者正己之盡而知者觀物之明臣直輔翼使自得之因材而篤不拂其性大以成大小以成小所以為成物之知也 簡端錄云物對已未嘗相離所謂誠不獨成者也舍物而言成禪定耳舍已而言成更飾耳 張文定公曰時措之宜即成物也而復言之何也曰既合仁知內外以為性矣則性固本也而時措之宜又其用也聖賢之言闡關卷舒無所不可熟於理而已矣或曰時措云者時乎成已則成已時乎成物則成物曰否已無時而不成物則因時而應 中庸訓曰時措一句言道自道之意

○故至誠無息

了凡疏意云首句故字實承上文來蓋工夫所以有間斷者只為此心未純有拈有放接換處多今惟至誠能盡性之德而時措之宜則日用工夫不精勤亦不憚急不收攝亦不放散雖欲息不可得息也故朱傳下个自字最有味不息則久非是今日不息從後面計未熟後見他久也即不息就是久了故云不息則久蓋此真既復則古今一息微與悠遠博厚高明俱一時字與上章誠則形之旨會須

有辨前有漸次此無漸次博厚節重載物履物成物上三箇所以字亦重看博厚高明只在德上說即此博厚正所以載物的不待更有所作為以政藉之也成已成物原是事所謂合內外之道也天地就無疆說正是發明無息之理此句不言配悠久即無疆非二物也如此者節不是進一步說只就上而而贊其如此不見而重者無象而萬象昭然無形而象形畢著也不動而變者不起一念而念念推移不離一處而處處周徧也不宰不倡而物各付物無為而成也此處正說至誠盡性之事極說得細然亦是實理學者莫作懸空會了博厚高明悠久固足以配天地矣然天地之道只一句說話可盡得的一言即下引詩於

謙卦彖

卷之五

本

穆不已之一言朱子不過曰誠之說乃起前註法也不二只對一的一字說為物原是一箇不曾是兩箇故一言可盡常如此故不二則有倫類可擬有涯際可尋不二其生物便神妙不測矣不測是不可用識情卜度也不二就物說以道觀天地天地亦物也博厚高明悠久就道說昭昭不是言少乃是言多即昭昭之小明而極高極明者都在這裏了故曰斯昭昭之多自日月星辰之繫以至萬物之彙總未見吾道之無窮下山水二段只就地道中抽出言之益以見天地之大也蓋自天地言之固見天地之大矣就其中舉一山山便完全備天地之理舉一水水完全備天地更就山水中隨舉一物亦莫不備天地之理總

之只是見他不可測識處維天之命於穆不已重在不已  
上穆然深遠其精甚真一直常通無斷無續此程註所謂  
無間斷也引之無前何曾有始既無有始安得有終此程  
註所謂無先後也周頌之一言可以盡天之義矣若三光  
之繫萬物之慶非天之所以為天也獨舉文王者蓋此章  
曰章曰變曰成皆就微處說正論其德之著於外者故取  
德之純者以發之見得微於外者曰章曰變等皆不足以  
盡文之義獨此至誠之純于中者乃所以為文也文王言  
純天言不已純不已言不雜者亦不忽純與不已非二  
物也看得此意透便知天之高明原是戒之高明地之博  
厚原是戒之博厚天地之悠久原是戒之悠久並非亡物  
也 初問云至誠是心體的本等原無雜雜純是天理  
有錯雜便有間歇至誠安得有息乎無息只是活潑其神  
妙靈明津津然純是一團生意故無息不息則自始至終  
時時如此何其有常所謂久也微與悠遠博厚高明中間  
畧有自然次序不可牽泥認作先後悠是不迫有漸舒  
徐意如養了然後教教中又有箇次序便是悠也遠是可  
垂於萬世是無疆之業博是盡天下而皆及之深山窮谷  
昆虫草木無所不被原是浸潤滲漉浹於肌膚論於骨髓  
高是氣象掀揭即卑陋事業如伯功皆在其下明是凡有  
知者皆仰之若日月揭於中天而不晦積字發字大費力  
不必泥取人事業不待恢廓只是盡此德性之作用惟其

涵養得至精至粹保合太和故自然有此恢廓的功業也  
吾性本包括宇宙旋轉乾坤陶萬類貫徹古今聖人只  
是不曾蔽他虧損他所以如此 石渠意見云故至誠無  
息至博厚則高明蓋繼言天地聖人也博厚所以載物集  
註節言聖人與天地同其用恐非是謂博厚配地節聖人  
與天地同其體則是以意見度之如此者不見而章節方  
可言聖人與天地同其用集註入謂不見而章以配地而  
言也云云莫道上一段以配地配天無疆而言此一段又  
以配地配天無疆而言恐非是 南畧集云全體則自然  
不息有息則不為全體 海虞編云考亭辭至誠無息曰  
既無虛假自無間斷可謂簡切即今耳目聞見是虛假心  
意博量是虛假擬心去妄存誠是虛假蓋此箇都是伏  
境託物而生境物非常住此箇安得無間斷耶畢竟如何  
是不虛假的孔子也只引詩中於穆不顯等語貴他夫穆  
訓曰深遠深遠不顯處非耳目之所到豈意識所法窮只  
在當人自證自契而已 通義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裏  
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窮之意又  
曰悠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而常在 方氏曰悠是其  
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  
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  
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陡峻則其  
勢絕皆是惟悠故遠之義 講錄云微字提起看悠遠博



厚高明都是聖人的徵候。悠者寬舒遠者長永。博者廣被。厚者深入。高者峻極。明者宣朗。然公不是三項事。總是一個功業悠遠又博厚。博厚又高明也。則字輕帶過。

劉孝標曰：生萬物則謂之道生，而無主謂之自然。自然者，物見其然，不知所以然，同焉皆得，不知所以得，鼓動陶鑄而不為功，庶幾混成而非其力。執林伐山，云莊子曰：尸居而龍見，不見而章也；淵默而雷聲，不動而變也。神動而天隨，無為而成也。張文定公曰：至誠其天乎？功用其神乎？不見不動中也。所謂中心無為，以守至正也。或曰：不見胡章不動？胡變曰：子不觀夫地之禽畜深固乎？品物流形如其章不觀夫天之專靜寧一乎？陰陽錯行如其變夫

欽定

卷之五

十

見以求章是有意於章也，有意於章則其發也淺淺則其光輝弗盛動以變圖是有意於變也，有意於變則其行也滯滯則鎔化弗液，睨人其地乎深其根而自裁其天乎寧其極而自運淵凝遂穆不露聲色而道樂法度大觀乎天下實德之自著也，恬漠虛寂不事造作而崇功大化於變乎一世實德之自運也，性定乎中道妙乎外者非至誠其孰能之。

神霄經云：空洞無形神炁為真神，非恍惚炁非氣，氣神生萬神，炁生萬炁，神炁一萬炁合一神為道機，炁為道樞機，變樞化物各乃生。普耀經云：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講錄云：此以下是說天地之大正。

以見聖人之配天地者為大也。為物物字指天地生物，物字指萬物為物，不貳者誠有是理，誠有是氣也。生物不測是其生之所以然，處不可測也。此處只重在誠還未重生物上，不測句只見得誠之妙耳。天地為物不貳應，在至誠無息博厚高明悠久應前，悠遠博厚高明萬物覆萬物載應前所以為載成物純公不已應前配天配地無疆。初問云：其為物不貳是極誠無襍，惟其無襍故有無限的生意，蘊蓄其中，隨感而見，無窮已故曰不測不測者言其功用廣大不可限量也，非朕兆莫窺之謂。地之四海九州無物不有，是博厚處其出不窮，是厚處天不固於形氣運於太虛之表，是高處其玄機發露四時行百物生未

欽定

卷之五

主

能掩藏是明處，陰陽消息循環有漸是悠處，始而無始終而無終是久處，不在形體上說。講錄云：天地之功用博厚高明悠久都本于不貳之誠，功用便是生物了，但此處且真露出來下文纔說及生物也。

通義章廬吳氏曰：此言天地之生物不測也。天之居上人於一處觀之，但見其昭昭之明而已，多謂處處皆如此也。由此處之昭昭又觀其他處皆如此，以至於全體之無窮，則日月星辰之懸象於其上而萬物無不覆幬也。地之居下人於一處觀之，但見其撮土而已，由此處之一撮又觀其他處皆如此，以至於全體之廣厚則華嶽至高大之山承載乎上而不以為重，河海至深廣之水振蕩於下而



不至涿洩也上既言地而又言山水者蓋地有三地言地之平廡山言地之高廡水言地之下廡也人於二廡而觀一小山但見其為一卷石而已由此一小山又觀他廡至大之山則草木生於其中禽獸居於其中寶藏興於其中人於一廡而觀一小水但見其為一勺而已由此一小水而觀他廡至深不測之水則龜鼉魚鼈生於其間而寶財殖於其間也 臨川戴氏曰五嶽中華山最高故特舉之振者言海水之振蕩而不涸洩凡言振如金聲玉振之振振旅之振皆振奮之意非收之謂也 黃氏曰抄云愚意昭昭撮土卷石一勺皆舉其一端而言猶於人而舉其一息一事為言也及其猶言至於也所謂昭昭者即于無窮

藏經

卷之五

五

中指其昭昭所謂撮土者即於廣厚中指其撮土卷石勺類此天惟不止於卷石之多水惟不止于一勺之多故能廣大無窮而廣載蕃育聖人自一息之實至無一息之不實自一事之實至無一事之不實緝熙廣大至與天地相似此文王之純亦猶天之不已也經言本無積小至大之意讀者或以及之語為疑故晦菴辯之始此 張文定公曰昭昭即天也撮土即地也卷石即山一勺之多即水也然而如彼其盛大者其必不徒然矣六尺之多即人也然而與天地同功與海嶽齊光其必不徒然矣大抵弗微弗彰弗崇弗昌弗翕弗張以至有而無有乎藏是用大光動靜屈伸本末相因浩浩昊天孰晉吾人夫天地山川之

大人皆知之而不知其所以大也使一息不誠其朋潰之不暇而暇生焉乎文王之文人皆慕之而不知其所以文也二三其德而希文乎文王是猶澤伏而門泰山之巔難平及矣 講錄云此說天地生物之不測不直云天之无穷而先云昭之多不直云地之廣厚而先云一撮土之多者正見得天地之大處蓋無窮者固天而昭之多天也无一廡而非天可見天之大矣廣厚者固地而撮土之多地也无一廡而非地可見地之大矣山先云卷石水先云一勺俱是此意 山是天地所凝結水是天地所流衍山水之生物亦是天地的生物要以天地為主莫把山水來並看 二谷天台集中庸故至誠无息言故者

藏經

卷之五

五

即至誠以示致曲之準也今天天以下曲致曲之義耳昭昭固天也然必盡萬物而後為天之全體然亦非有外於其昭者致曲之有誠亦若此 原旨云此章前言至誠後言天地節、相對後却以天與聖人合而言之而結之以純亦不已正與至誠无息相應德之不已只于純字見之言不已則與天地合德矣 講錄云愚意前段為物不二即是不已之意已說天之所以為天了前段至誠无息即是純德之意已說聖人之所以為聖了不是到此節纔推出天地聖人之所以然來此引詩只把來做箇證佐無更深一層的意思 石渠意見云穆深遠也意見蓋言天之命深遠而不息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是言文

王之德亦深遠而不彰顯也集註謂不顯猶言豈不顯也  
恐未安 初問云聖人極誠無一念錯雜便是純其靈明  
妙用時時活潑常明常覺便是配天行健便是不已大賢  
以下便有錯雜錯雜便有間斷 讀書記云純亦不已  
言與天同也非然矣而又不已也不已之謂純不純則有  
已也有已則非純也又云故至誠無息言故者即至誠以  
示致曲之準也今夫天以下即致曲之義耳故知今章之  
裂道

### ○大哉聖人之道

大全黃氏紹曰中庸為傳道而作一書所言無非道前半  
篇自入德而言則多君子之道後半篇自成德而言故皆

卷之五

主

言聖人之道蓋能體此道者聖人也 中庸答問集云大  
哉聖人之道不作空說即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  
道也發育峻極是說聖人位育的功化禮儀威儀即致中  
和的實事而功化之所由成者也優優克足禮經禮曲禮  
周詳備密更無欠缺使萬物各得其所所以能發育如是  
也即此便是聖人至道然聖人却從何處得來蓋盛德之  
至自然動容周旋中禮也人若苟無聖人至德而徒慕聖  
人至道則人而不仁如禮何不能以禮讓為國如禮何至  
道終不為我疑矣夫至道以至德而凝此德性之所以當  
尊也尊之功則必學於古訓問於師友如德性本自廣  
大精微則用學問以極之而不失其廣微也德性

卷之五

主

本自高明中庸則用學問以極之道之而不失其高明中  
庸也以上皆謂之溫故故溫則德性之知日新而於三千  
三百體察無所不明且德性之厚日親而於禮儀威儀忠  
信無所不貫禮豈有不崇而道豈有不凝哉上面都用而  
字至此却下一以字可見許多工夫皆為崇禮而言也禮  
既能崇則居上時禮以居上安得而驕為上時禮以為下  
安得而信語以禮語默以禮默又安得不與而不忍耶故  
明哲保身之詩其斯溫故知新之明保吾動容周旋中禮  
之身也而天地萬物皆吾度內矣聖人之道之大也固如  
是哉 了凡疏義云大哉聖人之道是承上章而贊之  
上以天地明聖人之道至此遂以天地萬物為聖人之道  
上文生物不測屬之天地至此則以發育萬物歸之聖人  
之道峻極于天不是說他高只是盡俯仰之間無不充滿  
之意蓋言由下而上其高乃極于天耳可見聖人之道生  
天生地生人生物上下無不貫徹這等大的優優節乃是  
發育峻極之充滿處非與上節平也蓋聖人位育工夫只  
在中和上盡天地萬物只在禮上盡禮者中和所寄也三  
百三千總是言其多無一件不是真性所形無一件是少  
得的此是聖人之道原待聖人而後行上說行下說凝凝  
而後行也尊德性道問學斷非二事自家這點良心惺惺  
不昧天然自有者這便是性行道而有得於心愈加明白  
者這便是德道由也謂由此而尊之也亦有不可須臾離

之意廣大與精微對高明與中庸對故與新對致廣大而盡精微其工夫是一時並用非兩截事蓋雖精微而致廣大便是跡畧的廣大雖廣大而盡精微便是狹隘的精微工夫皆錯用了須知此心之體即廣大而洞徹一塵即精微而量包六合如不以一毫私意自蔽是致廣大了即不累處便能無過不及之謬涵泳乎其間已知是溫故即涵泳便能目知其未知無二項工夫也凡此皆敦吾德性之本厚者以崇此三百三千之禮耳德性本是厚的禮亦是德性中之物此節書廣大等俱是虛字只有禮字是實字此禮即禮儀威儀之禮崇之者崇效天也自敦育

禮記

卷之五

十七

萬物以至峻極於天只是一箇崇禮工夫下面居上不驕等六只是順此理行將去居上而有一毫自用之意便是驕為下而有一毫自專之意便自信言足以興其言行于上也默足以容不但我忘人須人忘我始得苟能心未化雖默亦不足以容熙熙于千渾渾樸樸入數不亂群人鳥不亂行此聖人默容之境也凡此皆由德性學問來豈易能者故引詩以結之既明且哲應尊德性節以保其身應居上不驕等其此之謂與總繳之也中庸一書周密完備無纖毫滲漏如前云圖無道至死不變此云默足以容又云明哲保身橫說一偏豎說一偏極是周匝中庸述云聖人之道本原于天命而顯發于典禮禮之行也以正

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夫婦以和兄弟以齊上下以信鬼神以順萬物以經天而緯地渾渾淪淪薄舉一世而甄陶之故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者也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即是發育峻極之實無兩事也待其人而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凝凝道於玄默而行禮以經世非有聖人之德不足以與於此也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洋洋優優本德性所自具故尊之其間義理無窮功夫無窮故道問學乃所以尊德性也致廣大而盡精微有包羅萬象之規模而明物察倫無毫髮之疎漏也極高明而道中庸有首出庶物之精神而飭躬勵行一軌于中道而不過也溫故而知新涵養乎德性之本然而靈昭曰

禮記

卷之五

十七

故可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也合此數者敦厚以崇禮天秉民彝厥初淳龐之體於是乎凝固完復而禮儀威儀三百三千之撰日見其充積而光輝焉夫然後學問精家德性純全而聖人之道在君子之身矣是故居工則不驕為堯舜之兢業為下則不倍為仲尼之憲章國有道也其言足以興而發揮於經給參贊之業國無道也其默足以容而猶完乎身心性命之理可上可下知語知嘿無所往而不善故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君子存此身於宇宙之間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以垂之無窮嗚呼此中庸之學也王青蘿讀禮樂記序云余讀中庸至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又曰優優大哉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則作而嘆曰聖人之道大矣無不見諸日用禮也者其諸日用之著見者乎又曰待其人然後行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則又作而嘆曰道無體也以人為體故學成而後德至德至而後道疑故以道為體實際也問學實功也致廣大極高明所以撤其蔽而通諸道也盡精微道中庸所以致察於細而不忽於常也溫故知新觸而長之道也故終之曰故厚以崇禮夫禮者履也非虛談以資講說博洽以悅聽聞假易以為美觀之謂也實功造實際見而禮斯可行矣中庸輯略揚曰道之峻極於天道之至也無禮以範圍之則蕩而無止而天地之化或過矣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體道

禮記

卷之五

而範圍之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所謂至德者禮其是乎夫禮天所秩也後世或以為忠信之薄或以為偽皆不知天者也故曰待其人然後行蓋道非禮不止禮非道不行二者常相資也苟非其人而格于儀章器數之末則愚不肖者之不及也尚何至道之疑哉疑問云洋洋二節不對從發育峻極直說到禮儀威儀方足以盡通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興焉道體原是如此優優是贊道之大觀優優大哉句可見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對言此道發育乎萬物其峻極於天也峻極大之意朱子語類云聖人將那廣大底收拾向實處求教人從實做將去老佛之學則說向高遠處去故都無天理人

二致王進諸公  
以新理然  
居已當之

雖說本體如此及做時須事事着實如禮樂刑政文為制度都無少許空闊處若於此有一毫之差則便於本體有虧欠處也大全格庵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居業錄云近觀三禮皆是憑天理上裁制出來蓋聖人之心理一而用殊天下之事萬殊而一本故許多制度節文皆自聖人自中流出天下後世取以為法學者則當由是以窮理藝文類稿云昔者聖人之制禮也宏綱三百鉅目三千可謂盛矣然皆本發育峻極之理出之發育峻極者天命之性也三千三百者率性之道也道原於性則三千三百皆吾所性之德無內外無隱顯體用一原者也

禮記

卷之五

古今佛道論衡錄車胤云在已為德及物為道故傳文云德者得也道者由也張文定公集或曰道謂之疑何也曰欽而敦固之施而順習之夫如是身將安之氣將孚之心將樂之膠諸天而不可解也是之謂道疑夫公驗之心氣之間而已矣煉氣者曰取若泰壽於黃庭久疑聚謂之結聖胎彼特醒其所醒而猶若是而况醒吾之醒乎明儒經翼曰疑是疑翕之意乃學問大基本君子不重則學不固固即疑翕之謂也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易簡所以配至德也吾人精神易於發泄氣象易於浮動只是不密密即所謂疑也故曰夙夜

孔子與弟子問曰  
德性也晦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  
學處多了些子是今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  
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  
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  
學更與德性無開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  
意趣何在

經綸之本化育之機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問云此凝字下得極妙水凝而為冰冰只是水合而一者  
也道具於人之性全性之德率之斯為道合而一者也  
行與疑稍別疑者合而凝也行者體而行也疑之斯行  
之矣

傳習錄或問曰尊德性一條先生曰道問學即所以尊  
德性也晦言子靜以尊德性誨人某教人豈不是道問  
學處多了些子是今尊德性道問學作兩件且如今講習  
討論下許多工夫無非只是存此心不失其德性而已豈  
有尊德性只空空去尊更不去問學問學只是空空去問  
學更與德性無開涉如此則不知今之所以講習討論者  
意趣何在

更學何事問致廣大二句曰盡精微即所以致廣大也道  
中庸即所以極高明也蓋心之本體自是廣大底人不能  
盡精微則便為私欲所蔽有不勝其小者矣故能細微曲  
折無所不盡則私欲不足以蔽之自無許多障礙隔處  
如何廣大不致又問精微還自念慮之精微是事理之精  
微曰念慮之精微即事理之精微也 后渠意見謂以存  
心致知言之固無容議如何存心止能極道體之大致知  
止能盡道體之細又以下文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四  
者為存心之屬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四者為致知之  
屬恐未穩然致廣大極高明敦厚三者謂之存心之屬似  
矣而溫故亦可謂之存心之屬乎盡精微道中庸知新謂

之致知之屬似矣而崇禮亦可謂之致知之屬乎此五句  
乃窮理備德之事而為疑道之本不心存心致知說未  
有不知而能行之者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  
微是窮其大而不遺乎細道問學事也極高明而道中庸  
是行欲高而不過乎中尊德性事也溫故而知新道問  
學也敦厚以崇禮尊德性也 海虞編云余聞認識神  
為德性者喻認賊作子認德性為德性者喻認奴作即夫  
認奴作即則其卑德性也甚矣認德性有何過而至卑之  
若此蓋德性巍巍獨立不與諸緣作對不與萬物為伍本  
自尊也直是親近不得奔奔無門你若擬議如何是性便  
將尊前馬後漢指作本來人徹底卑他了他故德性本尊

但莫河漢如何即得不得染須是問學始得何故萬古碧  
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應知 讀書記云尊德性猶言畏  
天命也敬也道問學言學聚之而問辨之也或以道問學  
為尊德性之事非也尊也道也皆學之事也程子曰涵養  
須用敬進學只在致知 簡端錄云理與事不可相離故  
存心致知不可相廢廢其外則裨廢其內則俗 畏齋  
曰存心之外無餘知而益之以致知致知之外無餘心而  
益之以存心毋乃架屋疊床之見乎 丹鉛總錄云驚於  
高遠則有瞶等愚產之憂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渴心之患  
故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故高遠之蔽其寬也以六經  
為註脚以空索為一貫謂形器法度皆芻狗之餘視聽言

卷之五  
中庸  
三

動非性命之理世之禪學以之考索之蔽其究也涉獵記  
誦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以華靡相勝如華藻之繪明星  
伎見之舞許敬世之俗學以之明道外書云極高明而  
道中庸非二事中庸天理也天理固高明不極乎高明不  
足以道中庸中庸乃高明之極固知記云既不知尊德  
性焉有所謂道問學此言未為不是但恐差認却德性則  
問學直差到底原所以差認之故公只是欠却問學工夫  
要必如孟子所言博學詳說以反說約方為善學苟學之  
不博說之不詳而殺其見於方寸之間雖欲不差弗可得  
已取天臺曰大哉聖人之道其諸德性見諸倫物隨處  
充滿洋洋乎發育峻極優優乎三千三百其本也廣大精  
微高明中庸則故而已矣學之者苟非德性之至安能識  
此大道故君子必以尊德性為主然非道問學則德性莫  
之尊矣廣大精微高明中庸則皆尊德性事致之盡之極  
之道之則皆道問學事非有二也如是則吾所固有者溫  
矣能溫故則日新又新而大德敦化始足以崇三千三百  
之禮而道于是發矣然則聖人之道不外德性昭然可見  
又豈德性之外別有道問學哉夫惟崇禮於居上不驕  
為下不倍有道是與無道是害曾道德之至自然然而然者  
固如此非有二也  
藝文類稿云不驕云者既有是德必有是道道從性出  
於吾無所加也雖欲驕焉而不可也不倍云者以吾之德

行吾之道性與道合於吾無少異也雖欲倍焉而不能也  
即此觀之則三千三百之禮孰非發育峻極之實事而為  
經給余贊信育之極功哉黃氏曰抄恩按孔氏云與謂  
足以與起其國恩意與謂與道六通然章句謂與起在位  
蓋以身之顯晦為言與者顯也容者晦也與引詩保身相  
叶也呂氏曰明哲之人知行如歲所以卒保其身東萊詩  
記曰明者哲之數哲者明之實晦庵詩傳曰保身蓋順理  
以守身非趨利避害偷生全軀之謂也初問云居上不  
驕節盡了脩德疑道的工夫則渾身是道德了故居上可  
也為下可也國有道可也國無道亦可也左之左之右之  
右之無非是道不驕是盡在上之道不信是盡在下之道  
是以與是見于世的皆是道謂其言足以鼓舞天下風動  
四方無文王猶興之興也有轉移世道意是以容是懷道  
而隱于世此二句是獨善其身善天下既明且哲以保  
其身是易之元咎无悔可以無大過無吝所生存順而決  
寧矣脩德凝道至此始為成物通義朱子曰明哲只是  
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  
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楊雄說明哲煌煌  
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也  
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只是常法若到那合生取義  
處又不如如此論白雲許氏曰明哲是見得理極分明了  
行事却中庸故能保其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行事合宜

自然無害然則當死處亦須死只是安箇是字而已 原  
肯云新安陳氏以引詩正證無道默容之意此於文勢甚  
順而今之時說則以為通證上文四句蓋亦牽於舉業而  
然也 耿天臺曰子思說大道說到洋洋發育震若弘淵  
尚悅矣乃其要領歸於尊德性至其取証處止是不倍不  
驕語黑當可又何淺易也 愚切編云癸亥冬校士吳門  
與諸生納繹中庸大哉聖人之道章頗有省處獨未引詩  
義覺未了了入夜伏枕反聽內觀一無所有唯些子惘然  
在此大省人之為人唯此明哲體耳此體透徹此身乃為  
戒有是以大哉之道屬之聖人也夫即此明哲之體通極  
于天發育於萬物賁儼于三千三百洋洋優優誰不具足

卷之五

王

夫人且晝間耳目有所交精神有所寄多難反識此際院  
靜夜深即自己形骸尚寂寂無親唯是此物惘然通晝夜  
耳識得此常真常疑則居上居下處治處亂無往而不在  
明哲中矣

○愚而好自用

通義鄒陽李氏曰愚好自用居上不驕之反賤好自專為  
下不信之反生今反古言是與默是容之反裁及身即公  
保身之反也 臨川袁氏曰愚自用有位無德而作禮樂  
者賤自專有德無位而作禮樂者道字專指禮樂而言生  
今世反古道謂作禮樂而不宜於今者程子所謂古今異  
宜不唯人有所不便至於風氣亦自別按上三句乃下文

之綱領 朱子曰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氣象抗極廣潤  
處非天子不設禮制度考文是甚麼樣氣象使有王者作  
改正朔易服色須有煥然一新手段其切近處則自吾常  
分之外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  
他翦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 白雲  
許氏曰書名書訓字也名則其字之聲也如天字之形是  
書讀之曰天是名考者欲正其字形及讀之音聲趙氏惠  
曰周禮秋官大行人七歲屬象胥論語言協辭命九歲屬  
瞽史論書名聽聲音又外史掌達書名於四方疏正其字  
使四方讀之古之文字少則曰名今之文字多則曰字字  
若此也 黃氏曰抄云愚意制者制作之制度者法度之

卷之五

王

度制度者言制為之度也與制度二字並言者不同  
、原旨云度兼器數二者而言物米器也多寡數也禮與  
度本同體非禮則何緣有度非度則禮不可得而見但專  
言則舉禮該度並言則有別耳 前言議禮制度考文而  
不言作樂後言作禮樂而不言制度考文後只言禮而不  
言樂蓋錯言以互相救也况制度考文不出於禮樂之外  
言禮樂則制度考文在其中樂不出於禮之外言禮則樂  
在其中 誦錄云此天子是創業垂統之君有德有位有  
時者若繼體守成之君便當繼祖宗之舊服不容於改作  
矣 通義白雲許氏曰車轍行地有迹謂之轍兩轍中間  
相去闊狹之度謂之軌古者車軌皆闊六尺六寸或不倍



此制則車亦概不可行有司得以計其罪 臨川袁氏  
曰書者六書也周用大篆其文載之於方冊者天下無不  
同也 朱子曰次序如等成節文之類議禮所以制行故  
行同倫制度所以為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  
文

二程類語云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自用有德無位  
而作禮樂所謂自專生周之世而從夏殷之禮所謂反古  
之道 講錄云禮樂是通用的字禮者理也樂者禮之自  
然也議禮制度考文皆是本於自然之理者故謂之禮樂  
通義云鄭陽朱氏曰論語言宋不足徵中庸言有宋存  
焉先儒之意以謂自二代之禮言之則杞宋皆不足徵自

嚴經義 卷之五  
杞宋二國言之則杞比於宋尤不足徵是也愚謂以二代之  
之禮言之則杞宋皆可數已對時王之禮並言則夫子殷  
人也不忍言宋之不足徵也故夏禮曰說殷禮周禮皆曰  
學而幸其有宋存焉然雖有僅存而非當世之法也故又  
曰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親尊有象傷不滿之意  
焉 原旨云夏禮曰說以無從而學也殷禮曰嚳以宋存  
故也二句雖不是解說禮學禮之因亦可以見說學二字  
之義孔子周人也其先殷人也故皆曰學從其所用其猶  
不忘殷人之思乎 講錄云此章與下章晦庵子一作承  
為下不信一作承居上不驕愚意不必然大武章云居上  
不驕為下不信又云有道足以興無道足以衰不驕不倍

既有所承矣豈與足容獨無所承乎不如兩章開說更無  
牽合之病

○王天下有三重焉

通義欽氏曰呂氏之說以議禮制度考文為三重深究之  
微指文獻而言尊指位言皆指德言三重也備此三者以  
王天下而議禮制度考文然後寡過夏商無微孔子不專  
時王有微與尊所欠者善也三重之意已暗說在上章此  
不欲顯言之耳 中庸則曰君子者何有位者也有位斯  
尊之矣本身微民言善而有微矣三重之道併矣曰寡過  
者何也無自用自尊也哉不及其身也而不謬也不悖也  
無疑也不惑也其理一也言至善也其寡過之謂乎知天

嚴經義 卷之五

幸

知人者何也理一也 明儒經翼曰後儒以議禮制度考  
文為三重非也三王不相襲禮禮可損益制度可以改革  
六書之藝隨時而制豈得為三重者德位時也有位無  
德謂之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謂之賤而好自尊生今反  
古謂之不時故曰災及其身必兼德位時始能寡過是之  
謂三重寡過自有德有位有時身上說災不及身謂之寡  
過非為民得寡過也

講錄云上焉者雖善無微是有其德與位而無其時也  
下焉者雖善不尊是有其德而無其位與時也不信不屬  
民說蓋無微不尊是在我者無以取信於人也  
原旨云故君子之道本諸身一節只是一箇理下一本



字甚好即如這一表在此所謂微者微以此也考者考以此也建者建以此也賡者賡以此也俟者俟以此也蓋惟有此本在此故可以此而參合於彼也庶民不消說了若三王猶可以往述求也後聖則遠而難料矣天地猶可以法象求也鬼神則幽而難知矣故下章專以鬼神後聖言之疑問云此章緊要在君子之道本諸身句後是哉明此一句天下之道那一件不根抵於吾身吾實有至德矣至道而三重之經綸皆由吾性中出則乘時御位執不俟且從之微諸庶民即本諸身微之也考謂以本諸身者考信於其古建謂以本諸身者建立於其中實是以本諸身者為質而驗其符否俟則以本諸身者俟之而已不

義無牽

卷之五

謂此道與此道胎合不差謬不悖謂此道相參不悖矣無疑謂此道與此道無異不惑謂此道懸符不猜惑本諸身是大綱領微諸庶民根本諸身來考諸三王等句又根本諸身微諸庶民來不是六事了凡疏意云三王即前制夏禮殷禮周禮之人夏商之禮不可行于今是三王不相襲如何考之而不謬大抵只在本源心術上說若制度文為之迹豈能一一盡同耶本天地自然之理上經畫出來便完完全全是一箇天地在這裏了所以建之不悖無微不達無幽不通所以賡諸鬼神而無疑無一不懽于人心而百世不可易所以俟後聖而不惑天人二字是中庸大頭腦至此特提點出來不必作推由說天之理盡于鬼神故

賡鬼神無疑便是知天人之理盡於聖人故俟後聖不惑便是知人講錄云考諸三王而不謬至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都以理論蓋人者天地之心鬼神之會百世之上有人聖人此心此理同百世之下有聖人此心此理同也使制作之出於我者不能盡善盡美而後有過不及之差則與天地鬼神聖人不無彼此先後之間苟既盡善而盡美謂我之禮度文章皆天降地出可也謂我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亦可也謂我之禮度文章皆鬼設神施可也謂我洩鬼之秘漏神之機亦可也謂我率由三王之舊章述而不作可也謂我斟酌三王之制度而損益得宜亦可也謂我立百王之大法而萬世無弊可也謂後聖有

義無牽

卷之五

作必將因時補弊如我之損益於三王亦可也蓋其無往不合者理也其不能一一皆合者天人各自有分也先後各異其時也故不謬不悖不疑不惑只當論其理不當論其迹也必其迹之一一皆合則於理之當然者反有所不合矣

、大全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一總結上四句之義東陽許氏曰此章上文四句下文二句却只說鬼神聖人二者蓋鬼神乃天地氣之靈者鬼神即該天地一句而以知天結之先聖後聖一揆即後聖該三王一句而以知人結之史伯璿曰意者天地著鬼神幽幽者難知三王已然後聖未然者難知

故二句但從難知者言之爾清西章先生嘗謂不謬不悖  
不是知意無疑無惑正是知意故以此結之也 講錄云  
君子之制作無往而不合者非偶然也蓋制作以學識為  
先質諸鬼神而無疑者由其知天之理也天之理盡於鬼  
神知天之理故制作合於天而質之可以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由其知人之理也人之理盡於聖人知人  
之理故制作合於人而俟之可以不惑  
中庸訓曰愚謂行若制作之見於事者言者制作之見  
於今有法效也行有成迹可效則準也言有據可準依也  
適在四表後世者近在王畿當時者如此指知人也以上  
制作之善者有譽指是故君子以下信從之衆者引詩永  
樂聖章 卷之五  
上言道法則遠望近不厭則無惡射矣無惡射則能永然  
善矣 疑問云動而世為天下道三句本知天知人來遠  
有望近不厭又承上三句來無不信且從也不作天下後  
世對 動自是動行自是行言自是言 通義臨川袁氏  
曰無惡無射則能自早夜之始以永久至終而常有名譽  
矣末句總結之語所謂始此者指有德有位而宜於時者  
○仲尼相述堯舜  
黃氏曰抄曰祖述者道而法在其中審者法而道在其  
中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榮水土者小則揀山鈞水細  
底道理為本為內麓底為末為外 通義松塢先生曰上  
律天時是隨時知變無時不照下榮水土是隨地皆安無

不然而 草木子云祖述堯舜是道貫乎古今上律下契  
是道該乎窮變 簡端錄云上律天時律如六律之律天  
時之運無一息之停必法之如律然後妙契否則粗矣  
了凡既悉云前章言聖人之道已備此復以仲尼終之見  
中庸之道盡於仲尼也自開闢以來聖人之道備於堯舜  
仲尼則祖而述之祖者斷自唐虞為始也述則不作矣三  
王治天下之道惟文武為時仲尼則憲而章之憲則道之  
而不敢違章則明之而不敢昧蓋一身備五行之氣而隨  
時運便完全天時在這裏了律法律之律無分毫差忒  
也倫則系之理而隨處合宜便完全是水土在身上了重  
水曰繫蓋服之而不違也此四句自合處說只是通古今  
合上下之理無不備之悉自今處說則遠近不遺近不  
悖上既同天下又合地總見仲尼之德之大也譬如天地  
之運履無載形容仲尼之德已盡四時日月即在天地中  
抽出言之末節明天地之大以見取譬之意萬物並育二  
句亦純道說小德二句特推其所以然耳非前二句在形  
上說次二句在道上說也若在形體上說則強弱弱衆暴  
寡虎狼之吞噬鷹隼之搏擊萬物之生焉得不相害惟以  
萬物之性說則同此天地亦同此天地之運無些小空缺  
不侵不奪譬如一室千燈其光必徧一室不和不雜不見  
亂真是有並育而不相害者有物必有道萬殊之道並行  
于天地之間而各不相悖如衆星異道也方其乘時暑即

不見矣此非暑之道遂亡也特為寒所勝而不見耳。暑之道熱則暑依然存矣可見寒暑之氣自相乘除而寒暑之道未嘗有生滅也。寒不悖暑故陰氣生於烈日之中暑不悖寒則陽氣回于重泉之下真有並行而不相悖者所以然者一隨萬而出則千條分析而不窮所謂小德川流萬得一而融則重重涉入而無礙所謂大德敦化也。流者出也川流者如一水分于萬川滴滴各全水味也化者融也敦化者如大爐厚火釵劍銀鍾無不融化而歸一也。天地之所以大非推高一層即就上四句中見之天地之小德大德即是仲尼之小德大德天地之大即是仲尼之大若說觀天地之大而仲尼之大可知是二之矣。初問云律儀經義卷之五

天時律法律也仲尼行處即天時之闕而春夏自消而息也其止處即天時之闕而秋冬自息而消也水流行土艮止仲尼行乎其當行是若水之流全無凝滯止乎其不得不止是若土之靜全然不動也。仲尼一心萬事萬物之理森然畢具故如天之無所不覆如地之無所不載且又流動活潑時出不窮隨感而見如春了又夏又秋又冬月升則月沉月升則日流無間可息。此節只是照人心體極全極備處萬理畢具無一物不有至誠無息無一時或間離人渾是皆太極。

通義黃氏四如曰無不覆載道廣大之體錯行代明道之用辟如下四句夫子與天地相似故不違底意

思夫子得是道之高明故無不覆得是道之博厚則無不載夫子兼天地覆載倫四時日月於一身天地育萬物有榮悴生滅而夫子道內生意常自如日月四時有盈虧愈伏而夫子之道歷萬世不朽是夫子為大而天地為小。抑陽朱先生曰萬物之理全具於性分之內如天地之持載覆幬無所不備也四端五常周流於事物之中如日月之錯行代明各有條理也事物各全其理是不相害陰陽仁義若相反而實相濟是不相悖譬如天地一節是推聖人之德以配天地萬物並育一節是即天地之道以明聖人。印古心語云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者道並行而不相悖也。初問云並育而不害並行而不悖即並字處就是不害不悖不是並育了却又不害並行了却又不悖註中並育並行屬大德不害不悖屬小德非也本意謂並育不害是物物此理各一其性也並行不悖是時時此理各一其氣也物物此理即夫子之無不持載覆幬時時此理即夫子之錯行代明凡此處乃是天地間洪纖萬下往古來今皆此理條分縷析黍絲牛毛往過來續瞬息常在皆小德如川流脉絡分明而往不息也然皆本于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把小德大德平看不甚明非于思本旨解醒編云萬物並育節重在小德大德天地之化散之為物運之為道而統之則為德物之並育而不害也天地

造之也道之並行而不悖也天地布之也此皆其大也德之小者分於有物有道之後德之大者統於無物無道之先此則所以大也小德不宜分屬不害不悖大德不宜分屬並育並行蓋不害者物之遂生也不悖者道之順布也只形容天地造物為道之盛廣非言其得與也小德大德原六相固有德而後有小德有小德而後有萬物四時日月非大無以為小非小無以成大也古言云小德大德非分體用即欲細分小德大德是體不害悖並育行是用程氏入關語錄云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只是言孔子川流是日用廣大德是存主處教如敦禮義敦本之意張文定公曰中庸始也由體以及用終也由用而反其原

故曰大德敦化小德川流深哉

中庸釋義云先小德而後大德者因用以見體也體不可見故亦以化言化指有與行者說故曰其出無窮也用未嘗無體故以川為言川謂脉終分明者公是原頭因物付物故曰全體之分也

石渠意見拾遺云小德川流蓋言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如川之流脉終分明而往不息也大德敦化蓋言天地無不持載無不覆幬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

通義白雲許氏曰聰者無所不聞明者無所不見睿者無所不通智者無所不知此生知之聖德下四者而言言其

實質也寬廣大裕優厚溫溫和柔順從此仁也仁者度重寬廣足以容物故曰有容發奮起強有力則不屈殺堅忍此義也義則操守堅固故曰有執齊心之齊莊貌之嚴中無過不及正不偏不倚中正以隨事言此禮也文理密察知也章句詳訓四者言其成德也了凡疏意云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已下皆詳至誠之道大哉聖人之道以下皆詳至聖之道此下二章則分結之然聖即誠誠即聖非二也首節言聖統極全之德凡人之德明者或不能容容者或不能執惟天下至聖盡性之極無所不備不固於耳目則聰明不滯于思惟則睿智聰明睿智不獨是實足以者是即體而知用蓋不待教之事而已知其德之優矣

有臨就清源說有別就今析廣說聖人之德積之則博厚聚之則高明初無二理此廣對時出看正指所積者而言見即見龍之見乃聖人出而萬物觀之意故信慎只就出之時上見之聖忘其感民忘其應蓋有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聲名即在教信悅上生來凡有血氣者必有知覺有知覺者本同一體故觸之即應感之即通乃必然之理尊親俱就道德說不就勢分說尊者崇其道也親者觀其光也前章言高明配天而此則詳其所以配故用故曰字

疑問云聰明睿知五段皆主心體言子思原不介質與德薄傳淵泉而時出之只形容聖人心體中無一私夾雜於其間廣大靜深而極員融活潑之妙傳傳如天一節

又形容其所謂博博淵淵而時出之者非有兩層。中庸訓曰寬廣裕遠溫和柔順發奮強有力則不屈毅堅忍齊一莊莊嚴中正不偏倚。原旨云有千人之智則可以統千人有萬人之智則可以統萬人。有聰明睿知之資則天下之智無有能過之者故曰可以有臨不然雍蔽日生而幽隱不達有堂下逮于百里日中而見斗者矣其何足以臨天下哉

初問云時出處只是其心之生意源源不窮取之無盡用之不竭。講錄云天淵只形容其博博淵淵之盛以民之敬信悅服其時出之妙亦不是又深一層也。見是德之出於容言是德之出於言什是德之出於行民莫不敬信悅則其妙可知矣

呂氏春秋曰凡四極之內東西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南北五億有九萬七千里。又云誠有誠乃合于情精有精乃通於天乃通於天水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况有血氣者乎。賈太傅云古之正義東南西北各舟車之所達人迹之所至莫不率服而後云天子德厚焉澤湛焉而後稱帝又加美焉而後稱皇。講錄云上條民字即是中國蠻貊之民誠信悅之所在即是聲名之所在民莫不敬信悅已是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了不是上所及者猶有限此所及者幾無邊也蓋此處之意只歸重於配天耳。舟車至霜露等句就是中國蠻

貊地方歷歷數之只見得廣大之極夫天位乎上也中國蠻貊皆在其範圍而民莫不尊親聖人位乎中也中國蠻貊皆在其範圍而民亦莫不尊親是聖人者真天作之合矣謂之曰配天宜哉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

通義鄭陽朱先生曰即人倫而經之使之各有條統分親疎也即人倫而綸之使之彼此交相孚合也經之則不綸之則不顯明人倫是經之厚人倫是綸。胡先生曰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陳氏曰

誠經綸

卷之五

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胞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石渠意見謂大經不止於五品之人倫如禮樂刑政九經之屬皆是也大本者身之謂也身為國家天下之本故曰大本化育者造化生物之功也倚偏也經綸天下大經言至誠之聖人整頓天下之大經大法如治絲者今之合之皆有頭緒而不亂也立天下之大本言至誠之聖人立身於大中至正之地而可以為民表也知天地之化育言至誠之聖人知天地之化育而裁成之輔相之。夫焉有所倚言皆得其中而無所偏倚也惟天下至誠為能者以見凡誠有未至者不能也。海蠡編云無所倚者不倚心

思知慮不倚耳目聞見人之所倚者祇此心思知慮耳目聞見今皆不用又將何者去經綸去知去立嘗聞大宋蘇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熒焰之上心意幾無所不緣惟不能緣於般若之上心意識不緣處便是經綸大經立大本知化育處也了凡曉意云至聖至誠原是一人故註提聖人之德四字在前經常之理萬世不易謂之大經乃天地民物所共由者絲毫不可不貫感應即不神矣故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經綸不越於外皆從心起萬事萬物咸倫於我是謂天下之大本大本一立則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此非至誠之盡性者其孰能之天地之化育乃生人生物處至誠之心與天為一則飛潛動植生長收藏皆是吾心中之變化如何不知凡若此者靠不得一毫精神鼓舞靠不得一毫氣魄擔當靠不得一毫知見承接靠不得一毫格式依傍夫焉有所倚哉胞胞三句詳贊其妙上曰如以聖配天也此曰其歸聖人便是天地矣庸作聖聖知即聖智也固完固之固凡聰明睿知愈完固則愈停蓄而無盡蓋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天地聖人之道皆如此德即仁義禮智之德德曰天德則一毫人力皆與不得矣達者足於此而通於彼也苟不固聰明聖智以達天德則猶二也即有所知總屬之思維而已總屬之意見而已孰能知至誠之妙哉明儒經翼曰儒者之學務在經世古人所以能經綸大經無智巧伎能只是箇真實心

轉辦出來真實心克到盡處便是至誠至信也者無欲也立本者立此至誠之心也知化者至誠通於天地也而無所倚此千古經綸手段天德之良能也初問云經綸是盡性作用處立本是盡性停蓄處知化是盡性玄妙處總是一盡性便了東廓鄭氏曰人倫庶物與吾相接無一剎離得故庸德之行庸言之謹兢兢不肯放過如織絲者絲絲入殺無一絲可斷方是經綸大經中庸釋義云至誠知化有亦自其經綸立本處有以知之也經綸立本至知化處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朱子語類云天地化育如春夏秋冬日月寒暑無一息之差知化者真知其必然所謂知者至誠無偽有以默契也

朱子語類問至誠章言如天如淵至誠章其天其淵何也曰至聖一章說發見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為德也以德而言則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為德裏面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也幽居谷述云胞胞其仁三句承夫焉有所倚而言蓋云至誠經綸立本知化渾是一個胞胞的天性流行不犯纖毫人力自其胞胞之有本者而言曰淵淵自其胞胞之無所限量者而言曰浩浩聰明聖智上智之資達天德者天之學希天與天命一也然後可以言至誠言胞胞言無所倚凡屬睹聞費

人力非動以天者皆是倚問學至此令人手舞足蹈肫肫其仁之仁即脩道以仁之仁嘗記得白沙先生詩云虛無裡面昭昭應影響前頭步步疑學到鸞飛魚躍處絕無人乃有天機深可玩味草木子云如天淵尚有彼此之別則聖人尚與天為二其天淵更無彼此之別則聖人乃與天為一初問云其仁聖心之生意周流處也其淵聖心之靈妙含蓄處也其天聖心之神化處也講錄云此條是贊上之詞仁就以大經之經綸說淵就以大本之立極天就以化育之知說至誠之仁乃肫肫然懇至之仁不是仁之煦煦者也至誠之淵乃淵淵然靜深之淵不是淵之淺淺者也至誠之大乃浩浩然廣大之天不是天之昭昭

卷之五

五

者也天淵都是聖人自家的天淵不可作淵泉之淵蒼蒼之天者中庸釋義云仁者本體無私之名淵者本體靜深之名天者本體自然之名達天德便是聰明聖知無所倚便是達天德上曰惟天下至誠為能下曰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只是一意海義編云既曰夫焉有所倚若將聰明聖知去知他便是倚聰明聖知若是不聰明聖知又怎領得其惟固聰明聖知者乎固者收歛發藏之謂也初問云末節其孰能知之此知字真是此身能幹得不但妙悟而已

○詩曰衣錦尚絀

文苑英華衣錦裳衣賦衛詩既作且賦於頃人之篇匪服

是加則嗔乎彼其之子異狐裘而羔袖比綠衣而黃裳裳纖縠而不隔龍縠彩之可擬彷彿若豹姿之藏露隱映兮似珠光之透水徒有美於爛然孰可詳其蔚矣故服之無數終焉允臧當褒然而入用懼學製以見傷知我者謂我隱蔽文章不知我者謂我顛倒衣裳曾不念順之則理灼然而亡自類韜光不耀孰云欲蓋而彰比乎給事後素勿矜為賢不有外者何以混其色不有內者何以蓄其德雅符含章之德不愆盡飾之道服玩美矣人必宜然等誠明之道合同出處之義全是知大象既分先質後文德為通用靜為躁君不衡昭質退藏於密匪同履服之奇自契黃中之吉秦子曰吾欲錦中而紵表不欲繡外而麻裏

卷之五

五

通義白雲許氏曰詩衣錦聚衣凡兩見而此言衣錦綉網或是逸詩緊要在尚字所以下即自解曰惡其文之著也聞隱晦貌聞然即尚綱意言君子脩德只是鞭辟近裡略無淺露表暴之意却日漸章著以其有積累之實也的明也的然小明昭灼之貌淡是人倫日用之常無可喜可憐之事不厭者為道不可離也簡是簡略非繁碎然然然有序節奏詳密故有文溫是溫厚溫厚似混淪不介曉而條理斬然章句綱之襲千外凡加于衣裘之上者謂之湯加湯上者謂之襲襲則禮服也綱則當為湯此言襲只是謂重襲在衣裘之上者非湯襲之襲朱子曰此工夫似淡而無味然做時却自可樂故不厭似平簡然其中



秩然有序溫厚似不令曉而條目不可亂如此入細微二夫故能有下文三知知遠之近知風之自二知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一知由內以達外也 陳氏曰君子至心只是為己自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而致其謹則可與之入德矣 簡端錄云中庸尚綱章猶樂詞之亂蓋一書之總要也 了凡疏意云此章是中庸結尾實與首章相應首章從天說起而後及君子體道之極功此章自君子做工夫上說起而歸之天尚綱闡然是一篇大頭腦乃學問緊關處曰不見曰不言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

藏經

卷之五

五

而無功反而求之近自微便有着力處故可與入德潛伏孔昭正實下手處君子不務外求而惟務內省不求無惡於事而求無惡於志蓋惡其文之著者君子之志也故有一毫炫耀乃志之未純也是有惡於志也人所不見正指內省二句反觀于心求慎于志自知自治人安得而見之人之一身不遏視聽言動首章言不觀不聞此言不言不動盡之矣不動而故不言而信此是真心之運真心原不動原無言待言動而後故信者皆末也不賞不怒喜怒哀樂俱不用正識情未行之際民勸民威位育之端也實心實政入人深矣尤先生曰篤恭者戒謹不觀恐懼不聞之深功也無說可說故曰不顯此中和位育之極功也親屬

藏經

卷之五

五



原是心之本休有何可厭惟心体上淡得下便無許多讓  
醞勞樣便是明白便無知幾可與入德直入至無喜無怒  
無聲無臭只是淡到極處主心為已便是達天德根基若  
起頭清脫不出到底夾帶包藏只在世情上揀得一箇好  
題目做與孔門開然日章家法異規千里此却與未教之  
說前後相應亦為破除欲根要語問知微之題可以入德  
何也曰此正不着力之文微者心之体微自能顯四肢事  
業一切應用皆從微處發生誠自不可掩也吾輩功夫要  
入微微處戒謹則發用處皆是本色流行發用是顯顯處  
再着不得力在顯處着力便是安排便是為人的然而日  
亡矣 中庸荅問集云天道維玄維默維於穆則的然文

卷之五

五

著者斯與天不相似矣故開然之開字徒門徒暗乃室中  
之一無所見者復狀之以淡淡則白水未和而了無滋味  
者也狀之以簡簡則竹簡方素而瑩無點畫者也狀之以  
溫溫則絲縠方煇而渾無端緒者也君子於此而獨不厭  
文且理焉則知遠本諸近風出諸自微基乎顯而於穆玄  
默之天不潛入而靡間也哉 又云此章宗旨却是接上  
文因聰明達天德說來若曰心耳目不用然後天德可達  
天德可達方是至道可知蓋道之至處是聲臭俱無此等  
境界耳目聰明何所用之耳目不用精凝于神神知自明  
則無遠近風自顯微而一以貫之矣下文人所不見至末  
皆是極其形容非果有許多層工夫也 原旨云此章狀

拾一部中庸是即首黃之義而特紉下學主心之始說起  
蓋人要有一箇基本此一點為已之心便是作聖基本後  
來許多工夫不過造就此而已許多功化不過微驗此而  
已前面只說箇淡簡溫後面却說箇不見不動不言不賞  
不怒不顯無聲無臭皆推淡簡溫之極也無非自其間然  
者而充之也 中庸一篇以天命之謂性作起語此却以  
上天之載作結尾中間許多說話總包括於此中也 初  
回云舊說以淡簡溫作開然不厭而文且理作日章無味  
日章字且貫到終篇看始見之盛德大業可謂章矣皆從  
開然起 疑問云開然二字下得極妙即如今人云暗地  
裏自家做之謂日章即於開然內見其章非為章於外之  
章經義 卷之五

卷之五

五

章淡而不厭三句是形容開然者之模樣如此知遠之近  
三句正指其所謂開然自脩者只是個謹微微是心體君  
子知此為極要而實用其力如下文內省敬信云云此正  
脩地裏自做工夫的與表暴於外者不同 知遠之近三  
句專重下一句上二句自外說向內挑出箇微字來此微  
字即莫顯乎微之微即不睹不聞之本體知得此箇微是  
天下大根本戒慎恐懼之功自有不容已者此正說君子  
之開然自脩處不是為已而又知幾之說 質言云章內  
知風之自風即風俗之風所以鼓舞乎人者也鼓舞乎人  
必自身始風之自也學者泥註內外之說遂向以身心今  
看不知在身上何可言風 固知此中實有言戒懼與

獨即大學正心誠意工夫似少格物致知之意何也蓋篇首即分明指出道體正欲學者於言下領會雖不言知而知在其中矣未重復說下學立心之始說起却少知字不得所以說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曰近曰自曰微皆言乎其本體也性也曰遠曰風曰顯皆言乎其發用也道也知此則有以見夫内外本末初無二理戒懼慎微有着力處故曰可與入德矣

疑問云潛伏孔昭正說知微之顯處此節重內省不疚無惡於志二句內省是自家着力不裝飾外面為之者要味此志字君子志在篤恭不顯之妙至此微處一累於欲便是疚病了此志豈勝其疚病君子必內省不疚無惡於

謙錄

卷之五

五

志是以人所不見處實用其力而作聖工夫全在於此故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君子之不可及者後為恭不顯說不承內省不疚說潛伏二節向今慎獨戒懼為二事只泥於人之所不見乎一句說上是人之所不見下是已之所不見不知此皆是謹微事豈惟此二節即合下二節下一套工夫君子只是一箇謹微謹微當先省察而更加存養之功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全是省察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存養工夫故緊承承說要見存養在人之所不見處若又今已之所不見則下二節又將說誰之所不見耶然則潛伏節子思何不云其唯已之所不見乎曰此人字正對間然用功說初問云無惡

潛伏孔昭作一  
項工夫

於志志即本心之明內省不疚全是天理而心之所之惟見其可欲而不可惡君子所以盛德大業直至篤恭天下平處正是不可及其惟人所不見而已所獨知之地乎在此處用功非閑然而何然猶有欲敬欲信意在則不敬不信處尚多故此處全是省察至下節工夫熟矣故不言之前而信已寓焉不勉之前而敬已寓焉信是心之篤實敬是心之警惕動處方可著敬言處方可著信今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是無時無處而不敬信也為已之功密矣謙錄云內省二句就已能了說故遂贅之以不可及人之所不見工夫正在此處用了謹獨的工夫故能不疚而無惡中庸釋義云人之所不見即不睹不聞之體

謙錄

卷之五

五

也不害本體即無愧矣不愧即上文無惡戒慎乎其所以觀恐懼乎其所以聞心腎常活潑潑地又何有惡造到極處便是無聲無臭上達天德通義朱子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的人了謙錄云不言而信信是何物不動而敬敬是何處曰只是存此心之本體即是誠即是敬信即是一此體常存便是主一便是敬信便是思誠了此學不明世儒只在可見可聞有思有為上尋學舍之便昏瞶無用力處矣問潛伏孔昭伏條是動時工夫屋漏條是靜時的工夫如何曰動靜分不得只是一箇工夫恭族訓曰不言而信不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言而信怒而威是以精誠感之者也言而不信

怒而不威是以外貌為之者也 講錄云君子謹微的工夫既是容而又密及其久而熟也則不待於謹而自敬天下以之勸懲而其德盛矣又愈久而愈熟也則其故玄妙而莫測天下以之太平而其德愈盛矣 無言靡爭詩說與祭者此以無言為主祭靡爭屬與祭之人凡引詩書多拘不得詩書的本旨賤賢只借他來發自己的意思耳賞刑亦是不能無者不賞是不專以賞不怒是不專以怒以有德為之本也若說全不要賞刑則天命天討賤人何以不能無哉 講錄云君子篤恭之德不只在心裏說凡其存之于心身達之於天下者皆是也篤恭而天下平聖在德上不可把放說總是見其德之盛耳觀章首只云誠經義 卷之五 五

可與入德下條引詩亦只贊篤恭之德而不及乎天下之效可知矣篤恭即中和之致也天下平即天地萬物之位育也德而至此盛哉

通義白雲許氏曰以無聲無臭形容不顯之妙則聖人之道幾於虛無矣而曰上天之事此所以為聖人之道也君子惟能戒懼慎獨不使此心之所存有一毫不誠久而此心渾然天理人莫之知但見其應事接物從容中道與天為一爾篤恭而天下平即垂拱而天下治之意此不顯之妙也此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也 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 士真云不大聲以色者不假色以大其聲如怒

而言疾和而言溫也 中庸釋義云載者於育萬物之事無聲無臭乃聲色之理不可視聞者於發育之中有無聲無臭之妙即太極形而上下者譬聖人篤恭而天下平本末具備也 中庸輯畧伊川曰中庸之說其本至於無聲無臭其用至於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復歸於無聲無臭此言聖人心要處與佛家之言相反儘教無形迹無聲色其實不過無聲無臭畢竟有甚見處大抵話論間不難見如人論金曰黃色此人必是不識若是識金者更不言說或言時別自有道理張子厚嘗謂佛如大富翁子橫渠論此一事甚當 因學紀聞云中庸末章凡八引詩朱子謂衣錦尚絅至不顯維德始學成德之序也不大聲以色至無聲無臭贊不顯之德也反復示人至深切矣 中庸管窺曰首言天命之謂性以見天之理格於我此言上天之事以見我之德合於天天人一致理豈有二哉 薛畏齋曰始言脩道之教盡於謹獨之功終言謹獨之功極於篤恭天下平之盛 明儒經翼曰中庸末章反復咏嘆以足首章之義曰闇然曰淡簡溫曰近曰自曰潛伏人之所不見曰不言曰不動曰不賞不怒曰不顯焉恭曰不大聲色曰如毛曰無聲無臭他如濟濟淵泉肫肫浩浩淵淵之類皆是形容未發氣象欲人識取真正面目入頭下手便有定地可據而所謂不覩不聞曰隱曰微曰獨者不墮於想像之渺茫其餘不厭而文且理焉之

類又是形容其顯見日章之實致中之學至是則性天德  
命天理故曰無聲無臭至矣 解醒編云不親不聞人之  
心也而天命涵焉無聲無臭天之載也而人心通焉聖人  
之學未有不自靜中得者也後人聞見之學其去道遠矣

談經苑卷之五

卷之五

卒

談經苑卷之六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友人錢天胤 校

論語

學而第一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

葉學記曰夫子時習之孔穎達曰時習之時時所學而上之事而成大德

論學者勤習漢儒不知以覺謂學理學諸公等語以是

談經苑 卷之六

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 白虎通曰學之為言覺也悟所

不知也 朱子語類劉問學而時習之曰今且理會箇學是學箇甚底然後理會習字時字蓋入只有一個心天下之理皆聚於此此是主張自家一身者惟學之久則心與理一而周流沉應無不曲當矣且說為學有多少事孟子只說學問之道求其放心而已矣蓋為學之事雖多有頭項而為學之道則只在求放心心若不在更有甚事 吳知先問學習二字曰學是未理會得時便去學習是已學了又去重學只是一件事如鳥數飛只是飛了又飛所謂廣為學習是也先生因言此等處添入集注中更好 或問謂朋來講習之樂為樂曰否蓋此箇道理天下所公共

我獨曉之而人曉不得也自問人若有朋自遠方來則信  
向者眾故可樂若以講習為樂則其為樂也小矣人不知  
而不愠說得容易只到那地位自是難不愠不是怒但心  
裏略有此不平底意思便是愠了君子之心如一泓清水  
更不起些微波此非得之深養之厚者何能如此 福州  
嘗有姓林者解學而時習是心與理為一有朋自遠方來  
是已與人為一人不知而不愠是人與天為一君舉大奇  
之曰這有甚好處要是科舉之習未除故說得如此

王梅溪集云人不可以不學故論語二十篇以學為首  
時過而後學則勤苦而難成故弟子首記夫子之言曰學  
而時習之時者何人生十年曰幼學夫子年十有五而志

於學自十歲以上學之時也學以時而習則精不以時而  
習則荒學而時習之則理有所明而心有所見故說者  
自內言之也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今有朋焉來自  
遠方相與講習有直諒多聞之益故樂樂者自外言之也  
夫學以時則心志通朋友自遠則名譽彰宜為人所知也  
而有不知者焉在常人之情知則喜不知則愠喜愠生於  
知不知其為人也亦小矣君子學足乎己而所樂在內初  
不恤乎人之知不知此人不知而不愠所以為君子 東  
廓先生曰聖門之教只在情性上做工夫故開卷之首曰  
說曰樂曰不愠使學者自證自驗愠則戚戚說與樂則蕩  
蕩楚楚千里決諸吾心而已矣 明儒經義白一節論語

開首只說個學字學者覺也時習便是常覺覺與夢對  
中顛倒呻吟苦境萬變苦與悅對學而常覺則苦境自亡  
而悅所謂理義之悅我心也說者入樂之機人心本樂本  
與萬物同體朋來則遂其一體之心故樂然此樂無加損  
根於所性人雖不知而無所愠所謂避世無悶不見是而  
無悶聖脩之極也避世而人以為是賢人以下皆能之惟  
既避世而人不以為是則非之者至矣若是而能無悶非  
聖者不能也 四友齋叢說云朱子蓋因有三箇半字遂  
作三段分看不知此學字說得甚大完全是一聖人體段  
功夫全在此一句後面兩節只輕輕說過去以見聖人之  
全體大學已到至處由是人知之則樂人不知亦不愠豈

不為君子乎蓋君子即聖人也說樂不愠三字是對代說  
而君子一句總說到學而時習之 耿子繹論語曰學  
也有學無學有覺無覺誠然哉蓋覺則視聽言動觸處皆  
天時習故悅否則胞中肝脾亦胡越矣其悅覺則避  
人我渾然一體朋來故樂否則至親骨肉亦乖離矣其  
樂覺則顯晦升沉原無加損人不知也故不愠否則稱  
贊毀皆橫波也時能無愠耶 了凡論語疏云舊註以學  
為效亦不甚錯但說效先覺之所為則悞矣丈夫不向前  
人行處行奈何效人所為耶學以復性此性從古至今後  
覺與先覺一般並不欠闕毫毛只為情識流浪真性不復  
現前不學何由明得學只是學那不學的非是外面尋此

知鮮未補湊也是謂依性起脩脩即無脩但日用間識情  
慣熟一時不能無心故須習如射之習的應之習擊久習  
乃中學亦必時習工夫始得成片久久純熟欲樂自然澹  
泊智慮自然融通安得不悅習字原訓重故重險謂之習  
坎同志為朋若悅同類則聖人之於民亦類也豈皆朋乎  
朱註自遠方來則近者可知此語不然昔孔子道高德博  
被於千里之外故三千之徒自遠方來而鄉人不識乃曰  
此吾東家丘蓋遠方之聞聽最公故聲應氣求山川難阻  
而鄉黨苟於所見或多疑之正不必說近者與人為善原  
是樂體如吾一身為善不若與一家父子兄弟同為善何  
等快活一家為善又不若一鄉一國之人同為善又快活

錄經苑

卷之六

四

愠含怒意含字好怒字不好胡文定已識其欠當古詩云  
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暑氣何可忍只令人悶  
耳朋為同志人為眾人氣味既同則千里相慕而形骸偶  
隔則白首如新此事之所必有者苟見得真信得及固泰  
然也何愠之有此處却不得輕易放過愠不獨尤人凡胸  
中有毫髮不平處皆是愠有一愠心即非見性之學即不  
得為君子矣 金臺訂商云時習而說如舊秦說口這說  
處如何講解得又如何向人言得他人亦如何替我想像  
得朋友來而樂這精神相磨相對生意油然而灑灑不累處  
如何言語形容得今人到這等處只從傳註裏發揮得意義  
真如談夢 陽明子曰學是學去人欲存天理從事於去

人欲存天理則自正諸先覺考諸古訓下許多間辨思索  
存省克治工夫然不過去此心之人欲存吾心之天理耳  
若曰效先覺之所為則只說得學中一件事亦似專求諸  
外了時習時習此心也說是義理之悅我心人心本自悅  
理義為人欲所蔽始有不悅今人欲日去則義理日浹洽  
安得不說 困知記云論語首篇首以學為言然未嘗明  
言所學者何事蓋當時門弟子皆已知所從事不待言也  
但要加時習之功爾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夫子之所以教  
非學者之所學乎是知學文脩行皆要時時習之而忠信  
其本尤不可須臾失焉者若如陸象山之說只一箇求放心  
便了然則聖門之學與釋氏又何異乎 龍舒增廣淨

錄經苑

卷之六

五

士文云學者學其為君子為聖人習者如習射習儀之習  
學君子聖人者不可驟爾而至故必以時而漸習之若學  
寬大則於褊隘時習之若學溫和則於忿怒時習之若學  
恭敬則於傲慢時習之若學良善則於狠戾時習之若學  
辭讓則於忿爭時習之若學勤敏則於懈怠時習之然則  
所謂時習者當其事之時而習則不虛習矣其習必成成  
則自有可喜故曰不亦說乎能悟此理則盡論語中所言  
之善皆可以進是知以此一句冠于一書之首者深有意  
也 尚友軒臆言曰理本吾心故物天下本吾一人也然  
學造到君子却從人不知時驗之即如我所以所學語人  
信不過以為未是不免有愠心此念之微亦是性天未定

造詣未成不可以語君子是君子地位儘難到也

中玄問辨錄問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爲君子曰學本已事何與於人即學至聖人亦分內耳若能識得真境到得實際則安身立命自有所在欲人知也何爲即孔子下學上達不怨不尤亦只如此所以用舍行藏惟其所遇蓋皆應迹無所繫於中也故曰遇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夫聖門之學始諸立心立心只在爲己故門人首記焉所謂第一義者也 焦氏講錄云爲學是我分內的事與人原不相干何必問人知不知况人知之於我亦無益人不知於我亦無損今時學者往往以人不知便有悔便半望而廢了所以學不得成惟不知而不愠則學而時習之

論語集注

卷之六

六

的工夫始終一致天理純乎其純而君子之德成矣○論語答問集云所云不愠者只是不敢尤人而不患人之不知爾至反求諸己以求爲可知則不至天下皆歸萬世皆通必不已矣蓋委咎乎人則自己用功斯緩不愠乎人則自己反求斯切 又曰善學易者先明乾之一卦善學論語者先時習一章 呂公著每進講多傳經義以進規會講論語至人不知而不愠公著言在下而不見知於上者多矣然在上者亦有未見知於下者也故古之人君政令有所未孚人心或有未服則反身脩德而不以愠怒加之如舜之誕敷文德文王之皇自敬德是也

○其爲人也孝弟

宋書劉瓛

卷之六

七

宋書劉瓛云孝悌爲志者不以犯上曾子不逆薪而樂知其不爲暴也 朱子語類曰論來犯上乃是少有拂意便是犯不必至陵犯處乃爲犯也若作亂謂之未之有也絕無可知 問本主道生曰如人能孝能弟漸漸和於一家以至親戚以至故舊漸漸通透仁便是本仁更無本了若說孝弟是仁之本則頭上安頭伊川所以將爲字屬仁字讀蓋孝弟是仁裏面發出末底乃推行仁道之本自此始爾仁字則流通該貫不專主於孝弟之一事也仁就性上說孝弟就事上說仁如水之源孝弟是水流底第一坎仁民是第二坎愛物則第三坎也 問有子以孝弟爲仁之本是孝弟皆由於仁矣孟子却以弟屬義何也曰孝於父母更無商量 譬如一粒粟生出爲苗仁是粟孝弟是苗便是仁爲孝弟之本又如木有根有幹有枝葉親親是根仁民是幹愛物是枝葉便是行仁以孝弟爲本 講錄云此章有子爲仁而發重存孝弟爲仁之本要人務孝弟以行仁 薛畏齋口義云孝弟與不好犯上作亂皆仁也但孝弟乃良心真切處存得此心則推之而無不準仁民愛物皆自此始故曰行仁之本務本只是求心假如施之不得濟之不衆在君子身上都不妨只要在欲立欲達之地培養得厚則千變萬化從此而出故曰務本 二谷越吟集云孝弟爲行仁之本仁則是孝弟之本恐涉支離夫仁於親謂之孝仁於兄爲之弟孝弟即仁也所以爲仁之本



陸象山知禮論  
結句謂有子之  
言支離而此  
又謂有子之  
他夫子語  
有子之言  
不同

者仁親為仁民之本猶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孰不為事  
事親事之本也忠可移君順可移長故以為本忠也順也  
孝弟也皆仁之事也若分心與事為體用則在內者為之  
仁在外者不謂之仁可乎陸氏之疑有子雖不知有子固  
知仁矣 雙江聶先生曰孝弟是初心萌芽至真切處孩  
提不待學習而自知自能者人能充養得這箇真念不息  
則氤氲化醇資生資始萬物育焉故曰為仁之本道生如  
草木之有生意一毫人力看不得務本正是培養生理的  
實功稍涉人為便是助長矣 石渠意見或曰為仁之仁  
當作人蓋承上文其為人也孝弟而言蓋言孝弟乃是為  
人之本最有理集註之說似乎牽強費力

○巧言令色

人物志曰尤妙之人含精於內外無飾姿尤虛之人碩言  
現姿內實華反 龜山集云則教本訥不為儀容辭令以  
外驚故近仁巧言非訥也令色非木也故鮮仁然二者之  
不仁巧言為甚故巧言之詩為傷於謔而作也不可不察  
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辭色未嘗不欲溫和柔順但務巧  
令以媚人者必非誠實之士既下了此等種子在心將來  
狐媚蟲毒皆此種子為之故聖門深戒 講錄云此事以  
心為主仁人心也巧在口令在色心體安在 巧令俱是  
好字樣巧言言得是好的令色色亦是好的正是色取仁  
的人誰知他不仁也聖人勘破他心事只在言色上做工

夫全不關着心體故曰鮮矣仁 此處論仁極細密極厚  
切除却大姦大惡忍心害理利己損人的都不說只巧言  
令色便不是仁了正孟子說克類至義之盡到以言詰以  
不言詰亦是穿窬之意 聖門之學學為仁而已矣論其  
所以為之者則以孝弟為本論其所以賊之者則以巧言  
令色為戒記語者以二章置學而時習章之後寧無意哉  
士翼云巧言之當也令色色之善也聖人恐文勝而  
質衰也故曰鮮矣仁欲人之反觀也猶疾行者必顧恐有  
所妨而躓也

○吾日三省吾身

朱子語類問三省忠信是聞一貫之後抑未聞之前曰不  
見得然未一貫前也要得忠信既一貫後也要忠信此是  
徹頭徹尾底 人但才見是別人事便自不如已事切了  
若是計較利害猶只是因利害上起這個病猶是輕惟是  
未計較利害時已自有私意這個病知最重徃徃是才有  
這個軀殼了便自私了佛氏所謂流注想者是也所謂流  
注者便是不知不覺流射做那裡去但其端甚微直是要  
省察 四書忠告云曾子三省章三再三也猶三復三思  
三讓之謂非指下文三言也下雖三言只是忠信傳者傳  
此習者習此忠者視人猶已也信者內外一致也三乎字  
應省字乃用功之意 東廓先生集云曾氏之學得孔門  
之宗者自省其身始大學一書蓋記其平日學之功效以



詔求世者也而自省之功莫切于獨獨者人之所不見也  
省於人之所見者易省於人之所不見者難聞居自放於  
惡見君子而後欲著其善則其省也偽矣君子之所以大  
過人者其惟省於獨乎故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  
冰貴隱顯動靜而一之此曾子自省之實學也後之善學  
曾子者莫如公明宣而不善學者莫如邢和叔宣子居庭  
應賓客居朝廷瞿瞿願學弗怠而和叔特假三檢點之名  
襲而取之吾輩戒和叔之覆轍而馳驅于公明氏之範庶  
其得聖門而入之乎 近思錄邢七云「一日三檢點明道  
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做三省之說錯了可見  
不曾用力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 二程類語云傳不  
習乎不習而傳與人

○道千乘之國

讀禮疑圖云按馬氏引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之  
說則以百井出一車也然百里之封為方十里者百僅能  
出百乘不及千乘之數則不得不增為三百一十六里有  
畸之方以附於周禮諸侯封疆方四百里之說宜為三山  
李氏安城劉氏所不取馬唯包氏之註與孟子合 朱子  
語類曰敬事而信是節用愛人使民以時之本敬又是信  
之本 龜山集云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  
故道千乘之國以欽事而信為先蓋不欽則下慢不信則  
下無適從而事卒不立矣崇寧大臣輕變祖宗故事而不

能月守故寬恤之詔季一舉之而民不聽無信故也易  
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蓋用不節則必至於傷財傷  
財必至於害人故思愛人必先節用節用而不以制度則  
儉而或至於廢禮非所以為節也夫先王所謂理財者非  
盡籠天下之利而有之其取之有道用之有節而各當於  
義之謂也故周官以九職任民而後以九賦歛之九賦之  
入各有所待不相侵紊而太宰又以九式均節之下至公  
事芻秣之微匪頒好用咸有式焉雖人主不得而逾也歲  
終制國用則量入而為此之謂制度有不如式則太宰  
得以均節之所謂王及后世子不貪者特有司之事耳蓋  
有司當稟令而已不可得而會也崇寧以來汙吏持不會

案經

卷之六

上

之說以漸其姦私竊橫飲而莫之禁尚何愛人之有古之  
於民春析夏因秋夷冬禡各以其時其使之也家無過一  
人歲無過三日則數口之家常有餘力矣既蠲則休老勞  
農君子不興功此愛人之道也用之或違其時使力本者  
不獲自盡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澤矣故言節用愛人  
而繼之以此也

高皇帝嘗曰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吾每於宮中無事  
輒取其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  
也 宋史葉顒疏孔子曰節用而愛人蓋節用則愛人之  
政自行於其間若欲生財耗費民財爾上曰此至言也  
石渠意見史佚告成王曰使之以時而敬順之忠而愛之

大依告成下解  
此說又王  
此說又王  
此說又王  
此說又王

布令信而不食言意見聖人斯言其原蓋出於此而節用  
二字尤切當然此五事施於政事之間則政必成而民必  
安若徒存諸心而不見諸行事則政何由成而民何由安  
集註謂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為政也未詳何意東  
廓先生曰聖門宗旨只在脩己以敬敬也者良知之精明  
而不雜以塵俗也戒慎恐懼常情常明則出門如賓承事  
如祭視民之有財若吾家之蓄積也烏得而不節視民之  
有技若吾家之秀也烏得而不愛視民之有力若吾家之  
早作而暮息也烏得而不時故道千乘之國直以敬事為  
綱領信也者敬之不息者也非敬之外復有信也節用愛  
人使民以時即敬之流行於政者也先儒謂未及於為政  
得無以脩己安百姓為二乎

○弟子入則孝

明儒經翼曰此見古人說教只是要不失人本心孩提所  
發知竅只是愛親敬長此混沌之中最初一念就是本心  
今教弟子入必孝父母出必敬長上便是接續他最初一  
念要他不失本心開口家常便是話舉足陞步便是行這  
裏不防閑他任他意思從俗恣肆去那本心因而亦失故  
又教他謹信欲其一言一動不流於放肆不入於欺誑如  
小學習洒掃應對進退之節亦是要他接續正念不失初  
心然人心本末與物同體此是惻隱之心人心本末知敬  
仁賢此是恭敬之心亦都是愛親敬長之心發生來的使

精思書畫機太  
子賢用數語  
易色一其端之  
海問故對曰性  
實靈

徒要他孝親而不汎愛徒教他敬長而不親仁便是不  
擴充故必妥他汎愛眾人又必妥他親近仁者以漸充長  
他良知良能亦便是接續他正念使不失初心而已然又  
須有以養之方有生意暢達使他餘力學又習禮奏樂學  
射學御歌詩學書學數使之優悠閒習寄托心思鼓舞精  
神宜其志氣調其情性動盪其血脉使不流於粗梗邪僻  
之歸以培其元氣全其初心不然拘迫蕭索意思不樂持  
循亦不久矣如此則所行自熟本心不離自弟子之於大  
人歸於一貫註此章者分為本末然不知都是培植根本  
功夫自德行對學文看德為本文為末自心對文行看心  
是本文行是末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提是要不  
失其本心便是大人之學矣 講錄云此孝弟謹信汎愛  
親仁乃弟子事淺說行有二句謂六事中隨在行一事  
有餘力便用這餘力去學文學文是要益開發其知能之  
良不專為考六事之故而六事自在其中若專說考六事  
的道理則詩書所載豈止弟子之職而禮樂射御書數於  
此六事又何曾一一相關耶

○賢賢易色

二程類語曰張思叔問賢賢易色如何曰見賢即變易顏  
色愈加恭敬 中玄問辨錄云此子夏論學之旨最為切  
實蓋曰學以明倫若能萬于人倫如此不學而能之乎雖  
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意同謂

必由于學也 虞齋蔡氏曰子夏意主在資質上故有資  
學之弊若重在務學之至則是子夏以為此非務學者不  
能如此何廢學之有 尹氏嘗言讀書一尺不如行得一  
寸行得便是會讀書亦子夏之意義

○君子不重則不威

人物志云夫精欲深微質欲懿重精微所以入神妙也懿  
重所以崇德宇也 大全朱子曰人若不忠信如木之無  
本水之無源更有甚底故四者皆是身脩之要就其中主  
忠信又最要若不主忠信便正衣冠尊瞻視只是色莊為  
學亦是且設為學取朋友未必盡情改過亦未必真能改  
過故為人須是主忠信 主忠信是誠實無偽朴實頭主

義學

卷之六

十一

字最重凡事靠他做主 問主忠信後於不重不威何也  
曰聖賢言為學之序須先自外面分明有形象處把捉扶  
堅起來 石渠意見以為不重則不威學則不固蓋無忠  
信以為主也若以忠信為主則自重厚自有威嚴所學自  
堅固集註解主忠信不本上文而言似乎脉絡不貫通矣  
謂錄云君子字只當學者看不重就質說人須是有重  
厚的質方可為學若不重厚便無基址了縱去學也不成  
試看如今輕浮淺露的人學得成者有幾人不重不威皆  
屬外面說學則不固者天理原在心心存即理存心亡即  
理亡外輕想是心亡而理未有能存者矣 忠信是天理  
真實處乃吾心之故物也為學時要以此為主入氣象無

義學

卷之六

十一

二主貞夫一而已乎 友不如已者如雪入墨池雖融為  
水而色愈汚友勝已者如炭入薰爐雖化為灰而香不滅  
友其可不慎哉 過勿憚改緊要在速字上着力稍緩便  
又因循而不改矣 甘泉講章云此章言詞雖若散渙不  
一其實只是一段工夫其指只以主重為本重者是內重  
而見外之輕之重主內而言即此心是也威是威儀學是  
學問所得的道理固是堅定之意心者威儀之符進學之  
地故言君子不重則心皆無實故以言乎外則不莊不敬  
安有容儀是不威也以言乎內則或存或亡不能堅定矣  
是不固也譬如種穀無實地則安能苗秀是不威之類也  
不但不能苗秀而已究之必至枯瘠本根盡拔是不固之  
類也是以不可不求重內之功主重之功在忠信耳故又  
言主忠信人之心不實由其不中心若中時何有不實是  
謂之信時時念念如此是之謂主人能忠信則內重內重  
則外便威內便固然此個忠信人人固有但人自蔽失耳  
雖則蔽失此心此理固自常在但當去其害忠信者而忠  
信自復矣何謂害忠信者外則人損內則已過而此心此  
理之存焉者寡矣故戒以毋友不如已者過則勿憚改夫  
毋友不如已者則善柔便佞之人遠而直諒多聞之士至  
所以薰陶涵養忠信之心者深矣過則勿憚于改則邪僻  
之念不留本然之忠信全矣如此則我大而物小我重如  
泰山而物輕如鴻毛夫重既立則威儀發于外德性堅于

沈愛容自是  
後物之道謂之  
曰友則列於五  
常其家法今  
朋友道與手面  
之誠信相為友  
固宜隆夫子之

內古之人其戚則周旋中禮皆由中出其學則確乎不可  
拔者用此道也此章只是主重一段工夫無許多頭緒  
呂氏春秋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  
我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已者處  
安陽集無友不如已解或曰聖人之為教也人苟有心  
而進焉豈有拒而不與之者乎而詬載孔子之言曰主忠  
信毋友不如已者然則劣于已者既不可以為友優于已  
者又安得而友諸聖人之教無乃隘而不通乎曰非是之  
謂也聖人之教人也必使知其本此其擇友之本與曰擇  
友何本曰學學然後能修身身修然後能擇友學明矣則  
知其能忠信而循道者親而友之其不能忠信而違道者  
亦知其莫已若而不可與之為友矣

慎終追遠

卷之六

六

車若水曰集註云終者人之所易忽親終之時苦痛哀迷  
則於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者必有精神不到照管不及  
者矣此忽非輕忽之忽乃楚辭荒忽之忽當此之時須當  
加謹無一毫可悔是謂謹終 四書原旨云婦如人出而  
還之意民生本厚但溺于習尚故相率而陷于澆薄苟上  
之人有以風之未有不可還之于厚道者也

○子禽問於子貢

前漢書貢禹曰孔子匹夫之人耳四海之內天下之君微  
孔子之言亡所折中 賈太傅新書曰欣懼可安謂之煇

反煇為驚安奈不苛謂之良反良為嚮接遇慎容謂之  
恭反恭為嫌廣較自欲謂之儉反儉為侈厚人自薄謂  
之謙反謙為冒 程氏外書云子貢善形容孔子德矣溫  
以接物良乃善心恭則不侮儉則無欲謙則不好勝至其  
是邦宜必聞政 謝顯道曰蓋清可為也而難於溫溫者  
清和之發也和可為也而難於良良者易直之發也本無  
侮人之心貌如之何而不恭本無侈泰之心用如之何而  
不儉本無競強之心行如之何而不謙至此則恭然其如  
春儼然其如秋豈不容貌可觀豈不威儀可象豈不和樂  
豈不莊敬遠暴慢不足道也夫容貌如此諸弟子豈不能  
學以致之乎蓋有忿慢之心者必不溫有忤越之心者必  
不良有欲上之心者必不恭有驕人之意者必不儉有物  
我之心者必不謙則溫良恭儉讓其惟聖人能之乎 朱  
子語類曰儉謂節制非謂儉約之謂只是不放肆常收斂  
之意 講錄云溫良恭儉讓都是渾然的氣象不露一毫  
圭角以此動得邦君龜山子云物有圭角者多刺人眼故  
君子處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之亦此意也 臨川  
集并之九三解云求王明孔子所謂異乎人之求也君子  
之於君也以不求求之其於民也以不取取之其于天也  
以不禱禱之其于命也以不知知之井之道無求也以不  
求求之而已 四書疑問云求俯已以受人與仰人以授  
已得則如誠之于石符之于鼓影之隨而響之應無俯仰

朱

朱

朱

無授受已與人兩忘而莫知其所謂求且與者夫子之求之也不是就子禽之所謂求者言求與得原相因子貢既說一得字因復借求之一字形容其得之之妙若曰人之得必假於求而未必得夫子之求不期其得而自無不至神乎蓋真有出於招徠感召之外者此子貢之極善形容

○父在觀其志

延平答問云聖人所謂無改者亦謂尚可通行者耳若不韋而有必不可行者則至誠哀痛而改之亦無可柰何不必如此回互也 大學衍義曰意所謂三年無改者必在所當改而可以未改故不忍于遽改耳若不顧事理之重

義輕

卷之六

六

輕于茹哀討恤之中而改其所可未改者無復謹重之心則于事未必有益而于孝則大有虧矣孔子蓋必有為而發為人子者處此隨其所遇而以義制之可也以人君言之武王繼文王之志則終身無改者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則不待三年而改者也若可繼雖不若文而當改又不如厲則孔子之所謂三年無改者也二十七月之期迅若奔電人子于此惟盡追慕之誠姑泯改為之迹不亦善乎 孫奕示兒編云此章觀人子之所為也言其父在吾則觀其子所以善繼志之存者如何父沒吾則觀其子所以善述事之行若如何若以三年之久不改於父日用常行之道則可謂盡子之孝道矣蓋謂他人觀其子之志行非子

自觀其父之志行者也學者於此當於觀字上求之以三年觀之見其不改則知終身無改矣然則歐公三年無改問不疑可也 羅念菴云昔孔子謂三年無改于父之道為孝者欲人不忘年親常如侍親之側不敢有專自肆意欲戰戰兢兢敬守遺訓此乃保身保家之大孝非止哭泣哀麻奠獻居處飲食小儀文節目而已也夫父之所為豈必盡善而孔子必欲以三年無改為孝者何哉蓋父即天也故事父如事天但能三年不敢有改于父之道便能終身不敢有改于天之命天之理矣此豈不足以為保身保家之大孝哉 馬鍾陽先生曰竊意觀其志即見志不從之志與行字俱當在父字上看父在時可以竭誠感動得故觀父之志如何而必喻之於道不待其為不善也父沒則平生之造履終其身而無所改移人子之所以周旋於始終而父若者可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者心與親一繼志述事所以為孝也 中玄問辨錄云此言孝子之道非所論於善惡也善惡自有定理善必可為惡必不可為父有不善即其在日猶當幾諫而請改况可踵而行之以成其惡也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曰考則父非在也蠱而幹之乃為有子有子考乃無咎若曰所為雖善亦不得為孝則無乃以承考之惡為孝歟 又曰夫人各不同如一事而有從有違一人而有厚有薄以至居室之所安賦獲之所用即父之子子不能同也人至得自專時則便要

順適己意而任其所便不暇顧其親矣惟孝子實有不忍死親之心哀慕誠切故凡厥所行皆如親在少有易其平日便覺痛心故不能改焉豈不為孝夫莊子之父獻子也獻子賢大夫所行必善政所用必善人自當無改然猶以無改為難則三年無改可易言哉聖人說改為改變之改而宋儒以為改過之改故其言不能自達但謂雖惡亦不改則為害不小故特為明之耳

○禮之用

禮記曰和寧禮之用也管子曰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為之節文者也史記禮書太史公曰余觀三代損益乃知緣人情而制禮依人性而作儀其所由來尚矣人道

禮記

卷之六

主

經緯萬端規矩無所不貫所以摠一海內而整齊萬民也人體安駕乘為之金輿錯衡以繁其飾目好五色為之黼黻文章以表其能耳樂鐘磬為之調諧八音以蕩其心口甘五味為之庶羞酸醎以致其養情好珍善為之珍磨圭璧以通其意故大路越席皮弁布裳朱紱洞越大羹玄酒所以防其淫侈救其彫敝是以君臣朝廷尊卑貴賤之序下及黎庶車輿衣服宮室飲食嫁娶喪祭之分事有宜通物有節文淮南子曰禮者體情而制文者也蘇子瞻曰夫禮之初緣諸人情因其所安者而為之節文凡人情之所安而有節者舉皆禮也朱子語類嘗謂呂與叔說得數句好云自斬至總衣服異等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

禮記

卷之六

主

公至卑隸儀章異制上下之分莫敢爭出於性之所有循而行之無不中節也此言禮之出於自然無一節強人須要知得此理則自然和且如父坐子立君尊臣卑多少是嚴若見得父合坐子合立君合尊臣合卑則無不安矣陳潛室本鍾集云禮之用處以從容不迫為貴如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此是不和不善用禮者但見其如喫木札然全無滋味子路質明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許其知禮此是用得從容和易安閑自在古禮如此即有生活意思所以為貴且義然若但求和易而失其節文之本體則又却行不得有子此語要人活結行禮又恐其偷減節文故又為之設戒大意和在禮中生則為義和出禮外生則為失淮南近語曰禮之用和為貴禮之出於自然處即是和有子之所謂和乃禮中之和天下之所可貴先王之所已試者也故小大由之有所不行即不足貴之意蓋知和之即是外禮為和乃後世之弊非先王之道故不可行也先王本之以禮而出之以和故其為禮皆自然之節後世徒一於和而不知本之以禮故其為和非本然之真君子察於興廢之故而求得禮之全體以行之則自吾之身心以達之天下國家裕如矣中玄問辨錄云用猶行也觀下文有所不行亦不可行可知蓋曰禮之行也固嚴然必以和為貴和斯義云爾如君臣上下之森然父子兄弟之無猜嚴非禮之

用歟然必君臣上下之情通森然者為美父子兄弟之愛洽斯不瀆者為美不然亦乖睽而已矣何足貴哉故和以成禮之不離禮以成和之不流文與情偕非謂嚴為體和為用有不行又以其體節之也

○信近於義

韓昌黎筆解韓曰反本要終謂之復要約合宜終復乎信否則小信未孚非反覆不定之謂李曰尾生之信非義也若要終合宜必不抱橋徒死馬云反覆失其旨矣韓曰禮恭之本也知恭而不知禮止遠辱而已謂恭必以禮為本李曰晉世子申生恭命而死君子謂之非禮若恭而不死則得禮矣韓曰因訓親非也孔非其義觀有

卷之六

主一

若上陳信義恭禮之本下言凡學必因上禮義二說不失親師之道則可尊矣李曰因之言相因也信義而復本禮因恭而遠嫌皆不可失斯迺可尊正蒙曰君子宰言之不顧不規規於非義之信宰身被困辱不狗人以非禮之恭宰孤立無助不失親於可賤之人朱子語類云信近義恭近禮二近字只是對遠而言之耳近只是合不中節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皆是取辱宗訓主如主顧譬由之主蓋當時羈旅之臣所至必有主所親不得其人此日他日得志援我以進則失其所主矣陳了翁曾受蔡下之薦後來擺脫不得乃失其所親者也又如韓文公與

悔之亦不可廢大全朱子曰此章大約皆交際也交際之初合下便當思量到無弊處陳潛室朱鍾集云近者

附傍之謂約信之初須是附傍於義而不為一切之信則將來言斯可踐為恭之初須是附傍於禮而不為太過之恭則將來不耻辱此一章三事不可做一串看始於為信時能近於義則將來言斯可踐始於為恭時能近於禮則將來可遠耻辱始初如因依進身時得一可親之好人將來此人也可做宗主不止一依他也三事皆欲慮終而謹始不可一時苟且延平答問伊川曰信本不及義恭本不及禮然信近於義恭近於禮也信近於義以言可復也恭近於禮以遠耻辱也因恭信而不失親近於禮義故亦

卷之六

主一

可宗也猶言禮義者不可得見得見恭信者可矣詳味此語則失親于可賤之人自無有矣蓋以禮義為主故也淮海近語曰有信而不近義者義以成信易其心而後語也有恭而不近禮者禮以致恭安其身而後動也有因而失其所親者親以擇因定其交而後求也讀書錄云凡與人言即當思其事之可否可則諾不可則無諾若不思可否而輕諾之事或不可行則必不能踐厥言矣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意蓋如此管子曰易集之交初雖相驩後必相咄故曰鳥集之交雖善不親容齋隨筆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于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于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



其親亦可宗也況于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黃氏曰抄云或問以為因上二者而不失其所親則為可宗則下一節承上二節而言也恐不若集註為徑然此一節終覺未易曉先師王宗諭貫道嘗講此章云宗者人所取為宗師宜超然卓立之人也因者因仍於古而非自立者也惟因而不失其可親之人則源流既正亦可宗之也此語似於集註有發

○君子食無求飽

賓退錄云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非惡飽而欲飢惡安而欲危也但不可求耳君子之求也惟當求道求在我者而已外此而有所求皆非也所謂求之有道得之有命者亦謂盡其在我而非志於得也他如求為可知夫子之求之也之求皆此意口義云不求安飽是為學之根原敏

事慎言就正有道是為學之條目這箇條目當時凡為學者皆如此只是安飽念重根原處不潔淨雖去勉事亦是勉於外雖去慎言亦是強制於口雖去就正有道亦見他不到只學得他皮膚而已如此去學學雖同而非求之於心者也安得謂之好學乎 淮海近語曰今之學者臂初頭就被安飽二字壞了誠肯著實在自己言行上用功有知在自己言行上用功却又自是足誠肯就正有道故

四書章句  
求安飽中已  
無所求  
學曰安

好學之未見其人也 卓吾李氏曰朱教云無求飽無求安此心無所繫着即便是學註云志有在而不暇及若別有學也非也就有道則精神相感此心自正若謂別出所知見相正淺矣夫曰安飽不求非其性與人殊也人生世間惟有學問一事故時敏以求之自不知安飽耳非有心于不求也若無時敏之學而徒用心于安飽之間則偽美既時敏于學則自不得不慎于言何也吾之學未曾到手則何敢言亦非有意慎密其間而故謹言以要譽于人也夫惟真實敏事之人豈但言不出口食不知飽居不知安而已自然奔走四方求有道以就正有道者好學而自有得大事到手之人也此事雖大而路徑萬千有頓入者有漸入者雖迂遠費力猶可望以深造若北行而南其轍入海而上太行則何益矣此事猶可但無益耳未有害也苟一入邪途豈非求益反損所謂非徒無益而害之者乎是以不敢不就正也如此就正方謂好方能得道方是大事到手方謂不負時敏之勤矣

○貧而無諂

初問曰處富尚易貧難最難天地間惟吾性分最可樂非學力到至處性分完全安能樂耶此樂是心體心體原不假外求果何物足以易之此不是以貧為樂亦不是樂道自是心中一段好光景與貧俱忘矣好禮亦是樂夫子詞意寓富貴故曰好禮不是樂一樣好禮又一樣 無驕與



好禮何別無驕特制其氣使氣定耳好禮禮字是克已復禮之禮如好禮則日用動靜念念在天理之最中處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佚則淫淫則忘善只為此富壓倒若念念在理中自不見得富已出于紛華之外此處比無驕精粗自迥別矣 屋齋蔡氏曰如切如磋不止就富富言講學進道凡事都要如此子貢之意亦惘然却因夫子論富富一節而觸悟得故曰其斯之謂歟 子貢引詩之意須放寬說若指定無語無驕樂與好禮便皆是夫子所已言者不必說告往知來了 初問子貢論學而知詩子貢論詩而知學此二句皆不是詩果在學外耶必不然矣詩人含著意思最深遠故必須穎悟人方可言詩今子貢聞言便

談經苑

卷之六

主六

曉得已精而益求其精此是引伸觸類類悟妙處也故夫子許其可與言詩 質言云告往知來亦只形容其因彼識此意已言未言太泥 理鮮云貧如孔類只是一樂字以此知富如周公亦只是一好禮字學問已到極處所以下文引詩言義理之無窮在處貧富外看

○不患人之不知

龜山集云君子求為可知而已人雖不知而吾之可知者固自若也何患之有不知人則賢不肖混殺而不知所以親遠之患孰甚焉然不知人自天子至於庶人其患一也而天子為尤甚蓋君子小人之用舍治亂所由分也故皋陶為帝陳謨曰在知人四凶之不誅十六相之不舉雖欲

安民其可得乎然心有偏係則不得其正不得其正則便壁寵暱之私得以自近而正士遠矣夫公則明私則蔽公天下之善惡而無容心則君子小人之情得矣亦何患之有 合璧事類云人之知己與己之知人一也自非氣類相求肝膽相照又安得有真相知哉此管鮑之賢所以不世有也然人不已知非所患也已不知人其可乎故君子必以知人為急 楊用脩曰朱草之莖如鍼紫芝之莖如豆真玉火三日而見性豫章生七年而辨名知人實難人實難知也故曰禽息之精陰慶鮑叔之魂默舉難矣哉漆園嘆當世不可莊語楊雄謂後世必有子雲遠矣哉 馬鍾陽先生曰患不知人人字當與中庸百世以俟聖人而

談經苑

卷之六

主一

不惑知人也人字同看聖人教人皆用心於內若患不知人賢否則子貢方人夫子亦不關之曰夫我則不暇矣以求為可知與病其不能例之則此當作患不知所以為人之理方是 淮海近語曰患不知人其知人欲以成己也 卓吾李氏曰世間人誰不說我能知人然夫子猶以為患而帝堯猶以為難則世間自說能知人者皆妄也于問學上親切則能知人能知人則能自知是知人為自切要務故曰我知言又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于用世上親切不虛則能自知知人則由于能自知自是知為知人之要務故曰知人則哲能官人

談經苑卷之六

談經苑卷之七

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門人朱尚信

校

論語

為政第二

○為政以德

王弼周易畋例云夫衆不能治衆治衆者至寡者也夫動不能制動制天下之動者貞夫一者也 郭象注莊子曰唯止能正衆止者動而為之則不能居衆物之上也 通義朱子曰德與政非兩事只是以德為本則能使民歸不必泥以字無為不是塊然全無作為只是德脩於己而人

談經苑

卷之七

自感化不見其有為之迹耳感化不在政事上只在德上蓋政者所以正人之不正也豈無所為但人所以歸往乃以其德耳故不待作為而天下歸之如衆星之拱北辰也衆星拱辰亦是自然環向非有意於拱之也北辰有五星大乙常居中是極星也辰非星只是中間界分極星亦微動辰不動乃天之中有磨心也二十八宿為經星隨天左旋金木水火土五星為緯星右轉更迭隱見有似於環繞而向之也邵子曰天無星之度皆辰也 陳潛室木鍾集云以北辰取喻惟是將自家一身與天下做樣子便自歸去做不假告詔不假叮囑也 龔州劉記云北極天之樞乎動處至神而聽於靜靜處至微而能制動亦淵矣夫

人日膠膠乎擾擾乎反而求之而極安在哉 了凡論語

注云宇宙雖廣民物雖衆樞之一心所攝此心如天之北極豈有動移以心宰物是以德為政也我無為而天下之有為者皆在我精神聯屬中故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此皇王之至理也 鮮醒編云天之所在極君之所在心天有天極而星自歸君有心極而民自化樞是為政以德之譬不必添出無為字

○詩三百

筆解韓曰燕猶斷也包以蔽為當非也李曰詩三百篇斷在一言終於頌而已子夏曰發乎情民之性也故詩始於風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故無邪一言詩之斷也慮門人

談經苑

卷之七

學詩徒誦三百之多而不知一言之斷故云然爾 文心雕龍曰詩者持也持人情性三百之蔽義歸無邪持之為訓有符焉爾 禪喜集思無邪銘東坡居士問法于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無明明覺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唯有思而無所思乎 歲寒堂詩話云世儒解此章終不了了余嘗觀古今詩人然後知斯言良有以也詩序有云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言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其正少其邪多孔子刪詩取其思無邪者而已自建安七子六朝隋唐及近世諸人思無邪者雖在子美陶淵明耳餘皆不免落邪思

也如徐庾李義山治容太甚讀之足以蕩人心魄此正所謂邪思也 可言集考云文公成公於思無邪各為一說前輩謂之未了公案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自古及今皆謂作詩者思無邪文公獨不謂然論語集註謂凡詩之言善者可以感發人之善心惡者可以懲創人之惡志觀此固已謂詩之言有善有惡作詩之人不皆思無邪矣至讀東萊詩記乃有云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為詩三百篇勸善懲惡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爾非以作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考東萊所說見桑中詩後謂詩人以無邪之思作之學者當以無邪之思讀之文公則辯之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之而我以

無邪之思讀之

卷之七

十一

無邪之思讀之二公之說不同如此 士翼云人之行善與惡而已詩之詠美與刺而已古人於詩朝夕誦誦之若琴瑟之御然讀其美者慕之善心生讀其刺者畏之惡者懲故曰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朱子謂讀者以無邪之心求之則去序之失也 了凡論語疏云詩三百十一篇不獨正者無邪即變風變雅亦發乎情止乎禮義皆無邪之訓也朱子以衛風詩為淫詩故有言惡之說夫言惡而足以懲創則亦刺邪而非真邪矣思不獨是念頭起處即靈光未露時感是思境故統屬性情程子謂思無邪為誠朱子謂行無邪者非誠思無邪者為誠亦說得好此思境所以憧憧生來不能帖然者邪累之也只要澄然不昧繫繫

俱無若纖毫未盡即是邪魔眷屬非邪之外別有正路可倚棲托也 講錄思字最好玩味學者所當致力之地全在於思思在心裏此處無了邪凡事自皆無邪若就事上去著力便無及了 原旨云惡者可以懲創人之逸志今人多疑此句未安陽明先生以為孔子所定三百篇皆雅樂詩不刪鄭衛此必秦火之後世儒附會以足三百篇之數亦未必然也徐氏曰古詩三千夫子刪之為三百蓋十而存一使果男女淫巧鄙褻之詞亦不刪去則所刪者為何等語耶古詩如今之歌曲里巷狹邪妖詞豔語類能使人溺心蕩志不可收拾何曾見有懲創者朱子後來判定楚詞宋玉神女之賦登徒子好色之賦陳思王洛神之賦

亦皆不錄

卷之七

四

亦皆不錄而謂夫子錄淫奔之詩以傳世豈其然哉故鄭詩諸詩皆紛紛以為只從原序各有所刺為當雖言有涉于淫者不害其為主文而諷諫卿大夫亦可歌之朝會燕好亦可歌之亦是情性之正無戾于思無邪之旨若以其詞涉狎昵緊指為男女淫奔相贈答之語有女懷春吉士誘之求我庶士迫其謂之亦不得列於二南矣詩在六經別為一教須得之于言外此言似有理于夫子思無邪之訓更為直截

○道之以政

孔叢子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馬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

用策則馬失道矣或曰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駮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史記酷吏傳太史公曰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經嘗密矣然姦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報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其職矣前漢書禮樂志云教化所恃以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杜林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免之行興鹽鉄論曰秦法繁於秋荼而網密於凝脂然而上下相遁姦偽萌生有司法之若救燬撲焦不能禁非網疏而罪漏德禮廢而政刑任也大學衍義曰政刑所以禁民之身故雖免於罪而無所愧耻德禮所以善民之心故有愧耻而且至於善了凡跡云申韓學術專重政刑豈頭就與吾儒不同不知為治須要養百姓恥心若廉恥一失則風俗大壞而不可為矣道之以德無一毫虛假提出肺肝與百姓相處禮即先王治天下之道今載在周禮者皆是一則免而無恥一則恥而且格王伯真偽之辨懸絕如此疑問云治道緊在民心其隆與污全在有耻無耻之間此一點耻心是民之良心政刑感動他不得要激發他除非德禮之齊道何者凡民之耻生於善惡

之相形為上者不以德禮立個樣子全以政去驅率他刑去督責他彼直畏政畏刑單面苟免而已如何能生恥心唯是修德秉禮於其上而所以道之齊之者無非是物則彼所觀刑者甚於政與刑自然恥為不善而至其善此用一毫虛假不得用一毫勉強不得是故轉移民心必慎其所以感之者

○吾十有五而志於學

白虎通曰古者所以年十五入大學何以為八歲毀齒始有識知入學書計七八十五陰陽備故十五成童志明入大學學經術正蒙曰常人之學日益而不自知仲尼習察異於他人故自十五至於七十皆自覺其進也○胡子

論衡曰孔子十五而志大學其始志用力也不能無乍興乍仆乍明乍昏之病已而用力至十又五年然後此體不為氣昏所蔽隨地應用而屹然有立矣此休屹然而立始可言志立學至于立則如作室者有基矣故程伯子曰志立而學半四十而不惑何也曰古之學者能外得失利害矣而或不能外死生能外死生矣而或不能外毀譽能外毀譽矣而天下之人情學術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變易紛沓雖聞道或不能無惑也孔子既立又用力十年而後不惑故曰四十而不惑即大學所謂定靜安慮得他日孟子不勉心同也五十而知天命何也曰維天之命而人得之為性性即人心本明者是也孔子既能明其本明者而

至不惑又用力十年則盡性以至於命矣既至命則自能知命譬如登泰山而居者自能周知泰山者也此知猶乾知大始之知知即主也必其主則立此命也不惑則可以至命至是則主宰天命而造化在我矣六十而耳順何也曰聞之師曰夫人聞善言而悅耳聞不善言而拂耳者常也此在賢者尤甚伯夷耳不聞惡聲未化故也孔子至六十聞惡言未嘗不謂惡然而無拂耳之累以其無意必固我故也熱而化也故曰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不踰矩何也曰矩即所謂止至善者亦即堯舜之中文王之帝則箕子之極是也孔子十五志學即志此矩自七十之前固未嘗踰矩但至七十而後能從心不踰矩夫從心不踰矩則一毫意必固我無有也孔子非所謂聖不可知者歟夫子所自名者乃情語也非曰以是為謙而誨人者也了凡論語疏云志學之學即時習之學聖人只渾言學便是大成之學何曾分別大小大學之道朱註只因十五而入大學一句遂將學解作大學而講者直以明新當之便着色相矣主即此志卓立一切不能搖奪若云無所事志則非矣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而謂三十時便無志可乎不惑知天命亦無當然所以然之別眾體皆以形用而惟耳則以聲交最微妙而圓通者耳順則一切聲塵不相違碍也若說聲入心通豈聖人未六十時聲入尚有未通乎眾人溺于欲賢入遺欲今徒欲而不踰矩度則人欲即

論語

卷之七

七

曰從心則知見  
矣其從肯從

天理矣聖學渾然天成不落階級知即真不作此知圓融不碍漸次漸次不碍圓融譬猶虛空本無量數然空中易近一舉翼而遠近分焉為學之道執漸者未大執頓者亦未圓頓不離漸故無階級內仍設梯航漸不離頓故有進脩中仍無漸次今日進德之序聖人未必然又曰聖人固無積累之漸因其近似以自名皆非也 孟我種曰學何學也矩也矩何矩也天命也天命流行物與無妄各有天然之則所謂矩也學者學此也主者主此也不惑者不惑此也知者知此也耳順者順此也不踰者不踰此也一志直入矩便是頓悟自志學至不踰便是漸脩此聖學之要也孟子自善信至聖神功亦如此 焦氏曰汪伯璣經義 卷之七 八  
王問余曰孔子自志學至從心十年一進也孔子年踰七十亦更進於心乎余曰非孔子之能進孔子之能舍也六十則舍知命矣七十則舍耳順矣故始之所是卒之所非孔子所以與年而俱化也 原旨志學是心一于是而念念不忘意主是見明守固不為事物所搖奪不惑不疑也如易文言不疑其所行則行亦可言不惑也不惑是義理純熟不迷于理不疑于事乃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之地知天命是窮神知化易所謂通乎晝夜之道而知耳順與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意相似亦非專以知言從心所欲不踰矩既曰心所從則有知見在亦非專以行言蓋知行捨不相離固不可妄分知行亦不必

說言知而行在其中言行而知在其中也 荅問集云孔  
子十五而志于學亦自其志之始而言之其後立與不惑  
只是此志愈真切而愈精愈純焉耳故志學與學原非兩  
事亦無間歇時也

中玄問辨錄云不惑之謂何曰見理定世變弗能移析義  
精疑似弗能眩知天命之謂何曰窮理盡性以至命樂天  
知命而不憂知天命也曰伊川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於  
命待從心不踰矩時方是至命然乎曰先生平日說窮理  
盡性以至于命云才窮理便盡性至命三事一時並了更  
無次第何其疾也今乃于知命之後垂二十年始為至命  
又何遲也伊川見夫子知命之後猶有耳順從心之說故

後聖弗能及也

卷之十

九

留至命以訓從心然不知耳順從心乃言其愈久而愈熟  
非知命之上別有增加也要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儘有  
次第功夫曰一時並了既不宜如此之疾而孔子知天命  
即是至命曰當在二十年後亦不宜如此之遲學者深思  
而默會之當必有悟也曰伊川又云聖人樂天則不須言  
知命然否曰天是箇甚命又是箇甚知命即是知天不言  
知命所樂謂何且知命云者不徒知其理而已寔有順焉  
安焉之妙不須言知命是不須言順不須言安也而何以  
樂乎耳順之謂何曰謂無逆耳之言也人之道德未純則  
于言之當理者固樂聽矣而其不當理者即有拂然不納  
之意故曰有言逆于汝心聖人至是道德純粹仁義充滿

其心至虛至平有言逆於志有言逆於心皆得入之其是  
非自在而心不為動初不覺其逆耳也是為耳順如鑑之  
至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各甚分明而吾之本體自知無  
拒却亦無容留也曰聲入心通無所適逆然否曰豈以未  
六十時聲入尚有未通必待思而後得乎從心所欲不踰  
矩之謂何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權之熟也

筆解韓曰天命深微仲尼五十學易窮理盡性以至於命  
故曰知天命 李曰天命之謂性易者理性之書也孟軻  
得仲尼之蘊故盡心章云盡其心所以知性知性所以知  
天此天命極至之說諸子罕造其微 明道外書正叙曰  
悟則句句皆是這箇道理道理已明後無不是此事也如

後聖弗能及也

卷之十

孔子謂六十而耳順聞無不通然後可至不踰矩也 水  
西洛啟或問耳順與從心曰此皆虛中感應若人言入耳  
有逆於心是意見先橫也若事務未至先橫意見是從見  
不從心也縱皆中理亦非入微之功  
口義云耳順從心俱知命中事無漸次亦無淺深耳順者  
事都是理不知有事也從心者耳目口鼻都是心不見心  
也無事則無物無心則無我渾是一箇理不惑以下看得  
力知命以上着不得力 明儒經翼曰孔子六十而耳順  
此六經中未嘗道之語不曰目與口鼻惟曰耳順何也目  
以精用口鼻以氣用惟耳以神用目有開闔口有吐納鼻  
有呼吸惟耳無出入佛家謂之圓通順與逆相對孔子五

十而知天命能與太虛同體方能以虛應世隨聲所入不聽之以耳而聽之以神更無好醜揀擇故謂之耳順此等處無巧法惟是終始一志消盡渣滓無有前塵自能神用無方自能致順逆兩忘 諸書錄云耳順非特聞人言語為聲入心通雖風雷禽鳥一切有聲之物接於耳者無不悟其妙也張子喜聞驢鳴之意亦如此 困學紀聞云濯矩學者之事也從心所欲不踰矩聖人之事也

簡端錄云所欲志也從之見于行也聖人與道為一矩自我出而曰不踰者蓋謙辭云 尤西川曰矩天則也人多欲故踰矩聖人無欲故不踰矩不言無欲而言所欲即天則也其義精矣 海涵萬象解莊子遊方之外云方矩也出于矩之外所謂離方遁圓也

○孟懿子問孝

祭法曰孝子之事親也有三道焉生則養沒則喪喪畢則祭養則觀其順也喪則觀其哀也祭則觀其敬而時也盡此三道者孝子之行也 論衡曰母違者禮也孝子亦當先意承志不當違親之欲孔子言母違不言違禮懿子聽孔子之言獨不為嫌于無違志乎使樊遲不問母違之說還不可知也 魏志註沐並戒子曰夫禮者生民之始教而百世之中庸也故力行者則為君子不務者終為小人然非聖人莫能履其從容也是以富貴者有驕奢之過而貧賤者譏於固陋於是養生送死苟竊非禮由斯觀之陽

虎噬瑞甚於暴骨桓雕石椁不如速朽此言儒學撥亂反正鳴鼓矯俗之大義也 丁凡論語疏云魯桓公四子長莊公次慶父為孟孫氏次公子友為季孫氏是為三家當時如朝服之縞白繡黼丹朱中衣生事之違禮也三家刻相桓喪而設探槨之違禮也舞八佾歌雍祭之違禮也故夫子之言及之 甘泉論語測曰生事祭祭之以禮何以為無違也無違者心之正也禮者心之理而見於事者也心正則無不正無不正則事之葵之祭之無不出於正居家理而一國理矣三家之僭竊而違禮滅天以自失其本心之正也故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忍者違心也大而至於弑父與君違心之所從來者漸矣

○孟武伯問孝

論衡云武伯善憂父母故 唯其疾之憂 中玄問辯錄云孝之道大矣然取數也多惟疾之憂乃孝子之心最真切處學者最宜注意如曾子臨終猶啓手足樂正子傷足三月猶有憂色皆此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遺体行殆貽父母憂也是故蒞官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勇非孝也不敢虧行辱親貽父母憂也即此一念真切之心便是純然天理充之何所不至凡所云為莫非愛身莫非休父母之心莫非所以為孝 疑問云武伯問子之所以事父母者夫子却語以父母之心乃知父母之心無一



案唐書馬周上  
謂太宗曰云云  
失父母之養  
夫馬之養人  
以人子養人  
之不以人子  
以人子養人  
人本意若曰  
以人子養人  
非所以  
養人親也

念不在子子之心必體得父母之心不貽其無窮之憂此方是個孝子 自警編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

○子游問孝

祭法曰衆之本教曰孝其行曰養養可能也敬為難敬可能也安為難 東廣微補亡詩云嗷嗷於鳥受哺于子養陰敬薄惟禽之似了凡論語疏云六珍下珍三品曰鷄豕犬是以犬為重上珍三品曰羊牛馬是以馬為重故大

禮記

卷之七

三

夫無故不殺犬豕又大祭則血馬沉璧用牲之大者莫若犬馬然今之脩物以行孝者至于犬馬皆能脩之養親之禮無復可加矣至于二字所包者廣不加以敬而心尊其親則何以別于世俗之孝乎若以養犬馬比養恐不然准海近語曰能敬何以謂孝蓋敬非出於養之外養以將敬所以奉親之口體者一誠實之流通敬以行養所以適親之志意者一真純之洽浹非嚴威嚴恪之謂也推之如事天之明如事地之察無一毫苟且慢忽之意方纔是敬所以為孝

○子夏問孝

勉齋黃氏曰事親之道非貴於聲音笑貌也而以色為難

色非可以強為也非其真有深愛行乎其心惟恐一毫拂其親之意者安能使愉婉之狀貌見於顏面哉其告子夏者所以發其篤於愛親之念也了凡論語疏云荀說承父母之色為難亦通但本文勞字酒食字皆在人子身上說則色亦就子上說為優 答問云色不專指見于面者是孝也此在人最難蓋若愉色婉容亦孝之常何難之有准海近語呂涇野曰答孝四章一是循理一是守身一是敬親一是愛親

○吾與回言終日

揚子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吳秘曰終日如愚而回也不愚是以退為進①文子曰上學以神聰中學

禮記

卷之七

四

以心聰下學以耳聰以耳聰者學在皮膚以心聰者學在肌膚以神聰者學在骨髓故聰之不深即知之不明即不能盡其精不能盡其精即行之不成 大慧語錄云學人以見月亡指得魚亡筌為第一義則不為文字語言所轉而能轉得語言文字矣 准海近語曰顏子之所謂愚正夫子之所謂點點是作聖本體 忠告云顏子聞教惟自反觀於獨知之地不違者意無疑逆如人飲水冷暖自知故有如愚之容惟其用功不惰如此不待責備而自警焉矣知其不愚者以此省私之義若如蕭訓是聖人非同察則億度矣 答問集云發字是發明之義正與不違對看



即如一貫章夫子出後便是曾子之私處夫子之道云云便是曾子之足發處也豈不更明顯直截也耶 原旨要看得發字意出所謂發者如草木生意充滿發於中而暢茂條達于外謂之非造化之力則不可謂之盡出于造化亦不可 通義胡氏曰此一發字最有力量夫子嘗曰語之而不惰者其回也歟情則不發發便不惰孟子曰有如此時雨化之者先儒以顏子當之物經時雨便發顏子一聞夫子之言便足以發故周子曰發聖人之蘊教萬世于無窮者顏子也 賢言云亦足以發發字是生發之發所謂心解力行語之而不惰者是也蓋引伸觸類生生不息不待夫子事事說到終是妙悟若止發明夫子所言之理何待顏子亦字本如愚來是發詞非待就之詞如愚不愚俱是就其天機自然聰明本體不著意象處形容其妙耳非抑揚揆擬之詞 初問云此章語意不是初疑他如愚後來信其不愚直是一起頭就謂不愚深喜之也與回言者必非粗迹終日必非一端今也相與言時輒心領悟退後時都身力行自始至終莫非妙悟皆是天聰明所發其聞教也真不以耳而以心不以心而以神 註中及退省其私及字拘泥若加一及字便是夫子真疑愚了 天下道理半為高明的人壞了顏子不愚亦只是順天機自然若畧加此意見便失了本體夫子安能許之參以魯正得此意也特是資稟不同然純粹處則一 了凡論語疏云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七

十五

有其私不是孔子去窺伺他只是以心相照孔叢子曰自苦為私故以私為獨顏子從慎獨用功故私雖易忽之地而其行亦足以發亦字對私字言

○視其所以

前漢書顏師古註云此言視人之所用觀人之所從察人之所樂則可知其善惡無所匿其情也 抱朴子曰夫惟大明玄鑒幽微靈銓揣物思灼沉昧瞻山識璞臨川知珠使滅否區分抑揚成允 孫奕示兒編云所以者其意也揚子曰得其言未得其所以言所以言者則其意所指也謂聖門之於人也初詳視其意指中泛觀其蹤迹終深省其定向則自始及終無不見之何所匿其情哉 薛文清公要語云孔子視其所以一章亦可反觀己之為善為惡所由所安之實 了凡論語疏云以字從來無訓為者春秋傳曰能左右之曰以是以乃用力處凡人行事君子有君子作用小人有人小人作用于此視之而人品可定矣若泛視形迹正釋何從而定哉所由亦不當在善一邊看如周公誅管蔡其事若不善而其意所由來則善須無看始不偏又註以所由為意所安為心分心意為兩概非是又以安為久而不變亦非所安乃其所便安處脩飾之所不及防檢之所不到也于此驗人則骨髓精神一一勘破人誰得而匿之 疑問三句相遞說下重在察其所安句此安字是其人所安頓處凡人能修飾於行事感激於意氣

卷之七

十六

而所安頓處或好或歹終身未嘗變我從事迹上直討究至於此此是真體別真考察如見其肺肝者誰能遁情再說人焉度哉見必不為人所掩覆也 大全朱子曰所安是他平日存主習熟處他本心愛如此雖所由偶然不如此終是勉強畢竟他所樂不在此次第依舊又從熟處去如平日愛踞傲勉強教他恭敬一時之間亦能恭敬次第依舊自踞傲了心方安

○溫故而知新

筆解韓曰先儒皆謂尋繹文翰由故及新此是記問之學不足為人師也吾謂故者古之制也新謂已之新意范伯崇曰溫故而不知新雖能讀墳典索丘足以為史而不

韓龜瓦

卷之七

七

足以為師 陳潛室木鍾集云師者師資之謂此兩句大包義理不可作輕說了論其極則為人師便是人樣漢儒專門名家各以一經授人亦謂之師與這個師亦異矣此與記問之學正相反記問雖多是死底知新是生底 出居吞述云溫故之故乃人生所得于天之本體即故吾也良知良能是也新則定良知良能之長裕無窮處故養其本體之知則日進無疆矣故曰新新非于良知之外有兩加只是日益著察明動也 馬鍾陽曰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是故者心之本體也此溫故即是心上看言能念念常存此心便是溫即日新又新之意而知新自在其中能說諸心能研諸慮天下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又

韓龜瓦

卷之七

六

何應之有窮耶 默天堦曰溫故云者反之本心而尋繹溫養之謂也學者誠尋繹其端而溫養之則良知之在我者若火然泉達日新月盛而不可勝用矣斯謂知新夫一反之固有之性而求之即心有餘師故曰可以為師子思尊德性之旨亦如是於乎孔子之所以師天下萬世者能自得師耳非第侈其冷聞廣識以師人也如朱註則昌黎所云解惑之師耳非所謂傳道之師也 初問云當時論師只在外邊尋覓故此章謂溫故知新可以為師何須外求故者天命之性也要須溫養他只此處便自有無窮活潑生意處處皆是心上真法楷範更何限量也心為嚴師求之有餘師只是此師字 溫如火之溫也虛煖則太旺便是助灰滅則太衰便是忘須要不旺不衰常常養活方謂之溫勿助勿忘盡之矣 了凡論語疏朱子既引戴記記問之學不可以為人師又以故為舊所聞依然又落在記問上德性之中有天然不昧處此是吾家故物只就此處優悠涵泳真本實實着他起處落處緣覺紛動便勒馬回頭如覺昏沉又須着些精采不助不忘便是溫的節度如此做工夫去時時有省漸精瑩這便是知新今人類拋却自家故物不去溫尋却在外面討些聞見進來所以本來靈明多被塵埃封蔽縱有窺測終是見不出色聞不出聲自以為極玄極妙而不知皆是聞見門頭影子以之為師接引後學所謂一盲引衆盲相牽入火坑者也

可以為師謂道在我而可傳矣非教人學為師也 淮陰  
近語曰天地萬物其實之體根於人心一定不易所謂故  
也天地萬物流行之用妙於人心推運不息所謂新也溫  
之是不失吾之故物知之是不匱吾之真機此心學也聖  
學也孔子為萬世師以是耳新即在於故之中知不出於  
溫之外

○君子不器

文中子曰通變之謂道執方之謂器 文苑英華白居易  
不器賦云君子哉道本性知德惟天縱抱乎不器之器成  
乎有用之用不器者通理而黃中有用者致遠而任重蓋  
識包摧變理蘊通明業非學致器異琢成審其時有道舒

論衡

卷之七

十九

而無道卷慎其德捨之藏而用之行語其小能立誠以脩  
詞論其大能救物以濟時以之理心則一身獨善以之從  
政則康績咸熙彼子貢雖賢惟稱瑚璉之器彥輔信美空  
誇水鏡之姿豈如順乎通塞合乎語默何用不臧何獨不  
克施之乃伊呂事業蓄之乃莊老道德雖應物而不滯終  
飭躬而有則若止水之在器因器方圓如良工之用材隨  
材曲直原夫根淳精於妙有宅元和於虛受鄙斗筭之奚  
算諒挈瓶之固守何器量之差功在性情之能否豈不以  
神為玄樞智為心符全其神則為而勿有虛其心則用當  
其無故動與神合靜與道俱至乎哉冥心在我無可而無  
不可應用不疲無為而無不為信大成而大受非小惠而

小知顧庶類曲從則輪轅適用若一隅偏執則鑿枘難施  
是以易尚隨時禮貴從宜展矣君子斯焉取斯 了凡論  
語疏云註謂君子體無不具亦可通變實論之君子惟本  
體常虛故運用無滯惟空無一物故能應萬物如目惟虛  
故能鑒萬色耳惟虛故能聽萬聲若謂耳目中無物不備  
則大謬矣又謂用無不周亦非書旨朱子之意旨尚認君  
子為器但不局于一器耳是謂通器非不器也世間學問  
多依形附響落在格式中局在方所中故雖能張能弛能  
大能小終有限量終是屬器惟君子之經綸則出于至誠  
而又無所倚不倚着意氣添精神不倚着聰明作運用不  
倚着格局作規模故周流六虛變動不居不可為典要者

論衡

卷之七

二十

述惟無方所故不為方所拘惟無格局故不為格局限逮  
朱子所謂周無不用者亦在其中而學問源頭會須辦  
答問編云不器就在心體上說不宜說出用字君子于心  
體上保養得完完全全一真聖躬萬境融天高地下往  
古來今無一不渾全于胸中施為無迹泛應無方不可以  
器名之猶所謂民無能名也若以經文緯武等說不器是  
在事業上做工夫了亦只是智能之士耳烏得為君子此  
君子是聖人地位要看得細

○子貢問君子

元成諱錄曰韓璣乞言公提獎數四曰唯在力行而已古  
人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

故以行為實 原旨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不是要言而去行亦不是言了後便行曰先行後從總見君子重行之意耳 淮海近語曰大率君子所行者多其所未言多是所已行故曰而後從之非將言之時且忍默以待行既行之後遂急遽以自言也 了凡論語疏云古語謂先行其言而後以行從之多一行字既曰先行又何必曰以行從之朱子引周伯忱之說差勝如從之大意謂人識得个道理可以說出來却不要做言語說道須是行將去見得自家所得道理步少着實然後說出來却不是杜撰臆度

○君子周而不比

詳錄云此就君子小人與人親厚說君子之親厚是周小人之親厚是比君子以同道為朋道之所在無論厚之多寡皆周也小人以同利為朋利之所在亦無論厚之多寡皆比也問比既不似周易何以有比吉之說曰周比只爭箇公私周是公的比所謂比之顯者言矣比是私的周所謂比之匪人者傷矣 原旨夫子說君子周而不比和而不同而易卦乃有曰比曰同者何也蓋易之比乃一陽為

衆陰所比而陽居五為得其正是其比也乃所以為周同人乃一陰為五陽所同而陰居二為得其正是其同也乃所以為和 羅氏本拾遺云周謂周旋不比謂不相私比也 朱公談問學拾遺云周至也君子周至而不阿比

○學而不思則罔

大全朱子曰學是學其事如讀書是學須精思其中義理方得如做此事是學須思此事道理如何只恁低頭做不思這道理則所學者粗迹耳故昧而無得若只空思索不備事上休察則無可據之地而終不安穩須是學與思互相發明 明儒經義曰此亦有為而言其實思即學也學有所疑便須思之思而不學者蓋有此等入只懸空去思要想出一箇道理却不在身上實用其力以學存此天理思與學作兩事做故有罔與殆之病其實思只是思其所學原非兩事也 二谷閒居集云學而不思篤信而不能反求者也如二三子隨夫子而尚右是也記問之學其流為祝瞽有司思而不學隨其貨之所近而不能折中於聖

兼錄

卷之七

主一

者也師心自用其流如佛老之徒是也 郝子知言云不學則殆之思終日終夜無益之思皆是揣摩妄想非儼若無邪之本休若是真思即是真學豈得殆而無益

○攻乎異端

新唐書司馬承禎曰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况攻異端而增智慮哉 宋史程顥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惑人也因其高明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榛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 孫奕示兒編曰

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如末由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  
異端使吾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如孟子距楊墨則  
欲楊墨之害止韓子闢佛老則欲佛老之害止者也 留  
青日扎云盧格荷亭辨論云攻有二義治則庶民攻之擊  
則鳴鼓而攻之晉索統傳叔微善術數占候鄉人就占者  
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為多事多事多患遂詭  
意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為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孫奕  
示兒編謂攻如攻人之惡之攻已止也我

太祖之解亦然夫有異端必有同端所謂車同軌書同文  
行同倫者是也 陽明子曰與愚夫愚婦同的是謂同德  
與愚夫愚婦異的是謂異端 羅念菴云必有見于千里

卷之七

五

之謬始于毫厘夫是之謂異端 景行館論云正道如刀  
口上立差過一此便是異端 歐陽南野曰攻乎異端恐  
非謂專治異端之道者蓋雖同學同志而端倪必不能無  
小異惟取以相輔則皆得益苟執以相攻則將增勝心而  
長已見為害不小且彼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使天下之人  
無志者得藉口以有誣有志者亦惶惑而莫知所從此其  
害又有不可言者當時孔門諸賢恐亦不免有此故聖人  
言此以警之 講錄云異端端字不只是邪正兩件謂之  
端端者緒也端緒之所在至為微眇易曰差之毫厘謬以  
千里辨之者若不精其不為所亂而害者幾希矣 原旨  
云愚嘗謂有天地以來百般學問皆起春秋戰國之時不

惟中國有許多人出來雖佛氏亦生于西方此亦天地運  
氣之一會也所以後來有咸陽之一炬 大慧語錄引先  
聖云寧可破戒如須彌山不可被邪師熏一邪念如芥子  
許在情識中如油入麵永不可出

○由誨女知之乎

呂氏春秋曰太上知之其次知其不知 考舊續聞云劉  
元城談論間及論語其言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  
知也其實處便是真知總以不知為知則所喪者多矣  
水西洛啓云天下事理如何盡知得只一念明處不蔽便  
是學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此是不欺蔽其獨知獨知  
不受欺蔽惘然常存自著自察便是無極真精萬古靈明

卷之七

五

不息之休矣此是吾之天性吾之明命乃是吾之真知故  
曰是知也得此槓柄在手更有何事若云不害其為知遂  
使人將大頭腦作等閑看了又謂況由此求之又有可知  
之理又使人舍了獨別求知於外矣 明儒經義曰知之  
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原是兩條判開路頭見在知得的要  
須行著習察還他知之當下分曉一此不可含糊將就過  
去非見在知不得的要須條玄去智還他不知當下斬截  
一此不可尋討攪攪過來只此兩言便盡了知之之道故  
曰是知也 中玄問辨錄云人心自有本然之明但任其  
昏塞者既不足言而從事于學者則又溺于聞見而本然  
之明反為之蔽故聖人直指知之本體掃去塵翳超然直

截而言之蓋天下之理無窮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固非必無所不知而始謂之知也惟是于所知者即以爲知所不知者即以爲不知則此心不昧乃自然之明覺知固即此而在無俟他求故曰是知也非必盡知天下之理以爲知也曰如此則無自欺之蔽是否曰非也知以明暗言欺以誠偽言彼明知其不知而昧其心以爲知者謂之自欺是不誠也惟夫本自不知而其心實以爲知是則暗而不明耳何爲自欺了凡論語疏云這件事愚者可與知聖人亦有所不知原是道理如此人惟馳求心不歇將謂別有玄妙故目前所知者不肯認以爲知其所不知者又不肯安于不知信耳目不信本心所以聞見愈博而本心愈

子五

塞夫子教子路知之者還他知不知者還他不知這便是知了何等直截何等簡易王棲雲語錄或問曰脩行人有言覺知又云是病其肯如何師云真知以不知之知真覺以不覺之覺元本真靈蒙昧萬劫今方省悟乃名爲覺十切知見皆從此生若言有知有覺又專欲常知常覺乃是自纏自縛無病自灸也若一向不知覺却透入別處也既悟本宗知覺皆是用處當用即用不可爲常也

○子張學干祿

大全朱子曰聖人只教他謹言行因帶著祿說聖人不教他干但云得祿之道在其中正是要抹殺了他干字又曰人處已接物莫大於言行聞見而擇之精擇之精而於言

行猶曰必謹焉其反身亦切至矣猶曰僅足以寡尤悔而已未敢必其絕無也君子亦脩其在已而已祿之得不得非所計也故曰祿在其中李延平曰古人千祿之意非後世之干祿也蓋胸中有所蘊亦欲發泄而見諸事業此爲已之學也然求之有道苟未盡所以求之道一萌意焉則外馳矣故夫子以問疑殆告之又使之慎其餘則反求諸已也切矣幽居荅述云見聞之縛甚于微纒慎言寡尤慎行寡悔此是夫子爲子張解縛法明儒經義曰多聞多見乃孔子因子張之務外好高徒欲以多聞多見爲學而不能求諸其心以闢疑殆此言行不免于猶悔而所謂見聞者適以資其務外好高而已蓋所以救子張多

子六

聞多見之病而非以是教之爲學也了凡論語疏云子張非淺鮮者其學干祿只是此心未忘耳多聞多見非子張所難夫子因病發藥只將多聞見做個引子祿在其中不是說祿有可得之理只是要抹殺子張干祿之心夫子嘗曰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耕者何嘗有求餒之心然却有餒的時即是餒在耕之中學者於祿亦如耕者於餒並不曾一毫干求然却有得祿的道理這是祿在學之中若說我脩德而祿自至是祿自外來非在其中也何平林賦云故將廣智必先多聞多聞多雜多雜眩

○何為則民脈

困學紀聞云孫季和謂舉直而加之枉之上則民服枉固  
服於直也舉枉而加之直之上則民不服直固非枉之所  
能服也若此則非黃氏曰抄云或疑諸者助辭即之  
於二字之連聲錯者置也如賈誼置諸安處則安之類錯  
諸者猶云舉而加之也舉直者而置之於枉者之上是君  
子在位小人在野此民所以服或舉枉者而置之於直者  
之上是小人得志君子失位此民所以不服蘇幾此章兩  
下相形之意方明 卓吾李氏曰舉直錯諸枉錯非含棄  
之義錯置之錯也即諸枉者亦要錯置之使之得所 忠  
告云錯安置也非含置諸衆也非語辭

○季康子問使民

論語卷之七

大全朱子曰莊只是一箇字孝慈是兩件事孝是以躬率  
之慈是以恩結之孝是做箇樣子慈則推以及人二者須  
有實心民方忠於已善者舉之不善者便棄之民不能便  
勸惟舉其善者而教其不能者所以皆勸 吳氏曰康子  
籍君之柄而專其國廢父之命而殺其嫡可謂不忠孝於  
君親矣欲殺無道以就有道可謂不慈於衆矣在已事上  
接下皆非其道而欲人盡道於已難哉 講錄云則字是  
破使字意自然之效不待於使而然也 初問云康子之  
問在責人夫子之答在責已

○或謂孔子曰

宋史李綱傳曰凡人不必待仕宦有位為職事方為功業

但力可處有以及物即功業矣 原吉方山先生曰昭  
公為季氏所逐燕於乾侯六月祭亥喪及壞墻戊辰史公  
即位又徙季氏之後葬昭公于墓道南俾不與魯先君同  
此孔子不仕而以孝友答或人之問示者其在是也及觀  
其為魯司寇卒溝昭公之域而合諸墓則其初年不仕之  
意可知也 陽貨懷寶迷邦之問想亦與此同時初年則  
人疑其不仕晚年則人疑其不隱夫子之心亦無以白于  
天下矣 了凡論語注云季孫意如逐昭公而立定公孝  
友之道民矣故當其初年孔子不仕或人疑之故引君陳  
孝友之書以告之蓋能秉孝友之道以正一家之人則不  
出戶庭是亦為政何必出仕乃為政乎諷魯之意深矣

○人而無信

卷之七

劉子新論云信者行之基行者人之本人非行無以成行  
非信無以立故信之行於人譬之舟也信之於行猶  
舟之待楫也將涉大川非舟何以濟之欲泛方舟非楫何  
以行之今人雖欲為善而不知立行猶無舟而濟川也雖  
欲立行而不知立信猶無楫而行舟也 白虎通曰韓  
氏曰親親是車與牛馬接處信是已與人接處此喻最切  
學殖解云我與物為二君子之欲交於物也非信無自  
入矣譬如車輪與既具牛馬既設然而判然二物也夫將  
何以行之惟為之親親以交之而後輪與得藉於牛馬也



輓輓棘端持輓者也車牛馬得輓輓而交我與物得信而交金石之堅天地之遠苟有誠信無所不通吾然後知信之為輓輓也此蘇子由說 淮海近語曰信者心之實理也所以通天下之志者也無信則此心之實理不存此身即為虛器心無實理事安有實行故不可行也

○子張問十世

家語孔子曰夏后氏以金德王色尚黑大事飲用昏戎事祭犧牲用玄鬴人用水德王色尚白大事飲用日中戎事祭翰牲用白周人以木德王色尚赤大事飲用日出戎事祭騂牲用騂此三代之所以不同 呂氏春秋曰今之千後世亦猶今之千古也故審知古則可知後故聖人上知

千歲下知千歲也

筆解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

筆之七

筆之七

筆之七

筆之七

筆之七

筆之七

筆之七

千歲下知千歲也 筆解韓曰孔馬皆未詳仲尼從周之意 意泛言文質三統非也 李曰損益者盛衰之始也禮之損益知時之盛衰因者謂時雖變而禮不革也禮不革則百世不棄可知焉窮此深旨其在周禮矣 韓曰後之繼周者得周禮則盛失周禮則衰孰知因之之義其深矣乎 中玄問辨錄云三綱天下達道五常天下達德非帝王相因之禮也田夏禮殷禮者謂夏之禮殷之禮也 了凡論語疏云朱子以王者易姓受命為一世蓋泥下文夏商之言耳其實非也王者易姓為一代父子相繼為一世夏商者非謂夏為一世商又一世也即夏商之中有十餘世事皆可知故云繼周者百世可知於此謂三綱五常

損益謂文質三統原係馬融舊說朱子引之又與馬氏相失馬以言文質而朱子却依司馬遷說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且夏商之禮乃三千三百之制故有因有損益若三綱五常乃天下達道豈帝王相因之禮哉至于三統乃一代正朔關係最大其損益亦不止此大抵萬年之事皆起于目前其行有漸其變有徵殷之禮因夏之禮而制其所損此夏之所有餘也其所益者夏之所不足也故即夏之禮而殷禮所損所益可知也周禮亦然則自周而後雖百世有不可知者乎如周末文勝之極秦之興必有焚書坑儒之事秦慘酷已極漢之興必有罷逐疎漏之事故通邇相因皆可像見人頗不察耳故聖人酌一事必懷千萬年之隱憂立一法必慮千百世之流弊誠慎之美 原旨云接禮字當是指隨時制作之禮聖王迭興雖各有所制作然不能不因前代禮文而損益之如曰夏殷之禮吾能言之又曰吾學周禮又曰周監于二代皆指禮文不指三綱五常為禮不知馬氏何所據也 瑞桂堂暇錄云夫子定書乃以秦誓繼於帝王百篇之後其或繼周者百世可知也失于固已知周必秦矣

○非其鬼而祭之

左傳曰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 潛夫論云聖人甚重卜筮然不疑之事亦不問也甚敬祭祀非禮之祈亦不為也故善楚昭之不祀河而惡季氏之旅泰山 元經傳曰



自秦漢而下方士妖術非鬼而祭要求私福謂之淫祀正  
寢之旁設以房室無格而祭謂之房廟宋初知其弊故詔  
禁止之禮也 講錄云此章是要人不惑於鬼神而專用  
力於人道之意他日又云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正與  
此合當以此論天下之人敬福鬼神者必不專力於民義  
專力於民義者必不敬福於鬼神二者每相因也以之對  
說豈無謂哉 了凡論語疏云非其鬼不但非其祖宗如  
適子為諸侯次子為大夫大夫所祭當止于禘君僖祭于  
上皆所云非其鬼也當時之人大率僭禮者多務義者少  
故夫子舉此二者而並言之如季氏旅泰山非其鬼也田  
氏弑君義所當討請而不行見義不為也

卷之七

卷之七

卷之七

談經苑卷之八

明後學海虞陳禹謨錫玄甫輯  
同郡年友張國維 校

論語

八佾第三

○孔子謂季氏

後漢書荀爽曰昔季氏八佾舞於庭非有傷害困於人物  
而孔子猶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洪範曰惟辟作威惟辟  
作福惟辟玉食凡此三者君所獨行而臣不得同也今臣  
僭君服下食上珍所謂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者也 樂書  
云蓋舞所以行八風節八音故舞必以八人為佾惟天子

諸經苑

卷之八

得以備數而用八為八佾凡六十四人矣季氏陪臣也不  
舞二佾而舞八佾是僭用天子之數也三家不御琴瑟而  
歌雍徹是僭用天子之名也 士翼云八佾諸童痛僭亂  
也其諸夫子東周之志與明王不與天下其孰能宗予是  
以寓志於春秋夫許田四井之邑叔姬亡國之賸大書不  
一書蓋傷經制廢兼并興王綱弛弱小亡也 孫淮海近  
語曰季氏舞八佾提出可忍二字就心之所不能安者言  
之也三家歌雍徹提出奚取二字就義之所不當為者言  
之也 了凡論語疏云註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此  
左傳隱公問羽數而衆仲對之之語也每佾八數如其佾  
數謂天子八佾則八八六十四諸侯六佾則六六三十六

此杜預何休說也每份八人則服虔之說也唐孔氏謂舞勢宜方何杜之說為長故朱子用之於前按廟制室外為宮宮外為庭祭法大夫三廟今曰舞於庭則廟制亦僭矣忍字包取忍容忍二義春秋傳所謂忍人此取忍之義也所謂君其忍之此容忍之義也前一義指亂臣賊子之心後一義誅亂臣賊子之法通兼言始倫東萊呂氏曰儒者之議禮每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如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纔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堂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橫屹如山岳其視尺寸之士若不能為堤之損益然水溢至

樂緯

卷之八

二

勢與堤平苟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當是時百萬生靈之命係於尺寸之土焉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之間非迂也勢也原音云大夫不得祖諸侯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由三桓始也三家皆祖桓公而主廟故得服用魯廟之禮樂而惜天子

○三家者以雍徹

樂書曰八佾季氏所獨故特言季氏雍徹三家所同故言三家歌貴聲於上故於雍徹言堂與歌者在上同意舞動容於下故於八佾言連與公庭萬舞同意傳曰歌者象德在堂上舞者象功在堂下君子上德而下功於義義然

謝上蔡云八佾舞於庭不仁者之所為以雍徹不知者之所為禘自既灌而後吾不欲觀諷魯之詞婉矣取於三家之堂譏三家之詞切原音朱子曰使魯不用天子之禮樂則三家亦無緣見此等禮樂而用之此程子所以獨歸咎於成王伯禽受賜之非也按魯惠公請郊禘於平王王許之然尚未之舉至禧公之末年始舉之此見於呂氏春秋司馬遷史記述之矣是成王未嘗賜伯禽未嘗受也夫成王雖握禘而周公以道義教之伯禽同學亦與聞焉古今所謂聖賢之徒也曾不知名分所在遂以之賜以之受乎大抵東遷之際王迹熄而綱常紊矣故惠公敢於請而平王遂與之使誠為成王之賜孔子之春秋可據也歷

樂緯

卷之八

三

隱桓莊閔禧凡五公幾百年至禧公末年始郊何其疎闊如此魯頌閔宮曰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於魯大哉爾宇為周室輔下章維云乃命魯公俾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而已未嘗言賜郊禘也此下即云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以往郊廟而已即此觀之可見禧公以前未嘗郊封伯禽之時未嘗賜也使為成王之賜宜世世行且至禧公而後舉叙封之詞山川土田附庸皆及之

禘獨道之邪

人而不仁

樂書曰五常以仁為首六藝以禮樂為先仁者禮樂之質禮樂者仁之文周官掌三禮樂以春官明禮樂以仁而立也

孟子言禮樂後於事親之實明禮樂以仁為質也仲尼燕居言序其禮樂繼之以君子知仁者近取諸人以明禮樂之本於仁也然則人而不仁如禮樂何哉此季氏借用八佾之樂祿祭之禮孔子謂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其不仁可知了凡論語疏云舊註游氏言心程子言理朱子獨收游為正註者以心字於仁為切也然此章為當時僭禮樂者發則程子之說為長曰無序則禮不可犯上曰不和則樂不可逞倫言外隱然有諷正之意又程子無序不和是說無禮樂之本李氏玉帛鐘鼓是說徒有禮樂之文當兼論始悉其義 孫淮海近語曰禮樂由人心而生心無私意渾然天理之謂仁仁者天地生生之德這生生之

諸經苑

卷之八

四

德陳列之而有序便是禮流行之而不乖便是樂若人全得這生生之德至公無私天理充周自然身為律曆為度禮與天地同節樂與天地同和人若不仁則不序不和心已喪失其如禮樂何哉可見用禮樂者不當強事禮樂之文貴在能探禮樂之本

○林放問禮之本

禮記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 齊丘子曰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奢淫若水去不復返議欲救之莫過於儉 舊唐書禮儀志曰所云國極之恩者春秋祭祀以時思之君子有終身之憂霜露之感豈止一二周之服哉故聖人恐有朝死而夕忘曾鳥獸之不若為五中制使

賢不肖共成文理而已所云衣也寧戚者孔子於林放之問至如太奢太儉太易太戚皆非禮中苟不得中名為俱失不如太儉太戚為堅而威性猶愈於朝夕忘焉 魏志夏侯玄曰王者體天理物必因弊而濟之時謂質則文之以禮時泰侈則救之以質 路史曰吾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堯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大全朱子曰禮初頭只是儉喪初頭只是戚然初亦未有儉之名儉是對後來奢而言蓋追說耳東坡說忠質文謂初亦未有那質只因後來文便稱為質 葉氏曰論禮之中雖以奢為不遜儉為固與其失之不遜不若失之固猶為近本也是以

諸經苑

卷之八

五

用過乎儉喪過乎哀易以為小過謂過者小而得者大也、中玄問釋錄曰蓋禮失而求之野即是而觀則禮之本可識也曰得禮之大者固儉戚而已乎曰又不然也不曰致若乎鬼神者乎然後志為主否則東降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也不曰不以天下儉其親者乎然致哀為主否則石槨三年而無成不如歛手足形之為孝也蓋豈約適宜之謂禮戚而有節文焉之謂禮然而皆非本也禮之本固有在也曰禮之本謂何曰忠信禮之本也儉戚之去忠信也近奢易之去忠信也遠以儉戚之心而求忠信也易以奢易之心而求忠信也難是故聖人云爾也 胡先生曰本有二其末亦不同本根之本其末為枝葉枝葉出於本

根而亦能託其本根可相有而不可相無本始之本末流  
必有失禮始於儉末也必奢故曰與其曰寧孔子因末流  
之失不得已而為及本之論也 了凡論語疏云禮莫大  
於分階禮樂者皆不識禮林放問本分明見得此意故大  
之下文云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此意明矣朱子謂得其  
本則禮之全體在是非本意也夫子嘗曰奢則不孫儉則  
固不孫正謂犯上也禮是古禮喪是凶禮皆禮也 初問  
曰與其奢也寧儉二句是文章華美上約到近裏着已處  
步步收入進來即此便可尋出禮之本原 莊子曰處喪  
以哀無問其禮矣禮者世俗之所為也真者所以受於天  
也自然不可易也故聖人法天貴真不拘於俗 通義朱

論經義

卷之八

子曰剋昏喪祭皆禮故皆可謂與其奢也寧儉惟喪禮  
獨不可故言與其易也寧戚易者治也言治喪禮至於習  
熟也喪者人情之所不得已若習治其禮有可觀則是樂  
於喪而非哀戚之情也故禮云喪事欲其縱縱爾 白雲  
許氏曰易即文習熟也喪禮言易是於送死之禮皆習熟  
而無差如此固是好然但一心只是要行禮即於哀戚未  
必盡情蓋但知有繁文而不知其本喪親者人子與親一  
日永訣自哀痛入骨髓皇皇如醉如夢只理會得哭泣哀  
慕雖知有許多禮節亦未暇盡行故古者喪必有相凡禮  
儀皆相若掌之若只如他事行禮一般行一皆過於骨肉  
之情似不相關 又曰喪禮節文自屬縝沐浴飯含殮殯

此漢紀開云  
禮記有云  
喪具稱家有  
三不稱家  
有之有子  
不稱家  
有之有子  
不稱家

祭祭之節辨踊之數哀麻冠非之等飯食居處之常凡為  
喪事從初終以至祥禫皆是 書齊取語曰易字疑是具  
字按檀弓云喪具君子取具具與易蓋相似也  
○夷狄之有君

呂氏春秋曰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衛守肌膚不足以  
扞寒暑筋骨不足以從利辟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然  
且猶裁萬物制禽獸服狡蟲寒暑燥濕弗能害不唯先有  
其備而以群聚邪群之可聚也相與利之也利之出於羣  
也君道立也故君道立則利出於羣而人備可完矣昔大  
古嘗無君矣其民聚生群處知母不知父無親戚兄弟夫  
妻男女之別無上下長幼之道無進退揖讓之禮無衣服

卷之八

帶履宮室蓄積之便無器械舟車城郭險阻之備此無君  
之患故君臣之義不可不明也自上世以來天下亡國多  
矣而君道不廢者天下之利也非濱之東夷穢之鄉大解  
陵魚之居多無君揚漢之南百越之際縛嬰陽焉驪兜之  
國多無君氏羌呼唐離水之西獫狁人焉罕之川多無  
君雁門之北饗餐窮奇之地僂耳之居多無君此四方之  
無君者也其民麋鹿禽獸少者使長長者畏壯有力者賢  
暴傲者尊日夜相殘無時休息以盡其類聖人深見此患  
也故為天下長慮莫如置天子也為一國長慮莫如置君  
也 諫錄曰當時諸侯大夫陪臣都僭亂夫子傷歎之云  
夷狄雖不知盡君道然且君長以統屬不似諸夏之無君

談經苑

卷之八

人

季氏旅於泰山

史記封禪書云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夷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及後陪臣執政季氏旅於泰山仲尼譏之懷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者邪 六國表太史公讀秦記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域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恭灰後仁義位在藩臣而廬於郊祀君子懼焉

柔孝氏之於恭  
山陰文非不格  
具實禮之本失  
矣林放問何以  
禮志本為簡中  
謂志山之聰明  
正直而顧孝華  
六之猶天乎公  
不然矣夫子引  
林放之意當是  
如此皆說以神  
人相形陋甚

謝紅英

卷之八

九

也。後漢袁宏曰：夫天地者萬物之官府，山川者雲雨之  
丘壑。萬物生遂，則官府之功；夫雲雨施潤，則丘壑之德。厚  
故化洽天下，則功配於天地；澤流一國，則德合於山川。是  
以王者經畧，必以天地為本。諸侯述職，必以山川為主。體  
而象之，取其陶育禮而告之，歸其宗本。書曰：東巡狩至於  
岱宗，柴夫東方者，萬物之所始。山嶽者，靈氣之所宅。德不  
周洽，不得輒議斯事。功不弘濟，不得鬻鬻斯禮。筆解韓  
曰：謂當作為字。言冉有為泰山非禮，反不如林放問禮乎。  
乞言泰山之神，非其義也。路史曰：大夫不得祭山川，猶  
士庶人不得祭侖人之祖於家也。泰山歷代帝王望祀之  
所也。魯之祭之，因境內也。季氏旅焉要福而已，曾不知祭  
所當祭，乃可得為福。冉求為季氏家臣，季氏僭禮夫子欲  
求救之，必求之力，可以救而求不領，遽曰不能，故子不之  
復語。惟歎泰山曾不如林放，若曰泰山有神，其知禮也，必  
不至林放之不如季氏之祭，必將吐之乎。困學紀聞曰：  
魯秉禮之國也，大夫不止僭諸侯而旅泰山，以雍徹僭天  
子矣。陪臣不止僭大夫而竊寶弓祀先公，僭諸侯矣。子  
凡論語疏云：周禮大宗伯職云：國有大故，明旅上帝及四  
望。鄭註云：故謂凶荒旅陳也。陳其事以祈焉。禮不祀之僭  
也。故旅當言陳。告竟季氏之旅，亦必有故而祈，故冉有以  
為不能，謂季氏微福之心，勝而不可止也。諸侯雖得祭，封  
內山川而泰山為東岳，鎮山實萬物之始，故稱岱其位蓋

五岳之首故稱宗所謂天子之四望也季氏旅之非惟僭諸侯亦僭天子矣泰山明神必不享非禮之祭享鶴也意謂之而後享也林放之意尚不謂當時之僭禮者泰山豈獨季氏而福之乎祭統曰賢者之祭也必受其福非世之所謂福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無所不順之謂備惟賢者能備然後能祭諒哉

○君子無所爭

林希逸莊子註曰人之所見者小故有世俗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如許世界自視其身雖太倉一粒不足以喻之戴晉人所謂觸角蠻觸亦此意也魏子曰已是而彼非不當與非爭彼是而已非不當與是爭清淨經云

論衡

卷之八

十

上士無爭下士好爭正蒙曰無不容然後盡屈伸之道至虛則無所不伸矣君子無所爭知幾於屈伸之感而已精義入神交伸於不爭之地順莫甚焉利莫大焉了凡論語疏云人之所不能無爭者只為我心未忘耳真能克去已私渾然無我誰為爭主既無爭主豈有爭事本文所字指我字而言君子常見萬物一體此身雖隔皮膜此心原無間隔誰得誰失誰勝誰負爭何從生世間種種好醜與吾性原無干涉何者作得失勝負誰受誰爭又目前種種嗜欲可愛可求者皆埋沒本心之物我不慕不求爭從何來又得失有命偶然得求雖欲推脫不得偶然失去雖營求無益誰當爭者即有橫逆正當退步自反雖我是而

人以為非我正而人以為邪一知自反皆磨煉三成之地有何可爭者此君子無所爭之說也若但曰恭遜不與人爭則淺矣揖讓而升下而飲鄭註作一句讀古註疏皆然朱云揖讓而升者大射之禮耦進三揖而後升堂也考石未精殊背本旨按大射禮司射反佐上耦出次西南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揖固不止於三升堂之後尚有三揖亦不可謂揖止於升也下文又云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則升下皆揖明矣又飲不獨射畢而飲自賓升取爵適洗及射畢乃至無笑爵其儀不一而足取解立飲乃其間一

論衡

卷之八

十一

節事耳豈得據此而以為下飲乎且不勝者升而取飲是亦升而飲非下而飲也古禮不行久矣有作射禮圖說者不能推明古禮而反據朱子之說以為証謬哉初問曰君子養定時是何等德器何等度量天同於物絕不見爾我真無所爭然欲養是無爭之心頃先從游藝之時預養之可也必也射乎夫射時較勝負最易起爭心當此之時又揖讓而升下而飲是何等從容何等揖遜無非序賢序不侮總歸於君子而已矣何爭之有游藝是幼學時事正養心所在夫子雖於此處占君子無爭只謂養君子無爭心從此起也爭是聖門大忌射以觀德正是消磨爭心的方法若訓此也射乎句為惟於射而後有爭大誤程

氏外書云下而飲非謂下堂而飲離去射位而飲也若下堂而飲則辱之甚無此理通義白雲許氏曰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有之士無大射而有賓射燕射也大射為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群臣與邦國所貢之士諸侯則擇其臣大夫擇邑宰家臣凡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與祭多者則有慶慶以地不與祭多者則有讓削其地故君子必習於射也射必有耦天子六歲內諸侯四歲外諸侯六大夫三凡耦各服其所宜服袒決遂而立堂下阼階之東南隅西面射時耦同出次西面揖旋轉當阼階北面揖行至階下北面揖然後升堂南面當序而立於物以射所謂耦進三揖

談經苑

卷之八

十三

爭

○巧笈倩兮

韓詩外傳曰子夏問詩學一而知二黃厚齋曰逸詩篇名若經首驪駒祈招戀之柔矣皆有其辭惟采蘋河水新宮茅鴟鳩飛無詞或謂汚水河水也新宮斯干也鳩飛小宛也周子醇樂府拾遺曰孔子刪詩有全篇刪者驪駒是也有刪兩句者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月離於其風揚沙矣是也有刪一句者素以為絢兮是也考之周禮疏引春秋

緯云月離於其風揚沙非詩也素以為絢兮朱子謂碩人詩四章他章皆七句不應此章獨多一句蓋不可知其為何詩然則非刪一句也若全篇之刪亦不止驪駒禮記曰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韓非子曰禮為情貌者也文為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質而惡飾夫特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須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由是觀之禮繁者質心衰也然則為禮者事通人之樸心者也說苑孔子卦詩貴嗛然仰而嘆息意不平子張進擊子而問曰師問貴者言卦而歎之乎孔子曰貴非正色也是以之吾思夫質素白當正白黑當正黑夫質又何也吾亦聞之丹漆不文白玉不雕寶珠不飾何也質有餘者不受飾也晉書虞溥曰工人之染先修其質後事其色質修色積而染工畢矣學亦有質學齊俗俾曰考之碩人詩中無下一句或曰此乃刪去也余曰不然刪詩為三百篇恐不刪句又况夫子以繪事後素而答子夏又美子夏禮後乎之說似不應刪此句蓋詩經秦火之後逸此一句而毛韓諸家不暇證據曾論而增入耳余既為此說矣後觀陳善子兼著捫蝨新話論及素以為絢兮一句以為孔子刪去且謂子曰繪事後素蓋詩人以素比質以絢為禮夫君

談經苑

卷之八

十三



子不可斯須離禮而曰繪事後素則是禮為後乎此其害  
禮者惟子夏知之故子曰起予者商也今詩中無此一句  
是夫子目而刪之矣噫陳說何無稽也 谷齋編 曰孔  
子弟子惟子夏於諸經獨有書雖傳記雜言未可盡信然  
要與他人不同矣於易則有傳於詩則有序而毛詩之學  
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傳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  
五傳而至大毛公於禮則有儀禮喪服一篇馬融王肅諸  
儒多為之訓說於春秋不能贊一辭蓋亦嘗從事於此矣  
公羊高實受之於子夏穀梁赤者風俗通亦云子夏門人  
於論語則鄭康成以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漢徐防  
上疏曰詩書禮樂定自孔子數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證  
明矣

卷之六

古

云云孫淮海近語曰子夏在聖門以文學名此只是考究  
於禮之文而未嘗探乎禮之本其問素以為絢者以天下  
之物質之不可以為文猶文之不可以為質此所以致疑  
而求辨也聖人不與他論文質但喚醒他以先後知繪事  
之不可先素則知素以為絢矣子夏得工人之所以為藝  
而曰悟君子之所以立禮一言契道真是難得所以卒能  
傳經河曲衍夫子三百篇之教於後世 了凡論語疏云  
乃笑二句在衛風碩人之二章素絢句孔子刪之非逸詩  
也考工記後素功之旨全與朱子之意不同按考工記註  
云素白采也後布之為其易漬汙也今註皆依鄭玄之說  
蓋古人以素為白采亦是五采之一未子以素為粉地乃

先五采而施者禮後不必說禮文為後皆趙簡子問揖  
周旋之禮子太叔曰是儀也非禮也若謂儀文後於忠信  
人誰不知禮有本有文不但節文度數非所當先人性上  
不可添一物何嘗有恭敬辭應來聘之繪事有素采皆  
是性點之具本來面目有何干涉曰後見得不是要昧的  
其恍然之機豁然之境全在一乎字中學者嘿會於言外  
可也可與言詩許商及賜皆是當時悟門不可草草看過  
翼疏陸子曰繪事後素若周禮言繪畫之事後素功謂  
既畫之後以素間別之蓋以喻其目之黑白分明也謂先  
以素為地非 馬鍾陽曰孔子主儀文度數言故必有忠  
信以先之而後不為虛蓋吾人之學直是要啟尚誠心實

卷之八

五

意凡一切虛文外飾俱要芟鋤刊落得盡方為天理歸根  
復命之地而閑然日章矣 講錄曰繪月者不能繪其明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  
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心禮者人之繪也忠信者人之心  
也不忠信而徒事於禮繪人耳 禮後乎是直說不是問  
詞起予者聖人胸中包藏許多道理若無人扣擊亦無由  
發洩於外一番說起便一番精神以此深喜子夏可與言  
詩

○夏禮吾能言之

野客叢書云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  
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夏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



得坤乾焉論此知論語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於之字上點句 子由古史曰杞宋皆天子之事守也蓋禮樂車服在焉宋雖不足徵然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如杞遂至於夷無足言者昔孔子學官名於郊子郊至微矣而其先王之遺文於諸侯為詳孔子之於夏禮蓋猶有考於杞歟而國無君子不能自列悲夫 原旨曰夏殷之禮杞宋既不足徵夫子何以能言之呂涇野曰禮失而求諸野當老聃莫弘之徒亦庶幾有傳者故夫子能言之 左傳杞夏餘也而即東夷故不足徵 宋曰不足徵又曰有宋存焉何也蓋周去殷未遠微子封於宋當時有商頌十二篇微子

談經苑

卷之八

主

以祀商之先王其後商之禮樂日以散失七世至戴公時大夫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僅存五篇又勝於夏之無有存焉者矣左氏宋華悼公有桑林之舞其樂猶存以此推之孔子之時其所存者猶多也 口義云周監於二代夏商之禮已經周公損益一番雖在亦無所用聖人特惜其文獻不足無以考古人制作之意耳若聖人所行自是從周不從夏商也禮時為大時之所在理之所在也

○掃自既灌而往者

王海劉氏曰魯之有天子禮樂殆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

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為墨翟之學由是觀之使成王賜之則魯公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由平王以下乎 禮書曰此夫子為大夫時當禘祭而往助祭歎其失禮故云爾也初酌酒灌地以降神之時其禮易行既灌之後至於饋薦則事繁而大懈慢故夫子退而嫌之或人因而問其故夫子不欲指斥君之惡便云不知也言其禮雖知也若能知者則於天下大事莫不皆知可知掌中之物言如此者是禘禮既難知以隱其前言非斥之意耳注家不達意遂妄云既灌之後列尊卑序昭穆為嫌僖公故惡之且禘祭之時固當先陳設座位位定之後乃灌以降神郊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明牲至即殺之以獻何得先裸然後設位乎先儒不達經意相沿致誤皆此類也 路史董子之說曰成王之使魯郊蓋報德之禮也然則仲舒亦以為成王與之矣是不然成王周之顯王也蓋亦設於禮矣而且亂之則成王其惑矣此劉原父所以謂使魯郊者必周而非成王蓋平王以下固亦未之悉也昔者荆人請大號者周人不許荆人稱之然則魯之郊禘可知矣 困學紀聞云魯雖賜以天子之禮樂其實與天子固有隆殺也樂有夷蠻而無戎狄也門有雉庫而無臯應也尊用四代之尊而爵無虞氏之爵也俎用四代之俎而豆無虞氏之豆也其後魯公僭天子之制三家僭魯公之制陪臣僭三家之制然魯有郊廟之禮始於惠公之

談經苑

卷之八

主

請在平王東遷之後 了凡論語疏云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祭統謂成王欲尊魯故賜以重祭是賜魯得行禘禮也非謂祭周公以王者之禮也郊特牲云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鄭注云灌以圭璋酌鬯始獻神也釀秬為酒煮鬱金草和之其氣芬暢故曰鬱鬯言未殺牲先酌鬯降神於太祖廟也降神之後始列木主尊卑陳列太祖前故知為方祭之始也孔子不欲觀不獨為魯僭禮太祭之禮太祖東向昭南向穆北向全重序昭穆上文公二年秋八月大事於太廟躋僖公夫閔公為庶兄僖公為弟僖在閔之後而躋之失審諦之義矣觀禮者不獨觀其像文正欲觀其意義也今若此吾何以觀之乎夫灌乃祭禮最初第一著禘之禮由灌而始則觀禘之禮者正當自灌之後而觀之也然鬯酒未滴神主未列以前聖王報本的規模猶在及斯禮既行之後便有參差故不欲觀朱註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此臆說也豈有一灌而即懈怠者乎 原旨曰禘而係之魯不待貶詞而惡自見矣且父母之國又不可顯言者聖人一言一字之不苟如此故不可專重既灌也周禮在魯而乃僭禮若此夫子魯人深有感於心故發此嘆他日作春秋亦因禮之變而書或以卜或以望或以牲或以牛皆失禮之中又失禮者亦嘆既灌之意也 士翼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言所用皆

王祭也知其說者必於天下言魯之不當禘也春秋胡為而亂上替亡以制下下陵僭以僭上大夫效之而能諸侯家臣效之而因大夫孔子得政正名而已是故易見而最甚者禘也自餘文武之政修舉廢墜爾程子之解當矣簡端錄曰灌祭之始也此不欲觀則終無可觀者矣子為是言者殆以婉詞著僭乎  
○或問禘之說  
路史註曰昭穆之序邊豆之品或人亦能知之非特孔子今日不知者不可知者說也一統及節之說則魯之非禮便不可逃於天地之間故不知者是知之矣張九成以為欲人之自得之非也又曰明則禮樂幽則鬼神其致一也  
論語疏義 卷之八 十九  
豈有知鬼神能制禮樂而不達於人情治道者知禘之說則諸侯尊王大夫尊君君臣之義明民無犯上天下可遵合掌矣故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知其義而敬守之天子之所以治天下也 朱子語類曰禘是追遠之中又追遠報本之中又報本蓋人於近親曾奉養他底則誠意感格如思其居處言笑此若易誠若太遠者自非極其至誠不足以格之所以難下語於他此等處極要理會在論語中為大節目又曰聖人制祭祀之意深遠非常人所能知自祖宗以來千數百年元是這一氣相傳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但法有止處所以天子只得七廟諸侯五大夫三此是法當如此然聖人之心猶不滿故又推始祖自出之

帝以始祖配之然已自無廟只是附於始祖之廟然又惟天子得如此諸侯以下不與焉不是大段見得義理分明底如何推得聖人報本反始之意如此懷遠非是將這事去推那事只是知得此說則其人見得義理儘高以之觀他事自然沛然所以治天下不難也凡孫淮海近語曰問禘否以不知而又曰知其說者之於天下如指掌則能知禘之深者唯夫子矣知其說者而必自治天下言則可行禘之禮者唯天子矣了凡論語疏云知其說一句只言禘禮之大不重在為治上天下二字亦有意味蓋禘之為說非為一國而設者也乃古帝王所以範圍天下者也其能知其說而云報本追遠之故洞徹無遺豈特廟中之事無

義理

卷之八

三

所疑惑其視薄海內外者皆如掌中而無纖毫疑滯矣觀知字示字只重明上 口義云知其說者之知非聞見之知乃得之於心所謂仁人孝子者也能知其說則治天下之理取諸身心而自足矣故指掌為喻

○祭如在

祭義曰祭之日入室儼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赫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嗜欲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敬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 文選任孝升曰奠酌不親如在安寄翰注曰奠酌祭祀也言不親祭祀則祭神如神在何所寄也 春秋繁露

唐書卷一百一十五  
禮志第五十五  
祭義

曰祭之為言際也與察也祭然後能見不見之見者見不知然後知天命鬼神知天命鬼神然後明祭之意明祭之意乃知重祭祀孔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祭神如神在重祭祀如事生故聖人於鬼神也鬼之而不敢欺也信之而不徇任事之而不專恃恃其公報有德也幸其不私與人禍也 祭法曰君子之祭也必身自盡也所以明重也 筆解韓曰義連上文禘自既灌而往吾不欲觀之蓋魯僖公亂昭穆祭神如神在不可躋而往故下文云吾不與祭蓋嘆不在其位不得以正此禮矣故云如不祭言魯違祀與不祀同焉 李曰包既失之孔又甚焉孔注祭神如神在謂祭百神在於上下文并舛

義理

卷之八

三

○王孫賈問曰

通義白雲許氏曰自堂從戶入室戶內東南隅為突東北為墀西北為屋漏西南為奧入戶目之所視先見墀次轉屋漏以及西南隅為最濫之地故曰奧 春秋繁露曰天者百神之大君也事天不備雖百神猶無益也 淮南子曰上天之誅也雖在墻虛幽間遠遠隱匿重嚴石室界障陰阻其無所逃之亦明矣 經子曰信鬼神何異以踵解結終無益也 魏志傅子曰宋建推牛禱賽終自焚滅文欽曰祠祭事天斬於人手諸葛誕夫婦聚會神巫淫祀求福伏尸淮南舉俗誅夷此天下所共見之為明覽也 唐書李潛曰漢文帝每有祭祀使有司敬而不祈其見

此其類也  
此其類也  
此其類也  
此其類也  
此其類也  
此其類也  
此其類也  
此其類也  
此其類也  
此其類也

然可謂感德者使神明則安能降福必其有知則松已求  
媚之事君子尚不可悅也況於明神乎魏公求神以致危  
亡王莽祈天以速漢兵古今明誠書傳所紀新唐書穆  
宗問所以振災異福者韋綬對曰宋景公以善言退法星  
三舍漢文除祕祝教有司祭而不祈此二君皆受自至之  
福書美前史如失德以却災媚神以丐助神而有知且因  
以誑也論語則曰何謂天也非蒼蒼之天也人之心即  
天也何也人者天地之心也何以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媚  
於與常有媚之心即害心害心則逆理逆理則逆天也何  
以無所禱也得罪於父母者可因諸父諸母而禱之自心  
自迷而自得罪焉又孰從禱之哉原旨曰夫子對王孫  
賈只說一個天字便壓倒了與與雷朱註云天即理也詞  
氣似覺稍緩

○周監於二代

藝文類聚魏應璩文質論曰蓋皇穹肇裁陰陽初今日月  
運其光列宿曜其文百穀麗於土芳華茂於春是以聖人  
合德天地稟氣鴻靈仰觀象於玄表俯察式於群形窮神  
知化萬國是經故否泰易道無攸一二政代序有文有  
質若乃陶唐建國成周革命九官咸入濟濟休令火龍黼  
敵曄曄於廊廟衮冕旂旒賜奕乎朝廷冠德百王莫參其  
政是以仲尼嘆煥乎之文徒郁郁之盛也文選皇甫士  
安曰自夏殷以前其文隱沒靡得而詳焉周監二代文質

之體百世可知前漢紀曰周監於二代禮文志具故稱  
經禮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災害不生  
禍亂不作固圉空虛三十餘年孔子美之曰郁郁乎文哉  
吾從周及其衰也諸侯縱橫逾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已去  
其篇籍遺秦滅學遂以亂亡子由古史曰仲尼區區於  
衰周之末叔先王之遺文而與魯子推論禮之所難處至  
於臺榭纖悉蓋以為王道之盛其文理當極於此焉耳及  
周之亡天下大壞強凌弱暴寡而後世乃以為用文之  
弊夫自唐虞以至於商漸而入於文至周而文極於天下  
當唐虞夏商之世蓋將求周之文而其勢有所未至非有  
所謂質與忠也自周而下天下習於文非文則無以安天  
下之所不足此其勢然也今夫冠昏喪祭而不為禮纂祭  
而不廟室祭而無所仁人君子有所不安於其中而曰不  
文以從唐虞夏商之質夫唐虞夏商之質蓋將求周之文  
而未至非所以為法也考索曰謂三代所尚之政不同  
者誰歟蓋自仲舒唱之也春秋之時周衰甚矣夫子乃曰  
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何漢儒散周文之弊而夫子反從之  
何夫子不患小人之僣而漢儒乃孜孜言之嗚呼陋哉漢  
儒之見也夫文者何古先聖王經世之道也舉自上古洪  
荒野朴之俗未革則君臣上下無別人倫不明斯人如禽  
獸草木理人有憂之乃為之綱紀法度典章禮樂以維持  
之使莫不得其正故謂之文也者所以使萬物各有條

理而不相濟亂也是以書稱堯為文思舜為文明禹為文  
命夫子於堯亦曰煥乎其有文章謂至此而後變朴而為  
文物大中之道始建也由堯舜至於三代天下日向於文  
蓋民之巧偽日滋先王防閑之制俱密而文日以盛是以  
孔子以周視二代獨郁郁也二代非不曰尚文而不若周  
之大備由後世觀之謂之忠謂之敬可也若曰夏政尚忠  
商政尚敬則非矣夫文果離於忠與敬乎忠與敬義可離  
於文乎記曰虞夏之文不勝其質商周之質不勝其文此  
言三代之文質故有以相勝耳非有所偏尚也觀周之治  
文武成康之世上下輯睦順指如意則文之振也穆昭而  
下王室日衰下多離叛則文之不振也是以序詩者以君  
臣上下動無禮文為幽王之亂以天下蕩蕩無紀綱文章  
為厲王之亂使周衰斯文不廢則剋婚享射之制雖而幸  
爭之俗不作矣朝覲聘問之禮存而僭強之國不聞矣國  
家宮室車旂衣服之有等則僭擬之風不起矣號令賞罰  
政令紀律之既行則統御之權不失矣豈至於亂乎所以  
聖人必欲從周者以為理糾紛者莫若用文之為先也柰  
何反以三代各有所尚而周衰為文之弊耶 留青日札  
曰殷已懸吾從周然則文果勝於質乎然非殷之初也文  
非周之末也 白山倫氏曰天下之生久矣自洪荒以至  
於黃帝堯舜風氣漸開人文漸著天下無一日而不趨於  
文此勢之自然而理有所必至者等而上之結繩之世則

虞夏為已文等而下之商周之世則虞夏為已質文質相  
形而世道之變盡於此矣事於忠與敬也夏商之衰天下  
日入於浮靡惡有所謂民散而愚而野也哉武王克殷反  
商政政由蕭湯之績焉可知也皆自文而復之於質惡有  
所謂救野以救救敬以文者哉中古之文極盛於武王周  
公之時不能不為之事制而曲防於是繁文縟禮生焉雖  
然為之度數品節使天下無過乎文而已矣誠知天下之  
文不可勝救而質不可以卒復故以大聖人之質而酌天  
下之文庶幾可以久立而無敵天下習見其文而遂以為  
尚文不亦惑乎武王周公之不以文率天下亦明矣夫子  
之從周也猶其從先進也故曰周監於二代所損益可知  
也曰監則有因革存焉曰損益則非徒增飾之而已贊之  
曰郁郁若贊堯煥乎其有文章焉耳惡得借夫子之言而  
謂周尚文也哉又曰草昧之初天道改物生民雜處智勇  
俱盡碩果不食真精固完若小開闢然此文復為質之機  
也善知時者及是而保合大和使天下無失其質而可矣  
然而不數十年而天下已趨於文矣世道之循環自文而  
質者不十一自質而文者常十九也敦質以約文猶懼其  
不勝而又奚循環之有乎武王周公蓋將求虞夏之質而  
未能今乃曰虞夏求周之文而未至何其昧於時義而敢  
於誣民哉 原旨曰周監於二代不是以文去損益忠質  
損益忠質故文耳忠質文亦自後世名之當時夏不自以

為忠商亦不自以為質周亦不自以為文也蓋其說出於禮記漢儒附會之言而非孔子之定論也 了凡論語疏應釐云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乃漢時因孔子贊周之文而附會其說也天下自質而日趨於文唐虞視結繩之為文夏商視唐虞則又文周公制禮作樂經制大倫豈以繁文縟節導天下哉因天下日趨於文故事為之制曲為之防益酌文之中以救質之滴也曰監則斟酌損益之謂非加增添飾之謂也曰郁郁則文質合宜之謂非以文滅質之謂也故孔子從周即從先進之意豈從其繁文縟節哉

### ○子入太廟

論衡曰孔子未嘗入廟廟中禮器衆多孔子雖理何能知之非嘗見實已知而復問為人法

主

陽明子曰聖人之心只有箇天理便自有許多的節文出來不知而問亦是天理節文所在故曰是禮也若自以為敬謹之至則是聖人亦去不得箇矜字矣 中玄問辨錄云不知而問乃所以為禮也猶云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謂即此便是也以每事詳審惟恐差錯則敬謹亦在其中矣但專以雖知亦問為敬謹則非也 原旨曰夫子初入太廟不明於制度器數亦有所不知或知之而不敢自信者必問之而後審也蓋識其義亦必識其物講之於平日亦欲慎之於臨時或人豈識此 或人譏夫子不知禮夫子若與他

說是知禮也則與每事問處便說不去故不與他說知與不知只說是禮也是禮也而知亦在其中矣 了凡論語疏云按春秋掃於太廟即此太廟故知重祭在馬禮主於順此夫子平日所習者而曾簡安行之則其故誠有不可知者若說雖知亦問則聖人有偽心矣若說真不知而問則或人之所疑者是矣皆非也夫子只說是禮也言外亦有見曾簡禮不能自安之意蓋以王者之祭下行於魯廟之中曾人習焉而不察則先王之精意漸湮夫子入而問問而詳正欲與斯人共明乎斯禮也邑大夫稱人春秋書人者左傳多云大夫孔子父叔梁紇嘗為鄒大夫左傳襄公十年縣門終鄒人紇扶之以出在內者則當時嘗以鄒人稱之矣

人稱之矣

卷之八

主

### ○射不主皮

穀梁傳曰習射於射官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馬鍾陽曰為力不同科程伯子云與為力而射者不同科則是言禮射之不主皮與武射之主皮者不同等 講錄曰儀禮云禮射不主皮此處也須用禮字貼射字上不然恐誤以為武射武射還要至皮禮射却主觀德不全是裸股肱決射御的人若以皮為主便失觀德之意 古字所談者遠不指武王散軍如射之時此道自唐虞夏商來已如此夫古道不見於當時者不知其幾矣夫子獨於此而

嘆息謂非憫戰爭之禍而傷德化之哀哉了凡論語疏  
云卿射禮云射不主皮馬融云中者不但以中皮為善亦  
兼取和容也古訓甚明故從之若曰但主於中而不主於  
貫革則謬矣朱子又引武王散軍郊射貫革射息為記按  
卿射云不貫不釋註云貫猶中也又尚書傳云閑之者貫  
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又古文貫作闕貫革言與革相關也  
今言主於中不主於貫革豈泥樂記註文歟嘗細求之尚  
書傳云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不取何以然所  
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夫中者中於和容也中  
於和容雖射不中皮亦取之其說甚明若以貫革為射穿  
皮革則大謬矣孟子曰其至爾力也故只以主皮為天之  
爵卷之八

別邪正辨威儀云云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

筆解韓曰人君謂天子也非諸侯通用一禮也曾自文公  
六年閏月不告朔猶朝於廟左氏曰不告朔非也吾謂魯  
祀周公以天子禮魯君每月朔不朝於周但朝周公之廟  
因而祭曰廟享其實以祭為重爾文公既不行告朔之享  
而空朝於廟是失禮也然子貢非不知魯禮之失持假餼  
羊之間誠欲質諸聖人以正其禮爾又曰天子云聽朝

謂聽政於天下也諸侯云告朔謂以下之政告於上也每  
月須朔於諸侯諸侯稟朔奉王命歲祖廟於是魯有廟享  
之文他國則以此禮李曰襄二十九年凡三正月公在  
楚左氏曰釋不朝正於廟吾謂魯禮正月歲首謂之朝正  
也月謂之告朔蓋二禮歟又曰案周禮正月之吉始和  
布治於邦國都鄙蓋當時諸侯皆有稟命告朔明文其所  
無者推朝正不俾周公廟享爾講錄曰古者諸侯各自  
紀元天子所存只有正朔若又併朔不告則諸侯但知自  
專而不復知有天子矣夫子存羊之說其亦有周之意也  
歟了凡論語疏按告朔與視朔不同周禮太史領朔於  
邦國諸侯藏之祖廟每月朔以特羊告廟而行之謂之告  
朔

樂經

卷之八

子

朔人君即以此日視此朔故謂之視朔文十六年四不視  
朔是也朱註以視朔解告朔悞矣古者每月當行之政  
載於朔如月令之類人君告而行之關係最大蓋以萬幾  
之繁一人理之明有不到則權移於近習故簡其節敬其  
事月朔朝廟遷坐正位合群吏而計之事敬而禮成是豈  
可廢哉愛人者喜空谷之足音愛禮者喜先王之遺文羊  
之存即禮之存也司世教者觀之而欣然慕美是謂愛禮  
不必說後可復而愛之也

○事君盡禮

通義葉氏少蘊曰如拜下之類違眾而從禮宜時人以為  
誦也何文定曰禮施於所當施則為敬禮加於不當加



則為誦。讀書錄云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誦也只平說不見有人我之間若曰我事君盡禮即彼此相形而非無我之氣象矣。論語則曰何謂盡也極也至也無過焉無不及焉聖人八倫之極至也過不及非盡也人以為誦何也誦者過之時之人不及之也君弱臣強慢君無上之習久矣聖人禮義之中正自不及者視之以為過也誦也又安知自孽。琴曲跪奔走承順者視之不以為不及乎。凡論語疏云夫子固不說我事君盡禮亦不說他人不能反以為誦當時之人不是耻已不能而誣君子為誦其心果實見得事君之禮不必如此禮之限於人心豈不重可慨哉夫子此言非為自已今析所以提醒人心而挽回世道也。

卷之八

手

○定公問君使臣

通義吳氏曰昭公客死於外季氏奉定立之是時魯君臣皆失其道君不能使臣臣不知事君定公此問亦可謂切矣。馮氏曰以尊臨卑者易以簡當有節文以下事上者易以欺當盡其心君臣以義合名今雖嚴必各盡其道三家之強惟有禮可以使之大抵聖人之言中主不倚異時谷齊景公之問亦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曰善哉必有以默動者矣本末兩盡含蓄不露此聖人之言也若乃孟子國人寇讐之喻可以警其君而不可以喻其臣青若則離之說可以告其父而不可以訓其子此聖賢之言所

以有辨也。尹和靜云君使臣以禮則臣事君以忠東周謂如言父慈子孝加一則字失本義矣。凡論語疏云此章人都說以尊臨卑易以簡故告以盡禮當時政不出於公門而君日卑孔子因病發藥豈肯告以此乎昔齊景公憂田氏之逼而晏子告之曰惟禮可以已之今夫子告定公君使臣以禮禮字中有無限深意可以蕭觀瞻可以嚴名分可以消僭亂今以接遇降辱為禮而不以恭敬節為禮獨何歎。疑問曰禮以心之恭敬言忠以心之誠慊言此皆君臣之心所自有事使之間所宜盡者。

○關雎樂而不淫

前漢書杜欽曰述三代之章世禍敗冒常不由女德是以

卷之八

手

佩王晏鳴關雎嘆之知好色之伐性短年離制度之生無厭天下將蒙化陵夷而成俗也故詠淑女幾以配上。新唐書后妃傳曰威德之君帷薄嚴與關雎之風行彤史之化修故姊妹範行更為內助若夫豔發之興常在中主第禍既交則情與愛連顏辭媚熟則事為私奪校謀鉗其恬先哀摯捷於寵初吁可嘆哉。案大序曰關雎后妃之德也而魯詩云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嘆而傷之後漢皇后紀序康王晏朝關雎作諷蓋用此也顯宗永平八年詔云昔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云應門聽政之廢也言不以政事為務則有宣淫之心關



雖樂而不淫思得賢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薛氏  
韓詩章句曰詩人言雖鴟正僚敵匹以聲相求隱蔽於無  
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  
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  
見其萌故詠關雎之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三說不同如  
此鄭樵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  
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為淫哀者聞歌則感  
而為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  
淫哀者聞之而哀其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為美也錄  
漢人主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致衡宏序詩以樂為  
樂得淑女之樂淫為不淫其色之淫哀為哀窈窕之哀傷

卷之八

手

為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  
詩體云蓋是周公制房中之樂追稱后妃思得淑女以共  
理內治所謂憂樂皆設言其事描諸管絃以代箴銘者也  
朱傳曰宮人作之也文王末娶后妃安得先有宮人若以  
為后妃所從媵妾則寤寐反側之狀彼何以得其真若曰  
王季之宮人亦何所係於樂憂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若  
指文王則近於湛若指宮人則近於媚又何以風邪朱子  
又駁其傷善之心為大失古不知夫子所謂哀者蓋哀憐  
之謂而非哀戚之謂也不然求淑女而哀已非情矣何但  
其至於傷哉 予凡論語疏云古註謂后妃思得淑女良  
是孝子乃謂文王思后妃故其說難通詩序云樂得淑女

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是樂而不淫也又云窈窕  
寃思賢才而無傷害之心焉是哀而不傷也朱子疑大序  
小序不盡出於孔門遂刪之而自為立說然如此章畢竟  
詩序為優 原旨此章極愚意當就聲上說纔是然與朱  
傳不合姑識於此 解醒編曰關雎樂而不淫是贊樂也  
非贊詩也古人以詩詞被之管絃歌之朝廟孔子正樂值  
師摯在官而以關雎為樂之卒章故曰樂而不淫哀而不  
傷正所謂關雎之亂洋洋盈耳也凡樂之作其聲和以緩  
者謂之樂而樂之過則蕩焉而淫其聲悲以思者謂之哀  
而哀之過則慘焉而傷惟關雎則聽其和緩之聲而不見  
其蕩聽其悲思之聲而不見其慘此和平之樂所以可為  
雅頌之卒章也

卷之八

手

○哀公問社

春秋正義云哀公問主於宰我案古論語及孔鄭皆以為  
社主張包周等並為廟主今本作問社集解用孔氏說凡  
建邦立社各以其土所宜之主亦不言社主然正義必有  
據 何休註公羊傳曰松猶容也想見其容貌而事之主  
人正之意也柏猶迫也親而不遠主地正之意也栗猶戰  
栗謹敬貌主天正之意也然則戰栗之說亦有所本公羊  
云虞主用桑棟主用栗則三代所奉社其亦以松栢栗為  
神之主乎 魏書劉芳傳曰依合朔儀注日有變以朱絲  
為繩以繞係杜樹三匝而今無樹又周禮司徒職云設其

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社之所宜木鄭玄注云所宜木謂松柏也五經通義曰天子大社王社諸侯國社侯社制度奈何曰社皆有垣無屋樹其中以木木者土主生萬物莫善於木故樹木也朱子語類曰問古者各樹其所宜之木以為社不知以木造主還便以樹為主曰看古人意思只以樹為社主使神依焉如今人說神樹之類問不知周禮載社主是如何曰古人多用主命如出行大事則用綰帛就廟社請神以往如今綰帛之類社只是壇若有主何所藏之古者惟喪國之社屋之或問有以侯民戰栗為哀公之言者曰諸家如此說却恐未然容齋五筆曰古人立社但各因其土地所宜木為之初非求

讀經

卷之八

三

異而取義於彼也哀公本不必致問此問用栗之言遂起使民戰栗之語其意謂古者弗用命戮於社所以威民然其實則非也孔子責宰我不能因事獻可替否既非成事尚為可說又非遂事尚為可諫且非既往何咎之云或謂使民戰栗一句亦出於宰我記之者欲與前賢有別故加曰字以起之亦是一說然戰栗之對使出於我則導君於猛顛為非宜出於哀公則便即時正教以杜其始而皆皆失之無所逃於聖人之責也哀公欲以越伐魯而去三家不克成卒為所逐以至失邦其源蓋在於此子由古史曰予嘗改之以為哀公將去三桓而不敢正言古者戮人於社其託於社者有意於誅也宰我知其意而亦以隱荅

焉其曰使民戰栗以誅告也孔子知其不可曰此先君之所為植根固矣不可以誅戮齊也蓋亦有意於禮乎不然何咎予之深也湛若水曰使民戰栗此句是問人之言當時周人已自失言宰我不當舉出故聖人曰成事不說云云曉然馬鍾陽曰古者立社報后土之功天下失天下則維王者屋之諸侯危社稷則王者變置之所以示戒也武王勝商班列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故魯有兩社一曰周社天子大社也一曰亳社商社也定公盟三桓於周社盟國人於亳社則社固大夫國人所取法也魯自昭公政由季氏魯社幾亡矣至哀公四年亳社火社何以火蓋亡國之社揆其上而崇其下故也哀公問因亳社災也然

讀經

卷之八

三

社自勾龍乎後其詳見周禮若魯莊公如齊觀社曹劌諫之言非先王之訓且曰諸侯受命卿大夫受事此蓋舉已成之事而說之也春秋譏逐事惡大夫專政也三桓至與公室盟於社其專也甚矣此其所當諫也國君不能保其社稷至以其社為廟屏室其上不得通陽幾其下不得通陰祭則以刑官為尸戒其為社稷辱也此則既往可咎以為君鑒也宰我不知此大義乃以宜木為對宜木亦立社一事如夏都安邑宜松不必凡社皆松商都亳宜柏不必凡社皆柏周都鎬宜栗不必凡社皆栗尚書篇有云大社惟松東社惟柏南社惟梓西社惟栗北社惟槐則似不以各代論矣且曰使民戰栗者不過言使人致敬於社而

戰兢齊栗之意非古哉民於社之說也若栗則使民如是而松而栢何取耶蓋無知妄對不必辨而責之其昧於大義則尤可深惜者故曰有成事乃不訖焉有述事不諫焉有既往乃不咎焉而云以松以栢以栗使民戰栗者何哉若謂事已成不必說則八佾雍徹何以說之事遂成而不諫則伐顓臾旅泰山又何必責之也且子之於父臣之於君言諫未聞師之諫弟子也以其告君為往而不咎則丹求聚歛何必鳴鼓以攻之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又何言賊人之子耶 中玄問辨錄曰哀公之問未知何意宰我之對未知何意今觀夫子之言亦未知是罪宰我否何以故曰縱使宰我失對亦止一言之錯耳事固未成也何以曰

論語

卷之八

三

成事不說固未遂也何以曰述事不諫未成未遂固未往也何以曰既往不咎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不可以強解 講錄曰哀公四年六月屋社灾問社于宰我想是因火而有所懼宰我此時一言之得失便足為社稷之禍福索之何其不謹也 了凡論語疏云述事謂其事已遂廣韻述從志也又成也成事述事既往同是一事而曰說曰諫曰咎則有淺深數陳曰說諍諷曰諫責望曰咎宰我一言而具三意但說其當嚴而諫其不嚴與咎其失嚴之意皆在焉其居言語之科宜矣

○管仲之器小哉 語俱宗輔錄曰才與器皆生於氣質其所能為者謂之才

其所能受者謂之器仲之才雖足以合諸侯正天下而其器之小不能大其受局於器奪於私是以奢而犯禮而其所成就者亦如是之卑也 明農漫語云孔子於管仲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今何以見其器之小曰自多其功自見其業非太虛浮雲也 了凡論語疏云君子不器目管仲曰器是特取其有用而明其非君子也管仲識不高而心有物觀其奢而僭禮分明是易盈之器三歸古註疏謂娶三姓女朱子據說苑以三歸為其室今從之明堂位反站出尊崇姑康圭站蓋築土為之故从土爾雅坭謂之站郭註云在堂隅謂在兩楹之間非也按既夕記云設于東堂下南順齊於站士冠禮云爵弁皮弁緇冠各匱執以待於

論語

卷之八

三

西站南鄭注云站在堂角則堂之東南隅為東站堂之西南隅為西站也近有着古圖說者謂站以木為之高六寸足高二寸此又因朱註而誤者也 志林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所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此戰國策之言也蘇子曰管仲仁人也戰國策之言庶幾是乎然世未有以為然者也雖然管仲之愛其君亦陋矣不諫其過而務令諂焉或曰管仲不可諫也蘇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諫而不聽則不用而已矣故孔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王荊公曰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下之大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孔子所謂小器者也 史記曰管仲傳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

反玷齊人不以為侈 又曰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 玉海王彪之曰職事之修在於省官朝風之澄在於并職古人有言曰十羊九牧羊不得食人不得息書曰官不此備惟其人孔子譏管仲曰官事不攝焉得儉 禮記孔子曰管仲鏹簋而朱紕旅樹而反玷山節而藻梲賢大夫也而難為上也晏平仲祀其先人豚有不掩豆賢大夫也而難為下也君子上不僭上下不偏下 薛寄筆談云莊周曰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吁此器量之說也故器小則易盈器大則能承載晉楚加之不為富三

管子卷八

管子

○子語管太師樂

樂書曰羽之為物翕則合而歛張則散而縱樂亦如之始作翕如也則合之以祝非能成之也先之而已縱之純如也則五聲畢出而不雜非迭相陵也各歸其分而已縱如也則清明象天而不可掩繹如也則終始象四時而不可窮樂之一成其可知者不過此爾然猶語其粗者而已若夫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遠之野始奏之以人徽之以天其卒無尾其始無首則始作翕如不足道也次奏之以陰

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則縱之純如纖如不足道也卒奏之以無急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道可載而與之俱則繹如以成不足道也孔子不語周之太師而語魯者以周之禮樂在魯故也 太平御覽註曰始作謂金奏時開金作人皆翕如變動之貌後讀曰縱縱之謂八音皆作純如咸和之貌纖如清濁分別之類繹如志意條達之貌 釋例曰周用六代禮樂魯受四代禮樂故不舞雲門咸池示有降殺也 通義白雲許氏曰孔子自衛反魯正樂時告大師之言大要樂聲翕合須要純和不可背反八音之中金聲最高竹革之聲次之匏音次之絲音又次之石音最低作樂八音皆和聲聲俱見不可使聲高掩聲下者故曰纖如既各自要分曉又恐聲音不相合意思不相聯屬故又曰繹如 中玄問辨錄云樂有篇章有次第其作也自始至卒篇章次第皆盡是為一終翕純繹繹正是節奏之妙非有篇章次第之可言也何謂樂之一終曰一音不備不可以為樂故始則翕如衆樂既作恐有乖亂故從之純如純則恐不明白故又要繹如繹則恐有間斷故又要繹如此一時事雖一字一句亦有翕純而繹自繹而繹以為樂之一終也曰以成者蓋云如此以成耳 原旨曰樂其可知也近時多說元聲之在於天地聲音之通於人心故有可知此空虛無據之說非也周禮在魯季札聘魯而盡聞虞夏商周列國之聲可見夫子之

時樂雖殘缺失次而掌故猶存故以為可知也 孫淮海  
近語曰孔子見得古樂雖廢其理未嘗隱求其理則樂自  
可知聞於齊觀於周者皆不外此始徒成乃樂之三節翁  
純繳繹乃三節中節奏此數句乃作樂一部全經也惜孔  
子所正之樂既不傳於後世而後人泥於器數迷其本始  
各立異說者愈不足以求樂之真矣 了凡論語疏云翁  
如是樂之作於始者群然並奏無參差也非謂無一音不  
脩也如敵是上音至樂終方作者安得盡作於始耶純繳  
繹是一時事官音至濁羽音至清至難和諧故欲其純即  
純之中又欲其明白如絲竹之音常易蔽於鐘鼓之音今  
則繳繹分明即繳之中又欲其連屬不絕繹字不是前後  
續雜也 卷之八 聖

○儀封人請見

孔演圖曰聖人不空生必有所制以顯天心丘為木鐸制  
天下法 孫淮海近語曰天下無道久矣即孟子以其數  
則過以其時考之則可之意天將以夫子為木鐸即孟子  
天欲平治天下舍戒其誰之意孔子見信於人孟子自信  
於已 石渠意見謂木鐸乃狗於道路之物非得位設教

者之所據者也此說非是或曰木鐸所以狗於道路言天  
使夫子失位周流四方以行其教如木鐸之狗于道路也  
此說為是 答問集曰說夫子不曾失位只其位與人不  
同正木鐸天下後世之位也朱子以將守解作將來之將  
而不知當作殆將之將 忠告曰木鐸周游天下提撕警  
覺夫人也以得位設教望之於未然思出位矣封人之賢  
不若是鄙以今觀之得位設教伊傳周召而已矣萬古長  
夜其誰旦之封人之見大矣

謂韶盡美矣

墨子曰周成王之治天下也不若武王武王之治天下也  
不若成湯成湯之治天下也不若堯舜故其樂逾繁者其  
樂愈寡 文選班孟堅曰武相未盡護有德 樂則曰  
武周樂也護樂也舜禪而周伐故未盡善也延陵季子聘  
魯觀樂見舞大護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恥於始  
伐也豈不然乎 崔駰西巡頌表曰唐虞之世樵夫牧豎  
擊輶中韶感於和也 中玄問辨錄曰紹堯致治即是揖  
遜而有天下伐暴救民即是征誅而有天下乃在舜者以  
紹堯致治為樂之美以揖遜而有天下為樂之善在武王  
者以伐暴救民為樂之美以征誅而有天下為樂之未善  
何所分別且舜之德性之也豈其所謂濬哲文明允恭允  
塞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皆奏之於樂乎武王之德反之  
也豈其所謂丹朱有箴盤盂几杖有銘者皆奏之於樂乎

然則何如曰樂也者象成者也王者功成作樂其功本者其樂備美者聲容之盛韶之與武聲容固皆盛也然韶則象其如何而攝位如何而納祭如何而辭讓如何而受終如何而命官致治如何而為九叙之歌九功之舞其氣象雍容廣大信有如天地之覆載者焉故曰盡善武則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所謂總千山立發揚蹈厲夾振軻伐威威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皆昭著於聲容之間視韶之氣象則不同甚矣故曰未盡善蓋所以各象其成者如此止是言揖遜征誅非德之性反也固不可以功言為盡美以德言為盡善也 孫淮海近

論語集注

四二

語曰夫子論韶武之樂所謂聞樂知德也美是成功之象見於樂之文者善是成功之本所以為樂文之情者即德也夫子於品論舜與武王是論韶樂與武樂而二聖不相掩之實亦自見矣

○居上不寬

春秋繁露曰以自治之節治人是居上不寬也以治人之度自治是為禮不敬也為禮不敬則傷行而民不尊居上不寬則傷厚而民弗親 空同集曰居上不寬孔子以為不足觀然攝政七日而即誅其亂大夫卯故曰寬于良嚴于猾寬主恤嚴主戒 質言曰其何以觀只是言大體既失末節何取注謂以何者而觀兩行之得失又添蛇足矣

了凡論語疏云吾何以觀之不是不去觀他又不是不足觀但他本領已失更把甚麼去觀他重在以字上